元遗山集

卷第一

古赋

秋望赋

步裴回而徙倚，放吾目乎高明。极天宇之空旷，阅岁律之峥嵘。于时积雨收霖，景气肃清，秋风萧条，万籁俱鸣。菊鲜鲜而散花，雁杳杳而遗声。下木叶于庭皋，动砧杵于芜城。穹林早寒，阴崖昼冥。浓澹霏拂，绕白纡青。纷丛薄之相依，浩霜露之已盈。送苍苍之落日，山川郁其不平。瞻彼轘辕，西走汉京，虎踞龙蟠，王伯所凭。云烟惨其动色，草木起而为兵。望崧、少之霞景，渺浮丘之独征。汗漫之不可与期，竟老我而何成！挹清风于箕、颍，高巢、由之遗名。悟出处之有道，非一理之能并。繄南山之石田，维景略之所耕。老螭盘盘，空谷沦精。非云雷之一举，将草木之偕零。太行截天，大河东倾。邈神州于西北，恍风景于新亭。念世故之方殷，心寂寞而潜惊。激商声于寥廓，慨涕泗之绿缨。吁咄哉！事变于己穷，气生乎所激。豫州之土，复于慷慨击楫之誓；西域之侯，起于穷悴佣书之笔。谅生世之有为，宁白首而坐食？且夫飞鸟而恋故乡，嫠妇而忧公室。岂有夷坟墓而翦桑梓，视若越肥而秦瘠？天人不可以偏废，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则时之所感也，非无候虫之悲。至于整六翮而睨层霄，亦庶几乎鸷禽之一击。

蒲桃酒赋并序

刘邓州光甫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少日，尝与故人许仲祥，摘其实并米炊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贞祐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秘，一朝而发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属子，子宁有意乎？”子曰：“世无此酒久矣！予亦尝见还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绞蒲桃浆封而埋之，未几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说正与此合。物无大小，显晦自有时，决非偶然者。夫得之数百年之后，而证数万里之远，是可赋也”。于是乎赋之。其辞曰：

西域开，汉节回。得蒲桃之奇种，与天马兮俱来。枝蔓千年，郁其无涯。敛清秋以春煦，发至美乎胚胎。意天以美酿而饱予，出遗法于湮埋。序罔象之玄珠，荐清明于玉杯。露初零而未结，云已薄而成裁。挹幽气之薰然，释烦悁于中怀。觉松津之孤峭，羞桂醑之尘埃。我观《酒经》，必麴糵之中媒。水泉资香洁之助，秫稻取精良之材。效众技之毕前，敢一物之不偕？艰难而出美好，徒酖毒之贻哀。繄工倕之物化，与梓庆之心斋。既以天而合天，故无桎乎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台。吾然后知圭璋玉毁，青黄木灾。音衰而鼓钟，味薄而盐梅。惟掸残天下之圣法，可以复婴儿之未孩。安得纯白之士，而与之同此味哉。

新斋赋并序

予既罢内乡，出居县东南白鹿原，结茅菊水之上，聚书而读之。其久也，优柔厌饫，若有所得，以为平生未尝学，而学于是乎始。乃名所居为新斋；且为赋以自警。其辞曰：

新之为说也，在金曰从革，在木曰从斤。丘陵为山而恶乎画，履霜坚冰而致于驯。犹之于人，则齐、鲁有一再之渐，狂、圣由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变者，不足以语化，化之为神。拊陈迹以自观，悼吾事之良勤。失壮岁于俯仰，竟四十而无闻。圣谟洋洋，善诲循循。出处语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谷，有一日之归仁。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伥北辕以适楚，将畴问而知津。掩虚名以自夸，适以增顽而益嚚。我卜我居，于淅之滨。方处阴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盖尝论之，生而知，困而学，固等级之不躐；愤则启，悱则发，亦愚智之所均。斋戒沐浴，恶人可以祀上帝；洁己以进，童子可以游圣门。顾年岁之未暮，岂终老乎凡民？已焉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又安知温故知新与？夫去故之新，他日不为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行斋赋并序

戊子冬十月，长寿新居成。仲经张君从予卜邻，得王氏之败屋焉。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君为之补罅漏，治芜秽，盖十日而后可居。辇门圭窦，故事毕举，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义，名曰“行斋”，而乞文于予。予以为士之贫，至于君极矣！无禄以为养，无田以为食，无僮仆为之负贩，无子弟为之奔走，无好事者为之谋缓急而助薄少。率赀无旬日计，泰然以闭户读书为业。不以为失次，而以为当然；不以为怨，不以为忧，而又且以为乐也！然则不谓之无愧其名也而可乎？乃为赋云：

赋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鹤与凫，无益短长。力有可求，胜天不祥。福不盈睫，一败莫偿。莫难养心，操存舍亡。出入无时兮，莫知其乡。饱饥有时而激怒兮，殆豢虎之贻殃。我思古人，动静有方。静以养虚，刚以作强。辱以处污，愚以退藏。屹中立而不倚，溯横溃而独障。直钓磻溪之鱼，秃节单于之羊。有漆身以为厉，自被发而为狂。仕污世而执翿，徇殊俗而解裳。太阿存兼善之达，缊袍有不求之臧。惟夫长剑大冠、以揖让人主之前者若固有，故木食涧饮、虽至于劳筋骨而饿体肤者为无伤。古有之：居不隐者志不广，身不抑者志不扬。士固有遁世而不复见，然愈掩而愈彰。南山苍苍，北风雨霜。有兰不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俟春而芳。伟哉造物，又将发吾子之幽光邪？太阿即阿衡，见《文选》。

五言古诗

箕山

幽林转阴崖，鸟道人迹绝。许君栖隐地，惟有太古雪。人间黄屋贵，物外只自洁。尚厌一瓢喧，重负宁所屑。降衷均义禀，汩利忘智决。得陇又望蜀，有齐安用薛。干戈几蛮触，宇宙日流血。鲁连蹈东海，夷叔采薇蕨。至今阳城山，衡华两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肺肝热。浩歌北风前，悠悠送孤月。

缑山置酒同内翰冯丈叔献、雷兄希颜赋诗，分韵得宾字。

灵宫肃清晓，细柏含古春。人言王子乔，鹤驭此上宾。白云山苍苍，平田木欣欣。登高览元化，浩荡融心神。西望洛阳城，大路通平津。行人细如蚁，扰扰争红尘。蓬莱风涛深，鬓毛日夜新。殷勤一杯酒，愧尔云间人。

同希颜再登箕山

千年箕山祠，萝径深以悄。桂树不复见，秃簌余秋篠。盘盘尽绝顶，石冢平木杪。长风万里来，筋骸觉轻矫。侧身望岩窦，解衣憩林表。是时夏春交，野色乱青缥。川光乍明灭，地脉互萦绕。冈峦蚁垤出，井邑蜂衙扰。红尘洛阳昏，白云太行晓。元功信冥漠，一览疑可了。悟彼东山人，胸中鲁宜小。光武台

东南地上游，荆楚兵四冲。游子十月来，登高送长鸿。当年赤帝孙，提剑起嵩蓬。一顾滠水断，再顾新都空。雷霆万万古，青天看飞龙。岿然此遗台，落日荒烟重。谁见经纶初，指挥走群雄。白水日夜东，石麟几秋风。空余广武叹，无复云台功。

颍亭留别同李冶仁卿、张肃子敬、王元亮子正，分韵得画字。

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

澹亭

春物已清美，客怀自幽独。危亭一徘徊，翛然若新沐。宿云淡川野，元气浮草木。微茫尽楚尾，平远疑杜曲。生平远游赋，吟讽心自足。揭来著世网，抑抑就边幅。人生要适情，无荣复何辱？乾坤入望眼，容我谢羁束。一笑白鸥前，春波动新绿。

出京史院得告归嵩山侍下。

从宦非所堪，长告欣得请。驱马出国门，白日触隆景。半生无根著，飘转如断梗。一昨随牒来，六月阻归省。城居苦湫隘，群动日蛙黾。惭愧山中人，团茅遂幽屏。尘泥免相涴，梦寐见清颍。矫首孤飞云，西南路何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鲁县琴台

荒城草木合，破屋风雨侵。千年一琴台，眷焉涕盈襟。遗爱食县社，公宁不堪任。此台即甘棠，忍使无余阴。旁舍高以华，大豪日捐金。苍云玄武暮，鬼物凭阴岑。尚德抑玄虚，坠典谁当寻？我兴荐寒泉，百拜公来临。公来不能知，落日下饥禽。怀哉空山里，鹤飞猿与吟。当年《于蒿歌》，补衮一何深。承平示得意，独能正哇淫。君相此一时，又复悟良箴。谀臣坐废黜，盍亦起幽沈。蒲轮竟颓毂，香草空深林。寂寞授书室，孤甥举遗衾。生平谅已然，薄俗矧来今。千山为公台，万籁为公琴。夔、旷不并世，月露为知音。人间蹄涔耳，已矣非公心。元道州《文编》，以元鲁山为元鲁县。又台今为玄武祠，故及之。

濕水闻郾城张伯玉讣音作。

濕水复濕水，东望雁行没。殷勤一杯酒，遥酹濕亭月。永怀紫髯郎，冠佩见突兀。岩岩石青峙，郁郁松秀发。裴回功名会，脱落豪侠窟。中州有士论，指与雷李屈。挂弓须扶桑，洗剑必溟渤。皇天靳美器，一世惜英物。神交付冥漠，生气凛毛发。古来天下马，万里入超忽。良、乐不并世，燕市空骏骨。狂歌叫秋云，北风撼林樾。

杂著五首集陶句。

禀气寡所谐，衣食固其端。所业在农桑，甘以辞华轩。田家岂不苦，岁功聊可观。带月荷锄归，裴回丘陇间。暧暧远人村，纷纷飞鸟还。养真衡茅下，庶无异患干。遥谢荷蓧翁，躬耕非所叹。

守拙归田园，淹留岂无成。长吟掩柴门，遂与尘事冥。素月出东岭，夜景湛虚明。挥杯劝孤影，杯尽壶自倾。遥遥望白云，千载有深情。

荣叟老带索，原生纳决屨。邈哉此前修，久而道弥著。人生少至百，每每多忧虑。量力守故辙，余荣何足顾。栖迟固多娱，几人得其趣。

桃李罗堂前，霜露荣悴之。咄咄俗中恶，人道每如兹。冬岭秀孤松，卓然见高枝。提壶抚寒柯，怀此贞秀姿。愿留就君住，终身与世辞。

世短意恒多，时驶不可稽。感彼柏下人，泫然沾我衣。运生会归尽，彼此更共之。理也可柰何，一觞聊可挥。酒中有深味，情随万化遗。西南望昆墟，灵人侍丹池。我无腾化术，帝乡不可期。且极今朝乐，千载非所知。

古意二首

七岁入小学，十五学时文。二十学业成，随计入咸秦。秦中多贵游，几与书生亲？年年抱关吏，空笑西来频。在昔学语初，父兄已卜邻。跛弊不量力，强欲缘青云。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负薪。寂寥抱玉献，贱薄倡优陈。青衫亦区区，何时画麒麟？遇合仅一二，饥寒几何人？谁留章甫冠，万古徒悲辛。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弄娇娆，梨花澹丰容。盈盈两无语，角戢角戢争春风。春风何许来，草木谁青红？天公亦老矣，何意夸儿童。昨朝花正开，今朝花已空。川流不肯驻，并与繁华东。楩楠千岁姿，肮脏空谷中。阳和不择地，亦复难为功。本无儿女心，安用尤天公。

颍谷封人庙

泄泄颍谷云，融融颍川水。封君去我久，水云自清美。人言君善谏，微意得郑子。特于悔悟时，一语发天理。大孝动天地，土苴及顽鄙。反身而未诚，善谏且败矣。如何千载下，乃与茅焦比。我行颍川道，永念负甘旨。愿作赪尾鲂，因之日千里。

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

旧闻刘君公，学经发源深。骅骝万里气，圣涂已骎骎。大梁语三日，副我夙所钦。濂溪无北流，此道日西沈。百年牛山木，不复秀穹林。南风虽寥寥，闻弦犹赏音。独怜夸毗子，一我无古今。共学君所贪，适道我岂任。相酬无别物，徒有好贤心。

阿京吾所畏，蚤生号能文。初无王家癖，声光自流闻。此行不虚来，得接大小君。信知珠玉渊，足当羔雁群。君家有箕裘，圣学待册勋。但使本根在，枝叶复何云。殷勤五色笔，未用摧千军。

学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与敦厚，扫灭不复留。高蹇当父师，排击剧寇仇。真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古人相异同，宁复操戈矛。春风入万物，枯枿将和柔。克己禾有加，归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骂不汝酬。胡为文字间，刮垢搜瘢疣。吾道非申、韩，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论信以不？我观唐以还，斯文有伊周。开云揭日月，不独程、张俦。圣涂同一归，论功果谁优？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

老鹤何许来，澹与孤云同。相值太虚室，悠然复西东。圣学要深谈，惜君别匆匆。何时沂水上，同咏舞雩风。

送钦叔内翰并寄刘达卿郎中白文举编修五首

忽忽岁云暮，烈烈风霜威。举头望长安，游子从此归。我有平生怀，爱君如连枝。半年姜肱被，所乐良不赀。尚恨人事异，离合无定时。送君酒一杯，侑以弹铗辞。上言《行路难》，下言《长相思》。

六月渡盟津，十月行汜水。风涛脱沉舟，冰雪危堕指。孝子在中野，永念负甘旨。家贫亲已老，形瘵心欲死。古称季路孝，负米曾百里。顾作鲤与鲂，宁当怨赪尾。君归不可缓，献寿迫岁始。遥知慈母心，已为乌鹊喜。

一年不制衣，春服犯霜风。一日仅两食，肠胃不得充。生平万里气，顿入低回中。田夫怒攘臂，缩首甘盲聋。老兵赐颜色，欢喜无所容。求索厌朋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劳苦惭仆僮。无聊复无聊，又复招灾凶。我有一樽酒，浇君块磊胸。君年始三十，白发成一翁。顾以寸心微，受此百虑攻。君穷复何辞，不见闲闲公？文章二百年，不救四壁空。

君性我所谙，我心君所知，凡我之所短，君亦时有之。谋事恨太锐，临断恨太迟。持论恨太高，徇俗恨太卑。人道自近始，贫富理不齐。君自不得饱，欲疗何人饥。乞醯乞诸邻，圣哲有明讥。被发救乡人，智者所不为。且如与人交，交有非所宜。白黑不复择，豁豁倾心脾。泛爱岂不可？后悔终自贻！又如与人言，宁复无失辞？刺口论成败，白眼谈歌诗。世故彀簧间，能不发其机？闻君作损斋，似觉豪华非。惩忿与窒欲，百年有良规。与子各努力，岁晚以为期。

古人遥相望，每恨不同时。同时得古人，欢乐良在兹。君归岂不佳？交游满京师。门前车马来，笑言慰所思。细话洛阳事，高咏嵩山诗。宫壶发新篑，宫梅耿幽姿。故应刘与白，亦复念微之。

饮酒五首襄城作。

西郊一亩宅，闭门秋草深。床头有新酿，意愜成孤斟。举杯谢明月，蓬荜肯相临。愿将万古色，照我万古心。

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余醉乡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复成祸根。名虚买实祸，将相安足论！驱驴上邯郸，逐兔出东门。离官寸亦乐，里社有拙言。“离官寸亦乐”，晋俚谚云然。

万事有定分，圣智不能移。而于定分中，亦有不测机。人生桐叶露，见日忽已晞。唯当饮美酒，傥来非所期。

此饮又复醉，此醉更酣适。徘徊云间月，相对澹以默。三更风露下，巾袖警微湿。浩歌天壤间，今夕知何夕！

后饮酒五首阳翟作。

少日不能觞，少许便有余。比得酒中趣，日与杯杓俱。一日不自浇，肝肺如欲枯。当其得意时，万物寄一壶。作病知柰何，妾妇良区区。但愧生理废，饥寒到妻孥。吾贫盖有命，此酒不可无。

金丹换凡骨，诞幻苦无实。如何杯杓间，乃有此乐国。天生至神物，与世作酣适。岂曰无妙理，滉漾莫容诘。《康衢》吾自乐，何者为帝力？大笑白与刘，区区颂功德。

客从崧少来，贻我《招隐》诗。为言学仙好，人间竟何为？一笑顾客言，神仙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与尔同归。

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此语谁所云？吾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田紫芝。紫芝虽吾友，痛饮真吾师。一饮三百杯，谈笑成歌诗。九原不可作，想见当年时。

饮人不饮酒，正自可饮泉。饮酒不饮人，屠沽从击鲜。酒如以人废，美禄何负焉？我爱靖节翁，于酒得其天。庞通何物人？亦复为陶然。兼忘物与我，更觉此翁贤。

德禅师清凉草堂

旧隐伊陆巷，把茅入宴息。新居兰若峰，老屋补漏坼。钟鱼有胜气，瓶锡无滞迹。回头仙人队，谈笑初未隔。结草几成坏，逆旅谁主客？道人那计许，一笑山月白。多生负诗债，秋物苦催索。遥知得新句，崧少为动色。上人旧隐伊阳，伊阳有伊陆巷。仙人队者，女几山诸峰名。

少林

云林入清深，禅房坐萧爽。澄泉洁余习，高鸟唤长往。我无玄豹姿，漫有紫霞想。回首山中云，灵芝日应长。

刘曲龙潭

层冰积浩荡，陵谷互吞吐。窈窕转幽壑，突兀开净宇。回头山水县，亦复堕尘土。孤云铁梁北，宇宙一仰俯。风景初不殊，川涂忽修阻。寒潭海眼净，黤黑自太古。蛰龙何年卧？万国待霖雨。谁能裂苍崖？雷风看掀举。山中人岁旱则转大石入潭以骇龙，瞬息致雨。故云。

麦叹

借地乞麦种，徼幸今年秋。乞种尚云可，无丁复无牛。田主好事人，百色副所求。盼盼三百斛，宽我饥寒忧。我梦溱南川，平云绿油油。起来望河汉，旱火连东州。四月草不青，吾种良漫投。田间一太息，此岁何时周？向见田父言：“此田本良畴。三岁废不治，种则当倍收。”如何落吾手，羊年变鸡猴？身自是“旱母”，咄咄将谁尤！人满天地间，天岂独我仇？正以赋分薄，所向困拙谋。不稼且不穑，取禾亦何由？办作高敬通，恶雨将漂流。吾贫有滥觞，贤达未始羞。单衣适至骭，一剑又蒯缑。焉知寄食饿，不取丞相侯？作诗以自广，时用商声讴。北邙

驱马北邙原，踟蹰重踟蹰。千年富贵人，零落此山隅。万冢不复识，榛莽余龟趺。贤愚同一尽，感极增悲歔。粤人惟物灵，生也与道俱。一为物所眩，遂尔迷厥初。蜕骨几山丘，百年不须臾。归尽固其理，交丧亦已愚。陈迹有足悲，柰此万化涂。焉知原上冢，不有当年吾。

龙门杂诗二首

石楼绕清伊，尘土天所限。人言无僧久，草满不复剗。滩声激悲壮，山意出高蹇。当年香山老，挂冠遂忘返。高情留诗轴，清话入禅版。谁言海山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散仍在眼。溪寒不可涉，倚杖西林晚。

不见木庵师，胸中满泥尘。西窗一握手，大笑倾冠巾。青山有佳招，一游负因循。老笻动高兴，万景森前陈。乾元先有期，清伊亦知津。细看潜溪树，高卧香山云。学诗二十年，钝笔死不神。乞灵白少傅，佳句傥能新？遥遥洛阳城，梅花千树春。山中有忙事，寄谢城中人。

丰山怀古

丰山一何高，古屋苍烟重。开门望吴、楚，鸟去天无穷。连山横巨鳌，白水亘长虹。川原郁佳气，自古南都雄。炎精昔季兴，卧龙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揭孤忠。时事有可论，生晚恨不逢。汉、贼不两立，大义皎日同。吴人操等耳，忍与分河、潼！夺操而与权，何以示至公？一民汉遗黎，

-24-

尺地汉故封。守民及守土，天地与相终。不能御寇仇，顾以寇自攻。既异鸿沟初，又非列国从。一券损半产，二祖宁汝容。端本一已失，孤唱谁当从。至今有遗恨，庙柏号阴风。旧闻清泠渊，天籁如撞钟。山径野人语，诞幻欺孩童。开元有乱阶，鹿饮温泉宫。黄猿何为者？乃尔能啸凶。乾坤之大音，久郁理当通。清霜旦夕落，伫尔惊群聋。孔明自谓汉室季兴。清泠渊黄猿出，见庙碑述开元事。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一旱近两月，河洛东连淮。骄阳佐大火，南风卷黄埃。草树青欲干，四望令人哀。时时怪事发，雨雹如李梅。我梦天河翻，崩腾走云雷。今日复何日，驶雨东南来。元气淋漓中，焦卷意已回。良苗与新颖，郁郁无边涯。书生如老农，苦乐与之偕。阎闾闻吉语，一笑心颜开。酉年酒如浆，干溢安能栽？唯当作高廪，多具尊与罍。家人笑问我，君田安在哉？驶与快同音，见《魏志》。示侄孙伯安

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见汝挟书归，忆我青衿时。青衿昨日耳，齿发忽如兹。读书误人多，阔疏亦天资。元无倚天剑，可断扶桑枝。倚梯望青冥，愚者知笑之。壮事已无取，老谋欲何施。幸此掌中孙，未染如素丝。就令好纸笔，门户谁当支？我有商余田，汝壮可耘耔。便当学种树，未用城南诗。伯安方读《韩集》，符读书城南。

种松

百钱买松羔，植之我东墙。汲井浇尘土，插篱护牛羊。一日三摩挲，爱比添丁郎。昨宵入我梦，忽然变昂藏。昂藏上云雨，惨澹含风霜。起来月中看，细鬣错针芒。惘然一太息，何年起明堂？邻叟向我言：“种木本易长。不见河畔柳，顾盼百尺强！君自作远计，今日何所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乡麻长官成趣园二首

凿池水交流，筑屋山四绕。衡门在人境，三径深以悄。中庭八九树，晨坐听百鸟。人生信多虑，长寝容未了。虚舟有天游，我定物自扰。岂不与世并？自是万物表。达观无不可，言外当意晓。

蹉跎匡山游，烂漫彭泽酒。慨然千载上，怀我平生友。夫君负奇节，剑气郁星斗。为吏非所堪，径去如避走。王官唐以还，寂寞盖已久。柴车君来隐，清风动林薮。至今溪上诗，往往在人口。渊明不可作，此士宁复有？采杞

仙苗不择地，榛莽散秋实。微霜绿未陨，浓露红欲滴。方书尚服饵，僮仆课采拾。花叶久已厌，功实从此得。苦荼荐奇味，凡酝化灵液。人传东坡事，世验西河术。诳口亦自佳，轻骨况可必。维物多似是，致用相万一。向非观《玉篇》，谁为分杞棘？

宿菊潭

田父立马前，来赴长官期。父老且勿往，问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难，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无豪厘。汝乡之单贫，宁为豪右欺？聚讼几何人？健斗复是谁？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东州长官清，白昼下村稀。我虽禁吏出，将无夜叩扉？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军租星火急，期会切莫违！期会不可违，鞭扑伤汝肌。伤肌尚云可，夭阏令人悲。

观淅江涨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败。淅故以江名，暴与众壑会。初惊沙石卷，稍觉川谷隘。雷风入先驱，大块供一噫。千帆鼓前浪，万马接后派。崩厓不暇顾，拔木无留碍。凭陵如借势，洄洑各有态。平分乍舒徐，怒触忽碎坏。云蒸楚树杪，雪映商岭背。仿佛千丈潮，恍与海门对。欻飞斗蛟鳄，燃犀出鳞介。阳侯富阴族，万首露光怪。翠蔈澹偃蹇，钲鼓乱訇石盖。永怀疏凿力，重叹神禹大。乾坤海为壑，未碍变横溃。纳污非无处，流恶聊自快。投诗与龙盟，涤荡烦一再。时拜大赦五日矣。

鹳雀厓北龙潭

层厓閟顽阴，水木深以阻。湍声半空落，汹汹如怒虎。风生木叶脱，魄动不敢语。何年浑沌窍，灵物此栖处。初从一线溜，开凿到神禹。云雨鼓飞浪，喷薄齐万弩。藏珠骊龙颔，百斛快一吐。油油入无底，细散不濡缕。归藏海有穴，泛溢愁下土。南峰天一柱，万古镇幽府。江山有奇探，落景迫行旅。多勉茹芝人，终年看飞雨。五松平

竹港晨露白，石门秋气寒。湍流落涧壑，细路深茅菅。江平白石出，竟日沿清湾。四顾不见人，山鸟时间关。苍崖入地底，烟霭青漫漫。力尽不能过，却坐空长叹。青天白云闲，可望不可攀。虚名竟何得？行路乃尔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阻雨张主簿草堂

滢暑云气郁，漫淫成积雨。南风窃阴机，万籁困掀举。飞涛限江岸，悬流迫茅宇。块坐百虑滋，归兴生鸟羽。儿童十日约，竹马候门庑。曾是百里程，川涂忽遐阻。少游去我久，念子平生语。款段劣可乘，赢余果何取？河汾敝庐在，坐滞西南楚。世事不可期，客心徒自苦。

赠答杨焕然

诗亡又已久，雅道不复陈。人人握和璧，燕石谁当分？关中杨夫子，高谊世所闻。十年玄尚白，藜藿甘长贫。有来《河水篇》，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桓生知子云。古来知己难，万里犹比邻。千人国中和，要非心所亲。东楚西南秦，望君劳我神。相逢不得语，别去徒殷勤。白云不可赠，相思秋复春。

送诗人李正甫

阳和入枯株，霭霭含芳津。山头太古石，不与万物春。朝从木客游，暮将山鬼邻。紫芝仅盈匊，幽兰不充纫。青云入长吁，肝胆空轮囷。我尝读君诗，天趣触眼新。秦游得豪宕，晋产余真淳。怒虎不受唾，骇鹿未易驯。安坐谁不如？半生走逡巡。苍苍不可问，藐藐谁当亲！青山碾为尘，白日无闲人。空歌东野曲，不救西州贫。

卷第二

五言古诗

万化如大路

万化如大路，物我适相遭。往来限邻屋，梦寐阻同袍。断金几何人？年运剧销膏。相欢顾不足，尔戈奚暇操？古来太山名，达观等秋毫。蛮触徒能国，蜾蠃竟谁豪？旷荡览八纮，美恶自为曹。造物无巧择，大块有并包。暴公今在亡？转磷起蓬蒿。孤心既悄悄，众口益嗷嗷。同尘宁当悔，枉己乃为劳。鹿门有高躅，世网傥能逃。

晓发石门渡湍水道中《水经》，湍音专。

疏星澹秋明，阴霞绚朝映。积雨成坐愁，晨光动幽兴。石门归驭引，湍浦渔刀并。旷荡万景新，归藏四山静。平湖风漪绿，远岸秋沙净。洋洋游鲦逝，泛泛轻鸥泳。隐显乖夙心，感寓见真性。倦游徒自悼，违己将安竟？忧端从中来，茫茫发孤咏。

放言

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人生定能几，肺肝日相仇。井蛙奚足论？裨虱良足羞。正有一朝乐，不偿百年忧。古来帝王师，或从赤松游。大笑人间世，起灭真浮沤。曾是万户封，不博一掉头。有来且当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复悠悠，大川日东流。红颜不暇惜，素发忽已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欲升嵩高，挥杯劝浮丘。因之两黄鹄，浩荡观齐州。

李道人崧阳归隐图

北山范宽笔，老硬无妍姿。南山小平远，澹若韦郎诗。崧阳古仙村，佳处我所知。长林连玉华，细路入清微。连延百余家，柴门水之湄。桑麻蔽朝日，鸡犬通垣篱。愧我出山来，京尘满山衣。春风四十日，梦与孤云飞。可笑李山人，嗜好世所稀。逢人觅诗句，不恤怒与讥。道人本无事，何苦尘中为。京师不易居，我痴君更痴。山中酒应熟，几日是归期？黄公庙

羁客无恒居，六月走长路。清风黄公祠，地古欣所遇。剑飞素灵哭，龙跃云雨赴。堂堂文成君，谈笑取帝傅。功名要有命，阴相果何豫？谁谓圮上人，异事惊竹素？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袖间一编书，尘埃叹迟暮。

学东坡移居八首

废地三亩余，十年长蒿莱。瓦砾杂粪壤，白骨深苍苔。孤客无所投，即此营茅斋。垦鄽岂不苦，寝处亦可怀。辱身贱者事，宁当惜筋骸。伐木荒林中，运甓古城隈。辛勤八十日，吾事乃得谐。买宅必万钱，一钱不天来。今晨见此屋，一笑心颜开。

谁谓我屋宽？寝处无复余。谁谓我屋小？十口得安居。南荣坐诸郎，课诵所依于。西除著僮仆，休休得自如。老我于其间，兀兀穷朝晡。起立足欠伸，偃卧可展舒。窗明火焙暖，似欲忘囚拘。屋前有隙地，客舍不可无。花栏及菜圃，次第当耘锄。东野载家具，家具少于车。我贫不全贫，尚有百本书。

故书堆满床，故物贮满箱。浑浑商宝鬲，累累汉铜章。杖饰昭敬恭，严卯诃瘅刚。雷文绕杖节，兽面出佩璜。私印刻王尊，玉斗蛟龙翔。逸少留半纸，鱼网非硬黄。亦有昙首帖，不办作雁行。雪景睿思物，宣政旧所藏。晋公、古渔父，浩歌濯沧浪。因观《宫骑图》，卧驼识提囊。溪石含余润，奚墨凝幽香。南荣挂风响，云裾佩锵锵。镜背先秦书，八字环中央。读之三叹息，此日何时光？壬辰困重围，金粟论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缚。豪厘脱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狈何所托？诸公颇相念，余粒分凫鹤。得损不相偿，抔土填巨壑。一冬不制衣，缯纩如纸薄。一日仅两食，强半杂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识瓢饮乐。敌贫如敌寇，自信颇亦悫。儿啼饭箩空，坚阵为屡却。沧溟浮一叶，渺不见止泊。五穷果何神？为戏乃尔虐！

旧隐嵩山阳，笋蕨丰馈饷。新斋淅江曲，山水穷放浪。乾坤两茅舍，气压华屋上。一从陵谷变，归顾无复望。樵渔忆还往，风土梦闲旷。恍如悟前身，姓改心不忘。去年住佛屋，尽室寄寻丈。今年僦民居，卧榻碍盆盎。静言寻祸本，正坐一出妄。青山不能隐，俯首入羁鞅。巢倾卵随覆，身在颜亦强。空悲龙髯绝，永负鱼腹葬。置锥良有余，终身志惩创。一作悲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史经丧乱，天幸有所归。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废兴属之天，事岂尽乖违？传闻入仇敌，只以兴骂讥。老臣与存亡，高贤死兵饥。身死名亦灭，义士为伤悲。哀哀淮西城，万夫甘伏尸。田横巨擘耳，犹为谈者资。我作《南冠录》，一语不敢私。稗官杂家流，《国风》贱妇诗。成书有作者，起本良在兹。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湿薪烟满眼，破砚冰生髭。造物留此笔，吾贫复何辞！

东坡谪黄州，符药行江湖。荒田拾瓦砾，贱役分僮奴。我读《移居篇》，感极为悲歔。九原如可作，从公把犁锄。我贫公亦贫，赋分无贤愚。论人虽甚愧，诗亦岂不如？

此州多寓士，论年悉肩随。风波同一舟，奚必骨肉为？倪家莲华白，每酿必见贻。季昌妙琴事，足以相娱嬉。郭侯家多书，篇帙得遍窥。赵子笃于学，闲以问所疑。王生旧邻舍，穷达心不移。千里访存殁，十口分寒饥。独有仲通甫，天马不可羁。直以论诗文，稍稍窥藩篱。永怀王与李，朔漠行当归。书来闻吉语，报我脱絷维。惭非一狐腋，不直五羖皮。我作野史亭，日与诸君期。相从一笑乐，来事无庸知。

历下亭怀古分韵得南字

东秦富佳境，北渚擅名谈。兹游亦已久，才得了二三。南山压城头，十里夳与函。洑流出地底，城隅满泓潭。金丝弄晓光，玉玦响空嵌。清涟通画舫，秀水深云龛。华峰水中央，郁郁堆烟岚。荷华望不极，绿净纷红酣。毒热非山阳，卑湿无江南。承平十万户，他州隔仙凡。劫火土一丘，树老草不芟。巧尽露天质，到眼皆奇探。千年历下亭，规摹见覃覃。怀贤成独咏，胜赏何由参？

舜泉效远祖道州府君体

重华初侧陋，尝耕历山田。至今历下城，有此东西泉。丧乱二十载，祠宇为灰烟。两泉废不治，渐著瓦砾填。蛙跳聚浮沫，羊饮留余膻。我行历荒基，涕下何涟涟。舜不一井庇，下者何有焉！帝功福万世，帝泽润八埏。要与天地并，宁待一水传。《甘棠》思召伯，自是古所然。我欲操畚锸，浚水及其源。再令泥浊地，一变清泠渊。青石垒四周，千祀牢且坚。石渠漱清溜，日听薰风弦。便为泉上叟，抔饮终残年。

与张仲杰郎中论文

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正有苦心人，举世几人知？工文与工诗，大似国手。国手虽漫应，一著存一机。不从著著看，何异管中窥？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功夫到方圆，言语通眷属。只许旷与夔，闻弦知雅曲。今人诵文字，十行夸一目。阙颤失香臭，瞀视纷红绿。豪厘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照，觌面楚与蜀。莫讶荆山前，时闻刖人哭。

济南庙中古桧同叔能赋

亭亭祠宫桧，郁郁上云雨。扶持几来年，造物心独苦。青余玉川润，根入铁岸古。虽含栋梁姿，斤斧安得取？流洑地中久，骇浪思一鼓。天柱屹不移，水国奠平土。乾坤此神物，甲乙存世谱。濑乡留耳孙，阙里传鼻祖。秦松徒自污，蜀柏聊共数。会待十抱成，兹焉重摩拊。

铜鞮次村道中

山迳一何恶，一涧复一岭。昂头一握天，放脚百丈井。武乡有便道，故绕铜鞮境。涉险良独难，又复触隆景。羸骖蹄已穴，怨仆气将瘿。与世恒背驰，用力何自省？河汾绍绝业，疑信纷莫整。铭石出圹中，昧者宜少警。少时曾一读，过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梦寐犹耿耿。喻如万里别，灯火得对影。行役岂不劳，聊当忍俄顷。

萧斋并引

故民部长陵萧公，泰和、大安之间，名德雅望，朝臣无出其右。其为太原道漕使时，不肖方厕诸生间，顾尝一望眉宇，以为甚幸。然亦以齿少且贱，不得与横经之末而为恨也。北渡后居阳平，见关中人邢公达，谈公平生，往往色扬而神跃。问之，知其为公夫人之犹子也。盖公达之先人，于公恩义良厚，而公所以报之者为甚力。公达初仕部掾，年甫三十，遂为州上佐，出入台阁者二十年，虽其材致，然亦藉公为之司命耳。予雅知公达之敬公也，凡欲闻公之故，则就访之。公达所居之屋，乞名于予，因以萧斋目之；且为之说云：“士之生世，有一乡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人之所私慕，有天下之所共称。分限所在，不能以强人，而人亦不得而强之也。惟公承王公余烈，奕叶台鼎，世谱完具，与当阳杜氏相上下，故言氏族者推其贵；出入经史，优柔餍饫，发擿秘奥，不减前辈蔡无可，故言讨论者服其博；奏谳疑狱，致力忠爱，一言之仁，利及永久，故言断狱者归其平；强御不夺其操，公相不易其介，幅巾乡社，坐镇颓俗，故言进退者推其高。盖天下所共称，非一人之私慕，高山仰止，其谁曰不然？古人有爱萧子云笔札者，得萧之一字，遂以名所居，况于其所天乎？”因为诗以贻公达。有好贤如《缁衣》者，请为同赋焉。

十年金门客，一日蓬蒿人。烟煤两椽屋，因公名字新。昔公无恙时，四海望经纶。敦庞一古儒，风采自名臣。人亡典刑在，百世留清尘。师尊世共然，况予夙所亲。爱公入梦想，逶迤见垂绅。教儿多读书，公言谅谆谆。他时门户改，亦惟公所姻。我尝望公颜，道左避朱轮。至今诵其诗，喜色为津津。归秦如未老，会买东家邻。

别李周卿三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路涩于棘，单车望千山。歌君《归云曲》，清涕留余潸。六年河朔州，动辄得谤讪。惟君笃高义，日来款柴关。古交松柏心，今交桃李颜。古人去不返，古道挽不还。相思一樽酒，幽恨寄山间。

《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诗中柱天手，功自断鳌始。《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诗人玉为骨，往往堕尘滓。衣冠语俳优，正可作婢使。望君清庙瑟，一洗筝笛耳。

城居日蛙黾，局促复局促。去作山中客，放浪谁检束？溪光淡于冰，山骨净如玉。怀我同心人，团茅住深竹。垂纶鲜可食，种秫酒亦足。石坛三万丈，醉眼天一粟。安得万里风？相从两黄鹄。周卿学有渊源，东州诗人未见其比。与予约西游，如诗中所说。

酬韩德华送归之作

良朋满东州，岁月见忠悃。韩侯晚相值，意气尤恳恳。我尝相斯人，趣向识端本。立节柏有心，树德兰在畹。官荣睨不顾，寄兴浮云巘。今世走名场，旗旆几仆偃。贱子本无取，玉趾渠往返。昨闻遂归养，见谓竹林阮。暑涂三百里，追送不惮远。观君木讷姿，百念为日损。顾方惭衣絺，又被以华衮。桑榆傥可收，岁事在穗蓑。里门眼中见，归袖劳重挽。鸡黍先有期，升堂未言晚。渠犹类然。

戊戌十月山阳雨夜二首

朔吹作还止，云意郁以周。十月雷收声，阳和自油油。此雨非旧雨，春旱历夏秋。道路土三尺，今朝见浮沤。三城信乐土，凶年未消忧。一蝗食禾尽，半菽不易求。流民四方来，断港鱼虾稠。忍死待一麦，秋种且未投。干溢谁所司？雩坛遍九州。醉饱到狐鬼，巫觋自怀羞。帝命制江湖，野语良悠悠。龙公为汝贺，桑榆定可收。

霏霏散浮烟，霭霭集微垒。出门望白塔，但觉襟袖润。繁声忽赴节，细点复成阵。久渴宜未厌，已作宁小靳。山阳冬候暖，麦脚易滋分。土膏入渗漉，破粒容可趁。此邦信可乐，风土同一晋。单车我东来，尘土满归鬓。裹粮失先具，闭籴困余吝。今朝人事改，一雨开百顺。僧窗晚色净，喜极梦为尽。枕上一诗成，镫花落红烬。

看山

惨惨悲去国，郁郁赋《卜居》。不采西山薇，即当葬江鱼。今日忽有得，荡如脱囚拘。青山坐终日，忘读案上书。皋壤与山林，使我欣然欤？我身天地间，托宿真蘧庐。无穷阅有限，万期亦须臾。坎止及流行，何计疾与徐？百年险与夷，又似万里涂。良驭驰康庄，九折亦摧车。必惟易之就，遇险当何如？化化复生生，体异理不殊。鹭非沐而白，乌岂黔而乌？谁续长鹤？谁截短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凫？孔墨不暖席，盗跖华堂居。公车困方朔，太仓饱侏儒。杜子露双肘，朝参出无驴。软裘与快马，照耀舆台躯。天随隐笠泽，杞菊供盘盂。击鲜日为具，大嚼皆屠沽。乖逢自乖逢，赋分无贤愚。作计穷一我，造物良区区。向也忧不足，乃今乐有余。

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

行帐适南下，居人局庭户。城中望青山，一水不易渡。今朝川涂静，偶得展衰步。荡如脱囚拘，广莫开四顾。半生无根著，筋力疲世故。大似丁令威，归来叹墟墓。乡闾丧乱久，触目异平素。枌榆虽尚存，岁晏多霜露。

今日复何日，霜气倏已凄。登高有佳招，山中古招提。翩翩刘公子，王田重相携。乾坤动诗兴，涧壑忘攀跻。霍侯家甚贫，劣有酒与鸡。城居厌鼙鼓，移家此幽栖。世网不易逃，所向皆尘泥。何以濯我缨？林间有清溪。

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园。亦有野人居，层厓映柴门。昔我东岩君，曾此避尘喧。林泉留杖履，岁月归琴樽。翁今为飞仙，过眼几寒暄。苍苍池上柳，青衫见诸孙。疏镫照茅屋，新月入颓垣。二句先人诗。依依览陈迹，恻怆不能言。

霜气一匽薄，杳杳秋山空。临高望烟树，黄落杂青红。造物故豪纵，穷秋变春容。锦障三百里，不尽台山东。粲粲黄金华，罗生蒿艾丛。野人不知贵，幽香散秋风。秋物自横陈，顾揖苦不供。谁能摇醉笔，吐句凌清雄？

宇宙有此山，阅世过鸟疾。何人不此游？名姓宁复识？兹辰世所重，前代多盛集。柴桑有故事，二谢留俊笔。并数孟与桓，此外谁记忆？人生百年内，踏地皆陈迹。独惟我辈人，兴怀念今昔。山林与皋壤，自古长太息。

赏心古难并，暮景日易费。故人成此游，尊酒重相慰。新诗互酬唱，清谈见滋味。鱼鲠方偃蹇，鼋黿共腾沸。悬险剧褒斜，清浑杂泾渭。争教十围腹，满贮忧与畏？情亲到真率，宁复转喉讳？郑重伯雅生，藉汝聊吐气。

往年在南都，闲闲主文衡。九日登吹台，追随尽名卿。酒酣公赋诗，挥洒笔不停。蛟龙起庭户，破壁春雷轰。堂堂髯御史，痛饮益精明。亦有李与王，玉树含秋清。我时最后来，四座颇为倾。今朝念存殁，壮心徒自惊。

我在正大初，作吏淅江边。山城官事少，日放淅江船。菊潭秋花满，紫稻酿寒泉。甘腴入小苦，幽光出清妍。归路踏月明，醉袖风翩翩。父老遮我留，谓我欲登仙。一别半山亭，回头余十年。江山不可越，目断西南天。

吾山一何高，清凉屹相望。龙头出白塔，佛屋压青嶂。云光见秋半，旭日发豪相。峨峨宝楼阁，金界俨龙象。乡曲二十年，香火阙瞻向。金花香草，梦想云雨上。福田行欲近，重为诗酒障。终当陟层颠，放眼天宇旷。

紫微老仙伯，少日见承平。甲子五百余，双瞳益清明。披庄不盈尺，翛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澹无营。庭柯挂秋蔬，老树风泠泠。我有年德尊，公深乡曲情。思得菊潭酒，为公制颓龄。作诗语同游，明年复寻盟。看翁九节杖，翩翩上峥嵘。

留月轩

丈室何所有？琴一书数册。花竹结四邻，繁阴散芳泽。闲门无车马，明月即佳客。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商声隐金石，桂树风索索。乾坤月与我，光灭即生魄。元精贯当中，宁有天壤隔。卯君尚奚待，言论絫数百。多谈令人厌，坐睡惊堕帻。一笑鸡未鸣，虚窗自生白。

梨花海棠二首

梨花如静女，寂寞出春暮。春工惜天真，玉颊洗风露。素月澹相映，萧然见风度。恨无尘外人，为续雪香句。孤芳忌太洁，莫遣凡卉妒。

妍花红粉妆，意态工媚妩。窈窕春风前，霞衣欲轻举。金槃渺华屋，国艳徒自许。依依如有意，脉脉不得语。诗人太冷落，愁绝残春雨。

赵吉甫西园园名种德。

王城比民居，近市无闲田。闲田八九亩，乃在城西偏。久矣瓦砾场，莽为狐兔阡。高人一留顾，老木生云烟。筑屋临清流，开窗见西山。人境偶相值，遂无城市喧。赵侯嗜读书，兀坐守遗编。性情入吟咏，古淡无妖妍。酸碱与世殊，至味久乃全。我作别墅诗，请为子孙传。耕耘有定业，歉丰属之天。宁作卤莽儿，袖手待逢年。汲古先有斋，种德今有园。期君在晚岁，无庸计目前。

临汾李氏任运堂二首并序

彦仁从军，久厌于事物之累，念欲脱去之而不可得也。故尝郁郁不自聊，求予发药之。予名其居曰“任运堂”，且为赋诗。

官职有何好？懔懔蹈危机。车尘及马足，捧手仍低眉。弃去何足道？无从脱絷维。不如听其然，岁晚傥可期。此心未驯初，养虎时饱饥。一为金石止，坐阅万物驰。汩泥扬其波，哺糟醊其醨。渔父我所学，灵均竟奚为？上堂寿慈亲，兄弟如埙篪。菽水致足乐，况有甘与肥。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遇险即欲避，安得皆通逵？君家北山翁，百世留清规。乐天而知命，行矣君何疑？北山翁，彦仁之伯祖。泰和间，以高道提点天长，胥莘公赠诗，有“百世清规”之语，故及之。

履危恨无机，避祸欣有策。后虑徒自密，前路宁汝测？七战殽牖下，坐谈得刺客。周身容孔智，伐木不宋厄？九折怯乘险，瘴海悲远谪。就令家长安，独不死床箦？人生多忧畏，年寿几至百？惴惴首尾间，天宇坐成窄。重泉青云梯，平地黄土陌。乖逢有定在，拙计徒巧择。行乐当及时，莫待头雪白。黄土陌，见《初学记》《奴仆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题张左丞家范宽秋山横幅

层崖閟长阴，细迳缘绝巘。梯云栏干峻，廓廓清眺展。斜阳半天赤，飞鸟大江远。清霜张秋气，草树生意翦。风雷斫坚敌，旗旆纷仆偃。峥嵘峰峦出，莽苍林薄晚。盘盘范家笔，老怀寄高蹇。经营入惨澹，得处乃萧散。嵩丘动归兴，突兀青在眼。何时卧云身？团茅遂疏懒。

宿张靖田家地属寿阳。

川涂尽坡陀，岭路入荒梗。微茫望烟火，向背得庐井。残民安朴陋，倦客喜幽屏。儿童闻扣扉，租吏有余警。两崖纷丛薄，沙石立顽犷。湍流落空嵌，百折不容骋。山深饶风露，夜气凄以耿。园花澹相望，边月空照影。深居苦不早，素发忽垂领。谁谓林野人？兹焉惜清景。

曲阜纪行十首

荒城卧鲁甸，寒日澹平芜。千年素王宫，突兀此城隅。我昔入小学，首读“仲尼居”。百读百不晓，但有唾成珠。少长授《鲁论》，稍与义理俱。摄齐念升堂，坏壁想藏书。翩翩七十子，佩服见舒徐。慨然望阙里，日思膏吾车。五原东北晋，因循迫桑榆。今日复何日，南冠预庭趋。隐隐金石声，恍如梦清都。伟哉神明观，欣幸当何如？

殿屋劫火余，瓦砾埋荒基。入门拜坛下，俨然想光仪。忆当讲授初，佩服何逶迤！登降几何人？鸾凤相追随。千年仰阶级，天险不可跻。文杏谁此栽？世世传清规。植根得所托，在木将何知？

堂堂鲁三桧，培植出天巧。规模欲十抱，奇秀供百绕。谁言甲戌乱，煨烬入炎燎？青烟干云上，群鹤空自矫。哀哀峄阳人，肠肺痛如搅。鲁郊木何限？名取惟一少。神明信扶持，戾运岂易晓？雩台满荒榛，逵宫余曲沼。纷纷阅成坏，何异晏与早？道存有污隆，物齐无寿夭。霜皮眼中见，郁郁自尘表。君看太山石，万古青未了。

陋巷陋复陋，老屋在人境。门前轩盖多，闭户自幽屏。近郊无百亩，负郭才半顷。饘粥聊自供，取足惟一井。此井阅千岁，清节传箕颍。尚想瓢饮初，至味久益永。德邻与周旋，圣域容造请。贫中有此乐，日暮独何炳？泓然窥古甃，一勺试甘冷。上池果能神，转盼得深省。尘埃竟何有？素发忽垂领。共学谁我容？从之抱修绠。

泮宫何所有？舞雩但荒台。泮水涸已久，北风卷黄埃。顾瞻鲁公宫，感极令人哀。献馘亦盛事，规模到平淮。作计万万古，而今安在哉？独爱鼓瑟翁，不与三子偕。宗周方讫箓，圣师犹卷怀。但欲春服成，风乎咏归来。我亦淡荡人，涉世寡所谐。浴沂行有日，一笑心颜开。

大奸何所如？猰雄且猛。虽然弭耳伏，择肉会一骋。卯也不败露，名与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并。天刑竟莫逃，不待七日顸。曹瞒盗汉玺，仅得保腰领。与卯均小人，脱网乃差幸。小偷学不至，适足污鎞鼎。不从市朝肆，必就远方屏。两观余坡陀，万世示顽犷。神兵懔可怖，过者宜少儆。

不见讲堂处，指似存世谱。遗基洙泗闲，荒恶余十亩。圣师既已老，自卫归在鲁。正乐修六经，卒业此其所。当时季路室，完整逮建武。太仆忠且壮，持用方御侮。如何唐盛日，一废不重举。中和天地位，宁复俟庭庑？所嗟世道衰，师授日莽卤。空余千岁井，黕黑照终古。

白塔表佛屋，万瓦青粼粼。何年胜果寺，西与姬公邻？塔庙恣汝为，岂合鲁城闉？鲁人惑异教，吾道宜湮沦。许行学神农，耒耜手自亲。当时子孟子，直以为匪民。况彼桑门家，粪壤待其身。一朝断生化，万国随荆榛。孟氏非所期，安得扬与荀？丹青赞神化，旧染为一新。坐令钟鱼地，再睹笾豆陈。吾谋未及用，勿谓秦无人！

天地有至文，六籍留圣谟。圣师极善诱，小智祇自愚。文章何物技，不直咳唾余。操戈竞虚名，望尘拜高车。所得不豪发，咎责满八区。公论悬日星，岂直小人儒？喻彼失相者，伥不知所如。指南一授辔，圣门有修涂。阳光照薄暮，尚堪补东隅。悠哉发深省，洒埽今其初。

林墓连鲁城，方广十里闲。林闲百草具，棘刺死不蕃。楷槐作横理，青青阅千年，怀人成一慨，何止召公贤？博陵石翁媪，名字无留镌。两兽墓前物，岁久乃讹传。昨我游鲁门，规作《孔林篇》。圣人与天大，圣道难为言。所见不一记，来者何述焉？诗成私自愧，小子良斐然。

宝岩纪行

阴崖转清深，秋老木坚瘦。城居望已远，步觉脱氛垢。宝岩夙所爱，丈室方再叩。昏黑才入门，径就石泉漱。遥遥金门寺，宝焰出岩窦。我岂“无尽公”？昔见今乃又！同来二三子，寝饭故相就。况有杜紫微，琴筑终雅奏。曈曈上初日，深樾炯穿漏。逶迤陟西巘，万景若迎候。绝壁三面开，仰看劳引脰。两山老突兀，屹立柱圆覆。诸峰出头角，随起随偃仆。不可无烟霞，朝暮为先后。横亘连巨鳌，飞堕集灵鹫。九华与奇巧，五老失浑厚。想当位置初，遂欲雄宇宙。太行有徂谷，胜绝无出右。大似尘外人，眉宇见高秀。哀湍下绝壑，电击龙怒斗。崩奔翻雪窖，莹滑泻琼甃。穷源得悬流，伟观骇初遘。仙人宝楼阁，白雨散檐溜。天孙拂机丝，素锦绚清昼。永怀《登高赋》，意匠困驰骤。窘于游暴秦，百说不一售。林间太古石，稍复抔饮旧。已约铭洼尊，细凿留篆籀。兹山缘未了，僧夏容宿留。终当丐余年，奇探尽云岫。

雁门道中书所见

金城留旬浹，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黍穗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粜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

岳祠斋宫夜宿

煌煌德宁宫，望秩年祀永。唐来几焚荡，规制仍峻整。龙旗严黼座，金罍散光炯。岳拜行且周，伟观窃欣幸。青红留坏壁，兵卫自驰骋。木杪见龟趺，雄笔映钟鼎。中和昔丧乱，已溺宁再拯。有来雁门公，赤手探虎鲠。经营入惨澹，洒落出锋颖。凶竖竟自摧，神鉴益彪炳。青山阅人代，今古一炊顷。摩挲盘根槐，甲子谁记省？揭来石门道，烟岫接云岭。霄汉瞻上阶，浓碧插秋影。青林雨声集，悬瀑激奔猛。森然心魄动，冰雪凄以耿。飘飘想仙袂，飞下玉莲井。昨梦知是非，复此造真境。妙香净余习，灏气发新警。鹤书来何迟，素发迫垂领。玄坛展衰步，似欲逐幽屏。高柯月纷纷，裴回惜清景。

示程孙四首

并州望南宫，东南千里余。六年念儿女，郁郁心不舒。程孙问安否？一月两寄书。老我倦出门，况是涉畏涂。鞍马二十日，面色为焦枯。白兄应见笑，此行亦区区。

吾女在吾家，先以安卑弱。虽然适贵门，一味甘俭薄。财廉出仁让，语省见端悫。妇道化一州，母女皆愿学。州人闻我至，相与喜且愕。谓我六十翁，齿发未衰落。击鲜日为具，和气动城郭。为说婿女贤，宅相知有托。乃公私有贺，一月醉杯杓。生女四十年，今有为父乐。

直孙年志学，玉立无纤瑕。简孙甫胜衣，芳兰茁其芽。粲粲彩翠翔，鹓雏映朝霞。诸孙献翁寿，喜极复长嗟。吾母河南君，闺门静无哗。殷勤教女孙，乃今成汝家。老我何足道，外舍尽得夸。

会聚乐不赀，言别凄以恻。风云动老怀，车马见行色。明年吾六十，家事断关白。惟当近酒盏，亦复抛书册。提携两童子，款段或下泽。玉雪念吾孙，未觉千里隔。乘兴径一来，髯婿当速客。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痹作

留饮工作崇，臂股半风淫。风淫喜阳景，旬浃坐秋霖。儿寒益跳梁，衰暮苦难任。病枕怯遥夜，破窗风露深。两年魏大名，千门响霜砧。客行足缯纩，家居但疏衾。絇丝不易得，候虫徒自吟。无衣思南州，伤哉非独今。

同白兄赋瓶中玉簪

畏景众芳歇，仙葩此夷犹。冰姿出新沐，娟娟倚清秋。昨梦今见之，风鬟玉搔头。谁言闺房秀？高情渺林丘。碧筵古铜壶，一室香四周。怀人成独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思徒悠悠。

野史亭雨夜感兴

私录关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尽力不易举。衰迟私自惜，忧畏当谁语？展转天未明，幽窗响疏雨。

哭延孙

儿生去年冬，闾里日相庆。今年迫周晬，疹痘俱已竟。斓斑缀锦衫，未与玉雪称。宅相望此孙，惜爱均气命。一宵谁夺去？遽有亡辜横。情钟未难忘，力挽将安胜！忆昔点妆初，季女抱临镜。灼灼芙蓉花，澹与清波映。霜风入芳渚，瘦绿余荷柄。娇红耿在眼，百唤不一应。寂寞空镜前，老眼泪如迸。

赠莺

邻墙拥高树，深樾荫衡宇。山禽十百种，晨夕所栖处。独爱黄栗留，娅姹如稚女。笑啼啼又笑，宛转工媚妩。低窥疑欲下，转盼忽惊举。花暗柳阴阴，尚记儿时语。诗家此尤物，名字喧乐府。天真累丝竹，客服仍楚楚。宫额画眉阔，黛黑抹金缕。恨不掌上看，毛羽得细数。山城无与乐，好鸟亦求侣。时将贯珠来，有唱当和汝。读书山月夕二首

层崖多古木，细路深莓苔。柴门开晓日，云际青山来。静中有真趣，孤赏何悠哉！

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胡床对明月，树影含清华。墙东有洿池，敲枕听鸣蛙。

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

南来何所如？孤根转风蓬。以彼万里涂，寄此一亩宫。明窗一绳床，稍觉纷华空。唯余作诗癖，尚与当年同。人言诗穷人，无诗吾自穷。此世等梦耳，谁穷复谁通？茹噎当快吐，聊此宽吾胸。

今古几诗人？扰扰剧毛粟。吾爱陶与韦，泠然如冰玉。《大雅》久不作，闻《韶》信忘肉。求音扣寂寞，一叹动邻屋。水风清鹤梦，月露洗蝉腹。白头两遗编，吟唱心自足。谁为起九原？寒泉荐芳菊。

老麻卧云壑，涧松上峥嵘。斯文要栋梁，颓圮可力撑。匠石殊未来，破屋灯青荧。乾坤有二鸟，一息当一鸣。区区用舍闲，而亦随重轻。百挽迹莫前，一怒怨已盈。临风三太息，此意何时平？

愚轩具诗眼，论文贵天然。颇怪今时人，雕镌穷岁年。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乃知时世妆，粉绿徒争怜。枯淡足自乐，勿为虚名牵。

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

我本宝应僧，一念堕儒冠。多生经行地，树老井未湮。一穷缚两脚，寸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里难。空余中夜梦，浩荡青林端。故人今何如？念子独轻安。孤云望不及，冥鸿杳难攀。前时得君诗，失喜忘朝餐。想君亦念我，登楼望青山。山中多诗人，杖屨时往还。但苦诗作祟，况味同酸寒。清凉诗最圆，相和尚住清凉。往往似方干。半年卧床席，疟我疥亦顽。《本草》松枝条，松脂，涂疥顽者三两度。济甫诗最苦，僧源，字济甫，宋州人。寸晷不识闲。倾身营一饱，船上八节滩。安行诗最工，慕容安行，山阳人，临潼簿。六马鸣和鸾。郁郁饥寒忧，惨惨日在颜。老秦诗最和，秦略，字简夫，陵川人。平易出深艰。脱身豺虎丛，白发罹茕鳏。张侯诗最豪，前登封令张效，字景贤，云中人。惊风卷狂澜。窍繁天和泄，外腴中已干。城中崔夫子，崔遵，字怀祖，燕人。老笔郁盘盘。家无儋石储，气压风骚坛。我诗有凡骨，欲换无金丹。呻吟二十年，似欲见一斑。大笑揶揄生，已复不相宽。爱君《梅花》篇，入手如弹丸。爱君“山堂”句，深静如幽兰。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闲。思君复思君，恨不生羽翰。何时溪上石，清坐两蒲团。

梦归

虚庭霜夜寒，落叶风自扫。恍如南窗月，坐失西山道。长安佳丽地，游子自枯槁。人生家居乐，学稼苦不早。衡门眼中见，归意满秋草。夜长梦已尽，愁绝令人老。郎文炳心远斋二首

茅斋迫官居，尘土日蓬勃。道人掩关坐，挂眼无外物。明窗一蒲团，濯足晨理发。一片万古心，清潭两明月。

止性如止水，惜身如惜玉。妇姑得相安，久矣脱羁束。儿童挟书至，灯花催夜读。自是周太常，生平耐幽独。

萧寺僧归横轴

山空秋草寒，露暗光已夕。悠悠松门月，静照禅客入。遥知夜堂深，疏钟动幽寂。

祁阳刘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薄游鹿泉因为予写真重以小景见饷凡以求予诗而已赋二十韵答之

去国二十年，跬步即异境。中间历齐晋，陡下如堕井。辙涸困波神，祠废卧土梗。垂翅附危柯，饥腹得画饼。皂栎并牛骥，泥淖哄蛙黾。纷纷疲应接，录录陪造请。尚赖麴生贤，真味留隽永。蹉跎钟鼎意，尽付铜尾秉。刘生工写照，游戏出俄顷。高悬大圆镜，寓我形神影。青衿昨日尔，素发忽垂领。诗余饭山瘦，智缩武库瘿。霄汉邈南宫，寂寂愧邓耿。包虎锦衾烂，薛鹤霜毛整。鼠目与麈头，何堪污毛颖。厚贶久未报，重以大年景。丛篠点栖禽，树石带烟暝。知君深意在，劝我事幽屏。衡茅方卜筑，亦复谋二顷。封龙有佳招，因之发深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王辅之

我宅西山隅，君居颍之滨。昨朝与君语，忆我山中春。君家县豪杰，交结通周秦。四海卢御史，肯来作师宾。风流被诸郎，文质犹彬彬。乃知父兄意，润屋亦润身。丧乱几何时？孤身走踆踆。貂裘风霜老，独有佳句新。被褐怀珠玉，知君未全贫。我诗初不工，研磨出艰辛。虽欲尸祝之，刍狗难重陈。顾方愧盈川，况敢同照邻？汾流清复清，堪君濯缨尘。居人与行客，早晚期相亲。

寄题沁州韩君锡耕读轩

束带见督邮，甘以辞华轩。啸傲南窗下，且乐我所然。斜川今在亡？问津有遗编。行寻柴桑里，遂得桃花源。桃源无汉魏，况复义熙前。读书与躬耕，兀兀送残年。渊明不可作，尚友乃为贤。田家岂不苦，岁功聊可观。读书有何味？有味不得言。遥知一尊酒，琴在已亡弦。

题吴彩鸾诗韵图新补据《御定历代题画诗》

仙人固多门，积行如累级。高卑位既陈，所入盖不一。彩鸾遇文箫，夙运契冥适。居然西山下，鬻字给朝夕。混俗隐玄雾，偶被山灵识。萧爽致福地，期延冲化术。万试既已除，天网疏不失。岂拟嚚尘徒，纷乱丧明质。正如杨安君，举手凌白日。上道诚不邪，匪曰系黄赤。所以跨猛虎，示此出世迹。归来乎山中，栖神返空碧。

卷第三

七言古诗

虞坂行丙子夏五月，将南渡河，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虞坂盘盘上青石，石上车踪深一尺。当时骐骥知奈何，千古英雄泪横臆！龙蟠于泥易所叹，麟非其时圣为泣。玄龟竟堕余且网，老凤常饥竹花实。天生神物似有意，验以乖逢知未必。若论美好是不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孙阳骐骥不并世，百万亿中时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辕下一鸣人已识。我行坂路多阅马，敢谓群空如冀北。孙阳已矣谁汝知？努力盐车莫称屈。

画马为邢将军赋

大宛城下战骨满，驽骀入汉龙种藏。将军此纸何处得？便觉房驷无光芒。人中马中两勍敌，天门雁门皆战场。并州父老应相望，早晚旌旗上太行。

秋蚕

室人筐中无寸缕，一箔秋蚕课诸女。朝来饲却上马桑，隔簇仍闻竹间雨。阿容、阿璋墨满面，画彻灰城前致语。上无苍蝇下无鼠，作茧直须如瓮许。东家追胥守机杼，有桑有税吾犹汝。官家恰少一绚丝，未到打门先自举。

南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溪酒熟清而醇，北溪梅花发兴新。前年去年花下醉，今年冷落花应嗔。梅花娟娟如静女，寂寞甘与荒山邻。诗人爱花山亦好，幽林穹谷生阳春。风鬟峨峨一尺云，芳香幽卧如相亲。山堂夜半北风恶，一点相思愁杀人。

送郝讲师住崇福宫郝，平晋人。

大方之家几知津？郝君七十老斫轮。书文五车喙三尺，剧谈混沌今犹神。太玄博士为绝倒，君言夸矣天公嗔。长安冠盖罗青云，洛阳车马争红尘。怪君掉头不肯住，寂寞来作由东邻。崧高维岳古所秩，三十六帝有外臣。玄都石坛待飙驭，宫殿突兀松轮囷。上界仙人邓云山，洞天治所名司真。蓬莱方丈去不远，明星玉女时相亲。瑶华可撷兰可纫，烟霞永隔尘中人。黄鹄一去不复返，白鸥万里谁能驯？为我殷勤谢邓君，玉华岁晚当平分。

范宽秦川图张伯玉歿后，同麻征君知几赋。

乱山如马争欲前，细路起伏蛇蜿蜒。秦川之图范宽笔，来从米家书画船。变化开阖天机全，浓澹覆露清而妍。云兴霞蔚几千里，著我如在峨嵋巅。西山盘盘天与连，九点尽得齐州烟。浮云未清白日晚，矫首四顾心茫然。全秦天地一大物，雷雨颃洞龙头轩。因山分势合水力，眼底廓廓无齐燕。我知宽也不办此，渠宁有笔如修椽。紫髯落落西溪君，长剑倚天冠切云，望之见之不可亲。元龙未除湖海气，李白岂是蓬蒿人？爱君恨不识君早，乃今得子胸中秦。作诗一笑君应闻。予七年前过郾城，伯玉知予来，而都无宾主意，予亦偃蹇而去。尔后虽愿交而髯歿矣，未尝不以为恨也。今日子思兄弟出此图，求予赋诗，酒恶无聊中勉为赋此。画本米元章家物，有韩子苍题名，元章以为中立，而元晖以为中正，以予观之，此特张髯胸中物耳，知者当不以吾言为过云。

赤壁图

马蹄一蹴荆门空，鼓声怒与江流东。曹瞒老去不解事，误认孙郎作阿琮。孙郎矫矫人中龙，顾盼叱咤生云风。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帜北卷天为红。至今图画见赤壁，仿佛烧虏留余踪。令人长忆眉山公，载酒夜俯冯夷宫。事殊兴极忧思集，天澹云闲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谁是出群雄？可怜当日周公瑾，憔悴黄州一秃翁。寄答溪南诗老辛愿敬之

五年不唤溪南渡，日夕心驰洛西路。山中今日见君诗，惆怅良辰又相误。龙蛇大泽变风景，虎豹天门郁烟雾。丈夫不合把锄犁，青鬓无情忽衰素。平泉漫作《穷愁志》，笠泽休题《自怜赋》。长安正有“五侯鲭”，肮脏谁能作楼护？青镫老屋深蓬蒿，蝙蝠掠面莎鸡号。剑歌夜半激悲壮，松风万壑翻云涛。区区墓上曹征西，我知惭愧王东皋。人生只有一杯酒，螟蛉蜾蠃安能豪？

西园兴定庚辰八月中作。

西园老树摇清秋，画船载酒芳华游。登山临水祛烦忧，物色无端生暮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年此地旃车发，易水迢迢雁行没。梁门回望绣成堆，满面黄沙哭燕月。荧荧一炬殊可怜，膏血再变为灰烟。富贵已经春梦后，典刑犹见靖康前。当时三山初奏功，三山宫阙云锦重。壁月琼枝春色里，画栏桂树雨声中。秋山秋水今犹昔，漠漠荒烟送斜日。铜人携出露槃来，人生无情泪沾臆。丽川亭上看年芳，更为清歌尽此觞。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须作赋拟《阿房》。

愚轩为赵宜之赋

心生心化谁抟控？举世伥伥皆大梦。百年只办作朝三，争识群狙先汝弄。人人具此清净眼，妄翳无根嗟自种。天机嗜欲泾渭杂，道念纷华邹鲁哄。令人却羡愚轩愚，一蹴藩篱开廓空。愚轩虚室久生白，掌上精真元自洞。气筵神火俱长物，岂有古方传鲁宋？人言此眼本无负，死恨冥行人所共。智愚何豫阿堵中？或者桔槔贤抱瓮。病喑能指跛能履，眉睫虽存宁复动？我云俗士蔽一曲，全笑不全从古众。渠侬六凿日相攘，内不锢铢徒外重。守宫缘壁夸覆射，悬虱如轮规命中。天和一泄不知止，膏火自焚良可痛。从教目比方相多，才与瞽师论伯仲。先生真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自送。五官止废而神行，就令有眼将无用。寄谢诸方五味禅，葛藤莫作金鎞颂。

双峰竞秀图为参政杨侍郎赋

江烟霏霏云拂石，山木萧萧山鬼泣，江岸人家失南北。两峰突兀何许来？元气淋漓洗秋碧。画家晴景费经营，共爱移山入杳冥。安得北风吹雨去？倚天长剑看峥嵘。

西窗

西窗鸟声千种好，树影离离动微风。青山满前掩书坐，欲话怀抱无人同。花枝不笑绿鬓改，尊酒自与黄金空。少年乐事总消歇，落日澹澹天无穷。

二月十五日鹤

九龙冈上玄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遗。年年二月降灵鹤，来无定数有定期。城头晓露生新警，万首望穿云际影。不知浊世谁下临？只许霜毛见修整。石坛花落松风冷，戛然长鸣人语定。百年黧老夸见闻，万里黄冠赴灵应。只从游骑突重围，城郭并与人民非。可怜陊殿荒墟里，无复当年丁令威。

闻钦叔在华下

翰林仙人诗酒豪，平生嵇阮参游遨。山中草棘满霜雪，可惜渠家宫锦袍。闻君忍饥读《离骚》，思之不见心为劳。举头西望忽大笑，太华落落长庚高。

阎商卿还山中

阿卿去月从我来，今日西山成独往。野人不是城中物，涧饮岩栖梦余想。翰林湿薪爆竹声，待诏履穿沾雪行。兰台从事更闲冷，文书如山白发生。孤灯静照寒窗宿，北风夜半歌《黄鹄》。田家闭门风雪深，梅花开时酒应熟。半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虚名不疗贫，栖迟零落百酸辛。凭君莫向山中说，白石清泉笑杀人。

女几山避兵送李长源归关中

山骨棱棱雪花白，北风不贷单衣客。与君此别欲何言？若个男儿不湮厄！相濡相呴尚可活，轅釜何曾厌求索？从知鲛鳄无隐鳞，芥视三山需一擘。自古饥肠出奇策，汉廷诸公必动色，见君轩盖长安陌。

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

去年春旱百日强，小麦半熟雨作霜。青山无情不留客，单衣北风官路长。遗山山人伎俩拙，食贫口众留他乡。五车载书不堪煮，两都觅官自取忙。无端学术与时背，如瞽失相徒伥伥。今年得田昆水阳，积年劳苦似欲偿。邻墙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秫稻亦良。已开长土菁掩乌芋，稍学老圃分红姜。宋公能诗雅好客，劝我移家来水旁。一闲入手岂易得，梦中我马犹玄黄。君不见并州少年作轩昂，鸡鸣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卖刀买犊未厌早，腰金骑鹤非所望。河南冬来已三白，土膏坟起如蜂房。崧山东头玉旆出，父老知是丰年祥。南溪酒熟梅花香，高声为唤墙东王。便当过我取一醉，听歌《长安金凤皇》。邻舍宋可，字予之，隐君子也。并州少年，谓李汾长源。《长安金凤皇》者，齐梁间田舍儿所歌。

半山亭招仲梁饮

孤城郁郁山四周，外人乍到如累囚。半山亭前浙江水，只可与君消百忧。江山百年有此客，云树六月生凉秋。世上红尘争白日，一丘一壑去来休。

邓州城楼

邓州城下湍水流，邓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复见，浮云西北空悠悠。长鲸驾空海波立，老鹤叫月苍烟愁。自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谁解赋《登楼》？

宛丘叹

秦阳陂头人迹绝，荻花茫茫白于雪。当年万家河朔来，尽出牛头入租帖。苍髯长官错料事，下考大笑阳城拙。至今三老背肿青，死为逋悬出膏血。君不见刘君宰叶海内称，饥摩寒拊哀孤茕。碑前千人万人泣，父老梦见如平生。冰霜纨绔渠有策，如我录录当何成？荒田满眼人得耕，诏书已复三年征。早晚林间见鸡犬，一犁春雨麦青青。髯李令南阳，配流民以牛头租，迫而逃者余万家。刘云卿御史宰叶，除逃户税三万斛，百姓为之立碑颂德。贤、不肖用心相远如此。李之后十年，予为此县，大为逋悬所困。辛卯七月，农司檄予按秦阳陂田，感而赋诗。李与刘皆家宛丘，故以《宛丘叹》命篇。

游黄华山

黄华水帘天下绝，我初闻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欢宫，银河下濯青芙蓉。昨朝一游亦偶尔，更觉摹写难为功。是时气节已三月，山木赤立无春容。湍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轻明圆转不相碍，变见融结谁为雄？归来心魄为动荡，晓梦月落春山空。手中仙人九节杖，每恨胜景不得穷。携壶重来岩下宿，道人已约山樱红。

巨然松吟万壑图

胸中刺鲠无九泽，画里风烟才一沤。阿师定有维摩手，断取江山著笔头。石林苍苍崖寺古，银河浩浩松声秋。方外赏音谁具眼？莫将轻比李营丘。

密公宝章小集

天东长白大宝幢，天河发源导三江。有木蔽映山朝阳，云谁巢者雏凤凰。云间吐气日五色，百鸟不敢言文章。名都盘盘魏大梁，黄金甲第罗康庄。王家书绝画亦绝，欲与中秘论低昂。密公书院无丝簧，窗明几洁凝幽香。元光以后门钥废，文士稍得连壶觞。客来喜色浮清扬，典衣置酒余空箱。生平俊气不易降，眼中俗物都茫茫。渊明素琴嵇阮酒，妙意所寄谁能量？在昔武元握乾纲，扶桑为弓射八荒。猎取大国如驱羊。取一作两。民风朴鲁资鸷强，文洽未及武克刚。兴陵之孙越王子，天以人瑞归明昌。十三执经侍帝旁，十八健笔陵《阿房》。撑肠文字五千卷，灵台架构森铺张。高阳苗裔袭众芳，胡不置之贡玉堂？袖中正有活国手，地下才得修文郎。悲风萧萧吹白杨，丘山零落可怜伤。承平故态耿犹在，拂拭宝墨生辉光。恰似如庵连榻坐，一瓯春露澹相忘。明昌宝玩，“群玉中秘”，内府图书印也。越邸有柳公权《紫丝鞋》、欧率更《海上》、杨凝式《乞花》等帖，然独推元章《华佗》为古今绝笔。宋《画谱》：山水以李成为第一。国朝张太师浩然、王内翰子端，奉旨品第书画，谓成笔意繁碎，有画史气象，次之荆、关、范、许之下。密公识赏超诣，亦以此论为公。郭乾晖《雀棘》，公以为当在太古无上，唐以来诸人，笔虚笔实，皆非其比，故予诗及之。槜轩公自号也，又所居有如庵，诗集号《如庵小稿》。越王诸子，惟槜轩贫甚，“典衣沽酒”之句，盖实录云甲午三月二十有一日，为辅之书于聊城至觉寺之寓居。

荆棘中杏花

墙东荒蹊抱村斜，荆棘狼藉盘根芽。何年丹杏此留种？小红濊濊争春华。野人惯见谩不省，独有诗客来咨嗟！天真不到铅粉笔，富艳自是宫闱花。曲池芳迳非宿昔，苍苔浊酒同天涯。京师惜花如惜玉，晓担卖彻东西家。杏花看红不看白，十日忙杀游春车。谁家园亭有此树？郑重已著重帏遮。阿娇新宠贮金屋，明妃远嫁愁清笳。落花萦帘拂床席，亦有飘泊沾泥沙。天公无心物自物，得意未用相陵夸。黄昏人归花不语，唯有落月啼栖鸦。

太白独酌图宣和所藏李伯时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谪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鲸鱼渺翩翩。岂知龙眠天马笔，忽有玉树秋风前。金銮归来身散仙，世事悠悠白发边。会稽贺老何处在？千里名山入酒船。清景已随诗句尽，风流合向画图传。往时长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张不颠。想得三更风露下，醉和江月弄江烟。

松上幽人图宋宗妇曹夫人仲婉所画，上有曹道冲题诗。

秋风谡谡松树枝，仙人骨轻云一丝，不饮不食玉雪姿。竹宫月夕频望祠，竟不下视斋房芝，人间女手乃得之。眼中扰扰昨暮儿，画图独在羲皇时，予怀渺兮幽林思。

送张君美往南中

南朝辞臣北朝客，栖迟零落无颜色。阳平城边握君手，不似铜驼洛阳陌。去年春风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风来。春风秋风雁声里，行人日暮心悠哉！长江大浪金山下，吴儿舟船疾于马。西湖十月赏风烟，想得新诗更潇洒。

戏题新居二十韵

去冬作舍谁资助？县侯雅以平原故。贤郎检视日复日，规制从头尽牢固。南风一夕怪事发，突兀赭垣残半柱。乞浆得酒过初望，曲突徙薪忘后虑。长淮千里燕巢林，明月一枝乌绕树。东家老屋西北走，众木枝撑留少住。由来马队非讲肆，况与彘牢通过路。聚庐托处何暇择？重为主人推奖悞。夏秋之交十日阴，抱被倚门愁旦暮。君问新居在何许？只去火余才数步。学宫分地与闲冷，使馆有墙遮杂污。就中此宅尤费手，官给工材半佣雇。十寒一暴半载强，才得安床置铛釜。纷纷暗被儿女笑，老虎般彪今几度？胸中广厦千万间，天地一身无著处。北来衣冠日枯槁，十九桃符傍门户。乾坤血肉得此身，剩有把茅能勿惧？上方下比良易见，好恶且当随所遇。仰看片瓦聊自贺，疾过岩墙宁反顾？合欢明日召诸邻，狼藉杯盘从饱吐。

赠萧炼师公弼

吾家阿京爱公弼，吾家泽兄敬公弼。半生梦与公弼游，岂意相逢在今日？春风和气在眉宇，玉壶冰鉴藏胸臆。人间万事君自知，未必君材人尽识。苏门水木无纤埃，闻君家近公和台。仙家近日多官府，黄帽青鞋归去来。时汰佛老家甚急，故云。

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且为潞府诸公一笑。

河汾续《经》名自重，附会人嫌迫周孔。史臣补传久已出，浮议至今犹汹汹。薛收文志谁所传？贵甚《竹书》开汲冢。沁州破后石故在，为础为缸吾亦恐。暑涂十日来一观，面色为黧足为肿。淡公淡癖何所笑？但笑弋卿坚又勇。自言浪走固无益，远胜闭门亲细冗。摩挲石刻喜不胜，忘却崎岖在冈陇。潞人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种。有人六月访琴材，不为留难仍从臾。悬知蜡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渠手，四座色扬神为竦。他时记籍社中人，流外更须增一董。

萧仲植长史斋修武作。

张颠饮豪倾四座，脱帽狂呼谁敢和？南宗北宗知几人？醉眼纷纷飞鸟过。是公技进不名技，元气淋漓随咳唾。偶然捉笔本无意，自有龙骞并虎卧。当时谁有《战国策》？长史帖云：“借《战国策》可付之。”凡七字。门外雷车忽惊堕。天星无数不知名，色正芒寒才七个。萧郎家世陵谷后，争信空囊蓄奇货。萧斋故事今复举，未怕秋风吹屋破。护持有物世共喜，不独一时为子贺。藏舟夜壑未厌深，堤备有人来倚柁。

送宋省参并寄潞府诸人

茅斋团团蜗壳大，苦被傍人嘲塞破。官豪眼孔十万缗，未与书生供一唾。长衫只办包瘦骨，故纸何缘变奇货？不因三致大耳儿，老雪屯门甘冻卧。国中腐鼠凡几“吓”？玉上青蝇非一个。荆人美璞刖之招，君足幸存仍可贺。云间太行青在眼，上客归来倾四座。因君寄问社中人，前日淡公行复过？

觅神霄道士古铜爵

雷章著土纷朱碧，秋菌春蒲人不识。若非仪狄墓中来，应是杜康祠下得。古人偶得酒之传，摸索饮器流馋涎。巧偷豪夺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钱。

赋泽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研有铭云：“王将军为国开临洮，有司岁馈，可会者六百钜万。其于中国得用者，此研材也。”研作璧水样。

旧闻鹦鹉曾化石，不数鹭鹚能莹刀。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研来临洮。玄云肤寸天下遍，璧水直上文星高。辞翰今谁江夏笔？三钱无用试鸡毛。

赠休粮张炼师

金沙雾散风雨疾，一点黄金铸秋橘。中林宴坐人不知，野鹿衔花蜂课蜜。富儿盘馔罗膻荤，扰扰飞蝇复聚蚊。见说西山好薇蕨，一枝青竹愿随君。

天井关

石磴盘盘积如铁，牛领成创马蹄穴。老天与世不相关，玄圣栖栖此回辙。二十年前走大梁，当时尘土困名场。山头千尺枯松树，又见单车下太行。自笑道涂头白了，依然直北有羊肠。

卷第四

七言古诗

读书山雪中

前年望归归不得，去年中途脚无力。残生何意有今年？突兀家山堕眼前。东家西家百壶酒，主人捧觞客长寿。先生醉袖挽春回，万落千村满花柳。山灵为渠也放颠，世界幻入兜罗。似嫌衣锦太寒乞，别作玉屑妆山川。人言少微照乡井，准备黄云三万顷。何人办作陈莹中？来与先生共炊饼。陈先生贬官后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京师人书云：“南州有何事？今年好雪，明年炊饼大耳。”

题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图

海棠一株春一国，燕燕莺莺作寒食。千古万古开元日，三郎搦管仰面吹，天公大笑嗔不得。宁王天人玉不如，番绰乐句不可无。宫腰不案《羽衣》谱，疾舞底用牧猪奴？风声水声閟清都，梦中令人羡华胥。何时却并宫墙听？恨不将身作李謩。

过晋阳故城书事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水上西山如卧屏，郁郁苍苍三百里。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著唐明村。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冈。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蟾池

老食月饱复吐，天公一目频年瞽。下界新增养蟾户，玉斧谁怜修月苦？郡国蟾池知几所？碧玉清流水仙府。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张颐怒于虎。渠家眉间有黄乳，膏粱大丁正须汝。何人敢与月复仇？疾过池头不容语。向来属私今属官，从今见当好看，爬沙即上青云端。

赠答张教授仲文

秋灯摇摇风拂席，夜闻叹声无处觅。疑作金荃怨曲兰畹辞，元是寒蛩月中泣。世间刺绣多绝巧，石竹殷红土花碧。穷愁入骨死不销，谁与渠侬洗寒乞？东坡胸次丹青国，天孙缲丝天女织。倒凤颠鸾金粟尺，裁断琼绡三万匹。辛郎偷发金锦箱，飞浸海东星斗湿。醉中握手一长嗟，乐府数来今几家？剩借春风染华发，笔头留看五云花。七言长诗，于中独一句九言，韦郎有此例，长吉亦有此例。

高门关

高门关头霜树老，细路千山万山绕。乱余村落不见人，霰雪霏霏暗清晓。莘川百里如掌平，闲田满眼人得耕。山中树蓺亦不恶，谁遣多田知姓名？许李申杨竟何得？只今唯有石滩声。许致忠、杨汤臣、申伯胜、李仲常名宦四家隐卢氏。时以多田推之，乱后俱不知所在矣。

甲辰秋洛阳得黄葵子种之南庵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经所谓阎浮檀金明净柔软令人爱乐者此花可以当之因为赋长韵余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芳蕤邑露娇黄湿，五叠湘裙轻襞积。晨妆午醉一日间，白白红红总狼籍。上阳宫女要头冠，摹写虽工破的难。看来明净复柔软，花中乃有阎浮檀。千里移根洛阳陌，主人不饮谁看客？乞与金杯自倾侧，明年为渠当举白。

马岭

仙人台高鹤飞度，锦绣堂倾去无路。人言马岭差可行，比似黄榆犹坦步。石门木落风飕飕，仆夫衣单往南州。皋落东南三百里，鬓毛衰飓两年秋。予去岁往河南迁奉，亦取黄榆岭路。

云峡并序

君璋启事西凉，占对称首。其还也，行台公以宣和宝石为贶，奇秀温润，信天壤间之尤物。君璋目之曰“云峡”，邀词客赋诗，余亦同作。

石盆清冷贮秋水，水面苍烟飞不起。一堆寒碧几研间，宝气峥嵘插箕尾。中山雪浪空影像，长安鹦鹉犹纨绮。枉著奇章甲乙中，槁项才堪把耕耒。不知天壤此尤物，鬼刻神剜通有几？薰蒸似欲出泉脉，莹滑定应凝石髓。剥裂雯华渍月秋，辛苦诗仙费摹拟。车箱箭筈连西东，仇池百穴窗玲珑。飞堕不嫌灵鹫小，奇探已觉太湖空。故都乔木今如此，梦想熙春百花里。膏血纲船枯九州，亡国愁颜为谁洗？主人天质粹以温，天然与山作知闻。退食从容北窗卧，今古起灭真浮云。仙人王予可赋《石淙》，有“石裂雯华渍月秋”之句。

云岩并序

观州倅武伯英，崞县人。少日举进士，有诗名。其赋《翦烛刀》，有“啼残瘦玉兰心吐，蹴落春红燕尾香”之句，甚为时辈所称。家故饶财，第宅园亭为河东之冠。贮书有万卷楼。嘉花珍果，悉自他州移植。为人多伎巧，山水杂画，斫琴和墨，皆极其工。尝得宣和湖石一，窾窍穿漏，殆若神劖鬼凿。炷香其下，则烟气四起，散布槃水上，浓澹霏拂，有烟江叠嶂之韵。吾乡衣冠家，法书名画，及藏书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独恃宝石以擅奇汾晋间耳。兴定末，伯英殁于关中，杨户部叔玉购石得之。壬辰围城中以示余，且命作诗。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来东平，过圣与张君之新轩，而此石在焉。圣与名之曰“云岩”。余问石所从来，圣与言夏津王帅得之汴梁泥涂中，而以见贻。余因叹一物之微，经历世变，迁徙南北，乃复为好事者之所宝玩，似不偶然。乃为诗道其故。圣与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内，其才情风调，不减前世贺东山、晏叔原，故卒章以萧闲明秀峰故事属之。

壶中九华玉孱颜，紫烟著水往复还。小窗虚明澹相对，不数汉宫铜博山。会稽禹穴深无底，宝石偷来定山鬼。一堆寒碧殊不凡，满谷春云更堪喜。阿欣秀发见眉宇，小杜才情沦骨髓。摩挲不作几上看，缭白纡青便千里。浑沌日凿余空嵌，漏天蒸湿绕风岚。世外元无种香国，海内真有补陀岩。观州爱玩频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祓，民部平生几薰沐。藏舟夜壑未厌深，竟作新轩坐中物。一天星月入金尊，翠射娉婷自有人。只欠宣和郑先觉，为君留写五湖真。

刘远笔

老叟兔力能举玉杵，文阵挽强犹百钧。惜哉变化太狡狯，向也褐衣今虎文。宣城诸葛寂无闻，前后两刘新册勋。谢郎神锋恨太隽，虽然岂不超人群？三钱鸡毛吐皇坟，尖奴定能张吾军。何时酌我百壶酒，为汝醉草垂天云。狡狯变化，事见《麻姑传》。

赠周良老

于公断狱多平反，高门大车在乃孙。我居聊城欲二载，喜见周叟醇而温。十年大理书上考，宜有阳报如于门。大儿书来问安否？兵饥不死天所存。郑孙毛骨殊秀发，宝气郁郁含朝暾。机声呕哑聒朝昏，种瓠五石当酒尊。是翁福禄知未艾，昆弟和乐连株根。白发阿兄应念我，南云寂寞赋《招魂》。

鸿沟同钦叔赋

刘郎著手乾坤了，未害与渠分九州。夸儿衣绣自楚楚，作计岂复西鸿沟？雌雄自决已无策，尺寸必争唯上流。韩生已死言犹在，千载令人笑沐猴。

雪中自洛阳还嵩山

道人薄有尘外缘，迫入尘埃私自怜。三十六峰一茅屋，梦里西家掠社钱。津津喜色见眉宇，峨峨青城当眼前。蹇驴径入风烟去，恰是梅花欲雪天。

祖唐臣愚庵

小智胠箧盗所羞，大智移国鬼与仇。浮生匹绢两盂粥，心计扰扰知何求？青州荆州兔三窟，古人今人貉一丘。唤起罗池柳夫子，与君同醉訾家洲。

过井陉

北山亭亭如驿堠，南山眈眈虎翘首。土门东头望井陉，汉家风云自奔走。市人岂识英雄材？金鼓一朝天上来。此山行人万万古，几不磨灭随蒿莱。白鹿祠前一杯水，苍颜聊为洗尘埃。

北岳

太茂维岳古帝孙，太朴未散真巧存。乾坤自有灵境在，地位岂合他山尊？中原旌旗白日暗，上阶楼观苍烟屯。谁能借我两黄鹄？长袖一拂玄都门。

天涯山

九州上游推大卤，独恨山形颇椎鲁。天涯一峰今日看，快似昂头出环堵。何年气母此融结？鬼凿神镬未奇古。八窗玲珑透朝日，洞穴惨澹藏雷雨。苔花锦石粲可喜，乞与云烟相媚妩。半空掷下金芙蕖，想得飞来自玄圃。传闻绝顶更灵异，云是清都群玉府。五云飞步吾未能，风袂泠泠已轻举。东州死爱华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数？敬亭不著谢宣城，断岸何缘比天姥。酒船何时朝复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倒卷滹沱浣尘土。唤起山灵捶石鼓，汉女湘妃出歌舞。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山有石鼓神祠。

智仲可月下弹琴图

莫春舞雩鼓瑟希，琴语解吐胸中奇。谁言手挥七弦易？大笑虎头真绝痴。北风萧萧路何永，流波汤汤君自知。三尺丝桐尽堪老，儿童休讶鹤书迟。

常山姝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笔意开廓有成人之量喜为赋诗使洛诵之

大儿小儿舞商羊，东家西家捉迷藏。牙牙作群雁雁行，是中乃有常山郎。常山娇娇可怜虫，四岁未有三岁强。黑鹰破壳自神骏，黄犊放脚须跳梁。只知见纸即涂抹，谁谓转腕能低昂？渠家两公破天荒，刘辉梦灵果专场。荣乡亭中诗版在，岐山名字香山香。此郎晚出西枢房，虎穴虎子不可当。天惊地怪见落笔，便合抱送中书堂。文星煌煌照燕南，青青子衿满恒阳。教官连被凤尾诺，瑞物多生金粟冈。儿曹变化不作难，何必二十始乖张？明年作字一丈大，常有棱角垂光芒。回头却看元叔纲，鼻涕过口尺许长。常山、白寓斋第三子。叔纲、遗山之季子也。

赠利州侯神童生十四月识字，予见时生二十一月，识字无算。

牙牙点妆杏蕾红，阿兄抱之来学宫。今春学语语未正，已能见书识名姓。随指随读无数重，多生想曾文字中。极知之无不足讶，更恐洛诵难为功。土中松粒龙爪脱，万牛丘山起毫末。君不见黄金宝鼎翡翠青，未要春官许衣钵。人间失却麻神童，明星煌煌出苍龙。只知江陵图籍尽一火，谁谓死草生华风？遗山老子未老在，见汝吐焰如长虹。儿字金鼎。

奚官牧马图

曹韩画样出中秘，燕市死骨空千金。息轩笔底真龙出，凡马一空无古今。安闲自与人意熟，潇洒更觉天机深。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

紫微刘丈山水为济川赋

画家李范真勍敌，方外只今谁第一？自非刘宗祭酒阜昌孙，未信仙翁轻落笔。长洲远浦各清泠，万顷风烟一草亭。千章古木散岩谷，鹤发松姿余典刑。纸尾不须题姓字，人人知是老人星。

王右丞雪霁捕鱼图

江云滉滉阴晴半，沙雪离离点江岸。画中不信有天机？细向树林枯处看！渔浦移家愧未能，扁舟萧散亦何曾？白头岁月黄尘底，笑杀高人王右丞。

跋酒门限邵和卿醉归图邵伯禄之父。

邵翁头白甫三十，高吟大醉无虚日。风流若似靖南湖，每恨闻名不相识。太平村落自由身，童稚扶携意更真。醉归图上见颜色，喜溢眉宇犹津津。好著蹇驴驮我去，与君同醉杏园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题张彦宝陵川西溪图

松林萧萧映灵宇，烁石流金不知暑。太平散人江表来，自讶清凉造仙府。不到西溪四十年，溪光林影想依然。当时膝上王文度，五字诗成众口传。忽见画图疑是梦，而今尘土浣华颠。本“送”字，今改作“浣”字。陵川在太行之颠，盖天壤间清凉境界也。江淮太平散人，题诗东庙，自谓已造仙府。恨居民不知其乐耳，此县先君于旧治，宴游西溪，仆以童子侍焉。彦宝出此图求赋诗，感今怀昔，为之怆然，故篇中有及。癸丑十一月三日题。

汝州倅韩君德华其十二世祖相辽封鲁公故名其伯男子曰鲁王父命氏古盖有之余过其家命鲁出拜谓余言鲁名矣而未有字敢以为请余字之世公德华曰愿终教之乃申之以辞

昌黎诸韩散卢龙，鲁公相辽开邑封。雁行先后六侍中，大参高文纪神功。龟石穹窿与天终，百年故家余素风。汝州有子今成童，考古制名考筮从。贵以道义饬汝躬，良璞不治凡石同。贞而绝俗孰子容，济质以文介而通。顾虽宗起其起宗，鲁也不惭袁氏公。

壬子冬至新轩张兄圣与求为儿子阿平制名余名之曰琥以仲耽字之小字明复有善祷之义焉诗不工当令阿耽洒落诵之

阿平玉雪绝可怜，皎如鹤雏下青田。呼来拜客挽不前，啼声如闻《过秦》篇。陈王入门汉韦贤，新轩文笔尤翩翩。大招挂壁谁使然？我知一经会有传。玄默之冬客须城，问平之年才五龄。乃公为儿求制名，儿名从“虎”“玉”与并，“仲耽”为字以字行。佛书旧说无空青，岂知空青今有形。紫公紫公还我明，看儿著脚青云平。

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先得楚字韵

瑶光楼前按歌舞，桂树秋香月三五。白头谁解记开元？四海欢声沸箫鼓。两都秋色皆乔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天上亦有别离情，可是田郎心独苦。承平旧物《霓裳谱》，宝气晖晖映千古。银桥望极竟不归，灭没燕鸿下平楚。

送崔梦臣北上并序

子真抱关，买臣负薪，朝奏暮召，名动搢绅，此有志之士所以自奋于昌辰者邪？梦臣崔卿，玉树清姿，土门华胄。成童授学，与鸡俱兴。肆笔成书，倚马可待。虽泌水之洋洋堪乐，舜门之穆穆方开。惜岁月之虚捐，欲云霄之坐致。遇顺风而纵大壑，其孰御之？登金马而上玉堂，在此行矣！诗以劝驾，序宁阙乎？癸丑二月望日，新兴元某序。

并州书郎年少客，细马金鞭日三百。生平意气凌青云，未怕天山雪花白。西园此日盛徐陈，凤阁鸾台气象新。由来草创资润色，况复天造须经纶？他日南归吾未老，与君同醉晋溪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送王彦华

中朝名胜龙山冀，喜色门阑得佳婿。一朝天府效驱驰，万里青云在平地。金粟冈头俊造多，莫从人品问如何。迂斋受学青衿日，殷重遗山为拊摩。东国人伦吾岂敢？只凭月旦决巍科。

李成之王彦华赵孝先以提学命见饷佳酒且求制名辄以诗记之

子云寂寞将谁亲？延之粗豪意自真。君家公婿两冰玉，酒味自合清而醇。云腴俗士无风神，红珠女儿茜裙新。一杯香绝韵亦绝，只今惟有酴醾春。

刘时举节制云南

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极。幽并豪侠喜功名，咄嗟顾盼风云生。今年肘后印如斗，过眼已觉乌蛮平。《谕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铜柱有新名。

赠张润之

许年不唱龙津第，人物尤难到衰世。明堂他日要梗楠，造物也须论蚤计。晋人禀赋例真淳，儿能读书知养亲。遗山门客富儒雅，绿发张郎名姓新。莫道琴工有师法，海山深绝解移人。润之资甚美，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他日学业有成，老夫当以风鉴自负矣。

许道宁寒溪古木图为翟器之赋。

道人醉袖蟠蛟龙，扫出古木牙须雄，开卷飘飘来阴风。翟卿论画凡马空，能知画与诗同宗，解衣盘礴非众工。遗山笔头有关同，意匠已在风云中，留待他日不匆匆。

送张书记子益从严相北上并序

子益省郎，观国之光，从公于迈。扬雄词赋，良借力于吹嘘；邓禹功名，本无心于禄仕。诗以送别，亦以趣其归云。

故家人物饶奇俊，耸壑昂霄今已信。康侯昼接拜宠光，百里自应沾海润。六月貂裘风雪深，天河天驷日骎骎。莫把声华动台阁，东方书檄要陈琳。

赠别孙德谦

津桥垂杨雪花白，挽断春衫苦留客。西湖一雨春意浓，绝似铜驼洛阳陌。湖亭轰醉卧春风，到手金杯不放空。鹊山一带伤心碧，羡杀孙郎马首东。

汾亭古意图

尧民羲皇去未远，日作日息天机全。杜侯袖里姑汾笔，办与南华谈窅然。废兴知经几今昔？淳朴别有一山川。白云亭上秋风客，不比仙翁甲子年。元祐以来郭熙、明昌泰和间张公佐，皆年过八十，而以山水擅名。今云中杜丈莘老，与张郭年相若，而画品不下古人。为侯广道作《汾亭古意》横披，洒然有尘外意。为题四韵其后。神仙张果，生帝尧甲子年，诗家亦传习用之，故末句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

太原赠张彦远

并州城边十月末，清霜棱棱风入骨。因君夜话吴江春，酒光潋滟金杯滑。闲闲骑鲸去灭没，当年爱君俊于鹘。平生我亦识翁人，惆怅流年如电抹。官家新筑文昌台，苍生不忧堕颠厓。眼看东阁奇士满，如君岂得藏蒿莱？晨鸡未鸣子当发，明星煌煌大于月，野夫一笑冠缨绝。

换得云台帖喜而赋诗

周官武臣奉朝请，剑佩束缚非天真。世间曾有《华陀帖》，神物已化延平津。米狂雄笔照万古，北宗草书才九人。今日《云台》见遗墨，黄金牢锁玉麒麟。

鹿泉新居二十四韵

土门西边井陉渡，野日荒荒下汀树。榆关石岭都几程？客梦往往迷归路。尘埃风雨半生过，尽著筋骸支世故。宁州假馆又两年，未保东来不西去。山城百家家有山，觌面呈山谁一顾？卖书买得吕氏园，不谓全山举相付。北崖老作土灰色，拥肿形模一夸父。娟娟正有小峨嵋，却立不容亲杖屨。就中抱犊尤峭拔，望见韩山即攀附。韩王砦头四望阔，全赵米如才数聚。眼中麾盖天上来，泜水鼓旗纷偃仆。汉家威灵万万古，石子连冈犹虎距。夏秋众壑会鹿泉，浩浩湍声泻余怒。西南诸峰不知数，荡海鲲鱼尻背露。霏烟空翠有无中，百态阴晴变朝暮。灵岩龙泉曾一到，独欠封龙展衰步。学仙不爱徐童花，李相书龛心所慕。生平怀抱向山尽，老气崔嵬如有助。岩居枯寂朝市喧，喧寂两间差有趣。得行固愿留不恶，流坎且当随所遇。何曾万钱何用许？方丈有山容下筯。管城初无食肉相，黄帽非供折腰具。明年高筑野史亭，天已安排看山处。多惭不及谢宣城，标出敬亭天一柱。一本：“尚惭不及谢宣城，标出敬亭天一柱”，在“方丈有山容下筯”之下。

过刘子中新居

郓州城隅两茅屋，市声喧喧自幽独。春风吹尽山杏花，只有青青一丛竹。先生爱画如惜玉，练鹊翔鸾余百轴。大儿踉锵挟书归，土锉疏烟才一粥。微官枉负半生闲，也著区区簿领间。何时却与溪南老，紫盖山前共往还？子中旧与溪南诗老辛敬之游，故有下句。

东湖次及之韵

西山山头山月白，倒影涟漪舞寒碧。竹溪花岛要君诗，醉墨几番枯研滴。东湖佳处诗已尽，矫首不知川路隔。当年韩贾文章伯，物色分留到佳客。此州何必减苏州？频有诗人来列职。一时人境偶相值，万古风流余此席。三堂风月今犹昔，拟拂尘缨问投迹。因君寄谢使君公，却恐他年厌求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赠郝万户

阿卿袖中五色笔，弦声裂石雷破壁。绣衣千骑东方来，俊气峥嵘蜀山碧。诗书义府无古今，祭遵军中亦歌吟。密侯勋业君自识，计算不数韩淮阴。莫看仁柔行儒雅，朱轮画毂见天心。邓禹封高密侯。

王学士熊岳图

洗参池水甜于蜜，玉堂仙翁发如漆。膝前文度更风流，尽卷风流入诗笔。长松手种欲摩天，海岳楼空落照边。古来说有辽东鹤，仙语星星谁为传？五百年间异人出，却将锦绣裹山川。

赠史子桓寻亲之行

七十老亲头雪白，满意晨昏慰颜色。兵尘浭洞君不忧，万里天心不相隔。八月秋霖九月霜，破帽北风官路长。瓜田故侯贫且病，爰莫助之徒自伤。后日书来闻吉语，通家犹得似南阳。

卷第五

杂言

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

去岁君远游，今年客它州。青天万古一明月，只与行人生暮愁。问君游何许？情多地遐兮遍处处。金鞭断折骐骥死，万里长鸿思一举。忆初识子梁王台，清风入座无纤埃。华狱峰尖见秋隼，金眸玉爪不凡材。西园日晴花满烟，五云楼阁三山巅。玉树瑶林照春色，青钱白璧买芳年。三年一梦南阳道，汴水迢迢入秋草。拏云心事人不知，千首新诗怨枯槁。破屋仰见星，疏衾风露清。匣中有长剑，为君鸣不平。泥途久辱思一濯，去去举足皆清泠。邓州大帅材望雄，爱客不减奇章公。军中宴酣笳鼓竞，银烛吐焰如长虹。幕中多士君又往，谈笑已觉南夷空。东州春回十月后，梅华分香入春酒。平生得意钦与京，青眼高歌望君久。浙江南下青沄沄，石门细路苍烟屯。五松平头白日静，千山万山如乱云。菊源不逐时事改，芝岭自与商颜邻。他日相思一回首，渔舟时问武陵人。钦，谓钦叔；京、即京父也。乐天书以微之为微。

此日不足惜

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无。颇怪昌黎公，亦复为世儒。天生至神物，与人作华胥。一酌舌本强，二酌燥吻濡，三酌动高兴，四酌色敷腴。连五六酌，枯肠润如酥。眼花耳热后，万物寄一壶。十酌未渠央，百觚亦奚拘？人生一世间，忽若过隙驹。有酒不解饮，问君谁与娱？君不见东家骑鲸李，胆满六尺躯。万言黄石策，八阵夔州图。酒酣起舞不称意，长吁青云指夷吾。又不见西家紫髯郎，老气雄万夫。狂歌饮燕市，击筑声呜呜。倚天长剑插少室，颇欲四海皆东湖。鹰扬虎视今焉如？河山永隔黄公垆。衔杯直待秋井塌，青苔白骨怜君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年觅计生白须，扪参历井无危途。荣不满睫良区

区，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高吟大醉穷朝哺！余名安得润枯骨？四十岂不知头颅？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无。太虚为室月为烛，醉倒不用春风扶。

送希颜赴召西台兼简李汾长源

昨日游崧丘，今日西台行。劳生好梦亦太少，枕中马嘶车铎鸣。山林之乐无亏成，胡为解兰缚尘缨？苍生望君须一起，我知无地逃功名。关中得君作金城，气象已觉西山平。诸人谁出仲卿右？一座想为相如倾。风华浩荡春冥冥，马头仙掌遥相迎。长安市上见李白，为我一醉秦东亭。

嵩山玉镜

玉镜见何许？今旦东山陲。积雨洗昏霾，旭日发光辉。光辉夺人目，滟滟如动移。初如秋月圆，渐如曙星微。曙星不能久，并与晨露晞。此镜何从来？造化秘莫窥。山精或宝气，恍惚令人疑。谁为问岳只：山川英秀会有归？不能生申与甫瑞王国，万丈光芒徒尔为！

虎害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为群。目光如电声如雷，倚荡起伏山之垠。百人一饱不留骨，败衣坠絮徒纷纷。空谷绝樵声，长路无行尘。呀呀垂涎口，眈眈阚城闉。天地岂不仁？社公岂不神？哀哀太山妇，叫断秋空云。可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世上无复裴将军，北平太守今何人！

饮酒

江南秋泉云液浓，辽东抹利玉汁镕。椰瓢朝倾荔支绿，螺杯暮卷珍珠红。此酒谁所留？今日乃汝逢！仙人一丸药，洗我芥蒂胸。金沙一散风雨疾，世事尽与浮云空。东家刘伯伦，西家王无功。醉乡日月万万古，眼中扰扰谁为雄？人会有归尽，饮不饮所同。所恨独醒人，百年枯槁中。独醒恨未通，独醉恨未公。安得清江变醇酎？尽回天地入春风！

送高信卿

高卿去岁山中居，橡朝栗暮分猿狙。今年移家入城市，甑中生尘釜生鱼。文穷智亦穷，五鬼更啸呼。乃翁延客著上座，两儿已复遭揶揄。三冬兔园册，牧竖叫语粗。湿薪烟满眼，破砚冰生须。卖符与行药，不养堂堂躯。无衣思南州，千里走单车。我尝相夫君，不是山泽臞。十八学击剑，二十了《阴符》。平生结友王与李，袖中颇有《鱼丽图》。文武志胆谁不如？不能拔剑斫蛟鳄，亦当赤手降于菟！胡为坚坐守寒饥，坐令儿女悲穷途？万事糊涂酒一壶，别时聊为鼓咙胡。中原麟凤今如此，莫道皇家结网疏！

寄赵宜之赵时在卢氏。

大城满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怜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煮弩。北人南来向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共说莘川今乐土。莘川三月春事忙，布谷劝耕鸠唤雨。旧闻抱犊山，摩云出苍棱。长林绝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煮橡当果谷，煎术甘饴饧。此物足以度荒岁，况有麋鹿可射鱼可罾。自我来嵩前，旱干岁相仍。耕田食不足，又复违亲朋。三年西去心，笼禽念飞腾。一瓶一钵百无累，恨我不如云水僧。崧山几来层？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洛阳一昔秋风起，羡煞吴中张季鹰。

段志坚画龙为刘邓州赋

猪龙可豢亦可屠，世人画蛇复画鱼。天飞忽入阿坚笔，始觉众史欺庸愚。腥风万里来，白浪横江湖。一麾走海若，再顾失天吴。浩荡明河翻，尾鬣惨不濡。只愁纸上出雷火，抟控大千如此珠。天生神物与化俱，灭没变见何所无！逆鳞自古不受触，乃今缩头随卷舒。怪得堂堂髯御史，平生长有雨随车。

送诗人秦略简夫归苏坟别业

三月不见君，渴心欲生尘。论文一樽酒，雅道谁当陈？昨朝见君“临水”句，乃知抽青配白非诗人。南山明月北山云，恨君不作由东邻。击鲜为具非无好事者，天随杞菊年年新。石田茅屋连苏坟，两儿力耕足养亲。君诗或者昌晚节，不应道路长逡逡。白发刁骚一幅巾，丰年乡社乐闲身。蹇驴驼入醉乡去，袖中知有眉山春。

纪子正杏园燕集甲午岁。

纪翁种杏城西垠，千株万株红艳新。今年寒食好天色，晓气郁郁含芳津。天公自爱此花好，朝薰暮染烦花神。融霞晕雪一倾倒，非烟非雾非卿云。未开何所似？乳儿粉妆深绛唇。能啼能笑痴复騃，画出百子元非真。半开何所似？里中处女东家邻。阳和入骨春思动，欲语不语时轻颦。就中烂漫尤更好，五家合队虢与秦。曲江江头看车马，十里罗绮争红尘。阳平一邑多诗豪，主人买酒邀众宾。花时此游有成约，恨少杨子张吾军。落花著衣红缤纷，四座惨澹伤精魂。花开花落十日耳，对花不饮花应嗔。爱花常苦得花晚，争教行乐无闲身？芳苞一破不更合，且看锦树烘残春。

送李参军北上

五日过居庸，十日渡桑干。受降城北几千里，出塞入塞沙漫漫。古来丈夫泪，不洒别离间，今朝送君行，清涕留余潸。生女莫作王明君，一去紫台空佩环。生男莫作班定远，万里驰书望玉关。我知骥子堕地无齐燕，我知鸿鹄意气青云端。草间尺鷃亦自乐，扶摇直上何劳抟？一衣敝缊袍，一饭苜蓿盘。岁时寿翁媪，团栾有余欢。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彩衣起舞春斓斑？去年雒阳人，今年指天山。地远马鞮破，霜重貂裘寒。朔风浩浩来，客子惨在颜。扼胡岭上一回首，未必君心如石顽。君不见，桓山乌，乳哺不得须臾闲，众雏一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散，孤雌回顾声悲酸。寒雁来时八九月，白头阿母望君还。

王黄华墨竹为郭辅之赋。

古来画竹尊右丞，车坡敛袂不敢评。开元石本出摹写，燕市骏骨留空名。亦有文湖州，画意不画形。一为坡所赏，四海知有筼筜亭。深衣幅巾老明经，老死不敢言纵横。岂知辽江一派最后出，运斤成风刃发硎。雪溪仙人诗骨清，画笔尚余诗典刑。月中看竹写秋影，清镜平明白发生。娟娟略似《萱草咏》，落落不减《丛台行》。千枝万叶何许来？但见醉帖字欹倾。君不见忠恕大篆草书法，赵生怒虎噀墨成。至人技进不名技，游戏亦复通真灵。百年文章公主盟，屏山见之踧且擎。声光旧塞天壤破，议论今著儿曹轻。有物于此鸣不平，悲耶啸耶谁汝令！只恐破窗风雨夜，怒随雷电上青冥！

泛舟大明湖待杜子不至。

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苍烟收不起。山从阳丘西来青一湾，天公掷下半玉环。大明湖上一杯酒，昨日绣江眉睫间。晚凉一桌车城渡，水暗荷深若无路。江妃不惜水芝香，狼藉秋风与秋露。兰襟郁郁散芳泽，罗袜盈盈见微步。《晚晴》一赋画不成，枉著风标夸白鹭。我时骖鸾追散仙，但见金支翠蕤相后先。眼花耳热不称意，高唱吴歌叩两舷。唤取樊川摇醉笔，风流聊与付他年。

九月七日梦中作诗续以末后二句

桃花红深李花白，昨日成团今日折。歌声满耳何处来？杨柳青旗洛阳陌。拊君背、握君手，朝钟暮鼓无了期，世事于人竟何有？青青镜中发，忽忽成白首。六国印，何如负郭二顷田？千载名，不及即时一杯酒！

赋邢州鹊山

去时唐山道，望望鹊山背。今朝西北看，奇秀益可爱。苍茫失层叠，解驳见萦带。浮云自来去，尽巧宁变坏。吴妆入小笔，隐隐拂残黛。城隅静女人不知，拥髻低颦如有待。太行横截九州半，一掩一重俱有态。只知天平六峰天下稀，此山东来亦闲在。烟埋雨没今几时？殆天所藏予发之！郭熙未足语平远，摹写谁有韦郎诗。

送王亚夫举家归许昌

一日两食藜藿葵，三冬一褐骭与齐。监河贷粟困欲死，望望江水湔尘泥。故书一束手自携，汴儿跳梁翠女啼。出门疾走勿反顾，正恐五鬼从之西。马中岂是无龙媒？世人徒知牝牡黄与骊！只如黄金络头亦不恶，谁谓茅索能相羁？天公醉著百不问，汝偶而偶奇而奇。前途兀兀黑于漆，昨日把笏今扶犁。乃知世间倚伏不可料，井底容有青云梯！春风两淮多鼓鼙，军中少年舞荒鸡。因君南望一大笑，落日澹澹青山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涌金亭示同游诸君

太行元气老不死，上与左界分山河。有如巨鳌昂头西入海，突兀已过余坡陀。我从汾晋来，山之面目腹背皆经过。济源盘谷非不佳，烟景独觉苏门多。涌金亭下百泉水，海眼万古留山阿。觱沸泺水源，渊沦晋溪波。云雷涌鬼物，窟宅深蛟鼍。水妃簸弄明月玑，地藏发泄天不诃。平湖油油碧于酒，云锦十里翻风荷。我来适与风雨会，世界三日漫兜罗。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长哦。今朝一扫众峰出，千鬟万髻高峨峨。空青断石壁，微茫散烟螺。山阳十月未摇落，翠蓧云旆相荡摩。云烟故为出浓淡，鱼鸟似欲留婆娑。石间仙人迹，石烂迹不磨。仙人去不返，六龙忽蹉跎。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孙公和。长安城头乌尾讹，并州少年夜枕戈。举杯为问谢安石，苍生今亦如卿何？元子乐矣君其歌。烟螺旧作烟萝，依石本改

南冠行癸巳秋为曹得一作

南冠累累渡河关，毕逋头白乃得还。荒城雨多秋气重，颓垣败屋深茅菅。漫漫长夜浩歌起，清涕晓枕留余潸。曹侯少年出纨绮，高门大屋垂杨里。诸房三十侍中郎，独守残编北窗底。王孙上客生光辉，竹花不实鹓鶵饥。丝桐切切解人语，海云唤得青鸾飞。梁园三月花如雾，临锦芳华朝复暮。阿京风调阿钦才，晕碧裁红须小杜。长安张敞号眉妩。吴中周郎知曲误。香生春动一诗成，瑞露灵芝满窗户。鱼龙吹浪三山没，万里西风入华发。无人重典鹔鹴裘，展转空床卧秋月。宝镜埋寒灰，郁郁万古不可开。龙剑出地底，青天白日驱云雷。层冰千里不可留，离魂楚些招归来。生不愿朝入省、暮入台，愿与竹林嵇阮同举杯。郎食猩猩唇，妾食鲤鱼尾，不如孟光案头一杯水。黄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间愁？撑霆裂月不称意，更与倒翻鹦鹉洲。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

醉后走笔

建茶三碗冰雪香，《离骚》《九歌》日月光。腰金更骑扬州鹤，隽永不羡大官羊。短镫檠子移近床，秋风吹帘月转廊。一歌再歌魂魄动，入眼渺渺横沅湘。湘妃渐远望不及，金支翠蓧澹飞飏。渔父话独醒，孺子歌《沧浪》。山鬼独一脚，拊掌笑我旁。湘累归来吊故国，遗台老树山苍苍。掩书一太息，夜如何其夜未央。东家女儿绣罗裳，银瓶泻酒劝客尝。一酌均跖颜，再酌齐彭殇。宇宙不今古，气节无阴阳。少年避酒不肯吃，跬步乃有无何乡。爱茶爱书死不彻，乃以冰炭贮我肠，世间唯有麴生风味不可忘。南湖先生雪景乘骡图并引

南湖先生，原武人。年二十许时，曾以乡赋两魁郑州。然其资倜傥，所以自望者甚高，终不乐为举子计，即弃去，学击刺。当正隆征南，颇欲驰逐戎行间。既而大定诏书下，兵各罢归，先生抱利器而无所试，乃浮湛里社，以诗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娱。买田南湖之上，筑亭种树，徜徉乎其间，尽置家事，日与宾客酣饮，歌管槩，穷日夕不少休。家故饶财，又好施予，其赴人之急，犹疾痛之在己，故人尤以此归之。所与游如临洺王逸宾、游宗之、大定刘之昂，其人皆天下名士。至论人物，必曰：“靖达卿，今日之奇男子也。”先生生于天会初，历大定、明昌、泰和，优游于太平和乐之世者五十年。大安兵兴，乃下世。平生喜作诗，乐府尤有蕴藉，观《西子弃瓢》诗可见也。髻鬟萧飒苎罗秋，千古香溪水自流。吴越兵争竟何得，风流轮与五湖舟。尝雪中骑青骡，行京水道中、作长诗，卒章有“安得西都画史吮笔出新意？写作南湖老子雪景乘骡图”之句。其子文炜，北渡后，来东平，始以先生之意，追画此图，求仆赋诗。文炜质直好义，读书作文，有声时辈中。观其子，可以想见先生之为人。故为道其事，并以致怀贤之思。

大河茫茫白连空，寒云迢迢度南鸿。汴梁高楼管弦里，成皋行人西北风。北风吹雪来，飘瞥卷孤蓬。异色变惨澹，元气开洪蒙。襄阳潮阳诗境在，掇拾物色真难工。青骡谁此游？望见知是南湖翁。南湖翁，少日肮脏今龙钟，犹能吐气万丈如长虹。闭门兀坐意不惬，要看银海翻鱼龙。宝华世界琼瑶宫，江山随翁入清雄。诗成仰天一大笑，飞花落絮春蒙蒙。郁郁梁宋郊，翁家出强宗。许与必豪右，收入等侯封。翁年十八九，弄笔学雕虫。叠取两解魁，隐隐何隆隆！一旦拂衣去，学剑事猿公。正隆适南征，匹马走从戎。墨丸磨盾鼻，意与江流东。紫微出东方，淮海亦来同。都将书与剑，田间就春农。仕宦不作邴曼容，醉乡自爱王无功。爰居从渠致钟鼓，野鹤岂合栖樊笼？南湖烟景多，鱼鸟亦从容。亦有两小船，纶竿插船篷。高亭出秀樾，窗户连青红。清飙随睡舆，暝色赴吟笻。门前车马来，日酿日不供。但苦佳客少，焉知清兴终？看翁《弃瓢诗》，调戏鸥夷老子如儿童。雄吞已觉云梦小，寒缩宁作书生穷。当年我得奉谈笑，昼夜肯放清樽空？东家西家不相从，南海北海不相逢。风流耆旧今谁似？惆怅相看是画中！

癸卯岁杏花

南州景气暖，杏花见红梅。读书山前二月尾，向阳杏花全未开。待开竟不开，怕寒贪睡嗔人催。爱花被花恼不彻，一日绕树空千回。牙牙娇语山樱破，稠闹成团稀作颗。小蕾从教绛蜡封，繁枝未要晴云裹。两月不举酒，半岁不作诗。更教古铜瓶子无一枝，绿阴青子长相思。今年闰年好寒节，花开不妨迟一月。“留船买鱼作寒节”，宋方舟先生李知几语。

题刘紫微尧民野醉图

苍苔浊酒同歌呼，白须红颊醉相扶。尧时皇质未全散，不论朝野皆欢虞。望云云非云，就日日非日。先秦迂儒强解事，极口誉尧初未识。尧民与酒同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此外更谁为帝力。仙老曾经甲子年，戏将陈迹画中传。山川淳朴忽当眼，回望康衢一慨然。不见只今汾水上，田翁鞭背出租钱。尧甲子年，仙人张果事。

赠答赵仁甫仁甫名复云梦人江表奇士也

我友高御史，爱君旷以真。昨朝识君面，所见胜所闻。江国辞客多，玉骨无泥尘。轩昂见野鹤，过眼无鸡群。想君夜醉浔阳时，明月对影成三人。散著紫绮裘，草裹乌纱巾。浩歌鱼龙舞，水伯不敢嗔。何意醉梦间，失脚堕燕秦？万世一旦暮，万里犹比邻。世无鲁连子，黑头万蚁徒纷纷。君居南海我北海，握手一杯情更亲。老来诗笔不复神，因君两诗发兴新。都门回首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

下黄榆岭

北厓玄武暮，黕黑如积铁。东厓劫火余，绚烂开锦缬。就中岭头一峰凸朴奇，剩费寒云几千叠。摩围可望不可到，青壁无梯猿叫绝。林烟日射彩翠新，跬步疑有黄金阙。画工胸次墨汁满，那得冰壶贮秋月。直须潮阳老笔回万牛，露顶张颠挥醉帖。石门细路无涧泉，行人饥渴挽不前。辛苦黄榆三十里，岂知却有看山缘！

驱猪行黄台张氏庄作。

沿山莳苗多费力，办与豪猪作粮食。草庵架空寻丈高，击板摇铃闹终夕。孤犬无猛噬，长箭不暗射。田夫睡中时叫号，不似驱猪似称屈。放教田鼠大于兔，任使飞蝗半天黑。害田争合到渠边？可是山中无橡术？长牙短喙食不休，过处一抹无禾头。天明陇亩见狼藉，妇子相看空泪流。旱干水溢年年日，会计收成才什一。资身百备粟豆中，儋石都能几钱直？儿童食糜须爱惜，此物群猪口中得，县吏即来销税籍。

啸台感遇

裴回五岩上，浩歌弥激烈。望望蟾房翁，倒影乍明灭。地古足灵异，祠废余像设。子规夜啼山竹裂，老鹤乱踏枯松折。啸台音响杳不闻，荡荡青天一明月。荒山破瓦色，十步九洼叠，水泉出沮洳，一线仅不绝。翁乎何意留此居，可是他山无地穴？大道既下衰，日凿聪明开，玉从圭璋毁，木以青黄灾。天和散不留，去浪无东回。咄咄此老苍，肮脏仰怪魁。尧年生甲子，含德如未孩。标枝野鹿致足乐，火食屋居良所哀。史笔亦厚诬，何曾校计识与材！缠身正有一丈发，直以何物观形骸？大笑黄冠师金丹，羽化之说何从来？岂知大人先生独立万物表，太古元气同胚胎！不见今日孙公和，横绝四海隘九垓，嵇康养生安在哉！

水帘记异癸卯九月四日，同杜仲梁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华绝境探未穷，道人曾约山樱红。镜台悬流不易得，世俗名取香炉峰。七年长路今一到，刺鲠欲满平生胸。岂知旱久泉脉绝，快意一濯无由供。神明自足还旧观，涌浪争敢徼灵通。何因狡狯出变化，胜概转盼增清雄。天孙机丝拂夜月，佛界珠网摇秋风。称奇叫绝喜欲舞，恨不百绕青芙蓉。银桥清凉颠，玉镜崧丘东。世外果无物，邂逅乃一逢。书生眼孔塞易破，勺水已复夸神功。东坡拊掌应大笑，不见蛰窟鞭鱼龙。

徂谷圣镫九月五日作。

金门寺前山突起，井底宝岩三十里。旧闻圣灯在山上，紫微侍郎宜不妄。山空月黑无人声，林间宿鸟时一鸣。游人烧香仰天立，不觉紫烟峰头一灯出。一灯一灯续一灯，山僧失喜见未曾。金绳脱串珠散迸，玉丸走柈光不定。飞行起伏谁控抟？华丽清圆自殊胜。北荒烛龙开晦冥，南极入地多异星。岂知心光毫相有真遇，物外恍惚终难凭。腐儒心魄为动荡，再拜中庭谢灵贶。何曾办作刘更生，下照乃辱春藜杖。昨朝黄华瀑流神所怜，今朝金门佛灯佛作缘。纷纷世议何足道？尽付马耳春风前。

食榆荚

露葵滑寒羊蕨膻，春榆作荚绝可怜。榆令人瞑何暇计，田舍年例须浓煎。箫声吹暖卖饧天，家人钻火分青烟。长钩矮蓝走童稚，顷刻绿萍堆满前。炊饭云子白，剪韭青玉圆。一杯香美荐新味，何必烹龙炮凤夸肥鲜！鼠肝虫臂万化途，神奇腐朽相推迁。梦中鹳鸹亦大乐，随意饮啄真飞仙。先生扪腹一莞然，此日何功食万钱？

李峪园亭看雨

龙山右胁松十里，细路蜿蜒绕龙尾。松林迫塞闷煞渠，北望玉泉疑井底。玉泉元自别一天，眼界廓廓无神川。金城百里才一俯，半尖浮图插苍烟。行行下绝巘，招提忽当眼，未到倦不胜，小憩遂忘返。玉泉一杯甘以洌，未须张陆夸冰雪。主人不在客不留，烈风崖下风飕飕。石头路滑马蹄怯，山雨未落云先愁。将军林园永安下，秋霁村墟绝潇洒。浓云压屋风打头，仅得羁衔脱疲马。只知龙山之神神更神，永安亦能撼诗人。晦暝变化千万态，画出风雨元非真。山灵亦愁归厚夜，半面时时见云罅。天瓢细洒供晚凉，不似草堂回俗驾。层阴一扫群峰出，一洗深青彻山骨。夕阳展放紫翠屏，只欠松梢一轮月。山中一石回万牛，况是一壑复一丘。不如一诗招将入南州，先生兴来时卧游。

游龙山

曩予尉大梁，得交此州雷与刘。自闻两公夸南山，每恨南海北海风马牛。老龙面目今日始□□□更信造物工雕锼。是时山雨晴，平田绿油油，并山凉气多，况得通深幽。山泉谷口出迎客，石罅戛击琳琅球。蜿蜒入微行，渐觉藤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罥衣树打头。恶木拉颓栖，直干比指稠。石门无风白日静，自是林响寒飕飗。一峰忽当眼，仰看看不休。一峰一峰千百峰，虽欲一一顾揖知无由。金城偃蹇不得上，瑶瓮回合如相留。苔花万锦石，丹碧烂不收。天关守虎豹，武库开戈矛。小山随起随偃仆，独立千仞绝顶缥缈之飞楼。百花冈头藉草坐，潇洒正值金莲秋。亭亭妙高台，玉斧何年修？登高揽元化，快如鹰脱韝。山灵故为作开阖，巧与诗境供冥搜。白云何许来？纤丝弄轻柔，蓬蓬作雾涌，飘飘与烟浮。玉衣仙人鞭素虬，翕忽变化令人愁。须臾视六合，浩荡不可求。初疑陶轮比运甓，今悟夜壑真藏舟。劫石拂未穷，杞国浪自忧。断鳌立极万万古，争遣起灭如浮沤？快哉万里风，一扫天四周。谁言太始再开辟，日驭本自无停辀。举手谢山灵，就无清凉毫相非神羞。贱子贪名山，客刺已屡投。黄华挂镜台，天坛避秦沟，太山神明观，二室汗漫游。胸中隐然复有此大物，便可挥斥八极隘九州！玉峰有佳招，绝唱须一酬。为君探囊掷下珊瑚钩，白云相望空悠悠。异时华表见老鹤，姓字莫忘元丹丘。

醉中送陈季渊

寒食不数日，天气殊未佳。翩翩金门客，行行指龙沙。朝发忻城暮陇头，陇头地寒无草芽。拂云堆边春更晚，雪花茫茫扬白沙。纥干山高冻煞雀，榆叶离离小丛薄。爱君只欲苦死留，不道南飞何所乐。书生弓马能几何？乃今宝校金盘陀。孔璋文笔妙天下，《敕勒》不数阴山歌。向年赋奇雨，拥海驱云笔头注，快如怀素书布障，狂笑刘叉写《冰柱》。李汾王郁俱灰尘，天意乃在滏阳陈。舌吐万里唾一世，眼高四海空无人。残民假息仍疮痏，谁作东山谢安起？恨我不比长桑君，一月觞君上池水。眼中之人不易忘，谁作冰炭置我肠？衰颜明镜两寂寞，别意春江谁短长？但愿年年见颜色，与君连日醉壶觞。

送弋唐佐还平阳

我从商余之山过庵罗，闻君六经百家富研摩。会最上指冠巍峨，岂肯俯首春官科？覃怀变生十载后，我时避兵方北走。通家弋宋共有无，行辈许之为老友。晋州一书君肯来，握手大笑心颜开。春风著人不觉醉，快卷更须三百杯。鹤骨骞飞法当寿，况是丹房药镜留心久！昆仑神泉浸术芝，乞与余膏润衰朽。天府学士登瀛洲，松顶仙人垂直钩。爱君直欲抵死留，自言世事非所求。千古黄金矿中泪，不独卢同并马异。苏州韦郎交分深，香山白傅金玉音，借渠两诗写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离愁何从生？生从情爱中。不见行路人？拂袖自西东。汾流滔滔兮日千里，青眼高歌吾老矣。宝丰山中有庵罗寺，唐佐尝从程内翰天益问学于此。

游泰山

泰山天壤间，屹如郁萧台。厥初造化手，办此何雄哉！天门一何高，天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可阶。积苏与累块，分明见九垓。扶摇九万里，未可诬《齐谐》。秦皇憺威灵，茂陵亦雄材。翠华行不归，石坛满苍苔。古今一俯仰，感极令人哀。是时夏春交，红绿无边涯。奇探忘登顿，意愜自迟回。惜无赏心人，欢然尽余杯。夜宿玉女祠，崩奔涌云雷。山灵见光怪，似喜诗人来。鸡鸣登日观，四望无氛霾。六龙出扶桑，翻动青霞堆。平生华嵩游，兹山未忘怀。十年望齐鲁，登临负吟鞲。孤云拂层崖，青壁落落云间开。眼前有句道不得，但觉胸次高崔嵬。徂徕山头唤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

付阿耽诵

昨得商子书，知有阿耽名。今朝见阿耽，惊喜喜复惊！乃翁雅望倾汉庭，仕才千石埋九京。我知渠孙不虚生，虎穴生虎子，堕地骨骼成。举头为城尾为旌，几人雄猛得宁馨？绣衣青春佳御史，路人望见行且止。老夫从旁当说似，前日晦道堂前小儿子，雷动风行自应耳，藜藿不采今其始。

唐子达扇头此诗旧编入六言，今正。

溪光冷于冰，山骨净如玉，白云自老人自闲，莫遣秋风破茅屋。

游承天镇悬泉

诗人爱山爱彻骨，十月东来犯冰雪。悬流百里行不前，但觉飞湍醒毛发。闲闲老仙仙去久，石壁姓名苔藓滑。此翁可是六一翁，四十三年如电抹。并州之山水所洑，骇浪几轰山石裂。只知晋阳城西天下稀，娘子关头更奇劂。周南留滞何敢叹！投老天教探禹穴。君不见管涔汾源大车轮，平泉丈八玻璃盆。不知承天此水何所本？乃与沇渎争雄尊。平地突出随崩奔，汹如颓波射天门。太初元气未凝结，更欲何处留胚月军？素虬腾掷翠蛟舞，衮衮后出皆鱼鲲。雷车怒击冰雹散，石峡峻滑苍烟屯。凭崖下视心魄动，自愧气衰笔老胜概过眼无由吞。少东水帘亦潇洒，珠琲一一明朝暾。阳龙暗滋瑶草活，磐石自与莲汤温。神祠水之浒，仪卫盛官府。颇怪祠前碑，稽考失莽鲁。吾闻允格、台骀，宣汾洮、障大泽，自是生有自来、归有所假，而自经沟渎、便可尸祝之，祀典纷纷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泄，精卫衔薪心独苦。楚臣百问天不酬，肯以诞幻虚荒惊聋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万万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复谁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灵真谁敢侮？稗官小说出闾巷，社鼓村箫走翁媪。当时大历十才子，争遣李諲镬陋语！石林六月清无暑，人家青红湿窗户。射鹿有场鱼有浦，好筑糟台俯洲渚，瓮面椰瓢挹膏乳。醉扶红袖别吴歌，风雨不忧惊妒女。闲闲公守平定，以大安庚午来游，迄今壬子，四十三年矣。士俗传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耻兄要君，积薪自焚，号曰妒女。祠碑大历中制官李諲所撰，辞旨殊谬，至有“百日积薪，一日烧之”之语。乡社至今以百五日积薪而焚之，谓之祭妒女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程孙仲卿作

绣褥锦为衤朋，兰汤金作盆。名驹出洼水，万马浮云奔。参军爱友亲弟昆，御史风节海内闻。诸郎楚楚皆玉立，王谢定自超人群。高树出大根，源清流不浑。千年雒阳陌，赫赫于公门。外翁老去住山村，正要儿童侍酒樽。他日新诗一千首，不愁无物饷吾孙。

寿张复从道

镇州城中金粟冈，移来河东万卷堂。先生弦歌教胄子，子亦诗礼沾余芳。齿如编贝发抹漆，玉树临风未二十。为渠欲作写真诗，老我惭无敬斋笔。复也美材具，璞玉未雕饰，良工在汝心，苦卓与真积。捧檄毛义喜，受杖伯瑜泣。亲年当喜惧，寸晷真尺璧。桓荣家世传一经，何患不蒙稽古力！彩服庭闱趋，绣衣霄汉立。但愿颐斋寿金石，岁岁年年作生日。

卷第六

乐府

天门引

秦王深居不得近，从破衡成欲谁信？白头游客困咸阳，憔悴黄金百斤尽。海中仙人黄鹄举，大笑人间争腐鼠。丈夫何意作苏秦，六印才堪警儿女。古来多为虚名老，不见阿房净如扫。千年虎豹守天门，一日牛羊卧秋草。

蛟龙引

古剑咸阳墓中得，抉开青云见白日，蛟龙地底气如虹，土花千年不敢蚀。洪炉烈焰初腾精，横海已觉无长鲸。世上元无倚天手，匣中谁解不平鸣？割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虚，尚方未入朱云请，盟槃合与毛生俱。谁念田文坐中客，只将弹铗叹“无鱼”！

湘夫人咏

木兰芙蓉满芳洲，白云飞来北渚游。千秋万岁帝乡远，云来云去空悠悠。秋风秋月沅江渡，波上寒烟引经素，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无声堕残露。

湘中咏

楚山鹤鸣风雨秋，楚岸猿啼送客舟。江山万古骚人国，猿鸟无情也解愁。西北长安远于日，凭君休上岳阳楼。

孤剑咏

郁郁重郁郁，夜半长太息。吟成《孤剑咏》，门外山鬼泣。清霜棱棱风入骨，残月耿耿灯映壁。君不见，一饥缚壮士，僵卧时自惜。黄鹄一举摩苍天，谁念樊笼束修翼！

渚莲怨

阿溪何许来？素面涴风雨。寂寞烟中魂，依依欲谁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芳华怨

娃儿十八娇可怜，亭亭袅袅春风前。天上仙人玉为骨，人间画工画不出。小小油壁车，轧轧出东华，金缕盘双带，云裾踏雁沙。一片朝云不成雨，被风吹去落谁家？少年岂无恩泽侯？金鞍绣帽亦风流。不然典取鹣鹣裘，四壁相如堪白头。金谷楼台悄无主，燕子不来花著雨。只知环佩作离声，谁向琵琶得私语？无情鸂鶒鸟翡翠儿，有情蜂雄蛺蝶雌，劝君满酌金屈卮，明日无花空折枝。

后芳华怨

江南破镜飞上天，三五二八清光圆。岂知汴梁破来一千日，寂寞菱花仍半边。白沙漫漫车辚辚，鹍鸡弦中杜鹃哭。塞门憔悴人不知，枉为珠娘怨金谷。乐府初唱《娃儿行》，弹局平心不平。只今雄蜂雌蝶两不死，老眼天公如有情。白玉搔头绿云发，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风著人无气力，不必相思解销骨。洛花绝品姚家黄，扬州银红一国香，千围万绕看不足，雨打风吹空断肠。丹砂万年药，金印八州督，不及秦宫一生花里活。长门晓夕寿相如，尽著千金买消渴。

结杨柳怨

长乐坡前一杯酒，郑重行人结杨柳。可怜杨柳千万枝，看看尽入行人手！轻烟细雨绿相和，恼乱春风态度多。路人爱是风流树，无奈朝攀暮折何！朝攀暮折何时了？不道行人暗中老！素衣今日洛阳尘，白发明朝塞城草。柳色年年岁岁青，关人何事管离情？春风谁向丁宁道：“折断长条莫再生”。

秋风怨

碧瓦高梧响疏雨，坐倚薰笼时独语。守宫一著死生休，狗走鸡飞莫为女。云间箫鼓夜厌厌，禁漏谁将海水添？一春门外羊车过，又见秋风拂翠帘。总把丹青怨延寿，不知犹有竹枝盐！

归舟怨

渡头杨柳青复青，闺中少妇动离情。只从问得狂夫处，夜夜梦到洛阳城。南风吹橹声，北雁鸣嘤嘤。江流望不极，相思春草生。

征人怨

瀚海风烟扫易空，玉关归路几时东？塞垣可是秋寒早？一夜清霜满镜中！

塞上曲

平沙细草散羊牛，一簇征人在戍楼。忽见陇头新雁过，一时回首望南州。

西楼曲

游丝落絮春漫漫，西楼晓晴花作团。楼中少妇弄瑶瑟，一曲未终坐长叹。去年与郎西入关，春风浩荡随金鞍。今年匹马妾东还，零落芙蓉秋水寒。并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剪东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海枯石烂两鸳鸯，只合双飞便双死。重城车马红尘起，干鹊无端为谁喜？镜中独语人不知，欲插花枝泪如洗。

后平湖曲

越女颜如花，吴儿洁于玉。天教并墙居，不著同被宿。美人一笑千黄金，连城不博百年心。楼上墙头无一物，暮爨朝舂一生足。秋风拂罗裳，秋水照红妆。举头见郎至，低头采莲房。郎心只如菱刺短，妾意未觉藕丝长。与郎期何许？眼碍同舟女。春波澹澹无尽情，双星盈盈不得语。十里平湖艇子迟，岸花汀草伴人归。鸳鸯惊起东西去，唯有蜻蜓接翅飞。

洧川行

洧川道边日欲西，谁家少妇掩面啼？漫漫长路行不彻，粉镜衣手自携。自言娼家女，家在梁门东，夫婿轻薄儿，新人不相容。忆初在家时，只办放娇慵。耶娘惜女如惜玉，近前细看面发红。无端嫁作荡子妇，流落弃掷风埃中。可怜桃李花，颜色娇蒙茸。朝看花枝好，暮看花枝空。安得明珠三百斛？重帘复幕围春风！

长安少年行

黄衫少年如玉笔，生长侯门人不识。道逢豪客问姓名，袖把金鞭侧身揖。卧驼行橐锦帕蒙，石榴压浆银作筒。八月苍鹰一片雪，五花骄马四蹄风。日暮新丰原上猎，三更歌舞灞桥东。

黄金行赠王飞伯

王郎少年诗境新，气象惨澹含古春。笔头仙语复鬼语，只有温李无他人。天公著诗贫子身，子曾不知乃自神。人间不买诗名用，一片青衫衡霍重。儿贫女富母两心，何论同袍不同梦！入门唤妇不下机，泪子垢面儿啼饥。君诗只有《贫女谣》，何曾梦见《金缕衣》？外家翁媪日有语，嫁女书生徒尔为。昆阳城下三更酒，醉胆轮囷插星斗。一昔诗肠老蛟吼，十尺长人堕车走。斫头不屈三万言，欲向何门复低首？何人寿我黄金千，使君破镜飞上天。

隋故宫行

渭川杨柳先得春，二月莺啼百啭新。长春宫中千树锦，暖日晴云思煞人。君王半醉唱吴歌，绛仙起舞颦翠蛾。吴儿谩说曾行乐，三十六宫能几多？千秋万古金银阙，海没三山一毫发。繁华梦觉人不知，留得寒蜚泣秋月。

解剑行

古剑黑于漆，郁郁动星文，摩挲二十年，今日持赠君。长鲸鼓浪三山没，知君不是泥中物。袖间一卷《白猿书》，未分持刀买黄犊。壮怀风云郁沉沉，惭愧漂母无千金。长安侏儒饱欲死，万古不解

天公心。北风浩浩吹行客，陇水无声雪花白。荆卿墓头秋草干，击筑行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谁识？君不见秦相五羖皮，去时烹鸡炊黍彘。又不见敝裘苏季子，合从归来印累累。丈夫堕地自有万里气，翕忽变化安能知？大冠如箕望吾子，富贵同生亦同死。

征西壮士谣

三十未有二十强，手内蛇矛丈八长。总为官家金印大，不怕百死向沙场。捉却贺兰山下贼，金鞍绣帽好还乡。

望云谣

涉江采芙蓉，芙蓉待秋风。登山采兰苕，兰苕霜早雕。美人亭亭在云霄，郁摇行歌不可招。湘弦沉沉写幽怨，愁心历乱如曳茧。金支翠蕤纷在眼，春草迢迢春波远。

望归吟

塞云一抹平如截，塞草离离卧榆叶。长城窟深战骨寒，万古牛羊饮冤血。少年锦带佩吴钩，独骑匹马觅封侯。去时只道从军乐，不道关山空白头！北风吹沙杂飞雪，弓弦有声冻欲折。寒衣昨夜洛阳来，肠断空闺捣秋月。年年岁岁望还家，此日归期转未涯。谁与南州问消息，几时重拜李轻车？

梁园春五首车驾迁汴京后作。

军从南去三回胜，雪自东来二尺强。今岁长春多乐事，内家应举万年觞。长春，德陵诞节名

暖入金沟细浪添，津桥杨柳绿纤纤。卖花声动天街远，几处春风揭绣帘？

上苑春浓昼景闲，绿云红雪拥三山。宫墙不隔东风断，偷送天香到世间。

楼观沉沉细雨中，出墙花木乱青红。朱门不解藏春色，燕宿莺喧处处通。

双凤箫声隔彩霞，宫莺催赏玉溪花。谁怜丽泽门边柳，瘦倚东风望翠华？龙德宫有玉溪馆。丽泽，燕都西门名。

探花词五首

禁里苍龙启九关，殿前鹦鹉唤新班。沉沉绿树鞭声远，袅袅薰风扇影闲。

浩荡春风入绣鞍，可怜东野一生寒。皇州花好无人管，不用新郎走马看。

六十人中数少年，风流谁占探花筵？阿钦正使才情尽，犹欠张郎白玉鞭。李钦用二十七，张梦祥少一岁，又未婚云。

美酒清歌结胜游，红衣先为渚莲愁。曲江共说樱桃宴，不见西园风露秋。

人物风流见蔼然，逼人佳笔已翩翩。龙津春色年年在，莫著新衔恼必先。

猎城南

翩翩游侠儿，白马如匹练。朝出城南猎，暮趁军中宴。北平有真虎，爱惜腰间箭。春风来

春风来时瑶草芳，绿池珠树宿鸳鸯。春风去后瑶草歇，来鸿去燕遥相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鸳鸯不得双，燕鸿天一方。

娟娟愁眉色，静与遥山长。锦衾复罗荐，梦语相思怨。月明乌夜啼，空闺泪如霰。

幽兰

仙人来从舜九疑，辛夷为车桂作旗。疏麻导前杜若随，披猖芙蓉散江蓠。南山之阳草木腓，涧冈重复人迹希。苍厓出泉悬素霓，翛然独立风吹衣。问何为来有所期，岁云暮矣胡不归？钧天帝居

清且夷，瑶林玉树生光辉。自弃中野谁当知？霰雪惨惨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双麋不返夷叔饥。饮芳食菲尚庶几，西山高高空蕨薇。露槃无人荐湘累，山鬼切切云间悲。空山月出夜景微，时有彩凤来双栖。梅花

去岁梅花晚，今岁梅花早。和羹要佳实，春风莫草草。

宝镜

宝镜挂秋水，青蛾红粉妆。春风不相识，白地断肝肠。

续小娘歌十首

吴儿沿路唱歌行，十十五五和歌声。唱得小娘《相见曲》，不解离乡去国情。

北来游骑日纷纷，断岸长堤是阵云。万落千村藉不得，城池留著护官军。

山无洞穴水无船，单骑驱人动数千。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何处过明年？

青山高处望南州，漫漫江水绕城流。愿得一身随水去，直到海底不回头！

风沙昨日又今朝，踏碎鸦头路更遥。不似南桥骑马日，生红七尺系郎腰。

雁雁相送过河来，人歌人哭雁声哀。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

竹溪梅坞静无尘，二月江南烟雨春。伤心此日河平路，千里荆榛不见人。

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

饥乌坐守草间人，青布犹存旧领巾。六月南风一万里，若为白骨便成尘。

黄河千里扼兵冲，虞虢分明在眼中。为向淮西诸将道：“不须夸说蔡州功”。

并州少年行

北风动地起，天际浮云多。登高一长啸，六龙忽蹉跎。我欲横江斗蛟鼍，万弩迸射阳侯波。或当大猎燕赵间，黄熊朱豹皆遮罗。男儿万马随撝诃，朝发细柳暮朝那，埽云黑山布阳和。归来明堂见天子，黄金横带冠峨峨。人生只作张骞傅介子，远胜僵死空山阿。君不见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泪滂沱。著鞭忽记刘越石，拔剑起舞鸡鸣歌，东方未明兮奈夜何！怒虎行答宋文之

怒虎当道卧，百里不敢唾。纷纷射彪手，一见弧矢堕。谁知世有李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霹雳弦声惊石破！昨日双南金，今日缘绮琴，赠君无别物，唯有百年心。

卷第七

五言律诗

怀益之兄

世故伊川叹，乡情越客音。天宜他日定，陆已向来沉。冉冉愁看老，源源事益侵。谁言易排遣？自分不胜任。鞭影惊疲马，钟声急暮禽。局中无旷迹，喧外有幽寻。梦失名家笔，书存遗子金。山田和石瘦，茅屋过云深。春雨蔬成圃，秋霜柿满林。树阴凉拂席，花气澹盈襟。宿鹭窥晨汲，孤猿伴暝吟。溪僧时问字，野客或知琴。抱璞休奇售，临觞得缓斟。阿兄团聚日，曾话百年心。

汴禅师自斫普照瓦为研以诗见饷为和二首

寺废瓦不毁，研奇功亦多。已知良斫少，更柰苦心何！挺挺刚无敌，津津润可呵。羽阳陵谷变，冰井字书讹。赠比黄金璞，辞惭《紫石歌》。遥知玉音在，洗耳俟研磨。长吉有《紫石砚歌》

点化铅仍见，坚凝铁易穿。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天。古色秋烟重，哀音夜雨悬。有刀堪切玉，是镜不名砖。佛荫沦空劫，书林结后缘。禅河一勺水，更拟就师传。

恶雨

恶雨恶复恶，龙公何遽然？霆轰冰塔碎，电掣玉绳连。高岸皆深谷，层霄一漏泉。黑来疑拥海，白散忽成烟。市飧千门合，潮头万弩穿。天瓢休尽建，枯旱有他年。

癸巳除夜

鼎定周元重，薪安汉已然。不随南渡马，虚泛北归船。身玕枯蜩化，心争脱兔先。尘埃嗟落薄，光景强留连。往事青灯里，浮生白发前。更残钟未动，犹属出京年。

病中病因食猪动气而作。癸卯四月二十一日，晨起，书。

战胜颇自恃，宁知徒外腴！文章工作祟，时运迫摧枯。止酒嗟何及！烧猪本不图。膏粱无急变，山泽有真臞。诗信藤条戏，方遭铁弹诬。盐红忘后顾，黧黑见先驱。眩入投床仆，晨淹伏枕呼。万钱谁呕泄？一脔尔乘除。静伏心仍悸，深调息亦粗。局嫌囚宇宙，渴忆卷江湖。风柳留蝉脱，霜松映鹤孤。养和惩往失，几名养和，事见天随子诗扶老念时须。杯杓归神誓，垣墙任佛逾。回溪且垂翅，望或在桑榆。

綦威卿毅挽辞

东海于门旧，桐乡邑墓迁。綦，东海人，威卿之祖待制公知忻州，因家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芝兰宜有种，珠玉自成渊。慈母依邻切，名郎获誉先。豪华非日损，信厚出天然。诣理言犹讷，持心静益专。笑谈千里到，咳唾百金捐。论齿推予长，垂髫得子贤。通家仍孔李，知己与王田。刻责谁斯切，推扶最所偏。孤嫠平日托，昆季再生缘。摧割诗宁写？精微梦或传。都将百年泪，一恸夜台前！

老树

老树高留叶，寒藤细作花。沙平时泊雁，野迥已攒鸦。旅食秋看尽，行吟日又斜。干戈正飘忽，不用苦思家。

阳翟道中

长路伶俜里，羁怀莽苍中。千山分落照，万籁入秋风。频见参旗缩，虚传朔幕空。故园归未得，细问北来鸿。

月观追和邓州相公席上韵

月观知名旧，池亭发兴偏。露凉惊夜鹤，风细咽秋蝉。绿泛兵厨酒，红依幕府莲。无缘逐清景，空羡饮中仙。

太室同希颜赋

壮矣崧维岳，盘盘上窈冥！中天瞻巨镇，元气有遗形。雨入秦川黑，云开楚岫青。鳌掀一柱在，万古压坤灵。

送登封张令西上

罢县人称屈，悠悠复此行。渭城秋雁到，秦岭暮云平。道路衣从典，风尘剑已鸣。山西多侠客，莫说是书生。

方城道中怀山中幽居

技拙违时用，年饥与食谋。江山贫士叹，日月贾胡留。楚客频招隐，文园故倦游。衡门有幽事，还我北窗秋。

孟州夹滩饮承之御史家同钦叔作。

美酒禁愁得，芳梅发兴饶。纷纭聊且置，块磊故须浇。鸡黍成前约，干戈有此宵。平生杨大理，惜不豫佳招。云卿赴召五日矣。送曹吉甫兼及通甫

意气羡君豪，怜君屈骑曹。安能事笔砚，且复混弓刀？风雪貂裘暗，关山马骨高。南飞见鸿雁，应为惜哀劳。

胜概三乡作。

胜概烟尘外，新诗杖履间。偶随流水去，澹与暮云还。吾道三缄口，时情一解颜。从今便高卧，已负半生闲。

少室南原

地僻人烟断，山深鸟语哗。清溪鸣石齿，暖日长藤芽。绿映高低树，红迷远近花。林间见鸡犬，直拟是仙家。

寄赠庞汉茂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子贫居久，诗文日有功。苦心唯我见，高谊许谁同？万里虎食肉，一鸣鸡长雄。皇天老眼在，且莫怨丘中。

洛阳古城曦阳门早出

乘月出曦阳，黎明转北冈。荒村自鸡犬，长路足豺狼。天地怜飘泊，风霜忆闭藏。微吟诉行役，凄断不成章。

闻希颜得英府记室

近得髯参信，知从兔苑游。文星映朱邸，胜概减黄楼。进退存中道，功名接上流。徒怀贡公喜，尘土隔瀛洲。

寄赠庞汉茂宏

之子贫居久，诗文日有功。苦心唯我见，高谊许谁同？万里虎食肉，一鸣鸡长雄。皇天老眼在，且莫怨丘中。

洛阳古城曦阳门早出

乘月出曦阳，黎明转北冈。荒村自鸡犬，长路足豺狼。天地怜飘泊，风霜忆闭藏。微吟诉行役，凄断不成章。

闻希颜得英府记室

近得髯参信，知从兔苑游。文星映朱邸，胜概减黄楼。进退存中道，功名接上流。徒怀贡公喜，尘土隔瀛洲。

落魄

落魄宜多病，艰危更百忧。雨声孤馆夜，草色故园秋。行役鱼赪尾，归期乌白头。中州遂南北，残息付悠悠。

得侄搏信二首

今日鄜州侄，知从虎穴还。百年阴德在，几日鬓毛班。隔阔家仍远，羁栖食更艰。谁怜西北梦，依旧绕秦关？

虢驿传家信，坤牛玩吉占。团圆知有望，悲喜亦相兼。过眼书重展，伸眉酒屡添。关河动高兴，百绕望清蟾。

阿千始生

四十举儿子，提孩聊自夸。梦惊松出笋，兆应竹生花。田不求千亩，书先备五车。野夫诗有学，他日看传家。

长寿新居三首同仲经赋

地古村墟迥，川回县郭斜。蒲池余老节，菊水引新芽。卜筑欣成趣，归耕觉有涯。迎门顾儿女，今日是山家。

隐去初心在，亲朋复此偕。荒田归别业，高树表新斋。泉石深三迳，风尘限两崖。青山坐终日，无物寄幽怀。

昔有姜夫子，来家寂寞滨。墓田耕已熟，碑石字犹新。诗酒娱中岁，山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外臣。三生可信否？吾亦记前身。宣和中，姜梦得处士常隐于此，墓碣在焉。梦得曾上书仁宗。既老，以诗酒自娱。碣文说地名白鹿原，长寿村也。

少林雨中

西堂三日雨，气节变萧森。偃卧复敲卧，长吟时短吟。钟鱼四山静，松竹一灯深。重羡禅栖客，都无尘虑侵。

十二月六日二首

伥鬼跳梁久，群雄结构牢。天机不可料，世网若为逃。白骨丁男尽，黄金甲第高。阊门隔九虎，休续楚臣《骚》。

海内兵犹满，天涯岁又新。龙移失鱼鳖，日食斗麒麟。草棘荒山雪，烟花故国春。聊城今夜月，愁绝未归人。

得一飞侄安信

音问他乡隔，存亡此日知。梦中忧冻馁，意外脱艰危。避地何嗟及，还家敢恨迟！衰年吾事了，似有鹿门期。

短日

短日砧声急，重云雁影深。风霜侵晚节，天地入归心。零落沟中断，酸嘶爨下音。五年朝与夕，清血几沾襟。

送母受益自潞府归崧山

薄俗科名贱，孤生志愿违。正须谋独往，何暇计群飞？泌水真堪乐，荆州况可依。青山吾旧隐，此日羡君归。

寄程孙铁安

御史阴功在，孙儿玉不如。已能骑竹马，想亦爱银鱼。异县关山阔，衡门骨肉疏。几时随阿舅，尽读外家书？

赠汴禅师

道重疑高謇，禅枯耐寂寥。盖头茅一把，绕腹篾三条。赵子曾相问，冯公每见招。风波门外客，无事且相饶。

己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渐稀头上发，别换镜中人。野史才张本，山堂未买邻。不成骑瘦马，□□入红尘。

送杨次公兼简秦彦容李天成

海国山如染，云堆草易荒。时危频虎穴，路绝更羊肠。吊影双蓬鬓，携家一药囊。殷勤秦与李，无惜借余光。

发济源

旱暵今年剧，他乡底处归？赢粮失先具，涉世本无机。弃掷乌皮几，裴回白版扉。殷勤双语燕，愧汝远相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倪庄中秋己亥。

强饭日逾瘦，夹衣秋已寒。儿童谩相忆，行路岂知难？露气入茅屋，溪声喧石滩。山中夜来月，到晓不曾看。答潞人李唐佐赠诗

闻道嗟予晚，求师愧子贤。泥涂终自拔，璞玉岂虚捐？书破三千牍，诗论二百年。文章有圣处，正脉要人传。

阳兴砦

乱石通樵径，重冈拥戍城。山川带淳朴，鸡犬见升平。雨烂沙仍软，秋偏气自清。年年避营马，几向此中行。由州入府，避骑兵夺马者，多由此路。

怀粹中

醉解不复寐，吟君田舍诗。从知石门老，未比木庵师。日月淹书尺，江山入鬓丝。何因重谈笑？却似少林时。

同周帅梦卿崔振之游七岩定襄七岩。

客路频年别，僧居半日闲。同游尽亲旧，举目是家山。世事风尘外，诗情水石间。悠然一尊酒，落景未知还。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老伴不易得，残年唯有闲。桑麻一村落，鸡犬两柴关。樊守能供酒，周侯许买山。从今钓溪上，日日望君还。

聚仙台夜饮

永夜留欢席，高怀远市尘。月凉衣有露，风细酒生鳞。乡社情亲旧，仙台姓字新。殷勤诗卷在，长记坐中人。续阳平十爱

我爱阳平酒，兵厨酿法新。百金难著价，一盏即醺人。色笑榴华重，香兼竹叶醇。为君留故事，唤作杏园春。杏园，指纪子正家园为言

送田益之从周帅西上二首

市近厨无肉，书香橐有虫。深居谁不乐，兀坐竟何功？天日伸眉后，江山洗眼中。蓬莱如可到，剩借玉川风。有所谓。

一室盆歌后，供樵只短僮。求凰可无日，牧犊未成翁。桂树春风近，杨荑暖律通。明年孟德耀，应与伯鸾东。

九月晦日王村道中

水涸沙仍湿，霜余草更幽。烟光藏落景，山骨露清秋。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随阳见鸿雁，三叹惜淹留。

十月四日往关南二首

短日晨光澹，高风宿霭澄。山寒浑欲雪，水涸劣能冰。振厉时何有，跻攀倦不胜。哦诗聊自遣，松液已香凝。予方酿松醪，当以今日熟，故及之。

行路见新月，独行还独谣。劳生尘，晚色鬓萧萧。野旷无遗穗，林疏有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樵。回头麦山岭，更觉马蹄遥。

寄王丈德新二首德新时在汝州。

沙际春还去，云头雨不成。兴来谁共醉，事往独含情。紫逻留行客，黄流隔戍城。岸花何处在，空忆桌歌声。孟津时事。

清汝风华地，平生记此游。酒能千日醉，春必万金酬。揽镜非迟暮，逢花尽滞留。只应歌笑处，偏欠李鄜州。钦叔时赴鄜州幕官。

旧国

旧国分崩久，孤儿展省初。客衣留手线，驿传失肩舆。梦拜悲兼喜，心飞疾亦徐。殷勤南去雁，先为到商于。

和仲梁

林影兼秋薄，云阴带晚凉。石潭鱼近藻，沙渚雁留霜。笑语无长路，登临岂异乡？一尊堪共醉，惜不是重阳。留霜，一作含霜。

甲辰夏五月积雨十余日不止遣闷二首

甲子霖霖雨，巡檐闷不禁。幻泡成实相，水乐激哀音。瘴海闻天漏，尧年见陆沉。骞飞想云表，痴坐若为心。《南史》，《王景文传》：“人居贵要，但问心若为耳。”

甲子霖霖雨，农郊搏手空。排墙宁有礼，为壑竟何功？战蚁侯王上，鸣蛙意气中。扫晴应晓夕，少忍待秋风。排墙事见王衍论云：“排墙之压，犹有礼也。”

阳泉栖云道院

方外复方外，翛然心迹清。开窗纳山影，推枕得溪声。川路远谁到？石田平可耕。霜林不嫌客，留看锦峥嵘。

刘子中梦庵

寤寐生与死，幻欤为是真。如何梦中境，不属觉时人？朝彻从渠夜，形开亦此神。殷勤花上蝶，分我漆园春。

丙午九日咏菊二首

秋菊有何好？只缘风露清。花中谁比数，霜后独鲜明。九日惜虚过，一尊还自倾。今年病居士，吟绕更关情。

几案得新供，小窗幽更宜。风霜宁小怯，根拨要深移。黄素金行正，芳甘药品奇。三薰复三沐，岁晏与君期。

感事

壮事本无取，老谋何所成？人皆传已死，吾亦厌余生。潦倒封侯骨，淹留混俗情。百年堪一笑，辛苦惜虚名。

酬中条李隐君邦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川路限南北，相逢今白头。虫沙非故国，人物自名流。学道惭高步，留诗惜暗投。归秦如有便，终伴竹林游。邦彦自关中徒步省其季父于集宁，故有竹林之句。

送邦彦北行

比数推前辈，陪从结后缘。川涂即暌隔，诗酒重留连。白鹤归华表，青牛得老仙。秦山好行脚，倚杖待明年。紫微刘丈，雅有游秦之兴，故篇中有及。

同冀丈明秀山行

暮景披横幅，山间二老同。云如愁戍苦，雪亦笑诗穷。古木冻欲折，断厓行复通。从今胡谷梦，时到水声中。

同姚公茂徐沟道中联句

路转川涂阔，天低雨气昏。山连汉垒，汾水入并门公茂。来往频鞍马，登临负酒尊。联诗强一笑，凄绝恐销魂。裕之

壬子月夕

明月复明月，今年还远游。关河动归兴，时节重离忧。老眼耿无寐，病身偏觉秋。遥怜小儿女，把酒望东州。

庚子三月十日作

残梦忘书帙，余寒殢酒杯。青铜元懒照，白纻更宽裁。水际时独往，花边知几回。殷勤双语燕，应自谢家来。

七月十六日送冯扬善提领关中三教

为爱秦中好，西游日苦迟。青云动高兴，白首得新知。道在贫何病？官闲老更宜。相思诗酒社，无计与追随。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

符节推通贵，江山入胜游。名园随地改，高栋与云浮。簿领归闲暇，莺花接献酬。不知秋夜月，何似庾公楼？

复岭云横野，孤峰玉柱天。遥知开馆日，别破见山钱。梦出纷华外，诗来寂寞边。亭中谁举酒？高兴想悠然。

闻说梅轩好，长吟有所思。入檐看瘦影，挂月见横枝。东阁今千载，风流彼一时。西游曾有约，到日更题诗。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关道中三首

雪磴不得过，阳坡如见留。林烟常暗淡，木叶自飕飗。齿发悲行役，莺花惜旧游。尘埃与风雨，看待几时休？

千里不易到，三冬须少留。居情犹晋产，去意已雕丘。远出每为苦，雄夸还自羞。君心未肯在，应待肯时休。

六十复半十，年年添白头。只知诗遣兴，未觉酒忘忧。人七因循过，元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块坐休。殷勤行记上，今日是东州。

送阎子实焦和之北上

秦府贤初聚，瀛洲路不遥。谟谋在廊庙，物色到渔樵。布褐岂终隐？旌车行见招。春风两黄鹄，老眼看云霄。

库城

浩浩库城水，岸高知几寻？疏林护悬险，绝壁入清深。局步无旷迹，劳歌惟苦音。年年一来此，老我亦何心！

娄生北上

并府虚荒久，大城如废村。草茅知世故，泉壤隔天阍。六月甘霖浹，一言阴理存。明年佩符节，知有奉春孙。

遣兴

几案满书史，欣然忘百忧。一篇诗遣兴，三盏酒扶头。千载陶元亮，平生马少游。但留强健在，老矣复何求！

八月并州雁三乡时作。

八月并州雁，清汾照旅群。一声惊晚笛，数点入秋云。灭没楼中见，哀劳枕畔闻。南来还北去，无计得随君。

示白诚甫

之子吟爆竹，乃公欣树萱。昆山多美玉，江水发初源。名教有乐地，诗书皆雅言。通家吾未老，倚杖望高轩。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镇阳寄宰鲁伯

滹水晓光动，灞桥诗境同。冲寒骑瘦马，认影识衰翁。长路风声里，孤城雪意中。回头歌笑处，凄绝意何穷？

送文生西行

今夜东山月，随人知几程？从军少年事，分手故乡情。渭水风露早，秦川烟树平。相招有仙掌，无计与君行。

乙卯十一月往镇州

村静鸟声乐，山低雁影遥。野阴时滉朗，冷雨只飘萧。涉远心先倦，冲寒酒易消。红尘忘南北，渺渺见长桥。

挽赵参谋二首

偃息参戎幕，敦庞一褐宽。儒宫新俎豆，宾榻老衣冠。石动心宁转？河清笑自难。殷勤题画像，留与后生看。一本“留作典刑看”。

篇什中州选，兵间仅补完。风人定谁采？墨本赖君刊。雅道湮沉易，幽光发越难。高门有孙息，玉立看儒冠。

嗣侯大总管哀挽二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俗资财劲，将军迥不群。宾筵推雅量，战舰望奇勋。运隔黄图日，神驰紫寒云。只应吴季子，拊树惜徐君。

倚伏难前料，乘除忌早成。老亲如宿昔，世德见哀荣。剑郁双龙气，碑留九虎名。感歌凡几解，千载贲佳城。

答弋唐佐鲁山人，有志道学。

遭乱无安地，分忧得若人。乡邻存世谱，骨肉到情亲。信默余天粹，咀嚅有道真。怀哉沂水上，同咏舞雩春！

不寐

不寐复不寐，悲吟如自仇。鸡栖因失晓，虫语苦争秋。日月虚行橐，风霜入敝裘。谁怜庾开府，直欲赋浇愁？

送杨叔能东之相下

海内杨司户，声名三十秋。文高徒自苦，食尽与谁谋？老桧风霜饱，芳兰涧壑幽。东游无可虑，敬客有萧侯。

夏日新补从佩文斋补。

经月始一出，移时还小劳。生涯依马磨，力作问蚕缫。藤刺清阴密，楸花紫艳高。雨晴看烂漫，草径莫令薅。

赠祖唐臣

诗道坏复坏，知言能几人？陵夷随世变，巧伪失天真。鬼蜮奸无尽，优伶技毕陈。谤伤应毗裂，淫亵亦肌沦。珉玉何曾辨，风花只自新。怜君用幽意，老矣欲谁亲？

卷第八

七言律诗

秋怀崧山中作

凉叶萧萧散雨声，虚堂淅淅掩霜清。黄华自与西风约，白发先从远客生。吟仰候虫秋更苦，梦和寒鹊夜频惊。何时石岭关头路，一望家山眼暂明？

帝城二首史院夜直作

帝城西下望孤云，半废晨昏愧此身。世俗但知从仕乐，书生只合在家贫。悠悠未了三千牍，碌碌翻随十九人。预遣儿书报归日，安排鸡黍约比邻。

羁怀郁郁岁骎骎，掖褐南窗坐晚阴。日月难淹京国久，云山惟觉玉华深。邻村烂漫鸡黍局，野寺荒凉松竹林。半夜商声入寥廓，北风黄鹄起归心。

仆射陂醉归即事

多生曾得江湖乐，每见陂塘觉眼明。诗酒共寻前日约，风阴新自夜来晴。青波澹澹沙鸟没，野色荒荒烟树平。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须红袖出重城。是日招乐府不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日

里社春盘巧欲争，裁红晕碧助春情。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贫里斋盐怜节物，乱来歌吹失欢声。南州剩有还乡伴，戎马何时道路清？欧阳詹《春盘赋》“裁红晕碧，巧助春情”为韵。

横波亭为青口帅赋

孤亭突兀插飞流，气压元龙百尺楼。万里风涛接瀛海，千年豪杰壮山丘。疏星澹月鱼龙夜，老木清霜鸿雁秋。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

野菊座主闲闲公命作

此桑人去已千年，细菊斑斑也自圆。共爱鲜明照秋色，争教狼藉卧疏烟？荒畦断垅新霜后，瘦蝶寒蛩晚景前。只恐春丛笑迟暮，题诗端为发幽妍。

度太白岭往昆阳

断厓绝壁裂苍顽，竟日长林窈窕间。旧许烟霞归白发，悔随尘土出青山。饥蚕濈濈催人老，野鹤昂昂羡汝闲。畏景方隆路方永，南风回首暮云还。

寄希颜二首后一首，希颜在徐州幕时作。

僵卧崧丘七见春，商余归计一廛新。悠悠华屋高赀意，兀兀田夫野老身。动色云山如有喜，忘机鸥鸟亦相亲。粗疏潦倒今如此，楼上元龙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骑曹，彭门千里入凭高。山头杜甫长年瘦，楼上元龙先日豪。水落鱼龙失归宿，天长鸿雁独哀劳。酒船早晚东行办，共举一杯持两螯。怀益之兄时在阌乡。

牢落关河雁一声，干戈满眼若为情。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黄耳定从秋后到，白头新自夜来生。西楼日日西州道，欲赋穷愁竟不成。

昆阳二首

古木荒烟集暮鸦，高城落日隐悲笳。并州倦客初投迹，楚泽寒梅又过花。满眼旌旗惊世路，闭门风雪羡山家。忘忧只有清尊在，暂为红尘拂鬓华。

去日黄花半未开，南来忽复见寒梅。淹留岁月无余物，料理尘埃有此杯。老马长途良惫矣，白鸥春水亦悠哉。商余说有沧洲趣，早晚乾坤入钓台。

寄西溪相禅师

青镜流年易掷梭，壮怀从此即蹉跎。门堪罗雀仍未害，釜欲生鱼当柰何？万事自知因懒废，一官元不校贫多。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云山入浩歌。

叶县雨中时崧前旱尤甚。

春旱连延入麦秋，今朝一雨散千忧。龙公有力回枯槁，客子何心叹滞留？多稼即看连楚泽，归云应亦到崧丘。兵尘浩荡乾坤满，未厌明河拂地流。

寄答赵宜之兼简溪南诗老

窗影胧胧纳暝阴，风声浩浩急霜砧。秋鸿社燕飘零梦，颍水崧山去住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菊有情留小饮，青灯无语伴微吟。故人憔悴蓬茅晚，料得老怀如我今。

颍亭

颍上风烟天地回，颍亭孤赏亦悠哉。春风碧水双鸥静，落日青山万马来。胜概消沉几今昔，中年登览足悲哀。《远游》拟续骚人赋，所惜匆匆无酒杯。

山中寒食

小雨斑斑邑曙烟。平林簇簇点晴川。清明寒食连三月，颍水崧山又一年。乐事渐随花共减，归心长与雁相先。平生最有登临兴，百感中来只慨然。

楚汉战处同钦叔赋

虎掷龙拏不两存，当年曾此赌乾坤。一时豪杰皆行阵，万古河山自壁门。原野犹应厌膏血，风云长遣动心魂。成名竖子知谁谓？拟唤狂生与细论。

怀叔能

别却杨侯又一年，西风每至辄凄然。酒官未得高安上，诗印空从吏部传。三沐三薰知有待，一鸣一息定谁先、黄尘憔悴无人识，今在长安若个边？

留别仲泽

避俗无机日见侵，逐贫不去巧相寻。半生与世未尝合，前日入山唯不深。绿水红莲惭大府，清泉白石识初心。相思命驾非君事，能寄诗来或赏音。

郑州上致政贾左丞相公时被命就公访先朝逸事

黄阁归来履舄轻，天将五福畀康宁。四朝人物推耆旧，万古清风在典刑。郑圃亦能知有道，汉庭久欲访遗经。帝城此后瞻依近，长傍弧南候极星。

寄答景玄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频著书来约对床。甚喜樵夫与争席，所忧簿吏复登堂。春风和气随诗到，洛水秦山引兴长。奋袖高谈夜窗白，几时危坐听琅琅？“簿吏复登堂”，李长吉语。景玄去岁大为催科所困。

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渺烟霞，梦寐西南一径斜。为羡鸾皇安枳棘，悔将猿鹤入京华。百钱卜肆成都市，万古诗坛子美家。后日从翁问奇字，可能逋客待侯芭。

后湾别业

薄云晴日烂烘春，高柳清风便可人。一饱本无华屋念，百年今见老农身。童童翠盖桑初合，滟滟苍波麦已匀。便与溪塘作盟约，不应重遣濯缨尘。

刘丈仲通哀挽

拙宦深辜远业期，无儿更结下泉悲。温纯如此岂复见，报施言之尤可疑。四叶名家今日尽，百年潜德几人知？元刘交分平生重，才簿犹堪第二碑。

会善寺

白塔沉沉插翠微，魏家宫阙此余基。人生富贵有遗恨，世事废兴无了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胜概只今归鹭领，烟花从昔绕龙墀。长松想是前朝物，及见诸孙赋《黍离》。

寄钦用

憔悴京华苜蓿槃，南山归兴夜漫漫。长门有赋人谁买？坐榻无毡客亦寒。虫臂偶然烦造物，麋头何者亦求官？故人东望应相笑，世路羊肠乃尔难。

杨之美尚书挽章

冠盖龙门此日空，人知麟出道将穷。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在眼中。千古孙刘有余责，一时燕许更谁同？受恩知己无从报，独无斯文泣至公。

李屏山挽章二首

世法拘人虱处裈，忽惊龙跳九天门！牧之宏放见文笔，白也风流余酒尊。落落久知难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中州豪杰今谁望？拟唤巫阳起醉魂。

谈尘风流二十年，空门名理孔门禅。诸儒久已同坚白，博士真堪补《太玄》。孙况小疵良未害，庄周阴助恐当然。遗编自有名山在，第一诸孤莫浪传。

内乡县斋书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忧薰。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保人与佐军？饥鼠绕沐如欲语，惊鸟啼月不堪闻。扁舟未得沧浪去，惭愧春陵老使君。远祖次山《春陵行》云：“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故子美有“兴含沧浪清”之句。

自菊潭丹水还寄崧前故人

腊雪春泥晚未干，马迎残照入荒寒。初无鬼舄将安往，正有牛刀恐亦难。倦客不知归路远，孤城惟觉暮山攒。黄金链出相思句，寄与同声别后看。

被檄夜赴邓州幕府

幕府文书鸟羽轻，敝裘羸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十里陂塘春鸭闹，一川桑柘晚烟平。此生只合田间老，谁遣春官识姓名？

马邓驿中大雨

万壑千岩一雨齐，先声喷薄卷湍溪。投林鸟雀不暇顾，移穴蛟龙应自迷。便恐他山藏厚夜，岂知高树有晴霓。两江合向西南斗，坐想风云入鼓鼙。马邓西南，两淅水相合处也。

除夜

一灯明暗夜如何？梦寐衡门在涧阿。物外烟霞玉华远，花时车马洛阳多。折腰真有陶潜兴，扣角空传宁戚歌。三十七年今日过，可怜出处两蹉跎。

邓州相公命赋喜雨

轻阴十日暮春前，和气朝来已沛然。河润定应连上国，云来端合自中天。帅从洛阳移镇。烽零带湿闲幽障，麦垅分清入废田。共识使君霖雨手，调元消息在今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光甫内乡新居

鹰冠平日凛秋霜，老去声名自闭藏。父老渐来同保社，儿童久已爱文章。蔬随隙地皆成圃，竹放新梢欲过墙。为向长安旧游道，世间元有北窗凉。

西斋夜宴

飘零无物慰天涯，酒伴相逢饮倍加。悞谬君当略彭泽，回旋我亦笑长沙。金钗醉簁迎春髻，银烛光摇半夜花。只欠东山游录事，不来坚坐看纷哗。叔能、信之、张杜诸人皆在，而麟之独不至。

十月

十月常年见蚤梅，今年二月未全开。春寒春暖花如故，年去年来老渐催。大药谁传轩后鼎？习仙虚筑汉宫台。凭君拨置人间事，不负浮生只此杯。

送吴子英之官东桥且为解嘲

柴车历鹿送君东，万古书生蹭蹬中。良酝暂留王绩醉，新诗无补玉川穷。驹阴去我如决骤，蚁垤与谁争长雄？快筑糟丘便归老，世间马耳过春风。

张主簿草堂赋大雨

淅树蛙鸣告雨期，忽惊银箭四山飞。长江大浪欲横溃，厚地高天如合围。万里风云开伟观。百年毛发凛余威。长虹一出林光动，寂历村墟空落晖。

丹霞下院同仲泽鼎玉赋时从商帅军至南阳。

鞍马匆匆去复还，霜钟今得见丰山。千年香火丹霞老，满眼兴亡白水闲。壮志自怜消客路，深居谁得似禅关？只应频有西来梦，夜夜青要杳霭间。

春日半山亭游眺

日照春山花满烟，独乃携尊酒此江边。江流衮衮望不极，世事悠悠私自怜。小草不妨怀远志，芳兰谁为发幽妍？千年石壁留诗在，会有骚人一慨然！

别程女

芸斋淅淅掩霜寒，别酒青灯语夜兰。生女便知聊寄托，中年尤觉感悲欢。松间小草栽培稳，掌上明珠弃掷难。明日缑山东畔路，野夫怀抱若为宽。出山

松门石路静无关，布韈青鞋几往还。少日漫思为世用，中年直欲伴僧闲。尘埃长路仍回首，升斗微官亦强颜。休道西山不留客，数峰如画暮云间。

谢邓州帅免从事之辟

忧端扰扰力难任，世事骎骎日见临。三载素冠容有愧，一时墨绖果何心？首丘自拟终残喘，陟屺谁当辨苦音？遥望朱门涕横落，相公恩德九泉深！

新野先主庙次邓帅韵。

一军南北几扶伤，长坂安行气已王。豪杰尽思为汉用，江山初不假吴强。两朝元老心虽壮，再世中兴事可常。寂寞永安宫畔土，争教安乐似山阳。

石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厓横绝倚山垠，草径低迷劣可分。潭影乍从明处见，竹香偏向静中闻。石林万古不知暑，茅屋四邻惟有云。曳杖行歌羡樵叟，此生何计得随君？

独峰杨氏幽居

村墟潇洒带新晴，落日千山一片青。世外衣冠存太仆，云间鸡犬亦长生。清江两岸多古木，平地数峰如画屏。惆怅朝阳一茅屋，酒船茶灶负生平。

渡湍水

悠悠人事眼中新，悄悄孤怀百虑纷。伎俩本宜闲处著，姓名谁遣世间闻？秋江澹沱如素练，沙浦空明行暮云。蚤晚扁舟载烟雨，移家来就野鸥群。

十日登丰山

十日登高发兴新，丰山孤秀出尘氛。村墟带晚鸦噪合，林壑得霜烟景分。芳臭百年随变灭，短长千古只纷纭。诗成一叹无人会。白水悠悠入暮云。

岐阳三首

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

围城病中文举相过

扰扰长衢日往回，病中聊得避喧埃。愁多顿觉无诗思，计拙惟思近酒杯。潘岳镜中浑白发，江淹门外即苍苔。生涯若被旁人问，但说经年鼠不来。

读靖康佥言

浚郊沙海浩茫茫，河广才堪一苇航。颠沛且当惩景德，规模何必罪朱梁。沧溟不掩蛟龙窟，大地同归雀鼠乡。三百年间几降虏？长星无用出光芒。

雨后丹凤门登眺

绛阙遥天霁景开，金明高树晚风回。长虹下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劫火有时归变灭，神嵩何计得飞来？穷途自觉无多泪，莫傍残阳望吹台。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四壁秋虫夜语低，南窗孤客枕频移。野情自与轩裳隔，旅食难堪日月迟。平子归田元有约，魏舒幙被恐无期。一茎白发愁多少，惭愧家人赋庾户多。

浩然师出围城赋鹤诗为送

梦寐西山饮鹤泉，羡君归兴渺翩翩。昂藏自有林壑态，饮啄暂随尘土缘。辽海故家人几在？华亭清唳世空怜。明年也作江鸥去，水宿云飞共一天。

追用座主闲闲公韵上致政冯内翰二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峻坂平生几疾驱，归休甫及引年初。东门太傅多祖道，北阙诗人休上书。皂栎老归千里骥，白云闲钓五溪鱼。非熊有兆公无恙。会近君王六尺舆。

草堂人物列仙臞，万壑松风酒一壶。少日打门无俗客，老年争席有樵夫。巨源不入竹林选，元亮偶成《莲社图》。野史他年传耆旧，风流一一似公无？

怀秋林别业

茅屋萧萧淅水滨，岂知身属洛阳尘。一家风雪何年尽？二顷田园入梦频。高树有巢鸠笑拙，空墙无穴鼠嫌贫。西南遥望肠堪断，自古虚名只误人。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

翠被匆匆见执鞭，戴盆郁郁梦瞻天。只知河朔归铜马，又说台城堕纸鸢。血肉正应皇极数，衣冠不及广明年。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

惨澹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五云宫阙露盘秋，银汉无声桂树稠。复道渐看连上苑，戈船仍拟下扬州。曲中青冢传新怨，梦里华胥失旧游。去去江南庾开府，凤皇楼畔莫回头。

永宁南原秋望

浩浩西风入敝衣，茫茫野色动清悲。洗开尘涨雨才定，老尽物华秋不知。烽火苦教乡信断，砧声偏与客心期。百年人事登临地，落日飞鸿一线迟。

中秋雨夕商帅国器筵中作。

南楼高兴在胡床，十日秋阴负一觞。庾老未应妨啸咏，素娥多自怨昏黄。此生此夜不长好，行雨行云有底忙？却恐哦诗太愁绝，且烧银烛看红妆。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槃

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

喜李彦深过聊城

围城十月鬼为邻，异县相逢白发新。恨我不如南去雁，羡君独是北归人。言诗匡鼎功名薄，去国虞翻骨相屯。老眼天公只如此，穷途无用说悲辛。

与张杜饮

故人寥落晓天星，异县相逢觉眼明。世事且休论向日，酒尊聊喜似承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公倒载群儿笑，焦遂高谈四座惊。轰醉春风一千日，愁城从此不能兵。

秋夕

小簟凉多睡思清，一窗风雨送秋声。频年但觉貂裘敝，万古何曾马角生？寄食且依严尹幕，附书谁往邓州城？浇愁欲问东家酒，恨杀寒鸡不肯鸣。

梦归

憔悴南冠一楚囚，归心江汉日东流。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潇潇风雨秋。贫里有诗工作祟、乱来无泪可供愁。残年兄弟相逢在，随分畬盐万事休。

白屋

白屋寒多爱夕昏，静中归思益纷纷。长门谁买千金赋？祖道虚传五鬼文。地尽更无锥可置，灶闲唯觉井长勤。明年准拟莱芜住，寄谢东邻范史云。

淮右

淮右城池几处存？宋州新事不堪论！辅车谩欲通吴会，突骑谁当捣蓟门？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空余韩偓伤时语，留与累臣一断魂。

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

夜冠八座文昌府，幙被三年同舍郎。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伤时贾谊频流涕，卧病王章自激昂。保社追随有成约，不应关塞永相望。

东南人物未雕零，和气春风四座倾。但喜诗章多俊语，岂知谈笑得新名。二年阻绝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别后相思动顺首，杏花尊酒记聊城。

即事

逆竖终当鲙缕分，挥刀今得快三军。燃脐易尽嗟何及，遗臭无穷古未闻。京观岂当诬翟义，衰衣自合从高勋。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

望王李归程

一褐霜寒晚思孤，眼中行李见归途。虞卿仲子死不朽，石父晏婴今岂无？义士龙沙元咫尺，累臣驹隙自舒徐。何时斗酒欢相劳，惊看燕家头白乌？

秋夜

九死余生气息存，萧条门巷似荒村。春雷谩说惊坯户，皎日何曾入覆盆！济水有情添别泪，吴云无梦寄归魂。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与细论？

甲午除夜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然。已恨太官余麴饼，争教汉水入胶船？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十度新正九处家，今年痴坐转堪嗟。一冬残雪不肯尽，连日苦寒殊未涯。重碧总夸燕市酒，小红谁记上林花。残魂零落今无几，乞与春风恼鬓华。

杏花落后分韵得归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獭髓能医病颊肥，鸾胶无那片红飞。残阳淡淡不肯下，流水溶溶何处归？煮酒青林寒食过，明妆高烛赏心违。写生正有徐熙在，汉苑招魂果是非？

三仙祠

三仙祠下往来频，憔悴征衫满路尘。箫鼓未休寒食酒，樵苏时见旧都人。吹残芳树红仍在，碾破平田绿已匀。西北并州隔千里，几时还我故乡春？

送辅之仲庸还大梁

骅骝争道渺翩翩，谁遣风尘失壮年。四壁旧闻悬磬宅，一囊今有卖书钱。淋浪别酒青灯夜，灭没孤帆落照边。想得还家过春半，故山乔木满苍烟。

绣江泛舟有怀李郭二公

荷花如锦水如天，狼藉秋香拥画船。长白风烟最潇洒，外台宾主重留连。胜游每恨隔千里，乐事便当论百年。咫尺西州两诗客，不来同作饮中仙。

送杜子

洛阳尘土化缁衣，又见孤云著处飞。北渚晓晴山入座，东原春好妓成围。来鸿去燕三年别，深谷高陵万事非。轰醉春风有成约，可能容易话东归。

眼中

眼中时事益纷然，拥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乡各异县，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

送杜招抚归西山杜，乱后为黄冠师。

少日先声慑虎貔，只今骑马欲鸡栖。邯郸枕上人初觉，《秋水》篇中物已齐。父老樵渔知有社，将军桃李自成蹊。因君唤起思乡意，君在西山我更西。

寄钦止李兄

征车南北转秋蓬，关塞相望两秃翁。衮衮便当随世路，悠悠难复倚天公。铜驼荆棘千年后，金马衣冠一梦中。尊酒云州古城下，几时携手哭春风？

有寄

飞鸿来处是营平，喜向斜封见姓名。千里吕安思叔夜，五更残月伴长庚。关河秋兴风景暮，长路渴心尘土生。南渡诗人吾未老，几时同醉凤皇城？

镇州与文举百一饮

翁仲遗墟草棘秋，苍龙双阙记神州。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眼中二老风流在，一醉从教万事休？

别王使君丈从之

谢公每见皆名语，白傅相看只故情。尊酒风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记升平。太山北斗千年在，和气春风四坐倾。别后殷勤更谁接？只应偏忆老门生。

寄汴禅师师旧隐济源

白头岁月坐诗穷，止有相逢一笑同。斋粥空疏想君瘦，冠巾收敛定谁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梦魂历历山间路，世事悠悠耳外风。见说悬泉好薇蕨，草堂知我是邻翁。时汰逐释老家甚急，故有“冠巾收敛”之句。

卫州感事二首

神龙失水困蜉蝣，一舸仓皇入宋州。紫气已沉牛斗夜，白云空望帝乡秋。劫前宝地三千界，梦里琼枝十二楼。欲就长河问遗事，悠悠东注不还流。

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师。不知江令还家日，何似湘累去国时！离合兴亡遽如此，栖迟零落竟安之？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阑干有所思。“落日”，一作“独凭”。

望苏门

诸父当年此往还，客衣尘土泪斑斑。太行秀发眉宇见，老阮亡来尊俎闲。出岫暮云归有处，投林孤鹤杳难攀。涌金亭上秋如画，兴在青林杳霭间。

卷第九

七言律诗

望崧少二首

崧少飞来昆阆山，山家茅屋翠微间，鸡豚乡社相劳苦，花木禅房时往还。结习尚余三宿恋，残年多负半生闲。长河一苇人千里，望断西城碧玉环。

饮鹤池边万木稠，养龙崖上五峰秋。藤垂绝壁云添润，涧落哀湍雪共流。田父占年惊玉旆诗仙留迹叹昆丘。西风落日山阳道，空对红尘忆旧游。饮鹤池在缑山，养龙崖在五乳峰下。

怀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谷口暮云知郑重，林梢残照故分明。洛阳见说兵犹满，半夜悲歌意未平。

别覃怀幕府诸君二首

王后卢前旧往还，江东渭北此追攀。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诗酒聊堪慰华发，衡茅终拟共青山。相思后日并州梦，常在瑶林照映间。

太行醲秀在山阳，嵇阮经行旧有乡。林影池烟设清供，物华天宝借余光。承平故事嗟犹在，雅咏风流岂易忘！稍待秋风入凉冷，百壶吾欲醉筹堂。河内有七贤乡。

羊肠坂

浩荡云山直北看，凌兢羸马不胜鞍。老来行路先愁远，贫里辞家更觉难。衣上风沙叹憔悴，梦中灯火忆团栾。凭谁为报东州信，今在羊肠百八盘？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此县先陇城府君泰和中旧治。

列宿澄明墨绶尊，中台良选到名门。来时珥笔夸健讼，去日攀车余泪痕。一片青山几今昔，百年华屋记生存。泰和遗老今谁在？向道甘棠有子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铃阁文书到酒卮，诸曹小吏亦钞诗。座中佳客无虚日，帘下歌童尽雅辞。棠棣有花移旧巧，樱桃和露剪繁枝。书郎零落头今白，肠断荷衣出拜时。棠棣，樱桃，皆当时事。

野谷道中怀昭禅师

行行汾沁欲分疆，渐喜人声挟两乡。野谷青山空自绕，金城白塔已相望。汤翻豆饼银丝滑，油点茶心雪蕊香。说向阿师应被笑，人生生处果难忘。

太原

梦里乡关春复秋，眼明今得见并州。古来全晋非无策，乱后清汾空自流。南渡衣冠几人在？西山薇蕨此生休。十年弄笔文昌府，争信中朝有楚囚？

外家南寺在至孝社，予儿时读书处也

郁郁秋梧动晚烟，一庭风露觉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残阳更乱蝉。去国衣冠有今日，外家犁栗记当年。白头来往人间遍，依旧僧窗借榻眠。

追赋定襄周帅梦卿家秋日牡丹

千古吴中富贵家，秋风吹送洛阳花。真妃镜里春难老，玉女车边日易斜。纪瑞定谁增旧谱？换根元自有灵砂。来迟不及西堂宴，犹想分香入棣华。周有棣华堂。

桐川与仁卿饮

潇潇茅屋绕清湾，四面云开碧玉环。已分故人成死别，宁知樽酒对生还！风流岂落正始后？诗卷长留天地间。海内斯文君未老，不须辛苦赋囚山。

过浊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

废邑萧条落照边，山阳遗迹世空传。肺肠未溃犹可活，灰土已寒宁复然？负鼎运来元有力，考槃人去更堪怜。因君忆得曹瞒事，铜雀台荒又几年？

官园探梅同康显之赋

柳麦榆椒寂寞边，尽饶梅事得春偏。留残瘦骨犹堪画，未展幽香已可怜。千里移根自何许？数枝临水记当年。开时重约花前醉，试手东风第一篇。

十二月十六日还冠氏十八日夜雪

少日鹯飞掣臂鹰，只今痴钝似秋蝇。耽书业力贫犹在，涉世筋骸老不胜。千里关河高骨马，四更风雪短檠灯。一瓶一钵平生了，惭愧南窗打睡僧。

别康显之

玉川文字五千卷，郑监才名四十年。谁谓华高吾岂敢，耻居王后子当然。河亭笑语归陈迹，里社追随失后缘。后夜并州月千里，南窗樽酒且流连。

寄杨飞卿

客梦悠悠信转蓬，藜床殷殷动晨钟。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沙水有情留过雁，乾坤多事泣秋虫。三间老屋知何处？惭愧云间陆士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雨夜

梦里孤蓬雨打秋，茅斋元更小于舟。无钱正坐诗作祟，识字重为时所。千里谩思黄鹄举，六年真作贾胡留。并州北望山无数，一夜砧声人白头。

东平送张圣与北行

天山曾望使车还，官柳青青此重攀。去国衣冠元易感，中年亲友更相关。迩云自可无千里，隐雾难教见一斑。海内文章在公等，不应空老道途间。

别张御史特立，字文学

晚学天教及老成，翰林诗里羡鸿冥。冯内翰丈赠御史诗，有“鸿冥雉媒”之句。

箪瓢此日归颜巷，铜墨当时动汉庭。华谩劳纡直笔，御史见贻之作，过有褒拂。绛帷无复与横经。只应千里并州道，常并虚危候德星。

出东平

老马凌兢引席车，高城回首一长嗟。市声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潦倒本无明日计，往来空置六年家。东园花柳西湖水，剩著新诗到处夸。

再到新卫

蝗旱相仍岁已荒，伶俜十口值还乡。空令姓字喧时辈，不救饥寒趁路傍。行帐马嘶尘颒洞，空村人去雨淋浪。河平千里筋骸尽，更欲驱车上太行。

别冠氏诸人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东舍茶浑酒味新，西城红艳杏园春。衣冠会集今为盛，里社追随分更亲。分手共伤千里别，低眉常愧六年贫。他时细数平原客，看到还乡第几人？

入济源寓舍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未办驱车上太行，主人留此避风霜。遗编坠简文章烂，粝食粗衣岁月长。奋迅旧嫌扶老杖，龙钟今属负暄墙。睡中剌剌闻人语，季子金多过洛阳。

镇平县斋感怀

四十头颅半白生，静中身世两关情。书空咄咄知谁解？击缶呜呜却自惊。老计渐思乘款段，壮怀空拟谩峥嵘。西窗一夕无人语，挑尽寒灯坐不明。

野菊再奉座主闲闲公命作

晚景萧疏画不成，晚花作意出繁英。鲜明独向霜露见，烂漫却随蒿艾生。南国骚人知有待，西风胡蝶更多情。南山正在悠然处，安得芳樽与细倾？

五月十二日座主闲闲公讳日作

厝火谁能救已然？直教忧疾送华颠。赠官不暇如平日，草诏空传似奉天。故垒至今埋恨骨，遗宗何力起新阡？门生白首浑无补，陆氏庄荒又一年！

四哀诗

李钦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赤县神州坐陆沈，金汤非粟祸侵寻。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无我与君深。悲来不待山阳笛，一忆同衾泪满襟。

冀京父

先公藻鉴识终童，曾拔昆山玉一峰。不见连城沽白璧，蚤闻烈火燎黄琮。重围急变纷纷口，九地忠魂耿耿胸。欲吊南云无觅处，士林能不泣相逢。

李长源

冀都事死东州祸，李翰林亡陕府兵。方为骚人笺楚些，更禁书客堕秦坑。石苞本不容孙楚，黄祖安能贷祢衡？同甲四人三横賨，此身虽在亦堪惊！

王仲泽

太学声华弱冠驰，青云岐路九霄飞。上前论事龙颜喜，幕下筹边犬吠稀。壮志相如头碎柱，赤心嵇绍血沾衣。从来圣牍褒忠义，谁为幽魂一发挥？

过诗人李长源故居

楚些招魂自往年，明珠真见抵深渊。巨鳌有饵虽堪钓，怒虎无情可重编。千丈气豪天也妒，七言诗好世空传。伤心鹦鹉洲边泪，却望西山一泫然。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书山东龛看月

四山寒雪夜深明，未恨崔嵬失旧青。青女有功加粉泽，素娥无意惜娉婷。微云河汉非人世，太古鸿荒见典刑。剩著新诗记今夕，年年来醉半山亭。

明日作

晴光晃漾入危阑，万象都归一色看。摇笔尚堪凌浩荡，举杯谁与慰荒寒？化志银界清凉近，散尽冰花碧海干。后夜霜空月论满，可无秦女共骖鸾！

杏花二首庚子岁南庵赋。

芳树春融绛蜡凝，春风寂寞掩柴荆。画眉卢女娇无柰，龋齿孙娘笑不成，已怕宿妆添蝶粉，更堪暖蕊闹蜂声。一般疏影黄昏月，独爱寒梅恐未平。

一穗芦鞭一穗尘，西园红艳眼中新。帽檐分去家家喜，酒面飞来片片春。梅柳几曾同故事，樱桃才得缀芳辰。荒城此日肠堪断，老却探花筵上人。

醉后

蚤岁披书手不停，中年所得是忘形。天公不禁人间酒，崔瑗虚留座右铭。身后山丘几春草，醉来日月两秋萤。柴门老雨青苔满，一醉狂歌且自听。

赋南中杨生玉泉墨墨不用松烟而用灯煤。

万灶玄珠一唾轻，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团更觉香为累，冷剂休夸漆点成。浣袖秦郎无藉在，画眉张遇可怜生。晴窗弄笔人今老，孤负松风入砚声。宫中以张遇麝香小团为画眉墨。

赠张文举御史

安稳藜床坐欲穿，合教绝学到真传。清贫自苦知何负？神理无凭恐未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麋乳尚怜孤竹饿，龙头谁识管宁贤？无穷白日青天在，会有先生引镜年。先生新失明。

寄答飞卿

一首新诗一纸书，喜于沧海得遗珠。古来献玉犹难售，此日闻韶本不图。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终放月轮孤。并州命驾才千里，嵇吕风流未可无。

留别龙兴汴禅师普照鉴禅师

十年不见木庵师，二老相从又一时。俚曲只知无《白雪》，遗音谁谓有朱丝？书难尽信何如默，人各为家枉自私。三月春风满桃李，青青留看岁寒枝。

赤石谷

林罅阴崖雾杳冥，石根寒溜玉玎玲。云来朔漠疑秋蚤，山近清凉觉地灵。静爱鸟声存野调，闹嫌人迹带尘腥。南台说有金银气，可是并汾处士星？系舟山。僧徒调之小五台，九月中，时有景星如佛光云。

赠杨君美之子新甫

书林头白坐吟呻，青佩横经更几人？总角未逢韩吏部，伏膺先就楚灵均。岳莲尽发三峰秀，玉树初含二月春。看取杨家伯男子。今年天壤姓名新。含，一作生，一作临。

澹亭同麻知几赋

零落栖迟复此游，一樽聊得散羁愁。天围平野莽无际，水绕孤城闲不流。元是“深”字，知几为予改作“闲”字。柳意渐回淮浦暖，雁声仍带塞门秋。登高望远令人起，欲买烟波无钓舟。

答公茂

文昌除目入惊看，似觉规摹到汉官冀北已空天下马，江东全倚谢家安。黄图赤县风流在，碧落银河病眼宽。林下升平有他日，草堂应许驻金鞍。

过应州

平野风埃接戍楼，边城三月似穷秋。人家土屋才容膝，驿路旃车不断头。随俗未甘尝马湩，敌寒直欲御羊裘。十年紫禁烟花绕，此日云山是应州。

应州宝宫寺大殿

缥渺层檐凤翼张，南山相望郁苍苍。七重宝树围金界，十色雯华拥画梁。竭国想从辽盛日，阅人真是鲁灵光。请看孔释谁消长，林庙而今草又荒。

怀安道中寄怀曹征君子玉

赭水欢游事已非，襄山回首重依依。义熙留在陶元亮，华表来归丁令威。袖里短书怀老笔，梦中皤腹见袖衣。祝君饱吃残年饭，会有邻墙白版扉。

五月十一日樗轩老忌辰追怀

溃后交情老更伤，每逢此日倍难忘。神光何处埋泉壤？落月无言满屋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秘阁图书疑外府，谢家兰玉记诸郎。灵均谩倚骚经在，宗国河山半夕阳。公墓今为乱冢所迷，故有上句。

感事

富贵何曾润髑髅？直须淅米向矛头。血此日逢三怨，风鉴生平备九流。瓢饮不甘颜巷乐，市钳真有楚人忧。世间安得如川酒，力士铛头醉死休！

玉溪端氏

邂逅诗翁得胜游，烟霞直欲尽崧丘。玉溪如此不一到，今日旷然消百忧。林影苍茫开霁晓，岸容潇洒带新秋。酒材已办须君酿，要及西风入钓舟。

华不注山济南作。

元气遗形老更顽，孤峰直上玉孱颜。龙头突出海波沸，鳌足断来天字闲。齐国伯图残照里，谪仙诗兴冷云间。乾坤一剑无人识，夜夜光芒北斗寒。

岳解元生日邦献

天日晴明见岳时，只君消得谪仙诗。莺花到处供杯酒，霜雪何缘点鬓丝？已办紫云新活计，又添骥子好男儿。扶风里社他年看，闹簇灵椿桂五枝。

感兴夜宿读书山作。

倚梯从昔望烟霄，七叶何人竟珥貂？道路常教车历鹿，功名惟有鬓飘萧。勤如韩子初无补，晚似冯公岂见招？五十三年等闲里，一窗风叶雨潇潇。

晨起壬寅正月九日。

灯火青荧语夜阑，柴荆寂寞掩春寒。欢悰已向杯中减，老态何堪镜里看？多病所须惟药物，一钱不直是儒冠。掣鲸莫倚平生手，只有东溪把钓竿。时欲经营神山别业，故云。

送周帅梦卿之关中二首

狼藉麻衣见酒痕，忆君醉别柳边村。离愁扰扰理还乱，来事悠悠谁与论？瘴海渐添春浪阔，冰崖惟觉暮烟屯。人间底似三峰好，箭笮通天有一门。

风华漠漠水迢迢，长记金鞍入灞桥。须鬓而今满霜雪，羽毛此日是云霄。火余函谷青犹峙，春动长陵紫未消。射虎南山付公等，可能仙掌不相招。

感事

舐痔归来位望尊，骎骎雷李入平吞。饥蛇不计撑肠裂，老虎争教有齿存！神理定须偿宿业，债家犹足褫惊魂。且看含血曾谁噀？猪嘴关头是鬼门。

十月二十日雪中过石岭关

老天黯惨入平芜，朔吹崩奔万窍呼。雪意旋壮行路景，诗家新有入关图。地炉围坐惭田父，絮帽冲寒怨仆夫。故国烟花重回首，蜀橙山麝记金壶。

将上书莘国幕府感怀呈贾明府

兵家世不乏小杜，风鉴今谁如老庞？自许奇谋倾幕府，不妨幽梦落篷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惊乌绕月枝难稳，羸骥嘶风气未降。爱惜平生请缨手，一蓑休忆弄秋江。

春寒

草木荒城屋数椽，春寒闾巷益萧然。僮奴樵爨头如葆，稚女跳梁履又穿。白石鲤鱼空尺半，朱门食客自三千。松枝尘尾山中满，去去《南华》有《内篇》。

即事商帅国器见免从军

逋客而今不属官，住山盟在未应寒。书生本自无燕颔，造物何尝戏鼠肝！会最指天容我懒，鸱夷盛酒尽君欢。到家慈母应相问，为说“将军礼数宽。”

示怀祖

憔悴经年卧涧阿，囊中无物只诗多。自惊白鬓先潘岳，人笑蓝衫似采和。狗盗鸡鸣皆有用，鹤长凫短果如何？乘闲便作《归由赋》，付与牛童扣角歌。

示崔雷诗社诸人

一寸名场心已灰，十年长路梦初回。江山自许供诗笔，糜粥犹能到酒杯。卖剑买牛真得计，腰金骑鹤恐非才。游从肯结鸡豚社，便约岁时相往来。

宏州赠曹丈子玉

丘园旧忆询幽仄，裘褐今闻识姓名。故国衣冠有遗老，岁寒松柏见交情。寄书千里空头白，握手一杯俱眼明。来往襄阴从此始，剩将歌笑慰生平。

和仁卿演太白诗意二首

萧萧窗竹动秋声，紫极深居称野情。静坐且留观众妙，还丹无用说长生。风流五凤楼前客，寂寞千秋身后名。解道田家酒应熟，诗中只合爱渊明。

萧萧窗竹动秋声，檐间白云澹以成。白云朝飞本无意，白云暮归如有情。渊明太白醉复醉，季主唐生鸣自鸣。四十九年堪一笑，昨非今是可怜生。

燕府白兔

仙颖迷离望莫攀，争教失脚下高寒！吸残灏露瑶窗晓，捣尽玄霜玉杵闲。顾影乍疑云外见，写生何似镜中看？？褐衣扰扰皆三窟，几在祥经咳唾间。

梁都运乱后得故家所藏无尽藏诗卷见约题诗同诸公赋

飞亭四望水云宽，亭上高人杳莫攀。已就湖山揽奇秀，更教乡社得安闲。风流岂落正始后？诗卷常留天地间。胜赏休言隔今昔，肩吾新自会稽还。

出都二首

汉宫曾动伯鸾歌，事去英雄不柰何。但见觚棱上金爵，岂知荆棘卧铜驼？神仙不到秋风客，富贵空悲春梦婆。行过卢沟重回首，凤城平日五云多。

历历兴亡败局，登临疑梦复疑非。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沧海忽惊龙穴露，广寒犹想凤笙归。从教尽剗琼华了，留在西山尽泪垂。寿宁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近为黄冠辈所撤。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叠巘沉沉转素蟾，长松拥高檐。湖山已为新晴好，风露还疑此夜添。身外作缘良自苦，世间除睡更无甜。溪堂借宿从今始，便约儿童具米盐。

甲辰三月旦日以后杂诗三首

应接纷纷又浹旬，枉教虚负杏园春。寻芳自分无闲日，载酒宁知有故人！花柳得时俱作态，川原经雨更无尘。凭君莫惜樽前醉，看即青梅入座新。

濈濈猩红闹晓晴，攒头真似与春争。舒开杨柳聊相映，瘦杀寒梅枉自清。粉艳低回工作态，绛唇寂寞独含情。画图只爱残妆好，未信徐郎解写生。

密雾轻尘细洒匀，绿云红雪一番新。风光烂漫供欢席，酒味清醇似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鱼鸟亦相亲。新诗写入奚奴锦从此他乡不算春！

紫牡丹三首

金粉轻黏蝶翅匀，丹砂浓抹鹤翎新。尽饶姚魏知名蚤，未放黄徐下笔亲。映日定应珠有泪，凌波长恐韈生尘。如何借得司花手，遍与人间作好春？

梦里华胥失玉京，小阑春事自升平。只缘造物偏留意，须信凡花浪得名。蜀锦浪淘添色重，御炉风细觉香清。金刀一剪肠堪断，绿鬓刘郎半白生。

天上真妃玉镜台，醉中遗下紫霞杯。已从香国偏薰染，更借花神巧翦裁。微度麝薰时约略，惊移鸾影却低回。洗妆正要春风句，寄谢诗人莫漫来。

与同平敬鼎臣宿顺天天宁僧舍

萧萧风雨打僧窗，耿耿青灯对客床。每恨相望隔关塞，岂知连日醉壶觞？浒畬味薄堪长久，茅屋寒多且闭藏。三十余年老兄弟，此回情话独难忘！

赠答乐丈舜咨中京副留守。

舟车何地得通津？书疏相忘意更亲。但爱柏台推峭直，岂知《梅赋》更清新。两都秋色皆乔木，耆旧风流有几人？诗酒陪从约他日，鸡川已许濯缨尘。

都运李丈哀挽有之

平日刚棱触祸机，老年天遣故乡归。登车揽辔名空在，濯足临流事已非。白鹤会须寻旧约青蝇犹解避余威。李丈殁于壬寅夏六月，异香满室，三日蝇不近。西州正有花千树，泪尽羊昙醉后衣。

赠答郝经伯常伯常之大父余少日从之学科举

故家珠玉自成渊，重觉英灵赋予偏。文阵自怜吾已老，名场谁与子争先？撑肠正有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莫把青春等闲了，蔡邕书籍待渠传！

吕国材家醉饮

世事悠悠殊未涯，七年回首一长嗟。虚传庾信凌云笔，无复张骞犯斗槎。去国衣冠有今日，春风桃李是谁家？螺台剩有如川酒，暂为红尘拂鬓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洛阳

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见陆沈。已为操琴感衰涕，更须同辇梦秋衾。城头大匠论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拟就天公问翻复，蒿莱丹碧果何心？

过三乡望女几村追怀溪南诗老辛敬之二首

云际虚瞻处士星，案头多负读书萤。笔端有口传三箧，石上无禾养百龄。从昔葛陂终变灭，只今韩岳漫英灵。因君重为前朝惜，枉破青衫买一经。女几山，土人谓之韩岳。

万山青绕一川斜，好句真堪字字夸。弃掷泥涂岂天意？折除时命是才华。百钱卜肆成都市，万古诗坛子美家。欲就溪南问遗事，不禁衰涕落烟霞。

为邓人作诗

再见州人本不期，相留相挽忍相违？携盘渭水堪流涕，种柳金陵已合围，事去恍疑春梦过，眼明还似故乡归。题诗未要题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堪，一作空。金陵，一作金城。

赠张主簿伟

江岸坟荒草棘秋，朱阳南下重君忧。弓刀近塞人烟少，林壑经霜虎迹稠。究竟畏途知有渐，激昂高义报无由。从今弟妹通家了，莫向瓜田认故侯。戒为究竟伴，能过险恶道。

望卢氏西南熊耳岭

不到中乡十五年，忽惊行色是卢川。已占介福归王母，未信羁魂似粤阡。柳文时为顾存惭吏报，先夫人墓，乱后故吏辈岁时致祭。偶成期会殆天怜。马范二师，远在千里外，予往卢氏，皆得会面。荒林破屋江声里，□想孤城一泫然。

寄刘继先

清霜茅屋耿无眠，坐忆分携一慨然。楚客登临动归兴，谢公哀乐感中年。凄凉古驿人烟外，迤逦荒□雪意边。千树春风水杨柳，待君同系晋溪船。

寄杨弟正卿

马迹车尘漫白头，苍生初不待君忧。且从少傅论中隐，尽要元规拥上流。东阁官梅动诗兴，洞□春色入新篘。归程未觉西庵远，夜夜清伊绕石楼。正卿西庵，以名酒甲洛中，尝赋《观涨诗》，有“狂澜竟逐西风落，依旧清溪绕石楼”之句，故兼及之。

为鲜于彦鲁赋十月菊追录

清霜淅淅散银沙，惊见芳丛阅岁华！借暖定谁留翠被，炼颜应自有丹砂。秋香旧入骚人赋，晚节今传好事家。不是西风苦留客，衰迟久已避梅花。

赠答同年敬鼎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海屏山放一头，争教尘土走东州？长身奉米侏儒饱，束发从军妄尉侯。千首新诗工作祟，百壶清酒未消忧。悠悠世事今如此，付与烟波著钓舟。妄尉，旧作妾尉。。

寄英上人

世事都销酒半醺，已将度外置纷纭。乍贤乍佞谁为我，同病同忧只有君。白首共伤千里别，青山真得几时分。相思后夜并州月，却为汤休赋碧云。

寄答仰山谦长老渠住招隐。

木庵推出谦书记，乞与云林百自由。想得驱驴入招隐，胜于骑鹤上扬州。众狙皆喜芧初熟，一鸟不鸣出更幽。日暮王城市声合，松风亭上莫回头。

九日登平定涌云楼故基楼即闲闲公所建

诗翁曾此宴重阳，老树遗台认醉乡。流水浮生几今昔？高秋云物自凄凉。飞来野鹤聊堪喜，望隔长鲸又可伤。赖是风流未全减，白头门客有王杨。时王无咎、杨子昭在坐，公在郡时门生也。。

平定鹊山神应王庙

古柳轮囷欲十围，鹊山祠庙此遗基。万金良药移造化，老眼天公谁耦畸？已为养生诬单豹，不应遭纲废元龟。半生磊块浇仍在，拟问灵君乞上池。

寄答商孟卿

窈渺朱弦寂寞心，得诗何啻得南金！冷猿挂梦山月暝，老雁叫群江渚深。异县五年仍隔阔，荒城连日想登临。书来且只平安了，拨触离愁恐不禁。

答石子章因送其行

《石梁》诗好先知名，樽酒相逢意自倾。宝剑沉埋惜元振，铁檠豪宕见胡钲。蓝田月出多重晕，丰岭霜余即大鸣。后日天山望征骑，燕鸿归处是云程。

留别仲经

来时儿女拜灯前，此日壶觞是别筵。聚散共知阴有数，笑谈争遣病相先？秋风古道将谁语？残月长庚更可怜。鸡栅鱼梁一村落，若为还似浙江边。仲经方病中，故有上句。

别周卿弟

晚岁论诗辱见收，相从许久重相留。苦心亦有孟东野。真赏谁如高蜀州。万叠寒云度归雁，孤洲春水澹沙鸥。荒城后日思君处，风色萧萧入白头。

寄叔能兄

星斗龙门姓字新，岂知书剑老风尘？郎君未省曾开合，王翰何缘得买邻？银烛对谈辞馆夜，雪梅同醉浙江春。只应千里东州月，处处相逢即故人。

贺威卿徐弟得雄

利市金钱四座俱，阿卿新喜到充闾。跨牛杨朴空颠酒。秣骥王良已问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桂出孙枝知秀发，凤离丹峤亦舒徐。明年别作飞黄句，来贺君家第二雏。

卷第十

七言律诗

追录洛中旧作

乐府新声绿绮裘，《梁州》旧曲锦缠头。酒兵易压愁城破，花影长随日脚流。万里青云休自负，一茎白发尽堪羞。人间只怨天公了，未便天公得自由。

东园晚眺东平

霜鬓萧萧试镊看，怪来歌酒百无欢。旧家人物今谁在？清镜功名岁又残。杨柳搀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余寒。一诗不尽登临兴，落日东园独倚栏。

十一月五日暂往西张

城隈细路入沙汀，絮帽冲风日再经。歉岁村虚更荒恶，穷冬人影亦伶俜。林烟漠漠鸦边暗，山骨棱棱雪外青。四十年来此寒苦，冻吟犹记陇关亭。

石岭关书所见

轧轧旃车转石槽，故关犹复戍弓刀。连营突骑红尘暗，微服行人细路高。已化虫沙休自叹，厌逢豺虎欲安逃？青云玉立三千丈，元只东山意气豪。

陀罗峰二首

念念灵峰四十年，一来真欲断凡缘。凿开混沌露元气，散布兜罗弥梵天。云卧无时不闲在，楼居何处得超然。殊祥莫诧《清凉传》，会与兹山续后篇。

每恨奇探负盛年，松崖今喜入攀缘。初惊灵鹫多飞石，更信金牛有漏天。乡国登临乃如此，名场驰逐亦徒然。留诗便与香泉约，起本西游第一篇。僧行，平阳。僧慧，太原。。

追怀曹征君

生死论交不易忘，一回言别泪千行。空劳结伴归莲社，无复题诗寄草堂。楚国先贤宜有传，粤阡羁鬼漫思乡。因君错怨天公了，且道今谁晚节昌。

春日书怀呈刘济川

乡社荒残住不成，无端蓬荜掩柴荆。流年又见东风菜，乐土空怀北斗城。父老只供留我醉，儿童也喜从君行。周侯见说应相笑，共隐三泉先有盟。东风菜，见《本草》菜部。

晋溪

石磴云松著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青瑶叠嶂通悬瓮，白玉双龙掣迅霆。地脉何尝间今昔，尾闾真解泄沧溟。乾坤一雨兵尘了，好就川妃问乞灵。

吊岳家千里驹

蜀客凄凉土一丘，后身还有化身愁。灵椿丹桂偶相值，蕙草清霜宁久留？掌中玉雪恩怜在，笔底云烟取次休。过眼空华只如此，不如无子却无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岭

狼牙路滑马伶俜，老鹤超超欲上征。一曲松风写幽致，九秋云物怆离情。天开员峤方壶境，涧落银河月窟声。觌面青山入渠手，定谁胸次玉峥嵘。

十三日度岳岭

神岳规模亦壮哉，上阶绝境重裴回。丹青万木秋风老，金翠千峰落照开。川路渐分犹暗澹，湍声已远更凄哀。石门剩比灵丘远，正坐登临欠一来。

玉泉二首

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公官秩见僧碑。云藏佛屋晴犹暗，树近禅窗老更奇。竹杖只供行险易，藜床偏与望川宜。同时不及髯中令，犹得泉名比凤池。

玉水泓澄古殿隅，又新名第不关渠。每因天日流金际，更忆风雷裂石初。百里官壶分韵胜，千人斋粥荐甘余。八功德具休夸好，玩景台荒有破除。寺东北有玩景台，尽得神川之胜，导者误引之荒山，一笑，故有二句。

玄都观桃花

前度刘郎复阮郎，玄都观里醉红芳。非关小雨能留客，自是桃花要洗妆。人世难逢开口笑，老夫聊发少年狂。一杯尽吸东风了，明日新诗满晋阳。

赠张致远

茅屋潇潇颍水滨，两山相望即比邻。禅房道院留连夜。酒榼诗囊浩荡春。老鹤千年见城郭，征君晚节傍风尘。相逢不尽平生意，耆旧风流有几人？

夜宿秋香亭有怀木庵英上人

兄弟论交四十年，相从旬日却无缘。去程冰雪诗仍在，晚节风尘私自怜。莲社旧容元亮酒，藤溪多负子猷船。茅斋一昔愁多少？窗竹潇潇耿不眠。

汴梁除夜追录

六街歌鼓待晨钟，四壁寒斋只病翁。鬓雪得年应更白，镫花何喜也能红？《养生》有论人空老，祖道无诗鬼亦穷。数日西园看车马，一番桃李又春风。

与冯吕饮秋香亭二子皆吾友之纯席生。

庞眉书客感秋蓬，更在京尘颒洞中。莫对青山谈世事，且将远目送归鸿。龙江文采今谁似？谓之纯凤翼年光梦已空。剩著新诗记今夕，尊前四客一衰翁。凤翼，永宁地名。

哀武子告

生气曾思作九原，迷涂争得背南辕。梁鸿故事要离墓，卫国孤儿祇树园。子今为僧旧说布衣甘绝脰，今传史笔记归元，知君禄社无心在，旌孝终当到李源。

赠李春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窦十郎家指顾间，因君我亦爱西山。丹房药镜平生了，禅榻茶烟岁月闲。春瓮有情供白堕，秋风无力损红颜。重来已有明年约，剩破都城几往还。

甲辰秋留别丹阳

疏疏衰柳映金沟，祖道都门复此留，千里关河动归兴，九秋云物发诗愁。严城钟鼓月清晓，老马风沙人白头。后夜相思渺何许？西山西畔是并州！

龙兴寺阁

全赵堂堂入望宽，九层飞观尽高寒。空闻赤帜疑军垒，真见金人泣露槃，桑海几经尘劫坏，江山独恨酒肠干。诗家总道登临好，诚就遗台老树看。

别纬文兄

玉垒浮云变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沉。眼中谁复承平旧，言外惊闻正始音。异县他乡千里梦，连枝同气百年心。行期几日休相问，觞拨羁愁恐不禁。

宁掾端甫北上

马头风雪远相迎，飒沓弓刀四十程。自是青云动高兴，未甘白发老诸生。书来沙漠灯花喜，梦到秦川烟树平。长句送君还自愧，半山已有雁飞行。

答定斋李兄

小山丛桂姓名香，举世何人得雁行。沧海扬尘几今昔？长庚配月独凄凉。虚劳裴相求白傅，正倚源明识漫郎。十载相从未言晚，城南泉石有云庄。

空山何巨川虚白庵二首

旧向韦编悟括囊，肯随文木被青黄。吉祥止处无余物，知见薰来有底香。空谷自能生地籁，浮云争得翳天光。只愁八月风涛壮，梦里江声撼客床。何，临安人。

露菊霜茱荐枕囊，石泉崖蜜破松黄。只缘山远无来客，更觉心清闻妙香。局尽堪消日晷，吟毫真合染溪光。剧谈不尽江湖景，重与青灯约对床。

听姨女乔夫人鼓风入松

白雪朱弦一再行，春风纤指十三星。云窗雾阁有今夕，宝靡罗裙无此声。潇洒寒松度虚籁，悠扬飞絮搅青冥。胎仙不比湘灵瑟，五字钱郎莫漫惊。

哭樊帅

自倚沉冤有舌存，争教无路叩天阍。装囊已竭千金赐，绝幕谁招万里魂。东道漫悲梁苑客，南园多负寿张孙。春风花落歌声在，梦里能来共酒尊？

寒食壬子清明后作。

上苑春风盛物华，天津云锦赤城霞。轻舟矮马追随远，翠幙青旗笑语哗。化国楼台隔瀛海，吴儿洲渚记仙家。山斋此日肠堪断，寂寞铜瓶对杏花。

送樊顺之

弓刀十驿岳莲洲，渭水秦山得意秋。王粲从军正年少，庾郎入幕更风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寒乡况味真鸡肋，清镜功名属虎头。寄谢溪风亭上月，老夫乘兴欲西游。

蜀昭烈庙

合散扶伤老益坚，荒祠重过为凄然。君臣洒落知无恨，庸蜀崎岖亦可怜。一县山阳尧故事，三年章武魏长编。锦官羽葆今何处？半夜楼桑叫杜鹃。

过翠屏口

鬓须苍白葛衣宽，事外闲身也属官。授简如闻数枚叔，乘车初不少冯欢。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峡风来夏亦寒。两饱三饥已旬日，虚劳儿女劝加餐。

王敦夫祥止庵

三乐人推二乐全，有亲可事子能传。旧时诗礼闻家学，此日丹砂见地仙。荡荡天光虚室外，融融和气彩衣前。情知不羡燕山桂，一树灵椿岁八千。

过寂通庵别陈丈甲辰秋

陈丈未识某而爱其诗，曾对高御史士美言：“我他日见遗山，当快饮百醉。”后见之而公已病，乃相约易百醉为百杯。每见以酒筹计之，至七八十杯，复有此别，故诗中及之。

心远由来地自偏，不离城市得林泉。从教上界多官府，且放闲身作地仙。三月有期何敢负？百杯未满会须填。违离更觉从公晚，却望都门一慨然。

梁移忠诗卷

一箭功成塞上归，乃翁垂白藉扶持。燕云义侠风流远。里社阴功父老知。龙种作驹元自异，虎头食肉未应迟。高门更与增华表，丁令还家先有期。时都运丈已下世，故诗中及之。

乔千户挽诗

高冢惊看石表新，空将事业望麒麟。燕辽部曲千夫长，楚汉风云百战身。赤羽有神留绝艺，素旗无诔记连姻。阴功未报天心在，累将重侯又几人。潘安仁《杨使君诔》有“表之素旗”之句。乔与予皆毛氏之婿。

赠王仙翁道成

览照休惊白发新，奕棋翻覆见来频。燕南赵北留诗卷，王后卢前尽故人。平地青云一炉药，旧都乔木百年身。凭君剩醉浮香酒，馆名梁苑而今不算春。

常仲明教授挽辞

云际虚瞻处士星，岂知谈笑已忘形。镇州肥腻无毫发，晋产真淳有典刑。白帽枉教淹晚节，绿囊元拟济含灵。汝南后日先贤传，犹欠知几为勒铭。常，代州崞县人，客郾城，与知几游从。知医，临终殊明了。

追录旧诗二首

短褐单衣长路尘，十年回首一吟呻。孤居无着竟安往，宿债未偿今更新。相马自甘齐客瘦，食鲑谁顾庾郎贫。闻君话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误身。自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韵，答张之纯。

潦倒聊为陇亩民，一犁分得雨声春。功名何物堪人老，天地无心谁我贫。颍上云烟随处好，洛阳桃李几番新。悠悠世事休相问，牟麦今年晚得辛。用崔怀祖韵。

丁未寒食归自三泉

春山晴暖紫生烟，山下分流百汊泉。未放小桃装野景，已看茅屋映秋千。饥乌得食争相唤，醉叟行歌只自颠。寒食明年定何许，故人尊酒且留连。

即事呈邦瑞

郑庄父子重相留，似为良辰散客愁。陋巷新成一茅屋，今年连醉两中秋，开尊便觉贤人近，汗足宁论力士羞。明日燕台传盛事，坐中宾客尽名流。

和白枢判

李定斋有诗寄白，以“因风何惜数行书”为落句，白酬答云：“欲搜春草池塘句，药裹关心梦不成。”余平解之。

金粟冈头有发僧，遥知默坐对龛灯。书邮但觉浮沉久，诗卷何缘唱和曾。白日放歌须纵酒，清朝有味是无能。相逢定有池塘句，药裹关心恐未应。

庆高评事八十之寿

图画尧民太朴存，衣冠兼得见高门。种松千岁如种德，教子一经今教孙。化日舒长留暮景，秋风摇落变春温。聘君羔雁休疑晚，正及新年荐寿尊。

超然王翁哀挽

直拟期颐荐寿尊，却从图画记生存。百年乔木衣冠古，一夕西庵笑语温。故事未沾通德里，素风多负读书孙。吴陈诸老今谁在？灭没归鸿是蓟门。

大名赠答张简之

营平豪宕变温文，所见今知胜所闻。只道生涯无长物，争教诗垒策奇勋。伐薪未敢烦名士，载酒能来过子云。后日山阳养衰疾，药笼仙品正须君。

燕都送马郎中北上

功曹此日汉萧何，家世当年老伏波。但爱红莲映芳渚，岂知寒谷变阳和。珠囊不载模糊锦，银管先书茂异科。太史占天应有喜，一星朝处五云多。

马云汉方镜背有飞鱼

劫火依然百炼初，护持元自有神鱼。影寒似觉云屏透，光落应分玉斗余。开朗休嫌露圭角。圆通宁复滞方隅。衣冠正了浑闲在，一片灵台欲付渠。

赠答雁门刘仲修

仲修省郎乘传过新兴，有诗见及，推激过称，甚非衰谬所宜得者，愧汗之余，辄用韵为谢。仲修诗律深密，得于尊公凤山老人过庭之训，且其颜状绝类吾友李从事长源，故篇中有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车骑雍容一坐倾，并州人物未凋零。共知祭酒传家学，刘向为刘氏祭酒。独爱中郎余典刑。东壁图书欣有托，南溟风浪骇初经。少微见比吾何敢，洗眼仙槎候客星。

余庆堂

五年霜戟照康庄，万里春风拥画梁。已觉并汾增胜气，更从王郝借余光。灵椿丹桂知难老，玉节金符岂易量。剩著笺毫授辞客，南堂兼是棣华堂。

寄答刘生

西州消息到东山，怀袖新诗百过看。白壁明珠惊照座，朔云寒雪入凭栏。省郎共结交情厚，野老还欣礼数宽。后日秋风一尊酒，草堂应得驻金鞍。

别董德卿

烂醉秋风四十场，此回歌笑重难忘。扬雄词赋今谁识？陶令田园先已荒。同甲弟兄虽异姓，宦游州郡即吾乡。悬知后日登高地，剩为行人望太行。

送端甫西行

瀛洲人物早知名，车骑雍容一座倾。美酒清歌良有味，绿波春草若为情。渭城朝雨三年别，平地青云万里程。老我秦游旧曾约，梦中仙掌已相迎。

读李状元朝宗禅林记

李守济州，城破，不屈节死。赠乡郡刺史。

偶向禅林见旧文，济阳南望为沾巾，张巡许远古亦少，烈日秋霜今更新。千字丰碑谁国手？百城降虏尽王臣。知君不假科名重，元是中朝第一人。

同严公子大用东园赏梅

东阁官梅要洗妆，青云公子不相忘。翰林风月三千首，乐府金钗十二行。佳节屡从愁里过，老夫聊发少年狂。花行更比梳行好，谁道并州是故乡？

中庸先生垂示先大夫教子诗及裴内翰择之所述家传爱仰不足情见于辞

严训常如天日照，名家元自古今同。只知杨秉余清节，争信谯玄有素风。《独行传》第一人通德里门传故事，安平韵语到儿童。青青留在怀贤树，爱杀曹南一亩宫。

贺中庸老再被恩纶

万古千秋丽泽堂，紫泥恩诏姓名香。治朝例有高年敬，神理终归晚节昌。东鲁儒生传旧学，曹南方志发幽光。季春羔雁秋风酒，准拟年年荐寿觞。

赵汲古南园分得军字

林园近与六街邻，尘涨都归一水分。鱼乐定从濠上得，竹香偏向雨中闻。接篱倒著容山简，老屋高眠称陆云。尊酒相陪有今日，却惭诗垒不能军。

柳亭雨夕与高御史夜话

关塞无缘笑语同，偶然情话此从容。青天蜀道不得过，山色归心空自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日茱萸蓝涧酒，十年朝马景阳钟。三间老屋知何处？惆怅云间陆士龙。高曾自蓝田令入拜监察御史，北渡后谋还保塞而困于无资者二十年矣。

玉峰魏丈哀挽

风驭翩翩渺独征，几人终始复哀荣。只缘大事存遗稿，重为斯文惜主盟。北斗太山初未减，秋霜烈日凛如生。莫疑知己无从报，直笔君看戮进明。

清明日改葬阿辛

掌上青红记点妆，今朝哀感重难忘。金环去作谁家梦？彩胜空期某氏郎。一瞥风花才过眼，百年冰檗若为肠。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诗哭杏殇。

寄谢常君卿

百过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迟。文除岭外初无例，诗学江西又一奇。杨柳不随春事老，贞松唯有岁寒知。仙乡白凤瀛州近，洗眼云霄看后期。

送武诚之往渼陂太原酒政瑞甫之父，此时为黄冠。

行李中春发晋溪，离筵辞客赋新题。青云有路人看老，秋水无言物自齐。杜曲旧游频入梦，兵厨佳酿惜分携。因君为向莲峰道：“不待移文我亦西。”

送刘子东游

刘郎世旧出雄边，生长幽并气质全。阵马风樯见豪举，《雪车》《冰柱》得真传。书空咄咄知谁解，击缶鸣鸣颇自怜。后日东州饱归载，且休多送酒家钱。

甲寅九日同临漳提领王明之鹿泉令张奉先贾千户令春李进之翼衡甫游龙泉寺僧颢求诗二首

远水寒烟接戍楼，黄花白酒浣羁愁。霜林染出云锦烂，春色并归风露秋。乡社岁时容客醉，石墙名姓为僧留。登高旧说龙山好，从此龙泉是胜游。

柿叶殷红松叶青，黄花霜后独鲜明。西风浩浩欲吹帽，石溜泠泠堪濯缨。皇统贞元见题字，良辰美景记升平。何人解得登临意，灭没疏云雁一声。

十日作

关树萧条返照明，井陉西北算归程。青黄大似沟中断，文字空传海内名。平地烟霄遽如许，秋风茅屋可怜生。重阳拟作《登高赋》，一片伤心画不成。

赠答普安师

入座台山景趣新，因君乡国重情亲。金芝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佛界春。闻道旧传言外意，忘年今得眼中人。种莲结社风流在，会向篮舆认后身。

孝纯宛丘迁奉

鬓毛衰飒面尘埃，孝子牵车古所哀。千里长河限南北，一丘寒土见蒿莱。辽东华表何人在？柳氏玄堂此日开。十月知君有新喜，小雏先与唤迎来。张弟新举第二雏，闻其玉雪可念，因以字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寿之平水之行

关寒相望首重搔，相逢衰飒叹颠毛。骊珠可忍轻弹雀，犗饵何缘得钓鳌。从昔丘园昌晚节，向来山岳总秋毫。西风先有龙门约，共举一杯持两螯。追怀赵介叔

今古人间各一诗，燕南剩有桂林枝。清风明月怀玄度，绿水红莲见杲之。善政传归遗爱颂，阴功留在称家儿。哀歌不尽平生意，空想翛然瘦鹤姿。

追怀友生石裕卿

人物休评第几流，依然豪侠数并州。壮怀歌阕尊为破，连句才多笔不休。金马只教聊避世，玉犀谁遣失封侯。酒酣握手今无复，惆怅西园是旧游。

挽雁门刘克明

诗骨翛然野鹤孤，两年清坐记园炉。金初宋季闻遗事，草靡波流见古儒。已分幽人嗟古柏，争教孺子奠生刍。凤山后日先贤传，再有刘宗祭酒无？

赠答平阳仇舜臣

两辱携诗过草堂，曹君师席有辉光。飞腾自是功名具，潦倒何堪翰墨场。沧海骊珠能几见，酆城龙剑不终岁。太行残雪春风近，且趁梅花荐寿觞。仇乃曹益父门生也

贾漕东城中隐堂

智水仁山德有邻，柳塘花坞静无尘。家僮解诵《闲居赋》，田父争持社瓮春。安吉总输中隐士，典刑真见老成人。明年恰入非熊运，共看青蒲裹画轮。

约严侯泛舟

风物当年小洞庭，西湖北日展江亭。诗贪胜概题难遍，酒怯清秋醉易醒。白鸟无心自来去，红蕖照影亦娉婷。仙舟共载平生事，未分枯槎是客星。

送李同年德之归洛西二首

千佛名经有几人？栖迟零落转情亲。承平盛集今无复，哀乐中年语最真。衣上缁尘元自化，镜中白发为谁新？水南水北相逢在，剩醉酴酡酉縻十日春。

亡柰流光冉冉何，逢君聊得慰蹉跎。飞黄老去空奇骨，拙燕归来只旧窠。举世尽从愁里过，一尊独爱醉时歌。洛中定有人相问，休道今年白发多。

赠萧汉杰并序

萧汉杰大兴人。金国初，尝赐姓奥里氏，故时人又谓之奥里汉杰。父仲宽居之，飞龙榜登科，同知青州军州事，致仕。有子六人，皆使宦学，独汉杰不乐，遂作举子。为人慷慨有志胆，好读书，古兵法及阴阳、孤虚、禄命之术。从军二十年，积官从三品，领虢州倅、关陕总帅府提控，佩金符。盖自燕城围解之后，间关南渡，出入行阵间，濒于死者屡矣。铁岭之溃，复入陕州。陕州乱，群不逞辈系汉杰狱中。汉杰乘昏暮破械而出，惧为追者及，驾浮壶乱黄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筋疲力涸，仅达北岸。为失侯故将者又二十年，流离顿踣，人所不能，而意气都不少衰，以人情观之，岂碌碌者所可办耶？壬子冬，与余相值于东原，问其世，知其为故人大钧之同母弟也。问其日事，则曰：“止以唐生季主之业游时贵间耳！”因与论余之行年，而有契于余心者。私窃慨叹：以为倚伏叵测，哀与乐相寻，生也有涯而局于忧畏，浩浩乎如乘舟而遇风波，非知其亡可柰何而安之，其可以收利涉之功乎(四)？汉杰为有得矣。其别也，因为长句以赠。

射虎将军右北平，短衣憔悴宿长亭。雷轰宝剑无留迹，火借青囊为乞灵。四壁不知贫作祟，一瓢谁识醉中醒？相逢莫话搘机石，自省枯槎是客星。

送曹干臣

和林音驿日怀思，燕市歌欢有此时。老我真成铁炉步，感君时送草堂赀。黄杨旧厄三年闰，赤骥非无万里姿。平地烟霄付公等，不妨闲和凤池诗。

国医王泽民诗卷

万石君家父事兄，岂知衰俗有王卿。一篇华中书笔，满纸清风月旦评。鸿雁自分先后序，鹡鸰兼有急难情。闺门雍睦君须记，方伎成名恐未平。

祖唐臣母挽章

白发承平一梦过，怡然冠帔见慈和。肩舆燕喜今无复，手线留残恨更多。舍肉已甘非颍谷，学仙何敢望西河。升堂结友平生事，重为王君废《蓼莪》。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龙泉

风色澄鲜称野情，居僧闻客喜相迎。藤垂石磴云添润，泉漱山根玉有声。庭树老于临济寺，霜林浑是汉家营。明年此日知何处？莫惜题诗记姓名。

感寓

南杨北李闲中老，乐丈张兄病且贫。叔夜吕安谁命驾？牧童田父实为邻。功名富贵知何物，风雨尘埃惜此身。歌酒逢场暂陶写，不应嫌我醉时真。李仁卿、杨正卿、乐舜咨、张纬文。

存殁辛老敬之刘兄景玄

行间杨赵提衡早，老去辛刘入梦频。案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诗卷欲谁亲？两都秋色皆乔木，一代名家不数人。汲冢遗编要完补，可能虚负百年身。

人日有怀愚斋张兄纬文

书来聊得慰怀思，清镜平明见白髭。明月高楼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诗。风光流转何多态？儿女青红又一时。涧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

赵元德御史之兄七秩之寿

富贵浮云世态新，典刑依旧老成人。松身鹤骨诗千状，玉润冰清德有邻。已卜新居近泉石，不应晚节傍风尘。平头七十从头数，才是梅溪第一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村杏花丁巳二月初二日

昨日樱唇绛蜡痕，今朝红袖已迎门，只应芳树知人意，留著残妆伴酒尊。浓李尚须羞粉艳，寒梅空自怨黄昏。诗家元白无今古，从此张村即赵村。

送仲希兼简大方

家亡国破此身留，留滞聊城又过秋。老去天公真溃溃，乱来人事转悠悠。中败局从谁覆？镜里衰容只自羞！方外故人如见问，为言乘兴欲东流。

送郭大方

云装烟驾渺翩翩，是处林泉有静缘。存殁共惊初劫后，交游空记十年前。忘言秋水聊挥尘，得意高山未绝弦。明月太虚君自了，相思休泛剡溪船。

送李辅之官青州

亲朋离燕日相仍，又向扁舟别李膺。晚节浮沉疑未害，中年哀乐自难胜。樊笼不畜青田鹤，朔吹初翻白锦鹰。郑重双鱼问消息，故侯瓜圃在东陵。

答晁公宪世契二首晁文元公之后，游仙李承旨之外孙。

文元道院玉为渊，卧治堂中宅相贤。名氏共知先德在，诗书仍自外家传。独先月旦宜无愧，久辱泥涂恐未然。子弟他年拜矜式，万钟应待饯华颠。

通家能有几人存？华屋生平得细论。入座旧曾称小友，挟书今复授诸孙。已烦学舍分余俸，更约田家共老盆。一诺知君重山岳，车行五日是并门。

寄史德秀兼呈济上诸交游

久拚身世不相关，暂入红尘亦自难。一旱且当逃赤地，二年争得厌青山。阳台寒食林花盛，铁岸南风草阁寒。乡社追随有成约，更教空负老来闲。

答吴天益

兵中曾共保嵩邱，忽漫相逢在此州。鹅鸭何尝厌喧聒，燕鸿无计得迟留。白头亲旧常千里，黄叶关河又一秋。三径他时望羊仲，却应松菊未销忧。来诗有“三径松菊”之句。

答郭仲通二首

白发归来一布衣，东皋春草映柴扉。向时诸老供熏沐，此日孤生足骂讥。遁世已甘成远引，刺天何暇计群飞？光芒消缩都无几，惭愧诗人比少微。来诗有少微星之句。

一尊何意复同倾？乱后真疑隔死生。吐气无妨出芒角，忍穷尤喜见工程。千年老桧盘根古，十丈寒潭照胆清。懔懔风期望吾子，不成随例只时名。

兰仲文郎中见过

玉台辞客富年华，乐府风流有故家。水碧金膏步兵酒，天香国色洛阳花。皇居郁郁今何在？世事悠悠日又斜。后夜云州古城下，故应回首一长嗟。

送奉先从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潦倒书生百战场，功名都属绣衣郎。虎头食肉无不可，鼠目求官空自忙。卷月清笳渭城晓，倚天长剑蜀山苍。习池老去风流减，醉后扬鞭愧葛强。

寿赵受之

山东诸将拥行台，共许元戎有雅怀。文字谁知祭征虏？威名人识李临淮。农郊荆棘连新麦，儒馆丹青映古槐。看取邦人祝君寿，五云多处是三台。

与宗秀才阳平作。

赵侯雅负平原量，杨子今为四海儒。已遣父兄知义训，肯容儿辈作耕夫？莺迁高树音容改，鱼得明珠尾鬣殊。驷马高门看他日，始知种德有根株。

赠冯内翰二首并序

内翰冯公，往在京师日，浑源雷渊希颜、太原王渥仲泽、河中李献能钦叔、龙山冀禹锡京甫，皆从之问学，某夤缘亦得俎豆于门下士之末。然自辛卯、壬辰以来，不三四年，而五人者惟不肖在耳！丙申夏六月，公自东平将展墓于镇阳，以某在冠氏，枉驾见过。时公方为髀股所苦，吟呻展转若非老人之所能堪。然间语及旧事，则危坐终日，往往为之色扬而神跃，以公初挂冠归嵩山时校之，其谈笑风流固未减也。窃意造物者锡公难老，使后生辈望见眉宇，以知百年文章钜公，敦庞耆艾之士，褒衣博带，坐镇雅俗者盖如此。横流方靡，而砥柱不移；故国已非，而乔木犹在。幸公之可恃，而哀四子之不见也，作诗二章，以道区区之怀。于公之行，而为之献。

耆旧如公可得亲，争教晚节傍风尘？青毡持去故家尽，白帽归来时事新。扶路不妨驴失脚，守关尤觉虎憎人。只应有似松庵日，时醉中山麴米春。

龙门冠盖日追随，四客翩翩最受知。桃李已随风雨尽，柏松独与雪霜宜。元龟华发渠有几，清庙朱弦谁与期？见说常山可归隐，从公未觉十年迟。

九日午后入府知曹子凶问夜不能寐为作诗二首

角逐文场早决机，晚年书卷不停披。诗如鲁望何多态？檄比宾王又一奇。题品自当高等级，搜求谁复尽毫厘。遗编缀辑非吾事，千古朱弦有子期。

造物无心赋耦奇，敢从穷达计前期。参军桓府得君重，奋翼滹池徒尔为。一瞥风花才过眼，半生歌笑几仲眉。陆家正有诸郎在，宝剑千金更属谁？

益父曹弟见过挽留三数日大慰积年倾系之怀其行也漫为长句以赠弟近诗超诣殆欲度骅骝前故就其所可至者而逸之

九万扶摇先有程，只应贫病坐时名。暂同寝饭聊堪喜，细话艰危却自惊。从事旧惭三语掾，通家犹记十年兄。文章正脉须公等，如我何年画虎成？

赠李文伯

凤凰在山天下奇，泰和以来王李倪。承平人物天未绝，耆旧风流今复谁？青红自是儿女事，老干宁与春风期？万壑松声一壶酒，从公未觉去年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赠玉峰魏丈邦彦

梦想南山掩霭间，眼明惊见玉峰寒。风波旧忆横身过，世事今归袖手看。贩妇佣儿识名姓，故乡遗俗见衣冠。临流卜筑平生事，会就辽东管幼安。

赠答赵仁甫

南冠牢落坐贫居，却为穷愁解著书。但见室中无长物，不闻门外有轩车。六朝人物风流在，两月燕城笑语疏。寒士欢颜有他日。晚年留看定何如！

同德秀求田燕山分得同字

数家村落翠微中，茅屋真堪著病翁。水竹渐知盘谷近，乡邻仍与玉川通。清泉白石言犹在，赤日红尘梦已空。杖屡追随自今始，此行聊记与君同。

德秀家儿子

犀插隆颅玉作肌，名郎风骨见来奇。灵椿丹桂诗将应，玉杵玄霜梦已知。儿未生时，梦得一兔竹马乍骑犹未惯。斑衣才著更相宜。风山自有鹓雏种，九子相从不厌迟。

赠任丈耀卿

袖手名城得海藏，不妨身与世相忘。故人非复乌衣巷，胜事仍余绿野堂。茶灶漫煎云脚散，莲舟清啸月波凉。投诗未觉追随远，豫怯君家百罚觞。

贺德卿王太医生子

喜色门阑笑语哗，新儿浴罢试铅华。岳莲尽发三峰秀，梦笔惊看五色花，此日寿筵分象果，异时云汉望仙槎。并州金马君知否？药笼阴功是故家。

赠麻信之

梁苑同来手重分，洛西清语意尤亲。相期晚岁定知我，可道古人惟有君。霁日光风开白昼，琼林珠树照青春。陆机旧有三间屋，便拟东头著弟云。

射虎

虎迹骎骎近九关，岂知飞将乃黄间。弦孤霹雳应手破，从骑斓斑载锦还。得意云雷卷勍敌，回头藜藿但空山。寝皮食肉男儿事，未分书生袖手闲。

茗饮

宿醒未破厌觥船，紫笋分封入晓煎。槐火石泉寒食后，鬓丝禅榻落花前。一瓯春露香能永，万里清风意已便。邂逅华胥犹可到，蓬莱未拟问群仙。

郁郁

郁郁羁怀不易开，更堪寥落动凄哀。华胥梦破青山在，《梁甫吟》成白发催。秋意渐随林影薄，晓寒都逐雁声来。并州近日风尘恶，怅望乡书早晚回。

秋日载酒光武庙

美酒良辰邂逅同，赤眉城北汉王宫。百年星斗归天上，万古旌旗在眼中。草木暗随秋气老，河山长为昔人雄。一杯径醉风云地，莫放银盘上海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寄刘光甫

山泽臞儒亦自豪，尘埃俗吏岂胜劳？陶潜贫里营三径，潘岳秋来见二毛。刍狗已陈甘自弃，辕驹未脱欲安逃？因风寄谢刘夫子，极口推称恐太高。

过皋州寄聂侯

涧冈重复并湍流，斜日黄榆岭上头。地底宝符临赵国，眼中佛屋见皋州。云沙浩浩雁良苦，木叶萧萧风自秋。别后故人应念我，一诗聊与话离忧。

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先生绝笔。

读书略破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正赖天民有先觉，岂容文统落私权。东曹掾属冥行废，乡校迂儒自圣癫。不是徐卿与高举，老夫空老欲谁传。

归潜堂此首施国祁补。

南山老桂几枝分？翰墨风流属两君。共说人间好歆向，争教茅屋著机云。备尝险阻聊乘化，力战纷华又策勋。却恐声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过阳泉冯使君墓此首张穆补。诗刻在阳泉北岭团洼冯氏香亭上，遗山亲笔也。行书，无年月。

一笛悠然此地闻，住山还忆大冯君。已看引水浇灵药，更约筑亭留野云。前日褒衣笑皤腹，今年宿草即荒坟。东邻谁举游岩例？秋菊寒泉尚可分。

游济源新补据雍正《河南通志》

地古灵多足胜游，高林六月似凉秋，云间雉堞横千里，水面龙宫倒十洲。盘谷村墟几来往，玉川人物自风流。一丘一壑平生事，独著南冠是楚囚。

神山古刹新补据雍正《定襄县志》

平地孤峰屹一拳，伊谁建寺在危巅？金身入梦基初立，白马驮经刹始全。碑断犹存蝌蚪字，梁空不辨汉唐年。山前借问缁衣老，屈指桑田几变迁。

圣阜危楼新补据雍正《定襄县志》

圣母留残此混融，一堆寒碧现神功。巨鳌突出海波沸，灵鹫飞来天竺空。水石异时传胜概，危亭何月架晴虹。搏扶九万非吾事，且放云山入座中。

横山寺新补据同前

浮图百尺耸亭亭，落日鸦啼野蔓青。故国尽消龙虎气，横山犹带凤凰形。金根辇路迎禅驾，玉树歌台语梵林。惟有滹沱河上月，年年随雁过寒汀。

卷第十一

五言绝句

洛阳高少府瀍阳后庵五首

溪上弄明月，风露发新警。心空无一尘，万竹扫秋影。

一水随人意，蔬畦复芋沟。风波河洛近，莫放出山流。

韭早春先绿，菘肥秋未黄。殷勤绕畦水，终日为君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僻境逾静，林疏秋已分。清溪一片月，修竹四山云。
方外人长乐，山中物自幽。百年梅福隐，万古谪仙游。
内乡杂诗犬吠桃源近，莺声柳巷深。苍苔留醉卧，青竹伴幽寻。
薛明府去思口号七首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画诺由官长，昂头顾吏频。只从明府到，判笔不传神。
麋鹿山中尽，公厨破几钱？只从明府到，猎户得安眠。
木索人何罪？累累满狱中。只从明府到，牢户二年空。
驿舍无歌酒，清谈了送迎。即看明府去，画鼓有新声。
旧日逃亡屋，镰锄色色新。即看明府去，还作卖牛人
疾恶看平日，天然御史材。豪奸休鼓舞，骢马即西来。
山居杂诗六首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乱生。林高风有态，苔滑水无声。
石润云先动，桥平水渐过。野阴添晚重，山意向秋多。
树合秋声满，村荒暮景闲。虹收仍白雨，云动忽青山。
川迥枫林散，山深竹港幽。疏烟沉去鸟，落日送归牛。
涨落沙痕出，堤摧岸口斜。断桥堆聚沫，高树阁浮槎。
鹭影兼秋静，蝉声带晚凉。陂长留积水，川阔尽斜阳。
梁父吟扇头孔明箕踞坐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槃礴万古心，块石入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谁与和？
南楼月夕望凤山有怀武炼师子和
相望不相见，山中君得知。南楼今夜月，也到洗参池。
辛亥寒食
寒食年年好，今年迥不同。秋千与花影，并在月明中。
山中晚春
云光金碧聚，林烟彩翠新。山花发较晚，今年两见春。
得纬文兄书
鹊语喜复喜，山城谁与娱？青灯一杯酒，千里故人书。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关山小雪后，絮帽北风前。残月如新月，今年老去年。
六言
定斋兄写真
朱黄笔底三箧，白黑胸中两。画作萧然野服，云龙蔽日骎骎。
巨然秋山为邓州相公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笔端游戏三昧，物外平生往还。为问阿师何在？白云依旧青山。

德和墨竹扇头

静里离离新粉，动时细细清香。明月清风自在，红尘白日何妨！“嫩香新粉墨离离”，李长吉《竹诗》。

曹得一扇头

机中素女仙去，月底梅花晚开。只见一枝疏影，不知何处香来！

七言绝句

论诗三十首丁丑岁，三乡作。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钟嵘评张华诗：“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陶渊明唐之白乐天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磊平？老阮不狂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陆芜而潘静”，语见《世说》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柰微之识碔砆。事见元稹《子美墓志》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

出处殊途听所安，山林何得贱衣冠？华歆一掷金随重，大是渠侬被眼谩。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世间东抹西涂手，枉著书生待鲁连。

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

切响浮声发巧深，研摩虽苦果何心？浪翁水乐无宫征，自是云山《韶濩》音。“水乐”，次山事，又其《诶乃曲》云：“停桡静听曲中意，好是云山《韶濩》音。”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

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随子诗：“无多药草在南荣，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随春草斗输赢。”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离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柳子厚晋之谢灵运。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横正有陵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出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葵。

金人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

文湖州草虫为刘使君赋

造物无心笔有神，翾翾飞动百年新。虫鱼琐细君休笑，学会屠龙老却人。

京都元夕

袨服华妆著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

西园

百草千花雨气新，今朝陌上有游尘。皇州春色浓于酒，醉杀西园歌舞人。

蓝采和像

长板高歌本不狂，儿曹自为百钱忙。几时逢著蓝衫老？同向春风舞一场。

鸳鸯扇头

双宿双飞百自由，人间无物比风流。若教解语终须问：“有底愁来也白头？”

杏花杂诗十三首

杏花墙外一枝横，半面宫妆出晓晴。看尽春风不回首，宝儿元是太憨生。

露华邑邑泛晴光，睡足东风倚绿窗。试遣红妆映银烛，湘桃争合伴仙郎？

袅袅纤条映酒船，绿娇红小不胜怜。长年自笑情缘在，犹要春风慰眼前。

暖日园林可散愁，每逢花处尽迟留。青旗知是谁家酒？一片春风出树头！

纷纷红紫不胜稠，争得春光竞出头。却是梨花高一著，随宜梳洗尽风流。

露邑清华粉自添，隔溪遥见玉帘苫。眼看桃李飘零尽，更拣繁枝插帽檐

小桥南北梦幽寻，钱醉蓉腾不易禁。一树杏花春寂寞，恶风吹折五更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山漠漠有无中，几日园林几树红？燕子衔将春色去，错教入恨五更风。
屈指残春有别期，春风争忍片红飞？若为酿得千日酒，醉著东君不放归。
楚客离魂不易招，野春平碧水超超。垂杨也被多情恼，瘦损春风十万条。
小雨斑斑晓未匀，烟光水色画难真，西园春物知多少？一树垂杨恼杀人！
魏紫姚黄有重名，洛阳车马闹清明。吹残桃李风才定，可是东君别有情？
红妆翠盖惜风流，春动香生不自由。莫向芸斋厌闲冷，小诗供作锦缠头。
韩偓：“曦三清之瑞露，春动七情，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
出京
巫峡归云底处寻？高城渺渺暮烟沉。春风不剪垂杨断，系尽行人北望心。
惠崇芦雁三首
寒沙折苇静相依，故国春风早晚归。意外羁栖谁画得？羽毛单薄稻梁微。
雁奴辛苦候寒更，梦破黄芦雪打声。休道画工心独苦，题诗人也白头生！
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万里身。不似画屏金孔雀，离离影淡生春。
蚤起
北舍南邻独乐声，夹衣晨起觉秋清。豆田欲熟朝朝雨，唤杀双鸠不肯晴。
书生
书生千古一肠肠，盖世功名不自偿。更笑登封武明府，两盂白粥半生忙。
铜雀台瓦砚
爱惜铅花洗又看，画栏桂树雨声寒。千年不作鸳鸯去，唤得书生笑老瞒。
步虚词三首后二首三乡时作
阆苑仙人白锦袍，海山宫阙醉蟠桃。三更月底鸾声急，万里风头鹤背高。
万神朝罢出通明，和气欢声满玉京。见说人间有新异，绿章封事谢升平。
琪树明霞碧落宫，歌音袅袅度泠风。人间听得《霓裳》惯，犹恐《钧天》是梦中。
拙庵为温甫赋
毫端棘末几人争？愚智相悬赋分平。毕竟世间谁是巧？鬓毛愁白可怜生！
风雨停舟图
老木高风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画图唤起扁舟梦，一夜江声撼客床。
纳凉张氏庄二首
小桥深竹午风便，一道垂杨带乱蝉。山下行人遮日去，却从茅屋问瓜田。
树阴环合水萦回，树下行人坐绿苔。绝似丛蒙山下路，眼中惟欠系舟嵬。
丛蒙、系舟皆乡中山，乡人谓之系舟嵬。
送穷
日吉时良利动迁，可能颜巷卜终焉。主人不倦奴星倦，辛苦年年缚草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柳

杨柳青青沟水流，莺儿调舌弄娇柔。桃花记得题诗客，斜倚春风笑不休。

梁县道中

青山簇簇树重重，人在春云浩荡中。也是杏花无意况，一枝临水卧残红。

自题写真二首

山林日月老潜夫，骨入穷泉未拟枯。幽涧有冰含太古，无人和玉试洪炉。孙绰："虽没泉壤，尸且不朽。"

一派春烟澹不收，渔家已许借扁舟。山林且漫蹉跎去，莫问人间第几流！

再题

高谈世事真何者？多窃时名亦偶然。山鹿野麋君自看，拟从何地著貂蝉？

吴子英家灵照图二首

船入西江万有空，漉篱活计百钱功，阿灵子却无生话，想得萧然似卷中。

抱犊山高记洛川，寸肠西去似绳牵。而今却羡庞家好，儿女生来只眼前。时女严在卢氏，约归宁未至。

刘邓州家聚鸭图

沙浦空明洲景微，枯荷折苇淡相依。若为化作江鸥去，拍拍随君贴水飞。

戊子正月晦日内乡西城游眺

雄蜂雌蝶为花狂，陌上游人醉几场？前日少年今白发，却来闲处看春忙！

长寿山居元夕

微茫灯火共荒村，黄叶漫山雪拥门。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黄昏。

闻仲泽丁内艰

升堂未几讣音闻，凶服衰羸日念君。昨夜东南雷雨恶，遥知号哭绕新坟。

赠眼医武济川

世事纷纷眯是非，不应刮膜在金鎞。知君圣处工夫到，且道心盲作么医？

赋粹中师竹拂子

了却香严一击缘，满梳华发伴谈玄。谁知拂月披风意，已具钤锤未落前。

题伊阳杨氏戏虎图

大斑哆笑口侵耳，小斑蓄缩如乞怜。戏斗真成两勍敌，发机谁在卞庄前？

王子端内翰山水同屏山赋二诗

郑虔三绝旧知名，付与时人分重轻。辽海东南天一柱，胸中谁比玉峥嵘？

万里承平一梦间，风流人物与江山。眼明今日题诗处，却见明昌玉笋斑。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亩图二首

官街尘土雾中天，入眼荒寒一洒然。大似终南山下看，北风和雪卷苍烟。

老眼萧郎笔有神，岩姿洲景尽天真。情知一段幽闲趣，不必清谈著晋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希颜钦叔玉华谷分韵得军华二字二首

并山一径入秋云，草树低迷劣可分。开道无烦谢康乐，挽强须得李将军。时有虎害，故戏云。

深山水木湛清华，兴到穷探亦未涯。转石犹能起雷雨，题诗自合动烟霞。转石，当日事。

同希颜钦叔玉华谷还会善寺即事二首

高风卷尽四山云，泉石烟霞得细分。大是山灵设清供，惜无佳句答殷勤。

诗翁彻骨爱烟霞，别似刘君住玉华。铁笛不曾从二草，头巾久已挂三花。赵隐芝子端同年进士，令任城，为猾吏所诬，遂隐居，今年八十余，自言胎仙已成，不久去世云。

从邓州相公觅酒时在镇平

寒日山城雪四围，空斋孤坐意多违。江州未觉风流减，可使陶潜望白衣。

镇平寄侄孙伯安笔

隆颅犀角掌中珠，不见经年日念渠。领取阿翁郎管笔，试教学写问安书。

黄筌龟藏六图为张左丞赋

无心舒卷付皇天，不幸刳肠亦偶然。世上疑谋待君决，可能藏六便安全。

镇平书事

劝农冠盖已归休，了却逋悬百不忧！可是诸人哀老子，半窗红日拥黄紬。

自镇平暂往秋林道中寄家

风雨尘埃了半生，西山归去眼增明。浮云夫婿今如此，莫遣迎门有叹声。

超化

秋风袅袅入僧窗，尽得诸山草木香。却恨大梁三日醉，不来超化作重阳。又云：“拟借扁舟弄秋水，自嫌尘土涴沙鸥。”余不记。

山居二首

斜阳高树挂晴虹，肃肃微凉雨气中。一道鹭鸶花不断，蜜香吹满马头风。

诗肠搜苦怯茶瓯，信手拈书却枕头。檐溜滴残山院静，碧花红穗媚凉秋。

寄女严三首

鹳崖鱼窟路间关，旬月无由一往还。寒食归宁见邻女，举家回首望西山。鹳崖、鱼窟在内乡往卢氏道中。

添丁学语巧于弦，诗句无人为口传。竹马几时迎阿姊？五更教诵《木兰篇》。

眼前儿女最关情，不见经年百感并。闻道全家解禅理，拟从香火问无生。

自邓州幕府暂归秋林

升斗微官不疗饥，中林春雨蕨芽肥。归来应被青山笑，可惜缁尘染素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题二首

七十鸳鸯五十弦，酒薰花柳动春烟。人间只道黄金贵，不问天公买少年。

春风也解惜多才，嫁与桃花不用媒。死恨天台老刘阮，人间何恋却归来？

题省掾刘德润家骖鸾图并为同舍郎刘长卿记异刘在方城先有碧箫之遇如芙蓉城事云

千劫情缘万古期，楼中萧史姓名非。洞天花落秋云冷，肠断青鸾犹自飞。

希颜挽诗五首

官衔寥落在铭旌，才命宁论重与轻？不作汉家贤傅去，空劳明主识萧生。“溘焉溟溟，旌纪寂寞”，《魏书.隐逸传》中语。

山立扬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从教不入麒麟画，犹是中朝第一人！

人间无路问天公，自古才难更厄穷。日月不为千载计，江山长惜万夫雄。

万古文章有正传，骅骝争道望君先。伤心一人重泉后，再得斯人又几年？

一世龙门属李膺，待君提拂遂腾升。千年荆棘龟趺在，会有人寻下马陵。

出邓州

本无奇骨负功名，取次谁教髀肉生？未到白头能几日？六年留滞邓州城！

过希颜故居四首

缺壶声里《短歌行》，星斗阑干醉胆横。虎视鹰扬何处在？道边孤冢可怜生。

鹤盖成阴著处同，一时人物酒杯中。臣门如市心如水，世俗论量恐未公。

暮去朝来万化途，飞扬跋扈亦区区。剧谈不尽平生意，能有精微入梦无？

把臂论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古犹今。百年惟有区区在，地下才应识此心。

杂著九首

万期流转不须臾，物物观来定有无。玉席纸衣同一尽，枉将白骨计荣枯。

凫短何如鹤有余，非鱼谁谓子知鱼？一枝莫作鷦鹪看，水击三千不羡渠！

太虚空里一游尘，造物虽工未易贫。臧获古来多鼎食，可能夷叔是饥人！

青盖朝来帝座新，岂知卫瓘是忠臣！洛阳荆棘千年后，愁绝铜驼陌上人。

六国孱王走下风，神人鞭血海波红。无端一片云亭石，杀尽苍生有底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黄金浮世等闲休。埋愁不著重泉底，尽向人间种白头。

泗水龙归海悬空，朱三王八竟言功！围棋局上猪奴戏，可是乾坤斗两雄？

昨日东周今日秦，咸阳烟火洛阳尘。百年蚁穴蜂衙里，笑杀昆仑顶上人。

半纸虚名百战身，转头高冢卧麒麟。山间曾见渔樵说，辛苦凌烟阁上人？

戚夫人

鸿鹄冥冥四海飞，戚夫人舞泪沾衣，无端恨杀商山老，刚出山来管是非！

题山谷小艳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秀无端会热谩，笑谈真作劝淫看。只消一句修修利，李下何妨也整冠！

家山归梦图三首

别却并州已六年，眼中归路直于弦。春晴门巷桑榆绿，犹记骑驴掠社钱。

系舟南北暮云平，落日滹河一线明。万里秋风吹布袖，清晖亭上倚新晴。

游骑北来尘满城，月明空照汉家营。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

四皓图

身堕安车厚币中，白头尘土浣西风。当时且不山间老，羽翼区区有底功？

杂著

老优惯著沐猴冠，却笑旁人被眼谩。造物若留残喘在，我侬试舞你侬看。

卷第十二

七言绝句

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亭在故汴宫仁安殿西。

沧海横流万国鱼，茫茫神理竟何如？六经管得书生下，阔剑长枪不信渠。

洛阳城阙变灰烟，暮虢朝虞只眼前。为向杏园双燕道：“营巢何处过明年？”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东注不还流。若为长得熙春在，时上高层望宋州！

醇和旁近洞房环，碧瓦参差竹树闲。批奏内人轮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闲醇和，殿名。

天上三郎玉不如，手中白雨趁花奴。御屏零落宣和笔，留得华清《按乐图》。

诗仙诗鬼不谩欺，时事先教梦里知。禁苑又经入物散，荒凉台榭水流迟。十年前，商帅国器方城梦中得后二句，为言如此。

《金缕》歌词金曲卮，百年人事鬓成丝。重来未必春风在，更为梨花住少时。

杨柳随风散绿丝，桃花临水弄妍姿。无端种下青青竹，恰到湘君泪尽时。

琵琶心事曲中论，曾笑明妃负汉恩。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须回首望都门。

炉薰邑邑带轻阴，翠竹高梧水殿深。去去毡车雪三尺，画罗休缕麝香金。泥金色如麝香，宫中所尚。

罗绮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苦才多思是春风，偏近骚人怅望中。啼尽杜鹃枝上血，海棠明日更应红。

暖日晴云锦树新，风吹雨打旋成尘。宫园深闭无人到，自在流莺哭暮春。

万户千门尽有名，眼中历历记经行。赋家正有芜城笔，一段伤心画不成。

暮云楼阁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发累臣几人在？就中愁杀庾兰成！

春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枝残雪梅仍在，几日东风柳已娇。春酒价高无可典，小红灯影莫相撩。

梅花

一树寒梅古寺边，荒山草木动春妍。东家赖有诗人在，照影横枝莫自怜。

溪上

短布单衣一幅巾，暂来闲处避红尘。低昂自看水中影，好个山间林下入。

息轩杨秘监雪行图

长路单衣怨仆僮，无人说向息轩翁。长安多少貂裘客，偏画书生著雪中！

杨焕然生子四首

掌上明珠慰老怀，愁颜我亦为君开。异时载酒杨雄宅，知有迎门竹马来。

人家欢喜是生儿，巷语街谈总入诗。我欲去为汤饼客，买羊沽酒约何时？

半生辛苦坐耽书，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门户了，玄谈何必似童舄？

阿麟学语语牙牙，七岁元郎髻已丫。更醉使君汤饼局，儿童他日记通家。阿麟，张君美儿子。

记梦

天上材官老不材，从教兀兀走尘埃。梦中望拜通明殿，曾见金书两字来。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内乡往卢氏，宿走马平，夜梦拜天帝像，遂观法驾，导引画幄，最前负弩三人中有金书小字题裕之者，梦中不自知其为予也。

启母石

书载涂山世共知，谁传顽石使人疑？可怜少室老突兀，也被人呼作“阿姨”。

杂著四首

白发刘郎老更痴，人间那有后天期！茂陵石马专相待，种下蟠桃属阿谁？

白发中官解道诗，殷勤仍为惜花枝。雪香亭上清明宴，记得君王去岁时。

六朝琼树掌中春，回首胡妆一面新生羡石家金谷里，千年独有坠楼人！

燕语莺啼百啭新，长廊寂寂不逢人。东君去作谁家客？花柳无情各自春。

内乡杂诗

行吟溪北复溪南，风日烘人酒易酣。无限春愁与谁语？梅花娇小杏花憨！

香墨烧残水麝尘，内家新样入轻匀。郭熙只为吴山老，争信窗间有小颦！

石绿香煤浅淡间，多情长带楚梅酸。小诗拟写春愁样，忆著分明下笔难。

送穷

煎饼虚抛壒撒堆，满城都道送穷回。不如留取穷新妇，贵女何曾唤得来！

三乡时作

山林钟鼎不相兼，说著浮名梦亦嫌。菽水尽欢吾岂敢，老亲自爱荠羹甜。

出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闺斜月晓闻莺，信马都门半醉醒。官柳青青莫回首，短长亭是断肠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桑梓其翦为龙沙乎？”郭璞语。

登珂山寺三首

澹澹长空白鸟回，江山都入妙高台。六鳌只解翻溟渤，不驾东南日观来。太山在东南，而此山不之见。

悠悠谁了未生前，一落泥涂又几年？堪笑长清郭明府，再来仍被葛藤缠！长清郭明府自省夙世是此寺比丘，及作寺碑，宛然算沙语也。

白日红尘往复还，深居那得似禅关？出门应被山僧笑，才得云林半日闲！

梦中作梦人请赋四禽语，其一泥滑滑也。

春泥滑滑满春山，女斩愧幽禽唤客还。安得便乘双翼去？绿阴清画伴君闲。

奉酬子京禅师见赠之什三首

南风稳送北归船，留得虚名一指禅。崧少诗僧几人在？因君回望一凄然！

旧游重忆故人诗，一点青灯两鬓丝。不似戒坛明月夜，杏花香里唱歌时。往在崧山时，陪冯内翰、雷御史游戒坛，诗中所道，盖当时事也。

兵尘千里邈相望，乱后相逢话更长。若见山堂凭借问：“几时同宿赞公房？”

杏花

桃李前头一树春，绛唇深注蜡犹新。只嫌憨笑无人管，闹簇枯枝不肯匀，

聊城寒食

轻阴何负探花期？白发于春自不宜。城外杏园人去尽，煮茶声里独支颐。

姨母陇西君讳日作三首

竹马青衫小小郎，阿姨怀袖阿娘香。一龛白骨黄河隔，遥望梁门哭断肠。

病起拈针眼未花，团圞儿女运司衙。今年得在应犹健，更好从头说外家。

宝镜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见诸刘。酆城今日无雷焕，紫气谁当辨斗牛？阳曲刘氏家大宝镜，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见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动，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旃幕障中庭，乃扃闭门户甚严，及掘镜出，光耀烂然，一室尽明，如初日之照。镜中见北来兵骑，穰穰无数，余三方都无所睹，因大骇曰：“不可，不可！”即埋之。姨母时伏床下，得窃窥焉。兵火后，此家惟一儿子在。姨母能指镜处，存否则不知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予诗及之。

宿神霄北庵梦中作

素月流空散紫烟，座中人物半神仙。丽川往事浑如梦，信手题诗一泫然！

夜雪

三更残醉未全醒，梦里娇儿索乳声。茅屋不知门外雪，黄紬衾暖纸窗明。

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

一树生红锦不如，乳儿粉抹紫襜褕。花中谁有张萱笔？画作宫池《百子图》。

文杏堂前千树红，云舒霞卷涨春风。荒村此日肠堪断，回首梁园是梦中。

锦树烘春烂不收，看花人自为花愁。荒蹊明日知谁到？凭仗诗翁为少留！

东风谁道太狂生？次第开花却有情！闻道纪园千树锦，一尊犹及醉清明。

自赵庄归冠氏二首

春华澹澹晓寒轻，野草摇风半白青。谁识杏花墙外客？旧曾家近丽川亭！

杏园红过雪披离，杨柳无风绿线齐。寒食人家在原野，乳鸦墙外尽情啼。

戏赠白发二首

镜中昨日又明朝，破屋春深雪未消。摘下数茎聊自笑，贵人头上不相饶。

问愁何怨复何仇？直要青春便白头！拚却镜中浑是雪，且看渠待几时休？

戏题醉仙人图

醉乡初不限东西，桀日汤年一理齐。门外山禽唤沽酒，胡芦今后大家提。提胡芦，沽美酒，禽语也。

济南杂诗十首

儿时曾过济南城，暗算存亡只自惊。四十二年弹指过，只疑来处是前生。

匡山闻有读书堂，行过山前笑一场。可惜世间无李白，今人多少贺知章？

华山真是碧芙蕖，湖水湖光玉不如。六月行人汗如雨，西城桥下见游鱼。

吴儿洲渚是神仙，罨画溪光碧玉泉。别有洞天君不见，鹊山寒食泰和年。

石刻烧残宴集辞，雄楼杰观想当时。只应画戟清香地，多欠韦郎五字诗。

斫来官树午阴轻，湖畔游人怕晚晴。一夜灵泉庵上宿，四山风露觉秋生。

白烟消尽冻云凝，山月飞来夜气澄。且向波间看玉塔，不须桥畔觅金绳！

人秋云物便凄迷，一道湖光树影齐。诗在鹊山烟雨里，王家图上旧曾题。王清卿家有《鹊山烟雨图》。

荷叶荷花烂漫秋，鹭鸶飞近钓鱼舟。北城佳处经行遍，留著南山更一游。

看山看水自由身，著处题诗发兴新。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

题解飞卿山水卷

平生鱼鸟最相亲，梦寐烟霞卜四邻。羡杀济南山水好，几时真作卷中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士表山林暮雪图为高良卿赋二首

飕飕林响四山风，雪后人家闭户中。应被火炉头上说，水边清杀两诗翁。

黄尘遮断山间梦，白发重寻画里诗。好似玉溪溪上路，醉和王老唤船时。

伦镇道中见槐花

名场奔走竟官荣，一纸除书误半生。笑向槐花问前事："为君忙子竟何成？"

题刘才卿湖石扇头

幽涧云凝雨未干，曲池疏竹共荒寒。扇头唤起西园梦，好似熙春阁下看。

闻歌怀京师旧游

楼前谁唱《绿腰》催？千里梁园首重回。记得杜家亭子上，信之钦用共听来。

郑先觉幽禽照水扇头

临水华枝淡淡春，水光华影两无尘。风流一枕西园梦，惆怅幽禽是故人。

龙泉寺四首

悬麻白雨映层崖，过尽行云晚照开。可是登临动高兴，马头新自太行来。

泉石烟霞自一家，残僧随分了生涯。鸡鸣山下题诗客，曾到灵岩不用夸。

河边羖尚能飞，无角无鳞自一齐。甲子纷纷更儿戏，壁间休笑阜昌题。寺北齐时建，又多刘豫阜昌中石刻并题名。

绕渠寒溜夜潺潺，说有蛟龙在石间。可惜九天霖雨手，一泓泉水伴僧闲。

李进之迂轩二首

白发归来世事新，书生风味是清贫。敲斜历落从人笑，燎倒粗疏我自真。

举世营营共一途，要来闲处费工夫。入门且莫分宾主，不但君迂我更迂！

出镇州

汾水归心日夜流，孤云飞处是松楸。无端行近还乡路，却傍西山入相州。

过邯郸四绝

富贵荣华一叹嗟，依然梦里说韶华。千年几度山河改？空指遗台是赵家！

人事存亡不易知，及时娱乐恨君迟。后人共指丛台笑，三尺尧阶竟属谁？

川原落落曙光开，四顾河山亦壮哉。前日少年今白发，只应孤塔记曾来。

死去生来不一身，定知谁妄复谁真。邯郸今日题诗客，犹是黄粱梦里人。

杨秘监马图

大青小青天马姿，杨侯房星非画师。忽见奚官记前事，东华驰道晚凉时。

竹溪梦游图

意外荒寒下笔亲，经营惨淡似诗人。何时万顷风烟里，白发刁骚一幅巾？

药正卿饷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宿醒未解渴生尘，惊见王宏饷酒人。独恨文书困佳客，不来同醉五更春。

王都尉山水

平林漠漠数峰闲，诗在岩姿隐显间。自是秦楼画眉手，不能辛苦作荆关。

赠绝艺杜生

迢迢离思入哀弦，非拨非弹有别传。解作江南断肠曲，新声休数李龟年。

赵大年秋溪戏鸭二首

寒沙折苇浙江湾，诗在波痕灭没间。前日扁舟人老矣，却从图画羡君闲。画家朱粉不到处，淡墨自觉天机深。卖酒垆边见崔白，王孙真有五湖心。米元章《画史》：“赵昌、王友、崔白，但可为酒家遮墙壁耳。”

自题二首

共笑诗人太瘦生，谁从惨淡得经营？千秋万古回文锦，只许苏娘读得成。

千首新诗百首文，藜羹不糁日欣欣。镜中自照心语口，后世何须扬子云！

北归经朝歌感寓三首

南来山势渐坡陀，荡荡川涂接大河。马上哦诗无好语，聊从白塔记朝歌。

黄屋何曾土作阶，祸基休指九层台！书生不见千年后，枉为君王泣玉杯。

墨翟区区不近情，回车曾此避虚名。采薇惟有西山老，不逐时人信《武成》。

外黄道中楚王庙荆公有谁合军中称亚父却须推让外黄儿之句因为范增解嘲

一怒屠城一说留，书生刚为范增羞。军中老子关何事？付与儿曹调沐猴！

题苏氏宝章

二老风流有典刑，诸郎兰玉映阶庭。峨眉宝气千年在，未数陈家聚德星。长公忠义似颜平原，次公冲澹似林西湖，故字画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后数帖，所谓苏氏三虎，叔党最怒耳！

刘氏明远庵三首

豪气元龙百尺楼，功名场上蚤抽头。路人不识闲居士，袖手雍容活两州。

世间无物碍虚空，宴坐经行一体同。老眼不应随镜转，江山元只在胸中。

落落云间晚照开，上方别有妙高台。栽花种柳明年了，拄杖敲门日日来。

题李庭训所藏雅集图二首

万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壁照河东。衣冠忽见明昌笔，更觉升平是梦中。

景星丹凤一千年，合著丹青与世传。谁画风流王李郝？大河南望泪如川！王谓仲泽，李谓长源，郝谓仲纯。

南关二首

风里秋蓬不自由，一生几度过隆州？无情团柏关前水，流尽朱颜到白头。

路转川回失系舟，更教两驿过徐沟。多情团柏关前水，却共清汾一处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日自徐沟宿南关。

马坊泠大师清真道院三首

水际茅斋星散居，白云闲伴五溪鱼。茂林修竹山如画，蘸碧轩中恐不如。

枯蒲折苇障清弯，十里风荷指顾间。安得西湖展江手？乱铺云锦浸青山。

静中人境两翛然，我亦因君有静缘。已约青山来枕上，水亭风榭看明年。

惠崇獐猿图

月啸烟呼本不群，笔头同是一溪云。野情山态令人羡，世路机关不似君。

寄史同年二首

情话通宵慰别离，殷勤酿酒趁花期。沁南只道梅花蚤，犹较归程十日迟。

相君许送买山钱，晚岁邻居定有缘。一树梅花一尊酒，知君东望亦凄然！

宋周臣生子三首

试手君家助喜诗，秋风丹桂长新枝。昂霄耸壑他年见，水月同宫记此时。水月同宫，五星家谓人以此时生者，长必贵。

玉季金昆世共贤，天将文笔付家传。清新未要《梅花赋》，《射虎》留看第二篇。乡先生宋济川以《射虎诗》著名。

雏凤来时鹤卵成，两儿前后不多争。阿宁解语应须道，犹是渠家百日兄。

乞酒示皇甫季真

醉头慵举睡昏昏，梦里青旗雪拥门。枕上一杯风味好，糟床何处得茶浑？

李白骑驴图

八表神游下笔难，画师胸次自酸寒。风流五凤楼前客，枉作襄阳雪里看。

许由掷瓢图

不知黄屋不知尧，喧寂何心计一瓢？我是许由初不尔，只将盛酒杖头挑！

九月晦

松楸千里动悲哀，说道回家蚤晚回。九月忽惊今日尽，满城风散纸钱灰。

杂著

烧残刍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绣帽新。好个路傍官堠子，经年端坐看行人！

送穷

送君君去欲何之？暂去还来也不辞！但愧苦无相赠物，柳船轻似去年时。

即事

四长东州贡姓名，阿茶能诵《木兰行》。元家近日添新喜，掌上宁儿玉刻成。宁儿叔开小字阿茶，第四女字叔闲。

侯相公所藏云溪图曾命赋诗三首但记其一云祖道东门未有涯田君方驾入宫车秖千古狼溪路人说山中宰相家相公以体重不任步趋诏许驾小车至朝殿外门故余诗及之北渡后往东平路经云溪因为之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山图子翰林诗，千里东州有所思。前日相公门下客，国亡家破独来时。

陈德元竹石二首

一片春云雨未干，两枝新绿倚高寒。瘦龙不见金书字，试就宣和石谱看。

万石纲船出太湖，九州膏血一时枯。阿谁种下中原祸？犹自昂藏入画图！

同漕司诸人赋红梨花二首

梨花曾比太真妃，别有风流一段奇。白雪为饥玉为骨，淡妆浓抹总相宜。

琼枝玉蕊静年芳，知是何人与点妆？可道海棠羞欲死，能红能白更能香！

吴子贤樗庵二首

人道樗形百丑全，我知造物向君偏。世间正有明堂柱，偃蹇风霜得几年？

广莫初无匠石过，一丘一壑奈君何！世间正有明堂柱，春草输赢较几多？

太一莲舟图三首为济源奉先老师赋老师吾宗盟。

泠泠风外列仙臞，琢玉羊欣定不如。六合空明一莲叶，更须遮眼要文书。仙人在莲叶卧看书。

仙人宁得此婆娑？亡柰丹青狡狯何！我与太虚同一体，也无莲叶也无波。

太一青藜出汉年，明窗开卷一欣然。凭君莫问题诗客，不是韩驹第二篇。

游天坛杂诗十三首

芳树阴阴鸟语哗，绿云晴雪映红霞。青山可是堪人恨，藏著中岩十里花。

漫山白白与红红，小树低丛看不供。总道查花香气好，就中偏爱玉珑松。花名有玉珑松。

只愿长城没彻头，岂知蒸土更堪忧？秦人若见千年后，抱杵临洮老死休。避秦沟。

溪童相对采桩芽，指似阳坡说种瓜。想是近山营马少，青林深处有人家。

仙猫声在洞中闻，凭仗儿童一问君：“同向燕家舔丹鼎，不随鸡犬上青云？”仙猫洞，是日儿子叔仪呼猫应者，一土人传，燕家鸡犬升天，猫独不去。

诸峰罗列拥朝台，落日行云一望开。绝似太山山上看，分明齐岭是徂徕。

空翠霏烟海浪深，鳌头鹏背半浮沉。不知脚底山多少？还尽平生未足心。

湍声汹汹落悬崖，见说蛟龙擘石开。安得天瓢一翻倒？蹑云平下看风雷！时旱甚，故云。

仙坛倒影凤麟州，一道云光插素秋。也是天公闲不得，海东移著海西头。

道民终不忘天台，姓字依然在蜜崖。为问松台千岁鹤：“白云何处不归来？”近岁卢氏蜜崖人迹不及处，有题字云：“道民天台司马承祯过。”松台即白雪老葬地。

仙人龙跷玉为鞭，石穴留书世不传。弱水蓬莱三万里，青山今古几何年？近年人有得司马先生石穴所藏《丹经》，予获观于山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期身后复身前，一读《丹华》似有缘。八表神游吾岂敢？或能摇笔赋垂天！

拟著茅斋北斗平，残年细读《洗心经》。诗成应被卢同笑：“曾见青山养伯龄？”卢同送伯龄出山云：“伯龄不厌山，山不养伯龄。”予以旱当出山，故自戏云。北斗平在天坛之后。

初发潞州

潞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白塔亭亭三十里，漳河东畔几回头？

杂诗六首道中作

鼠肝虫臂复何辞，坎止流行亦有时。已被吴中唤伧父，却来河朔作炎儿。

隆州兵骑往来冲，客路灰郊更向东。大似天教浣尘土，数程都在水声中。

悬崖飞瀑骇初经，白玉双龙击迅霆。却恨暑天行过速，不曾赤脚踏清泠。

黄华北下马陵南，佛屋烧残有石龛。想是故乡行欲近，粥麋浑觉水泉甘！

庄休通蔽亘相妨，乡社情亲岂易忘？司命果能还旧观，髑髅端合羡侯王！

乡关白日照青天，徒步归来亦可怜。袖里新诗一千首，不愁锦绣裹山川！

卷第十三

七言绝句

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

并州一别三千里，沧海横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几家儿女得安全？

天门笔势到闲闲，相国文章玉笋班。从此晋阳方志上，系舟山是读书山。系舟，先大夫读书之所，闲闲公改为元子读书山。又大参杨公叔玉撰先人墓铭。

眼中华屋记生存，旧事无人可共论。老树婆娑三百尺，青衫还见读书孙。

乞得田园自在身，不成还更入红尘？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风睡杀人！

赋瓶中杂花七首予绝爱未开杏花，故末篇自戏。

老柳惊看节物新，今年更与酒杯亲。东山一道花如绣，从此他乡不是春。

香中人道瑞香浓，谁信丁香臭味同？一树百枝千万结，更应薰染费春工。

生红点点弄娇妍，半坼花房更可怜。传语春风好将护，莫教容易作银钱。

红抹兰膏绿染衣，绿娇红小两相宜。华边剩有清香在，木石痴儿自不知。

素艳来从月姊家，温风淑气发清华。人间自有交枝玉，天上休开六出花。

昨日桃华锦片新，兔葵今日到残春。低枝留得稀疏朵，比似全开更恼人。

古铜瓶子满芳枝，裁剪春风入小诗。看看海棠如有语，杏花也到退房时。

赠罗友卿三首

一般花木各荣枯，管库区区亦仕途。前日江东罗给事，只今城里范莱芜。

不离城市得幽栖，未要坊名改碧鸡。种下五株桃树子，本无心学浣花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闲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几人？莫怪门前可罗雀，诗家所得是清贫。

又解嘲二首

雁后花前日日闲，颇思尊酒慰愁颜。凭君细数东州客，谁在花花绿绿间？

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

为衍圣孔公题张公佐湘江春早图二首张自书云涂水张公佐画时年八十一先大夫尝题公佐画有云静洞庭秋寺月雨昏湘浦夜船灯之句因及之

郭熙画笔老益壮，未比并州九十翁。想是江南春梦里，水村曾见酒旗风。

黄陵祠下雨如绳，老笔题诗想旧曾。今日图间见晴景，依然愁绝夜船灯。

浑源望湖川见百叶杏花二首

四月山泉冻未开，东君才为挽春回。多情丹杏知人意，留著双华待我来。

儿时忆向西溪庙，丹杏曾看百叶花。今日山中见双朵，自怜憔悴老天涯。陵川西溪二仙庙有百叶杏前。

代州门外南楼二首

东洛西秦往复回。几番风雨与尘埃。家山最与南楼近。三十三年恰再来。

汀树微茫岸草青，滹河四月水泠泠。凤山可是生来巧，堪与南楼作卧屏。

杜生绝艺

杜生绝艺两弦弹，《穆护沙》词不等闲！莫怪曲终双泪落，数声全似古《阳关》。

以玉连环为吕仲贤寿

玉环何意两相连？环取无穷玉取坚。愿得主人如此物，吕翁他日作回仙！

德华小女五岁能诵余诗数首以此诗为赠

牙牙娇语总堪夸，学念新诗似小茶。好个通家女兄弟，海棠红点紫兰芽。唐人以茶为小女美称。

刘寿之买南中山水画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题五言得于太原酒家

蜀山青翠楚山苍，爱玩除教宝绘堂。且道中州谁具眼？晦庵诗挂酒家墙！

跋紫微刘尊师所画山水横披四首刘时年八十六溪桥独步

纳纳溪桥逗晚风，水村山阁往来通。马蹄踏遍黄尘路，画里初逢避俗翁。

夏山欲雨

胸次江山老更奇，太初元气入淋漓。仙翁不是人间客，俗笔休将比郭熙。

江亭会饮

瓦盆浊酒忆同倾，乡社丰年有笑声。世外华胥谁复梦？且从图画看升平！

秋江待渡

笔头云景性中天，谁似仙舟有静缘？只合此间添此老，脱巾和月弄江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山四首

半欲天阴半欲晴，层峦叠嶂各分明。去年风雪无多景，看尽东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被眼谩，看山只向画中看。天公老笔无今古，枉著千金买范宽。

锦里春光风马牛，鸟飞不到太湖秋。一丘一壑都堪老，且具神山烟景休。

马水横陈圣阜前，滹沱陂堰远相连。鱼多只说牛家汇，何处秋风有钓船？牛家汇在神山下

晓起

鬓毛衰飒病凌兢，暂入红尘倦不胜。学似玉山樵客了，八年流落醉腾腾。予痛饮，至是八年，故用韩致尧此句。

追录乙未八月十七日莘县梦中所得

梦里哦诗信口成，分明济水道中行。梦回真到哦诗处，满马西风云月清。

春归

野杏溪桃三两枝，春归也作送春诗。东君自爱长安好，能住山城得几时？

感兴四首

梦中惊见白头新，信口成篇却自神。天上近来诗价重，一联直欲换青春。后二句梦中所得。

诗印高提教外禅，几人针芥得心传？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

廓达灵光见太初，眼中无复野狐书。诗家关捩知多少？一钥拈来便有余！

好句端如绿绮琴，静中窥见古人心。《阳春》不比《黄华》曲，未要千人作赏音！

从孙显卿觅平定小山

爱杀熙春万玉峰，纲船回首太湖空。一拳秀碧烟霞了，蚤晚东山入袖中！

发南楼度雁门关二首

鸡声未动发南楼，涧水随人向北流。欲望读书山远近，雁门关上懒回头！

棱磴石磴倚高梯，穹谷无人绿树齐。总为古来征戍苦，宿云常傍塞垣低。

墨竹扇头

嫩香新粉玉交加，小笔风流自一家。只欠雪溪王处士，醉来肝肺出枯槎。

王希古乞言

支干空虚不救贫，素衣空染洛阳尘。一龟蚤晚搘床了，袖手风帘阅市人。

龙门公墨竹风烟夕翠二首

渭川东望水云宽，雨润烟浓下笔难。今日龙门图上看，萧郎只合老荒寒。

烟梢露叶卷秋山，挥洒纵横意自闲。莫问笔头龙未化，看看霖雨满人间！

从希颜觅笃耨香二首追录

绿洋奇品赛浓梅，永忆薰炉试浅灰。尤物也知人爱惜，帘筛风动只萦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倚诗情合得消，暮寒新火觉无聊。悬知受用无多在，试往新诗乞断瓢！

戏赠柳花

谁擘轻绵乱眼飘，不教翠纽缀长条？只愁更作浮萍了，风转波冲去转遥。

乔夫人墨竹二首

万叶千梢下笔难，一枝新绿尽高寒。不知雾阁云窗晚，几就扶疏月影看。

只待惊雷起蛰龙，忽从女手散春风。渭川云水三千顷，悟在香严一击中！夫人参洞下禅有省。

醉猫图二首何尊师画宣和内府物

窟边痴坐费工夫，侧辊横眠却自如。料得仙师曾细看，牡丹花下日斜初。

饮罢鸡酥乐有余，花阴真是小华胥。但教杀鼠如丘了，四脚撩天一任渠。

自题中州集后五首

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

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

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属子期。爱杀溪南辛老子，相从何止十年迟！

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

讲武城

作计千年复万年，似嫌蒸土不能坚。只今讲武人何在？衰柳残杨有乱蝉。

药山道中二首

石岸人家玉一湾，树林水鸟静中闲。此中未是无佳句，只欠诗人一往还。

西风砧杵日相催，著破征衣整未回。白雁未衔霜信过，青林闲送雨声来。

善应寺五首

平冈回合尽桑麻，百汉清泉两岸花。更得青山作重复，武林何处觅仙家？

石潭高树映寒藤，闲有沙鸥静有僧。总爱山阳竹林好，“七贤”来了更谁曾？

夕阳人影卧平桥，倦客登临不自聊。且放游鱼觅归宿，争教白鹭逞风标？

山中鱼鸟夙相亲，问舍求田有主人。自读旧题还自笑，七年鞍马只红尘！前题善应寺壁，有“红尘鞍马几时休”之句，又七年矣。

困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灯火夜深明。无因洗耳风沙底，枉费潺潺落枕声。

摘瓜图二首樗轩家物

四摘空留抱蔓诗，阿婆真作木肠儿。《履霜》只说琴心苦，不见房陵道上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鸟长忧挂网罗，如庵日月共消磨。凭君莫话前朝事，比似黄台摘更多！如庵，密国公所居。

黄华峪十绝句

岱崧王屋旧经过，自倚胸中胜概多。独欠太行高绝处，青天白日看山河。

树经冻雨半青黄，山入高秋老更苍。且就同游尽佳客，不妨五日未重阳。

红叶黄花风露清，比来春色不多争。秋山却也堪人恨，白与高欢作锦城。

绝壁孤云仔细看，云间龙穴想高寒。碧澜寸寸横秋色，空对山灵说《到难》。唐人《到难篇》有“碧澜之下，寸寸秋色”之句，见《文粹》。

玉立千峰画不如，天公自有范宽图。闾山要著黄华老，千尺珠帘得似无？前辈闾山诗，有“向使早逢周处士，子端应不号黄华”之句。处士指周先生德卿。

团团石瓮琢青瑶，仰面看云觉动摇。谁著天瓢洒飞雨，半空翻转玉龙腰。

万古飞流泻不供，枉教喷薄困鱼龙。谪仙剩有“银河”句，不道香炉更一峰。

天汉何因有蚌胎？无穷冰雹落悬崖。只愁驼背模糊锦，翻倒龙宫复此来。

落峡飞流散不收，湍声汹汹动高秋。也应嫌被红尘涴，才近山门便洑流。

乞得三泉住不成，风沙鞍马负平生。故山定已移文了，又被黄华识姓名。

七贤堂

水上盘陀不见人，烟中白露玉无尘。竹林未恨风流减，负杀共城麴米春。是日有饷名酒，独酌水边。

峡口食鳊鱼有感

无奈微云疏雨何，孟公诗律费研磨。凭君莫爱襄阳好，缩项鳊鱼刺鲠多！

大简之画松风图为修端卿赋二首

董元老笔郁盘盘，万壑苍云复此看。绝似凤凰山下路，秋风无际海波寒。

新亭相泣血沾襟，一日神州见陆沈。好就崆峒山叟问：“醉眠春昼果何心？”

秋江待渡横披

物外琴尊合往还，争教俗驾点溪山？画师果识闲中趣，只作横舟落照间。

赠答要襄叔二首

长洲连日远相迎，展读新诗眼倍明。邓下旧人多念我，感君兼有故乡情。

文拟《邳侯》下笔难，《韬春》一读不知寒。名家未觉风流减，洗眼青云看阿端。襄叔之先人拟《下邳侯传》作《窦韬春传》，以赋火焙。又其儿子小字端平者，方就学。

赠修端卿张去华韩君杰三人六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姓字旧熟相知新，三子皆我眼中人。洛西荒山有此客，酒光滟滟梅花春。

去华手中倒树，亦要笔力挽千钧。知君办作南山豹，雾雨七日蔚成文。

扫地焚香乐有余，情知怏怏米监书。枉教弃掷泥涂了，绿发修郎玉不如。

古来马队非讲肆，韩生颇似周生勤。举家都无儋石粟，老气仍有垂天云。

中庸胡公隔天壤，宝臣近日客死。大木失望工师来。明堂老手李明府，我知此公无弃材。谓李顺阳吉甫。

乳虎守穴子可探，斫头不屈贫所甘。异时三客俱焰焰，人伦东国吾无惭！

秋江晓发图

百转羊肠挽不前，旃车辘辘共流年。画图羡杀扁舟好，万里清江万里天。

题山亭会饮图二首

女儿樵人塞上词，刘景玄号溪南老子坐中诗。因君唤起山亭梦，好似三乡共醉时。

曾将心事许烟霞，酒榼书囊便是家。前日山亭亭上客，而今鞍马老风沙。

洛阳卫良臣以星图见贶漫赋三诗为谢

败笔成丘死不神，侯门书卷欲谁亲？鳏鳏鱼目漫漫夜，盼到明星老却人！

参旗亦自遇灾年，横被狐星射右肩。牵牛只有揩机石，送与天公折聘钱。

西虎东龙总伏雌，老却是可怜儿。《星图》何物堪相报？借用卢同《月蚀》诗。

题鹭鸶败荷扇头

荷经冻雨绿全枯，苇到穷秋影亦疏。为问风标两公子：“此中能有几多鱼？”

西山楼为王仲理赋二首

天日晴明四望开，楼中舒啸亦悠哉！阑干十万人家里，只有青山入眼来。

拄笏西山老骑曹，朝来爽气与秋高。休将人物轻题品，湖海元龙兴未豪！

乐天不能忘情图二首

得便宜是落便宜，木石痴儿自不知。就使此情忘得了，可能长在老头皮。

芙蓉脂肉紫霞浆，别是仙家暖老方。只枉柳枝弃不得，忘情一马亦何妨！

燕省掾属张彦通举释菜之废典仁卿以诗美之亦赋二首

一奠区区入咏歌，请看文治竟如何？李侯落笔非无意，告朔羊存得已多！

一日新仪见泮宫，共惊蕴有遗风。他州亦可燕中比，只枉今无百彦通。

采菊图二首

信口成篇底用才？渊明此意亦悠哉！枉教诗景分留在，百绕斜川觅不来。

梦寐烟霞卜四邻，争教晚节傍风尘？诗成应被南山笑，谁是东篱采菊人？

无尘亭二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雾廓云开病未能，波流草靡亦何曾。胸中自有西风扇，身外休论有发僧。

日日门前车马喧，玉壶冰簟酒如川。亭中剩有题诗客，独欠云间李谪仙。时仁卿尚未到燕。

李广道写真二首

华发萧萧玉炼颜，一篇《秋水》想高闲。须知八表神游客，不在披裘拥絮间。

拥絮披裘动数千，肉身那得尽飞仙？玄门此老留教在，沧海横流未必然！

钱过庭烟溪独钓图二首

鞍马风沙万里身，眼明惊见楚江春。绿蓑衣底玄真子，不解吟诗亦可人！

小景风流二百年，典刑来自米家船。诗人无复承平旧，重为遗音一慨然！画学米元章《楚山清晓》，故有上句。

苍崖远渚图二首

深谷高林自一天，红尘无路近风烟。两椽茅屋平生了，况是清溪有钓船。

竹帛功名一笔无，残年那复计荣枯。青山未得携家去，惆怅题诗是画图。

三士醉乐图

依样胡卢画不成，三家儿女日交兵。瓦盆一醉糊涂了，比似高谈却较争。

乡郡杂诗五首余家自五代以后，自汝州迁平定。宋末，又自平定迁忻，故文字中以平定为乡郡。

百年乔木郁苍苍，耆老风流赵与杨。为向榆关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贤堂。”杨吏部之美，皋落人。闲闲曾守此郡。

神仙官府在瀛洲，何意闲闲得此留？莫笑山城小于斗，他州谁有涌云楼？楼，闲闲公所建。

一沟流水几桥横，岸上人家种柳成。成岁春风一千树，绿烟和雨暗重城。

新堂缥缈接飞楼，云锦周遭霜树秋。若道使君无妙思，冠山移得近城头。

故乡飞鸟亦裴回，更觅何乡养不才？见说阳泉好春色，野夫乘兴欲东来！

宗人明道老师澹轩二首

潞人澹社有来源，济水分流到澹轩。莫问轩中宾与主，一家同是潞州元。

澹中无味著咸酸，老口年多不受谩。流外已曾增一董，不防传法到黄冠。

题商梦卿家晦道堂图二首

松亭竹阁数家村，通德仍余旧里门。乔木未须论巨室，青衫今有读书孙。一作“青衫谁有谏书孙。”

东国人门几百年，素风才到此公传。卷中甚欲题诗句，惭愧韦家祖德篇。

商正叔陇山行役图二首

陇坂经行十过春，也随风土变真淳。吴山汧水不必画。留在秦音已可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梦中陈迹画中诗，前日行人鬓已丝。我亦寒亭往来客，因君还寄出关辞。

息轩秋江捕鱼图三首

掷网牵罾太俗生，烟波名利不多争。绿蓑衣底玄真子，可是诗翁画不成！

击瓮喧天网截河，得鱼何啻一罾多。渔郎不作明年计，奈此纤鳞细甲何！

正始风流一百年，竹溪衣钵有真传。玉堂人物今安在？纸尾题诗一慨然。

东平李汉卿草虫卷二首

蚁穴蜂衙笔有灵，就中秋蝶最关情。知君梦到南华境，红穗碧花风露清。

过眼千金一唾轻，画家元有老书生。草虫莫道空形似，正欲尔曹鸣不平！李资高亢，视钱币如粪土。贵人求画，或大骂而去，故不与世合。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烟中草木水中山，笔到天机意态闲。九十仙翁自游戏，不应辛苦作荆关。

云树微茫石崦开，吴儿洲渚不尘埃。凭君记取题诗处，杖屨适从徂谷来。

七贤寒林图

万古骚人有赏音，画家满意与幽寻。题诗记取崧前事，绝似冯雷入少林。

右丞文献公著色鹿图

野鹿标枝气象闲，老皇频岁赦秋山。不妨右相丹青笔，时到霜林紫翠间。

李仲华湍流高树图二首

细密工夫足自神，经营惨澹欲谁亲？却应林影湍声外，犹欠吴山小笔春。

小景风流恰入时，留题纸尾竟何辞？不因脱兔投林了，何处而今更有诗？癸巳正月之变，逆党中有欲谋害己者，赖仲华力为营护得释，故篇末有及。

益都宣抚田侯器之燕子图诗传本己亥秋七月余得于冯翊宋文通家会侯之子仲新自燕中来随以归之仲新谓余言兵间故物一失无所复望乃今从吾子得之焕若神明顿还旧观似非偶然者方谒时贤以嗣前作幸吾子发其端因赋三诗丙午春三月河东元某谨题

红线还惊掌上看，十年音息海漫漫。渠家王谢堂前惯，暗认曹刘可是难。

古锦诗囊半陆沉，吴枫句好入江深。世间妾妇争相妒禽鸟区区却赏音。首句谓怨家投李长吉诗厕中。

才气田侯绝世奇，山丘零落更堪悲。休惊《燕子诗》留在，化鹤归来未可知。

前高山杂诗七首

梦寐烟霞卜四邻，眼明今日出红尘。山中景趣君休问，谷口泉声已可人。

山经地志总难凭，乡社流传太俗生。前后两高从我改，合教松海作新名。

蚊聚蛙喧杳不闻，已甘麋鹿与同群。胸中所得知多少？半是青松半白云！

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晋堂堂四望开。不上朝元峰北顶，真成不到此山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上初无物外缘，人间却有洞中天。如何长伴王居士，买尽青山不用钱。
白驴前日凤山回，为爱朝元复此来。却忆广陵刘老子，醉吟应在钓鱼台。
白首同归未省曾，青山独往竟谁能！莫嫌麋鹿无情识，比似人间少爱憎。
楚山清晓图
雨润烟浓十二峰，云间合有楚王宫。遥知别后西州梦，一抹春愁浅淡中。
题石裕卿郎中所居四咏
寓乐堂
此心安处是真归，念念今知故习非。一首新诗一杯酒，五陵裘马自轻肥。
德恒斋
养心如虎亦良勤，血战纷华老册勋。百草千花过春雨，白衣苍狗看浮云。
雪岩
贞松劲柏四时春，霁月光风一色新。置屋悬崖尽堪老，层冰千里只愁人。
聱斋
弓刀陌上未知还，心寄渔郎笭箵间。名作聱斋疑未尽，峿山衣钵在遗山。
赠李子范家儿子
神理乘除不偶然，只疑阳报向君偏。试评掌上明珠价，几倍诸家觅药钱？
跋文献公张果老图
耆旧能谈相国贤，功名欲占冷岩前。清风万古犹应在，未用仙公甲子年。
三乡杂诗三首
梦寐沧洲烂漫游，西风安得钓鱼舟？薄云楼阁犹烘暑，细雨林塘已带秋。
尖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笻枝满袖风。草合断桥通暗绿，竹摇残照漏疏红。
溪南老子坐诗穷，穷到箪瓢更屡空。五凤楼头无手段，碧鸡坊外有家风。
钧州道中
野阴莽苍日将夕，岁律峥嵘风有声。从昔南山歌短褐，何时北阙请长缨？
卷第十四
七言绝句
榆社硖口村蚤发
瘦马长途懒著鞭，客怀牢落五更天。几时不属鸡声管，睡彻东窗日影偏？
十月二十日雪
和气休论岁欲丰，且看芜秽一时空。临高赏雪人何限，谁在琼瑶世界中？
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
翠叶轻笼豆颗匀，胭脂浓抹蜡痕新。殷勤留著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
哭曹征君子玉二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岁流言到处疑，闻君哭我不胜悲。今年我在君先殁，泪尽荒城君得知？
绕坟三匝去无因，千里冰霜半病身。斗酒只鸡孤旧约，素车白马属何人？
二十六日蚤发安生道中雨木冰
玉树瑶林世界宽，木冰真作雨花看。青青也被糊涂尽，松柏何曾保岁寒？
书贻第三女珍
珠围翠绕三花树，李白桃红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
隐秀君山水为范庭玉赋
万壑风烟入座寒，六铢仙帔想骖鸾。多少金闺画眉手，吴山才得镜中看？
送子微二首
老年鞍马不胜劳，更问狐裘与缊袍？到了龙门有何好？伊川清浅石楼高！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乱后洛阳花木尽，不妨闲作水南人。
杨秘监马图
天闲谁省识真龙？金粟堆前草色空。忽见画图疑是梦，东华驰道麝香骢。
岳山道中
野禾成穗石田黄，山木无风雨气凉。流水平冈尽堪画，数家村落更斜阳。
雪行图
太一仙舟云锦重，新郎走马杏园红。骑驴亏杀吟诗客，到处相逢是雪中。
寄杜莘老三首
梦里云山一卧屏，先生画笔果通灵。不妨行药长安市，才是前生许道宁。
一片青山共白云，春林烟景入晴昏。祝君老眼明于镜，毫末清妍子细分。
杯酒殷勤兴不孤，更教怀袖得新图。绿囊自是君家物，医得烟霞痼疾无？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岭
四海虚名直几钱？世间何限好林泉！无情石岭关头路，行去行来又十年。
刘君用可庵二首
末节繁文费讨论，经生规矩是专门。恶恶不可恶恶可，笑杀田家老瓦盆。
恶，音鸟。
著脚绳桥已足忧，邯郸匍匐更堪羞。恶恶不可恶恶可，大步宽行老死休！
耀卿西山归隐三首马卿为耀卿张君写真，未几被召北上。
静里箪瓢不厌空，北窗元自有清风。傅岩只道无人识，已落君王物色中。
马卿似与物为春，难状灵台下笔亲。豫拂青山一片石，异时真是卷中人。
冠剑云台大县侯，富春渔钓一羊裘。山林钟鼎无心了，谁是人间第一流？
雪岸鸣今酉鸟
离离残雪点荒丛，更看幽禽惨淡中。笑杀画帘双燕子，秋千红索海棠风。
东丹骑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气曾看小字诗，画图今又识雄姿。血毛不见南山虎，想得弦声裂石时。

虚名

虚名不直一钱轻，唤得呶呶百谤生。可惜客儿头上发，也随春草斗输赢。

投书图二首

一束空书不疗饥，浮沉随水恰相宜。酱蒙药楮轻抛却，却是洪乔见事迟。

屈作书邮未肯心，百函随水听浮沉。虚名底用寒温问？却是洪乔最赏音！

题刘威卿小字难素册后二首

伎道精微得处难，书林头白一儒冠。阴功厚薄君休问，只就蝇头细字看。

齿牙余论足辉光，东国人伦赵与杨。曾是两翁门下客，残年袖手亦无妨。

庞都运山水

门阑喜色到崖卢，文赋声名逼两都。重为溪山感畴昔，风流还有此翁无？

归义僧山水卷

崧少经行二十春，野麋山鹿尽情亲。而今身落京尘底，画出林泉亦可人！

武善夫桃溪图二首

物外烟霞卜四邻，武陵不是避秦人。软红香土君休羡，千树桃花满意春。

金罽毡毳六月寒，桃花春梦隔征鞍。青山归计何时办？画卷空留马上看！

巢云曙雪图武元直笔明昌名士题咏

风流人物见承平，半向巢云有姓名。画手休轻武元直，胸中谁比玉峥嵘？

书扇赠李湛然

江枫摇落海门秋，江水无风月半楼。未要吴侬夸胜概，已从诗境得天游。

普照范炼师写真三首

向日神仙看地行，只今烟驾想云程。石梁画出西流寺，无复铿然曳杖声。

倾盖论交了岁寒，眼中人物似君难。流波意在谁真识？未绝朱弦已废弹！

鹤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亿更无疑。人间只说乘风了，觌面相呈却是谁？

祖唐臣所藏樗轩画册二首

绿净红香梦已空，草黄沙白思无穷。波间野鸭浑无赖，长著诗人惨澹中。《败荷野鸭》

牧笛无声画意工，水村烟景绿杨风。题诗忆得樗轩老，更觉升平是梦中。《风柳牧牛》

客意

雪屋灯青客枕孤，眼中了了见归途。山间儿女应相望，十月初旬得到无？

走笔题十老会请疏

痛饮形骸百不成，天教乡社送余生。病夫近日添新喜，十老图中有姓名。

七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街奕奕素光移，云锦机闲漏箭迟。谁与乘槎问银汉，可无风浪借佳期？

避兵阳曲北山之羊谷题石龛

冥鸿正恐絓疑网，脱兔不忘投茂林。世故驱人真有力，天公困我岂无心？

壬子寒食

儿女青红笑语哗，秋千环索响呕哑。今年好个明寒食，五树来禽恰放花

马云卿画纸衣道者像

太古清风匝地来，纸衣长往亦悠哉。铁牛力负黄河岸，生被曹山挽鼻回。

过威州镐厉王故居

天道循环只眼前，果谁烈焰与寒烟。种瓜四摘浑闲事，抱蔓无人更可怜！

真味斋

粗饭寒齑老此身，高人那计甑生尘。味无味处君知否？道著琴书已失真！

归义兴侍者溪山萧寺横轴

石磴云松百八盘，东峰日上海波寒。老来丘壑风流减，却就禅房觅画看。

云溪此画，甚有泰山典刑，因记东峰看日出时，故有上句。

乔夫人彩绣仙人图

彩服仙童画不如，直疑莱子戏庭除。青红未是春风巧，一颂椒花更有余。

出山像

不见恒星莫漫惊，日头从此向西生。只知大事因缘了，依旧云门望太平。

胡寿之待月轩三首

一幅清风竹写生，月华霜白纸如冰。天公老笔无今古，枉却坡诗说右丞。

爱竹髯参发巧新，参教一影具形神。千门万户清光里，袖手东窗有几人？

形似何曾有定名，每从游戏得天成。墨君解语应须道，犹欠风琴一再行。

论诗三首

坎井鸣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烟粪火边。

诗肠搜苦白头生，故纸尘昏枉乞灵。不信骊珠不难得，试看金翅擘沧溟。

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超禅师晦寂庵

无波古井静中天，三尺藜床坐欲穿。一语调君君莫笑，妙高峰顶更超然。

自题写真

东涂西抹窃时名，一线微官误半生。不画幼舆岩穴里，野麋山鹿欲何成？

赠写真田生三章

人物翩翩美少年，书中颖悟亦天然。燕南只道丹青好，弃掷泥涂自可怜。

万态千形画里看，人人眉目与衣冠。情知不是裴中令，一片灵台状亦难。

市井公卿万不同，依然见解一儿童。张颠草圣雄千古，却在孙娘剑器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作“邈不同”。

赠高君用君益仲弟。

杏苑仙郎合探花，虚传佳句满京华。丁宁王谢堂前燕：“文采风流有故家。”

周卿才拙庵

诗笔看君有悟门，春风过水略无痕。庵名未便遮藏得，拙里元来大巧存。

郭大方自适轩

自适还曾自适无？半生枯寂坐禅居！马卿若也知人意，只画梁家举案图。

风柳鸣蝉

轻明双翼晓风前，一曲哀筝续断弦。移向别枝谁画得？只留残响客愁边！

晴景图

白日青天下笔难，要从明润细寻看。藏山只道云烟好，画史而今尽热谩。

僧寺阻雨

山气森岑入葛衣，砧声偏与客心期。僧窗连夜潇潇雨，又较归程几日迟！

金山在忻口南

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常著一峰烟雨里，苦才多思是金山。

王子文琴斋

天上秋风月底霜，《求凤》一曲鬓丝长。相如四壁消何物？直要文君典鹔鹴。

覃彦清飞雨亭横披

百道悬流注夜光，画中亭榭亦清凉。何人与问长安客：“赤日黄尘有底忙？”

读汉书

室方隆栋非难构，水到颓波岂易回？丰沛帝乡多将相，莫从兴运论人材。

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体

征南谏疏无多语，大度高皇有至仁。留得青囊一丸药，异时犹可活斯民。

中台启事山吏部，东阁词臣何水曹。松柏萧萧一丘土，龙门依旧泰山高。

姓名三字金瓯重，事业千年片简青。试向云间望光彩，看从何地现文星？

石勒问道图

轻比韩彭作李阳，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刘文叔，肯说铃声替戾冈？

华光梅

草圣前头一树春，豪华落尽只天真。写生今向君家见，疑是华光有两身。

旧与赵景温

浮云流水易西东，回首梁园似梦中。一别十年今又别，酒尊能得几回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夏山风雨

惨澹经营有许功，吴僧谁得嗣宗风？情知一雨收晴了，更没尘沙到坐中。

春云淡冶

一抹平林素练横，数堆寒碧白烟生。春云可是多姿态，五字韦郎画不成。

雪谷蚤行图二章卷中多国朝名胜题咏

雪拥云横下笔难，争教万景入荒寒？诗翁自有无声句，画里凭君细觅看。

画到天机古亦难，遗山诗境更高寒。贞元朝士今谁在？莫厌明窗百过看。

胡叟楚山清晓

剪得吴淞一片秋，江山小笔也风流。卷中未有题诗客，留待才情赵倚楼。

辛亥九月末见菊

黄菊霜华日日添，世应有意醉陶潜。鬓毛不属秋风管，更拣繁枝插帽檐。

答俊书记学诗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

夜宿山中

月华人影共徘徊，未算归程梦已回。涧水悲鸣易愁绝，长松休送雨声来。

台山杂咏十六首甲寅六月

登临夙有故乡缘，试手清凉第一篇。知被钱郎笑寒乞，不将锦绣裹山川。

西北天低五顶高，茫茫松海露灵鳌。太行直上犹千里，井底残山枉叫号。

万壑千岩位置雄，偶从天巧见神功。湍溪已作风雷恶，更在云山气象中。

颠风作力扫阴霾，白日青天四望开。好个台山真面目，争教坡老不曾来？

山云吞吐翠微中，淡绿深青一万重。此景只应天上有，岂知身在妙高峰？

山上离宫魏故基，黄金佛阁到今疑。异时人读《清凉传》，应记诸孙赋《黍离》。

一国春风帝子家，绿云晴雪间红霞。香稳藉僧鞯草，蜀锦惊看佛钵花。

沉沉龙穴贮云烟，百草千花雨露偏。佛土休将人境比，谁家随步得金莲？

兜罗界宝光云，云际同瞻化现身。解脱文殊俱有说，是中知有木强人。

真向华严见化城，翻嫌金屑翳双明。恶恶不可恶恶可，未要云门望太平！

总为毗耶口不开，龙宫华藏顿尘埃。对谈石在维摩在，珍重曼殊更一来。

咄嗟檀施满金田，远客游台动数千。大地嗷嗷困炎暑，山中多少地行仙！

石罅飞泉冰齿牙，一杯龙焙雪生花。车尘马足长桥水，汲得中泠未要夸。

凛凛长松卧涧阿，提壶悲啸抚寒柯。万牛不道丘山重，细路沿云奈尔何？

热恼消除佛作缘，山头冰雪过炎天。法王悲智无穷尽，更看清凉遍大千。

灵蛇不与世相关，时复蜿蜒水石间。何处天瓢待霖雨？一龛香火梵仙山。

跨牛图才子，唐人冠服，作哦诗状。牛后带琴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画出升平古意同，江村渺渺绿杨风。看来总是哦诗客，远胜骑驴著雪中。随驾张圭，似是摹古人本。

赠湛澄之四章

眼花看碧渐成朱，兀兀陶陶乐有余。柳岸醉僧堪一笑，强教分别竟何如？

儿女团圞庞行婆，漉篱活计苦无多。布囊归去诗千首，犹欠庭圭墨一螺。

十年不见山堂老，赖有澄之在眼中。总道木庵枯淡好，东风花柳各青红。

散圣风流有别传，漆瞳一点出人天。石门故事君知否？好佐涪翁学刺船。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归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记内乡一诗追录于此今三十年矣

桑条沾润麦沟青，轧轧耕车闹晓晴。老眼不随花柳转，一犁春事最关情。

三门集津图

南北争教限大江？吴家才了又陈亡！画工只说三门险，不记茅津一苇航。

乙卯端四日感怀

衰年那与世相关，苦被诗魔不放闲。好个旧家长乐老，无才无德只痴顽！

山村风雨扇头

总为诗翁发兴新，直教画笔亦通神。莫嫌风雨无多景，截断黄尘亦可人。

跋萧师鹭鸶败荷扇头徐荣之画。

萧萧烟景带霜华，公子风标浪自夸。可道浣花诗境好，鸂鶒鸂鶒满晴沙。

袁显之扇头

双鹭联拳只办愁，枯荷折苇更穷秋。风流绿影红香底，好个鸳鸯百自由！

赠司天王子正二首

惯见河边织女机，枯槎八月未成归。栖迟零落今如此，枉却星翁比少微。

天容海色本澄清，万古东方有启明。七十七年强健在，不妨林下看升平！

工部赵侍郎下世日作

鹤骨翛然卧石林，情知合眼即仙乡。安时处顺吾儒事，枉却《南华》说坐忘。

跋邪律浩然山水卷

六月三泉松桂寒，西风蚤晚送归鞍。无因料理黄尘了，只得青山纸上看。

贞燕二首

杏梁双宿复双飞，海国争教只影归？想得秋风渐凉冷，谢家儿女亦依依。

污洁难将一类推，旧家红线可无疑。豚鱼自是诗家语，轻拟庭闱恐未宜！

杨秘监雪谷蚤行图

息轩画笔老龙眠，雪谷冰桥自一天。六月高楼汗如雨，岂知方外有诗仙？

杜莘老夏日汾亭横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杜侯老笔尧民意，黄阁清风有故家。庸俗纷纷小儿女，枉教尘土涴烟霞。

武元直秋江罢钓

暮山明月晓溪云，今古仙凡此地分。醉后狂歌问渔叟："残年何计得随君？"

张彦远江行八咏图奉使时所见。

楚山平浸楚江流，放眼江山得意秋。一寸霜毫九云梦，合教轰醉岳阳楼。

题冯漕缓之硕人在涧横轴胡先生画。

见说云霄意气豪，几回揽镜惜颠毛。不争画得林泉好，转使山人索价高。

题刑公达寒梅冻雀图

褐衣相媚不胜情，只许乾晖画得成。却被诗人笑寒乞，一枝风雪可怜生。

秀隐君山水

乌鞯踏破软红尘，未信溪山下笔亲。图上风烟看潇洒，画家亦有魏夫人。

同梅溪赋秋日海棠二首

锦水休惊散彩霞，换根元自有灵砂。琼枝不逐秋风老，自是人间日易斜。

翠袖红妆又一新，秋风秋露发清真。丹青写入梅溪笔，桃李从今不算春。

梁氏先人手书

玄虬飞跳九天门，秦火惊看片纸存。耆旧风流知未减，青衫还见读书孙。

蓟北杜国宝以真定教官李进之所撰大父中宪公及其先人帅府从事行状见示用题三绝其后

总道清流解致君，白袍唐日已纷纷。科名屈杀渔阳老，章甫何人不惠文！

儿戏将军百不知，枉将壁垒付安危。论功才得盐山令，堂上奇兵果是谁？

堂掾谈经见蚤成，诸郎难弟复难兄。长留北海文章在，千古《云麾》有姓名。

赠訾子野高士三章

仙翁高弟独君优，胸次清明辨九流。我是愚溪一愚叟，不妨同醉訾家洲。

月旦今谁许与陈？乍贤乍佞日纷纭。鸢肩燕颔非吾事，一片灵台欲付君。

虚名玉表或珉中，薄命何堪与共功！东国人伦要真识，好将传与黑头公。

戏相师

珥貂簪笔起锄犁，何必人人贯伏犀。胸次九流君自了，看来唯少醉如泥。

留赠丹阳王炼师三章

信得人间比梦间，一卮芳酒且开颜。当时笑伴今谁在？诗客凄凉饭颗山！

烂醉玄都有旧期，百年人事不胜悲。桃花一簇开无主，留著东风与兔葵。

敝尽貂裘白发新，京华旅食记前身。仙翁相见休相笑，同是邯郸枕上人。

元夕以下续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花影灯光一万重，青衫骢马踏东风。彰阳旧事无人记，二十三年似梦中。

酴酉縻

枕帏余韵最清真，梦里犹来著莫人。拟借浓阴作罗幕，玉缨多处卧残春。

为橄子醵金二首

明珠评价敌连城，弃掷泥涂意未平。十万人家管弦里，独怜金石隐商声。

秋来闻说酒杯疏，却为穷愁解著书。知是遗山亭上客，无衣无褐欲何如？

李子范生子

六峰灵气未消沉，雏凤翩翩翠作衿。名姓定知书小录，作诗先与唤琼林。

柏乡光武庙

老树刳心不更春，当年曾见汉仪新。凭君莫话春陵事，笑杀中原逐鹿人！

和德新文

二年老眼暗兵尘，今日逢君喜事新。结伴还乡有成约，不应先作北归人。

沧浪图

万顷烟波入梦频，眼中鱼鸟觉情亲。而今尘满西风扇，愧尔青山独往人。

倦绣图

香玉春来困不胜，啼莺唤梦几时奚？可怜憔悴田家女，促织声中对晓灯。

雪谷晓行图

漫漫长路几时休？风雪无情梦亦愁！羡杀田家老翁媪，瓦盆浊酒火炉头。

浩然雪行图

曲江花柳自升平，雪涧冰桥去国情。枉却卷中留好语，画师寒乞可怜生。

岳邦献寿

见君谁不爱清醇？寿席今年乐事新！八十老翁持酒劝，酣歌一曲太平春。

风柳归牛图为张伯英赋

陂塘渺渺绿杨风，牛背升平万古同。忽见画图还自笑，枉将书策课儿童。

子和麋鹿图

白发刁骚一秃翁，尘埃无处避西风。野麋山鹿平生伴，惆怅相看是画中。

贾氏怡斋二首

儿女青红荐寿觞，阶庭兰玉立诸郎。黄金甲第知何限，谁有怡斋致乐堂？

一门难弟复难兄，借甚州闾月旦评。见说病中王处士，感君兼有急难情。

王敦夫寒病劳复，历两月之久，委顿殊甚。仲德躬自调护，迄于平善，州里称焉，故上句及之。

与西僧伦伯达二首

行云孤鹤万缘轻，遥见乡关眼便明。不似遗山元老子，尘埃风雨过平生。

半世秦川在梦中，几时莲社与君同？渊明自比吾何敢，或有新诗及远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侯相国云溪图新补据《本集》卷十二

祖道东门未有涯，田君方驾入宫车。只应千古狼溪路，人说山中宰相家。

口号三首新补据《本集》卷三十四

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儿童也喜欢，县帖追来不惊扰，丁丝纳去得余钱。

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来更数谁？今代取鱼须密网，东州新有放生池。

三岁终更旧有期，吏民安习枉迁移。平阴夺得来堂邑，却是行台未尽知。

西溪二仙庙留题新补据《野史亭》刻石，光绪《陵川县志》

期岁之间一再来，青山无恙画屏开。出门依旧黄尘道，啼杀金衣唤不回。

三岗四镇新补据上海图画馆钞本成化《山西通志》

南北东西俱有名，三岗四镇护金城。古来险阻边陲地，威镇羌胡万里惊。

金凤井新补据同前

北地曾云海眼开，古今人喜畅奇哉！料应丹穴相穿透，飞出摩天金凤来。

方城八景新补据嘉靖《南阳府志》

松陂烟雨

堤上槎丫几个松，汪洋陂水映遥空。晓看烟雨连青嶂，疑是当年杖化龙。

大乘夕照

山势巍峨翠作围，楼台金碧影相辉。老僧托钵归来后，犹对斜阳补衲衣。

莲塘夜月

花娇欲语水萦纡，添得嫦娥色更殊。午后老龙因睡觉，几回错认是明珠。

炼真春暮

风摆残花点药炉，东君无计可支吾。道人日诵《黄庭》罢，曳杖松林看鹤雏。

仙翁雪霁

观宇巍峨紫翠间，葛公从此炼丹还。六花舞罢难寻处，树木妆成玉笋班。

落川云望

一川渺渺逝如斯，上有浮云接水涯。苍狗白云从变态，令人望处起亲思。

罗汉清岚

山堆螺髻插春旻，罗汉知谁为立名。一抹岚光堪羡处，恍如匹练晒新晴。

堵阳钓矶

一片临流气势雄，垂杨相荫水溶溶。子陵已去无人钓，分付苍苔碧苏封。

佚句

昆阳怀古新补据《归潜志》

英威未减消沉尽，犹向春陵望郁葱。

赠白仁甫新补据《天籁集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

超化新补据《本集》卷十一《超化》

拟借扁舟弄秋水，自嫌尘土浣沙鸥。

阙题新补据《归田诗话》

花啼杜宇归来血，树挂苍龙脱后鳞。

卷第十五

宏词

章宗皇帝铁券行引

臣尝考唐史所载铁券之说有二：其一，则将相有社稷之功者赐之；其一，则许藩镇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乱之后，盗据河朔，若魏博，若幽燕，若镇冀，根结盘互，一寇死一寇生，天子不问，有司不诃者数十年，其制御之术可考也。温言善辞以开尉之，高爵厚禄以尊宠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礼而礼之也。辨理曲直，洗涤怨恶，质之于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铁而图不朽。当是时，武克不刚，君臣相与为一切之计，幸贼之不吾梗；虽所求有过于此者，将奔走而奉之。故所谓丹书之信，特迫于不得已焉而与之耳。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赐藩镇铁券来上者，上为制七言长诗以破其说，名曰《铁券行》，臣幸获睹焉。自圣人以书契代结绳之政，太朴虽散，天理之真淳者，犹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诰》兴。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诰》，而下益惑。盖自结绳而为书契，自书契而为《誓》、《诰》，利害相摩，机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于其臣，臣有不得于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发，况又自《誓》、《诰》而为铁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难矣！故施之藩镇，不可也。黄河、泰山之盟，不能救韩、彭于旋踵之顷；赤心、白日之语，又安可保唐室于威令复振之后乎？施于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于其臣，而与之为不直；臣不得于其君，而受之为不义。不直不义，几何其不以功臣为藩镇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知乎此，则知圣人所以及豚鱼者，为不在彼也。臣窃伏观章宗皇帝以仁圣人之姿、渊懿之智、缉熙光明之学，正心、诚意、修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间，大信之所孚，股肱大臣之贵，舆台皂隶之贱，皆不言而喻，不约而随，不契而合，不胶而固。其视前世《誓》、《诰》之繁，固已贯三光而洞九泉矣，况于恃片铁以为固者乎？宜其播之于号令，发之于歌诗，慨然自得于大道破裂之后，祛千载之惑，为万世之戒也如此。有诏下臣，为作篇引。谨昧死百拜而言曰：“圣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云汉之昭回，日星之炳耀，编之诗书而无愧，质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尚庶几自托于不腐云。”臣谨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王擒窦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已上二篇，正大夫年五月，应辞科程文。余二篇，《光武中兴颂》、《大司农箴》亡。不及录。

臣闻，天地之大无不容，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雷霆之击无不灭，神兵所以万举而万全。其有怙奸自终，同恶相济，虽合从连衡而自为得计，而禁暴诛乱者理有固然。辅车之势未成，连颈之刑已及。陈余之辅赵歇，竟成泜水之亡；公孙之得隗嚣，何救咸门之酷？明鉴不远，覆辙相寻。我国家统接轩符，乱除秦迹，断鳌足以立四极，射旄头而靖八荒。南征北怨，而俱荷来苏；西被东渐，而无思不服。独兹狂狡，犹尔跳梁。窦建德、王世充者，阘茸下材，昏迷小丑，要领不足以膏斧钺，名姓不足以污简书。僭号位以自居，意兵刑之莫及。狐鼠不神于昼出，鹰鸠当化于阳和。敢为掎角之谋，自隔照临之远，鱼肉兆姓，涂炭二方。稔恶贯以既盈，谅灵诛之莫逭。五侯其愤，期分项羽之尸；四冢既成，待葬蚩尤之骨。臣与诸将等致行天讨，动禀睿谋，谓虢既灭则虞自亡，故燕可先而齐当后。肃将禁旅，进次东都。贼既身来，义当面喻。人有请师之学，天开悔祸之期，今不自归，后将无及。计即从于驯伏，乃更肆于凭陵，不虞当辙之难，遽有背城之役。臣等先登进击，深入合攻。战声腾洛水之波，怒气动邙山之色，纷投戈而蔽野，殷流血之成川。健将既歼，余众皆溃。世充则坚壁自固，恃求援之方来；建德则埽境赴期，曾胥亡之不悟。臣等鼓已捷之勇，迎自送之师，破竹未比乎发机，建瓴莫喻其乘势。武牢方启，突骑直前，诸将引阵以当其冲，微臣卷甲以出其后。鱼鲵自警，虮虱相悲，以彼气之既归，当我军之方锐。乱难复整，徒夸军属于鹊山；势不久存，果见豆亡于牛谷。臣以既擒夏贼，寻诣洛师，示之已获之俘，纵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谋已败，内势又穷，知无地而可逃，乃诣军而自缚。一卒不损，二盗克平。其东都吏民等，虐政久罹，王灵甫及，金鼓动发生之气，旌旗导长养之风，莫不动地欢呼，戴天感泣。廓妖氛而一埽，混文轨而大同，升平之期，自今以始。兹盖伏遇皇帝陛下沉几先物，神武应期，从容高拱乎九重之中，纤悉周知于万里之外。日将旦而群阴伏，顾小窃之何施；天不言而四时行，宜隽功之丕应。臣某等谬司戎律，初乏将材，仰凭折棰之神，俯遂请缨之志。七旬来格，微劳深愧于禹征，万寿无疆，善颂敢忘于武拜？

拟贺登宝位表已下五题，正大元年，奉都堂钧旨作。

中国之有至仁，无思不服；圣人之得大宝，咸与维新。凡在照临，举深庆抃。中谢窃以社稷隆神器之重，父子处人伦之先，付与既公，众庶斯定。我国家光宅天下，丕冒海隅，世祚承平，古无伦拟。先皇帝总持权柄，宏济艰难，安强成道德之威，信顺得天人之助，大功甫集，明命有归。钦惟皇帝陛下，孝弟通于神明，忠厚及于草木。圣神文武，克享皇天之心；狱讼讴歌，皆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君之子。百年享国，初得正传；三后在天，更无遗恨。大定、明昌之治，增光宜及于此时；周宣夏后之功，专美岂容于他日？风云嘉会，日月中兴。臣等夙被生成，重叨际会，接千岁之统，既欣历数之有归；上万年之觞，行庆版图之尽复。

拟立东宫诏

惟王建国，笃为长世之谋；惟国立储，茂正万邦之本。位号定而不以为悦；典礼崇而莫敢以为私。眷予上嗣之良，优有中兴之略，内则视膳问安之礼备，外则尊道让齿之义隆，蔼然仁孝之称，粹矣温文之表。朕自绍休于大统，犹虚位于东朝，乃考蓍龟之占，乃稽方册之宝。夏后与子，天人之望攸归；周家尚亲，庙社之尊斯在。载涓谷旦，爰辟青宫，下以副四海之心，上以对两宫之训。某可立为皇太子。於戏！文昭武穆，夙诒燕翼之谋；震长离明，本有承华之象。尚因主鬯之重，嗣启迓衡之期。

拟除枢密使制

在天垂象，玑衡通紫极之严；稽古象贤，宥密极洪枢之峻。故非智辩无穷，则不足以语成败安危之要；非威望素重，则不足以驭枭俊强悍之臣。敷求天下之奇才，以属国家之大计，诞告于众，予得其人。具官某，沉鸷有谋，矜严不挠，达用兵之善志，厉许国之精忠。戎阵有年，肤公屡奏。出奇应变，森然武库之雄；厌难折冲，隐若长城之固。属机庭之虚职，咨群牧以择贤。才气无双，士皆乐属李广；策虑愊亿，时则有若陈汤。是用假以本兵之权，置诸右府之长。於戏！汉有汲长孺，邪谋寝于淮南；唐相李文饶，威令行于河朔。盖屈人贵乎不战，而销患在于亡形。予将以中兴而责成，尔其以上策而自任，尚恢远略，无及近功！

拟御史大夫让枢密使表

宪府备员，积有妨贤之畏；枢庭谋帅，遽膺制胜之求。拊陋质以何堪，对宠光而知惧。中谢臣闻受禄过量，忠臣耻其素餐：因能任官，明主不以私授。盖物胜于权，则衡为之殆；马竭其力，则御速于颠。臣虽至愚，敢忘斯义？伏念臣智灵弗竞，器蕴尤疏；初无落落过人之材，徒有区区自信之志。荐更中外，无补事功；窃忧大谴之方来，敢谓异恩之横被？而况枢极通帝位之纪，宥府严师律之谋，周设六官，司马联于冢宰；汉分三府，太尉列于中台，故必文武智能之臣，乃付腹心爪牙之任。人歌宣后，岂无吉甫之宪邦；天启高皇，宜得留侯而筹幄。顾以去非才而叨据，在于公议而谓何？伏望皇帝陛下，大道曲全，至明博照，察臣心之有愧，悯臣力之弗胜，追还误恩，妙简良辅。退而劳力，足昭名器之至公；因是得人，旋至朝廷之增重。

拟除司农卿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田政维天下之大纲，古有播百谷之命；农臣分户曹之外务，今为治六府之官。况假以部使者之权，位于中执法之次，自非智数足以丰财赋，风采足以动搢绅，则何以察吏治之否臧，究货源之通塞？畴若予采，佥曰汝谐。具官某，志大而气刚，智明而才邵。遇事不滞，耆然新发之锋；挺身而前，懔乎后雕之节。自预时髦之选，浸阶华贯之游，蔚为名臣，简在朕听。是用进以穑臣之贰，委兹邦计之繁。朕惟西北用兵以来，朝廷多事之际，敛散之术既废，罪功之辨不明，官必仰给于创罢之民，民或重困于侵渔之吏。盖基本急于爱养，而纲纪贵乎设张。朕方以一道之事而责成，尔得以三载之功而自效。於戏！生之有道，则财恒足；率之以正，则令必行。刘晏之轻重相权，算不忘于马上；范滂之澄清自任，志已见于车中。罔俾斯人，专美前世！

卷第十六

碑铭表志碣

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

故相寿国张公之孙好退谓某言：“先大父之薨，参知政事高公子约为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贞祐之乱，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还乡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于时事有嫌，不敢复议。惟我先人以书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践履之实，国有经纶之业。虽流风未远，而人代既迁，征良史则坠简已亡，怀旧俗则高年垂尽。瞻言丘陇，旌纪寂寥。好退无所似肖，不能奉扬徽烈，负衅蒙累，无以自处。诚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赐之，则瞑目为无憾矣！敢百拜以请。”某窃自念言，不腆之文，顾无足以纪公之美，且不能继于高公之文之后，固宜以不敏辞。所以不敢终辞者，盖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书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为执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属外戚，与国人有战伐之功、豫腹心之谋者为多；潢霤之人，以阀阅见推者次之；参用进士，则又次之。其所谓进士者，特以示公道、系人望焉尔。轩轾之权既分。疏密之情亦异。孤寒之迹，处乎危疑之间；难人之言，夺于众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谓必以苟容为得计，循默为知体矣。然而持区区之忠，以尽心于所事，如石右丞踞、董右丞师、中胥莘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时有之。惟公历仕四朝，再秉钧轴，不难于他人之所难，不徇于世俗之所徇。忠信笃实，足以自结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师表百僚；敦庞耆艾，足以填国家而抚百姓。故百年以来，谈良相者莫不以公为称首。夫善化一乡，智效一官，人且喜闻而乐道之，不欲使之随世磨灭；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传永久，秉笔之士将不有任其责者乎？谨按：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寿国文贞公，讳万公，字良辅，姓张氏，唐名臣公谨之后。唐末有自东海徙汶上者，后又徙东阿，遂为东阿人。曾祖讳晞，行善好施，乡人归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政末，常出财佐军。二子得补国子助教。用公贵，赠银青荣禄大夫、清河郡侯。妣刘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讳询，孝弟力田，家用不匮，赠金紫光禄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讳弥学，笃于学问，以尚书为专门之业。初应乡试，擢本经第一。后罢经义科，以词赋取士，复豫荐书。已而叹曰：“丈夫宁老于童子雕虫之技邪？吾不复出矣！”。常铭其左右云：“欲求子孙，先当积孝；欲求聪明，先当积学。”世以为名言。累赠崇进寿国公。妣王氏，寿国太夫人。生四子，公其第四子也。崇进公尝梦至一大官府，署曰“张万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公幼颖悟，号称博闻强记。弱冠登正隆二年词赋进士第。释褐颍顺军新郑县主簿。丁崇进公忧。服除，调沂州费县主簿。正隆政衰，盗贼群起。公有策御之，盗为衰止，邑人赖焉。大定四年，调辽阳府路辰渌盐司判官。课最，超淄川长山令。去官之日，百姓为之立祠。十五年，充尚书省令史。考满，迁河北西路转运司都勾判官。岁余，改大理司直。十九年，迁武宁军节度副使。二十一年，召为尚书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始将大用矣。未几，摄同知登闻检院事，奏对称旨，乃真受焉。再迁侍御史。不数月，改右司员外郎郎中。敷奏详明，不为缘饰，世宗嘉赏之，顾谓侍臣曰：“张万公，纯直人也。”俄迁刑部侍郎。章宗即位，诏以遗留使于宋。使还，会创设提刑司，首命公为河南路提刑使。不年，御史台奏课为凡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时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宠，上欲立为后，台谏以为不可，交攻之。监察御史姬端修、右拾遗路铎、翰林修撰赵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中使密访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台谏乃不相容？卿以为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当面奏。”及对，因为上言：“国朝立后，非贵种不豫选择。元妃本出太府监户，细微之极，岂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为彰德军节度使、兼应州管内观察使。其后立后议寝。上思公言，召为大兴府尹。二年九月，拜参知政事。以太夫人年过八十，表乞就养，不许。未几，复申前请，乃授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兼判东平府事，以便亲。岁余，复以亲老为言，乃听归侍。六年，起为河中府尹。时属军兴，调度百出，公为之平物价，宽民力，比他州所费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济南尹。河中之人，为建去思堂，画像事之。九月，丁内艰。卒哭，诏以明年正月朝京师。起，复授平章政事、超资善大夫，封寿国公。主兵者言：“比岁征伐，多至败衄，凡以军事所给之地不足自赡，至有不免饥寒者，所以无斗志。愿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给之，则战自倍矣。”朝臣议已定，公独上章极谏其不可者五。大略以为军旅之后，疮痍未复，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扰？一也；通检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尽，适足以增猾吏之敝，长告讦之风，二也；浮费侈用，不可胜计，推之以养军，可敛不及民而足，无待于夺民之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也；兵士失于选择，强弱不别，而使之同田而共食，振厉者无以尽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奸，四也；夺民而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胜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莳之，以所入赡军，则军有坐获之利，而民无被夺之怨矣。不从。即以衰病不任职，乞罢。赐告两月，且以尚医调护之。泰和元年六月，连章请老，迁荣禄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赴庭试，当同进士出身，诏充合门祗候，又改笔砚局承应，寻赐进士第。所以优礼公者，佗相莫与为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频上章告老，宁以言事不见从，或与同列者有差别故邪？何求去之数也？"公奏言："臣诚衰老，当避贤者路，无佗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银青荣禄大夫。三月，历举者，求去甚力，上为感动，中使宣旨："朕初即位，首命卿入政府，继迁相位。以卿习于典故，处事详雅，春秋虽高，而神明未衰，故且以机务相劳。今去意既坚，不得不屈朕以从卿耳。"明日入辞，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则遣使者就访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镇抚之，手诏起公判济同府山东东西路宣抚使，便宜行事。公为之布教条，问民所疾苦，贷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戍边郡者，戒之以守疆场，毋敢妄动；莅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扰。经画既定，即移文有司，乞还乡里。上优诏许之，仍加崇进，以荣其归。七年冬十月，寝疾。一日，令具汤沐，洒埽庭内，曰："吾将逝矣。"命子益执笔书遗戒，戒子孙以贵薄尚俭而已。寻薨，春秋七十有四。上闻之震悼，辍视朝，赙赠加等，祭葬皆用诏书从事。有司考行，谥曰："文贞"，仍赠开府仪同三司。以八年二月，举公之柩，葬于青太里北原之先茔。寿国夫人刘氏祔焉。大安元年，诏绘公像于衍庆宫，配享章宗庙庭。公资朴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沉默自养。平居不妄言笑。事亲孝，待昆弟有礼，与人交，不苟合。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尝久；每一书示至，公必望拜庭下，欷歔流涕而后发；左右皆为感动。夫人前殁，章宗欲有所赐，再拜谢不敢当。洁居终身，两童子自随，侍婢不得至其前。闲居乡县，与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州县，则治化清净，不事科罚，而人有畏爱之实；在朝廷，则切于论列，有不便于民者，必委曲道之，虽理若讦直，而辞气容貌不失其为大臣之体。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纪纲法度，备具周密。公在相位，谨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体，故能不动声气而天下阴受其赐。古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于兹见之。故尝论公平生所言者，不胜载；而系于废兴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难于从，而章宗从之；括田不难于从，而竟不听。其后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山东、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兵日益骄，民日益困，养成痈疽，计日而溃。贞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乱，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盼之顷，皆狼狈于镝锋之下，虽赤子不能免。盖立后之事，在庭之臣皆以为不可，独上以为可，故公之言易为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为可，而公独以为不可，故难为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祸果有不可胜言者，是不独在公为遗恨，异世相望，亦当有太息而流涕者。呜呼！岂非天邪？铭曰：

留侯授书，三往鸡鸣，济北有期，乃祠嘉平。神物不亡，时出效灵。谷城之张，帝傅载生。帝傅维何？文贞寿公。木讷之刚，朴鲁之忠，以静而应，以介而通，悃愊无华，安事勇功？郎署擢长，宪台进贰，相业之良，兴陵所试。大定之治，讲若画一。公如曹参，守而勿失，守而勿失，民以宁谧。赐则阴受，迹容致诘。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孙受之，曷不究之？在昔所难，在听思聪。乌群于前，孰知雌雄？兵以农战，国从本固，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一言之微，邦可以兴，作法于贪，敝将曷胜？悔罔后及，忠无前寤，我思古人，爱而莫助。黄山之阳，乔木苍苍，公墓有碑，千载涕滂。

王黄华墓碑

泰和壬戌冬，内翰王公卒于京师。道陵雅知公家无余财，将无以为葬也，诏有司赙钱八十万，以给丧事，求生平诗文，藏之秘阁。未几，以御制诗赐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复以才选，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其家以遗文来上，寻绎之久，良用怆然。”而其诗有“天材超迈、无惭琬王火又”之句，盖公门阀、人品、器识、文艺，一时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试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公讳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载：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汉末之乱，徙居辽东。曹公特征，不应，隐居终身。其后辽东亦乱，子孙散处东夷。十七代孙文林，仕高丽，为西部将，殁于王事。又八世曰乐德，居渤海，以孝闻。辽太祖平渤海，封其子为东丹王，都辽阳。乐德之曾孙继远，仕为翰林学士，因迁家辽阳。继远孙中作使咸饬，避大林延之难，迁渔阳。咸饬孙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宁，迁白霤。六宅生永寿，居韩州。辽天庆中迁盖州之态岳县，遂占籍焉。永寿之长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卫上将军、建州保静军节度使。保静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进士，仕为中大夫、翰林直学士。文行兼备，潜心伊洛之学，言论皆可纪述。明昌应诏，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孙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为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坚，次即公，太师、南阳郡王张公浩之外孙。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六岁，闻父兄诵书，能通大义。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读书五行俱下，日记五千余言。涿郡王公翛然，风岸孤峻，少所许可；一见公，以国士许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释褐承事郎、恩州军事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临政即有能官之誉。郡民邹四者，谋为不轨，事觉，逮捕千余人，而邹四者窜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翰，与公治其狱。公以计获邹四，分别诖误，坐豫谋者，十二人而已。再调馆陶主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闻风采，谓当一日九迁；乃今碌碌常选，限于贤愚同滞之域。簿书期会，随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满，单车径去。卜居隆虑，周览山川，以谓西山横截千里，隐然如卧龙，起天平、黄华，至鲁般门，龙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黄华蔚然，涵浓秀之气。山有慈明、觉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镜台，直鸡翅洪之悬流，幽林穹谷，万景坌集，一水一石，皆昆阆间物；顾视尘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买田隆虑，借二寺为栖息之地，时往啸咏，若将终身焉。晋人庾衮，隐居义阳，仅见于传记。黄华虽胜绝，而近代无所知名，至于高贤题咏，亦罕及之。自公来居，以“黄华山主”自号。兹山因之桀出太行之上，人境俱胜，于公见之。山居前后十年，得悉力经史，务为无所不窥，旁及释老家，尤所精诣。学益博，志节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荐者，以书画局都监召。俄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迁翰林修撰。坐为言事者所累，出为郑州防御判官。承安初，继丁内外艰，哀毁骨立，几至不起。四年，起复，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复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至三十余首，宠眷优异，盖将大用。期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实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至承务郎，绯衣银鱼。夫人张氏，亦太师女孙。子，男三人：万安、万孙、万吉，皆蚤卒；女三人：长曰从净，幼为女冠，公没后，以能诗召见，特加敬异；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无子，以弟庭淡之次子万庆为之后，以荫补官，至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画，能世其家。孙某、曾孙某，尚幼。公仪观秀伟，善谈笑，俯仰可观。外视若简贵，人初不敢与之接，一见之后，和气津津，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之，亦不恨也。从之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晋卿、李公度；所引见者，如闲闲赵公、内翰冯公、屏山李公，皆为文章钜公，下者犹不失为名士。世以知人许之。为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斫琴飞来》、《积雪赋》，及《汉昭烈庙碑文》等，辞理兼备，居然有台阁体裁。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方之少作，如出两手，可为知者道也。有《丛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传于世。世之书法，皆师二王。鲁直、元章号为得法，元章得其气，而鲁直得其韵。气之胜者，失之奋迅；韵之胜者，流为柔媚。而公则得于气韵之间。百年以来，公与黄山、闲闲、两赵公，人俱以名家许之。画鉴既高，又尝被旨与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书画，因集所见及士大夫家藏前贤墨迹古法帖所无者，摹刻之，号《雪溪堂帖》一十卷。至于笔墨游戏；则山水有人品之妙，墨竹殆天机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论也。每作一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以千文为号，不肯轻以予人。闲闲有上公诗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郑虔三绝画诗书。”冯内翰挽章云：“诗名摩诘画绝世，人品右军书入神。”人以为实录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万庆为言：“先公之殁，四十余年矣。南北丧乱，初无归顾之望，衰年乃得洒埽坟墓。丘木已老，而旌纪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属笔于子，幸有以惠顾之！”某不敏，自初学语，先夫人教诵公五言；志学以来，知慕公名德，盖尝梦寐见之。虽不迨指授，至于不腆之文，亦从公沾丐得之。已尝不自揆度，为先正寿国文贞张公、闺闱赵公、内相文献杨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传永久，顾安所逃责乎？乃勉为论次之，而系以铭。铭曰：

山立兮扬休，元精兮当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隐隐兮隆隆！明昌天开，文治昭融；婉娈龙姿，孰云之从？望公修门，剑佩从容。行人会盟，常伯秩宗。闲燕论思，衮职弥缝。顾曷任弗胜，而铅椠是供。生材实难，间气所钟；有物妒之，随以祸攻。白驹忽其过隙，乃欲历九联而上通。诗至夔州而仙，文以潮阳而雄。假公岁年，宁厄以穷？研摩于韩杜之后，宜愈困而愈工。养吾栋而先伐，果奚贵乎楠松？谓公不遇邪，独简在乎渊衷；谓公为遇邪，方积絫之为功。畀辎基而夺之，而无庸计夫乖逢。马鬣兮蒿蓬，摧熊岳兮天之东。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长终。泽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宫；裴回故都而不忍诀，写孤愤于《回风》。谪傅长沙，蠢贼内讧。邈前席之不再，俄占书之告凶。贵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铭诗，并以慰公，使不幸而为屈贾，其何以释玄壤之遗恫？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讳楫，字济川，姓李氏。系出陇西。唐末，其远祖官汴梁。石晋之乱，流寓辽之北京，是为大定府。金朝取辽，有昭信校尉讳福者，避乱云中，生子彦直，为汴京行台令史，仕至明威将军、宛丘令，即君之考也。宛丘尝尉淄川，乐其风土，遂为淄川人。路孟州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备矣。君年十六，以荫补转运司押递官。时正隆南征，在所寇盗充斥。及岁终，受代。闲关还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树立，甚嗟惜之。凡三历酒官，迁忠武校尉。君幼学颖悟，虽已在仕籍，所以为举子计者，不少辍。三赴省试，皆入优等。尝以所业，见郑内翰景纯，景纯大为奖异，谓君言：“吾子必名世，吾乡为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九年词赋进士第，换承务郎，调历城主簿，改积石州军事判官。积石边郡，羌浑杂居，君抚治有方，人甚安之。迁范阳令，召补尚书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领省事，爱君占对详明审当，每启事退，目送者久之。终，更留再考。未几，除吏部主事。陕右旱甚，诏君乘传问民所疾苦。君至，关辅驰奏：“百姓苦饥，当议有以赈贷之。”未报，即开仓赈贫，所全活不胜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廷以为知权，不罪也。改太府监丞，兼职常四五，朝誉既著，盖将大用矣。明昌三年以岁歉、流乏者多，故田野不辟，诏君充山东东西路劝农副使。君遍历郡县，劝课备至。世官有堕窳者，率真决之；徭役害农务者，以便宜罢之。是岁，山东为之有秋。使还，授中都路转运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经费十倍，大定间，一时府库充实，君有力焉。丞相军北行，转运司例以正员督馈饷，同列方以从军为忧，而君自请焉。宰相重君之行，为改檄他员。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军事，陛见之日，有诏："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资浅，未当得郡；朕识卿旧，故有此授。卿宜悉力为民，以称朕意。政成，即召卿矣。"朝贵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门，冠盖塞路。是夕，太夫人张氏无疾而殁，乃扶护还乡里。君天性纯至。初赴积石，太夫人以六盘路险，登顿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乡里。君在官一年，即以长告归侍。年过五十，每违远庭闱，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过甚，殆无以自存，食饮淡薄，且不以时进。比葬，柴毁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日月，春秋五十有五，终于服次；随以某日，奉君之柩，祔于某原之先茔。执绋之人，倾动州里，行路为之凄怆。其诚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学，即以和雅自将。宛丘莅官刚严，君从容谏止，以故多从宽厚。历中外余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伦等。又其行己之所以移于官者也。其登科时，御题《易无体》，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选张行简至黄士表，赋学家谓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锓木以传。凡仕宰相数人，刺史节度殆过其半，人以比前世"龙虎榜"；至论孝弟、忠敬，尚以君为称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锦州张氏，武安军节度使临海老人子云之女；再娶宛平王氏、忻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国瑞，试补礼部令史，再任南阳县令，以惠爱见称；次子国维，兴定五年进士，历符离叶令，淳正古雅，为时闻人；女二人：长适山东东路总管判官徒单喜僧，次适南京广盈仓副使赵思。孙男女皆尚幼。铭曰：处为儒先，出曰吏师。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薰然，既厚其资。于济事也权，于及民也慈。永锡尔类，从古有辞。人子养亲，易失者时；含饴弄孙，为乐不赀。圣善所宜，神岂我私？谁为隙驹，忽其崦嵫。顾瞻玄堂，泣涕涟洏。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勒我铭诗。是维纯孝，李君之墓，过者式之。

卷第十七

碑铭表志碣

闲闲公墓铭

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词赋，有明经。柳、穆、欧、苏诸人，斩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俗学，力百而功倍，起天圣，迄元祐，而后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虚而无用者，又复见于宣政之季矣。辽则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假贷剽窃，牵合补缀，视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没世不复，亦无以议为也。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豫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传注则金陵之余波，声律则刘郑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钓厚禄。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吴深州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公讳秉文，字周臣，姓赵氏，闲闲其自号也。世为磁州滏阳人。祖讳某，用公贵，赠正议大夫、上轻车都尉、天水郡伯。考讳某，赠中奉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李右司志其墓，述先世以来详矣。公幼颖悟，读书若夙习。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安塞簿。以课最，迁邯郸令，再迁唐山。丁郡侯忧。用荐者及提刑廉举起复，充南京路转运司都句判官。丁太夫人某氏忧。又用荐者起复，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不用。又言：“刑狱、征伐，国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为可、大臣以为不可而可行者。”坐讥讪，免官。未几起，为同知岢岚军州事，转北京转运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阴晦连日，宰相万公入对，上顾谓万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犹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极有理。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授。闻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直以北边军兴，姑试之耳。”泰和二年，改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考满，留再任。卫绍王大安初，北兵入边，召公与待制赵资道论边备。公言：“今大军聚宣德，宣德城小，列营其外，夏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迨秋敌至，我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败闻。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盗贼无大小，皆棓杀之；闻赦将至，先棓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公为政，每从宽厚，不旬月，盗贼屏迹，终任无犯者。岁饥，出俸粟，为豪民倡，以振贫乏，赖以全活者甚众。及受代，老幼攀遮，恋恋不忍诀。已出郭，复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提点司天台。崇庆二年春，太白经天。公上奏：“岁八月，当有人更王之变。”当国者以为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卫邸，如公言。俄，转翰林直学士。贞祐初，公言时事三：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大略谓：中国无古北之险，则燕为近边，车驾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东为便。山东，天下富强处也，且有海道可通辽东，接上京。宋有国时，河水常由曹濮、开滑、大名、东平、沧景，会独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处下，视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视故堤，稍修筑之，河复故道，则山东、河南合。敌兵虽入，可阻以为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国之利。秦罢诸侯而郡县之，无虏祸而有不及备之祸。喻如秦销锋镝，今民闲不得藏弓矢是也；堕名城，今腹内州军不置楼橹是也。在承平日若无患，及其弊，则天下有土崩之势。秦之胜、广，汉之张、鲁，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管因禄山之乱，请出诸王，分置诸道。禄山闻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复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诸道节度，则是山东有大河之险，有维城之固，而无燕近塞之忧，一举而三者得矣。明年，上书请为朝廷守残破一州。上以公宿儒，当在左右，不宜补外，不许。四年，除翰林侍讲学士。明年，转侍读。兴定中，拜礼部尚书、兼前职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又明年，知贡举，坐为同官所累，夺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尝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礼遇公者不少衰。时遣中使问："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数日，复起为礼部尚书、兼官如故。入谢，上曰："卿春秋虽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愿为天子开忠言，广圣虑。每进见，从容为上言："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学士、修国史。公以上嗣德在初，当日亲经史，以自裨益；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开兴改元，北兵由汉中道袭荆、襄，京师戒严。上命公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陈义，辞情俱尽。城下之役，国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气者，公与有力焉。时公已老，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奏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终于私第之正寝。时军国多故，赙祭不及，大夫士相吊，闾阎细民，亦知有邦国殄瘁之叹。越二日，权殡开阳门外二百步，有待也。积官至资善大夫，勋上护军，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先娶刘氏，再娶郭氏，并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阙御史台掾。女三人，长，刘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约；次嫁卫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张履。三婿皆名进士也。所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资暇录》十五卷。公究观佛、老之说而皆极其指归，尝著论，以为害于世者，其教耳。又其徒乐从公游，公亦尝为之作文章，若碑志诗颂甚多。晚年录生平诗文，凡涉于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沈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以它文较之，或不近也。字画则有魏晋以来风调，而草书尤惊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今宣徽卿使河、湟，夏人多问公及王子端起居状，朝廷因以公报聘。已而辍不行。其为当时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问公门下士，来速铭。因考公平生，而窃有所叹焉。道之传，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则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欧阳公身为大儒，系道之废兴；亦有皇甫、张、曾、苏诸人辅翼之，而后挟小辨者无异谈。公至诚乐易，与人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将四十年“一一”，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贵为何物。生河朔鞍马闲，不本于教育，不阶于讲习，绍圣学之绝业，行世俗所背驰之域，乃无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画，在公为余事，自以徒费日力者，人知贵之，而不知贵其道欤？桓谭有言：“凡人贱近贵远，亲见扬子云，故轻其书。若使更阅贤善，为所称道，其传世无疑。”谭之言，今信矣。然则，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铭曰：

道统中绝，力任权御。一判藩篱，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经付。挺身颓波，为世砥柱。优柔而求，餍饫而趋。春风舞雩，如望趋步。心与理叶，默以言寓。发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梦而寤，乾端坤倪，轩豁呈露。致如力行，开物成务，在德为柄，在治为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无待，恃义不惧。忧国爱君，华首弥固。藏书名山，京师其副。后礼乐兴，当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讳景崧，字彦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乱，迁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钜万。其父课之读书，涉猎经史，工于书翰，轻财好施，不责报偿。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岁以为常。赵魏闲称积德者，莫不以胡氏为称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从军，载国子监书以归。因之起“万卷堂”，延致儒士，门不绝宾；儒素起宗，实兆于此。后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赠宣武将军。考仲溶，嗜读书，不以世务萦怀。大定初，两赴廷试不中，即以诗酒自娱，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殁，用公贵，赠朝列大夫、安定县子。公幼有至性，十岁丧父，哀毁成疾。尝泣谓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儿誓当学，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贤行，所以作成其子者为甚力，故公十五知属文，弱冠有声场屋闲，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词赋甲科。释褐海州军事判官。用提刑司廉举，特旨升即墨令。县治濒海，土硗而俗恶，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笔之旧。县界多世官，侵愁细民，累政以为苦。及是，有以牧马伤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绳之，强暴为之帖然。初，县廨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城之隅，为妖孤所据。狐画伏夜出，变化狡狯，或为狱卒，纵遣囚系；或为官妓，盗驿传被幞，媚惑男女，有迷乱至死者。民无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余五十年矣。公下车，问知所以然，顾谓同僚：“官舍所以居贤，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据之耶？”时屋空已久，颓圮殊甚，即命完葺之。明日，即听事理务。抵暮，张烛而坐。夜参半，狐鸣后圃中，一唱百和。少顷，群集周市廷内，中一大狐，据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无所；公安坐不为动，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复来。后十余日，传一女奴，歌啸跳跃，狂若寐语，公以朱书迫逐之。置奴钗闲，奴即知人。明日，尉自巡逻还，遭群狐数百，由县东南而去，狐祸遂绝。县民以公为神，刻石颂德，李右司之纯之文也。秩未满，用提刑司荐，迁河南府推官。偃师送强寇十数辈，尹以下谓此寇为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县所送者皆平民，为缓其狱。尹怒，强出囚于市，且以稍缓让公。公执议之次，忽有驰报偃师获正贼者，尹惭谢。即日，上书荐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为大兴推官。时道陵新即大位，留意庶狱，敕尚书省：“吾往判大兴，狱犴填满，推官虽小职，尤难其人。可选文臣公平审慎者充。”宰相以公为能，故有此授。公莅职不三月，以狱空闻。诏锡宴以宠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满，以称职，超授西京路转运副使。丁内艰，服除，为国子监丞、兼户部员外郎。未几，改同知辽东路转运使事。本路税额以牛头征者，积数百万石，多有名无实，无所从出，而重为主典者之累。公躬自阅实，无有欺抑者，凡桩配之数，悉从蠲贷。在所仓官，坐伤秏而碍铨调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入为刑部员外郎。东平、大名同时有告人谋反者，朝廷以户部员外郎苏某鞫狱大名，而东平则以公决之。苏法吏，专事榜掠，囚不胜惨毒，皆自诬服，株连者以千数。公至东平，有司供狱具至，有蝎笼、大匮之属。公叹曰：“断狱以情，奚以此为哉？”引告者谛审之，十日而后，其情得。告者搏颊，自恨言所以诬罔者。狱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东平尹率其属劳公曰：“非使者忠爱，三千人之命谁当续之？”百姓焚香拜送，连延百余里，马为不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处置，称朕意矣。大名之狱，独无冤乎？”随以它使者覆之，苏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誉，由是益隆。泰和六年，以选，为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签事。陛辞，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计，非例所当言者。其一，天子之职，在择相，相得人，则垂拱而治可也。其二，今皇嗣未立，宜肃正六宫，以广继嗣之路。时元妃李氏专宠，其宗有威福之渐，外臣有夤缘至宰相者，故公为上言如此，不报。改同知镇西军节度使事。属岁旱，公祷而雨。明年，郡国蝗，中使四出掩捕，独公所治近城三十里无有也。楼烦报蝗入县境，公驰至，祷于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无毒平民！”顾盼之际，蝗去无留者。卫绍王大安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擢坊州刺史。公老于吏事，布宣教条，恩威并著，旬月之后，但卧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垂泣而去。逾年，迁同知东平府路兵马都总管事。以崇庆二年五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九，卒于雒阳之传舍。积官朝散大夫、上护军、安定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后几日，葬于某所之先茔。娶马氏，封安定郡君，妇德母仪，中表以为法。后公几年卒。子，男三人：长曰德圭，正大四年进士，儒林郎、富平县主簿；次德琚，早卒；次德琳，以公荫，为礼曹掾。女二人；长适邢台焦日新，封中山县君；次适洧川杨振文，封宏农县君。孙，男三人：祇遹、祇承、祇畏。公美丰仪，善谈论，临事刚严，人莫敢犯。至于推诚接物，则慈祥恺悌，惟恐不及。族属余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恤睦之，小大无闲言。从弟义，幼孤，赖公教督，继擢高第。旧制，文资官，例提举学校，故公所在必课诸生学，委曲周至，终始如一。前后三知贡举，凡置在优等者，皆奇俊宏杰之士，士论以得人许之。岁丙午，某过彰德，德圭方为府从事，谓某言：“先人弃养，将三十年。贞祐之乱，仓皇南渡，顾瞻先垄，有旌纪寂寞之感。迨今北归，先夫人之柩，从祔有日。诚得吾子铭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请。”某不敏，尝问公于曹征君子玉。子玉，公乡里，知公为详，以为公无他过人，但能充孝弟之性而已。古有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又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信斯言也，公可以无愧矣。铭其可辞？其铭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尘，不以元气纲维之，奚取于眇焉之身？元气维何？由孝而仁，智效一官，大或秉钧。民吾同胞，忍弗爱其亲？惟悉聪明，而致忠爱，故所过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兽伏而鸟驯？问牛及马，不足以谓之能；柱后惠文，不足以谓之循。我思胡公，暖然而春。郁彼佳城，志以贞珉。千年而见白日，尚知为泰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贼臣胡沙虎尹大兴，先生为府推官。虎方谄事中贵，窃弄威柄，内则以奸佞固主恩；外则鼓动声势，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语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则排诸远方。故时人视之犹蛇虎鬼魅，疾走远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径行，初不为死生祸福计，每以公事相可否，至丝发不少贷；又摘其阴事数十条，将发之。私谓所亲言：“此人口无所不能言，手无所不能为，政恐宁我负人，终成噬主之狗。”虎，篡者也。平居颐指气使，无不如意。乃今为一书生所轩轾，积不能平，乃

先以非罪诬染之，凡可以中伤者无不至。先生守之益坚，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无可撼摇，乃奏之上前，谓先生于种人，有奴视之傲。赖上雅见知，谮为不得行。盖自承安迄至宁之弒，前后二十年，朝臣非无刚棱疾恶、不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强御之士，然敢与此贼角者，唯先生与尚书左丞张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讳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历五季、宋末之乱，谱谍散失，无可考案。靖康初，先生之祖玘，自济南齐河，避乱镇州，侨寓一名医家，遂传其学。生子拯，徙居栾城，仍食先业。资乐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过客及贫无以为资者来谒医，汤剂糜粥，必躬亲之；病既平，又量为道涂之费以给之。赋诗饮酒，谈玄讲道，优游以寿终。后用先生贵，赠奉训大夫。先生即奉训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训君仍以家学授之。学既成，一日，诊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宁当以人命试吾术？”即于是改读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与前潦病无异也，即尽弃故学，一意读六经，学为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学。试补河北东路提刑司书史。登明昌二年词赋进士第，释褐城丞。吏畏民爱，虽老于从政者，莫与为比。县旧多盗，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为平民。以政迹，升辽东宜风令，改蓟州卢龙。丁太夫人张氏忧。起复潞州涉县令。县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涧泉以供饮，虽浣濯之余，不敢遗弃。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视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将引致之。先以便宜白于州，然后籍丁为渠，民乐于赴功，不两旬而成。近郭数千家，坐获膏润之利。乡大夫洎其父老，相与立石。用诧于他邦，入为尚书省令史。终，更宰相议，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辞，授大兴府推官，转河北东路转运司都句判官。不一岁，迁辽东路盐使。旧例，使、副、判官分办岁额，而通比增亏。考满，坐为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书省校书郎。至宁元年春，迁同知静难军节度使事。时西北兵已动，先生以邠城颓圮为忧，谋之州将，为浚筑计；不合，欲闻之朝。俄，改同知许昌军节度使事。比到许下，闻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属虏而西矣。秋八月，改山东西路兵马副都总管、东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贼虎弑逆，自署太师、尚书令、泽王，专制除拜。先生即日疾告，径归阳翟，筑屋颍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为号。先生通悟多智，坐有原本，明于析理，而勇于赴义。中值大变，知世事无可为，故一切以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将二十年。兴定、元光之闲，先生盖已老矣。某岁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终于隐所。先生喜作诗，律切精严，似其为人，雅为王内翰子端、周员外德卿、赵礼部周臣、李右司之纯之所激赏。字画得于苏黄之闲，画入神品，赏识至到，当世推为第一。所在求谒者缣素填积，随日月先后偿之，谓之“画债”。至于星历占卜、释部道流、稗官杂家，无不臻妙。弦歌槊，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余事也。临终豫刻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开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识散乱。”言讫复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城刘氏；三娶河闲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末娶大兴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窑冶官，刘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收世科征事郎、长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二人，皆嫁士族。壬寅某月，孤子治，自阳翟护先生之柩归，葬于栾城某原之先茔。葬有日，再拜涕泗，谓门下士元某言：“先人诸孤，唯治仅存。兵革流离，不得以时归祔，获罪神明，无所于死。唯先人不大用于世，故事业无闻；若夫才德之懿，问学之博，志节之坚，鉴裁之公，则不可不白见于后。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闻见者为我书之？”某窃自念言：自南渡以来，登先生门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与之考论文艺，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务之终至。问无不言，言无不尽，开示期许，皆非愚幼不肖所当得者。今得属辞比事，以相兹役，顾以不获为恨，其何敢辞？唯是驽劣老矣，无闻其何以究阐精微，信示久远，虽义不可辞，而又有不敢不辞者。因起拜，谢不敢当。治重以大谊要责，以为“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与先人相从者多矣，孰与吾子之厚？治不谋若，实治之尤，谋之或违，尤将谁在？”于是不得终辞，谨论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铭。铭曰：

君子时中，立不倚偏，经纬万方，以心为权。嗟维先生，中学之传，得之无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坚。承安玩威，鱼脱于渊，虎守天门，四顾垂涎。击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奋其须，赤手往编；恃义与存，岂乐自捐？祸逮至宁，初服归田。愤请讨之无所，宁与贼而同天？人却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独迁。行无理违，止不义寒。嗟维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则百焉。量测则闳，筹计则贤。药石可以活国，舟楫可以济川。抱利器而莫之试，竟匡坐而穷年。一室图书，我歌我弦。处顺安常，无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为世底柱，如是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闲府事张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预时政，兄弟同在禁近，声势焰焰，鼓动海内。台谏多以为言。公时为监察御史，上书切谏，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语，引援古今，陈说成败，皆君臣之闲所难言者。朝议韪之。佗御史有与公齐名者，其后畏祸不终，名节埽地；而公守河间，得所以死而死，身灭而名益著。至今称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当之。公讳公著，字庭俊，姓张氏；初名宁，以梦兆改焉。世为太原阳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将乱，隐居不仕。大父祐，好读书，尤长于术数，卜葬东山之大石谷，自言却后三十年，吾宗当有文达者。已而果然。考讳某，资宽缓，轻财好施，以诗书酒自适。后用公贵，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丱，朝列君教之学；长游府庠，即有能赋声。寻擢明昌二年进士第。释褐平遥丞，历洛交、云川二县令，补尚书省令史。考满，留知管差除，以亲老不就，授都转运司户籍判官。无几何，拜监察御史。元妃兄黄门喜儿，尝以水田事私请于公，公以正义责之，喜儿惶惧而退。虎贼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兴，固宠负恃，恣为不法，朝臣无敢言者。公倡诸御史发其奸，章十余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铸言：“圣明之朝，岂容有跋扈将军乎？”上为之动容。张仲淹以趋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兴尹。公薄其为人，众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时人以为惭愤致卒云。扈从管山，车驾所经，居民为近侍所扰，无所于诉。公屏骑从，著大席帽，行围中，杖大奴十数人。权贵为之敛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称职，迁同知震武军节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忧。起复都转运副使，改签南京路按察司事。搏击豪右，发擿奸伏，威惠并举，天下想闻风采，遂有公辅之望。卫绍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期年，改景州兼漕运使。丁朝列君忧。起复陕西西路按察转运副使。宣宗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兼河间府事，特诏驰驿赴镇。不逾月，河间受攻，总管不能军，城遂陷。公方在应办局，闻之大骇，率城中壮士近千人督战，殁于阵中。实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县君。子，男一人，绰，以荫补官；女四人，皆嫁士族。孙，男三人：曰革，曰贲，曰恒。公天性孝友，为宗族乡党所知。历三县两州，当官刚果，明于剖析，吏畏民爱，有古能吏之风。太原民罗小七，夜杀数人，而考验无迹，三推不能决。朝命委公鞫之，一问得情。人以为神明之政。在所敦奖儒学，留意风教，旧俗为之一变。起文庙于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课子弟授业。二侄经、纬，皆有声场屋闲，继擢上第。张氏遂为河东文章宗，乡人至今荣之。孤子绰，以某年月，葬公于某所之先茔，礼也。岁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纬以世旧之故，征铭于某曰：“自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闲，无复归顾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纪寂寥，不肖负衅蒙累，死无以自赎。诚得吾子撰述，以著金石，传永久，则瞑目无恨矣！敢百拜以请！”某复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义所在，死生祸福，无所顾藉。天下大夫士，饱闻而厌道之果得挂名表志，自托不腐，乡里晚生豫有荣焉。敢不唯命是听？”乃退而论次之，而系之以铭。铭曰：

平易而仁，卓鲁之近民。发奸击强，赵张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为一节，固已无望于时之人。若夫确固而不移，质直而无文，直前径行，唯义所存；有言责，则致其忠；有官守，则致其身；名节懔然，独为不二心之臣。闻公之风，益知鄙夫之不可以事君。

卷第十八

碑铭表志碣

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轲氏于乐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之说。盖人之品不齐，而论人之目亦不一，有一乡之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强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维金朝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迄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满台阁，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张左相信甫之朴直，张太保敬甫、两赵礼部周臣、庭玉、冯亳州叔献、王延州从之、李都司之纯之儒学，王尚书充之、李都运有之、两杨户部正夫、叔玉、李坊州执刚之吏能，张大理晋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许司谏道真、陈留副正叔之直言极谏，康司农伯禄、雷御史希颜之刚棱疾恶，累叶得人，于兹为盛。若夫才量之充实，道念之醇正，政术之简裁，言论之详尽，粹之以天人之学，富之以师表之业，则我内相文献杨公其人矣。识者以为中国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灵，实生人杰，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当之？降材尔殊，取称斯允，商略前后，拟伦名胜，惟其视千古而无愧，是以首一代而绝出。然则元光、正大以来，大夫士推公为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计之者，知公为未尽欤？公讳云翼，字之美。杨氏其先赞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乐平，遂占籍焉。曾祖处士君青，嗜读书，而不事科举，尝诲其子孙言：“圣人之道无它，至诚而已。诚者何？不自欺之谓也。盖诚之一物，存诸己则忠，加诸人则恕。是道也，出于人心，谁独无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独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从吾言，真吾子孙也。”祖郁，用公贵，赠正议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宏农郡太君。考恒，累赠中奉大夫。妣李氏，宏农郡太夫人。公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殆能记他生之习者。八岁知属对，日诵数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经义第一甲第一人进士第，词赋亦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考满，留再任。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决狱宽平，大为总管贤宗室长寿所知。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丁内艰。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从左丞揆军，驻汴梁。明年，授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佥事。初，宰相奏是职，章宗先已识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见，咨以当世之务，称旨。及陛辞，谕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当专达，毋枉执事者。”又明年，改上京、临潢等路按察司佥事、兼本路转运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学士承旨张行简，荐公才学优赡、精于术数，召授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俄，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以病，得读归乡里。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薄，宣宗阅之，记公姓名，起，授前职、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充赐宋国岁元国信副使。四年，西北由鄜、延内侵，潼关失守，朝议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以御之。公奏阿里不孙言浮于实，必误大事，不听。兵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败，卒如所料。六年，迁翰林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礼部、司天兼职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议论忠到，故特留之，以便咨访。卿宜悉吾意也！”时右丞相高琪当国，昵信小人，多变旧章。榷货提举王三锡奏请榷油，高琪主之甚力。诏集百官议其事。权户部尚书完颜天宠辈百余人，同声赞可。公独引赵秉文、时戬等三数人排其议，谓：“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货为榷货，私家常用之物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为良法。窃为圣朝不取也。”议遂格。高琪怒公为异，竟以事谴公，公不之恤也。兴定二年，擢拜礼部尚书、兼知集贤院事。三年，筑京师子城，役兵民数万。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举医药、饮食，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城成，进官一阶。四年，改吏部尚书，且有后命：“卿之问望旧矣。今以选曹授卿，宜振肃纲纪，尽革前弊。朕之待卿，尚不止此耳。”公莅政，裁画有方。凡军兴以来入粟补官，及以战功迁授者，事定之后，有司苛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罢去；公奏从宽收录。旬月政成。不动声气，而奸吏为之缩手。朝誉归焉。九月，上召户部尚书高夔及翰林学士赵秉文于内殿，皆赐之坐，问以讲和之策。或以力战为音，上俯首不乐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说解之，且曰：“今日奚计哉？使生灵息肩，则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计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逃事有不法者，大臣以为言，诏公就鞫之。狱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细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闻之，向西北二敌，合兵来侵，平凉以西，数州皆陷。承立坐拥强兵，瞻望不进；鄜延帅臣完颜合达者，以孤城当敌冲，且能败其前锋。合达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愿陛下明其功罪而赏罚之，则天下知所以劝惩矣。自余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达遂总机务。五年，以疾求解，复为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学士。元光二年，复申前请，宣宗不得已，许焉。哀宗即位，图任旧人，首命公摄太常卿。正大夫年，复翰林学士。某月，诏集百官议所以省费者。公以为省费事小，一户部若司农官足以办，似不足议。枢密院专制军政，蔑视尚书省。尚书出政之地，政无大小当总其纲领，付外施行。今军旅之事，宰相或不得豫闻，欲使军民利病两不相蔽，得乎？故独以此应诏。二月，复为礼部尚书、兼侍读。明年设益政院于内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极天下之选，得六人，而公为选首。名为经筵，实内相也。每召见，公独得赐坐，且呼学士而不名也。初命讲《尚书》，公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举子，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以正心、诚意言之，敷绎详明，上听忘倦。寻进《万年龟镜录》、《圣孝》、《圣学》之类凡二十篇。公见朝士廷议之际，多不尽所欲言，上下依违，寝以成俗。一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筵毕，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谓事君之礼，有所谓事君之义。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入君门则趋；见君之几杖则起；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礼，人臣所当尽者也。然国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陈之间，则向所谓礼者，特虚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献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论，期于益国补民而已。言有不从，虽引裾折槛，断鞅轫轮，有不恤焉者。当是时也，若姑徇事君之虚礼，而不知事君之大义，阿合取容，国家何赖焉！”上变色曰：“非卿，朕不闻此矣。”公自兴定、元光间病风痹，至是稍愈。上亲问疗之之术，对曰：“无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则邪气不干。岂独治身？至于治国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后可以正朝廷、正百官，远近万民，莫不一于正矣。”上矍然，知其为“医谏”也。十一月，夏人和议成，遣其徽猷阁学士李弁来，议互市及振危急者数事；数往返，不能决。弁求大臣面论之，朝廷以公往，议乃定。四年，知礼部贡举，以考试劳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于私第之正寝，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资善大夫，勋上护军，爵宏农郡侯，谥曰“文献。”娶某郡吕氏，封宏农郡夫人。子，男二人：长曰朴，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经义进士第。女一人，适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孙、平章政事惠简公之女，以事姑尝有后言，即日弃去，不以相家子为难。待二弟仲翼、叔翼备极友爱，家赀悉推与之，至百负之而不恨。尝语人言：“昆弟之间，若以昆弟待之，则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当以父母待之耳。”或以为疑，公晓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虽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适李氏。既寡，挈孤幼来归，公处之官下。在律：疏属及外亲，留任所满百日，则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独得不徙。抚导二甥，卒为名士。其长庭简者，登上第。公天资雅重，自律为甚严，而其待人者宽以约，交分一定，死生祸福不少变。为天官，为春官，为翰长，为奉常。文章与闲闲公齐名，世号“杨赵”。高文大册，多出其手。典贡举三十年，门生半天下，而于奖借后进，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诱之者，率君子长者之事，益其所未尽，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于款曲周密之间。异时想闻风采，若龙门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纳，则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无事，左右图史，澹默无所营；及当官而行，或论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确乎有不可夺之节。古所谓“君子有三变”者，于公见之。贞祐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进士至宰相，于他事无不言，独论南伐，则一语不敢及。公为太学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谓：“宋不可伐。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既得淮南之后。盖淮南平，则江之北尽为战地，进而争利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舟楫之间，我之劲弓良马，有不得骋者矣。彼若扼江为屯，潜师于淮，以断饷道，或决水以猪淮南之地，则我军何以善其后乎？”及时全倡议南伐，宣宗以间朝臣，公言：“朝臣多谀辞。天下有治有乱，今但言治而不言乱；国势有强有弱，今但言强而不言弱；兵家有胜有负，今但言胜而不言负。此议论之所以偏也。臣请两言之，庶几见利害之全。夫将有事于宋者，非贪其土地乎？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缀之，则三面受敌耳。故欲我师乘时势先动，图宋人今冬不能来或不敢来。此战胜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犹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远，且有巴蜀为之辅，虽无淮南，岂不能集数万之众，伺西北有警而缀我邪？战而胜且如此，有如不胜，其害可胜言哉？且我以骑当步，理可万全；臣尚谓恐有不胜者，今日之事，势与泰和不同故耳。盖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时不同也；冬则水脉涸而平陆多，夏则水脉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举天下全力，至于军，亦驱之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议者徒见泰和取胜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且以夏人观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边者，一遇勍敌，则搏而战，袒而射，彼已丧气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虏其守臣，败吾军而擒其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则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柰何待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之利，又思败之之害！无悦甘言，无贻后悔可也。”章奏，不报。是秋，公主贡举，且取“高帝以天下为度”命题以讽焉。时全一军，寻败于淮上，几有只轮不返之祸。宣宗责诸将言：“当使我何面目见杨云翼邪？”河朔民何泾等十有一人，为游骑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论罪当死，公上章营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奸伪也。今平民为敌所迫，奔入于河，为逭死之计耳，岂有他哉？使吾民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尔后惟有从敌而已。”宣宗悟，尽释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诏公审理冤狱，而不及陕西。公言：“天、地、人，通为一体。今人一支受病，则四体为之不安，岂可专治受病之处，而置其余不问乎？”朝廷是之，诏吏部郎中杨居仁审冤陕西。公之重人命慎于兵刑者，类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提点司天台二十年，虽老于其业，积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语破的，众无异辞。有以《太乙新历》上进者，尚书省檄公参订。摘其不合者二十余条，历家称焉。德陵以庚寅日启土，司天生陈舜举言国音属商，金在庚为绝，宜用之酉金王日，吉。诏公决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虽为金王，终与行年相戾；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且五行之说，在汉人犹以为不经，前世如吕才。一行，皆神于术数，尚辨以为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于五音何乎？”卒从公议。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赋》一篇，《句股机要》《象数杂说》《积年杂说》，皆藏于秘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将葬于某原之先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涕泗百拜，谓门下士元好问言：先公孝弟忠信，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彪《事状》具在；墓当有碑，敢质之以为请。好问谢不敢当，恕以大义见责曰：“先公平生以国士待吾子，乃不得论次遗烈，以见于后世乎？”好问度不可以终辞，再拜曰：“谨受教。”乃为件右之，且系之以铭。其铭曰：

天禀之厚百可施，曾门之传俨若思。菁莪乐育并以资，大器备具无磷缁。山甫吉甫其庶而，鲁无君子焉取斯？贞祐南驾倾朝支，忿兵横出纷僵尸，丁男役苦输膏脂，公独上前陈苦辞。同仁一视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两淮民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婴儿！昆仑神泉浸术芝，危国可活民不疵。如公岂无匡复姿，天废商久实为之。孺子可教犹帝师，惜哉不遭隆准时。东隅之日今崦嵫，顾瞻乔木为赍咨。岘江堕泪方在兹，零落何必西州诗？

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

岁己酉冬十月，故户部尚书王公之子元庆，涕泗谓某言：“先公弃诸孤养，余三十年矣。惟是转徙南北，无归祔之望，乃今始克襄事。墓当有碑，碑例有铭。今属笔于子，使不肖孤获免于有不称之罪，则瞑目为无憾矣！敢百拜以请！”某以为，先大夫有功吾晋，乡里晚生与受其赐。今史册散逸，既无以传信；名卿钜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随世磨灭者，繄金石是赖。诚得属辞比事，以相兹役，虽文字暗陋，其敢不勉！谨按御史张天纲所撰行事之状，而论次之。公讳扩，字充之，族王氏。世为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为县功曹。国初，籍新附之民，畀以符契，使复旧业；归附后时，或先服后叛者，则别籍次第，拘僇将及。永平功曹辄焚其籍以灭迹，所活无虑数千人。令叹曰：“阴德在汝矣！”因改服儒业，五子皆教之宦学，三子继登上第，而仕亦达。功曹得赠儒林郎。妣两高氏，太原县太君。邦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安国军节度使事。妣刘氏、杨氏，俱用公贵，加赠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学，甫冠从乡赋，即有声，时辈无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释褐邓州录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调怀安令，廉举徐州观察判官，召补尚书省令史。考满，授同知德州防御使事。以山东旱，命驰赴官，遂专振贷东平诸郡。公所至推次，乏绝人受实惠，豪猾不得夤缘为奸。棣州饥尤甚，公辄例外禀之。平章政事寿国张公宣抚济南，以德、博多盗，檄公总诸郡兵讨捕，群盗悉平。泰和五年，吴曦纳剑外五州内属。公以选，为顺化军节度副使，未至，州反为宋。陕西安抚司奏公为经历官。俄，改真定府判官。八年三月，擢拜监察御史。是夏旱甚，诏出诸御史分理冤狱。异时，审谳者专以末减为事，虽杀人者之罪，亦贷出之。公谓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当审；地下之冤，将置不问乎？”因力革前弊，时议皆称其平。使还，言创设三司不便，大略谓：“三司之设，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间窃议，当以刻剥为事。臣愚以为刻剥固所无，而浮动之言可畏耳。大定闲，一曹望之为户部，天下仓廪府库皆实，百姓无愁叹之声。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称也。今三司所掌，即户部前日之事，官属又皆户部旧员，掾属亦户曹旧吏。岂有愚于户部，而智于三司者？惟当复户部之旧，无骇民听可也。”西北路三司签事张炜，以规措陷没县官钱，诏公鞫之。公比勘失滥钱币、草米，例以百万计，皆权要假贷之数。先以金币诸物，赂遗黄门李新喜。至是，并按之。炜惧不免，倚同舍之旧，私有所请。公麾之曰：“故旧义重，朝纲当自我坏邪？”乃列奏炜内结阉竖，外连权贵，奸赃狼籍，罪在不赦。诏就委公征理之。佗所纠弹，凡十余章，大抵明纲纪、正风俗之事。优诏褒谕，特迁两阶。大安三年，授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贞祐初，改签河东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赖公保完。宣抚司上其功，进大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转运使事。明年七月，召为行宫尚书、户部侍郎。寻擢河南路都转运使。南渡以来，庶务草创，皆倚公而办，不数月，纲纪大小，截然一新。朝誉归焉。河北苗道润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议以它辞却之。宣宗亲问公当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为度，何可逆诈？我虽欲勿许，彼恃威，令不能及，将何所不为？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将韩信也。”宣宗顾谓高琪曰：“王扩与我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监欧里白，以御膳羊瘦瘠被诘问，白跽奏：“御羊瘦瘠，转运使不加意而然。”上复问公：“卿先朝旧人，号为知礼，朕知之旧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诚有之乎？”公进曰：“大驾初到，人心未安，宜省费以示俭德。比以一羊肥瘠，纷纷不已，以至庭辩，天下知者以为有司不职，而不知者将以陛下日以自奉为急耳。其于圣德，将无少损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细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事入省，适高琪自阅御羊，及校计鹑鸽水食。公问之故，高琪言：“圣上焦劳过甚，全藉膳羞资养精力，安敢不备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亲临？”高琪默然不能对，心甚恨之。是后，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关破，高琪积不平，奏公为刑部尚书、领关陕军储。军至郑州而还，高琪奏公复行。公方集官吏骑卒，省符趣行，急于星火。逾月召还，即付刑曹，以受命不即行为罪。有司希高琪旨，当以军法“后至”入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军还，十三方差王扩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审议之！”逾月，高琪又执前奏，上知公无罪，而重违宰相意，止于褫一阶。未几，有旨特起公，遥领陇州防御使、行六部侍郎、规运奏巩军储，别诏慰抚良厚。时兴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军中，复奏疏云：“古者，内政寓军令，周井田，汉屯田，唐租庸调，皆其法也。今之军士见屯者，无虑数十万众，而家口又数倍于军。彼皆落薄失次，无所营为，惟有张口待哺而已。岁入有限，日给无穷，久不改图，徒使农民重困，而军户亦不得安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愚以为不若计军户丁数口，量给地亩，使失业之人皆获地著。既有恒产，孰不为自养之计？深汰冗军，悉归耕获。授田初年，给口粮之半；明年各有收敛，可一切减罢。略以一百万口计之，岁省米三百六万斛。既丰委积，又免转输之劳。遇战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糊口有余。如此，则农民止输正租，馈饷自足。此业已定，中兴之本正矣。”逾月，宣权陕西西路转运使。二年五月，迁陕西东路转运使，依前行六部尚书。公自以时运不偶，年六十三，即以谢事为请。寻迁嘉议大夫，致仕。先患疽发背，至是增剧，以闰三月十有五日，薨于私第之正寝。越三日，权殡于长安南慈恩寺。太常考行，谥曰“刚敏”。两娶济阳丁氏，皆前公卒，赠太原郡夫人；再娶赵氏，封如所赠。子，男三人：元庆其长，仕为归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业进士，赵出也。女五人：长适盐使司管句何其；次适监韩城酒贾仲源；次适同知镇戎军州事蒲鲜石鲁剌；次适同知钧州军州事兼荥泽令张泰享；次幼，在室。公学业富赡，尝四赴廷试，每举进士，未尝不为考官。临事有干局，虽在细务，亦无不经意。在京兆漕司，前政乔公子实、赵公子文，号为称职。公表表自见，举动有法，掾属奔走从事，无敢后者。评者谓：“子实宽缓，欲为不忍欺；子文周密，欲为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独王公之不敢欺，为有征云。”在太原日，言时病有四：一，将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违所长。又陈河东利害，汰冗兵、禁游惰、节浮费、惜民力等二十事，而守御之策为多。识者谓公策虑愊亿，洞见事几，虽军中老臣宿将，料敌制胜，且不能纤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东而已。为人体貌严正，气量宏博自然，有公辅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某既件右公平生，尝试妄论之：生材非难，获用为难；获用非难，尽其材为尤难。大定、明昌闲，文治为盛，教养既久，人物辈出。公主于其时，禀赋之美，固已绝人远甚；加之内承父兄之教，而外渐师友之训，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于为御史，为外台属，典财赋于危急存亡之际，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暂历户曹，即擢三品，盖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计自任，期于不负以学。诚使之垂绅正笏，坐于庙堂之上，设施之际，必有大过人者。直道不容，竟为强臣所摧折，盖蔽贤之祸，孙、刘辈实当之，非独公为不幸也。元庆、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祔于某原之先茔。其铭曰：

刚以作强，敏以赴功，伊谁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维何？维间气之雄。扬于王庭，靡职不供。登使者车，乘御史骢，搏击所加，奸宄为空。公宁经生，儒雅从容。外台赐环，入计租庸，以给京师，以饷河潼。我从事独贤，一奋薄躬。论列上前，大计兵农。驱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选锋。是谓元气之强，而四体之充。成周既东，正涂既穷，天关以九虎，失颇牧于禁中。往在北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身为金墉，有来梯[车童]，不利仰功。孰曰倾朝复支，而不于栋隆？六卿地官，位望维崇。唯利器百试者一，故在公为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誉宁失，我岂彼同？衣冠堂堂，圭璋颙颙。山立扬休，颓岱嵩而不吾压，凛乎其有汉名卿之风。

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

贞祐甲戌，车驾迁南都；武元立国，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虽以战守为急；而大纲小纪，典则具在，武备文事，不容偏废。若礼乐，若祠祭，若历象，若宴飨，若学校，若选举，凡隶于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大宗伯之任，尤虽其人。时则有若太子太保张公敬甫洎其仲尚书右丞信甫、内翰闲闲赵公周臣、内相杨公之美，迭膺是选。四贤之后，而继之。二十年之闲，典章文物，粲然可观，繄数公是赖。窃谓养士之效，犹种树，犹作室。培植厚，则庇荫之利博；堂构勤，则维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汉氏之旁求儒雅，数世之后，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旧，王室下衰，而乔木故在。侨、札郁为时栋，陈、许坐镇雅俗，名德相望，视全盛为无愧。是知列国大夫，流风善政，固已发源于《菁莪》乐育之日，三国人物，高出近古者，犹兴廉举孝余波之所及也。语有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论公。公讳思文，字庭玉，姓赵氏。世为永平人。曾大父讳通，潜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讳杰，赠正议大夫、天水郡伯。妣张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决科，仕至乾州奉天县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贵，超赠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璜，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梦道士书今名，且云：“二南有不次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两男子之谓乎？”乃命改焉。公天资颖悟，弱冠有赋声。未几，偕去非擢明昌五年进士第。乡里荣之，号“双飞赵家”。释褐德顺州军事判官。俄，丁外艰。服除，调凤翔府录事判官、权虢略县事。县近边，岁储粟数万斛，农人转输，苦于停滞。公区处有方，才旬月而毕。再调虢州司候，转莱州观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补尚书省令史。留再考，升安化军节度副使、兼密州观察副使。属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没。危疑之际，新节度到，军士哄传敌人遣闲者来，白公，欲杀之。公诃之曰：“信如所疑，杀之亦无益；傥出于朝命，他日公辈何以自解邪？”众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壮士数千赴之，力尽而陷。公自谓徒死无益，乃易衣服，变姓名，挈二子贽、克刚北走。时燕都受围，惟顺州坚守，公冒险入焉。顺州守王晦荐于朝，诏授礼部员外郎、兼大理司直，仍进官两阶。朝廷知公始于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潜迹隘巷，以课童子学为业。明年冬，路稍通，徒步还乡里。西山经略使苗道润、永平主将李琛同受恢复之寄，而内实相图。琛一日谓公言：“公朝臣，能为我持表奏辨曲直乎？”公遭离丧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在宗国，恨无路可达，闻琛言，欣然诺之。以三年二月，达汴梁。丞相高琪当国，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拟公宝昌军节度副使。宣宗不说，曰：“思文再归国，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示劝？”特授太府监丞。兴定二年三月，升同知西安军节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枢密院，以公知登闻鼓院，充经历官。通安北堡陷，经略使石虎罪应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为请，皇太子曰：“已遣人杀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谏、兼治书侍御史。公在枢府久，熟知时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概谓：当丰委积，汰冗兵，减军士家口之妄费者。枢密副使、驸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恤也。无几，被诬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诏勿问。五年正月，出知虢州军州事、虢州刺史。虢，屯戍所在，刺史领军马，例不注文资。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欢呼动地。公赋诗，有“昔日参军今刺史，当时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岁旱，公步祷山神祠，应期而雨，岁以大熟。陕右兵交州，近关，为讹言关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谓，狼狈散走。公止之曰：“关至陕，敌越之，则必有先声，何得遽至于此？”乃械言者于市。果如公言，民赖以安。六年五月，召为吏部郎中。用荐者，兼翰林修撰。陕西旱甚，诏公审理冤狱，布宣上意，多所平反；澍雨为之沾浹。初，河朔扰攘之际，馈饷不给，官募人出粟佐军，补监当官。彰德民孙其姓者，尝输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经赴选。南巡之后，执文书诉于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旷久，无从考按，报罢。公独曰：“国家用兵之时，以调度不足，业已许人进纳，恃从权耳。乃今吝一官，不之畀，是诬人也。他日或有鬻爵之命，谁当信之？”孙竟用公言得补，朝议称焉。元光改元，升同知南京路都转运使事。十二月，宣庙升遐，以公为卤簿仪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开封府事。甲戌以来，河禁严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义者，家贫无以自养，尝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义书与家人，比舍窃见之，遂以义家谋叛告。义家人被系。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内外议刑，罪当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车驾南渡，暂为巡幸之计。庙堂日图兴复，初无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灭族，是使南避之民，举无归顾之望矣。臣窃以为不可。”上省奏，大悦，即命赦之，且以义为定例。有醉人倡言：“归十八，谋反；归京师，富民。”麻斤出资苛刻，胥吏辈承其意，讽使鞫之。公曰：“醉者语，于何不有？此必为富家厌其丐贷，先被麾斥，因酒以泄其愤耳。”明日诘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时人以明恕称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御使。司候赵玉贪冒无厌，百姓苦之，公系之狱，郡人状其罪者，日以十数。例是枉法罪，应死，以官故，仍减为庶人。阖境称快。狂子李生，不知何从来，去州西南十许里，擅自立祠，凿大池祠前，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济渎清源王行庙”，惑众售利。愚民赛香纸、供土木者，担负塞路，城中为之罢市。公察其奸，檄梁县令张节往问之。李伏罪，庙未毕而毁之。七年正月，擢授金安军节度使，未赴，改集庆军节度使、兼亳州管内观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军士陵轹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静镇之。军中私相谓言：“节度，今上控制枢府时首领官也。我曹不可轻犯。”迄赴召，无一人恣横者。公凡三领郡，在所以宽厚为化。裁决诉讼，不事苛细；理有不可耐者，时亦穷治之，然终不以得情而为喜也。故吏畏而爱，民爱而畏，蔼然有古良民吏之风。报政之后，庭宇清闲，日延宾客，论文把酒，与相娱乐。间作诗、乐府，传达京师，群公为之属和。文采风流，照映一时，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盖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礼部尚书。十月，慈圣皇太后上仙，公复充园陵使，一时仪礼，多所刊定。天兴改元，京师戒严，兼摄户部尚书。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菜，皆公发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于某里第。越三日，权殡某所。官通奉大夫，勋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先娶贾氏，尚书左丞亭甫之女侄；再娶王氏，行六部尚书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华国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孙氏，太子太师振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贾所出：贽，尚书省令史；克刚，奉职；克基，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女一人，孙出也，适监察御史刘公云卿之子郁，早以文笔知名。男孙四人：贽之子继祖，克刚之子遹祖、显祖，克基之子绍祖，皆未仕。女孙三人：克刚一，适户部曹公景萧之孙怀谅；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于天性，推其余以及久故友朋，无不得其欢心。敭历中外，将三十年，屡以“课最”闻，而未尝有笞赎之玷。宰相进除目，及公名，宣宗必曰：“赵思文，君子人也。”其见知如此。屡典贡举，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无怨言。为文不事雕饰，诗律精深，而气质温厚，读者谓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传于时。后公殁十有二年，孤子贽偕夫人孙氏，扶护北归，以二月丙申，祔于永平县某乡里先茔之次，礼也。诸孤以王内翰百一所撰《志铭》见示，且以《神道碑铭》为请。好问甫从官学，即闻高谊。南宫献赋，误为杨浚所赏；桓府参军，重辱褚裒之问。辄叙东国人伦之旧，以寓西州华屋之感。恨知之者未尽，推之者未至，何愧辞之有焉？其铭曰：

高门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饰吏事，奚智数之足云？贞松后雕，良玉不焚。忠信而结主知，允矣贞良之臣！君子谦谦，恭人温温，完名始终，世所见闻。异代而得良史，尚有考于金石之遗文。

卷第十九

碑铭表志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翰王公墓表

岁癸卯夏四月辛未，内翰王公迁化于泰山。初，公以汴梁破，归镇阳。闲居无事，每欲一登泰山，为神明之观；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浑源刘郁文季当以事如东平，乃言于公之子恕，请御公而东。公始命驾焉。东平严侯荣公之来，率宾客参佐，置酒高会。公亦喜此州衣冠礼乐有齐鲁之旧，为留十余日乃至。奉符府从事上谷刘翊子忠以严侯命，从公游，偕郡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虽高，而济胜之具故在。及回马岭，蹇裳就道，顾揖岩岫，欣然忘倦。迤逦至黄岘峰，憩于萃美亭之左，顾谓同游言：“汩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乃约子忠先归，而遣其子恕前行视夷险，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从者怪其移时不寤，迫视之，而公已逝矣，支体柔软，颜色不少变。子忠诸人且悲且骇，以为黄冠衲子终世修静业，其坐脱立化，未必能尔，谓公非仙去，可乎？即驰报州将，扶舁而还，安置于郡北之岱岳观。又明日，孤子恕奉丧西归，严侯特以参议张澄仲经护送焉。议者谓泰山为天壤间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诬者。齐景公伐宋，梦有随而诟之者，当时以为师过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满，欲以封禅夸万世，乃为大风雨之所匿薄。万乘且然，况其下者乎？若夫天门、日观，邈若世外，霞景灵异，水木清润，宜有闳衍博大之真人往来乎其间。前人谓草堂之灵，回俗驾而谢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为天下大老；版荡之后，大夫士求活草间，往往倚公以为重；至于鄙朴固陋，挟兔园策而授童子学者，亦皆想闻风采，争先睹之为快。谓不为山之灵所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适，境亦用人胜，故古今以人境相值为难。谢安之海道东还，李白之匡山归老，雅志未遂，零落中涂。杜陵见于感咏，而羊昙为之恸哭。以今较之，公可以无恨矣。恕既还乡里，以六月辛未，举公之柩，葬于新兴里之某原，祔先茔也。冬十月，好问拜公墓下。恕持门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状，以铭为请，乃泣下而铭之。公讳若虚，字从之，姓王氏。蒿城人。自先世，以农为业。考讳靖，质直尚义，乐于周急，乡人有讼，多就决之。后用公贵，赠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县太君。考妣俱以上寿终。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镇人以文章德行称者，褚公茂先而后，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龆龀间识公为伟器，教督周至，尽传所学；及官四方，又托之名士刘正甫，使卒业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甲科。俄，丁朝散君忧。服除，调鄜州录事，治化清静，有老成之风。历管城、门山二县令。门山之政，尤为县民所安。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用荐者，入为国史院编修官。稍迁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奉使夏国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实录》成，迁平凉府判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几，召为左司谏。正大末，以资历转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为直学士。天兴初，冬十二月，车驾东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帅崔立劫杀宰相，送款行营。群小献谄，请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为文。喋血之际，翟奕辈恃势作威，颐指如意；人或少忤，则横遭谗构，立见屠灭。公自分必死，私谓好问言："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埽地，贻笑将来。不若死之为愈也。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言："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万，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宫皆出丞相之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为后人所信者？"问答之次，辞情闲暇，奕辈不能夺；竟胁太学生，托以京城父老意而为之。公之执义不回者，盖如此。京城大掠之后，微服北归，以至游泰山，浮湛里社者十余年。得寿七十。娶某郡赵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恕也。女一人，嫁为士人妻。所著文编，称《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遗老》者若干卷，传于世。公资禀醇正，且有师承之素，故于事亲、待昆弟，及与朋友交者，无不尽。学无不通，而不为章句所困。颇讥宋儒，经学以旁牵远引为夸，而史学以探赜幽隐为功。谓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论道之行与否："战国诸子之杂说寓言，汉儒之繁文末节，近世士大夫参之以禅机玄学，欲圣贤之实不隐，难矣。"经解不善张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诗不爱黄鲁直，著论评之，凡数百条。世以刘子玄《史通》比之。为人强记默识，诵古诗至万余首，他文称是。文以欧、苏为正脉，诗学白乐天，作虽不多，而颇能似之。秉史笔十五年。新进入馆，日有记录之课，书吏以呈，宰相必问："王学士曾点窜否？"又善持论。李右司之纯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谈辞锋起；公能三数语窒之，唯有叹服而已。高琪当国，崇奖吏道，从政者承望风旨，以榜掠立威。门人张仲杰为县，公书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无异政；史传循吏，而不传能吏。宁得罪于人，无获罪于天可也。"此书传世，多有惭公者。朝臣论列，所见不能一，公从容决之，处置稳惬。至杨吏部之美、杨大参叔玉，亦推服焉。雅负人伦之学，黑白、善恶，皆了然于胸中，值真识者，始一二言之。朝议以公于中外繁剧，至于坐庙堂、进退百官者，无不堪任；特以投闲置散，不自炫鬻，故百不一试耳。典贡举二十年，门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虽小书生登其门，亦殷重之。滑稽无穷，谈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会间春风和气，周浃四坐，使人爱之而不忘也。自公殁，文章人物，公论遂绝。人哭之者云："却后几何时，当复有如公者乎？呜呼哀哉！"其铭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静而无哗。慕乐天之高，而不禅逃；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方之雄，而不辞夸。老儒便便，留书五车。我知天下之至理，宁当贵其多；小廉拘拘，规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群贤，从我啸歌。春风时雨之沾浹，枯枿为华。嗟惟公乎，孰当测其涯。飘然而来，其必于瀚海而鲸波；泛然而游，亦何计乎东观之与銮坡？泰山天门，有物禁诃，盖仙圣之所庐，而今得以为家。然则为瑞人神士者，其翕忽变化，固如是邪？

内翰冯公神道碑铭

所贵于君子者三：曰气，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谓气，有所受之谓量。气与量备，材行不与存焉。本乎材行气量，而绝出乎材行气量之上之谓品。品之所在，不风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为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轻以予人，阅百千万人之众，历数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见之。同乎其时，非无孤隽伟杰之士，从容于礼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会，惟其俗不可以为雅，而劣不可以为胜，故自视缺然。陈太丘事业无闻，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镇雅俗，而举世以王佐许之。施之当时，未必适用；然千载而下，有为之敛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来，天下大夫士论公平生者，盖如此。公姓冯氏，讳璧，字叔献，别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赠承务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进士起家，仕为中议大夫、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事。考子翼，正隆初进士，中顺大夫、同知临海军节度使事，殁葬真定县三桥里之南原；子孙遂为县人。郑内翰景纯、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旧备矣。公幼颖悟不凡，始解语，中议君置之膝上，戏问未尝见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议君喜曰：“吾孙文性，见之于此矣。”弱冠，补太学生，赋声籍甚，诸人无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经义乙科，制策复入优等，调莒州军事判官。宰相以公学问该洽，奏留校秘书。丁继母张夫人忧，去官。服阕，再调辽滨主簿。县有和籴粟之未给价者，余十万斛，散贮民居，而以富户掌之。中有腐败者，则责偿于民。岁既久，官吏囊橐为奸，民殊以为苦。公白于漕司，即日还之民，一境称快。丁临海君忧。四年，调鄜州录事。明年，王师伐蜀，刑部檄充军前检察，帅府以书檄委之。章庙欲招降吴曦，诏先以文告晓之，然后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谕之矣，蜀人守散关不下；我军得奇道，突出关背，杀获甚众。公为参佐言：“彼军拒守，而并祸其民，无乃与诏书相戾乎？”主帅闻而憾之，挤公招两当溃卒。公即日率凤州已降官属淡刚、李果偕行，道逢军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马，皆夺付刚，使归之其家，军则以违制决遣之。比到两当，军民三万余众，鼓舞迎劳。公以朝旨慰遣之。其还也，帅始以公为贤，奏迁一官。五年，借注东阿丞，召补尚书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晖荐，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韩王府记室参军。俄，以大学博士兼前职。至宁初，贼臣弒逆，随以子渭婚假去官。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时避兵东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单父渡河，诣行在所。宰相奏复前职，被枢密院檄，行视河防，条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贡举事。竟，诏公乘传讲究陕西守御方略。三年，迁翰林修撰。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率不逞辈窜名其间。诏公摄监察御史，汰逐之。公与同官立式：军户侨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伪代，主客同坐。总领撒各门冒券四百余口，劾案以闻，诏杖杀之。故使节所至，争自首，减几及于半。复进一官。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于孟州，军谋为变，本温惧不知所为。寻有旨："北军沉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余众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惧，宿留孟州。枢密院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卫，召四将，喻以上意，思忠等挟叛者，请公还奏之。公责以大义，辞直气壮，将士惭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诏与台官行关中，劾奏奸赃之尤者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谏议大夫石者而下十数人。陕西行台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问，诏公还，朝贵自是侧目矣。兴定初，京畿春旱，诏礼部尚书杨云翼暨公审理在京刑狱，事竟而雨。人以为无冤民之应。七月，迁南京路转运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难，岁币不入者累年，假公安远大将军、兵部侍郎、充国信副使，副吕子羽详问。宋人拒于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台兵南伐，当由寿春涉淮抵滁、扬，诏京东总帅纥石烈志攻盱眙，仍系浮梁以备台兵之还。志小字牙古太，强臣之尤难制者也。台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领精骑由滁州略宣化，纵兵大掠。故台兵所至，悉为志军所残，原野萧条，无复人迹。宋人坚壁不战；遂迤逦而东，拟取道泗州。宋复屯重兵盱眙，沿淮战舰如栉，我军乃溯淮西上，仅由寿春而归。行台奏志故违元授节度，以故无功，诏公佩金符鞫之。公驰入志军，夺金符，易以他帅，摄志入狱。狱之外，军士哗噪，以"吾帅无罪"为言。公怒责志曰："元帅欲以兵抗制使邪？帅臣待罪之礼，恐不如此。使者当还奏之，狱不必竟也。"志伏地请死。公言："兵法，进退自专，有失机会，以致覆败者，斩。"即用所拟闻。时议壮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礼部员外郎、权右司谏、治书侍御史。诏问时务所当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减冗食，备选锋，缓疑似以慎刑，择公廉以检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权贵严请托之科。"又言："山东地方数千里，齐、魏、燕、赵皆在其中，士马强富，豪杰辈出，耕蚕足以衣食天下，形势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争，况本吾版图中物，乃置之度外乎？国家所以无东意者，不过谓财力单屈，有所不暇；或谓前日已尝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论耳。臣以为不然。兵出无功，固不可因噎而废食；生聚教育，盖有驯致之道，必先富强而后进取。陛下亦安能郁郁久居于此乎？"又条自治之策四，谓"别贤佞，信赏罚，听览以通下情，贬损以谨天戒。"又论贤不肖浑肴，曰："崇庆初，西南路招讨使九斤请先事用兵，仍乞诏夏人为掎角计。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政者沮挠之，策为不行；不旋踵，而有纵敌之祸。大丞相承晖，正色立朝，廪然社稷之镇，而奸人忌之，挤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晖为无恨；然宗室贤相，安危之所系焉者，而以奸人之谋，使之无益而死，天下为国家惜之耳。臣尝谓，贤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恶恶著，则贤不肖别；贤不肖别，则天下可运之掌，于恢复乎何有？”诏以东方饥馑，盗贼并起，以御史中丞百家为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发永城令、簿赃赎；百家与令有违，付令有司，而释簿不之间。燕语之际，又许参佐克忠等台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谍者告归德行枢密院言：“河朔叛军有窃谋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易其言，不为备。一日，红衲数百，联筏迳渡，残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将托疾营私，闻寇而弛备，且来不战、去不追，在法皆当斩。或以为言：“二将皆宠臣，而都水者赀累巨万，若求援禁近，必从轻典。公徒结怨权贵，果何益邪？”公叹曰：“睢阳，行阙东藩，重兵所宿。门庭之寇且不能御；有大于此者，复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拟者闻。四年，迁刑部郎中。关中旱，诏公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僚属十数人，皆以弃城罪当死，系同州狱待报。同州官承望风旨，问公何以处之。公为言：“故相贾公益谦判河中，闻绛阳受兵，悉军救之，钲鼓旗帜，连延数十里。敌闻救至，解围去。僚属请于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绛阳。设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诸君未之思耳。吾救绛阳，所以守河中也。’诸人皆谢不及。河中在今日，尤为重地，朝议拟为驻跸处也。本根不固，则河南、陕右有唇亡之忧。以渠宗室勋贵，故使镇之。平居无事，以豫备为言，竭民膏血，为浚筑计。剽骑才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险为不足守，遽焚荡而去。驱迫老幼，填塞枕藉，争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声竟天，流尸蔽川而下。烦冤之民，无所于诉。此而不诛，三尺法无所用矣。吾常恨南渡仓卒，贾公之功，不蒙显异。然则不经之失，可使复见于今乎？”竟以无冤上之。冬十月，出为归德治中。未几，改同知保静军节度使事，又改同知集庆军节度使事。于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卫绍王专尚吏道，继以高琪当国，朝士鲜有不被其折辱者。公忧畏敬慎，不忽遗细微，故自释褐至今，将三十年，而公私无笞赎之玷。然其抚四方者，亦倦矣。当官不逾月，即上章请老。进通议大夫。一官致仕，径归崧山。爱龙潭山水，有终焉之志，结茅并玉峰下。旁有长松十余，名之曰“松庵”。因以为号。自少日，留意摄生，俯仰诎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饮食起居，处丰俭之间。台阁旧游，门生故吏，问遗山中者不绝；非若一节之士，逃匿于空虚之境，以憔悴枯槁而为高也。明窗棐几，危坐终日，琴尊砚席，翦然无尘埃。客至废书，清谈雅论，俗事不挂口；或与之徜徉泉石间，饮酒赋诗，悠然自得。尝画《管幼安濯足图》以寄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趣尚略可见也。所酿酒名“松醪”。东坡所谓“叹幽姿之独高”者，惟公能尽之。客有以京国名酒来与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与深山草衣木食人语，觉佣儿贩夫尘土气为不可向也。山多兰，每中春作华，山僧野客，人持数本诣公，以香韵高绝者为胜，少劣则有罚；谓之“斗兰”。“斗兰”、“松醪”，遂为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归。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终于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祔于临海君墓之侧若干步。夫人赵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孙，兵乱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厢机察；孙运安尚幼。公资高朗，仪观峻整，燕居未尝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谨称。母李氏，为临海所绝，公奉之于外家，而事张夫人惟谨，嫌疑之地，能使内外无间言。公殁，悉以图书、第宅让诸弟，独护养小弱弟填，与同甘苦。族弟理，七岁失怙恃，而资产殊厚。公虑为奴辈所侵，籍于有司，携理之官下；及长，乃付之理，迄于有成。其与人交也，先难而后固，似疏而实亲，虽幼同砚席者，亦皆严惮之。左丞董公绍祖奉使江左，得公诗饯行，喜见颜间。诗四韵，每诵一句，辄为一举觞。李右司之纯谈笑此世为不足玩，见公，必为之懾然。王延州从之公于鉴裁，为海内称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数之。学长于《春秋》；诗笔清峻，似其为人；字画楚楚有魏、晋间风气，雅为礼部闲闲公所激赏；制诏典丽，当代少见其比；尺牍又其专门之学，风流蕴藉，不减前世宋景文。往往京师，浑源雷渊、太原王渥、河中李献能、龙山冀禹锡，从公问学，其人皆天下之选，而好问与焉。自辛卯、壬辰以来，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渭以撰述墓碑，莫好问为宜。尚忆公还镇阳过好问冠氏时，方为中暍所苦，然语及旧事，则往往色扬而神跃。以公初挂冠时校之，其神情故未减也。意天锡公难老，使后生望见眉宇，以知百年以来文章钜公、敦庞耆艾、故家遗俗，盖如此。私窃慨叹。使公得时行道，褒衣大冠，坐于庙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何必减古人？朝廷用违其长，顾每以城旦书见役，卒使之不遇而去。虽淮阳非公所薄，孙、刘辈有不得不任其责者耳。呜呼！公已矣！渭所以属笔者，其可辞哉？乃为论次之。铭曰：

维公之生厚有基，阳刚在中鲠自持。岩岩青峙峻以奇，尘表朗出莫可梯。白笔一夺雷风驰，眈眈虎如毛发威，奔走魑魅号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机，三光九泉绝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庙堂佩安危。声气不动山四维，冠之惠文其敢卑。九鼎大吕弃若遗，负而趋者先窥。凤兮德衰天实为，正有来者吾何追！并玉之麓草木腓，两崖出泉悬素霓。朝猿与吟暮鹤飞，不饮不食玉雪肌。幼安东还人代非，临流濯足尚庶几。滹河北原公所归，墓形马鬣大茂齐。龟石有铭告无期，公名万年我前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子祭酒权刑部尚书内翰冯君神道碑铭

岁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难仓猝，遂与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辈，求访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于大名，于东平，于平阳，于太原、大兴、大定。阅三数年之久，历万余里之远，间关险阻，饥冻困踣，濒于死者屡矣；然亦竟无所见。乙巳冬，好问过大名，始以所闻告君之季子亨。盖君既为骑兵所得，欲拥而北行。人有见之者，谓君辞情慷慨，义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发丧行服，又将以故事，奉君衣冠，葬于某所。以好问尝得幸于君，涕泗百拜，以碑铭见请，谨为次第之。君讳延登，字子骏，姓冯氏，世为吉州吉乡人。曾大父世安，以医名河东，乡里推其阴德及物，谓子孙当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医而农。父时，颇知读书，且好与羽人禅客游，后用君贵，赠资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颖悟不凡，初入小学，辄云：“吾家生我，将不复耕锄矣。”少长，从乡先生作举子，即有声场屋间。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词赋进士第。解褐临真主簿，再调德顺州军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怀宁寨事。部使者学廉能，转宁边县令。卫绍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无所于籴，官为发粟振贫，君躬自区处，全活不胜计。刺史滏阳赵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许之。三年，丁内艰。宣宗贞祐二年，起复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兴定五年，充国史院编修官、考试开封进士，改太常博士。未几，出为平凉路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元光初，迁巩昌军节度副使，员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为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如登闻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国，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国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试宏词科。寻被诏审理冤滞。七月，出为京兆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寻改京兆府路司农少卿。七年，复翰林待制、充御前读卷官，仍试宏词。十二月，迁国子祭酒、借注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充国信使。以八年春，奉国书见于虢县之御营。有旨问：“汝识凤翔帅否？”对曰：“识之。”又问：“何若人？”曰：“能办事者也。”又问：“汝能招之使降，即贳汝死；不则杀汝矣。”曰：“臣奉书请和，招降岂使者事乎？招降亦死，还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为愈也。”明日复问：“昨所问，汝曾思之否？”对如前。问至再三，君执义不回。又明日，乃谕旨云：“汝罪应死，但古无杀使者理耳。”君须髯甚伟，乃剃去，迁之丰州。壬辰，河南破，车驾驻郑州，有旨发还。三月入京，哀宗抚慰久之，复祭酒。历礼、吏二部侍郎，权刑部尚书。明年，遭变，得年五十有八。积官资善大夫，勋上护军，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娶同郡樊氏、同官县令邦宪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后君两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卒。子，男三人，皆用荫补：源，广威将军、嵩州军资库监；吉，广威将军、睢州军事判官，亨，忠显校尉，遥授灵宝县尉。二女：长嫁盱眙元帅府经历官张恺；次嫁监湖城税兰公辅。男孙三人：曰魏孙、众奴、千奴；女孙二人：长适进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资谨厚，寡于言笑，外若平易，而临事有执持，死生祸福不少变。初入官，遂有能名。怀宁先无庙学，君为伐县中长生柳，取以为材。庙甫成，有芝十八茎生大成殿梁间，时人异焉。在宁边日，学诗于闲闲公，从是诗律大进，致密工巧，时辈少见其比。及入翰苑，一日直宫省殿，上急召草官诰三篇，君援笔立就，文不加点。寿国高公大加赏异，曰：“学士才藻如此，而汝砺不能尽知，惭负多矣。”因命录所业以献。君诺之，而不之奉也。或以为言：“丞相求君文甚勤，何自闭之深也？”君曰：“仕宦穷达，在我而已，何至假人邪？”吉乡别业有溪水当其门，故君以“横溪翁”自号。自《横溪集》若干卷行于世。平生以《易》为业。及安置丰州，止以《易》一编自随，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归，集前人章句为一书，目曰“《学易记》”，藏于家。窃谓君于生死之际，刚决如此，殆有得于《易》之所谓知命者，非邪？系之以铭，曰：

日吉兮时良，郁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决以刚，身已灭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强，天厚之报兮复且昌，世侯伯兮岁蒸尝。横溪兮洋洋，植丰碑兮墓旁。魂来归兮安故乡，滞淫盗墟兮亦何望？

卷第二十

碑铭表志碣

顺安县令赵公墓碑

公讳雄飞，字真卿，姓赵氏。世为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极，皆潜德不耀，乡里以善人称之。父忠信，资禀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爱其风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盗蜂起。公方在襁褓，举家藏匿林莽间，惧为盗所迹，祝儿：“勿啼，啼则累我。”竟以不啼免难，宗党异焉。童丱入学，记诵出它儿上，稍从乡先生受赋业。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释褐长垣主簿。县濒大河，时新被水害，庐舍漂没，城壁颓圮，公日以救灾为事。公廨已毁，侨寓编民家，上漏下湿，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烦民也。初，水坏庙学，先圣十哲塑像，迁开封县之青冈。安集稍定，首建新学，躬率吏民，迎奉以归。其审于先后缓急，类如此。县民佃镇防军田，既淤垫，有未尝投种者，营卒恃势征租，不少贷。民无所于诉，任其陵轹。有夺之牛者，公捕系之，白按察司，严督主兵者，视实种亩如干，收入几何，输之。诉租者不得逞，佃户以安。流散来归者，十倍其初。士子即庙学，植碑颂之。再任南乐簿。适令阙，公摄县务。南乐剧邑，民顽事殷，号为难理。署事之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恶子号舍五十者，以公书生，易之，诣县廷自陈云：“民以受杖自拌，敢以献。”公谕之曰：“国法加有罪者，汝无罪，杖之何名？”恶子又谓：“公为懦也。”乃公为横恣，无所顾藉，不数日，以故殴被讼。公械之市三日，切责之，科决无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恶子惭恨自敛。迄终更，境内凶狡无复犯者。躬教诸子学，不听外出，每患经史不备，妨于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无不从。”公曰：“夏卿藏书，我宁不知？然渠家阖县首户，予虽曾同场屋，今部民矣，与之交通可乎？”是后，邑子有来请益者，亦谢遣之。识者以为治官有业，与农功亡异。农夫嘘牛曝背，寒耕热耘，知有尽地利而已，终不以逢年为幸也。惟其治田不卤莽，故田亦不卤莽报之。公蚤有时誉，闻老师宿学议论为多。才佐二县，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远自力，若将死而后已者，其宏颜为可见矣。卒之吏畏而爱，民爱而畏，蔼然有良吏之风，犹之于农，其不以逢年为幸者欤？秩满，迁懿州顺安令。挈家北赴，过广宁，爱其山水清美，且去瓜时尚蚤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终于寓舍。积官至某郎。娶解氏，习于儒素之训。二女侄，恩过所生，拊孤者以为难能。后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长曰安上，初应进士举，晚乃学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贞祐二年词赋进士，无愧先达，而能谦默自将。正大中，台省交荐，拜监察御史。时论以“刚柔适中”归之。北渡后，被召，授参议京兆宣抚使司事，改佐河平军储。次安国，以荫补监泾阳税司，卒。女三人：长适鄢陵醋务监冯鹏举；次未笄而夭。孙，男四人：曰遹余，早卒。安世既通贵，得赠公中大夫、轻车都尉、天水郡开国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广宁受兵，安上等崎岖百死中，扶护东还，蒿葬于县北大李庄之某原。是后，伯、仲、季偕没，独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犹复旅食异县。盖四十年后，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举公洎夫人之柩，祔于先茔之次，礼也。安世既襄事，访某于镇阳，涕泗百拜，请曰：“先大夫之葬，棺椁、衣衾不能无悔，顾已无及矣。今墓已树木，寂无旌纪，其何以赎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铭志石矣；闻之诸公谓吾子纪述国来公卿、贤大夫言行，以传不朽，不胜区区之情，敢以墓碑为托！”某再拜曰：“固所愿也。”乃为之铭曰：

受质坚白无磷缁，持心权衡平设施。古难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师。百未一试遽夺之，彼嚣耋老谁所资？碑有铭无愧辞，网罗放失会有时，幽先发越兮神匪私！

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

岁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书张公于辅岩县将相乡新安里东南原之新茔，礼也。孤子知刚，涕泗谓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状其行，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王鹗志其墓，既卒事矣，神道有碑，碑当有铭，州里大夫士属笔于子，敢百拜以请！”某以为，自贞祐南驾，初设大司农分领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劝耕稼，以平赋役，以督堕窳，以纠奸慝。内振外肃，百废具举，倾朝复支。公以硕材雅望，首膺是选；始贰其长，终总其务。刚棱之所摧折，深识之所奖拔，材量之所兴造，利泽之所惠养，闾阎细民，亦皆饱闻而厌道之。至于论列上前，谓：“国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则有余，以战则不足，大敌在此，何暇远事江淮？又五代以来，都汴梁，非用武之国，特恃大河为固耳。然唐取梁，辽取晋，国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关中有金城、天府之险，桉秦之旧，进可以图恢复，而退不失其为自强。不都关中，则犹当驻跸河朔，系海内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负背全秦，总制三镇。屯军中条之麓，建行台河南，根本既强，国势乃张。今不都关中，而又弃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为国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计，系于危急存亡者为甚切。”公发先事之机，笃诡辞之义，故虽同列，或不得与知。史笔散亡，故老垂尽，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后世征废兴、论成败，殆将有秦无人之叹！窃为宗国羞之。是以慨然论次之，而不敢辞。公讳某，字公理。世为荡阴阳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赠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赠资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颖悟，六岁知读书，十二能背诵五经，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词赋进士第。释褐徐州录事判官。丁资善君忧。服除，调许州郾城主簿。县有逋赋二十万，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纾。再调寿张主簿。时北鄙用兵，科役无适从。公差次物力，为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号引，散户有由帖，揭榜于通衢，喻民以所当出，交举互见，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缘为奸。自是，为县者皆取法焉。县境多营屯，世袭官主兵，挟势横恣，令佐莫敢与之抗。兵人殴县民，民诉之县，县不决，申送军中，谓之“就被论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阍者告：“百夫长夜破门钥，挟两妓以出。”公谓：“夜破门钥，盗也。”遣吏捕还，榜掠至百数，且械系之。明日，千夫长与其属哀请不已，约此后不复犯平民，乃释之。讫公任终，更无一人敢横者。调林虑令。贞祐初，辟举法行，除谷熟令。未几，改丞，豪右敛迹。御史行县，吏抱官文书候检覆，御史先知公，麾吏去曰：“张君治县，尚有未尽邪？”召为尚书省令史。谷熟民千数，诣阙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闻。德陵欲赐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须得人为奏，诏以旨喻民，民乃归。转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铨选。选法积弊，公为之更定，周密备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兴定三年，超陕西东路转运副使。宰相莘公行台关中，辟公为左右司郎中。时台务填委，日不暇给；公所以处之者，常若有余，朝誉归焉。汾晋陷没，公建言：‘河东郡县业已为敌有，诚能就所存官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选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张开之等，略依古制之封建，使自为战守计，亦国家御敌之大计也。’是后，益封九公，盖自公发之。寻，以母老，匄归养，卜居渭南五年，关中受兵，公避地华州之南山。行台檄公为沿山军马都提控，不给一卒，听自招募。公移檄诸县，得民兵五千。他州盗贼遍野，惟公号令所及，帖然如平时，路有遗物，亦无敢拾也。明年，敌退，辞军务。京兆取公所练卒隶帐下，皆倚为选锋。是秋，兵复至。行台檄公以前职保箭谷砦，兵杖器用取具仓卒。敌人来攻，公奖厉士众，亲当矢石。比岁终，潼关迄凤翔山六十余栅，相继陷没，独箭谷保完；老幼赖公以全者，三十万人。元光二年，诏复河中，行台驿召公诣军前，行尚书省六部事。兵乱之后，百姓逃匿山谷，无以供馈饷。公躬历山谷，延见父老，喻以朝廷用兵之意，劝出所有以佐军，辞情感激，人乐为用。迄河中之复，军食不乏，公之力为多。行台以樊泽、籍阿外留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尝为内应，恃其功，轻客军。军分两党，故二师亦不相能。行台忧之，奏公为帅府经历官。公至，晓樊、籍以大义，且告之廉、蔺之事，二师佩服公言，更为辑睦。城久陷而复，帅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惨，新民重足而立。公为言：‘国有常宪，何至如此？’凡科禁过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悦，如受更生之赐。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恋恋不忍诀，老幼遮道，马为之不前，至流涕相唁云：“张使君去，吾属能久于此乎？”及入见，授京东路司农少卿、总二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贸易曹、单闲，致赀钜万，且虚增兵籍，盗取县官钱米，赂遗权贵，公为不道。连章发其奸，卒废为民，士论快之。伊阳民杨铎，郾城猾吏韩祖谦，舞阳捕盗提控刘汝楫，以杀人系狱，法官纳赂，宿留不为决，以俟末减。公廉得之，叹曰：“若辈漏网，则千金之子，果不死于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阳公府骑兵十余人，以事至葛伯砦。凶卒高敏辈利其鞍马、衣仗，掩杀之，诳招抚使高伦，谓是敌兵之侦伺者；伦不知其诈，以杀闻官。后事败，指伦为首谋，伦迫于棰楚，自诬伏。家人讼其冤，尚书省付有司谛审之，伦无异辞。家人复抱登闻院鼓以诉，有司再评，伦自伏如初。狱将决，公终以为疑。及奏，上问公，公奏言：‘伦虽自款伏，而其家诉敏辈杀人之日，伦适饮酒河南，迨报至，始北归。以次第推，伦何得为首恶？罪疑惟轻，忠厚之至。且岁旱已久，愿缓伦死，以察天意。’上亦以为然，遣中使赦伦；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还奏，容服沾湿，上为之喜见颜闲。同判睦亲府事、殿前都点检撒合辇，上所倚信，声势焰焰，权过将相。其娣妙渊为女官，依托营建，挟势敛财，以侵愁州县；至役卫士为前导，而以皇姑自名。为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问；公力辨，以为不可，竟勒妙渊返初服，出撒合辇中京。贞祐以后，武臣以战功，往往至将帅，置员既多，而不相统摄。公建言：‘乞以都尉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帅之号。’上从其计，为置建威、折冲、宁远、安平等十都尉，各以胜兵万人配之。超户部侍郎、提控军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忧。甫卒哭，特旨起复。宰相奏，拟公京南路司农卿，上曰：“吾欲得张某，朝夕相见，勿令外补！”宰相以三路调度、京南当什六，司农寄托尤重，欲暂辍之以往耳。上从之，故有此授。及陛辞，上喻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镇静故耳。’公为政，内宽而外严。虽急于督责，官吏有犯，未尝轻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师，上奖谕良厚，且诏刘大有辈：‘当以张某矜式。’寻，授户部侍郎；逾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陕西西路司农卿。七年，上念公久外，叠遣中使驿召之，仍诏邠州帅护送，谕以道路所从出。六月，至京师，授以右谏议大夫、兼户部侍郎，遂赴潼关军。明年正月，军溃于阳翟。公闲关至阙下，为上言：‘平章政事百撒，奸邪误国，虽已遣逐，而典刑未正，无以服中外心。枢密副使合喜、将军中牟，垂与恒山军合，而瞻望不进，恒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狈中尽失军士，乞斩之以谢天下。’上悟，旋废合喜为民。十二月，授吏部尚书。车驾东狩，慷慨请从行，不许。未几，汴京送款，公柴车北归，结庐洹水之上，不以世务萦怀，左右图书，以乱思遣老而已。癸卯正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终于所居。累官资善大夫，勋上护军，爵清河郡开国侯，食邑千户，实封百户。娶同郡齐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长知刚，举进士；次知柔，早卒。孙一人，延祖，尚幼。公临事有干局，自历州县，即能敦风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敛，发奸赃以械府吏，募强悍以辍丁男。此他人之所难能，在公特小者耳。既为朝廷所知，为郎官，为大农，当官而行，无毫末顾望，义之所在，必至而后已。其于忧国爱君，盖不食息顷忘也。居农司十年，事以苟且为耻，所立条画，力省功倍，无有能变易者。在京南，日课民区种栽地桑，岁视成否，若父兄之于子弟，慰以农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军兴之际，簿领填委，米盐之鳞杂，朱墨之纠纷，先后缓急，亦心计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国本，经度邦赋，丞掾细务，宜不屑为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谓公有不可晓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闳博；风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应于物者粹以温；少长乡校，而有素宦之风；从容儒雅，而有应敌之略。此言论、事业之所以出人意表欤？平生事亲孝，事长敬，与人交，死生祸福不少变。冀禹锡、李大节受知于公。年少入仕，疏于自检，坐为文吏所陷，井不复用。人知其冤，而莫有为辨之者。公独曰：‘骥不以一蹶而废千里，况美士乎？”言之宰相，乞为昭雪，不报。乃上书申理之；二子竟得复叙，后为中朝名胜。士论以公为知人。所著诗文、笺奏，简重典雅，称其为人，为集若干卷，藏于家。尝论：公大夫士仕于中国全盛时，立功立事，易于取称，故大定、明昌间多名臣。天下士固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尽诬。设使易全盛而为季末，起坐啸而应急遽，是犹拯溺以规行之雅，而料敌以清谈之误。吾恐黄相国之功名，减于颍川治最之日矣。古有之，乱则智士驰骛而不足，治则中材高枕而有余，信斯言也。兹世之士，其无幸欤？铭曰：

农政名卿，台务望郎，职思其忧，公极所长。南驾而都，百垒为防。乃积乃仓，暨彼裹粮。百冗坌来，倚公设张。嗷嗷创罢，望我小康。救寒袴襦，疗饥膏粱，爱育本基，系公慈祥。孰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济巨川？公任舟航。盗贩黩髡，龙起云骧，何俪景同翻而不于兴王？相古先民，系于苞桑。岂无兴邦之言，天久矣其废商。屹颓波之砥柱，又安得溯横溃而独障？文武备具之谓成，夙夜匪懈之谓庄，克勤小物之谓敏，不畏强御之谓刚。公是所存，奚必太常？郁郁佳城，维公之藏。勒我铭诗，发其幽光。千秋兮万古，耿故国兮难忘！

通奉大夫钧州刺史行尚书省参议张君神道碑铭并引

保静一军，北当沂、海、滕、兖、济、单之冲，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最为重镇。兴定二年，诏以元帅、右都监克石烈志开府此州，不终岁，复有总统东道诸帅之命。志由亲卫起身，以小字牙吾行；宋人讹传，又以卢国瑞目之。其所统兵屯戍之外，隶帐下者，步五千、骑二千而已。为人强悍鸷猛，操纵叵测，用兵知变化，往往闇与古合。自二年泗州乘胜席卷之后，灵壁、土山、龟山、蒙城、五河、九冈，前后杀获，莫可胜计。先声所及，宋人为之胆落；两淮之间，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疟。勋伐既高，知朝议倚以为重，乃高自标置，日有跋扈之渐；朝廷亦无如之何。使者衔王命，或被省檄，计事东方，懔懔危惧，如遇大敌；应对之际，横被陵轹，殆一食顷不可与居。而君乃以幕属与之从事者十有三年。计举世敢与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诸生仕台阁，衣冠颜貌，见者以为懦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与之议军务，凡独任胸臆，妄有执持，君必为之委曲开谕，不动声气，犷悍化而柔良。既久，乃更亲爱，外有手足之托，而内有骨肉之义。志虽高亢偃蹇，卒能免于颠灭之祸者，君之力为多。蘧伯玉为颜阖说养虎，人以为庄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观之，世乃真有养虎者。至于时其饱饥，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与？君讳汝翼，字季云，族张氏。世为河南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隐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诏州里举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沃主簿，迁狄道令。后用君贵，累赠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母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资颖悟，童丱中，以善属句称。弱冠，擢泰和三年经义进士第。释褐河阳簿。丁外艰。服除，调厌次丞。复以内艰去职。卫绍王崇庆二年，任西宁主簿。西宁近接夏境，频被侵劫。君问民所疾苦，政从宽简，民甚安之。宣宗贞祐二年，夏寇来攻，县中兵力单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为所陷，君乘乱而出。有司以不守议罪，父老诣州称枉，遂获申明。四年，召为尚书省令史。兴定二年，考满，授同知泗州防御使事、军前行户工部事。俄，改行部为规措所，就充规措使。州将移剌羊哥以宋兵绝弱，不足为虑，日与将佐燕饮；君独不豫。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备取西城，遂据之。时君与羊哥在东城。羊哥闻变，计无所出，谋弃城而遁。君戒厩吏：“毋敢给州将马”，且躬自巡城，众赖以安。已而，保静军来援，砀山从宜张惠出奔，宋兵乃弃城而遁。州人德君，为立生祠。寻改灵壁军前规措使、充便宜总帅府经历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邓、裕帅府经历官。保静失，君军事废不治。志凡七上奏，乃听。君还，且擢拜秘书少监、兼行户部郎中。二年，邳州从宜纳合六哥，劫杀行省事忙古刚，以州降宋。诏总府率东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有能诛六哥反正者，官赏有差；胁从之人，一切勿问。攻数十日，军士死伤甚众，而城中无应者。又数日，宋裨将高显，枭六哥首来降，而余党坚守如故。志与朝官之在军中者怒曰：“此州从贼叛国。贼既死，自当开门纳军；然且旅拒如此，不尽坑之，何以示威？”君进曰：‘平民从叛，本非获已，竟有何罪？况尝许首恶之外，不戮一人；必欲坑之，朝廷将不以为失信乎？若重以恩诏开示，出三日不降，某请身任其责。’志以下，皆是其言，射书敦谕。州人知祸福所在，相继出降，尔后竟无一人被诖误者。诏书袖美，迁同知保静军节度使事。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镇关、陕。时关中游骑充斥，老幼扣关者亡虑数十万。志以关东人心易摇，重为避兵者所警，则或有意外之变，欲禀命于朝，然后纳之。君进曰：‘陕西老幼，投死无所，独以关东为生路。今坐视不救，任为兵人所鱼肉，岂朝廷倚公存活生灵之意乎？’志曰：‘不然，敌人百计窥关，无从而入，闲有挟诈杂老幼而东者，谁当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过二三日，命即下，禀而后行，盖未晚也。’君复进曰：‘帅府设经历官，主帅所行，得豫商略；帅若专辄而参佐曲意从之，设此官焉用？假有挟诈而东、为意外之变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夺，即命开关，西民由是免祸。中使者以闻。诏谕之云：‘牙吾资性素刚，非卿不能劝导。卿为参佐，而主张大事如此，朕甚嘉之。当益尽乃心，勉建功业，朕不汝忘也！’总府军还镇，改遥领同知镇南军节度使事。七年，志行尚书省事于陕西。君以目疾求解，留居归德。天兴元年，归德受兵，总帅赤盏元凯起为经历官。明年春正月，车驾幸归德，改吏部郎中，经历如故。未几，徐州帅乐安郡王王德全不禀朝命。授君户工部侍郎、充徐州帅府参议官，且谕之曰：，卿昔佐牙吾，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与卿有连，屈卿往佐之。德全虽鄙野，亦当从卿言。无贻朕东顾之忧也。’及尚书左丞完颜仲德以策诛德全，乃用便宜，授君行省参议、兼同知武宁军节度使事，遥领钧州刺史，进阶通奉大夫。冬十月，州为沛县人鹿琮所破，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吏北渡。君用忧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于沛之旅舍。翼日，蒿殡于歌风台之下。后十有三年，孤子翔等举君旅榇，归祔于山阳南徐涧之先茔，礼也。君娶朱氏，河北西路盐铁判官、汴梁名进士文伯之女弟，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长曰翔，武义将军、遥领郑州防御判官；次曰浚，武义将军、遥领河内县令。女一人，适汴梁东水门副使边汝砺。男孙二人：长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孙一人，幼，在室。壬子冬十月，翔、浚奉京东行省员外郎王君禧伯所撰家传，以神道碑铭为请，三请益坚；某不得以不敏辞，乃为论次之。君尚多可称，弗著；著所以活万人者。其铭曰：

柏松青青，风水攸宁。张君之阡，乐石有铭。偪偪唯君，仁信笃诚。一说解纷，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风，润物无声。有《箫》《韶》之克谐，无水火之必争。彼举头而城，陬尾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磔裂之敢萌？有方无方，孰为权衡？使存诸已者而未之定，奚暇及于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吾然后知黄老家之言为有征。

资善大夫集庆军节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铭并引

公讳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某行世。为某路贵族。国初，迁种人屯戍中州，遂为真定人。祖讳昔兀乃，赠镇国上将军。老讳福山，亲卫出身，官镇国上将军、临洮路康乐知寨。公则康乐之弟子也。康乐爱公风骨不凡，度能起家，使应童子举。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学。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论进士第。释褐永年县丞。继历三县佐，皆有能名，召为左三部检法司正。公资禀仁厚，临政本于惠养，不以鞭棰立威。及居议狱之地，忠爱款曲，末减者为多，法家称焉。贞祐初，从狩汴都，拜监察御史，累迁左司谏。朝廷知公盖将大用矣。未几，授庆阳府治中、权府事。部民妻有与外人私者，民捕获之，手刃其妻，诣官自陈。公释而不问。一时能官者，以知义许之。入为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诏审理冤狱。时所在狱犴填满，官吏习于柄臣弄威之后，知有无辜而被系者，亦莫敢言。公遍历郡邑，躬自临阅，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诏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年，迁户部侍郎。诏以郑州军卒谋反，命与防御使、临淄郡王张惠鞫之。辞连二偏将：一遥领陈州防御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谕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诖误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诬，冤报何时而已邪？”卒感悟，尽吐情实。公以闻，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农卿、兼采访提举刑狱事。公老于从政，仁信愈笃，不动声气，而威惠并举，公议藹然，有公辅之望。七年，改集庆军节度使、亳州管内观察使。未赴，遘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于私第之正寝。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积官资善大夫，彭城郡开国侯。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侯夫人。家政整洁，有内助之功，中表归之。年七十二，后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护卫怀远大将军。男孙二人：荣祖、庆祖，皆尚幼。桓端以某年月日，举公之柩，葬于某所之先茔。夫人祔焉。既葬之几年，某过东平，桓端以碑铭为请。平时以公恂恂退让，不为锻炼之风所移，尝向慕之，故不复以固陋辞。乃为铭曰：

廷平之于，大理之徐，议狱阔疏，至可以漏吞舟之鱼。吁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欤？大安权移，变乱维初，傅翼虎臣，恣为诛锄。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与俱。公适其时，职司刑书。乘御史骢，登使者车，悃愊无华，闲雅甚都。周旋于柱后、惠文之闲，温其褐宽之儒。平反几何？月计有余。方血肉狼藉，而有治古之驺虞。祸惨河阴，或僇或俘。不为国殇，即亡国之大夫；天独厚公，得归公于黄垆。汤旱焚如，一溉者后枯，孰乘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诬。吁嗟公乎！

资善大夫武宁军节度使夹谷公神道碑铭

贞祐初，大驾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仓卒，乃留幼子、今先锋使斜烈于平州之抚宁。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余二十年。先锋既长立，能自奋发，立功名，仕宦贵显。岁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归。公已老，而身见代谢，怆焉有去国之感，顾瞻裴回，不能自已。生平植节坚苦，食蔬糲不厌，既居民间，倍自贬损。先锋有至性，夫人殷氏尤尽妇道，日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变。一室萧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馈饷，瓜果菜笳之细，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执法之在前后，惟恐其污己也。时贵慕公名，有谒见者，敕外白不得通，曰：‘我亡国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浑源魏内翰邦彦，以简重，得登公门，与之考论文艺。自余，虽邻舍，有不得见其面者。盖尝论公：君臣之义，于名教为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经，而古今之恒典，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守。故人臣之于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义均同体。吉凶祸福，不以回其虑；废兴存亡，不以夺其节。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犹之父有罔极之慕，而天无可逃之理。微子之过旧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义不北面于燕；乐毅终其身，不敢谋赵之徒隶。非诚保以当之？是故，诚之所在，即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语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为远近；然则不以名教处之，其可乎？公讳土剌，字大用，姓夹谷氏。世为合懒路人。曾大父息虎起，天会初，尝以王爵握兵柄，史谍载其功详矣。大父仆千，骠骑尉、上将军。娶完颜氏。父阿海，骠骑尉、上将军、澄州刺史，娶阿勒根氏，赠金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读书，三举策论进士，以泰和三年登科。历抚宁、海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簿。贞祐初，被召，道出平州。平州适被兵，州将请公充军中弹压，以功升一阶，入补省掾。终更，除武宁军节度副使。五年，用枢密院荐，充京东总帅府经历司。主帅牙古大资骜狠，恃功自高，奴视参佐，往往置之死地。从事辈畏之，惟意所向，噤不出一语。公直前径行，无所顾藉，论事之际，极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见听，则移疾不为出；帅悔悟，或诣公谢之。其秉志抗直如此。兴定初，宋人步骑数万侵泗州，声势甚张。公为画策，潜军趋灵壁，出其不意，杀获甚众。以功迁两阶。四年，召为户部员外郎，转刑部，寻迁郎中。元光初，设三路司农分治户部，以公刚棱疾恶，材任刺举，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几，以称职闻。是后，公虽改他官，言政者犹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裕州刺史，改睢州。是岁大蝗，公境独无有；秋旱甚，祷之而雨。识者以为善政之报。三年，召为户部郎中。初置申州，辍公为刺史。明年城洛阳，授同知中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移剌瑗雅敬公，事无巨细，咨之而后行。俄，改汝州防御使。洛阳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发，公以形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未经岁，改陈州。公老于从政，先声所暨，有识相贺。州有东平宣锐军余百辈，率以战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势作威，备极凶悍，前使不能制。一葛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管，一郡帖然。考城，胥史所聚，结党为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连起诏狱，细民虽被侵愁，而无所于诉。公籍其姓名，置之听事，自是无一人敢犯者。寻，上章请老。御史张特立、乐夔上书言：，陈州御使土剌，刚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风。今虽年及，其黾勉王事，强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闻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许之，贪贤之道，诚有所未尽。特望重加拔擢，以观自竭之效。”书奏，落致仕，超授同知开封府事。明昌以来，镐厉王、卫绍王族属，皆终身禁锢，男女幽闭，绝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僇辱既久，贱同匹庶，就有诡谋，谁与同恶？宜释其宿怨，宏以大度，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国君不可以匹夫，之则通国皆惧。匹夫且然，况骨肉乎？’语虽不即从，其后天兴初元之后，皆听自便，盖自公发之云。六年，授武宁军节度使、徐州管内观察使、兼提举河防使。诏旨袖谕，道所以迁擢之故，且命乘传赴镇桃园，行枢密院事。干鲁仓官王邦昌，囊橐为奸，盗官粮二万斛，公按问得实，悉从征理。转漕为之少宽。逾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请北渡。后五年，以戊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终于家。积官资善大夫、金源郡开国侯。殁后三日，权殡宣德州东南天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于永兴县王家堡之西北原。从弟平章政事华国公毕兰出及其子奉职六十一，皆葬墓次。盖子孙去先茔久，不能归祔，故改卜于此。前夫人奥敦氏，赠金源郡夫人；继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兴，辅国上将军，早卒；次斜烈，宣授先锋，使佩金符，总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质子军；次万僧。女一人，嫁为世袭官妻，早卒。男孙三人：留住、拔突、七十二。女孙二人：秦奴、元奴，皆尚幼。姊二人：永喜，辅国上将军，次中山，皆弟明威将军老哥之子。姊孙二人：阿怜、寿童。从孙一人，八十二奉职之子。从姊女一人，平章公之女，盖公收养之者。将葬，五路万户郝丑和尚，以行状来请，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宁之详。先锋与我结弟昆之义，公之葬，犹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赐之！’予素善郝侯，义不可辞，乃用所以知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铭。铭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诡随。相彼筑室，天实厚其基。温乎召、杜之慈，凛乎赵、张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真识几希，顾以能官为见知。风雨如晦，鸡鸣有期。沧海横流，鳌足不敧。幅巾布衣。陋巷栖迟。吾宁泊浊流之泥，吾宁啜餔余之醨。周粟京坻，采薇以疗饥；尚友千载，匪义迹其焉追？燕云之郊，邱陇累累。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谁与归？

卷第二十一

碑铭表志碣

御史张君墓表

东平幕府从事张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状，请于仆言：‘先御史在兴定、元光间，于州县为良民吏，于台阁为材大夫，朝誉蔼然，吾子所知。丧乱之后，挈家还乡社，春秋虽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与世绝来往，以闭户读书为业者，余十五年，凡向之所以为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尝一语及之。沉默退让，齐鲁大学士翕然称道之，亦吾子所知者。弃养以来，三见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汩没簿尉闲，不得洒埽坟墓，列树碑表，使先子名德懿范，闇焉而不彰。诚惧一旦先狗马填沟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属笔于子，幸为论次之，以俟百世之下。’仆尝谓，圣人泽后世，深矣。今虞、芮有闲田，丰镐之间，男女异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岁，故言衣冠、礼乐，则莫齐、鲁为盛，宜矣。百年以来，东平刘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孙，文元贾公昌朝之家世，滕阳张丞相永锡，日照清献张公父子，东阿寿国张公，萧国侯公，参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黄山内翰赵公，嵫阳内翰阎公，敦庞耆艾，海内取以为法。其余经明行修，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数？至于人代变革，才、智、勇皆废，守道之士怀先生之旧俗，区区不能自已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泽及后世之谓乎？谨按中奉大夫、故治书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张君，讳汝明，字子玉。世家汝上。曾大父靖，大父彦，皆潜德弗耀。父恕，用君贵，赠中议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岁丧父。母程，故衣冠家，而有贤行，力课君学，君亦能自树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经义进士第。释褐将仕郎，调颍州泰和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主簿。崇庆元年，换怀州武陟簿。丁内艰。服除，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为尚书省掾。正大元年，终更，擢同知嵩州军州事。盗入军资库，而无迹可寻。官系主者狱，凡十余人，不住讯掠，皆自诬服。君时以檄出，及还，系者称屈。君谛审，知其冤，即纵遣之。不数月，诸黥卒以赃败。郡人以为神明。三年八月，辟许州长葛令。未几，政成，农司以称职闻。及罢，县父老上赆礼，一无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为太常博士、权监察御史。不半岁，迁户部员外郎。七年八月，授治书侍御史。八年七月，迁礼部员外郎、兼修《起居注》。俄，升归德治中、兼提举河防学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兴元年，遥领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终于东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寝。娶魏氏，封清河县君。子，男三人：长，即昉也，今为东平万户府经历官、遥领同知单州防御使事；次晔，次煦，皆早卒。男孙二人，女孙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于汝上由村里某原之先茔，礼也。君资禀厚重，与人交，敦信义，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当官而行，刚介有守，论议纯正，人不能夺；仕宦三十年，家无余资。其他尚多可称，弗著，著不为穷达易节者。铭曰：

汝之洋洋，思圣有堂。礼乐衣冠，此为之乡；维御史君，尤鲁士之良。沉潜而刚，耆艾而敦庞；可以为公卿大臣，训于四方。昔往矣，秉笔帝旁，蔼然粹温，如圭如璋。今来斯，微服裹粮，衡门栖迟，咏歌虞、唐。谓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焉如晚节之昌。抱明月而长终，怀旧俗而不忘。在君为乐天，而识者涕滂。林深而兰芳。风雨如晦，而鸡鸣有常。世无良史久矣，孰为发幽潜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讳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阳；元魏，迁两河豪右实云中三州，遂为东胜人。曾大父获庆，大父总，质直尚气节，乡人有讼，多就决之；至于婚嫁丧葬不能给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侠闻，尝与群从分财，多所推让，州里称之。后用君贵，封大中大夫。雷内翰渊述世德之旧，备矣。大中子八人。长曰鼎，老弟仁让，闺门肃睦，有古君子之风。以六赴廷试，赐第，调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怀远大将军。君，其第三子也。资严毅，虽所亲，不敢以非礼犯之。幼日，梦人呼为御史，故每以谏辅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经童出身，补将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临洮府司狱，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干，为西京招讨司，奏辟提控沿边营城粮草。寻擢王刚榜词赋进士乙科，换偃师主簿。宣宗幸汴梁，入为尚书省令史。时相知其可用。不半岁，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满，例为广盈仓监支纳官。兴定初，辟举法行，用荐者，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留令。将之官，白府尹言：‘县务不治，令自任其责，丞、簿、佐史辈无豫焉。幸无扰之，使令得尽力。’尹诺之。既到官，事无大小，率自负荷；次官奉行而已。时秋大旱，冬十月乃雨。归德行枢密院发民牛运粮徐、邳，君为使者言：‘吾麦乘雨将入种，牛役兴，则无来岁计矣。使者不能宽十日程耶？民事果集，虽乏军兴，吾不辞也。”使者怒而去。君力毕农种，粮运亦如期而办。行院仍奏君：‘要誉小民，不以军食为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农奏课为天下第一；御史台察能吏，亦为奏首，且言：“可充台谏。”京东总帅府奏辟经历官，不许，乃拜监察御史。君莅职，慨然有埋轮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灭弃典礼，开纳货赂，妄进退官吏，从臾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一二数。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难矣。’书奏，宣谕：‘御史台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当如是耶？’且有旨切责荆王，出内府银，使偿物直，敕司马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于是权贵皆为敛手。东方频岁饥馑，盗贼蜂起，特旨以君摄治书侍御史、兼户部员外郎，运京师粮八万石，振徐、邳。君经画饷道，十里一置驿，罗弓刀以防寇敓，具斧斤以完器用，备医药以起病疾，劝助藉以通留滞。辇运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饥民踵来，凡所以为贷，为粜，为振赡，忖度肥瘠，无一失其当。州民请于京东帅府：“愿留我程御史，以福残民。”帅府奏君行为部官，诏再往徐、宿，邳。荆王积不平，密遣诸奴，诱奸民徐璋造飞语讼君于台。诸相不为奏，而王独奏之。宣宗颇直君，欲勿问；王执奏再三，乃从之。哀宗时在春宫，遣医药官王子玉谕旨推问官：‘程御史为县，治行第一，监察又称职；有罪无罪，勿为留难。’已而，璋伏诬告，君当还台。在律：官人与部民对讼，无罪犹解职。王风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罢官。君泰然自处，都无已仕之愠；聚书深读，盖将终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终于京师嘉善里之私第。积官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定安郡君，先君三年殁。子一人，思温，举进士。以某年月日，举君之柩，祔于金昌府芝田县某里大中君之新茔，礼也。呜呼！生才实难，尽其才重为难。使君得时行道，坐于庙堂，分别贤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万里，而车折其轴，有才无命，古人所共叹。虽然，地远而位卑，身微而言轻，乃以一御史，犯强王之怒，卒使权贵落胆，缙绅增气；虽不遇而去，伸眉高谈，亦可以无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为铭曰：

曲士卖直，见豺而栗；鄙夫媕婀，与鸟同波。犯父子之至难，孰绞讦而上劘？横溃我障，刚瘅我诃。炼心成补天之石，奋笔为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悉后福之能多？有山维嵩，有水维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商平叔墓铭

河间许古道真，以直谏见称。德陵朝正大初，诣阙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则无以致中兴。’章奏，诏道真赴都堂，问：‘孰可为相？’道真以尚书省令史商衡对。当是时，上新即大位，经略四方，思所以宏济艰难者为甚力。道真已得请，居伊川，即命驿召之，落致仕，复右司谏。天下想望风采，道真亦慷慨愿以人所不敢言者，为天子言之。及论天下事，乃首以公为可相，则公之材为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陈，继迁郓。七世祖南华府君讳怀钦，官于曹，遂占籍焉。曾祖讳冈，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补从事，换忠勇校尉。祖讳驹，两廷试，教授乡里。考讳锡，用公贵，及封朝请大夫。妣王氏，濮阳县太君。公，朝请君之长子也。初，从乡先生李昉方平学。贫，无以为资；方平爱其才，每赒恤之，使得卒业。年二十五，登崇庆二年词赋进士第。释褐洛交簿，以廉能，换鄙县。寻，辟威戎令。时岁饥，民无所于籴。公白之行台，得开仓振贷。赖以全活者甚众，县民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罢，入为尚书省令史。历粮草边关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满，授户部主事。两月，擢监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于是，朝廷知公，盖将大用矣。改同知河平军节度使事，不赴，奏充枢密院经历官、遥领昌武军同知节度使事。丞相莘公领陕西行台，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员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台地重，急于用人，可从丞相奏。’自是，台事一决于公矣。明年，召还，行台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内艰，乃得还。时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蓝总帅府经历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帅入援。二月九日，军至陕，将由闲道之商州。十一日，抵卢氏山，与北军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饥，不能战。是夜遂溃。公为北军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从。将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刭，时年四十七。积官至少中大夫，濮阳县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初娶邓氏，再娶郑氏，并封濮阳县君。子，男二人：长曰挺，次曰陇安。女一人，适泗州司候安邑刘懋。公事长上以礼，接下以诚，与人交，有终始，家居亦未尝有愠容。性嗜学，藏书数千卷，古今金石遗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来，士大夫以救世之学自名，高者阔略而无统纪，下者或屑屑于簿书、米盐之闲。公资雅重，遇事不录录，人所不能措手，率优为之；苟可以利物，则死生祸福不复计。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评者以公用违其长，使之卒然就一死，为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于某原。好问辱公知为厚，敢述梗概而为之铭，以寄招魂之词。词曰：

唐、虞之世麟凤游，出非其时圣为忧。黄琮礼天帝所休，毁之椟中孰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内茂异君上流，坐之庙堂众职修。天路阻长往莫由，维兕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讳我则求，衣冠李卫污褐裘。气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鸟视天为囚。枯龟千年一蜉蝣，畀君完节乃所酬。不然报施神其尤，河济之水无千秋。若孙若子公且侯，豆笾奔走物洁羞。魂兮归居安此丘，北阴莽墟不可留！

雷希颜墓铭

南渡以来，天下称宏杰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献臣、李纯甫之纯、雷渊希颜。献臣雅以奇节自负，名士喜从之游，有‘衣冠龙门’之目。卫绍王时，公卿大臣多言献臣可任大事者。绍王方重吏员，轻进士，至谓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为尹所忌，瘐死雒阳狱中。之纯以蓟州军事判官，上书论天下中，道陵奇之，诏参淮上军，仍驿遣之。泰和中，朝廷无事，士大夫以宴饮为常。之纯于朋会中，或坚坐深念，咄咄嗟唶，若有旦夕忧者。或问之故，之纯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帐所在，吾见华人为所鱼肉去矣。’闻者讪笑之曰：‘四方承平余五六十年，百岁无狗吠之警，渠不以时自娱乐，乃妖言耶？’未几，北方兵动。之纯从军还，知大事已去，无复仕进意，荡然一放于酒，未尝一日不饮，亦未尝一饮不醉，谈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贞祐末，尝召为右司都事。已而，摈不用。希颜，正大初，拜监察御史。时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宏济艰难者为甚力。希颜以为天子富于春秋，有能致之资，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谓：‘精神为可养，初心为可保。人君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不宜妄费日力，以亲有司之事。’上嘉纳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回谷，势甚张。平章芮公逆击之，突骑退走，填压溪谷闲不可胜算。乘势席卷，则当有谢玄淝水之胜；诸将相异同，欲释勿追。奏至，廷议亦以为勿追便。希颜上书，以破朝臣孤注之论，谓：‘机不可失，小胜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见；而主兵者沮之，策为不行。后京兆、凤翔报：‘北兵狼狈而西，马多不暇入衔，数日后，知无追兵，乃聚而攻凤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纵敌，为当国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辈相及，交甚欢，气质亦略相同；而希颜以名义自检，强行而必致之，则与二子为绝异也。盖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经济之学，一时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独以献臣为称首。献臣之后，士论在之纯；之纯之后，在希颜；希颜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叹。三人者，皆无所遇合，独于希颜尤嗟惜之云。希颜别字季默，浑源人。考讳思，大定末，仕为同知北京路转运使事。希颜，其暮子也。崇庆二年，中黄裳榜进士乙科。释褐泾州录事，不赴，换东平府录事。以劳绩，遥领东阿县令，调徐州观察判官，召为荆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转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考满，再任。俄，拜监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荐，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学博士、还应奉，终于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孙，八岁；宜翁，四岁。女二人：长嫁进士陈某；其幼在室。初，希颜在东平。东平、河朔重兵处也。骄将悍卒，倚外寇为重，自行台以下，皆务为摩拊之。希颜莅官，所以自律者甚严，出入军中，偃然不为屈，故颇有喧哗者。不数月，闾巷闲家有希颜画像；虽大将，亦不敢以新进书生遇之。尝为户部高尚书唐卿所辟，权遂平县事。时年少气锐，击豪右，发奸伏，一县畏之，称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赃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传雷御史至，豪猾望风遁去。蔡下一兵，与权贵有连，脱役遁田闲；时以药毒杀民家马牛，而以小直胁取之。希颜捕得，数以前后罪，立杖杀之。老幼聚观，万口称快，马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颜三岁丧父，七岁养于诸兄。年十四五，贫，无以为资，乃以胄子入国学，便能自树立如成人。不二年，游公卿闲，太学诸人，莫敢与之齿。渡河后，学益博，文益奇，名益重。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闲，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摧折，猝亦不能变也。食兼三四人，饮至数斗不乱，杯酒淋漓，谈谑闲作。辞气纵横，如战国游士；歌谣慷慨，如关中豪杰；料事成败，如宿将；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虑患深，则又似夫所谓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畴、陈元龙之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虽其文章号‘一代不数人’，而在希颜，仍为余事耳。希颜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后二日，葬戴楼门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问与太原王仲泽哭之，因谓仲泽言：‘星殒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断流有占。斯人已矣，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汉中道袭荆、襄，京师戒严。铭曰：

维季默父起营平，弱龄飞骞振厥声。备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惊。紫髯八尺倾汉庭，前有赵、张耻自名。目中之敌无遁情，太原流涕请进兵。掩聪不及驰迅霆，一日可复齐百城。天网四面开鲵鲸，砥柱不救洪涛倾。望君佐王正邦经，或当著言垂日星。一偾不起谁使令？如秦而帝宁勿生，不然亦当蹈东溟。元精炯炯赋子形，溘焉宁与一物并？千年紫气郁上征，知有龙剑留泉扃，何以验之石有铭！

大司农丞康君墓表

君讳锡，字伯禄，姓康氏。世为宁晋人。大父讳成，尝与昆弟分财，他田宅定无所问，止取南中生口十余人，纵为民而已。以故，家独贫。考讳溢，少为里胥，资纯笃。县令者倚之以纳贿。及令为御史所劾，溢自念：‘言直则令被罪，终世不齿。渠官长，而我以事证之，何以立于世？’乃自缢而死。令竟以无迹可寻，获免。伯禄既孤，养于外祖田氏。田见伯禄骨骼异他儿，谓当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使之应童子举。饮食卧起，躬自调护，备极劳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茭苇中，惧为同行者所遗，至负之而趋。及长，师柏乡王翰周辅，束修不能备，周辅与诸生共赙给之。中崇庆二年进士第。释褐栎阳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为尚书省掾。考满，迁开封府判官。俄，拜监察御史。言：‘宰相侯挚师安石，非相材；提点近侍局宗室安之，声势焰焰，公行请托，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议伟之。选授右司都事，迁京南路大司农丞。破上蔡诸县群不逞把持之党，弹种人以赃污尤狼籍者五六辈，宰相有不说者，云：‘康锡不欲吾种人在仕路耶？’因以飞语中之。出为河中府治中、充行尚书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时年四十八。伯禄孝于母，友于其弟，有恩义于朋友；从仕，则死心奉公以为民。古所谓公家之利知无不为者，唯伯禄为然。同年生如雷御史希颜，冀都司京父、宋内翰飞卿之等，名士数十人，世以比唐，曰‘龙虎榜’。至论公辅大器，尚以伯禄为称首云。岁戊申，秋九月，予过宁晋，伯禄之从弟锐，招魂葬伯禄于唐城乡东南五里之先茔，以其第三子阿午为之后。伯禄先娶蓟州游氏，再娶鲁山张氏，皆封京兆县君。一子彭原，张出，殁于京师之兵。铭曰：

仕以义行，死与义俱，义存义亡，葬何计乎江鱼？宁晋之墟，维君之居。眷焉顾之，泣涕涟如。岂无蛟蜃之波，以投畀乎谗夫？百岁而下，有历九关为上诉者，其有说欤？

聂元吉墓志铭

元吉讳天骥，姓聂氏。代之五台人。元吉，其字也。父讳明，自先世雄于财，而以阴德闻里中，用元吉贵，封大中大夫。元吉，其长子也。弱冠，登进士第。释褐汝阴簿，转睢州司候廉举、封丘令，入为尚书省边关粮草房令史。考满，授吏部主事、权监察御史。夏人请和，使者互市于会同馆。外戚有身自贸易于其闲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体，且取轻外夷，弹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御使事。未赴，为陕西行台所辟。仍用荐书，遥领金安军节度副使、兼行尚书省都事。不半岁，入为右司员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卫州行尚书六部事。庆阳围急，朝议以宿州总帅往救之，奏充经历官。围解，从别将守邠。将欲弃州而东，元吉陈说利害，力止之，不从。将坐是被系。辞连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寻，有讼其冤者，即召为开封府签事。旬月，还右司员外郎。丁太夫人忧。未百日，而夺哀复职。车驾东迁，公在留中。贼杀二相，兵及元吉，卧创二十许日，医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权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长黄童，次玄童。女三人。长嫁进士张伯豪，孝友有父风。夫殁，归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胜哀慕，绝脰而死。时乱已极，陵夺烝报，无复人纪，女独以大义自完。士大夫贤之，有为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吉以卫绍王崇庆二年登科时，雷希颜渊、宋飞卿九嘉、商平叔衡、张正卿天纲、冀京父禹锡、康伯禄锡，皆在选中，朝野以为得人。而元吉起田亩，能以雅道自将，践历台阁，若素宦然。诸人多以为不及也。予与元吉同乡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迟，予资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尝以言下人，予则矫枉过直，率屈已以徇物。道不同不相为谋，故虽与之同乡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尝合也。今元吉已矣，子惜其有志于世，世亦望焉，而卒之无所就也，乃为之铭以哀之。辞曰：

岩墙之死，匪曰正命。义存义亡，何适非正。天夺予众，力独奚竞？多寿辱随，瞑目为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无幸欤？展布其四体，未有以为容也，而得棁梏；萌意于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触机阱。”吾于吾元吉，诚爱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概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卷第二十二

碑铭表志碣

大中大夫刘公墓碑

君讳汝翼，字舜卿，姓刘氏。世为淄川邹平人。曾大父讳异、政和末，擢进士第。释褐隆平主簿。时西山剧贼千余人，据险为栅，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责州将擒捕之。州将谋于官属，诸人恇怯不敢应，公毅然曰：“兵力单弱，恐不能胜贼，独当以气摄之耳。”乃常服诣贼栅，自通姓名，且言所以来，辞情慷慨，群盗惭服，相与宴饮。明日，与其酋把臂俱下，而无亡镞之费。诏迁白马令，以赏其功。大父讳伸，不乐仕进，以财雄乡里，周急继困为多。父讳时昌，大定初律学出身，历孟州军事判官，终于左三部检法，用法详慎，多所平反，后用公贵，累赠大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颖悟，日诵数百言。师事乡先生单雄飞、张元造。初治《书》，改授《易》，卒业于《诗》；山东诸儒闲，声名籍甚。贞祐四年，经义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赐绯衣银鱼。调兖州录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忧。服除，借注卢氏主簿，入为尚书省掾。终更，迁同知嵩州军州事、兼阳翟县令。县户籍余三万，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检，为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车，差次贫富，一一籍记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敛，均赋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见，欲相诬染，公发其奸，并以所贿者晓于众。至于宗室大家，声势焰焰，人莫敢与之抗，一为平民所诉，必深治而痛绳之。黠贼褚二，养匄者为子，罗富民斗殴，有劝解者，即逡巡而退；乃于隐处以大棓击儿，胸背肿青，随以药杀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计，械褚送狱，褚咆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贼与褚同系，以计觇之。数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偿匄者命，一县称为神明。考满，换洛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阳翟父老百余人，诣都堂请留，不听；县中为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阳政成，召为户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御使事，留为户部员外郎。官大中大夫、轻车都尉，彭城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河南受兵，中令君闻公名，以朝旨理索北归。侨居镇阳，辟万户史侯幕府行部郎中。岁庚子，辟尚书省参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访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来燕齐之闲。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终于燕京开阳坊私第之正寝，实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长曰衍，奏差清沧盐司都提举；次曰衡，真定河闲路都提举；次曰衡，清盐司提举；次曰复；次曰元。诸子皆传家学。女二人：一适进士谢芝，一适士族张简。男孙四人，尚幼。女孙七人，二及笄者，适士族；余幼，在室。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归葬于邳平梁邹乡孙镇东原之先茔，礼也。公幼有至性。生六岁，大中公下世，蒿葬燕城南僧舍。既冠，问知旅榇所在，将往迎之，太夫人钟爱于公，不欲使之远去膝下。公因东平乡赋，径至燕城。岁月既久，邱垅芜没，哀慕访求十数日，乃获。刻甓为识，官号宛然。扶护东还，州里嘉叹。公之立志，已见于此矣。百年以来，御题魁选，以赵内翰承元赋《周德莫若文王》超出伦等，有司目为“金字品”。及公经义第一，诗传三题绝去科举蹊径，以古文取之，亦当在优等，故继有“金字”之褒。连宰二大县，以经术饰吏事，虽击伏强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为质，亦要其终而后见也。南渡以来，士子潜心文律，视师弟子之传为重。从公讲学者，如罗鼎臣、贾庭扬、李浩辈，往往甲乙擢第。其有功后进，盖如此。某早以诗文受知于公，千虑一得，极口称道。诸孤以碑铭为请，辄为铭诗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铭曰：

风雅三百正而葩，保以蔽之思无邪。诂训琐细春官科，莅政弗达奚取多。公昔治诗始萌芽，真积力久无复加。石磨玉琢绝类瑕，内美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铜墨卑品责望奢。是时军声振三河，星火馈饷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藨瘥，独以砥柱当颓波。翁归记籍列等差，守以安静无敢哗。庶疫刚瘅公禁诃，流离颠顿公拊摩。三月报政民气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长剑冠巍峨，百未一试老涧阿。不龙不蛇贤人嗟，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树郁以华，会与毛、郑俱名家。墓碑有铭岂浮夸，刘宗淄川其未涯。

中顺大夫镇南军节度副使张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贤微服返乡里。予每过宁晋，景贤必以杯酒相劳苦。予问：“君闲居何以自娱？”景贤为言：“吾平生嗜读书。丧乱以来，典籍散落，独有《通鉴》及《柯山书解》，日得专志如此，随写随读，颇若有所得。异时汩没科举，鞅掌簿书，殁于学业。下缺尚书省令史，考满，擢黄河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运副使提举。丁外艰。服除，辟洧川令。前政有籍恶子姓名，揭之通衢者；景贤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辈知自新之路。迄终更，果无一犯者。有司以称职闻。壬辰二月，迁南京左警巡院副使。属岁饥，县官作糜粥以食饿者，日费菽米数十斛。景贤区处有法，鼠雀无敢耗，人受实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洧川课最，升一阶，改开封令。九月，复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概景贤为人有干局，而以学术济之，为政不务表襮，人久而信，故所去见思。其年积前后劳，遥领镇南军节度副使、兼蔡州管内观察副使。官中顺大夫、上骑都尉，清河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终于家。越四日，葬于县西北唐城乡内王里之先茔，礼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县处士有成之女，后景贤十年卒。子，男一人，即世莫也。女二人：长适平晋进士李铣，次适安肃进士陈惟良。男孙四人，女孙二人，皆幼。铭曰：

近民慈祥，其驭吏也静以庄。悃愊无华，愈久不忘。晚节而昌，幅巾故乡。神理昭然，饮食寿康。圣谟洋洋，咏歌虞、唐。殆天锡之，以为善之乐，归老下缺……

阳曲令周君墓表

君讳鼎，字器之，姓周氏。世为定襄人。曾大父万，力田为业。大父庆嗣，字荣甫，通六经，教授乡里者六七十年，乡人尊之。父丕显，字著明，质直尚义，好交结四方。获鹿世家，有以女婢诱陕右饥民为赘婿者，岁既久，并所生男女皆奴之。赘婿单弱，无以自解。著明冤之，示以文法及诉讼次第，累为有司所直，准生女从母，其余皆夺为良。尝自言：“吾后世当有兴者。”君，其长子也。幼颖悟，未十岁，大父教之六经，应童子举。平阳宿儒毕晋卿爱其风骨，谓当有所成，许之亲授赋学。年十六，即辞家从之。又二年，取平阳解名。三赴廷试，贞祐乙亥程嘉善榜内登第。释褐征事郎、五台主簿。未几，丁母王氏艰。太原行元帅府事翟德升，雅知君名，以便宜起复定襄丞。时中原受兵，所在残毁，民人保聚，多为胁从。君时佩银符，兼义军弹压，以为军力不足备敌，而人无所逃死，岂乐为背逆？凡所诖误者，一切贷之，县民赖以全活者甚众。明年，迁阳曲令、权河东北路转运司户籍判官、帅府检察。君严于自律，滴水不交部民。兵来，耕稼既废，军食为重，一府倚办于君。君悉力经画，取于民者均，而给于军者无所枉。内外翕然以公平赞之。府经历官输米入仓，数不盈斛，而仓官以盈斛受之。君发其奸，杖经历八十。德升赏君之直，以上尊饷之。又明年，雁门破，兵势骎骎而南。乡曲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献臣就谋去就，君为献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尚欲逃死乎？”献臣欲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于此，而不以妻子自随，是怀二也。吾弟往，吾死于此矣。”乃与之泣别于北门之外。是岁城陷，没于兵，实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寿三十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铁和；女一人，方幼。献臣既通贵，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于五村里西原之先茔，礼也。好问辱从君游，献臣以墓表见属。尚忆在汴梁结夏课时，君日酣饮，于世事略不介怀，予亦笑其迂缓。及入官，其风力乃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尽耳。乃为述其故，且系以招魂之辞。其辞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复于隍兮徇以躯。羁魂伥兮冥素途，巫阳下招兮宜可呼。天厚子兮内美俱，绾铜墨兮握瑾瑜。处脂膏兮不自濡，植节苦兮甘糈蔬。护念所牧兮剧发肤，锄治强梗兮惠茕孤。宜贵而寿兮与德符，其孰秉之兮又孰除？蒙山之邱兮郁枌榆，复子之乡里兮返厥初。攓蓬之言兮直厚诬，舍我祖祢兮将焉如？汾沮洳兮参之墟，猰貐群走兮雄牙须。俱腐草木兮孰别区，魂兮归来兮安汝居！

奉直赵君墓碣铭

予尝爱予同年进士通许赵君，仕不近名，隐不违俗，蔼然有古人之风。故尝求其渊源，得汴人之贤者四人焉：曰王涧逸宾、王世赏彦功、游总宗之、学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马吉甫判开封，逸宾、彦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荐于朝，逸宾鹿邑簿，就请致仕；彦功以亲老调巩州教官；宗之让不受。三人者，趣向不同，而时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于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于六艺之学，隐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为神仙。盖逸宾，则君之所师尊；而高，则其交久而敬者也。惟忭梁圣贤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风善政之所从出。兴廉举孝，养士太学，薰浓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虽其细民，溺于宣政侈靡之习而不能返；至于学士大夫，通经学古，安贫乐道，怀先王之泽，而不为风俗之所夺移者，故未绝也。语有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谓欤？君讳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远祖某，以商贩留东京，因而家焉。尝仕汉铁骑营指挥使，与宋宣祖有里巷之旧。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访求隐居，不为出，故终宋之世，为民家。其居通许，以教读为业者，君之曾大父讳弼者也。大父讳昱。父讳渥。居通许者，四世矣。君幼孤，养于叔父泽，资简重，薄于世味。少日，父教以科举之业，而于经学有所得；虽有声场屋闲，非其好也。兴定五年春，省试魁多士遂登乙科。释褐征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即闭户读书，无复仕进意。教诲子弟，以孝弟忠信为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践履之实，不徒事章句而已。辟举法行。当路有知君之贤、欲以一县相屈者，君为书以绝之。正大初，修《宣宗实录》，杨礼部之美、赵内翰周臣连章奏君为编修官，召至史馆，力辞而去。执政闻君名，有欲求见之者，君深自闭匿，不使见也。天兴壬辰，避乱京居。车驾东狩，崔立劫杀宰相，都人闻变，求死无所。君方与正之对食，颜色不少变，投箸而起，叹曰：“知有今日久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终于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积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县李氏。子，男二人：长曰晋，次曰益。女一人，适许州仓副使穆鉴。男孙一人，六九，尚幼。晋等以某年月日，举君之柩，归葬于县东原之先茔，礼也。自利禄之学盛，且百年闲，有以经术自救者；私欲既胜，强为揉治之，往往龃龉而不相入。君天资既高，且恬于进取。其学也，优柔餍饫，久与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为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盖有不可诬者。晋来速铭，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铭曰：

郁如其充，涣如其融。六经之春，见服与容。彼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计乖逢？环堵萧然，薇藿不供；商歌之声，天地满中。万物并流，至君而止。司南圣涂，发轫伊始。黄裳元吉，无庸青紫。华发元龟，望君百年。君游不留，道将孰传？松柏之邱，石表其前。是唯子赵子之墓，过者式焉！

史部直墓表

邦直，讳元，姓史氏。世为武陟人。某年，迁河内，乃占籍焉。曾祖良，祖万，父选，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士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课之学，邦直亦能自树立。从乡先生王国光游，不数年，学业大进。遂擢兴定五年词赋乙科。释褐武陟簿。怀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乡人赖之。秩满，以材选管勾三白渠，入为尚书省令史。宰相李公适之闻其名，问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书对，细字满三十纸，推究源委，凡公私所以为弊者无不备。按而用之，强有力者将无所容奸。适之大称异之。迁管勾黄河漕运。未几，河南破，右丞仲德行台徐州，檄邦直守御，注授彭城令。寻，转充观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际，多所建白，仲德甚倚重之。丧乱后，闲关东归。岁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终于州之私第。邦直为人躯干雄伟，望之如羽人剑客；而处事详雅，仓猝无失辞。事母孝，待故旧有终始。身殁之日，识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辽东高氏，某官之女。邦直无子，以侄为之后。以某年月日，葬于河内王封里之东南原。初，邦直殁之七日，而怀州乱，老幼奔溃，城为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于州西南五十里之别墅；事定而归，家荡然无一物。蝗旱连岁，道殣相望，人谓从此无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愚幼，入门应接，不减邦直生平。比营大葬，凡举十余丧，安厝如礼，生死受获，虽健男子，有不能办者。邦直可无恨矣。邦直，予同年进士，又交分殊款，其孤请为墓碣铭，乃论次之。其铭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贤，独为始终之全。我铭诏之，以慰下泉。

御史孙公墓表

正大中，内帑被盗，所失皆慈圣宫珠具。上怒甚。公时为监察御史，被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按其事，而无迹可寻。法官献疑，欲弃守者市，公执奏缓之。会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许嫁矣。首相白撒之侄，恃势夺婚，且欲以为妾。夫家诉于官，官畏，徇不为理，遂诉于公。公为奏闻，诏还已许。八年，亲享太庙，郧国夫人温敦氏，过庙门而不偃盖。公劾奏，以为失臣妾礼。上不忍加姨母罪，敕有司杖御者百，仍罚俸以愧之。旧制，承天门非犒军不登。一日，上无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为公犒军。庚寅、辛卯以来，虽军出屡胜，而亡征已具。危急存亡之际，大夫士以自保为幸，或高蹈远引，脱屣世务；或酣歌纵酒，苟延岁月。公独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数十条，蔼然有承平之风。《诗》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唯公有焉。公讳德秀，字伯华。其先泾州长武人。大父皋，遭靖康之乱，流寓太原之文水，因家焉。父桱、资禀淳直，乐于为善。时与羽人禅客游，尤喜赒恤贫乏，或养之终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贵，赠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长也。幼颖悟，有学性；及长，游太学，有声场屋间。至宁元年，以三赴廷试，试补御史掾。兴定六年中，开封府解试魁台掾，考成，升尚书省掾。数月，以母乐安县太君成氏春秋高，乞归侍。俄，辟权国史院编修官。元光初，以选充丰备仓监支纳官。正大元年，擢词赋进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云阳令。行省以长安剧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云阳之人相率请留，词旨恳切，宰相不能夺，还公云阳。六年，权行省左右司员外郎。七年，拜监察御史。终更，授太府监丞、遥领同知镇南军节度使事。壬辰之变，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郁郁不乐，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终于寓居。权葬某所。娶要氏，吉州倅伯升之女弟，封乐安郡君。子，男三人：长颐，次观，次孚，皆习儒业。女二人：长适祭酒吉州冯内翰子骏之子亨，次适进士太原王楫。孙，男五人：崇仁、崇义、崇礼、崇智、崇信，皆习儒业。女孙五人，尚幼。公美须眉，容服甚都，家居整肃，遇物以诚；临官事官有法，丝发不少徇；其忧国爱君，出于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无所试，见干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孚以王内翰百一所撰家传来乞铭，仆于公为乡人，敢用所以知公者为之铭，以致怀贤之思。其铭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铭，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为家。以貌言而观，上其柔嘉。怫然闻义而起，勇莫我加。创罢我扶，刚痺我诃。不量寸铁之微，诉九阍而磔妖。白笔风生，朝著无哗。宗周不纲，荡而颓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丧乱之宏多，幸大福之可再，愤却日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长嗟。委蛇委蛇，豸冠峨峨。蓬蒿一邱，窘此涧阿。天之废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何！

萧轩杨公墓碑从金石萃编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讳振，字纯夫，一字德威，姓杨氏。唐酆国十九世孙。酆国□于□□以□□之下缺五字之下缺四字县人酆公以行基嗣。行基生棻，棻生温，温生幼言，幼言生颙，颙生皋，皋生免，免生珍，珍生光赞，光赞生怀顺。怀顺官金紫，仕至西台御史。袭封至五代汉，国乃除。夫人彭城刘氏。有子十二人：长曰公侯，次曰公神、公留、公贤、公洪、公素、公石、公祚、公良、公通、公演、公伏。始□世□□诸房所居，号十二杨村，总谓之□杨氏。公侯之子舜靖，舜靖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之子宗，宗之子懋。懋配裴氏，于公为□父□金□□以太宗之家□祭祀下缺三字杨葬皆从西台君子超道超道，配尚氏。正隆闲，避王统制之乱，寓乾州南自□族人号□□翁。公□□翁次子也。幼喜读书，与□□张子□□尝手钞经传。尤爱王符之论，与宾客谈，时称诵之。弱冠，仕州县为属□□兴郡王□□西下缺三字知公名选之□从甚信重之公□为王□□与民皆吾人夺彼与此其利安在王叹曰我正以此□罪今日之后□命下缺五字言哉下缺三字吏有□□山□□名□一□以□□当之□公谓同列□夺人之□又诬以罪岂朝廷意邪吏□□泰和□见公府文移下缺五字谓所□□我往在丹州时见下缺九字以□文相欺比来官□殆似之□及泰和律下阅之逾月不乐者□之乱下缺十字不如下缺三字统不□如制圣人立法□从□□人情不下缺三字亦□我于法□未尝见一事可与相当者□比附为下缺十三字乃事□先为之防□犹下缺四字以障江河必无是理知不可行将下缺三字易纷纷不已安得不乱下缺十九字令下缺三字富下缺五字安下缺三字时皆处□僚公率为□礼又大举显道下缺三字以事□上官几下缺六字之下缺七字喜□□大官公之知人多下缺四字学古文戒之曰无独与同辈较优劣能似古人乃古文尔吾虽□能想理当下缺三字以下缺五字公□公□□若欲吾儿读此邪必欲学诗□当从毛诗读不然亦须读杜工部诗耳我见界上官□□两国□□贾下缺四字无的下缺六字乎复何望焉所谓读毛诗者□如下缺三字茹欲儿辈就地头买之耳以贞祐三年三月二十有五日春秋六十有三终下缺十一字崔氏生子燧继室阌乡程氏生子下缺四字炜辉继室晁氏生子□□炳举进士奂□辟东省下缺三字恒安抚司经历官□部令□诸孙六□以明年正月七日葬公于州南小□村新茔□南翁墓次三夫人祔焉礼也公□雅重仪矩可观家居未尝有惰容子弟见者必下缺三字乃前有所问非反复思之不敢对也当官公□所平反甚多尝夜闻□里中儿为其父作黄箓召诸子告之曰某家作佛事人谓之有孝心我视之殆儿戏耳此人我同列其继狱我知之矣人有□曲世人□有不□□之为直者□欲赂神邪我平生执法过误或有之至于故以□□物□□无□也后日□不讳慎勿为此以为识者笑耀人李安下缺三字公尝赠以□□引云纯夫吏业而儒行家贫而好客居今之世而□□金帛而□□墨是四反也□□名流其□□公如此故尝论关中风土完厚习俗不数易正隆大定间去平世为未远公生于其间世族之所□风化之所□□以资□之美君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长者之事宜不学而能之况志于学如此□今焕然学为通儒有关中夫子之目往在下缺三字宰相□信下缺四字礼下缺十四字李都下缺五字司之纯皆所□行与□盖自百余年以来关中士大夫有重名者皆莫能出公右下缺五字知□□铭曰

鄯唐虞□世□奉天子孙下衰混迹齐编□公下缺五字全下缺十四字则下缺九字殆造物下缺三字之下缺五字穷之□然则古所谓□圣□□□命所下缺

卷第二十三

碑铭表志碣

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君神道之碑

君讳奂，字焕然，姓杨氏。干之奉天人。唐鄯国公之二十世孙也。谱系之详，见君自叙，载之先大夫墓铭，兹得而略之。曾大父楙，大父超道，父振，是为萧轩，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尝梦东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笔授之，已而君生。萧轩以为文明之象，就为制名。君甫胜衣，尝信口唱歌，有紫阳阁之语，扣之不能答也。未冠，梦游紫阳阁，景趣甚异。后因以自号。年十一，丁内艰，哀毁如成人，日蔬食，诵《孝经》为课，人以天至称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谓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牍相烦，闻若有佳儿，姑欲试之！”即檄君为仓典书。时调度方殷，君掌出纳，朱墨详整，干岁终，无圭撮之误。倅爱之，谓他日当有望，劝之宦学。师乡先生吴荣叔，指授未几，迥出伦辈，赋业成，即有声场屋闲。不三十，三赴廷试。兴定辛巳，以遗误下第。同舍卢长卿、李钦若、钦用昆季，惜君连蹇，劝试补台掾。台掾要津，仕子慕羡而不能得者。君答书曰：“先夫人每以作掾为讳，仆无所似肖，不能显亲扬名，敢贻下泉之忧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张者。君慨然草万言策，诣阙将上之。所亲谓：“其指陈时病，辞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为当国者所沮。忠信获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归志，即日出国门而西。教授乡里者五年。岁己丑，乾州请为讲议，安抚司辟经历官，京兆行尚书省以便宜署君陇州经历，皆辞不就。再以参干恒二州军事。亲旧为言：“世议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应之。庚寅，京师春试，授馆左丞张公信甫之门。张公尝谓人曰：“诸孙得君主善，老夫沾匄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羁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处之自若也。冠氏帅赵侯寿之延致君，待之师友闲。会门生朱极自京师辇书至，君得聚而读之。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远千里来见者。严公久闻君名，数以行藏为问，而君终不一诣。或问之故，曰：“不招而往，礼欤？且业已主赵侯矣，将无以我为二三乎？”戊戌，天朝开举选，特诏宣德课税使刘公用之，试诸道进士。君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刘公因委君考试云燕。俄，从监试官北上，谒领中书省耶律公，一见，大蒙赏异，力奏荐之。宣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辞之日，言于中令公曰：“仆不敏，误蒙不次之用。以书生而理财赋，已非所长；又河南兵荒之后，遗黎无几，烹鲜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扰之，糜烂必矣。愿公假以岁月，使得拊摩创罢，以为朝廷爱养基本万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名胜，如蒲阴杨正卿、武功张君美、华阴王元礼、下邽薛微之、浑池翟致忠、太原刘继先之等，日与商略条画约束，一以简易为事。按行境内，亲问监务，月谋如干？难易若何？有循习旧例，以增额为言者，君诃之曰：“剥下罔上，若欲我为之邪？”即减元额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长所临，率有馈饷；君一切拒绝，亦有被刑责、没财物于官者。不逾月，政成。官民以为：“前乎此，盖未有漕司惠吾属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请老于燕之行台，以犹子元桢袭职。壬子九月，王府驿召入关。寻，被教参议京兆宣抚司事。累上书，乃得请，闲居乡郡，筑堂曰“归来”，为佚老之所。虽在病卧，犹召子弟秀民，与之酒，谕之曰：“吾乡密迩丰镐，民俗敦朴，儿辈皆当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习珥笔之陋，以玷伤风化。”及病革，处置后事，明了如平时。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斋醮贻识者笑之。”遂引觞大噱，望东南炷香，命门生员择执笔，留诗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实乙卯岁九月之一日也。后五十七日，葬于郡东南十里小刘里先茔之次。夫人陈氏、刘氏祔焉，礼也。君三娶吴氏。子，男四人：保烜、万驹、嵩山、缑山，皆早夭。驹郎者，在孕有异，风骨不凡，龆龀知读书，八九岁闻君讲授，即通大义。寻为人讲说。十二，以羸疾至于不幸。君丧之，尽然有童乌之感。女四人：长嫁郡人张篪，次华阴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闲，入仕者惟举选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尤讳作诗，谓其害赋律尤甚。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不过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学之后，其自望者不碌碌，举业既成，乃以余力作为诗文，下笔即有可观。尝撰《扶风福严院碑》，宋内翰飞卿，时宰高陵，见之，奇其才，期君以远大。与之书曰：“吾子资禀如此，宜有以自爱，得于彼而失于此，非仆所敢知也。”君复之曰：“辱公特达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飞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韩、欧之门，世不乏人矣！”兴定末，关中地震。干守吕君子成，遍祷祠庙，请为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笔立成，文不加点。在鄠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讽诸生作诗，请君属和。君被酒，谓客曰：“欲观诗者，举酒；欲和，以次唱韵。”意气闲逸，笔不停缀，长韵短草，终夕成三十九首。长安中，目为《鄠郊即席倡和诗》传之。性嗜读书，博览强记，务为无所不窥。真积力久，犹恐不及；寒暑饥渴，不以累其业也。中岁之后，目力差减，犹能镫下阅蝇头细字，夜分不罢作文。剟刮尘烂，创为裁制，以蹈袭剽窃为耻。其持论亦然，观删集韩文及所著书，为可见矣。礼部闲闲赵公、平章政事萧国侯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翰冯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与相问遗。御史刘公光辅、编修张公子中诸人，与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旧熟君名，想闻风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过求见者，应接不暇。其为世所重如此。暮年还秦中。秦中百年以来，号称多士，较其声闻赫奕、耸动一世，盖未有出其右者。前世“关西夫子”之目，今以归君矣。有《还山集》一百二十卷，《概言》十卷，纪正大以来朝政号《近鉴》者三十卷，《正统》六十卷，其自叙曰：“正统之说，所以祸天下后世者，凡以不出于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汤武之应天顺人，后世莫可企及，犹曰：‘予有惭德，武未尽善。’后世僻王，乃复赖前哲，概以正统之传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传、曰襄、曰复、曰与、曰陷、曰绝、曰归。始皇十年，贬绝陷者何？惩任相之失也。太宗传之，而曰得者何？志夺宗之恶也。责景帝者何？短通丧也。责明帝者何？启异端也。与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与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礼乐可兴也。”如是八例，其说累数十万言。以谓不如是，则是非不白，治乱不分，劝戒不明。虽历百千万世，正统之为正统，昭昭矣。此书往往人闲见之。有诘难者，则曰：“吾书具在，岂复以口舌为辨？后世有赏音者。”君不治生产，不取非义。仕宦十年，而家无十金之业；然其周困急，恤孤遗，扶病疾，助葬祭，习以为常，力虽不赡，犹强勉为之。与人言，每以名教为言。有片善，则委曲奖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过失，必以苦语劝止之，怨怒不计也。评者谓君志立而学富，器博而用远，使之官奉常，历台谏，掌辞命，治宾客，必有大过人者。白首见招，日暮途远，有才无命，可为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闲居西山之鹿泉，员生自奉天东来，持京兆宣抚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状，以墓碑为请，且道君临终念念不相置，留语殷重，以撰述为顾。惟不腆之文，曷足为君重？窃念风俗之坏久矣！冰雪沍寒，往复四千里，为其师为不朽计，门弟子风谊如生者几人？此已不可辞，况于平生之言？乃勉为论次之，而系以铭。其铭曰：

有文者螭，于趺者龟，是为关西夫子杨君之碑。顾瞻佳城，泫焉涕洟。学道之难成，使人伤悲。君擅名场，深藜孤罢。迨乎骈俪而变古雅，快潜蛟之云飞。谓君不逢欤？奋回溪而滈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累累？鄹宾于唐，世久衰微。河润九里，蔚松檟兮增辉。谓君为逢欤？徒以文穷而自喜，斩伐俗学，力涸筋疲。世无玄圣久矣，望伯起其庶几？白首《太玄》，坐为悠悠者之所讥。翳正统之无适从，职予夺之非宜。君排诸儒，斥偏执与诡随，彼月旦之有评，且曩是而今非。岂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概终世之成亏？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贷毫厘。自我作古，奚窃取为？自非慨然任当仁之重，能不惧于西河之见疑？惟鼎之为器也，虽小而重，屹神宝而弗移。孰谓汉、唐甚盛之际，亦不免于穷运之攸归？我车司南，尔辙背驰，传者嗟谁？异时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君家子云者出，邈千载兮求知。

刘景玄墓铭

景玄年十六七许时，其先人朝请君官四方。景玄留学陵川，已能自树立如成人，老师宿学，多称道之。而朝请君独未知也。及罢官归，行视景玄所舍，见其架上书散乱无部帙，意不怿，因问："读书有后先，汝宁乱读耶？"漫取一书试之，则随问随答，无所忘失。朝请君始大惊，拊其背曰："及吾未老，当见汝耸壑昂霄时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别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识景玄于太原。人有为予言："是家读《广记》，半月而初无所遗忘者。"予未之许也。杯酒闲，戏取市人日历鳞杂米盐者，约过目，则读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学，无所不窥，六经百氏外，世谱、官制、地理与兵家所以成败者为最详。作为文章，渊致密，视之若平易，而态度横生，自有奇趣；他人极力追之，有不能到者。为人细瘦，似不能胜衣。好横策危坐，掉头吟讽，幅巾奋袖，谈辞如云。人有发其端者，征难开示，初不置虑，穷探源委，解析络脉，漫者知所以统，窒者知所以通，旁贯径出，不可窥测。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耸听，噤不得语。故评者以为承安、泰和以来王汤臣论人物，李之纯玄谈，号为独步；景玄则兼众人之所独，愈叩而愈无穷。诗与文，则或有之；其辨博，则不知去古谈士为近远。余者不论也。其与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见心肺，世闲机械，皆不知有之。河东梁仲经、浑源雷希颜、王官麻信之，皆海内名士，交久而无闲言。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恶太明，黑白太分，则亦坐是而穷也。初举进士，不中，以荫补官。调监庆阳军器库，非其好也。诸公期以明年荐试辞科，而景玄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师来，哭其墓，太夫人谓："好问言吾儿有当世志，今郁郁以死矣！子与之游，最为知己，当为作铭，无使埋没也。"好问泣且拜曰："铭吾兄者，莫好问为宜。"乃作铭。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讳溥，不仕。朝请君讳俞，第进士，官至管勾承发司。太夫人上党宋氏，封彭城县君。妻永宁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终于永宁之寓居。权殡郭西南一里所。庸将以某年月日，举二世之柩，归葬陵川之先茔。铭曰：

深心而文，泄人天和。声光一流，有物禁诃。君起太行，学自为家。元精当中，散为雯华。有发其谈，泻江倾河。坦其正途，不涉诞夸。有喙三尺，有书五车。噤不得一本作时施，万古长嗟。望君天门，奉璋峨峨。蓬蒿一丘，窘此涧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

文儒武君墓铭

铭曰：真积力久，积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说之约。故虽涉于红女之纂组，其破而圜斫而朴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诲诱循循，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弟秀民，自我作新。投之万金良剂，以湔浣漱涤，易形而炼神。朱墨进为文儒，钩距化而真纯。庚桑丰羽山之年，邹律发寒乡之春。是之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废久矣，安得敦庞耆艾、仁信笃诚如先生者，以复三代两汉、风土完厚之秦乎？河东人元某铭。

郝先生墓铭

泰和初，先人调官中都，某甫成童学举业。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谋诸亲旧闲，皆曰："濩泽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在宋有国时，俊造辈出，见于黄鲁直、季父廉行县之诗。风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带经而锄者四野相望；虽闾巷细民，亦能道古今，晓文理。为子求师，莫此州为宜。"于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选。时乡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县庠。先生习于礼义之俗，出于贤父兄教养之旧；且尝以太学生游公卿闲，阅人既多，虑事亦审。故其容止可观，而话言皆可传。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为不及也。某既从之学，先生尝教之曰："学者，贵其有受学之器。器者何？慈与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学词赋，以速售为功。六经百氏，分裂补缀外，或篇题句读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为庸人，况一败涂地者乎？"又曰："读书不为文艺，选官不为利养，唯知义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贪墨败官，皆苦于饥冻，不能自坚者耳。丈夫子处世不能饥寒，虽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节乎？汝试以吾言求之！"先生工于诗，尝命某属和。或言："令之子欲就举，诗非所急，得无徒费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诗，正欲渠不为举子耳。"盖先生惠后学者类如此，不特于某然也。先人既罢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后归。先生殁于成皋。其子思温，归葬乡里，以书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吊成皋，曾以墓铭为请；今卒事矣，愿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谢不敢当。六七年之闲，思温之请益坚。辛丑之秋，又属其外兄牛元伟来，致辞曰："先子生无一命之爵，殁无十金之产，赍志下泉，有识兴叹。授业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辞以见于后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仆有罪。"乃叙而铭之。先生讳天挺，字晋卿。先世有自太原迁上党者，宋末又迁陵川，遂为陵川人。曾祖讳元，祖讳璋。考讳升，以选择为县功曹。至先生之伯父东轩先生，始宦学，蔚为闻人。先生少日举进士，豫春官氏荐书，便能出诸公之右。多疾早衰，厌于名场，遂不就选。贞祐之兵，避于河南，往来淇、卫之闲。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宁落薄而死，终不傍贵人之门，故时无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终于寓舍。临终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为意者，其平生自处为可见矣。前娶同县张氏，继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温也；女一人，嫁进士侯公佐。男孙三人：曰经，曰恒，曰彝，经最知名。女孙一人。弟天禔，从弟天祐，犹子思忠，皆有声场屋闲。铭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笃于其资，诚于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师。奉璋峨峨，其谁曰我私？畀锱基而夺之，时操利器而莫施。穷巷抱书，在涅而不缁。曳履商讴，长与世辞。宁以一寒暑往来之暂，概细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价不赀。弃掷泥涂，识者涕而。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问之。有如先生者而止于斯，有如先生者而止于斯！

曹征君墓表

岁丙午秋九月日，曹征君子玉，以疾终于襄阴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呜呼哀哉！世岂复有敦庞耆艾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师，登君乡先生礼部闲闲公之门，公每论人物，及君姓名，必极口称道，谓：“今人少见其比。”其后，见君于方城，介于太原王右司仲泽，乃定交焉。君长予十七岁，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宏州。癸卯冬，予自新兴将之燕中，乃枉道过之。死生契阔，始一见颜色，握手而语，恍如隔世，不觉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闲居乡里，与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传予下世者，君闻之，寝食俱废，至问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禄命，以自开释。已而，知其妄也，又为之喜见颜闲。居未几，闻君九月之讣，予为位而哭，且为文以哀之。孤子汝弼，徒步至云州，求予铭先人之墓，不及见而去。君之孙孝，待于镇州者，又三数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铭之。君讳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为磁州滏阳人。曾大父圆，大父莘，父璇，皆潜德弗耀。君生数月而孤，养于祖母史氏。少长，教之读书，学性颖悟，有成人之量。及就举选，即有声场屋闲，以两赴廷试，移籍大学。时辈翕然推重之。君资禀厚重，接物诚实；世俗机械，举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为业，仅可中人之产。长子国器，力于干蛊，故君得优游自便。宾客过门，厚相接纳，为具丰洁，不类寒士家。不独公卿达官爱敬之，至于军府悍卒，闾巷细民，望君褒衣皤腹，言笑和雅，亦皆欣欣焉。尝再娶。未几，妇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问之所亲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几，而徒捐殓具耳。”君尽其所得者值百金，并两女使，悉归之。方城人有仓猝避吏，留一箧而去者，君敕家人毋敢窃视。事定，其人复来，发箧验之，贮金满中，而封识宛然如手未尝触者。君之廉，类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司农杨公叔玉、丞康公伯禄荐君及猗氏辟曼卿、武陟宋予之、武清张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厉风俗。事闻，征聘有期，会兵动而罢。里中郭提控者，丧乱中聚老幼数千，守一砦自保。人有诬郭啸聚为乱者，州将捕系之，将至不测。时立州治大乘山。君就为申理之。郭以无罪；而君几为道梗不得还。避兵之民，无所逃死，君择贫病之尤者留养之，赖以全活者甚众。群不逞乘乱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晓之者，云：“而曹粗暴如此，独不愧曹先生父子邪？”居襄阴又十年，依尚书李仲臣。仲臣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起庙学，以师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风为之一变。君既老，自号嚣嚣老人，有《卷澜集》三卷，藏于家。君凡六娶，曰陈氏、徐氏、张氏、陈氏、顾氏、前君卒；曰姞氏，今无恙。子，男二人：曰国器，字大用，陈出也，端愿而信，有君之风，不幸殁于京师之兵，士论惜之；汝弼，顾出。孙一人，即孝也。曾孙二人，幼，未名。女孙一人，尚幼。铭曰：

仁信而笃诚，宽博而和平。以儒行概之，众善具并。何负于人，而不能百龄？岂无百龄？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贞石有铭，曰：是维子曹子之墓，尚可以为乡人之荣。

卷第二十四

碑铭表志碣

真定府学教授常君墓铭

元光癸未，予过郾城，见麻征君知几，问所与周旋者，知几以镇人常仲明、中山赵君玉对。及仲明来馆客，因得接杯酒之欢，然未款也。北渡后，来镇阳，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几存殁访之，仲明言：“辛卯秋，边报已急，以内乡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议南下。知几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几病困中，尚以前日犹豫不行为恨也。”予初谓知几少许可，而独于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向之。及知几将迁内乡，托于予者为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于代雁门，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岁辛亥九月晦，自太原东来，过仲明之门，而仲明之下世十许日矣。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铭为请，予复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请为？”乃作铭，并谕次之。君讳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崞县大木张家里，而墓于泉福乡之石鼓原者，不知其几昭穆矣。见于元祐中进士赵子良所撰墓铭云。常氏世豪于财，以孝弟力田见称。宋初世，有讳素者，娶皇甫氏，生子庆；庆娶康氏，生子玘；玘娶檀氏，生子五人：长曰俊，次曰善。俊材干宏博，殖产益丰，取予之际，己薄而厚于人。家近云朔塞，群从率以武艺相尚，有“捉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胆勇推择为乡兵指挥使。俊之长子曰宗亮，慷慨多气节，中武举，官修武郎、鄜延路第四将，仕至知文水县事；宗彦以骑射应募，官保义郎、河东路第四部将。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汉阳质子之役，族属散居，有从建炎南渡而贵官者，有留居东门卢利者，有析居柏仁坊鹿者。文水居迁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为比丘，余八子，娶两族，先后无闲言。时人为之语曰：“三刘五李，和义无比”，是则文水之家政可见矣。君之祖讳大安，初东来时，道卒于黎城。父讳振，孝悌忠信，不学而能，好结交文士，自以不习儒业为愧，一意课二子学。君之弟鼎，字仲华，甫成童，能属文，乡长者以伟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强学自立，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父志，自少日，有声场屋闲。游梁之后，交文士益众，赋业外，他书亦能研究。国医宛丘张子和推明岐黄之学，为说累数十万言，求知几为之润文，君颇能探微旨。亲识闲有谒医者，助为发药，多所全济，病家赖焉。资禀淳质，言行有法：遭值乱离，知时命不偶，安贫守分，不为风俗所移；旅食仅足，而继困之义无废；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笃，评者谓：“先世之义侠，闺门之嫺睦，传至于君，故家遗俗，有自来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学舍旧人，文行兼备，任师宾之位，辟本路府学教授。在职数年，士论归之。不幸遭疾，临终二三日，执笔纪先世事迹，垂示来裔。饮酒谈笑，与家人诀，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实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刘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继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课使。男孙小字举孙，尚幼。德以某年月，举君之柩，祔于滹河西岸班家里之先茔。礼也。铭佚。

善人白公墓表

岁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雁门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状，请于某曰：“先大夫弃诸孤之养，内翰王君从之实表其墓，礼部闲闲赵公为之书，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额。某时阶止六秩，未及赠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载；遭离板荡，闲闲手笔亦复失之。某惟先大夫积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爵，仅见于告弟之书，而使之旌纪寂寥，随世磨灭，孤奉义方之训，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旧，属笔于吾子，幸为论次之。”谨按，公讳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于河曲者，不知其几昭穆矣。曾大父讳重信，大父讳玉，父讳仲温，皆潜德弗耀。公生十二岁而孤。妣李氏，弱无所依。舅氏僧法澄为经纪其家，拊育训导，恩义备至。及长，乃能自树立，营度生理，日就丰厚。其后澄歿，公不忘外氏之故，丧祭之礼有加；又为建贰茔于白氏丘垄之侧，一以祔外祖氏，一以葬澄。初，僧舅既奉浮图，愍其家事不传，为李氏置后，意甚专，初不以异姓为嫌。已而事不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养于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检，因附属籍。舅已亡，又历三推之久，弟为妄人所教，遽求异财。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之。人谓：“同胞而至别籍，往往起讼。白公乃无丝毫顾藉意，是难能也。”太原赵进规从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叹异，云：“古人以阴德见称。如白全道，非但阴德，乃显德也。”司户王伯常尝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独不能效白君，以礼治身，以义教子耶？”其为名流所重如此。崇庆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遘疾，春秋六十有九，终于寓舍，实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诸孤护丧归，祔于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茔，礼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长曰彦升，留心典籍，而不就举选；次曰贲，广览强记，尤精于《左氏》，至于禅学道书，岐黄之说，无不精诣，弱冠，中泰和三年词赋进士第，历怀宁主簿、岐山令，远业未究，而成殂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论惜之；次曰华，贞祐三年进士，历省掾，入翰林，仕至枢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宝莹，以诗笔见推文士闲，有集行于世；次曰麟，蚤卒。女四人：长适州吏目杨桂，次适大族张访，次适进士贾铎，次未嫁而卒。彦升、女杨、女张，王出也。男孙五人：曰嗣隆，以荫监荥泽酒；曰忱，曰恒，皆习进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孙二人，皆适士族。曾孙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资禀聪悟，而谨厚自持，略通经史，精究历算，中年耽嗜佛书，皆所成诵；为人敦信义，乐施予，一言所诺，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贤行称焉。正大中，累赠中大夫、轻车都尉、南阳郡伯。两夫人，南阳郡太君。维火山自太平兴国中升为军，虽有学校，而肄业者无几。宣和末，仅有上舍宋生。历大定、明昌官学之盛，然后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美仕。邦人筑亭。以‘荣乡’名之。屏山李君之纯为作记，辞与事称，相为不朽。故公虽躬不受祉，所以起其家与善化一乡干，其利岂有既耶？铭曰：

齿以德尊，师以道存，习俗以教迁。惟仁人君子之所居，若时雨然。羽山之颜，疵厉为蠲。愧心发之彦方，学业复于谯玄。礼所以祠乡长者，而传书先贤。在昔兵屯，河曲雄边；爰及公家，乃诵乃弦。身为义方，奉之周旋。两息蹁蹁，起为儒先。岌彼荥台，大伏在泉。振而鼓之，有光属天。仲也铜章，惠浃岐岍；叔也奉璋，入侍禁垣。蔼兮芝兰之庭，炯兮珠玉之渊。州里趋风，媚学跬跬。至于余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种德欲深，望岁百年。有相之道，理无空捐。禄匪我荣，殆以为党塾亡穷之传。乐石有铭，表公之阡。异时配县社之食，尚有考焉。

南峰先生墓铭

先生讳豫，字彦先，姓吕氏。怀州修武人。祖道，父炎，皆力田为业。先生自成童知读书；既冠，游学东州，以《易》为专门，经明行修，高出伦辈。醇德先生王广道，特器重焉。一时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济阳王善长、安阳苗景藩、馆陶段彦昌、冠氏孙希贤、田子发，从之学者甚众。故家近太行五峰山，因以为号，示不忘本也。有《易说》若干卷，传于时。宗室复兴镇大名，闻先生之名，延致门下，以师礼礼之。初取馆陶汲氏，继室清平丁氏。先生往来两县之闲，为人廉介沉默，为里人所尊。贞祐之兵，谓所亲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数当尽癸酉，唯有坐待归尽而已。”是冬，在所残破，吾民老幼相与逃亡。先生喟然叹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马、衣皂衣、挟弓矢、驰逐于社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诘旦，果有逻骑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实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葬于馆陶大张里之东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殁四十年矣，天民与好问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见属，余亦惧先生之潜德将随世而磨灭也，乃为之铭。天民尝任冠氏主簿。孙二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曰长庆，次曰公孙。铭曰：

被发衔刀，祸孰与迁？弹琴视景，命何可延、诚使之禽息鸟视而终白首，固已无贵于期颐之年。老聃玄虚，庄周氏之自然，死以为真，兀以为全。宁薪火之可续，直土梗之自捐。若夫鸿毛权重轻所宜，熊掌定从违之先，有岩墙之疾趋，有白刃之径前。唯其知命而安于命，此深于《易》者之所以贤。

临海弋公阡表

公讳润，字天泽，姓弋氏，系出临海。占籍汝州之梁县者，不知其几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长曰洪，次曰海。洪娶张氏，二子：曰祐，曰福。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异财，公蚤孤，能自树立如成人，事从兄祐殊恭逊。祐尝以事客内乡者二十年；比还，公殖产倍于旧。祐归，求分居，公谓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积，润但谨守，仅无损耗耳。兄幸归，请悉主之。润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为谗口所闲，惭恨无所及，尚欲言分异邪？”乃更相友爱。官以公家赀雄一乡，且胆勇过人，选之督捕盗贼。所至以恕心为质，盗亦不敢犯。由是名声籍甚，县豪杰多畏服之。乡之恶少，以犯法为常，每以理训谕之，遂有向善者。贞祐丙子，潼关破，汝、洛被兵，居民保险，多以私怨相劫杀，官不能制。公杖策往来山闲，为之开谕，辞情恳到，斗者感悦，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举措不碌碌，振赡贫乏，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风。手力绝人，而资禀谦退，有相犯者，未始与之校。喜为人解怨嫌，乡邻诉讼，往往不于官，而于公。长吏亦时以委之。尝曰：“县外有弋某，横逆无从生矣。”其为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学，折节下士。以实丰多文士，结夏课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诸子之学。士子不能自给者，为之经理日事，使得卒业。同郡张翥雄飞，资颖悟，日诵万言。公得之童丱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进士第。及将莅官，复殷重教督。翥卒为良民吏，河阳人至画像事之。壬辰，河南破，公挈家避于西山。山栅破，公家亦被驱逐。一卒见公稠人中，请于主帅云：“此吾乡善士，其纵遣之！”帅遣公举家去。是夜，所俘悉坑之，里社为空，公家独全。亲旧叹曰：“为善之报，见之今日矣！”明年春，乡郡游骑遍满，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士，实某年月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长彀英，师事程内翰天益，未冠，为乡府所荐，再赴帘试，文学行义，高出时辈，兵间，以功授本州防御副使；次世英，亦业进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岁应童子举，年十八，义侠有父风，州被围，率壮士三十辈，溃围而出，与千骑遇，且行且斗，从旦至暮，有被数十创而战不衰者，骑兵解去，远近莫不叹伏。北渡后，殁于某所。女一人，适张氏，仁让有“女士”之目。孙二人：惟敬、惟友，皆习儒业。彀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于同德里西南原之先茔。彀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予交游中最可保任者。以墓表为请，义不可辞。乃为论次之，而系以铭。其辞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苍苍。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子孙豆笾，岁时蒸尝。魂兮来归，安此故乡！吁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进于学，所以为自胜之强。沉潜可以屈犷顽，直谅可以扶善良。禁诃瘅刚，莫我敢当。徼巡周庐，而辱在抱关；为王前驱，而弃之戎行。孰侯伯之不如，仅斗食之见偿。惟禄不计庸兮，知赋分之靡常。颓波天来，一柱独障。彼囚虏之自甘，此慨然而国殇。志士不忘在沟壑，宁以假息而为长。使夺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义亡与亡者为不亡。铭其表之，尚以发幽潜之光！

蘧然子墓碣铭

泰和以来，天下以能书称者，礼部闲闲赵公。学者多效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后，始有蘧然子已。蘧然子笔势飞动，得公不传之妙。故一时学公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叹。宗室胙国公，文采风流，照映一时；而蘧然子乃得以布衣从之游，与之商略法书、名画，笔虚笔实之论，独得于任南麓王黄华之后。君于真赝，则望而知之，胙公亦以真赏称焉。予官京师，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款也。乱后，予客冠氏，蘧然子亦来东州，每见之，必连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概蘧然子少出闾里间，其晓音律、善谈笑，得之宣、政故家遗俗者为多。及长，厌于游荡，乃更折节，取古人书读之，久而学书学画学诗学论文，立志既坚，力到便能有所得。为人强记默识，不遗微隐。唐以来名家者之诗文，往往成诵如目前。考论文艺，解析脉络，殆若夙昔在文字间者。画入能品，诗学江西派，至于《黄石庙》等作，今代秉笔者或亦未可轻议。东京大内隆德、太一故宫，楼观台沼，门户道路，华木水石，悉能历数之，听之者晓然如亲到其处。至于宋名贤所居第宅坊曲，与其家行辈群从，孙息姻娅，排比前后，虽生长邻里不加详也。尝往长清一禅寺中，与僧谈，僧言《五派传授图》大不易作，蘧然子笑曰：“易与耳。”因索笔作图坐中。他日以旧本证之，不毫末差也。予居东州久，将还太原，行有日。蘧然子闻之，诵予诗文，恨相见之晚，而相从之不得久也，为之泣数行下。丁酉冬，复来东州，而蘧然子下世已数月矣。其婿商挺孟卿为予言：予已北归，蘧然子为之饮食不不美者数日。家人辈问言：“元子得归，在渠为可喜事，而公为之捐眠食，何也？”蘧然子曰：“是岂儿辈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蘧然子故书，凡予所谈，往往记之纸墨间，予诗文则闲亦记之也。因窃为慨叹：蘧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与之言，一不相入，挟杖迳去，不返顾。其所以爱我者乃如此！予愚谬，不足比数，何以得蘧然子如此哉？天下爱予者三人：李汾长源、辛愿敬之、李献甫钦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长源瘐死西山狱中；敬之则被掠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为非类所困折，死于山阳；钦用从死淮西，时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后，当无有收众人之所弃，曲相奖借如渠辈者；晚节末路，乃复有一蘧然子。思欲与之邻屋相往来，杯酒相乐就，渠所谈如东京故事者，悉记录之。曾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夺之而去者。岂予赋分单薄，善于招殃致凶，所与游者，皆为所延及邪？不然，何夺吾蘧然子之遽也？蘧然子讳滋，字济甫，姓赵氏。本出冯翊。其大父天会、贞元间来，为汴梁户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归，遂为汴人。父讳青，字汉卿。蘧然子三男：长某，次某，兵乱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即孟卿所娶者。蘧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终，权葬于东平沂州门之外若干步。庚子。岁除日，予实铭之。其铭曰：

积之之深，守之之坚，传人之所不传，兼人之所独专。自拔泥涂，如蜕而仙。文以表之，慰彼下泉。顾虽爱我，岂以一言而敢私焉？

苏彦远墓铭

彦远讳车，姓苏氏。世为真定人。彦远，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赟，以父荫补官，中遭大乱，不能归。赟，金国初，由换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内翰砺榜登科，终于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倜，以荫补官宣武将军、。宿州灵壁主簿。彦远，灵壁君之长子也。初以父任为河北西路转运司押递、监平舆阳步店商酒，再监曲阳之龙泉，俱以课最闻。升真定酒使司监，羡及百分。贞祐二年八月朔，当满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弃城，而彦远守职如故。事定，以羡余进四阶：城守三阶，循资一阶；授归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忧。服除，新制行，当再历诸司，授蔡州税务使。羡及二分有奇，擢卫州获嘉县令，召为南京广贮仓监支纳，除蔡州观察判官，留为丰衍东库副使，官镇国上将军。北渡之后，闲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终于家，后三日葬于元氏县赵同里之先茔。先娶马氏，前卒。再娶邓氏。子一人，名庆，蓝田尉，官宣武将军，年三十二，殁于王事。弟信武将军、陈州项城主簿，卒。犹子四人：德谦、德普、德恒、德履。彦远资禀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爱。及登仕版，喜于结纳，周急继困，不为明日计；力或未足，亦强勉为之。故人人得其欢心，至于当世名士尝与彦远周旋者，亦皆称道之。予识之汴梁；汴梁破，见于夏津，于镇阳，凡二十年，每叹其安贫自乐，不肯一傍时贵之门，虽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过，而或者乃以任子概之，可乎？盖予于是乡，得两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彦远其一也。仲明之殁，予既表其墓矣；若彦远者，可独使之随世磨灭与？乃作铭，授其弟彦和，使刻之。铭曰：

其应物也圜，其立节也坚。有来千金，散而浮烟。虽游道日广，而所得皆贤。幅巾来归，一室磬县。州里督邮。漠然少年。顾不屑于谢仁祖之米，宁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陶生而乞怜？贪夫徇财，夸士死权。河朔诸豪，角逐相先。万物并流而金石止，信贤否之天渊。赵郡之苏，族世蝉嫣。南渡崩奔，混为齐编。盖君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传。我为铭诗，表君之阡。百世而下，有考于乡人之传信者，尚有警言焉。

卢太医墓志铭

卢尚药讳昶，世家霸州文安，今为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补太医奉御，被旨校正和剂局方，删补治法，累迁尚药局使。自幼传家学，课诵勤读，老不知倦。岐、黄、雷、扁而下，其书数百家，其说累数百万言，闳衍浩博，纤悉碎杂，无不通究；而于孙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诊治之验，颇能似之。春秋虽高，神观精明，望之知为有道之士。年寿八十有七，自克死期，留颂坐逝。著《医镜》五十篇，《伤寒片玉集》三卷。今其书故在。方伎之外，复达治心养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动一息，皆合阴阳自然之数，即非漠然无关涉者，所为善恶，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为阳善，人自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为阳恶，人自治之；人为阴恶，鬼神治之。”又曰：“养气莫若息心，养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观，胜负俱捐。”此虽前贤所已道，至于表而出之，既以治己，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宁寿考，五福俱备，非偶然也。昶与予有姻戚之旧，因其子孙归葬，书以贻之，欲其乡人知此家出予门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铭曰：

岐、黄圣学，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惟尚药公，有得《内经》。探病之源，起死而生。为医作镜，底里洞明。道风既扇，取重汉庭。阳报沓来，寿考康宁。翛然坐逝，归神太清。大河安流，扶卫厥灵。扁鹊汤阴，实魏大名。遥遥华胄，复起魏京。古今世业，前后家声。遗书具在，永为世程。

张遵古墓碣铭

南宫张伯全，将以某年月日，举其先人之殡，祔于县西南张平里之先茔。伯全雅从予游，因以碣铭为请，曰：“维张氏上世自太原来，居南宫，以医为业者八世矣。先人资禀仁恕，切于利生。贫家来谒，率欣然为诊治，或资之糜粥之费，不特不责报谢而已。州里医流，无虑百辈；先人之学，号为该洽，恂恂退让，不自炫鬻。文士过门，接其余论，以自裨益，故时誉独著。先人殁于大安庚午。不肖孤才二十许耳，遭罹兵乱，转徙南北，仅有归顾之望。今当勉卒大事，勒铭墓道，诚得吾子论次，使不随世磨灭，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往在郾城，洎麻征君知几、张尚医子和，推明河闲刘守真之学，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为甚博。尝谓人言：“不肖于世业，不敢不勉，至于以医为治生之具，则死不敢也。”予谓伯全斯言，可以考见其先人平生矣。乃为之铭。伯全之先人讳师文，字遵古，年六十，终于家。其铭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茫茫之原，累累之阡，行人而归，何千万年？有子而传，孰不欲扬其先？今君独然。修德则人，而死而不亡则天。吾是以知人之贤。

张君墓志铭

洺水张澄仲经状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谓好问言：“澄不天，生四岁，先君捐馆舍；愚幼，藐然不克当大事，至有旌纪寂寥之叹。二十年之闲，蒙赖先德，得俎豆于士夫之末。念欲追志墓穴，以俟百世；诚得吾子辱以铭赐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问不敏，然以不腆之文，得幸于仲经，侧闻先大夫之字有年矣，其可辞哉？乃述而铭之。按，张氏本出于辽东乌若族，国朝并乌若，迁之隆安，以世官统之。至公之考黄县府君，讳某，字某，正隆闲，官洺水，遂为洺水人。公即黄县之仲子也。讳某，字子厚。资颖悟，略通经史，工书翰，医学亦过人。黄县初令栾城，召赵隽德新授馆。德新名士，仕亦达。公与兄腴味道从之学。德新爱公，有“千里驹”之目。年十七，黄县下世。太夫人吴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严肃，人莫敢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即以家事付之。公内事母兄，外睦宗族，乡人称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货财不以入其室。御童仆，有恩信，不妄笞骂，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妇不谐，日致恶语，尝欲绝之。公辞释百至，味道为感动，乃叹曰：“负此妪易，而违吾贤弟难。”嫂用是得不弃。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带，药必尝而后进。及居丧，以孝闻。明昌初，岁艰，以饥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设糜粥，以赡旁近，病者亲诣护之，赖以全活者甚众。及公殁，人多为感泣。公以承安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终于洺州之寓居，葬城安吕彪从太夫人之茔。娶束鹿刘氏，同知睢州军州事德温之女。子男三人：长曰文，次曰庆，皆早卒；仲经，其季也。女二人，长适成安温氏，次适云中谷氏。公尝用黄县荫仕为监博平酒税，然非其好也。尝谓：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国家教育、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然后可。杜牧之论唐舜以来，下迨列国之贤大夫，皆出于公侯之世。传记所载，有不可诬者。承安泰和闲，文治熠然勃兴，士生于其时，蒙被其父兄之业，由子弟之学，而为名卿材大夫者，尝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尽为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秖系其逢，不系巧遇。”如公者皆是也。今仲经学精而行修，声光烂然，高出时辈，隆安张氏，遂为海内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无恨矣。铭曰：

履洁修体，柔嘉内美，充福不遐。哀哀苍天，孰使然邪？天邪人邪？其父母邪？从容以思，其得之邪？茁其芽，郁其华，其实孔多。父播而子获，穰穰满家。故曰：其源滥觞，其流江河。渊兮其未涯，不有以浚之，其末奈何？然则古所谓“不于其躬，必于其子孙”者，尚信然邪？尚信然邪？

卷第二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碑铭表志碣

族祖处士墓铭

公讳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举，一不中，即以力田为业。年五十有七，终于家，距今天子开兴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婿郭生者就诸妇取一物，将奉公，公恶其非礼也，而切责之。其平生自处为可见乎！为人寡言，言则微杂诙谐。所居韩严五社，聚落千余家，里中人日有聚话者，公时诣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语又无根蒂，每及一事，则粗气叫吼，攘臂纷竞，移时不罢。公不得忍，必为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晓，果然。"其人惭而去。日久惭者多，公至则稍又引去，至无一人留语者。叹曰："乡人恶我邪？我不复出矣。"乃敕其子之规，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诸左右而足，吾宁假人，不能假于人也。"自是，人罕见其面。妇班氏事公如事长，每问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此腹旦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办。如是三十余年，乃终。世衰道丧，是非好恶无有当其实。其处是非、好恶之闲者，又不能以理自固，闻誉而喜，闻谤而怒，为一人所轩轾者多矣，况一乡之人乎？故尝论公：不合于一乡，将不合于一邑；不合于一邑，将不合于一州；不合于一州，又将不合于天下四方；不合于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当犹一乡也。群众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养，殁而知所以顺。古之特立独行、轻世肆志、隐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殁而不书，族党之过，乃追为之铭。呜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铭曰：

志必于同，同则诡随。且欲异焉，是谓自欺。理有固然，荡如通逵。先之以司南，无容背驰。人取而己遗，百从而一违。匪直里闾，世所骂讥。吾宁汩浊流之泥？吾宁醓餔余之醨？吾宁反关乐我所知！来不为所招，去不为所麾。不屈之高，无贵可几。孰能自信于毁誉失真之后，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铭

公讳升，字德清。少不羁，喜从事鞍马闲，欲复以武弁取官；及长，乃更谨饬，举措不碌碌。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梯级不得进。公闲居乡里，郁郁不得志，然日课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养，禄食者不及也。贞祐丙子，自秀容避乱河南，客居崧山。时公已衰，无复仕宦意。亲旧竞劝之，乃始以兄陇城府君荫，奏补得系承奉班。明年，当调官，而以疾终于登封寺庄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谊，宋忻州神虎军将领。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无子，以从孙好谦之子搏奉其后。权厝金店东北一里所。道路阻绝，未卜归葬，遂为南迁第一祖矣。铭曰：

豪侠则乡土之旧，干局则父兄之传。武可以材选，可以吏迁；一命不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老于编齐之闲。钻辞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铭

兄字敏之，讳好古。性颖悟，读书能强记，务为无所不窥。年二十，就科举。时东岩已殁，太夫人年在喜惧，望其立门户为甚切。及再试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妇不谐，日致恶语，遂以狷介得疾。尝作《望月诗》，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云或有暂开时”之句。或言诗境不开廓，非佳语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开廓乎？”未几，殁于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祸，年二十九矣。呜呼悲哉！铭曰：

贾傅南州，鹏鸟告凶。买臣歌讴，戹死沟中。冯衍幽忧，桀妇是逢。子云自投，乃脱歙丰。莫难生才，百蛇一龙。有物妒之，随以祸攻。穷巷抱书，薇藿弗充。天门九虎，十上莫通。长恸之途，万辙一穷。斯前人所不免，顾独欲亢吾宗邪？

赞皇郡太君墓铭

夫人姓梁氏，广宁人。曾大父忭，辽秘书监。弟援，某朝宰相。其后，秘书之孙某，大定中户部尚书相国之孙彬。明昌中，济南尹故梁氏，世为闾山甲族。大父庆璋，定远大将军、相州酒使。父鏞，宣武将军、鼓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读书，作字有楷法。年十有七，嫁为河中李侯讳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龙虎以来，占籍河中，以赀雄乡里。侯资禀豪迈，好宾客，复嗜读书，不切切于家功。簿书会计，至于鳞杂米盐，无不经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媚睦族属，内外无闲言。侯于诸弟妹，皆审于择配，夫人弥缝赞助，咸得其称。侯之季弟彦实，娶龙山刘致君之女，于夫人为姨妹。议往内币，时次子献诚生始期月，暑涂二千里，不以跋涉为辞。振贫乏，抚孤幼，僮仆之无依怙者，娶之一室，躬自存养，有父母之爱。侯官苏门，大奴弋信妻执伪券，诉有司，云是陕右饥民，为侯家强娶，法当为良。众谓宜辨其妄，夫人曰：“奴而良之，美事也，奚以辨为？”听其去者余二十辈。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尝失意于侯，侯不顾省；夫人以为言，侯亦莫之从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为入粟县官，度为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昼哭之后，益以教子为事。其后，献卿中泰和三年进士第，献诚、献甫同以兴定五年登科。乡人荣之。献卿释褐华阴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爱民为戒。南征之役，朝廷修马政，并牧之马，似涉赢，疗官有被真决者。献卿方摄县务，殊为忧，夫人言：“马远至，难遽肥，立法虽严，可身任之，使一县之民少苏，不亦可乎？”夫人之兄思忠，在中山得风痹，不良于行，且诸子皆幼弱。顾谓献卿言：“若能为舅氏觅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无憾。”献卿如所教，为求河东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终拊孤，礼无违者。献卿佐坊州幕官，尝与同官骑踘，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戒之曰：“从仕之暇，宜读书养性，鞍马闲乘危蹈险，非书生之事。正使能之，且为识者笑，况必不能邪？”其慈恕有礼，类如此。不幸遘疾，以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终于坊州之官舍。诸孤衔恤襄事，以某年月日祔葬于某原之先茔，礼也。夫人三子，献卿其长，今为正议大夫、宣差规措解盐司、充盐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请于朝，赠夫人赞皇郡太君。献诚，汝州郏城令。献甫，京兆长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镇南军节度副使、尚书户部员外郎。女二人：长适夫人之从侄梁珏，次适经义省元、兴平令赵宇。正大辛卯冬，献卿持夫人行事之状，涕泗百拜，谓某言：“先夫人弃诸孤之养，亦已久矣，献卿承乏天官民曹，日不暇给，孤奉慈训，尚有旌纪寂寥之恨。惟先夫人为淑女，为良妇，为贤母者，当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见。诸孤虽无所似肖，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于碑志之末乎？献卿昆季及从弟献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犹君之母也，铭其可辞？”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无愧古人，顾非不腆之文所能撰述。然得属辞比事，以相兹役，昭我管彤，自托不腐，通家子侄，与其荣焉。其敢不策厉驽钝，以少慰凯风寒泉之思乎？”乃为铭曰：

主馈有仪，作室有基，秣骥问涂，司南通逵。鼎于华腴，动与礼违。在生长见闻者而非所望，宁闺壶之可几？嗟维夫人，女宗妇师，匪直宗师，母仪百之。油镫煌煌，诵书琅琅。儿不敢嬉，母也在旁。维龙虎公，北方之强，武库再传，化而文房。郁阶庭之佳树，乃异质而齐芳。版舆委蛇，子禄孙饴。上寿期颐，夫人则宜。事亲之日兮不可追，去何速兮来何迟？瞻昊天而靡及，泣风雨其安归？防墓兮有碑，勒铭诗兮告无期。有亲如是，而不得终百年之养，信人子之同悲。

南阳县太君墓志铭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来火山，遂为隩州人。母邢，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钟爱焉。年二十，嫁为赠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讳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饮食医药，必躬亲之而后进；及持丧，哀毁过礼，乡人称焉。性严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处之，不侈不陋，服食居处，皆有法度可观。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终于私第之正寝。子，男四人：长曰贲，擢泰和三年进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华，擢贞祐三年进士第，今为枢密院判官；次曰莹，弃家为佛子，有诗笔，闻于时；次曰麟。女二人：长嫁进士同郡贾铎。贲、莹、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孙二人：曰汴阳、铁山；女孙一人，尚幼。初，华既冠，从兄贲官学，辈流中号楚楚者。乡先生谓：“当就科举，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为然。谋之夫人，夫人曰：“彦升以长子持门户，劳苦为甚。贲举进士，莹与麟皆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代彦升者，独华耳。今又使之从学。是逸者常逸，而劳者常劳矣。”执议者再三。语虽不从，识者谓夫人有“鸲鸠均一”之义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尝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诵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赒恤贫者。其殁也，哭者皆为之尽哀。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丧，殡于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殁，乃合葬焉。文举既参机务，而赠夫人南阳县太君。因请某铭其墓。某自龆龀识文珍于太原，与之游，为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与文举念其亲者为详且久，乃为之铭，曰：

禄不于丰，惟禄之时。三釜迨亲，万石不赀。母氏劬劳，无报可施。树静而风，霜露涕洏。悠悠苍天，孰命之尸？含饴弄孙，彼何人斯？嗟惟夫人，女宗妇师。德宜而家，物不疠疵。玉树阶庭，且兰且芝。一善不可能，我则百之。见于管彤，永世有辞。重之以五福之养，神则我私。列铭墓石，尚以慰凯风寒泉之思。

聂孝女墓铭

五台聂天骥元吉，为尚书左右司员外郎。壬辰之冬，车驾东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举兵反，杀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创甚。女日夜悲泣谒医者，疗之百方，至刲其股，杂他肉以进，而元吉竟不可救。时京城围久，食且尽，闾巷间有嫁妻以易一饱者；重以喋血之变，剽夺陵暴，无复人纪。女资孝弟，读书知义理，思以大义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绝脰而死。士大夫贤之，有为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尝嫁为进士张伯豪妻。伯豪死，归父母家。呜呼！壬辰之乱极矣！中国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书者，权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宁、户部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撒、郎中道远、省讲议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将军长乐妻明秀、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与孝女，十数人而已，且有妇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谓之绝；一目张，不可谓之乱；一夫有立志，不可谓之土崩。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张氏墓，在某所。铭曰：

婺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传，犹聂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于隧。以子则孝，以妇则义。以断则勇，以守则智。于今之人，麟凤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于士夫，一女之畀。铭以表之，并志予愧。

孝女阿秀墓铭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书省令史、秀容元好问第三女也。兴定己卯，生于登封。年十三，予为南阳令，其母张病殁，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声，人不忍闻。明年，得疾于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为言：“亲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为弃父矣。”曰：“女从母为顺，宁从母死耳。”竟以开兴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权厝报恩寺殿阶之东南十五步。铭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叶乃伤。爱生于心，血出肺肠。母在与在，母亡与亡。孝女之哀，千载涕滂。白水南东，维母之藏。羁魂摇摇，望女大梁。会以汝归，以慰所望！

卷第二十六

碑铭表志碣

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

岁庚辰秋七月，东平严公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归于有司。窃尝考干前世兴王之迹，盖帝王之兴，天将举全所覆者而畀之，昌则有魁伟宏杰之士，为之倡大义、建大事、一六合之同异、定群心之去就，犹之天造草昧，龙见而跃，云雷合势，为之先后，然后腾百川而雨天下者易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参会，无不然者。初，贞祐南渡，豪杰乘乱而起，四方之人，无所归命。公据上流之便，握劲锋之选，威望之著，隐若敌国。人心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至是晓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异志，国家亦藉之以成包举之势。故自开创以来，功定天下之半，而声驰四海之表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天使之倡大义、建大事，以应兴王之迹，其能若是乎？公讳某、字武叔。其先博之博平人，后迁长清，遂占籍焉。曾大父启、大父祺、父圭，皆以农为业。妣同里杨氏。生二子，长彬、字才叔；次即公。公幼警悟，略知读书。及长，志节豪宕，若以生产为不足治者。为人美仪观，喜交结，好施予。落魄里社闲，不自顾藉，屡以事被系。侠少辈爱慕之，多为之出死力，以故得脱去。癸酉之秋，国兵破中夏，已而北归。东平行台调民为兵，以公为众所伏，署“百夫长”。明年春，泰安人张汝楫据灵岩，遣别将攻长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长清尉、东阿、平阴、长清三县提控捕盗官。戊寅六月，摄长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胜而西。行台檄公备刍粮为守御计。公出督租，比还而长清陷。寻以兵复之。有谮于行台者，谓公与宋有谋。行台疑公，以兵围之。公挈老幼壁青崔崮，依益都主将，以避台兵之锋。宋因以公为济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无不下。于是太行之东，皆公所节度矣。庚辰三月，河南军攻彰德。守将单仲力不支，数求公救。公为请于主将，主将逗留不行，公独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首谒先太师于军门，挈所部以献。太师时以王爵统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其年，进攻曹、濮、单三州，皆下之。偏将李信留镇青崖，尝有罪惧诛；乘公出征，叛降于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师兵复青崖，擒信，诛之。进攻东平，守将何立刚弃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军上党。宋将彭义斌说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复被略去。义斌军西下，郡县多为所胁。乙酉四月，遂围东平。公闲遣人会大将孛里海军，军久不至。城中食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尽，乃与义斌连和。义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后图之，请以兄事公。时麾下众尚数千，义斌不之夺，而青崖所掠则留不遣也。其七月，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孛里海等军相望，分公以帐下兵，阳助而阴伺之。公知势已迫，即连趣孛里海军而与之合战。始交，宋兵崩溃，乃擒义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尽复之。是冬，郡王戴孙取彰德，明年取濮、东平；又明年，太师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为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帐殿。天子赐之坐，宴飨终日。上欢甚，锡公金虎符，宠以不名。又数数目公，顾谓侍臣言：“若严公者，真福人矣！”又四年，朝于和林城，授东平路行军万户，偏裨赐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统，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及是画境之制行，公之地于魏，则别大名、又别为彰德；齐与鲁，则复以德、、济、单归于我。丁酉九月，诏书命公毋出征伐。当是时，公以百城长东诸侯者十五年矣。始于披荆棘、捍豺虎，敝衣粝食，暴露风日。挈沟壑转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勤耕稼，以丰委积。公帑所积，尽于交聘、燕飨、祭祀、宾客之奉，而未尝私贮之。辟置俊良，汰逐食墨，颐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涂，则知其为善俗，观于政，则知其为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尽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马，念其功而悯其劳，视之犹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宁寿考之福，故圣意优恤如此。公病风痹久，人有劝迎良医者，笑曰：“人岂不死邪？得无疾病以殁，足矣！”以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于私第之正寝。是夕，大星殒于县界，人以为公殁之应。五月壬申，举公之柩，葬于鹊里之新茔，礼也。公既握兵柄，颛生杀，时年已长，经涉世故久，乃更折节自厉。闲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败。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爱物者，辄欣然慕之。故虽起行伍闲，严厉不可犯，至于仁心为质者，亦要其终而后见也。彰德既下，又破水栅。郡王怒其反复，驱老幼数万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国家旧民。吾兵力不能及，为所胁从，果何罪邪？”王从公言，释不诛。继破濮州，复有水栅之议。公为言：“百姓未尝敌我，岂可与兵人并戮之？不若留之农种，以给刍秣。”濮人免者又数万。其后于曹、于定陶、于楚丘、于上党，盖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邓，公时在徐、邳闲。以为河南破，屠戮必多，我当载金缯往赎之，且约束诸将，毋敢忘杀，有所卤获，必使之骨肉完保。灵壁一县，当废者五万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素服公言，重为资币所诱，故皆全济。中有求还乡里者，悉纵遣之。是冬大饥，生口之北渡者多饿死；又藏亡法严，有犯者，保社皆从坐之。逋亡累累，无所于托，僵尸为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几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归益都数十人，益都破，皆获之。人以为必杀，而公一切不问。王义深，义斌之别将，闻义斌败，将奔河南，凡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族属之在东平者，皆为所害。河南破，公获义深妻子，厚为赙恤之，且护送还乡里，终不以旧事为嫌。其能人之所难能者又如此！东州既为乐土，四外之人，托公以为命者相踵也。公为之合散亡、业单贫、举丧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屡至而不厌。肉骨之赐，卵翼之惠，日积而月累之，盖有不可胜书者矣！故闻讣之日，远近悲悼；境内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罢。古之所谓爱如父母，敬如神明者，于公见之。子男七人，长忠贞、金紫光禄大夫，前公卒；次忠济，袭公职；次忠嗣、忠范、忠杰、忠裕、忠祐。侄一人忠辅。女七人；孙一人，忠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孙子忠济等状公之行，以神道碑为请。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论次之而系之以铭。铭曰：

岱宗严严，清济洋洋。仡彼严公，尹兹东方。维大国齐，维鲁所荒。大安衰微，元元遘凶。锄耰棘矜，迭为长雄。遗黎惘然，擿埴斯穷。公乘其时，奋从兵戎。心为蓍龟，往迓大同。挟右太行，以入王封。人瞻者乌，我龙之从。俪景同翻，郁为雷风。乾端坤倪，一廓屯蒙。奔走先后，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之武。乃锡金虎，民汝予抚。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内之沟，职公救之。大布我衣，大帛我冠。斜倾我扶，罅漏我完。尔有疮罢，我遑我安。金革之威，肃于凛秋。化而阳春，悴槁和柔。祥风愉愉，叶气油油。河润之溥，暨于他州。民拜公赐，有忧斯祷。祝公寿考，为国元老。如山如河，受福则遐。齐政方报，鲁妇已髽。布宣王灵，繄公是赖。爱养基本，繄公是戴。巨室乔木，武瞻谁在？相彼邦民，古无遗爱。有开必先，惟公之功。宠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哀荣始终。谁其配之、钱氏孝忠。茌平之原，龟石穹窿。勒我铭诗，以对景钟。

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有序

山东重地所在，天下莫与为比。杜牧以为：“王者不得之则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则不可以伯。”古之山东，今河朔燕、赵、魏。是以就三镇较之，魏常制燕、赵之生死，而悬河南之重轻，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荡，雷霆迅击，无不糜灭。燕城既开，朔南分裂，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公拥上流、握劲锋，审大命之去就，一群疑之同异。乃以庚辰春，籍所统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址万，献之太师之行台。形势既强，基本斯固，国家所以无传檄之劳、亡镞之费，而成包举六合之功者，公之力为多。昔淮阴袭历下军，尽有齐地，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耿弇攻祝阿，宝融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统；以公方之，尚无愧焉。好问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盖公资禀沉毅，威望素著，且严于军律，少所宽贷。见者流汗夺气，莫敢仰视。中岁之后，乃能以仁民爱物为怀。郡王兵破相下之水栅，继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尽坑之。公百方营救，得请而后已。兵出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襄，公自邳、徐赴之，谓所亲言：“河南受兵，杀戮必多，当载金帛以赎之。”灵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馈主兵者，下迨卒伍，亦沾膏润，一县老幼，皆被更生之赐，且纵遣之。计前后所活，无虑十数万人。生口北渡，无从得食，糜粥所救者尚不论也。画境之后，创罢之人，新去汤火，独恃公为司命。公为之辟四野、完保聚，所至延见父老，训饬子弟，教以农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恳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食墨，贷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节浮费以丰委积，抑游末以厚风俗。至于排难解纷、周急继困、收恤孤嫠、饮助葬祭，菽粟易于水火，冰霜化而纨绔，人出强勉，我则乐为。故薨谢之日，境内之人号泣相吊，自谓一日不可复活。非策虑愊亿，洞见物情，权刚柔之中，持操纵之术，始以重典立威，终以仁心为质者，能如是乎？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书币及好问于镇阳。书谓好问言：“先公功著兴王之初，名出勋臣之右。虎符龙节，长魏、齐、鲁五十城者，逾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遗爱，敬者比之神明，报之欲其长久。某猥嗣世爵，大惧弗克奉扬先德，辄与参佐、部曲、士庶、耆寿同力一志，作为新庙，以致礿祠烝尝之敬。宜有文辞，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顾之。”好问以为：祠祭之为大事，尚矣！以劳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乐布之五社，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后世。亦有以义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于道陌，而博士拜章；王圭通贵不营私庙，而法官劾奏。礼固不可以变古，而亦贵于沿人之情，况乎时则蓻未遑，人则烝蒿将见，如公之庙貌，独不可以义起乎？祀典废于一时，公议存乎千载。异时有援表忠观故事言于朝者，尚有考焉。好问既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诗，使歌以祀公。其诗曰：

天造草昧福有几？风云感会神与期。乾龙用之九方奋飞，潜蛟岂得留污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维。公籍盈数数有畸，燕赵廓廓无藩篱。六合遂入天戈麾，犹之历下开汉基。楚破竹耳将安归？天官葵功绝等夷。介三大藩画郊圻，大帛之冠大布衣。煌煌德星出虚危，扶伤合散倾复支。民恃保障轻茧丝，年谷屡丰物不疵。诸侯代兴公维师，谁谓华高可齐而？武公司徒屈于斯，眉寿保鲁止于斯。昔歌且舞今涕洟，人畴依乎遽夺之！甘棠之荫公之祠，丽牲有碑碑有诗。战功曰多民政慈，尸而祝之宁我私？公福我兮无已时，子孙众民其世思！

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

岁辛亥冬，行军千户贾侯辅，持《顺天路军民万户张公勋德碑》见示。谓仆言：“此内翰滹南王君从之之辞也。盖自板荡以来，我公为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辟田野、复官府、举典制，摧伏强梗，拊存单弱，使暴骸之场，重为乐国。其有德于州之人为甚厚。如辅不敏，亦得禀受成算，自竭微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猥先参佐，纡佩金紫。图所以报谢者，不忘食息顷，而迄无万分之补。姑取境内士庶、耆寿、偏裨、部曲之意，就公所以成，显显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伟公之功，而有取于吾属之诚且一，故乐道之。凡我公率族属，保壁障，由西山之东流垲，以功令定兴，至节度雄州，从经略使苗公道润。及贾瑀贼杀道润，公杀瑀复仇，散其余党。戊寅之秋，策名天朝，以功加荣禄大夫，帅河北东西路，以宝书锡命，自千户升万户，佩金虎符，顺天别为一道者，亦既载之矣。惟是碑之立将二十年，而公之勋伐积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见者。区区之意，大为慊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进而守一州；始将千人，终至于统百万众；若惠政，若战多，其见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书、特书、屡书之语。朝论以为美谈，史臣资其实录，圭爵、旗常、鼎钟、竹帛于是乎张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灵，会龙兴之运；开拓疆宇，为国虎臣；治民莅官，威惠并举；而英声茂实，百不宣一！其于褒赞之义，得无未尽乎？今属笔于子，幸以第二碑实之！”仆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于王君之后，辞不敢当；而贾侯请益坚。度不可以终辞，乃勉为次第之。初，公之下东流、军满城也，满城小而缺，且无御备，帐下才数百人。恒山公武仙会镇定、深翼步卒一万、骑五百来攻。公以老幼妇女乘城，率壮士出战。敌不能胜，然未退也。后数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为辎重，声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扬尘，鼓噪其后。仙军果惊溃。公追击之，遗尸数十里。是岁六月，军市川帅牛显，结高阳公张甫、河间公众哥等军数万来攻，公登城拒战，为流矢所中。敌大呼曰：“射中张某矣！”公不为动，开门出战，甫、众哥皆败走。由是祁阳、曲阳、鼓城诸将帅降者二十余城。易州守卢应御下卞息，吏卒每欲为变，畏公不敢发。公北觐，次于宣德，群不逞乃环应第攻之。应挺身而逸，妻子皆为所虏。复大掠于州，遂据西山之马头砦。公闻之，即弃辎重而南。问之路人，得贼要害曰六门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潜执守者，而反据之，故贼不之觉。公先约德军曰：“我砦下举火，尔即发声！”乃率卒至砦下，数贼以叛逆，且谕之曰：“能以卢应家属来降者，当贷尔命；不然，无遗类矣！”贼且笑且骂曰：“卢应妻子非白金三千两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问尔三，不从，则攻尔矣！”问之者三，竟不应，乃举火攻之。德等如约转石击砦中，贼大惊，以为从天而下，窘无所逃，束手就缚。公归应妻子，诸贼悉脔杀之。缘山反侧，鹿儿、和和、美女、担车、堵墙、百峰、东西五峰、苑家、西水、姑姑垲、红花谷、闪堂、水谷、白虹、白家、野狸诸砦，望风降附。及武仙以兵来犯，公与之战。一月凡十七胜，每胜必斩馘千余级。于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满城隘狭，移军顺天。顺天焚毁之后，为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秽中，日以营建为事。继得计议官毛居节共为经度，民居官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截然一新。遂引鸡距、一亩二泉，穴城而入，为亭榭，为池台。方山阳则无蒸郁之酷，比历下则无卑湿之患。此州遂为燕南一大都会，无复塞垣之旧矣！京城之役，守者屡出接战，我军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铠，跃马横戈而出，大呼谓诸帅言：“公辈平时陵轹同列，以骁果自名，乃今蓄缩不进，亏丧声实，气岸果安在？能从我，即同入阵；不然，尔后当尊事我，勿复故态为也！”诸帅无应者。公即驰入阵中，呼声所及，无不披靡；出入数四，而气益壮。归德之役，城中兵夜斫营，并堤而进，其锋甚锐。北面守者，不战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军，俄亦奔溃。公命军士系舟南岸，示无还意。因谕之曰：“我辈得舟亦不得济，济亦不能免，惟有决死而已！”众心乃定。命一卒执帜立堤上，诸军隐堤自蔽，待敌下舟，即力卷之。敌果不敢下。公命军士先渡，将校次之，公殿其后，竟不失一卒而还。汝南之役，宋人听节制。我欲决柴潭，城中兵阵于南门外决死战，宋兵瞻望不进。公率步卒二十余，涉水入阵，左右荡决，莫有当其锋者。诸军壮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战，大帅大赤令曰：“田四帅先入，不能则张公继之，又不能则我当往！”既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击之，战于分水楼下，敌退走，公追及子门，俘获数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缺，敌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拥一卒起推置靡之上，城随陷。论功第一。邳州之役，诸军筑垒环其外。城中危迫，溃围而出，望见公旗帜，即犯别帅军。公率兵救之，敌不能出。又犯别一军，公复救之，敌竟败而诸军亦赖之以全。枣阳之役，公夺傅城军垒二，又夺外城据之。城中人启南门出，诸军为木栅御之。公绕出其后，敌大溃，众十余万，多溺濠水。余军西走，复为史侯所袭，而公横荡之。皇太子壮其勇而惜其材，传呼止之；而公战愈力，迨宋兵尽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夺西门出走。前即汉水，公乘胜拥之，溺水者如山冈然。曹武之役，公将度九里关。或言关路险恶，宋必设伏，不若候大军，与之偕进。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进，为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骑直前，果得关。宋兵觉，由西山之闲翼而下。我军方休息，不虞敌至，士皆轻衣、无铠仗，猝为所围，皆仓皇失措。公单骑驰突，溃围而出。宋军不敢迫，遂屯曹武北之长封岭，结阵而居，战守不易，缘山保聚，皆攻下之，连破濒江诸屯二十余所。秋八月，攻洪山，与宋大军遇，自日至暮，宋军溃，斩统制官十三人，脱走者才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帅令公取敌垒。以公喜深入，戒勿亲往。而公辄亲往。垒既下，明日而城降。黄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险不可上，公率众攻。战方交，公引数卒视要害处，即引还。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会天大雾，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即取昨所视路，发石伐木，横戈而先之。敌殊死斗，公旧击之。馘虏数万，自相践蹂，坠崖谷而死者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胜计。遂攻黄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张大，与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战舰万艘。选什之一，顺流而下，循江接战，十日乃至城下。营于西北隅。有乘小舟来觇，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来攻耳。”乃分军为三：一并江路为侦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将一军，阵而待。是夜，宋果水陆并进，公遮击之，宋军不得前。会我军合，并攻之，不战而溃。往往溺水死，生获者尚数百人。州东门御备甚坚，矢石如雨，诸军为之少却。大帅命公取之。公被重铠，率死士三十余辈，奋戈而入，守干为之夺气。宋人请和，乃班师还。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张家砦，军民十万余。诸帅议立炮攻之。公曰：“不必尔。”独率一军攻之。顾盼之顷，守卒崩溃。诸将慑伏，皆自谓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观，，从一百人而南。时庐泗、盱眙、安丰、濠州之闲，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骑敛退者，或劝公无行，公不之顾。且战且前，一日独骑入一保聚，值敌兵二千余人，环射之，矢著铠如猬。公驰突回旋，每射辄中，敌不能近。良久，从兵至、合击之，敌人歼焉，遂会滁之兵。时大帅以城久不拔，议解围。公前请曰：“某起身细微，猥蒙宠遇，擢任非次，顾何功以堪之？况新被异恩，图报无所，知大军在此，故转战来会。诚不能奋力于诸君之后，遽尔北归，将不与初心相违背乎？请身率士卒，以决一战，虽死不恨也！”帅义而从之。公驰入围中，激石中其鼻，大帅谓公不能战，合军继之。公裹创跃马而出，帅止之不顾。率锐卒先登，城遂拔。自大河放而南杞为中潭，东连淮海，浩瀚无际。国朝方有事南鄙，彼争利舟楫闲，殆无宁岁。朝议以杞为上流，不以大将镇守之，则一苇所航，河不能广矣！公以甲辰岁，被朝命节制河南路军马。因地之形，杀水之势，筑为连城，分戍战卒。冲要既固，奸谋坐屈。艟艨有横截之阻，而走舸无奔轶之便。北安濮、郓，西固梁、豫，公之力为多。初，大军还自滁，宋境连岁被兵，民物萧条，畔稼俱废。我军为因粮之计，初不以馈饷自资。比军还，闲关千里，道殣狼藉。公一军先事为备，故独无饥色。许、郑之闲，亦有储蓄，虽他帅军，亦被赡给焉。军兴以来，贾人出子钱致求赢余，岁有倍称之积。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则累而千。调度之来，急于星火，必假贷以输之。债家执券，日夕取偿，至于卖田业、鬻妻子、有不能给者。公哀而怜之，与真定史侯论列上前，乞债家取赢，一本息而止。圣度宽明，随赐开允，德音四布，海隅欣幸。初移刺，众哥、张甫、牛显，皆尝与公为敌。既殁，其妻子流离无所于托。公求得之，皆厚为存恤。显长子国祥，以材具，署为郡守；次黑子为大官所俘，公赂以金缯，仅乃得归，仍岁有白金之输。自余完复离散、婚嫁孤幼、周急继困、扶病助丧者，日月不绝，盖不可以十百计也。人徒知公席百胜之功，以取颛面之贵，威望崇重，见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敛略平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日与文儒考论今古，见仁民爱物之事，辄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虽笞罚之细，亦未尝妄加。所谓仁心为质，要其终而后见者也！仆，老经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尝妄论之；天地一气也，万物一体也，同仁一视，宜莫三代圣人者若也。今见之于书，则曰：“天吏逸德，火炎昆冈。”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来，将兵者何啻千万！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旷然为仁义之举？然而百姓桉堵，独称忠武侯；市不易肆，独称李良器。其余岂皆乐战嗜杀、执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时有同有不同也？仆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诗，使并刻之。其诗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门。土风厚完，海山雄吞。战国荆高，义烈言言。郁摧行歌，风流犹存。维清河公，殆车骑诸孙。躯干中人，勇则孟贲。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时，万夫橐鞬。乾龙天飞，霆裂厚坤。有盘者螭，俪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节麟符，以长戎行。太行西东，在所寇攘。盗贩黩髡，自为侯王。妖狐夜号，平民昼藏。千里萧条，道殣相望。翩翩一军。诛锄暴强。指以神锋，孰我敢当！扇灵风之威，诃禁不祥。会是冰天，化而春阳。王旅啴啴，频岁江濆。于光于黄，棘阳寿春。公不以大帅自居，而矢石必亲。出入行闲，勇气益振。每战而辄得志，古难其人。公殿南藩，淮海为邻。中潬新城，矗若长云。吴儿艟艨，暮夜潜军。有其吭，去如惊麚。望见鼓旗，谓公江神。徐方既平，荆楚既同。觐于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锡之？雕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国世封。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刚，臣报未终。教子若孙，惟孝与忠，布宣王灵，地天无穷。伐石西山，刻诗颂公。千年此碑，当配景钟。

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

公讳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辽太祖长子东丹王之八世孙。曾大父内剌，赠定远大将军。大父聿鲁，隐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书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见，补东上合门祗候。泰和四年终，更调衡水令、兰州军士判官，入为西山合门签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仪，转裁造署令。扈从宣宗南渡，以劳授仪鸾局使。俄迁太府少监，兼直西上合门尚食局使。贞祐三年，出为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改章化军。历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凤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归德府事。北兵袭荆、襄，京师戒严，诏公以都水监使充镇抚军民都弹压。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书令楚才，奉旨理索公北归，召见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幸和议可成，赠金币固遣之，君臣相视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投于内东城濠中水而没。时年六十有一。上闻之震悼，赠工部尚书、龙虎卫上将军。夫人郭氏先公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男一人，曰钧，仕为尚书省译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孙三人：宁寿、昌寿、德寿；女孙一人，皆尚幼。公资雅重，读书知义理，遇事明每，虽老奸不能遁其情。从仕四十年，未尝有笞赎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贤多嗟惜之。孤子钧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于义州宏政县东南乡之先茔。以好问于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请铭，故略为次第之。其铭曰：

其赋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静以养民，敏给以赴功。斯足以为贤，或生长见闻者之所同。至于忧国爱君，存亡始终，裴回故都而不忍诀，则蔼然有古人之风。

卷第二十七

碑铭表志碣

龙虎卫上将军术虎公神道碑

生而静之谓性，静而应之谓材。材与性出于天，其初则通，而中有大不同者。盖性者材之体，而材者性之用；体喻则璞也，用喻则璞之雕也。然性不害为不及，而材每患于有余。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余，故趋于坏。人知椎钝朴鲁、拙于变通、艰于锲凿之为无所取，而不知聪悟敏给、敢于负荷、安于堕窳，为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学，虽愚必明，况贤者乎？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况不至于困者乎、以是论公，则学之力为可见矣！公讳筠寿，字坚夫，姓术虎氏，世为上京人。五世祖术不从武元下宁江，王业渐隆，论功第一。一命银青荣禄大夫，节度宁江。开国之后，一门世封猛安五人、谋克十七人、尚县主者三人。子孙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阳，因占籍抚州。勋贵之盛，国史家牒详焉。曾大父布苦德袭猛安，积官镇国上将军；妣完颜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剌，明威将军、比部详稳官；妣温敦氏，金源县君。考阿散，怀远大将军、霸州益津县主簿，后用公贵，赠镇国上将军；妣金源郡君陀满氏，进封太夫人。公即益津府君之长子也。初名云寿，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门选充亲卫军，骑射骁捷，时辈无能出其右。初著籍，即衙直点检司。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贵宠方盛，内外谄附。大奴文童者以事陵辱平民，市人聚观，无敢为救止者。公见之，唾掌大数曰：“若人奴耳！何敢尔邪？”直前击之，马箠乱下。奴流血被面，号诉于都点检喜儿。人为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谓同列言：“点检公宫闱之长，果解事，当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岂久于富贵者？我何惧为！”喜儿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见吾家鹰犬，且知爱之；君乃能办此，可谓不畏强御矣！奴辈傥复恣横，无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尝问一策论老生曰：“世谓亲卫军举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辈年二十许隶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学从政，盖已晚矣！况卫士之职，尊君之外，无复余事，平日唯知威制强胁。积习既久，岂复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易近民者乎？”公复问：“然则如何而可？”生曰：“公试取律令读之。”公退而读《律》。不二三年，条例及注释问无不知。他日又问生：“我读《律》，知大纲矣！窃谓刑法但能治罪恶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无可寻者，何以治之？”生曰：“圣人作《春秋》，不诛其人身。子能读《春秋》，则治心与迹，两俱不困矣！”公复从人授《春秋》。泰和中，行台驸马都尉揆南征，诏给亲卫军二百五十人以从，而公为之长。破罗山，得经生曹鼎，从之讲授。从是言论开廓，又非吴下阿蒙矣。尝言：“吾初读《律》，继而授《春秋》，因之涉猎史传，粗见成败。比死者须一见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复取刘颜辅弼名对、陆宣公奏议，成诵之。其强学坚志类如此。八年军还，用行台荐，收充奉职，宣谕良厚。大安初，奉诏使高丽，立节清介，不听以馆妓给使令；互市之利，仅不废故事而已。御史上之，即日授中宫护卫，寻迁之御前。至宁初，右丞纲军居庸，诏公为参谋。数与纲议不合。纲积不能平，檄公从缙山高琪军。时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骑旁午，道路阻绝。公从僮仆二三辈夜出关，无一卒与俱。会高琪移军合河，公驰赴之，比至而军已溃。单骑南还，且战且走，仅入南山。与都统兴哥收溃卒四千、骑二千，距险而阵。军中遣译人好谓公言：“我无他求，止欲得马耳！”公报言：“渠欲得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见归，马非所惜也。”约既定，相与结盟，与马十，得老幼千余以归。以功加镇国上将军，赐马十匹。贞祐二年，扈从南迁。公愤懑欲有所言，而无自发之。行及新乐，为上言：“妃后车乘，彩画鲜明，徒事外饰；而适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远。设有意外之变，非臣子所敢言！盖积弊之极，以致今日，非独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诏公以便宜提控尚辇局。七月，以扈从劳，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内出鞠仗，命料理之，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进，且言：“车驾以都城食尽，远弃陵庙，正陛下坐薪尝胆之日。奈何以毬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敌在迩，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怿，掷仗笼中。明日，出公为桥西都提控。是岁临秋，公度远近设候望，河朔无警，则听河防民丁暂归，省薪粮以赡军，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关失守，枢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迁，无险可，仓卒中作大桥以距西师。桥甫成而敌至，相去百举武，长兵已相接矣。公横槊桥上独当之。西师十六辈弃马，潜由涧中路伛偻而上，欲出公军士之后，军为小却。公策马大呼，后骑随进，声势甚张。十六人者皆仓皇失措，展转涧底。公下马立视指麾，后骑乘高而下，顾盼之顷，枭六首而还。汜水东数城，西师虽不侵突，而群不逞有因乱相剽窃者。独公所镇，军民按堵如故。诸县就河阴为立生祠。枢密院别帅军二万戍虎牢。此军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帅驭之无纪律，变在旦夕。民谓公可恃，自陈苦急。公言之帅。帅言：“我军皆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强梗之余，当以渐柔服；急则生变，咎将谁执？”公知帅不能军，缚暴横尤甚者三人，斩之以徇，军中肃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国军节度使事。自夏阳抵潼关，上下千里，戍卒五万，公兼领之。因上奏关辅被兵之后，残民疲于供给，在所城堑之役，乞以农隙为之。秦民赖焉。兴定二年，改同知陇安军节度使事；三年改环州刺史。夏人大举入寇，城中军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妇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狭道险，利用设伏。自将步骑五百，乘夜袭之，寇果惊溃南走。追斩千人，夺老幼数千，获将领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复邀击之，斩首数百，获牛羊万余。庆阳总管子容，以巡检幕客再能有名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旧，私遣掾属赵以情告公。公耻以求索见污，为赵言：“彼部落族以马为死生。凡马且不可得，况名马乎？”于是总管者怨且惭，乃座再能有叛计，遣赵掾勒公捕送。赵复得以此胁再能：“献马可免罪。”再能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阙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尝有一人萌异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赵掾在，我亦不为冤死鬼矣！”公欲两解之，总管愈怒。驰奏：“再能有叛计，刺史不奉府檄，拥护罪人，可并按之。”有诏京兆行台穷治其事。参知政事把公、延安帅完颜公，保公无他。诏勿问，犹以州府不相能，两罢之。平凉行台奏公为马步军都总领。公自以无罪，横被废弃，郁郁不自聊，虽擢置亚帅，非其好也。居无几何，偕过官游崆峒，遂有终焉之志。不三数日，遘疾，疾遂革。所亲问后事，公强起应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场而死床箦，独是为介介尔！此外何必言！”言终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实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诸孤扶护东还，权殡汝阳。积官龙处卫上将军、金源郡侯。先娶夹谷氏，云阳令阿合门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单氏，秘书监欧里白之女，后公十有八年而卒。并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长仲道；次仲贞、栎阳监酒；次仲坦、阌乡令；次彭孙、孙，俱早卒。女二人，皆适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孙二人：祖安、老安；女孙一人，尚幼。公仪干秀伟，资禀沉毅，清检公勤，为人寡言笑，不妄取，即事亲孝，友爱诸季，恩礼备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处之曰：“季弟通贵，无俟分财；其弟战殁，其孤当恤；小弱弟蚤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适其当。公所取唯白玉帽环一双而已，曰：“此大门时物也！”在军中余十年，与士卒同甘苦，至盛夏不操扇。或问之故，曰：“古名将类如此，吾愿学焉！且身历艰苦，亦从俭入奢之义也。”或言：“军士近年，例无战志，殆不堪用邪？”公谓：“不然！犹之鹰隼：往在田闲，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岂遽忘搏击邪？妇人女子为气所激，尚能持刃而斗，况男子乎？吾谓兵士无不可用，亦犹鹰隼养之未至耳！”公既耽嗜书史，故亲授三子者学，夜参半犹课诵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树立，有闻于时。某岁，仲坦举公柩北归，卜葬于辉州苏门北之某原。枉道过好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新兴，授公行事之状，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铭为请。仲坦从好问游，有昆弟之义，义不可辞，乃为件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长燕、云闲，州闾贵游，华靡相尚。公家累钜万，僮仆千人，帷帐、轩车、琴、筑、、槊，可取诸左右；而足能被服俭素，攻苦食淡，不变老人大父国俗真淳之旧，此一难也！带刀宿卫，从事独贤，而于番宿更休之余，为幼学壮行之计，心乐性熟，寝食不废，乃如寒苦一书生。虽明昌右文，海内向化，家存籯金之谚，士有桥门之盛；至于以卫士而治儒术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难也！流品既高，朝誉既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则刚近乎仁，义形于色，未信不虞于谤己，而奉公宁至于失名。蹭蹬一麾，有识兴叹！使之得时行道，持众美而效之，君文武志胆，用无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难、而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禄、碌碌无补，苏而复上、六经扫地、没世不复；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观之，其贤不肖，果何如也？铭曰：

北方维强，闲气维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独止，而无并流；脂膏共处，而不自丰。直前径行之谓刚，有犯无隐之谓忠。匪惟公贤，简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邓通；北山谏书，乃在笔公。使公不学无术，犹当有古人之风。大冠如箕，钜儒宗工；徼巡周庐，寔命不同。乃如之人兮，禄不计庸。我铭墓石，郁孤愤兮何穷！

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

死生之际大矣！可以死，可以无死，一失其当，不以之伤勇，则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于圣人之手，斯不必置论；至于忠臣之于国、义士之于知己，均为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盖不可不辨也。尝谓意气感激，众人之所同；夭寿不二，君子之所独。今夫传记所载，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载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考之，果尝以千载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于义利之辨，不乖于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确乎不拔；静以养勇，刚以作强。其视横逆之来，曾虚舟飘瓦之不若；控搏之变，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为权衡，自量轻重：知有泰山之义，而不知有鸿毛之生。结缨之礼不至，无取于海隅之伏剑；漆身之志既笃，不屑于督亢之献图。孰先孰后，必有能次第之者！语有之：“君子无终食之闲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信斯言也，匹夫为谅，自经于沟渎，其可与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论乎？君讳庆祥，字瑞宁，姓马氏，以小字习里吉斯行。出于花门贵种。宣政之季，与种人居临洮之狄道，盖已莫知所从来矣。金兵略地陕右，尽室迁辽东，因家焉。太宗尝出猎，恍惚闲见金人挟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而还。敕以所见者物色访求。或言上所见殆佛陀变现，而辽东无塔庙，尊像不可得，唯回鹘人梵呗之所有之。因取画像进之，真与上所见者合。上欢喜赞叹，为作福田以应之。凡种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藏获者，贲为平民，赐钱币，纵遣之。君之祖讳迭木儿越哥，父把骚马也里黜，又迁净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边堡，互市所在，于殖产为易。君家勤俭，自力耕垦、畜牧，所入，遂为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蚤卒，独君资禀聪悟、气量宏博，侪辈无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国语，并与其字书识之。泰和中，试补尚书省译史。使者报聘丽、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卫绍王始通问大朝，国信使副，倚君往复传报。皇帝赏君谈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计自解，竟获复命。其年乙里只持译书，多所征索，君白于有司，诸所征物，皆画一供进。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见卫王，自陈所以名取君者。王召问，君面奏不愿行之意，辞情恳到。王为感动，连赐之酒，出内帑重币，并所酌金钟赏之。宣宗迁汴梁，乙里只再至，复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谕以敦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议遂寝。于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频岁迁擢。乃自常调中，特恩授开封府判官、进官昭武大将军。内城之役，奏充应办使。城成，以劳迁凤翔府路都总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深入之耗，行台檄君与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为游骑所驰，君与其子三达，俱为所执。兵人欲降君，拥迫而行，言语相往复，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实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达以是夜亡还。主帅恶于坐而不能救也，出骑兵千人，舆尸而归。三军之士为之恸哭，官吏士庶，旦夕临者三日，葬之。寻具君死节，驿奏之。诏赠恒州刺史、辅国上将军，立像褒忠庙，岁时致祭，且征一子入侍。皆异恩也。君娶马氏，子男三人，长即三达，次铎剌，次福海；女一人，适杨氏。君严于教子，动有成法，必使知远大者。三子亦能自树立，有君之风。女弟适安氏，甥天合，父殁后，躬自教督，逾于所生，习诸国语，洎字书授之，为它日起家之地。其后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己酉秋九月晦，三达涕泗再拜，以君墓铭见请。予谓南渡以来，死节之士皆耳目所接见，恒州之事，固已饱闻而餍道之矣！盖君平生时，每谓所亲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则捕为生口而全活之；在辽东，则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纵遣之；在大兴，则开仕进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际又以心腹倚之。顾以尽此身以答万分耳！”是则忠义奋发，不谓之素定于胸中可乎？是可铭也！乃为论次之。君尚多可称，弗著；著所以与享于褒忠者。铭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归，而行路赍嗟。莫啬者才，赋君则多；沉潜而刚，悃愊而无华。曾是象胥，孰从渐摩？主恩岱崧，我乃负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参乎吾前，不磷于磨。宁以四方之强，偕妾妇而媕婀。河源九天，放为颓波；砥柱中流，终古不颇！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即华？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汉貂七叶，其必尔家！

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兴元年六月乙亥，尚书左丞臣蹊，上故御侮中郎将陈和尚死节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为臣言者：‘中国百数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乞褒赠如故事，以劝天下。”事闻，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尚书省择文臣与相往来而知其生平者，为褒忠庙碑。宰相以东曹掾吏部主事臣某应诏。臣尝考于朋友之际：汉李陵以力尽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陇西士大夫至以李氏为愧，而司马迁亦以陵故而下蚕室。盖天伦之重，美有以相成、恶有以相及，所系之大如此！惟镇南之事壮矣！以圣朝承学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概之，古人所以为辱者，臣与有荣焉。谨百拜稽首而论次之。按萧王诸孙曰乞哥者，于国姓为疏属。其上世以上京军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阶州军州事。及阶州反为宋，战于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镇南。镇南讳彝，字良佐，以小字陈和尚行。贞祐中，年二十余。北兵破丰州，执之而北。时从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战殁入北中。二人者名为群从，而义均同父。故镇南之母留丰州，而安平母事之。镇南居帐下岁余，托以省母，乞南还。北人以一卒监之。至丰，乃与安平杀监卒，夺十余马，奉太夫人而南。北军觉，合骑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马，载太夫人以鹿角车，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为都统，镇南试护卫，中选。宣宗知其材，未几转奉御。安平行帅府事，奏镇南自随，诏以提控从军。安平敬贤下士，有古贤将之风，辟太原王渥仲泽为经历官。仲泽文章论议，与雷渊、李献能相上下，故镇南得师友之。天资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卫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一书生。仲泽爱其有可进之资，示之新安朱氏小学书，使知践履之实，识者知其非吴下阿蒙矣。三年，安平罢帅职，例为总领，屯方城。军中有太和者，与镇防千户葛宜翁斗，讼诉于镇南。镇南在其兄军中，一军之事皆与知之，非特于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即量笞之。葛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郁郁以死。留语其妻，必报镇南。妻乃以侵官讼于朝，且有挟私仇之愬；积薪龙津桥之南，约不得报则自焚。朝廷乃系镇南方城狱。国家百余年，累圣相承，一以人命为重，凡杀人者之罪，虽在宗室，而与闾巷细民无二律。南渡以后，郡县吏以榜掠过差辄得罪，去者相踵也。议者疑镇南狎于禁近之习，倚兵阃以为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横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风旨，即当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决。镇南聚书狱中而读之，盖亦以死自处矣。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诏提兵而西，因朝京师。上怪其瘦，问：“卿宁以方城狱未决故邪？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日，台谏复有言。后数月，安平以物故闻，始驰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杀人。私忿未必有，至于非所得笞而强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将；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计天下必有议我者。他日汝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立功史，国家有所赖，人始当以我为非妄赦矣。”镇南泣且拜，悲动左右，竟不得以一言为之谢。乃以白衣领紫微军都统，再迁忠孝军提控。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势甚张。平章芮国公问谁可为前锋者，镇南出应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将就木然者。擐甲上马不反顾。是日，以四百骑破胜兵八千，乘胜逐北，营帐悉迁而西。三军之士为之振奋思战，有必前之勇。盖用兵以来，二十年，始有此胜。奏功第一，手诏褒谕，一日名动天下。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骜狠陵突，号难制之甚。镇南御之有方，俯首听命，弭耳帖伏，东而东，西而西，易若驱前豕而逐狐兔。所过州邑，常例所给之外，一毫不犯。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诸军倚以为重。六年，有卫州之胜；八年，有倒回谷之胜。始自弛刑，不四五迁为中郎将，官世袭。于是四方内外，知方城之狱、圣天子所以定国是、结民心、厉士气以宏济于艰难者，至矣！其当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废万世之法；其贷之也，不以匹夫之细而伤天下之功。不然，则生杀与夺，廷尉平一言之顷而决，何至历十有八月之久邪？陛下之所以御将，镇南之所以报国，君臣之闲可以无愧千古矣！副枢密使蒲瓦无持重之略，尝一日夜驰二百里而趣小利，诸将莫敢谏。镇南私为同列言：“副枢以大将而为剽劫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复计。国家所积，必为是家破除尽去矣！”人以告蒲瓦。蒲瓦一日置酒，手劝诸将，及镇南，蒲瓦曰：“汝尝短长我，又谓国家兵力，当由我而尽，至以比刑人时德全，诚有之以不？”镇南饮酒竟，徐曰：“有之。”蒲瓦见其无惧容，漫为好语云：“有过当面论，无后言也！”元年，钧州陷，北军下城，即纵兵以防巷战者。镇南避隐处。杀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国大将，欲见合按白事。”北兵以数骑夹之，诣牙帐前。问姓名，曰：“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大昌原之胜亦我，卫州之胜亦我，倒回谷之胜亦我。死于乱军，则人将以我为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斫其胫，不为屈；胫折，画地大数，语恶不可闻；豁口吻至两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绝。北人义之，有以马湩酹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时年四十一。铭曰：铭亡

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铭

维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为最广，而出于任子者十之四。国初，监州县酒税亦以文资参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达者犹得俎豆于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后，杂用辽制，罢文资之注，酒使副者纯用任子，且增内廷供奉台僚直之目。凡历监当久，及课最者得他迁，谓之出职，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后榷酤日增，风俗随坏，六七十年之闲，遂有愚贤同滞之叹。论者以为此诚选曹泥法之弊。至于廉耻道丧，自同商贩，亦为任子者有以来之。然且以国家旧人观之，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人有士君子之操，清慎自守、不为利惑，有如吾辅国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公讳某，字德璋。康氏世为辽阳人。曾祖某，辽澄州刺史；祖斌，天会中进士，仕为咸平路转运副使；考道安，不慕荣利，优游乡里，以读书讲道为业，临终敕诸子言：“凡人在仕籍，岂有忧饥冻者？事当从正，货利不得关诸心。”后用公贵，累赠辅国上将军、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长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荫历邯郸、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积迁乐安盐使司管句。资廉介，动以绳墨自检，佩服遗训，无敢失坠。及莅是职，至家所食亦就市买之。盐司所辖灶户，旧出分例钱以资司官管句，历三周岁，乃成考，所得不下万缗。公皆让之同官黄思忠，不毫末取也。诸管句分办岁课，额外久有积贮者，谓之附余，管句私用之。有司视之以为例而不禁也。及公当受代，悉籍所余上之，官使范文渊大为惊异，叹曰：“康君奉公乃至此邪！”用课最当迁。且本道提刑司荐公材可临民，七年，得升陈留令。时旱已久，公下车而雨。明年复旱，民大艰食，而无从赈贷之。公出俸粟为之倡，县豪杰共赞之，所得至万斛。全活不可胜计，虽旁县亦有受其赐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户籍，异时郡县通检，名为聚讼，豪民猾吏，囊橐为奸。若新增、若旧乏，往往不得其实，徒长告讦而已。公精敏有干局，县人之肥瘠先已默识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无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满，赴常调吏工部，连辟为曹甸河防都提举、都水使者，言于朝：“马蹄埽河从东北流，害田为多，闭之则由徐州东南入海，所经皆葭茨荒秽之地，河壖腴田，可利东明诸县。”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驶，土木不能胜，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溃，已报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祷河伯，一昔水落丈余。时人以正直感通许之。寻被按察司荐，泰和三年迁河北东路转运司户籍判官。五年，选授襄陵令。平阳县属此为难治。公发奸击强，尤更致力，旬月之顷，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县境。公率士庶斋沐致祷，其日蝗径过，无留者。复为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为质，加更事之久，故决狱之际，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库例有所给，官属月酒常费之余，率卖之民闲。公独以为不可。尝谓所亲言：“酒果有定额，吾属侵县官而益私藏，非害公乎？”三白渠业户，每以争水为讼，或至杀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视，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为亲至渠上，求致讼之故；果得石刻，记渠以青石为之地。盖渠路岁久为泥滓填塞，受水才半，分溉不能给，因哄起而争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为限，渠深常岁丈余，自是无致讼者。俄致仕，爱林虑山水，有终焉之志。以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终于私第之正寝。累官辅国上将军、护军京兆郡侯，食邑千户，食实封一百户。两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瑭，兴定五年擢词赋进士第，官正奉大夫、钧州刺史，权沁南军节度使、兼怀州招抚使。孙男二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英、世英，孙女三人，曾孙女一人，俱尚幼。瑭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之柩，葬于林虑县三阳里东南原，礼也。既卒事，以公事状来谓某言：“刘内翰极之志先府君墓，已纳之圹中矣。神道有碑，碑当有铭，敢质之以为请。”某于瑭为同年生，义不得辞，乃为之铭，并叙其平生如此。其铭曰：

秩侯其腴，山泽其癯；身处脂膏，不以自濡。执法与游，御史与居；退食自公，饮水饭蔬。清白所遗，吾以观发源之水初。士不于材，相彼洁污；百艺不足，一节有余。赵、张三王之治声，非不藹如，使九征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盗诸。贪夫我愚，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与义俱。无碑有铭，大书特书。是维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欤？

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

公讳辨才，辽太祖长子东丹王之八世孙。曾祖讳内剌，赠定远大将军。祖讳聿鲁。考讳履，章宗明昌初，拜尚书右丞，谥文献公。生三子，公其长也。资倜傥，躯干雄伟，每以志节自负，不甘落人后。年十八，以门资试护卫；校射者余七百人，皆天下之选，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从军南征，攻取三关，以十一骑轻身入光州。时宋已复三关，复夺而出，身被十三创。以功授冀州录事判官，转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东西路行台檄公戍东平。寻诣北军议和事，遂为所劫。行及居庸关，潜谋归国，夺老幼数万入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顺天军节度副使，赏赐钜万。扈从南渡，奏充孟津提控。兴定中，选授京兆府兵马使、静难军节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复次同知睢州军州事、兼归德府推官，历中京兵马副都指挥使。召见，问以军政利害，公慷慨为之言：“将相多非其材。”遂忤权贵，出为许州兵马钤辖，召授武庙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书令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归。二月朔，谕旨于隆德殿。公涕泣请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赐金币固遣之。公归，留寓真定。以丁酉岁十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终。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人，曰镛。男孙二人，曰志公奴、谢家奴，皆尚幼。镛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于义州宏政县东南乡之先茔。镛弱冠而有老成之风，以尝从予学，来请铭，故略为次第之。其铭曰：

以射则绝传，以战则无当前；虎视鹰扬，而风义凛然。材则人，耦奇则天。赍志一棺，埋辞九渊。千年而见白日，尚有望于攓蓬之贤。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从元文类补

金天兴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静难军节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贞死之。公辽族，河闲人。初以护卫事章宗，累迁左将军。贞祐丙子，奉旨分领关陕军。朔方兵猝破潼关，主帅讹可力不支，失利于干石壕之闲，将卒多被俘执。公义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涧中。刺不殊，下涧数丈，碍大树而止。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归洛阳。事闻，朝廷驰遣尚医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几，改孟州经略使、历归德知府、西安军节度使、昌武军节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为殿前右副都点检，换左副，转武卫军都指挥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权留守，行帅府事。俄拜静难军节度使。明年请老，闲居洛阳。至是城陷，公族属有在朔庭秉大权者，得公兵乱中，将由孟津渡北行。公叹曰：“吾家世受国恩。吾由侍卫起身，至秉旄节。向在干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时年六十七。夫人纳合氏，负遗骨蒿葬聊城。后二年夫人殁，乃合葬焉。夫人在时，尝求予铭公墓；其殁也，其弟重以临终之言为托。故略为次第之。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闲可记之事多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至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可尽信耶？正大初，予为史院编修官。当时九朝《实录》已具，正书藏秘阁，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后，又复与《辽书》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来，死而可书如承旨子正、中郎将良佐、御史仲宁、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散、郎中道远、右司元吉、省讲议仁卿、西帅杨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详，节妇、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长乐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为志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为之辞。呜呼，可惜哉！铭曰：

谓辱也、而不屈焉；谓丧也、而不失焉。颓波方东，有物屹焉。天夺于人，我独也天；孰为为之？乐我所然。国殇累累，骨肉弃捐。维公之藏，土厚木坚。殆天以后死者，为金石无穷之传。铭以表之，慰彼下泉。

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从元文类补。

右丞文献公，在大定闲所以为通儒、为良史、为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远。当代耆旧，尚及见之。好问尝从事史馆，每见荐绅先生谈近代贤臣，莫不以公为称首。公自初入馆，即被顾问；忠言嘉谋，不可一二数。及蓟州召还，世宗始有意大用。公于是时汩没文字闲者余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财入政府，即乞罢。未几，果以不起闻。私窃慨叹，以为生材为难，尽其材为尤难。古之人急于拯世，至于分阴为惜，岁不我与，忽焉有赍志之恨。观姚元崇之荐张柬之，与张嘉贞之所以自荐，为可见矣。世宗重惜名器，百执事之人，必择焉而后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于孤隽伟杰之士，困于资考、限于铨选、百未一试、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当春秋鼎盛时，不能使之极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长治，故虽为章宗所相，至论得时行道，识者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不能亟用，为世宗惜之。公讳履，字履道，辽太祖长子东丹王突欲之七世孙。东丹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娄国，娄国生将军国隐，国隐生太师合鲁，合鲁生太师胡笃，胡笃生定远大将军内剌，内剌生银青荣禄大夫、兴平军节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鲁，兴平之族弟也。公早孤，养于兴平。五岁时，尝夏夜露卧，见天际浮云往来，忽谓乳母言：“此殆‘卧看青天行白云’者耶？”兴平闻之，惊且喜曰：“吾儿文性见于此矣。”自是日知问学读书，一过目辄不忘。及长，通六经、百家之书，尤邃于《易》、《太玄》。至于阴阳、方技之说，历象、推步之术，无不洞究。善属文，早为时辈所推。为人美风仪，善谈论，见者懔然敬之。尝以乡赋，一试有司，见露索失体，即拂衣去。荫补内供奉班，寻辟国史院书写。素善契丹大小字，译经润文，旨辞达而理得。大定初，朝廷无事，世宗锐意经籍，诏以小字译《唐史》，成，则别以女直字传之，以便观览。公在选中，独主其事。书上，大蒙赏异，擢国史院编修官、兼笔砚直长。改置经书所》，径以女直字译汉文，选贵胄之秀异，就学焉。一日世宗召问公：“朕比读《贞观政要》，见魏征忠谏，恨不与之同时。近世如征者独未之见，何也？”公乃感奋为上言：“征辈不难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谓我不纳谏耶？卿识刘用晦、张汝霖否？二人者皆不应得三品，朕以其屡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岂不纳谏耶？”公曰：“臣自幼未尝去朝廷，彼二人者，诚未见其谏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缄口，习以成风。愿陛下惩艾前弊，开忠谏之路，以通下情，则天下幸甚。”初议以时务策，设女直进士科，礼部以所学不同，未可概称进士。诏公定其事。乃上议曰：“进士之科起于隋大业中，始试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时杂以箴铭赋颂，文宗始专用赋。且进士之初，本专策试，今女直诸生以试策称进士，又何疑焉？”世宗说，事遂施行。十五年，授应奉翰林文字，兼前职。以《大明历》积微浸差，乃取金国受命之始年，撰《乙未元历》云：“自丁巳《大明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当食而不之食。历家谓必当改作，而朝廷不之恤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后天。臣辄迹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数，以传永久。”书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迁修撰；二十年，诏提控衍庆宫画功臣像。以稽程降应奉。逾年，复为修撰，转尚书礼部员外郎。章宗为金源郡王，以公该洽，每以经、史疑义为质。公承闲请曰：“殿下注意何经？”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虽授经圣人，率多权诈，驳而不纯。《尚书》、《孟子》载圣贤纯一之道，愿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进本部郎中，兼同修国史、翰林修撰，表进《孝经指解》言：“宋仁宗时，司马光以为古文《孝经》先秦所传，正得其真。因为《指解》上之。臣愚窃观近世，皆以兵、刑、财、赋为急，而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独以童蒙所训者进之君。正以孝为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动天地；为人君者，诚取其辞旨，措之天下四方，则元元之民，受赐溥矣。臣窃慕焉，故敢以为例。”世宗母、睿宗贞懿皇后，睿宗厌世，即为比邱尼。当时朝命尝有“国师”之号。及是世宗议迁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宁宫碑》所载遗训，当用出家礼葬，不可违改”为言者，事下礼部讲求。“往时主上在潜，贞懿身奉释教，业已受朝命，必当别葬，无可议者。尚以人情所难，恐伤主上孝心，故出明训使之遵行。出于母慈，灼然可见。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则子为天子，母后称号，不得不尊；“国师”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极之后，贞懿万福，尊崇之数，自有典常，母后圣性明达，必不重违有司之请，以从桑门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载不可质于今日，明矣！”从之。世宗尝问宋名臣孰为优，公以端明殿学士苏轼对。世宗曰：“吾闻苏轼与驸马都尉王诜交甚款；至作歌曲，戏及帝女，非礼之甚！其人何足数耶？”公曰：“小说传闻，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戏笑之闲，亦何须深责？岂得并其人而废之？世徒知轼之诗文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材。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陛下无信小说传闻而忽贤臣之言。”明日，录轼奏议上之。诏国子监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悯其劳，授蓟州刺史。为郡宽猛适中，旬月之闲，政声蔼然。此州宝坻，盐司所在，濒海之民煎卤而食，盐官时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罗织者。一陷于禁，往往为之破产。官吏疾其然，凡以盐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则幽之狱中。盐司随亦取报。前后数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属，谕以和解之意，即纵遣之。口授文移，过为谦抑，盐官大为感悦，前弊遂革。蓟人至今德之。是年车驾东狩过州，闻公疾稍平，召为翰林待制，同修国史。明年，擢礼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进官五阶。世宗不豫，诏公入侍，遂豫太师淄王定册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进礼部尚书兼直学士、同修国史，特赐孟宗献榜进士及第。初，世宗遗诏，移梓宫于万宁宫。章宗诏百官议其事，皆谓当以遗诏从事。独公奏曰：“非礼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其可使万国之臣，朝大行于离宫乎？”上从之，乃迁座于大安殿。七月，拜参知政事，兼修国史，进官两阶。公辞以才薄任重，恐贻天下笑。章宗曰：“朕在东宫时熟卿名，今观卿言行，无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为之先容。卿其毋让！”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学士入拜，乃举前代史院在衙，以钱五十万送学士院，学者荣之。明昌元年，进尚书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于位。天子闻而震悼。戊申，权殡于都城南柳村。诏百官会丧，中使宣慰其家，赐钱一百万。秋八月辛巳，车驾临奠，宰相、百官陪，赐谥曰“文献”，赐钱二百万，帛四百匹、重币四十端。九月庚午，葬于义州宏政县东南乡先茔之侧。其发引也，敕百官郊送，遣使祭于路，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鼓旗二十事以导。诏同知临海军节度使营护丧事。凡饰终之具，皆从官给，哀荣终始，当世莫及。积官正议大夫、漆水郡开国公。始娶萧氏，辽贵族；再娶郭氏，岊山世胄之孙；三娶杨氏，名士昙之女。公以时制“人子之养于诸父者，不得别赠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为请封。子男三人：曰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辨才、曰龙虎卫上将军赠工部尚书善才、曰领中书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孙四人：钧、鉉、镛、铸。公资通敏，善辞令，胸怀倜傥，有文武志胆，酬酢事变，若迎刃而解。与人言，必尽诚无隐；得人一善，若出诸己，至称道不绝口。推贤让能，力为引荐。后生辈借公余论，多至通显。论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尝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张景仁领国史，公为编修，受诏修《海陵实录》。他日世宗问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溅于面，沾及衣袖。景仁何为隐而不书？”或曰：“景仁事海陵，颇被任使，故为讳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谓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与景仁尝有隙。必不妄为盖蔽，然景仁未尝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与卿何隙？”曰：“臣以小字为史掾，景仁以汉文为史官。予夺之际，意多不相叶。且谓臣藏匿《辽史》，秩满，移文选部，使不得调。此私隙也。今对上问，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炀帝弑逆，血溅于屏，史亦书之。卿谓景仁无是心，何不如《隋史》书之？”曰：“炀帝自讳其恶，故史臣不载之《帝纪》而详见于他传，此所谓闇而章者也。海陵以废昏为辞，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与之弑君而不辞血溅之罪，虽不书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监孛特里先为汉王长史，吏卒苦其苛暴，诬以怨望，语连汉王，有司论当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飞龙之始，当以亲亲为先。孛特里之狱，本出构成；就使实如所论，犹当以汉王之故容之，况疑似之闲乎？”书奏，即日原之。初，兴平养公为子，后生子震。兴平捐馆，悉推家资予之。及震卒，妻子贫，无以为资，复收养之。族人有负人债而宦游不返者，公代为输息者十年。既又无以偿，遂代偿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万，皆散之亲旧，旬月而尽。薨之日，库钱裁余二千而已。体素臞瘁，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顿。家人忧惧，不知所为。公曰：“死生如去来，人之恒理，何忧惧之有？取吾冠服来！”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处顺又如此。晚称忌言居士。有文数百篇，论者独推其《揲蓍说》，盖不阶师授而独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谓好问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铭》为未尽，欲乔转运孛为之而不及也。今属笔于子，幸而论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问再拜曰：“谨受教。”乃为之铭曰：

德星煌煌出东方，让王七世蔚有光。高阳苗裔袭众芳，得《易》贞、干《书》潜、刚。帝前巍冠讲虞唐，德音一鸣凤朝阳。谓公不逢相明昌，谓公为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违所长。风后、力牧望颜行，老之著作暨典常。兴陵用公殆未尝，丘山万年馈且僵。顾以椳闑待豫章，繄国短修奚我伤？维公之息季独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来殷士作裸将，力挈一世归寿康。溯游推之公不亡，千年万家置冢旁。龟石有铭示不忘，渊兮漆水其未央。

卷第二十八

碑铭表志碣

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

天兵南下，经略中土。岁甲戌秋，师次燕西。今行台龙门公年甫十二，随其家人避兵德兴之禅房山。既而尽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领麾下。一日避役御营，犒宴之人什伍为偶，公辄入座共食，意态自如。上举目见之，亲问姓名及所以来者。公跪自陈：“主帅不见恤，无以自存。愿留止营中。”上召主帅，名索公；得之，隶中宫帐下。不三四年，诸部译语，无不娴习，稍得供奉上前。公资禀聪悟，异于常人，进退应对，无不曲中圣意。未几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须不少离。千载之会，实始于此。其年出使诸道，所至以称旨闻。车驾征契丹余族，是为西辽。历古续儿国、讹夷朵等城，战合只，破之。遂征逊丹之斜迷思。于普花儿拒印度嗔木连，破其军二十余万。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艰难险阻备尝之矣。上试公已久，熟其材量而悯其劳苦，随以西域工技户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举燕京路，征收课税、漕运、盐场及僧道、司天等事。山东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军，立二总管，公皆将之。锡之玉印金虎符。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烦符节。意以为圣训谆复，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让金符于佐官宋元、高逢辰，别请银章而归。是后立行宫、改新帐殿、城和林、起万安之阁，宫闱司局，皆公发之。明圣继统万国，连绍勋旧大臣，行尚书省事于汉境。节制所及，凡二十余道。分陕之命，公实膺之。以公前后而言，盖胜衣而入侍燕闲，未冠而肃将使指。带刀宿卫，从事独贤；周庐徼巡，靡国不到；经涉万里，出入三朝；仁信笃诚，自结知遇。至于成白门之婚媾，辨谗夫之媒孽；新宫落成，则以有功遍谕；中州抚治，则以无过见知；合侍御而为家人父子之亲，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顾殷重，赐赉稠叠，开国旧臣，莫与为比。古所谓攀龙鳞、附凤翼、依日月之末光、挹云雨之余润者，盖不足道也！公每以国恩天大，不胜臣子区区之情。丙午冬，诣阙拜章：“既以乡郡所创大清安寺为僧众祝严之所矣，恭惟河润九里、泽及三族；姑姊群从，任恤姻睦，率从大庆得之；而于扬名显亲，尚或阙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处乎？”乃命家老，件右积絫之旧，命文士撰述，铭诸丽牲之碑。谨按：刘氏世居宣德县北乡之青鲁里，孝弟力田，盖有年矣。曾大父云，自辽日为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琼、曰玹、曰瓒。玹之子四人：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体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赀雄其乡，委积丰实，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关、西乡之土厚，皆有别业，与世官荣禄家同里闬。出入游观，裘马相尚，轻财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济。故州里以阴德称焉。府君娶同乡李氏，生三子：长敦、字德厚；季效、字德信，皆无禄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来，不常厥居，而其先茔止于青鲁西北原而已。窃尝考于“阳报”之说：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杰之士，乘时奋兴，以取功名富贵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龙讳，亦奚必以凭借积絫而为言？然质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絫将，一得于平反楚王英之狱，一得之统百万之众，未尝妄戮一人。远则传记所传，近则耳目所接见，若此者众，殆不可胜举。惟天爱民甚，一物暴陵则天气为之舛错，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报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凭借积絫，一切以谀辞折之，则神理或几乎熄矣。公家出燕、辽之大姓，席曾高之世业；华腴之奉，郁为素侯。至于排难解纷，周急继困，任侠尚气，与时贵并名。源深流长，概见于此。惟公资风土之厚，炳川岳之灵；威德沉潜，策虑愊亿；坐镇衰薄，含纳垢污；独见几微之先，审度刚柔之际；人不能一，我则百之。若夫武臣宿将，专制方隅；交构既兴，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既殚，重为辑睦。又若失意杯酒，意气妄加；人以兵忧，我惟诚往；和气甫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论列御前，皆天下大计；辞情激烈，上为动容；一言兴邦，古无与让。至于宾礼故老、崇尚儒雅，古今治乱了然胸中；慕高贤之归休，师道家之知止；无心富贵而富贵如见逼，畏远权宠而权宠常自至；年甫知命，福禄方来；其深略远图、忠良明智，上以尊主、中以庇民、下以为刘氏无穷之传，当大书、特书、屡书之，不特一书而已也！夫忠以报国，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义彰，慎终追远之德厚。不有金石，后裔何观？乃为之铭。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某其长，已袭世爵云。其铭曰：

有佳者城，武宁其原；是为龙门，刘氏之阡。刘为大家，出用武国；从公曾门，孔武且硕。孔武且硕，唯幽、燕之习；曾是义侠，而多潜德。斤斤我公，有见于几；年甫胜衣，知大福所归。惟左右是奉而不违。开阖风云，出入范围；婉娈龙姿，跃而天飞。股肱心膂，成体而一；穆陵无棣，赐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国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钜公。纪有旗常，勒有鼎钟；何以配之？钱氏表忠。冕巍峨，奋无所阶；世寻丕祚，公有自来。宗起起宗，畴宗之德；公溯其流，谓必有开。公侯之世，其终必复；家食旧德，史遗往躅。狱有平反，将无妄戮；神理不遐，敢专其福。岷山导江，小川三千；发源滥觞，其必不然。我作铭诗，述刘宗之先；祝公眉寿，而保鲁为忠孝无穷之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

范阳张公汉臣，遣其参佐陈玠、李侃、侯弁，自曹南走书币及予于顺天。书谓予曰：“子良不敏，爰自束发以良家子隶军籍，转战南北将四十年。冯藉先世积善之旧，生还乡国。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礼，展省坟墓。考之令甲诸仕及通贵，庙与墓俱有碑，应用螭首龟趺之制。窃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见信于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宠，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维吾子惠顾之。”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围，外援阻绝，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节度、宗室众僧奴之幕客张子良由闲道赍奏牍至者，都堂趋召问所以来。公为言：“国用安自涟水来归，纠合义徒，刑牲歃血，誓为勤王之举。以游骑旁午，跬步千里，无敢进奏者。子良感激自奋，独与裨将张平夜行昼伏，闲关百死，乃今瞻拜京阙。幸疾得归报，无失事机。”即日召对便座，劳赐殷重。凡奏牍所请眷倚用安者，无不开允。符节、印绶、衣带、弓矢、书诏、诰命，凡系之左曹者，予得与闻之。朝议多公机警绝出、占对详尽，虽素官无以过，啧啧称叹，率以远业期之。及公将使指还，都人日望东师之至。而用安天夺之魄，心计蹉跌，进退狼狈，迄无所成。公信义昭著，独为时论所保任，故继有鹰扬骑都尉、徐、宿节钺之命。予亦备闻之。公初北归，介于东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两君，以此碑为言。盖公颇知予，而予亦尝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愿交之日久矣！诚得秉笔以相兹役，使孝子之情尽、诸侯之礼备，固所愿也，其敢以固陋辞？维张氏族出范阳，其家于县东仇家里者不知其几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下，皆隐德不耀。大父臣甫，资禀高亮，不亲细务，恤贫乏、乐施予；又谨于事佛，日诵《般若》为课，重惜物命，未尝烹割行及庖湢，闻家人茹荤，则睨而不顾；寿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讳圭，纯质有父风。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泛溢，漂坏庐舍，至于丘垅亦为湮没。圭与长女李乘船筏，百计访求，仅得祖考遗骸于泥淖之下。其濒于死者屡矣。妣宋氏，慈仁勤俭，孝于舅姑；生子二人，长即公，次曰子明。子明仕为鄜州、洛交主簿。母有前识，谓公材干特达，后当贵显，常戒之毋妄杀，以仁爱为怀。墓故在三水之阳，惩创水祸，改卜其阴，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见于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初，大安兵兴，公以材选为军中千夫长，以功迁都统。时耕稼既废，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兴、新城户数千，就食东平。甲申秋，枢密院檄公迁寿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将夏全反覆变诈，动与公不相合，公谋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鸡口，州随为李敏所据。公弃家属，募死士数十辈，径入敏营。敏一夕三召公，公辞情慷慨，感动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与宿州帅克石烈阿虎劫之，遮老幼数万，灵壁之围遂解。全不胜愤。会邳、徐军来复仇，公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宿帅众僧奴斫全营于蕲县，全仅以身免，至遗其金虎符而去。未几，疽发背，死于扬州。公在两淮，初非本策，笪以地土卑簿，风俗不相一，感念先垅，遂有鸿鹄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拥麾下数万众，自泗州北归。大帅以闻，随拜颛制方面之命。尝谓全燕疆界广阔，风土完厚，自秦灭六国而郡县之，迄唐中叶，卢龙一军，雄视赵、魏，郁为大镇。以枣栗之利、车骑之盛言之，则为用武之国；以太行、恒山挟右碣石入于海言之，则为天地之藏。海山沉雄，通贯斗极。人禀其气而生，或客于其乡，或仕于其国，率多魁伟敦庞宏杰之士。至于游谈剑侠，倔起闾巷闲而掉臂于王公之门，排难解纷，遂以功名显者，往往而在。盖不至于人物渺然，绝无而仅有也。汉车骑将军之子孙散居涿、易闲，虽谱谍散亡，无从考桉，其风声习气、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公策虑愊亿，气节豪宕，其走夏寇、使大梁，特暂有所试，已足以信眉高谈，无愧天下，况乎膂力方刚，委任伊始。侧闻下车睢阳，首以增筑学舍为事；幕府省静，日得近见文儒，考论今古衣冠之整洁，车骑之闲雅，骎骎乎承平礼法之旧；他日极其所至，岂特长一道将军而已邪？故予既论次先德，并以公出处附之，欲人知张氏所以起其宗者盖如此。其铭曰：

立木柏松，文石龙蛇；郁彼新阡，乡国之华。千骑来归，大纛高牙；展墓而入，州人惊嗟。繄张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获之，犹上农之禾，月计之则有余，理无僭差。西州既东，兵连两河；锄耰棘矜，奋而横戈。矫矫维公，矻立不颇；维军律是从，战功日多。夏寇黩髡，剑佩巍峨；食饱而颺，诞为盗夸。公斫其营，壮士无哗；惭愤亡几时，化而虫沙。有来同盟，唇齿辅车；诣阙拜章，畏途褒衮。孰为田畴，而充负荷？公之义声，金石不磨。大邦维翰，淮海无波，公力方刚，公寿亦遐。相彼发源，渊其未涯；我卜行营之原，当置万家。

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

公讳怀德、字辅之，以小字得孙行。族完颜氏，隶上京路司属司。武元文烈之从弟劾彻，封国于赵。子斜不出降国而郡，封于金源；子阿鲁，熙宗朝平章政事；子习捏，骠骑尉上将军、义州节度副使，即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从承应走马局，俄迁内承奉班，三历监务，用课最调密州仓使。卫绍王至宁元年，选注临淄令。公生长华腴，而能以法度自检。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谓其中有不可测者。及见其不饮酒、不畏怒、不事苛细、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数日，上下欢然，犹一堂之上矣！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独临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视犹血属，百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定，确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数月之久，大帅驸马都尉仆散公统兵而东，乃诣军自陈。都尉知公仁爱所感，脱身于万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官。公南归之计已决，再四退让，乃听自便。是后侨居亳州，无复宦情。以宣宗兴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遘疾，春秋六十，终于私第之正寝。越三日，权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药师之女孙，封号如其姑。子男一人，曰从政；男孙三人：阿海蚤卒，曰守英，曰守杰；女孙一人，嫁须城令信某，蚤卒；曾孙女二人，尚幼。天兴壬辰，河南破，从政率老幼千人归行台，特进公于东平，给使帐前。承事既久，委之管库之任，稍迁工匠副官。今年闰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尽，改本道课税所副使。未几进副为长，且授以提领之职。提领永念先世积絫之厚，兵乱流离，猥蒙特进。公父子特达之遇，思所以显亲扬名者，唯金源陪葬。大房平章出镇锦州而薨于镇，葬此州之某山。副节度葬宏政之宏山下。临淄邈在河外，诚惧陵谷变迁，墓失其处，则遗孤投死无后矣。乃遗长子阿海护輀车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须城东金谷乡之卢泉为吉，定为新阡。我先府君是为北迁之祖。窃谓私门之事，无此为大，乃于省介参某人，以墓碑为请。盖提领君之子婿世昌，予门弟子也，故予于君之平生，颇知其崖略。君尝以族属授官，而不乐仕宦。宗室诸老怒其闲放自弃，欲强致之京师。君百计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从进义校尉，至昭勇大将军矣。亳下多世官，恣纵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气使诃护之，识者称焉。亳被兵而军乱，军中有挟宿怨谋相图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为备，竟免于难。迄今身领漕政。守英官胡鲁。女孙适某人。循流测源，岂偶然哉！铭曰：

殷士黼扈，厥作裸将；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强。辽江洑流，玉牒散亡；独金源有传，见于东方。见于东方，朱芾斯皇；维先世所归，陪燕大房。再迁而南，邈如投荒；丧乱宏多，旷于烝尝。温序思归，眷言涕滂；輀车北辕，金谷其藏。郁郁佳城，松楸有光；惟彼临淄，铜墨之良。梁肉疲羸，纨绔冰霜；惠利所渐，爱于桐乡。殆天以慈卫之，俾寿而康；何血肉之场，而有万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耆庞：对于前人，只惧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当。我卜卢泉之原，万家其旁。

费县令郭明府墓碑

公讳峤，字子崇，族郭氏，世家临潢之长泰。曾大父英，潜德弗耀。大父愿诚，辽日进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长曰元徽，金朝词赋甲科，未仕而终；次曰元弼，换辽官充尚书省译史，迁仪鸾局副使，遂占籍大兴，左警巡院。兴陵朝，诏举内外官三十年无过犯者，宰相以仪鸾姓名对，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荐其清慎有干局；特旨进阶五品，授辽东路转运副使。生二子：长曰岐，大定十九年进士，释褐蓟州军事判官；车驾东猎，听万姓纵观，上亲问蓟州孰为好官，父老合辞，以军事判官对；问之它所，对如前；上欲擢为朝官，以避亲换宛平令；絫迁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历解、深、单三州刺史，终于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则公也。公早习举业，知诗文律度。以父任试补尚书吏部掾属，终，更调禹城南宫丞、再调沂州防御判官，以廉能升兼费县令。资禀孝友，临政仁信笃诚，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欢然有父母之爱。使者复以廉干闻。贞祐之乱，河朔郡邑在所陷没，费亦受兵，公能以计自脱。家四十口，逃难解散，无复归顾之望。兵退，县治复立。不旬日，农民护送公族属皆获完聚，下迨狗马，无所弃失。同官诸人均被杀掠，有不遗噍类者。识者谓公之仁政验于此矣！公春秋已高，无复宦情。长子令永宁，洛西山水佳胜，衣冠之士多寓于此。公与贾吏部损之、赵邠州庆之、刘文学元鼎、李泽州温甫、刘内翰光甫、名流陈寿卿、薛曼卿、申伯胜、和献之诸人，徜徉泉石闲，日有诗酒之乐。天兴元年二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阳陷一日，以病终于寓舍。官怀远大将军、上骑都尉、汾阳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阳郡君。子男四人：遹祖继伯氏按察副使房，以荫仕为太原交钞库使，历阳曲令，终于府治中；嗣祖以祖荫试补刑部掾，自同州录事永宁、中升陕县令，入为吏部主事员外郎、京师大司农丞，天兴初，授本路安抚使、兼行大司农分治户部事，今为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兴祖以公荫试补户部掾，今为燕京总府参佐；显祖未仕。男孙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谦、曰豫、曰随、曰临、曰观、曰贲、女孙五人：长适士族涿州王氏，次适燕中王氏，余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祔宛平鲁郭里东原之先茔。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于汾阳郡君之墓，礼也。好问往在洛西，辱公以篇什见赏，且于二子有通家之好；见属墓碑，不敢以固陋辞，因为论次而系以铭。其辞曰：

析木天街，碣石海壖。唐风具存，不为辽迁。公生其闲，气质浑然。人门其华，诗礼其传。可以登三老贤能之书，而屈于吏铨。有来铜章，仁信蔼然。沦浹之深，人合而天。昆冈火炎之日，缁负不捐。孝于亲而贤，友于弟昆而贤，孝友而施于政又其贤。恺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滥觞，三百维川。大书丰碑，识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过者式焉。

广威将军郭君墓表

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归。既破平阳，取道太原，分军西六州。时岢岚无主将，同知军州事完颜昭武以城守计访于君。君为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长驱而南，燕、赵、齐、魏，荡无完城，公独欲以掌许地抗埽境之兵，强弱众寡无乃不敌乎？且守御有具，非仓猝所能办；就使可办，客军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去心，驱市人而使之战，果何恃乎？兵家有战有守，不能战、不能守，唯有避其锋耳。今游骑已入境，不蚤为计，则悔无及矣！”昭武者从君言，乘夜以军挟老幼走西南龙门砦，北兵随至。汾、石、岚、管，无不屠灭，唯岢岚无所得而还。宣抚司录君功，以便宜授岚谷簿、摄录事。至今乡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讳瑁，字子玉，姓郭氏，世为岢岚人。唐以来，忠武王之子孙散居汾、晋闲，不见于谱系而得之承传，君盖基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兴、父诩，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来，以赀雄乡曲，任侠尚气，乐于周急，尝日出缗钱一千以给匄者。如是数十年，故人以阴德归之。君弱冠以律学应选，再上不中，议罢举。会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动止，推择为吏，历仕州县。久叙年劳，授忠勇校尉，自岚谷簿调隩州知法，改平阳知法、河东南路行元帅府检法、兼提领犒赏。兴定元年，入为尚书左三部检法、改嵩州知法，遂充行尚书六部主事。叙官广威将军、汾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以正大二年、岁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终于嵩州之寓舍。君天禀浑厚，有晋人淳笃之风。自持者甚廉而施予无少厌。议狱余二十年，仁心为质，所以致忠爱者无不尽。在隩州明刘狗儿者无罪，积年之冤不数语而决，阖郡为之称快。宁化频年荒歉，时疫流行，君躬自调护，多获全济。最后主部事，危急之际，调度百出，君区处馈饷，视民力为缓急，上官以吏能许之，莘公胥和之、参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台平阳，首被奖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门之旧，时以书问及焉。居伊川既久，先以酒交于屏山李先生之纯、许司谏道真。归老此州，与马倅之良、赵宰寿卿日相追从，徜徉山水间。云屏泛舟，见于图画，其为名流所重如此。身殁之日，送葬之人倾动州里，行路为之悲怆。则君之生平诚于接物、不以贫贱为轻重者，于此见之。夫人同郡李氏，闺门整肃，有妇师之目，封汾阳县君，后公八年殁于襄阳。子男五人：长曰蜕，用丞相高寿公荐，试补随朝掾属，充平阳、孟州两帅经历官，嵩州刺史；次曰仲彧，举进士；次曰择善，弃家为黄冠；次曰仲文，以君荫补，遥领西安军节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荫祗候承奉班，蚤卒。女一人曰妙延，为女官。孙五人：曰汝霖、曰栋、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衷。曾孙三人皆幼。某等将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于郡北天涧南原之先茔。岁甲辰冬，予过洛西，仲文方从事邓州之行幕，介于教授吴子贤，涕泗百拜，以墓表为请。仲文温淳有蕴藉，一府之事，皆所倚办。择善操履能正，博于玄学，道价重一时。而窃叹郭氏世业淳雅，晋人少见其比，推究源委，知广威君之后，方兴而未艾也！乃为论次之而系以铭。铭曰：

敦兮其纯良，有自胜之刚；温兮其慈祥，无寡恩之伤。横流汤汤，身为舟航，拯溺于其乡。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发其幽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潞州录事毛君墓表

君讳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临清；靖康之乱，迁大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询，金朝初，洎弟评同登进士第，仕为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壮，广威将军、永年县主簿。内翰东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备矣。永年三子，君为之长。自幼以孝称，友爱二弟，遂及宗党。资禀刚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礼犯之。明昌中，以父任系承奉班，历监差者五，皆以课最闻，而未尝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灵宝县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摄县务者几二年。平赋理讼，有爱利之实，宪司以廉能举之。将受代，丁太夫人李氏忧。赴丧之日，老幼号泣，攀送数十里不绝。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终，复遭大故，比葬斩焉。衰绖中，日诵佛书为课，迄于终制。言动之闲，鲜不如礼，人以为难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选授昌平县军资库使。到官未几而大敌至，吏民狼狈逃死，随溃军而南。库所贮金帛，先备犒赏用者，以钜万计。奸人乘乱，公为攘敛，同官亦挟轻赍而遁。仆隶因以为言，君诃之曰：“官不能守，既无所逃责矣，尚敢以盗窃自陷，违天理、累子孙乎？”贞祐元年，调潞州录事，待次乡里。府尹知公有干局，檄监漕事。赴都时，游骑充斥，道路阻绝，篙工役夫日议逃避；君安慰百至，粮运竟达。尹益以军食付之。乙亥冬，敌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计馈饷而城已陷。兵人胁君使降，怒其偃蹇不为屈，欲兵之。君盛气愤激，义不受辱，大叫触墙，立致殒绝。得年五十，实十二月十有二日也。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所吴庄原之先茔。积官广威将军、勋骑都尉，封荥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翛然之女孙，封荥阳县君，略通书传，事舅姑孝谨，训饬二女，动有礼法，中表以妇德母仪归之。禀命不融，与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谦，明威将军、临淮簿；居政，忠显校尉、魏县五星镇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许醋监；喜喜蚤卒。女二人：长适千户乔惟忠，次适顺天路军民万户张德刚。男孙三人：渐业进士，涣、澄皆尚幼。初，君欲就荫补，而弟广威将军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数年，竟与同解而仕。敬之仕宦连蹇，絷坐课殿被拘，君每加营护。事过之后，虑其不自安，不复一语及之。兵兴以来，良家子多从军，君昆弟未尝别籍，丁壮六七辈。军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选。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没，行坐涕泣。君闻而怜之，卒以己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毕氏，游宦隔阔，无归省之便。君问遗殷重，不以远道为嫌。二女及笄，州里名门竞求姻对，君俱不之许。夫人问之故，君曰：“吾女贤淑，当媲贵官；管库常族，何足辱之？”卒之两婿皆开国勋臣，宝书龙节，位望崇显，在当代侯伯之右。庇阴所及，外舍有光。诚不负君所期矣。居仁避乱南渡，居数年，始知二姊所在，赢服里粮，千里就访。及兵破河南，张侯委居仁举夫人族属之留汴梁者北归，令群从安居鸡水之上，岁时燕乐，复见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之旧。虽出侯恩义，而德义之力为多。顺天盛衣冠，德义从先生长者授诸经章句，骎骎乎性理之学。君之世，盖未易量也。曩予妇翁提举官，以宗盟之故洎君全仲通谱牒，恩文备至，有骨肉之爱。奉公夫人之命，德义以墓表为请，因为论次之。君尚多可称，弗著；著以孝为忠者。其铭诗曰：

义如泰山力莫胜，惟其举之孝也能。受亲发肤敬所承，一许之国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远毅以宏。大河无梁岂乐冯？以孝则勇信有征。千年华取美称，禽息鸟视奚足矜？忠臣之门后必兴，天何言哉理则应！

卷第二十九

碑铭表志碣

显武将军吴君阡表

君讳璋，字器玉，姓吴氏。石晋末，有官献州、从少帝北行者，又自辽阳迁泰州，其子孙遂为长春人。六世祖匡嗣，辽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国公；五世祖昊、咸雍十年刘霄榜登科，仕未达而殁；四世祖敬良，潜德不耀；子让，东头供奉官，赠安远大将军，即君之曾祖也；祖铎，合门祗候，金朝天会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贞元中监崞县烟火公事、赠明威将军；妣傅氏，濮阳县太君。君即明威之元子也。生七岁而孤，养于其姑乐亭齐氏。稍长，即能自树立。大定十年，以荫补官，历遂城、满城四务酒官。明昌四年，调保州军器库使，改太原大备仓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诸司差监历城税；课最，迁济南军资库副使、转邓州草场副使。会录事缺员，父老状于州，请君摄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称焉。卫绍王即位，用大安霈恩，官显武将军、骑都尉，濮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因为所亲言：“吾猥以赏延，入仕将四十年。得不偿劳，宁不自知？徒以先君子蚤世，不及通显，故强颜末秩耳。今品及列爵，当豫追锡之典，生平之志毕矣。今不自止，欲何求邪？”乃投牒请老。武胜节度高侯雅知君，劝止之曰：“选法荫子，五品例入一差，随有超擢；君淹管库久，能少忍之，且当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决耶？”君不得已，起调得监方城税。到官不数日，以崇庆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终于官舍。君资孝友，姑氏殁，哀过所生。识者以为生长见闻宜有加于人者。为人诚实乐易，重然诺、轻施予，有以急难来归者，必极力营赡之，以故家屡贫，然不恤也。少日酒不能乱，中岁以止饮自誓。宾客过门，欢宴弥日，不见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殁之日，识与不识，皆为之嗟惜；名士赴吊者数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夫人某郡张氏，闺门肃睦，有内助之效，封濮阳县君，后君二十年而殁。子男二人：长仲侃，忠显校尉；次仲杰，邓州教授。孙七人：曰纲、曰维、既冠而卒；曰绰、曰绾、曰续、曰级、皆蚤卒；继僧未召。仲杰将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归祔于大兴府宛平县玉河乡黄村里之先茔。岁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辰冬，予过洛西，仲杰涕泗百拜，以墓碣铭为请。仲杰学为通儒，德为善人，殆“维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为论次之，并用予之所感为作铭。铭曰：

我足天衢，彼责守闾；我器牛，彼求柱车。论族膏腴，卒不能以自濡。管库之须，仕无他途；选部一拘，同滞贤愚。然则前日之所谓任子者，非敝法也与？

忠武任君墓碣铭

前泌阳令任嘉言亨甫，状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谓某言：“先君子弃养十年，惟是转徙南北，不得以时安厝。今北还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当有碣，碣当有铭，敢以撰述为请。”某于亨甫有州里通家之旧，不可以不敏辞，乃为论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为汾阳人，有讳才珍者，登天会六年进士第，由洪洞令入为尚书省令史，皇统中坐吏部田侍郎毅之党，殁于贬所。田初为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别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群小积不能平，造作飞语，构成大狱锻炼，田以下伏首恶者八人，以敢为朋党、诳昧上下、擅行爵赏之权，皆置极刑。自余除名为民、杖决徙远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豫赠典，复朝散大夫。生子微，以荫补官，监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讳德懋，字君范，资禀醇雅，有受学之质；弱冠就举，屡为乡府所荐。惠民蚤世，事继母无闲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择，署军中千夫长，积官忠武校尉。已而罢归。闲居乡里，愈更乐易，虽在愚幼，皆知其为善人君子。尝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横被罗织；自明昌昭雪之后，右丞苏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将绝而复续、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孙必不独为神理所遗也。”乃力课亨甫学。其后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口乡里荣之。中岁之后，即置家事不问，惟日诵《般若》而已。积习既久，灵应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贞祐之乱于鄜、于京兆。以天兴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终于邓州之寓舍。临终遗命：以所诵经内怀中。纩息定，家人发哀。良久复开目云：“经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刘氏。子男三人：长即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适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于郡西南洪哲里之东原。呜呼！朋党之祸，何其易起而屡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吕惠卿辈至指司马丞相为元祐奸党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谓彰善瘅恶、可为万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随为雷火所击。惠卿等惧大祸将及，乃赦党人，死者复官，流徙者复还。自今观之，元祐党禁，不过追削窜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师而已，曾不若皇统之祸之惨也！余尝深求谗夫之心，而后知谗之所以为病者。盖心魄既丧，瘁为谩疾所乘：尝粪为甘，嗅足为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谩疾不已，矫亢忌嫉，合而为圣癫。始于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为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居之不疑；造大谤、起大狱，视正人端士若有血仇骨怨，期必报而后已。苟可以售其术，虽杀身、灭亲、亡人之国，有不恤焉者！余观于成败之变多矣。自有天地以来，未有食人而不为人所食者。凡为谗夫者，其才智类出于人远甚，宁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于杀身、灭亲、亡人之国而莫之恤焉者，独何欤？殆受病既深，至于中风狂走，虽和、扁操万金良剂，亦无如之何耳！古语有之：“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又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又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圣人之所恶、又其所甚畏者也。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奸人败类，交乱四国，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不有人祸，必有天刑！生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痛快，唯遗臭无穷，是所得耳！蔡、吕诸人，欲以党议诬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豫温公党为耻；又欲以党祸绝士大夫之世，而后之名卿、才大夫、贤宰相皆出于党人之门。然则为朋党之论者，其亦未之思欤？铭曰：

善为吉先，寿为福元。有子而贤，卒归骨于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于人众胜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盍当以我为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来燕都。行台参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状，再拜涕泗，为予言：“往者过太原，尝以宗人益甫咫尺之书之故，得见颜色。时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侧闻从者在燕，将往拜之而邂逅于此，今愿窃有请焉！”案事状益甫所撰；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贤，故为论次之。君讳元，字长卿。曹氏世为隰州人，隰州之以赀雄乡里者，累十数代矣。曾大父秀，妣张氏；大父继纯，贤而有文，以善人获称，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女；父镇，资仁厚，有士风，妣靳氏、张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龆龀受学，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独念君未有所立，殊以为忧。及父殁，君持丧如成人。未几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絫日，庐墓侧至终丧，乡党称焉。其后兄弟析居。君力学自奋，不数年博通经传，以至阴阳、医药、法理之学，无不精至。为人谨厚，举动不碌碌。喜宾客、好施予、周急继困、不责报谢，郡长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桢既老，君事之惟谨，疾则躬侍汤药，存拊诸孤，更为赆赡。有闲之者，君不听，曰：“乡人不能自存者，且当救之，况兄之子乎？”贞祐之兵，隰州破，群不逞之徒乘乱剽掠。君具牛酒，集壮士，得千人。约曰：“吾州被兵，惟酬倅独存，今逃匿他境。吾欲与公等立州事，迎倅以归，可乎？”众曰：“诺”。乃安集境内，还倅于州。群党破散，遗民赖之以安。有欲推君为官长者，君义而却之。明年大饥，民无所于籴。君出所余以救饿者，全活不胜计，而初不一钱取也。兴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将适终阳，遘疾终于途，春秋四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夫人霍氏，同郡检法某之女，闺门肃睦，内助之力为多。君殁之两月，州乃陷，尽室被俘，惟椿年调官京师。夫人绐兵士言：“我主妇，蛰财所在，当尽指示，余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宽。夫人私语之曰：“若等自为计！吾老矣，终不能苟活以重吾儿忧。”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禄，吾杀身以报可矣，财岂可得邪？”兵士怒缚之，夫人骂不绝口而死。生子三人：长即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为真定参谋。椿年大安中出粟佐军，仕为绥德令，阶五品，得赠君信武将军、某县男，夫人县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荫祗候承奉班。诸孙皆尚幼。孤子等实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茔，夫人祔焉。铭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刚。衣冠堂堂，百夫之防。无移官之阶，而有为政之方。施于闺门，义存义亡；凛凛皑皑，昆玉秋霜。墓石有铭，德潜而光；我卜曹宗，偕隰川其未央！

千户乔公神道碑铭

公讳惟忠，字孝先，涿州定兴人。大父恩、父顺，世为农家而以义侠见称。公资禀沉默，见于童幼；及长，骁勇善骑射，志胆坚决，辈流中少见其比。卫绍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战功取阶级，夸示乡闾者。公慷慨奋发，不甘落其后，乃弃家事不问，侠游燕、赵闲。贞祐南渡，河朔板荡，豪杰竞起。公从今万户张公聚族属、乡曲，保西山之东流堝，别自为一军。及张君副经略苗公道润承制封拜，公亦受定远大将军、恒州刺史。居无几何，国兵由紫荆而南，张公以马跌被执，而公不知，其守东流者如故也。大帅以张公至堝下，谕公使降。公盛为御备，日战数十合，力尽乃降。张公先以公为爪牙，且嘉其忠愤不挠，力为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将彭义斌既破东平，随据大名，声势甚张。南北军待为勍敌，无敢试之者。一日，义斌提锐卒数千北向，猝与公遇于真定之南。公以骑数百直前挫其锋，义斌慑焉。武仙劫杀主帅，并山郡县反为金，张公会诸道兵击之。公时摄帅府事，将骑五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闻敌将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谓部曲言：“归师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设伏山下，开其归路。彼得路则无斗志，吾邀击之，取兽于穴，得志必矣！”已而敌兵过，公出其不意，大败之，如公所料。时别将有陷阵中者，公以单骑出之。不旬日，诸叛者日继降附。进逼真定，仙惧南奔，转战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略地齐、鲁，驻军滕州之牙山。红袄军夜至，公独搏战，奋戈大呼，营中惊奋，皆殊死斗。袄军败走，填压山谷闲无虑数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数万将及城下，公逆战，走之，获军资甚众。城中军突出，将为掎角，公随以短兵遮击，敌退保不复出。大帅会诸将，特称公之勇，以袖异之。先是张公开幕府满城，公为元帅都监，以功迁左副元帅。及师还，兼行两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帅府事，移军唐县镇，遏西山者絫年。辛卯冬，南渡河，战于阳翟之三峰山。明年围汴梁。汴梁围解，公北渡。天兴，军北渡，平章白撒攻围卫州，公力战却之。河南平，张公入觐，公复摄府事，从征淮右。岁甲午，朝廷第功，张公因陛奏："臣之副乔惟忠，出入百战，功最多，乞加宠擢。"于是特恩以宝书、金符，授公行军千户。自是愈自奋励。其破枣阳、攻光黄，率以先登被赏。张公勇而有谋，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略授公使战；公亦禀而后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统城三十，遭离丧乱，人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叹而就妥安，出于翼赞者为多。计公之功，盖不特攻城战野而已也。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纯至，问安视膳，躬侍汤药，士大夫以为知礼。壬寅秋，丁内艰，适在病中。比襄事，哀毁骨立，用是病增剧，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终于正寝。越某日，权厝顺天城东之某原。取大名毛氏、广威将军潞州录事之女，闺门肃睦，中表以为法。子男五人：长圭，袭公职，出屯河南；次曰琚，顺天路人匠总管，雄州、新城等处长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长适千户贾某，早卒；次女继焉，亦毛出也；次适聂氏，余在室。男孙三人，女孙一人，皆尚幼。公美须髯，举止详雅，有素宦之风。恬于喜怒，未尝见于色。每战胜，将佐共为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黄州也，宋氏乘昏莫奄至，公率锐卒与战；主帅命举火视之，见青甲而黄马者战甚力，而不知为公也。明日悬赏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让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谨，教公毋妄杀、重惜物命。公亦视母意所在，以宽厚从事，所捕生口，多纵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问知为士人，即馆之门下，令授诸子学。古人北面降虏者，今真见之。尝以时俗侈靡相尚，中岁以来，尤尚纯素，出入会计见之朱墨者，率无浮费之妄。然人以缓急来赴者，必重为赙给，负责则往往折券以贷之。识者谓公孝以安亲、忠以立节、义以捍难、仁以济物，视履考祥，必当敦庞耆艾，五福具备。今禄不酬庸、寿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报施，可易量邪？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于东王里之先茔。以仆辱在葭莩之末，以神道碑为请，乃为件右之。其铭曰：

沉鸷其姿，角逐其时，郁无所施，豪杰以为资。成周既东，日薄崦嵫；志横溃之独障，势一木之弗支。义释严颜，殆天使之。大邦维藩，虎臣桓桓；爪牙方张，而傅之羽翰。蛇矛突前，奋力如湍；坚陈枯株，名城弹丸。有来创罢，革肤靡完；豺狼荆棘，挈之妥安。我恩我威，尔煦尔寒；疾疫刚瘅，孰我敢干。北方之强，碣石盘盘；战功曰多，公与不刊。勒铭丰碑，以永后观。重侯兮累将，戛戛乎厥初之难。

千户赵侯神道碑铭

河朔用武之国，自金朝南驾，文事埽地，后生所习见，唯驰逐射猎之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况官政者，或不能执笔记名姓。风俗既成，恬不知怪。惟侯在军校中，日以文史自随，延致名儒，考论今古，穷日夕不少厌。时或投壶、雅咏、挥尘清坐，倡优、杂戏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业，而邑文人亦随而化之。行台所统百城，比年以来，将佐令长皆兴学养士，彬彬乎齐、鲁礼义之旧。推究原委，盖自侯发之。侯讳天锡，字受之，姓赵氏。世为冠氏人。曾祖讳存，金国初官保义校尉；祖讳诚，明昌中岁饥，发粟赈贫，为乡曲所归；考讳林，贞祐之乱，以乡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帅用便宜授县令、阶忠显校尉，殁于王事。事见先茔碑，此不具载。侯即忠显君之次子也。赵为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军，补修武校尉、监洺水县酒。罢官归，遂为县防城提控属。大朝兵势浸盛，避于洺水。洺州防御使苏政召幕下，拟充冠氏令。耕稼既废，城邑无所恃，乃挈县人壁桃源、天平诸山。以辛巳春归大行台特进公于青崖崮。行台闻侯之名，隶帐下。从征上党，以功授冠氏令。俄迁元帅左都监、仍兼前职。甲申，宋将彭义斌据大名，屡以兵来侵，人心颇摇。侯谓业已事行台公，不可以贰，兵势虽不振，姑少避其锋以图后举耳。乃率将佐往依大将孛里海军。未几，破义斌于真定，授右副元帅、同知大名府路兵马都总管事、阶镇国上将军。乙酉八月，复迁冠氏。先是故帅李泉为义斌所攻，既降之矣；大军至，怒其反复，有屠城之议。侯救护百至，老幼数万竟得全活。时泉已在大名。不数月，又结苏椿辈，纳河南军。从宜郑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为计。侯每战每胜，气不少衰。某月，倜自将万人来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战三昼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风晦冥而遁。己丑五月，朝于北庭，所上便民事，皆优诏从之。行台公亦以其论列具当，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黄龙冈失利，将佐千余人被俘，侯皆以计活之。又明年，用行台公荐，宣抚行军千户，仍赐金符。戊戌南征，驻兵蕲、黄闲，被病还。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终于县治之正寝。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长复亨、次泰亨、贲亨、柔亨、万亨，幼未名。女二人：长嫁东平路镇抚军民都弹压吴答里甲，幼在室。侯资重厚，造次必以礼。事太夫人孝，意所向必奉之，惟恐不及。抚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择时贵嫁之。在军中二十年，未尝妄笞一人，诛杀不论也。人有以急难来归者，力为赒恤之，脱之于奴虏、活之于屠戮者，前后不胜算。他日有负之者，亦不以为意也。初，县经丧乱之后，荆棘满野；敝衣粝食，与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业单贫、备御盗贼、劝课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尽。经画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内，独为乐土。宾客至者，燕享犒劳，肃然如太平官府。礼成而退，皆相与称叹，以为侯之材盖有大过人者矣！大概侯所长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与游，皆天下名士；气节之所感激，论议之所薰习，鹰扬虎视，自当有万里之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未一出，竟赍志以殁。此有识之士所以深悼而屡叹也。孤子复亨等，以某年十二月庚寅朔，举侯之柩，葬于保义里之先茔，礼也。既已事，以予尝得幸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为请。予往客平阳者六年。岁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将就养于太原，侯留连郑重，数月不能别。军行河平，予与之偕。分道新乡，置酒行营中；夜参半，把烛相视，不觉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语云："欲与吾子别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于是疾驰而去不反顾。呜呼！此意其可忘哉！乃为之碑而系之以铭。铭曰：

赵侯翩翩蚤有称，乘时云风志骞腾。伯府选劳乃进登，树之旗旄冠氏惩。大县万家既分崩，疲癃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给矧暴陵，逋亡日来月有增。田野载辟岁载登，昔无粗麻今纩缯。宾礼师儒讲颜、曾，奕邑子弟前伏膺。弦歌洋洋通辟、滕、东州百城文治兴。繄谁宏之侯所宏，仁心为质莫我能。躬不受祉岂所应？孰为除之又孰乘？我侯种德既有征，赵方亢宗理可凭。咨尔嗣人其敬承。

故帅阎侯墓表

辛丑元日，予方客东平，载之盛为具召予，及大兴张圣予、祁人宋文卿、东光句龙英孺、镇人刘子新、太原崔君卿、浑源刘文季、寿春田仲德辈，饮于家之养素斋。载之先病于酒，医者戒勿饮。然其所致客皆名士、乐籍，又京国之旧，饮既洽，谈谑闲作，坐客无不满引举白者。载之欢甚，不自顾藉，亦复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载之资乐易，不近货利。与人交，无大小，能得其欢心。以故来哭者皆为之尽哀。将葬，孤子德荣请于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饮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随世磨灭邪？"予即为叙其平生，使刻之石。载之姓阎氏，先讳轮，后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党者，因而家焉。考讳谨，乡人以孝直称。娶邢氏，生四子，载之其第三子也。少颖悟，知读书。及长，仕州县，絷至公府掾。上党公开壁马武砦，遣别将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东平行台严公，偕国兵略地上党，选懦不能军，乘夜溃围而遁。载之醉不及从。明日，父老请载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台授宣武将军、潞州招抚使。当是时，州人数万，八县又以千百计；非载之知权变，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寻有谮于行台者，以为载之多敛部民金而私贮之。行台按籍问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寻。行台直之，加怀远大将军、元帅左监军、兼同知昭义军节度使事。先太师承制封拜，载之用行台荐，授辅国上将军、左副元帅、昭义军节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载之积粮数万，选壮士数千守潞州。马武军频出攻北兵，大帅惧守者不能坚，乃命迁州人真定，散处滹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复谋南归，乃劫载之送马武。上党公开颇知载之，参佐诸人又为之出力，乃释不诛，放之河南。河南破，载之复归行台公，留之东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载之虽失侯故将，而公以宾从处之，凡燕犒赏赐无不豫，浮沉酒闲者十年，卒以乐死。时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长即德荣、次义荣。女一人，嫁为进士王得臣妻。卒后三十日，权葬府五里之某原。铭曰：

不崖岸而孤，不边幅而拘；不薮泽而枯，不木石而愚。身为鸱夷，日与酒俱；愦则以舒，燥则以濡。虚舟悠然，听其所如。六合蘧庐，八荒庭除；蜗左区区，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须臾之非万期，而万期之不须臾？彼有衣而弗娄，有车而弗驱。溘死中涂，他人是娱。顾虽不死，殆暴骸露骼，鬼籍而强行者欤？

卷第三十

碑铭表志碣

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铭

乙卯秋八月，予来自镇阳，东平参佐王君璋以毕侯叔贤之子、之子婿来请曰：“侯之葬久矣！墓当有铭。以吾子于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属笔，使不随世磨灭为幸也。”按毕氏本易人，其迁永清者，不知其几昭穆矣。侯讳某，叔贤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农为业。贞祐之乱，侯年甫十一，从其亲避兵至济南之章丘，猝为游骑所驰，因逃难散走。济南总管成侯江得侯草闲，爱其风骨不凡，子养之。时宰相萧国侯公挚行尚书省事于东平，成侯隶焉。侯因被萧公指使。少长，知读书，且习于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树立如成人。兴定戊寅，宋军出涟水，益都宣抚使田公琢会兵进击，侯从成侯而东，以功补昭信校尉、遥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军中都统。张林反，出东土崩，宋保宁节度李全入据益都，用为帐前都统、换承信郎、迁统制。丁亥，国兵围益都，城中食尽，保宁计无所出，闭户将自经。侯排户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统，城中无噍类矣！太师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为数十万生聚之地乎？”保宁悔悟，随诣军前。太师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进以太师命召成侯，成侯从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闲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它部曲莫能比也。凡略地于澶渊、于淮、楚、于徐、亳、于归德，侯无不在，亦皆以功迁。先相资刚严，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测为忧。侯曲为营护，使得自安。至于决重刑，亦时得与议，贳贷末减，前后不胜数。侯不自言，亦无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狱，诖误万人，已会诸镇兵守之长清，三日不与食，将尽诛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于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获更生之赐，何忍坐视而不救乎！”先相恻然感动，为之别白故误，剖决生杀。力所不及，且以金缯赎之，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侯与有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台得承制封拜，自行军总领、遥授邹平、齐河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县令，里翼总领、提领本路僧道，叙官宣武将军。癸巳，先相命侯复毕氏之姓。时其父及妣王氏，乱后病殁于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备展省之礼，立新茔于鲁城之东原，追赠如故事。庚子，嗣相决事，以总府都提领出为临清令。丙午，复充左总领、迁怀远大将军、遥授濮州刺史。求解军职，改营屯都总领以便之。甲寅，选充本路课税所长官。干局既优，历练亦久，不事苛细而曹务毕举，时议称焉。是岁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于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纳合氏，镇国上将军、镇西军节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县君。子男一人：曰守约，业进士。女二人：长嫁府学生张守谦，其幼在室。孤子守约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举侯之柩，祔于新茔之次，礼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于自然，家所有臧获，得于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无所取。与人交有终始，终身不言短长，皆人所难能。然予独取其有及民之功者，为之铭。铭曰：

郁郁佳城，东涧之阿。毕氏有子，姬姓故家。维侯之初，童子执戈；童子执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殚，九虎磨牙；非排户直前，噍类奈何？郑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诃。侯承事之，子职有加；敏给赴功，而秉心柔嘉。从容一言，阴惨化而阳和。合散扶伤，疲拊疮摩；曾是殿屎，载笑载歌。功归所天，不以自夸。若夫兴哀无知之场，援手高悬之罗，计长清之所全活，并青社为尤多！不龙不蛇，而有贤人之嗟；积厚而报不丰，神理为差！汶邪济邪？其未涯邪？公侯之世必复其始者，尚信然邪！

宣武将军孙君墓碑

君讳庆，字伯善，姓孙氏，世为济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荣，皆隐德不仕。君资禀信厚，蚤有成人之量，乡父兄以起宗期之。贞祐之乱，先相光禄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对问当公意，得隶帐下。公所战攻，降下余五十城，君皆从焉。指使既久，为所倚信，部曲诸人，少与为比。大名彭义斌乘济、郓，耕稼废，仓无见粮，悉众争之。公审度事势，与之连和。义斌拜公为长，强之而西。公密遣骑卒，告难于国兵大帅。大帅闻报，率数千骑来援，与义斌遇于赞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献计于公曰：“援兵既至，我当入北军以张其势。成败在此举，几不可失也！”公即驰赴之。将士气倍，皆殊死斗。大名军遂溃。义斌投死无所，寻即授首。不数日，故地尽复。公承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济南府军资库使，改行尚书省应办使。壬辰，迁武略将军、威捷军都指挥使、兼巡捕事。公犹以赞皇之功为未报也。再加宣武将军。己亥，迁本路镇抚军民副弹压、兼行东平府录事。君莅事严明，有能吏称；然性刚直，与时多忤，卒见罢去。今行台公念君先相旧人，不宜久在退闲，复都指挥使及巡捕事。未几以疾告，公又恻然悯之，且谓君长子天益，向学知义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气节不凡，命代父任。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终于私第之正寝。娶辟氏、封富春县君，后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宠。女一人，嫁金乡县丞栾珍。男孙五人：德安、翁安、寿安、世安、永安。孤子等以某月日，举公之柩，葬于长清县黄山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冬，予以行台之召东来，天益谓予颇知其先人，持府学教授康侯显之志文见示，滋泗再拜，以墓碑之铭为请。按康侯所载，君所善二人，其一兖人刘德润，其一潞人阎载之。德润仕行台详议官二十年，家无余财，病且殁，泣为君言：“遭离丧乱，无归顾之望。曾大父以来，皆在白殡；身后独一老妪在，渠安能办此？吾死不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无虑，我当任其事。”及德润殁，君为之送终，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亲见者。载之失侯，故将落魄嗜酒。身殁之后，家贫子幼，无以为葬。君感念畴昔，营护丧事，威仪繁盛，祖祭填塞，与时贵无异。亦予所亲见者。维君事长如此，与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撰述，其不朽也必矣！尚何俟于不腆之文？因辞不敢当。天益三请益坚，度不可以终辞，乃强为论次之。其铭曰：

鸷勇兮翩翩，缨缦胡兮事戎旃。许公驱驰，死生必前。魏寇来攻，孰捣其铤？君于其闲，知掎角之权，材官蹶张，发机其先。齐五十城之复，与有劳焉。迄今赞皇之谋，弦声騞然。郁郁佳城，磐石千年。志以康侯之文，贲彼下泉。顾虽志节之所自致，其亦出于有子而可传。

龙山赵氏新茔之碑

岁癸酉冬十月，先太师以王爵统诸道兵，长驱而南，兵及永清。都元帅、金紫光禄大夫史公首倡大义，建开国之功。太师承制封拜，命公开幕府，驻军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龙山降。今真定路工匠都总管赵侯振玉在籍中，遂隶金紫公幕下。侯雅以干局，为公所知，选署龙安府库使，改承安令，迁军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变，侯及从兄真定府判官真玉脱身走满城。众推金紫公季弟、五路万户帅本军。其六月复真定，八月命侯招降临城，杏树等砦遂下。邢、赵两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数千百家，悉复故居。幕府启太师，复赵州庆源军之号，以侯为节度使、兼赵州管内观察使。己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帅府参谋。辛卯秋，复授庆源。丁酉秋，幕府以侯前后功上于朝，宣授今职。癸卯冬十月，侯介于同官李稚川、周才卿为予言：“吾赵氏世居保塞，以仕迁大梁。五代末有讳匡颖者，官至静江军节度使、兼桂州管内观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孙襄，叠仕于宋，皆至通显。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为兵所驱，尽室北行，至龙山，遂占籍焉。虽谱谍散亡，而其见于祖茔石志者盖如此。振玉之曾大父伸，隐田闲，致赀钜万；娶王氏，生大父宪。资倜傥，好施予，人多以急难归之；娶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裘马自熹。为人知义理，排难释纷，有豪侠之风。由大父而上，皆葬乡里。振玉之考妣，兵乱中权厝县西佛寺；比避兵还，而寺屋被焚，遂失蒿殡所在。振玉去乡余二十年，归顾之理既绝，感怆霜露，殒身无及。向辱我公误知，承乏大郡；安习既久，眷焉有桐乡之恋。乃用故事，卜于平棘县西北乡苏村里之南原，为显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冀氏物故，因从祔焉。虽远祖自保塞迁大梁，既无岁月可考；自大梁迁龙山则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赵宗之大举，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后世其谓我何？诚得吾子辱以文赐之，为幸多矣！敢再拜以请。”自予北渡河时过庆源，闻庙学之盛，它州郡莫与为比，尝往观焉。堂庑、斋除、像仪、礼器，遭离丧乱，初若未尝毁而又加饰焉！问之诸生，盖一本于侯之经度。出赀于家，雇庸于民，躬自督视，寒暑不少懈。数年而后乃克有成，固以为贤于时之人远矣。范、萧两炼师及参佐诸人，亦皆称侯满城之举，竭事君之节，奋复仇之义，奖厉士卒，辑穆同异，裨益之力为多。初莅庆源，户不能百。为之披荆棘、拾瓦砾、招散亡、立庐舍、劝课耕稼、流通贸易。西山群盗时出剽略，侯深入搜讨，州境晏然。及入为参佐，豪猾无所顾忌，有白昼杀人于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舞迎劳，歌谣载路。下车未几，即桉杀人者之罪，赦怨家妇，手刃以报之。阖郡称快。故言治郡之效者，率以侯为称首。予窃叹焉。呜呼，兵祸惨矣！自五季以来，明德雅望之后、重侯累府之族，糜灭，所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狈于道路，汩没于奴隶，寒饥不能自存者，不可胜数也。赵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之兵，继之以贞祐之乱，将绝而复续，稍微而更炽，期功群从，布列伯府；以报施言之，非先世有以开之邪？赵侯幼仕州县，乘时奋起，遂有良民吏之目。虽其材干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莅官，孝以显亲扬名，义以慎终追远，是可书也。乃为书之，且告之曰：“降福非难，所以致之者为难；致福非难，所以养之者为尤难。予阅人多矣！长剑拄颐，大冠如箕，以揖让人主之前，可谓极矣；其变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润九里，泽及三族，名园甲第，布满州郡，可谓盛矣；其衰也，子孙或不得聚庐而托处。是天道特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终。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构；盖有任其责者矣。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亦必有任其责者矣。夫江之发源也微，至于放而与洞庭、彭蠡同波，沛而与北溟、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广之耳。侯年运而往矣，更事既多，植节亦固。诚能广兴学之志，充治郡之善，进进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冢置万家，室祭三世，当有鸿儒硕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招魂》之辞而纪丽牲之碑。至于不腆之文，所以记新茔者，乃其滥觞耳。赵侯其勉诸！”

冠氏赵侯先茔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冠氏帅赵侯，录其世次见属曰：“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显君起田闲，有功于乡里，乡里推为邑丞。大中解公以便宜行诸道升黜，县长佐谓先人统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抚使、宗室惟宏，乃自丞迁而令大名，所统三州十一县义军。吾兄显，署军中都提控；弟颙，军民都弹压，仍佩银符；天锡亦以恩例补官。于是吾赵宗固以雄视于齐、魏之闲矣。及六龙南驾，豪杰并起，大名、东平皆为大有力者所割据。先人介于强敌之闲，率创罢之民而为城守计；百诱而不变，百战而不沮。人事既穷，与城俱陷。概之当世，孰与伦比？天锡既隶今行台特进公，出入行阵，颇著微效。及再受父任，而县民人力又惫于往时，轧于他盗，困于凶荒。弱而振、离而合、立官府于攘敓之际、辟田畴于榛莽之域，重为公所录，假之旄节。岁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于台，承制之命，荣及祖祢。梁君用之记赠官之事，已备之矣。惟是数世之殡，昭穆具举，松楸百年，而有旌纪寂寥之叹。天锡无所似肖，蒙赖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惧前人之隐德无所发见，将遂湮灭；宜有文辞以昭示来裔。敢再拜以请。”按赵工世为县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讳存，从高宗南渡，以骑射得召见。数年后北归，换保义校尉。乡人至今以“保义”名其居。大父讳诚，明昌中岁饥，民无所于籴，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忠显君讳林，喜宾客、好施予、负欠之家有贫不能偿者，率折券以贷之。丧乱之后，富商往往被掠，乞匄道路，无归顾之望，君悉资遣之。风义所激，州里称叹，故有令丞之举。呜呼，兵兴三十年，河朔之祸惨矣！盛业大德、名卿钜公之后，遭罹元元，遂绝其世者多矣。仅得存者，亦颠沛之不暇也。赵侯居则食万家之邑，出则为千夫之长；年未五十，孙息满前，群从自生齿而上余七十辈。侯之姊氏，乘时奋兴，所握万夫，如臂之使指；锦衣绣帽、角逐于草昧之日，东西数千里、识与不识，皆以女王目之。盖先之以靖康，后之以贞祐，再涉大变；向绝而复续，稍微而更炽；不曰先世之所开，则无以考天人之际矣！故予乐为之书。虽然，此予闻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资善良，夙尚内典。忠显君之时，中馈之位，乃为上僭者所夺于夫人也。搴斥如媵侍，陵轹如囚虏，井臼之事，率躬亲之，如是积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业，坚之以苦行，怡然委顺，恶言未尝出诸口。昼哭之后，僭夺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怜之，时往慰藉，且敕诸子事之惟谨。既没之后，葬祭过礼，无降杀之贬。夫妒为妇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报；不妒不报，直千万人而一耳！况乎其夺也，不以怨而以恩；其报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于强勉，不由于沽激；传记所载，如是者几人？女有健妇之称，男有时豪之选；期颐甫及，福禄方来。乃今野服萧然，脱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归乎？予见而知之，赵宗之所积在此母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为东平左副元帅、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马都总管事，宣授行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户官镇国云。戊戌岁七月初吉记。

西宁州同知张公之碑

公讳荣祖，字孝先，姓张氏，世为获鹿人。曾王父明，王父显，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帅府监军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军士。贞祐改元之明年，六飞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乡曲之誉，辟监军，为本县尉。及县改西宁州，迁县令。未几改代，为今经略使史侯所倚信，叙功至监军、兼行西宁州事。被檄招集未附，为叛者所胁，偃蹇不屈，竟及于难。幕府存念劳旧，以军属公，兼领县务。时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为人有志胆，善骑射，时辈少有及者。庚寅冬，河平失利，陷坚阵中，率死士五十余人，突围而出，所向披靡，莫有当其锋者。流矢中面而镞不得出，医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变。经略公壮其勇，以为不减古人，具以名闻。迁总统巡山军民千户。恒山公仙壁双门，遣别将屯抱犊山，宣权万户亲以军守之。隘狭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备御，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潜军由鸟道攀援而止，出其不意；山军震荡，谓从天而下，投死无所。问知公名，皆束手自归。党与未尽者，依太行为巢穴，在所有之；根结盘互，时出剽掠。旁近之民阴为赍助，以纾焚劫之祸。尝乘隙入吾境，公测其来，设伏击之。军卒踊跃而战，戮首领一人而擒其副，余众悉降。郡邑倚公为重，亦得少安。甲午岁大旱，百姓饥窘，军赋减于平时，而终亦不办。公出粟代输之县，当关辅、汾、晋驿传之冲，供亿倍于他邑；公时以财给之，敛于民者，什才二三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终于私第之正寝。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长曰伋、次曰某。孤子伋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于某乡某原，礼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为常事，故其周急继困，不计有无。宾客过门，供给承事，一出诚款，椎牛酾酒，与相娱乐，下迨厮养，亦获餍饫。生平结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款密，终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报力为多。太原大帅郝侯，气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见公，结为昆弟，不敢以爵齿自居。公起身戎行，不娴文墨。裁决诉讼，以情为断，不三数语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尝有留滞者。凡所区处吏民，奔走从事，无敢堕窳。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概之。初，监军没，其子继祖才十岁，公袭其任三十年。于今伋辈既冠婚矣，公念为叔父所保养，生死报之，屡以县章让继祖，至于再三；辞旨恳切，人为感动。经略公不之许，慰遣之曰：“转输期会，急于星火，应卒之材为难；况乎县治繁剧，须习惯然后可。君虽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复申前请，幕府不得已许之。窃尝谓风俗之坏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为仇敌，血战于锥刀之下，顾肯以大县万家推之群从之闲乎？惟公不出于生长见闻之素，而不阶于教育讲习之益，为能自拔于流俗如此。虽曰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君子谓之学矣！是可书。乃为之铭云：

重甲两鞬，驰突翩翩。唯勍敌是求，而与相周旋。蛇矛之所荡，莫当其前。破骨出镞，不废笑言。一死鸿毛，效之所天。剑服短后，殆先赵之所然。巂巂西山，逋逃之渊。刁斗严更，通曙不眠。我军之所抚临，人为息肩。大县万家，意气盛年。敝屣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坚。急难而赴之，白刃空拳。自世道下衰，人理绝焉。同父子参商，且百且千。孰于礼服之群从，释铜墨而自捐？戎行区区，乃有士夫之贤。惟不学而至于学，知气质之浑全。郁郁佳城，海山之原。我铭表之，尚以信无穷之传。

兖州同知五翼总领王公墓铭

东平军民弹压段迁，状其友王公生平，属予为墓畎曰：“始迁与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尝约为兄弟。王之殁，今十年，遗女孤弱，蒿殡不克举。迁将以今年三月十六日，迁其柩于宪王陵之东。幸吾子为志之。”予谓朋友之废久矣！自退之时，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为不多，士之相与者，宜若无愧。然子厚请以柳易播，事未尝行，退之极口称道，若将旷世而不复见。当时且然，尚何望于今之世邪？古有之，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学者所难能之事，铭其可辞哉？桉总领讳得禄，北京兴中府人，世为农家。贞祐癸酉，以骑兵从锦州将王守玉屯东平。辛巳夏，东平不守，归今行台严公，隶五翼军，以功转总领。凡行台略地所在，必以之从。积六七年，迁同知兖州军州事。为人资善柔，而战阵勇捷，人少有可敌者。甲申五月十五日，与宋将彭义斌军战，被创，年三十二以殁。一女许嫁日照张左相之孙滨寿。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赠以信武将军云。铭曰：

突如其驰，荡如其麾。马革自随，非壮夫之悲。魂兮来归，汝友是依。

五翼都总领豪士信公之碑并引

大行台特进公当朔南分裂之际，合散亡、一同异，集全魏、齐、鲁，归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诸将，剖符锡壤，怀黄佩紫者，不可悉数。今四十年矣。凡公与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庞福艾之士；然乘时倔起，徼倖万一；舍短取长，为公所录用；翕忽变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恙时，拊罢瘵之民恒若不及；茧丝所入，务以给公上、周困亟、业单贫、奉宾客而已。身服补纫之衣，家无肉食之奉。故一时化之。上而偏裨参佐，下而闾巷细民，莫不畏公之威而效公之俭。弓刀旧习，为之一新。盖德风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辙知戒，迷途随复；嫉贪冒而廉介，敛雄夸而信厚；救饿推食，临深援手；心之所安，非出于矫揉者，犹以光祖为称首云。光祖讳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无忌号信陵君，子孙因以为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以艺术著称，后遂无显人。光祖家上谷葬县之榆河者，不知其几昭穆矣。大父怀阳，父庆寿，以赀雄乡里，有万千之目。好交结、乐施予、知名燕、云闲。光祖幼有志胆，不甘落人后。贞祐兵兴，以良家子系军籍，从平章政事萧国侯公镇天平。萧公还朝不一二年，国世沦败，它帅不能军。军遂乱。军中有欲图光祖者，光祖偕乡曲千余人壁梁山。提控郑倜来攻，前后三数月，出入百战，未尝挫衄。闻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竖。倜败走。自是归光祖者益众矣。宋将彭义斌据大名，声势甚张，频以官赏诱降。光祖策其坐谈终无所成，不从。以辛巳春，归特进公于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总领，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为屯田经久之计。济南军来袭，一战败之，杀获甚众。壬午，守曹州，不解甲。逾三年，事定，还帐下。公破黄山、取恩州，先登陷陈，光祖之功为多。东平食尽，公与义斌连和。光祖知事势所在，提孤军涉太行，及太师于火炎。义斌诛死，光祖复从公东还。时刘庆福者犹为义斌城守；太师进军，庆福败。第功迁同知曹州军州事官。宣武将军书疆既定，官府粗立，且无战攻之事，光祖给使左右，特见保任，公以儿子畜之。公治军严，动以军法从事，光祖从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徕山司仙，统户万余，因光祖自归。光祖受之，秋毫无所犯。五翼号为难驭，光祖统之久，能得其欢心，少有被笞罚者。军之族属万家，散处梁山、徂徕之闲，光祖未尝辄至所部，使有供张之劳。生平不治生产，至婢无完裙。人有以急难告者，百方赙恤，不计有无。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饿者，思欲遍及之。其仁心为质，多此类也。幕府暇日，日与文士歌酒相燕乐，谈笑谑浪，不为小廉曲谨，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购法书名画，无虑数十百种。客至时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畜未名之宝。闻人谈闲闲赵公书法，爱而学之，落笔即有可观。儿子入小学，迤渐买书，经史完备，虽儒素家少有及者。时誉既盛，今相君方议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终于私第之正寝。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举公之柩，葬于须城县卢泉乡金谷山东原之新阡，礼也。夫人窦氏，真定甲族，妇道、母仪，中表以为法。子男一人：世昌，须城令；女二人：长适某氏，次适某氏。男孙三人：曰同寅、曰协恭、曰和衷，皆学举业。女孙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学于予，以墓碑为请。予谓光祖能教其子学，而世昌果以诸生厘戎务，今十年。大县万家，调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办者，世昌常有余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为不亡矣。黄金满籯，何足道哉！铭曰：

排难解纷，朱家侠闻。百战册勋，“卿子冠军。”收之桑榆，遂有浊泾清浊之分。燕、赵固多奇士，尚有考于斯文。

安肃郝氏先茔碑从金石例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差五路万户郝侯和尚，贞祐下缺今年夏五月，侯朝行阙，对于幄殿者余七十日，且以上厩马二、西域马三、彤弓四、铠胄三、金锦三、并金虎符锡之。夫人刘氏亦拜双锦之赐。下缺案郝氏安肃人，葬于县之玄兔乡千秋里者不知几昭穆矣。曾大父讳广，资善良，有阴德闻里中。年八十三，遇异人教之良禁，齿发更生，又十年乃终。妣曰刘氏。大父讳全，任侠尚气，勇于赴难，有朱家、郭解之器。妣曰田氏，生二子。侯之父讳增，气节豪宕，人多归之，不幸蚤世。妣曰孙氏。从上三世，皆潜德不耀，独叔父彦自承平时以赀为恩州酒务使、次令安肃，迄今康宁寿考，坐飨荣养，岁时问安，孙息满前。郝宗阳报之庆，斯滥觞也。虽侯袭已积之善，拥方来之福。而生子如此，祖考可以无恨矣！

卷第三十一

碑铭表志碣

清凉相禅师墓铭

清凉，唐废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开荆棘，立之在两山闲，初无所知名。琇殁后，遂虚席。久之，西岩德来居。德，辈流中号为楚楚者；又屏山李公为之护持，苟可以用力，则无不至，而亦竟无所成。盖又一再传，而得吾西溪师。西溪道行清实，临济一枝以北向上诸人至推其余以接物，则又以为大夫士之贤而文者也。山中人旧熟师名，及受请，无贤不肖皆喜曰：“相禅师来，清凉不寂寞矣！”当是时，诸禅方以赀雄相夸，斋鼓粥鱼之声，殷然山谷闲。清凉俭狭避左，仅庇风雨，石田不能百亩。师一顾盼而云山为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师讳宏相，出于沂水王氏。幼即弃其家为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诵经通，得僧服。乃恣读内外书，凡十年，多所究观。闻虚明亨和尚住普照，道价重一时，乃尽弃所学而学焉。虚明知其不凡，欣然纳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郑州之大觉，嵩山之小林、沂州之普照，最后住清凉。师勤于接纳，有咨决之者，为之征诘开示，倾困倒廪，无复余地。故虽退居谢事，而学者益亲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终于寝室，阅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义、曰喆，而为上首。所证三人：曰显、今嗣师席、曰静、曰隽。所著文集三：曰《归乐》、曰《退休》、曰《清凉》，并录一卷，传诸方。显等以某年月日，奉师遗骨，塔于西溪之上；以状来乞铭。凡此皆状所言也。初予未识师，有传其诗与文来者。予爱其文颇能道所欲言，诗则清而圆，有晚唐以来风调。其深入理窟，七纵八横，则又于近世诗僧不多见也。及登其堂，香火闲有程沂州戡名幡，问之侍者，云：“师与程游甚款，殁后岁时祀之。”予用是与之交。尝同游兰若峰。道中谈避寇时事，师以为凡出身以对世者，能外生死，然后能有所立。生死虽大事，视之要如翻覆手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坎止流行，无不可者。此须从静功中来，念念不置，境当自熟耳。时小雪后，路峻而石滑；师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坠，同行者失声而莫能救；直下数十尺，仅碍大树而止。予惊问：“宁有所损否？”师神色自若，徐云：“学禅四十年，脚跟乃为石头所勘。”闻者皆大笑，然亦叹：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予尝论师之为人，款曲周密而疾恶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数之，怫然之气不能自掩。平居教学者：“禅道微矣，非专一而静，则决不可入。世闲学谩废日力耳！”及自为诗，则言语动作，一切以寓之，自食息顷不能忘。此为不可晓者。今年西堂成，约予来习，静度此夏。比京师归而师殁矣！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为之铭曰：

理性与融，物迹与通。不雷不霆，有声隆隆。宴坐中林，薇藿不充。朝诗有瓢，暮诗有筒。澹其无心，愈出愈工。处顺而老，安常而终。觉海虚舟，莫知所穷。尝试临西溪揖层峰，万景前陈，而白塔屹乎其中。悠然而云，泠然而风，颓然而石，郁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亡孰存？孰异孰同？招归来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华严寂大士墓铭

师讳惠寂，姓王氏，西河阳城里人。为童子时，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难之。及长，于佛书无不读，授《华严》、《法界观》于汾州天宁宝和尚。父殁，乃祝发居孝义之寿圣，时年已五十有一矣。崇庆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赐紫，遂主信公讲席，学者日盈其门。避兵南来，居汝酬之普照，又迁南阳之鄂城。师以《华严》为业，手钞全经，日诵四帙为课。既客居，徒众解散，独处士室中而不废讲说。人有问之者，云：“吾为龙天说耳。”龛前丛竹，既枯而华，随采随生，人以为道念坚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说《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众，告以寂灭之意，且曰：“何从而来，何从而去。”于是右胁而化，寿七十有九。会葬万人，所得舍利及它灵异甚多，此不具录。起塔于普照、华严、广阳之大圣、舞阳之宏教。传《法界观》四人：祖登、法昌、福柔、尼了，遇落发三人。辛卯夏四月，昌等因比丘尼净莲，求予铭其墓。莲即道学郝叶县之甥，父尉南阳，秩满弃官。翁媪及诸弟如汉上庞禅家，说师平生于禅那有所得，故不与他义学僧同，其言不妄也。乃为之铭。铭曰：

大方无隅，涉迹则偏。摄一切法，归顿渐圆。究竟云何？且实且权。彼上人者，言外之传。于《华严》海，为大法船。一龛宴居，幽只满前。曾是枯株，秀颖郁然。灵塔相望，有光触天。铃音演法，普为大千。

坟云墓铭

南阳灵山僧法云，往在乡里时，已弃家为佛子。遭岁饥，乃能为父母挽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就食千里。母亡，庐墓旁三年，号哭无时；父殁亦然。山之人谓之“坟云”，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给诣师求讲《法界观》；明旦出门，见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盌状。居民闻之，老幼毕集，其在砖瓦上者，皆持去。文士为赋诗道其事。又山之东水泉不给用，讲学者患之。一日，寺西岩石闲出一泉，众谓纯孝之报也。世之桑门以割爱为本，至视其骨肉如路人；今师孝其亲者乃如此！然则学佛者亦何必皆弃父而逃之，然后为出家邪？师临汾人，姓刘氏。七岁不茹荤，十一出家于洪洞之圆明，师僧智真。二十五旦戒，受义学于广化僧慧，学禅于韶山义公。来南阳，主崇胜之观音院；住灵山，为之起报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日，寿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觉懿、行思、行了为上首。明年起塔于山前。刘邓州光父，师乡曲也，知师为详，托予铭其墓。予以刘为不妄许可者，乃为之铭。铭曰：

僧云之来晋临汾，六年居庐哭新坟。地泉觱沸天花纷，孝声香如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孙伯英墓铭

伯英在太学时，所与游皆一时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门下，甚爱重之。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绝。府治中高庭玉献臣接纳奇士，号为“衣冠龙门”。大尹复与甚之。会有为蜚语者云：“治中结客，将据河以反。”遂为尹所构。凡所与往来者，如雷渊希颜、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狱，危有一网之祸。伯英出入府寺，人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辅之商州。变姓名从外家，称道人王守素，会赦乃归。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刘昂霄景玄爱伯英，介予与之交，因得过其家。登寿乐堂饮酒赋诗，尊俎闲谈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厌。伯英时年四十许，困名场已久，重为世故之所摧折，稍取庄周、列御寇之书读之，视世味盖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将家，气甚高。已折节为书生，束以诗礼，优柔餍饫，偶以蕴藉见名。其郁郁不能平者。时一发见，如缚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乱，天下事无所为，思得毁裂寇冕，投窜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远，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为抱关、或仕执翿、或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其画皆出于无聊赖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来崧山者，云：“伯英其为黄冠师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殁于亳之太清宫，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始祖坚，国初以军功赠龙虎卫上将军、陇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将军、鲁山令；父钧，武义将军、昌州盐使司判官。室刘氏前殁。子璋。婿同郡王好礼。伯英初名邦杰，后改天和。孙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阳四世矣。铭曰：

马逸辔驾，犊健破车。霸略所贪，世议之拘。我足天衢，彼责守闾；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与曹而昧昧之与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区？千百载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或有攓蓬而问者，又焉知其轻世肆志、自放于方之外，以秏壮心而老岁月欤？

紫虚大师于公墓碑

有为全真之言者卫致夷，状其师离峰子之行，请予为墓道碑。曰：“始吾离峰子事长生刘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齐、鲁闲，虽腐败委弃蝇蚋之余，食之不少厌。不置庐舍为定居计，城市道途，遇昏莫即止。风雨寒暑不恤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谓之炼阴魔。向上诸人，有胁不沾席数十年者。吾离峰子行丐至许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环城数周，日以为常。其坚忍类如此。尝立城门之侧，有大车载秸而过者，触其鼻，忽若有所省，欢喜踊躍不能自禁。为一老师锁闭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书，自是日诵数百言，示之《老》、《庄》，随读随讲，如迎刃而解，不数年遍通内外学。作为歌诗，伸纸引笔，初若不经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学者至今传之。为人伟仪观，器量宽博，世俗毁誉不以关诸心，独于周急继困、解衣辍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后，道价重一时，京师贵游，闻师名奔走承事，请为门弟子者不胜纪。正大中，被旨提点亳州太清宫，赐紫虚大师。离峰子之平生大略如此。致夷将以某年月日，葬师于洛阳长生观。吾子尝许以铭，幸卒成之。”予在三乡时，盖尝望见离峰子于众人之中。及官东南，离峰子亦尝寓书求予为录章封事。予雅知若人乐与吾属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复自聊城走数百里及予于济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懒于笔墨，若谓有疑于其师者；然予于离峰子何疑哉？予闻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于佛老之闲，故其憔悴寒饿，痛自黜劓，若枯寂头陀然。及其有得也，树林、水鸟、竹木、瓦石之所感触，则能事颖脱，戒律自解，心光烨然，普照六合，亦与头陀得道者无异。故尝论之。夫事与理偕，有是理则有是事，三尺童子以为然。然而无是理而有是事，载于书、接见于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为然，而老师宿学有不敢不以为然者。予撰《夷坚志》，有平居未尝知点画，一旦作偈颂，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数人。黜卒贩夫且然，况念念在道者乎？张内翰敏之，离峰子旧也，叙其歌诗曰：“师自以其言为道之弃物，今所以传者，欲知此老林下百胜尘中几蜕耳。”又曰：“悠然而风鸣，泛然而谷应。彼区区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籁以宫商、而责混沌之鲜丹青也”。吾友孙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学日，出高河南献臣之门，若雷希颜渊、辛敬之愿、刘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选。伯英与之游，头角崭然，不甘落其后。一见师，即北面事之，竟为黄冠以殁。张予所敬而孙予所爱也，二君子且然，予于离峰子何疑哉？乃为之铭。离峰子讳道显，出于文登于氏。初隐观津女几之桃花平。过洛阳，得刘君旧庐，葺居之，是为长生观，住太清宫。三年，避壬辰之兵于庐氏，漆水公迎致邓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俄以疾终，春秋六十有五。离峰其自号云。

分食鸡豚，托处鼯蛇；视身寇仇，自干置罗。乐有加邪？年可遐邪？所持者狭而所获奢邪？岂无奔考槃？在涧之阿；木茹草衣，召来天和。急而张之，弦绝奈何？学道之难成，使人咨嗟。曰妇姑勃溪，交丧则多。千日之功，或弃于毫末之差。彼避险而就夷，背实而趋华；拱壁以先驷马，不免于道夸。若人者不溃于流，不磷于磨；始于同气关弓，终以大方为家。顾虽有墓于此，安知其不冠青云而佩飞霞也邪？

天庆王尊师墓表

尊师讳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号也。世为秀容西山水马里人。年十六七许时，牧牛羊田间，一道人日来相就。既与之熟，问：“汝肯随我往天坛否？天坛神仙洞府，胜似此间。”师虽幼，闻之颇亦爱乐，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问其地，乃济源也。又问去天坛远近，人云：“百余里耳。”师自度无所归，明日径往。入阳台宫，道众问所以来，师具言。道众骇其为异人挈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为香火童子。八年乃归。父母谓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庆观，事王大用佐材。尊师资禀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为怀，而内敏殊甚。闲读史传，略知古今成败。留意医药，必以先所验者告之。天庆唐以来福地，废于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师率其属，力为崇建，规制峻整，遂为一州之冠。兵间暴骨狼籍，无复收瘞，宣抚使刘公易假师缘契，为裒丘而祭之，州里尤归重焉。尊师生大定壬午，又再阅二十九年，颜渥丹，须眉皓白，饮食如少壮人。客至，与谈承平故事，历历可听。识者谓异人得师童丱中，必谓他日为受道之器，故置之仙圣所庐。敦庞耆艾，今既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后事，留颂而逝。某日宁神于州西北原，守冲等为植碑，予用所知者为之铭。铭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识初平于刍牧，故不以长房缩地而为夸。道之所存，不于泰奢；必有敦庞耆艾之士，乃克负荷。彼浮伪而淫采，我悃愊而无华。道如自择，当孰舍邪？使大方之家而无若人，亦奚贵于大方之家？

冲虚大师李君墓铭

其畀也全，其守也专，以人合天以极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寂灭为乐，如佛子之顺世缘邪？抑将乘泠泠之风，化栩栩之蝶，与至人而仙也？

通真子墓碣铭

通真子讳志安，字彦容，出于陵川秦氏。大父讳事轲，通今博古，工作大字，为州里所推重。父讳略，字简夫，中岁困于名场，即以诗为专门之学，自号西溪道人。诗殊有古意苦于雕斫而无迹可寻，当代文士极称道之。生二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真其长也。自蚤岁趣尚高雅，三举进士而于得丧澹如也。避乱南渡，西溪年在喜惧，亲旧以禄养为言；不获已，复一试有司，至御帘罢归。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问，放浪嵩、少闲，取方外书读之，以求治心养性之实。于一家之学有所疑，质诸禅子，久之，厌其推堕混漾中无可征诘也，去从道士游。河南破，北归，遇披云老师宋公于上党。略数语即有契，叹曰：“吾得归宿之所矣！”因执弟子礼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虚》等箓，且求道藏书纵观之。披云为言：“丧乱之后，图籍散落无几，独管州者仅存。吾欲力绍绝业，锓木宣布。有可成之资，第未有任其责者耳。独善一身，曷若与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真子校书平阳玄都以总之。其于“三洞”、“四辅”万八千余篇。补完订正，出于其手者为多。仍增入《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等传附焉。起丁酉、尽甲辰，中间奉被朝旨、借力贵近、牵合补缀、百万并进，卒至于能事颖脱，真风遐布。而通真子之道价益重于一时矣。通真子记诵该洽，篇什敏捷，乐于提诲，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虽日课校雠，其参玄学、受章句、自远方至者源源不绝。他主师席者皆窃有望洋之叹。宝藏既成之五月，为徒众言：“宝藏成坏，事关幽显，冥冥之间，当有阴相者。今大缘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参半，天无阴翳，忽震电风烈，大木随拔；遽沐浴易衣，蜕形于所居之樗栎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实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宁神于天坛之麓，披云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于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识通真子之大父，闲居崧山，与西溪翁为诗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与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实辈百拜求为其师作铭。今年春二月，刘志玄者复自济上访予新兴，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为作铭，使刻之松台。其铭曰：

昔在穷桑发真源，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元坤轴旋，坏劫欲堕未开前。道山绝业当时传，百于苾刍了大缘。若有人兮静以专，向也易老固初筵。玄纲力挽孰我先？苦节终志孰我坚？网罗落简手自编，寒暑不废朱黄研。琅函琼笈闭九原，垂芒八角星日悬。司功会计盖上迁，乃今出鉼鸟飞翩。安常处顺古所贤，死而不亡岂其然？华阳九障名一焉，岂不委形殆宾天？为复延康转灵篇，为复蕊珠参七言，为复虎书校三元，为复逸度论九玄。宁当七祖归枯禅，松台有名鹤千年。我相夫子非顽仙。

圆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讳志源，姓李氏，邠之二水人。幼有至性，宗党以孝称。年未三十，考妣俱丧，因弃家入道，师事玉峰周君。伐薪供水，执役不少倦。积三数年，周君悯其劳，使之游历诸方。至醴泉，与同业者结茅以居。全真家乐与过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饵，道院所往，至者如归。尝岁饥，资用乏绝，先生辟谷数句，以供给来者。其先人后已类此。又十有八年，乃筑圜堵于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见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还豳，送主玉峰观，并与法席付之，号曰圆明子。先生资禀醇正，寡于言论，行已接物，始终如一。时人以其仁恤周至，故有兹孝之目。周君亦以为无愧其名也。正大末，关中受兵，先生避地雒阳。及河南破，侨寓东阿者数年。初，周君以重阳炼化之地号“活死人墓”者芜歿已久，每欲葺居之；岁甲午，关辅略定，先生乃缘其师雅意，率法兄弟诸人，分遣徒众，力为经度之，是为重阳成道观。营建未几，即命驾西还。先生既老，道价益重，学者向慕，过于玉峰。时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于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业潘志元、周志静，门弟子陈志清来新兴，踵门致谒，以先生墓表为请曰：“吾圆明老师营成道讫功，将就太原谒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行。遗命吾属，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闻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见于后乎？”予因问三子者：“圆明既以名取我，以文托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闻乎？”三子者曰：“圆明临终沐浴晚掖，会法属与之诀；有求遗教者，第告之以‘清净无为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复求诗颂，圆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尝弄笔墨，设强作一语，非留病人闲乎？且近世诸师文编，达者犹将以为筌蹄，况万万不相侔者乎？’言终怡然而逝。圆明平实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圆明所得，吾得之矣！”乃为之铭。其铭曰：

舌吐而吞，驷马追奔，孰愈于目击而道存？夫惟不关键而闭，是谓玄玄之门。终南之原，若人复其元始于补劓息黩，乃今拔本而塞源。盖予许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为知言。

通玄大师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间，文治已极。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经明行修，举王磵逸宾、张建吉甫、文商伯起辈三数公，官使之矣；至于道家者流，洁己求志，有可以赞清净之化者，亦特征焉。最后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归之。盖君天质冲远，蝉蜕俗外，出入世典而无专门独擅之蔽，从容雅道而无山林高蹇之陋。一时名士，如竹溪党公世杰、黄山赵公文孺、黄华王公子端，皆以道义缔交于君。大丞相莘国胥公于人物慎许可，及为君作赞，至有“百世清规”之语，则君之流品为可见矣。君讳大方，字广远，世为汾西人。父以医为业。母管氏，妊十二月，梦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语动作率非婴儿所当有者，家人异焉。七岁入道，师冲佑观道士郭师礼。学有夙昔，能日记千言。年十二，以诵经通得度，即辞师往赵城，读书天宁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院。积力既久，遂穷藏史之秘；至于六经、百氏之学，亦称淹通。大定初，游关中，道风蔼然，有骞飞不群之目。讲师郝君道本，名重一时，一见君即以大器许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秘箓，主盟秦、雍者余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诏以君提点中都太极宫事，赐号“体玄大师”。俄被旨以祈嗣设大醮，君严恭科禁，方士诞幻之语未尝一出诸口，徒以精诚感通，遂有万鹤下临之应。百官表贺，文士亦多赞咏。召对称旨，又召入禁中访道。君仪观秀伟，占对详雅，玄谈亹亹，听者忘倦，章宗特敬异之。卫绍王大安初，召君驰驿诣岳渎，投金龙玉册，为民求福。赐云锦羽衣，仍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师”。所至灵应昭著，此不具载。贞祐南渡，君还居乡邑，因自号北山退翁。莘公镇平阳，以岁旱请君致祷；车辙未旋而澍雨沾足，时人以神人许之。壬午秋，避兵清凉山。一日布卦，得《剥》之《上九》，叹曰：“吾行矣！”明日游骑至，拥老幼万人下山，君为门弟子元庆言：“吾将安归乎？朝家以我为有道者，猥以征书见及，宁当负之邪？而辈第往，毋念我为也。”乃策杖入深谷，卧大龛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实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庆等奉公衣冠，葬于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还太原，道出范阳；君之族孙闵，持萧炼师公弼所录事迹，以墓表见属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纪寂寥，诚得吾子撰述，以著金石，传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请。”某谢曰：“自予为举子时熟君名，欲造其门，然以愚幼未敢也。幸当以不腆之文托君以传，其何敢辞？”乃为论次之。其铭曰：

处士素隐，方士诞荒。天厚通玄，畀之玄纲。相彼少微，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阳可阴，以柔以刚。千仞壁立，屹乎堂堂。虽有拱壁驷马，不失其燕处之常。巨浸稽天，一篑莫障。所谓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独有道者为不亡。望君蓬莱，海日苍凉。千年一归，裴回故乡。勒铭墓石，维以志衣冠之藏。

藏云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讳从义，字用之，族袁氏，世为虞乡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异。幼沉默，不好为童子剧。及长，仪观秀伟，音声如钟，识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师事玉峰胡先生于金玉峰。道风儒业，名动京师。年八十，章宗特征授礼官，先生尽传其学。通经史百家，旁及释典，亦称该洽，而于《易》学盖终身焉。初，亲旧以先生龙蟠凤翥，有云汉之望，劝之就举选；先生薄于世味，不之屑也。中条灵峰观，唐贤罗通旧隐，岁入颓圮，不庇风雨；先生率同志麻长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乔知先象之居焉。结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圣休休亭故基，是为藏云道院，先生因以“藏云”自号。种竹余三十亩，山田二顷，足充宾客之奉。先生道价既重，州郡长吏到者，率诣山门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谒。礼部闲闲赵公周臣、内翰屏山李公之纯，每见必厥相慰藉，互以诗什为赠。中朝名胜如史季宏、王隆吉、罗鸣道、李钦止、吉仲器、马元章、王可道、许德臣、元礼昆季，皆就传《易》道。自余成业于先生之门者，又不知几何人矣。先生资乐易，行已接物，得于吾孔、孟书者为多。事母弟，故生平未尝远出。母年九十，终于隐所，葬祭如礼，州里称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养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学之渐。既长，又为之婚娶。如是十余辈，其后俱有所成。雅好医术，病者来以药请，赖以全济者甚众。兵后岁饥，民无所于籴，尽出余粟以赡贫者。或时出，乡人争延致之，谈经诵道，言笑弥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为。尝独行山间，遇异人自称衡岳主者萧正之，谓先生三世学道，乃今有成，“吾于蓬山仙注院见吾子名氏。却后当为孝廉贞净仙人，代郑云叟为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讫失所在。然先生自以为不敢当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略蒲解，先生避乱山阳史华国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义不受辱，顾谓弟子言：“吾往矣！”乃闭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时二月十有四日也。犹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略释》、《列子章句》、《庄子略解》、《云庵妙选方》传于世。始予罢内乡，致中介于刘邓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师，见闲闲公，亦以为言，并以挽诗见示。朔南丧乱，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邦彦过吾州；邦彦，先生乡曲，与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为请。予问邦彦：“藏云所以为天下所高，可得闻乎？”邦彦言：“藏云隐节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为次第之。其铭曰：

山泽与之臞，道味与之腴。翩翩独征，游物之初。谓当风岸绝出而莫可接，乃温兮其玉如。以君为黄冠师邪？合炼之刀圭、禳禬之绵蕝，又非句漏令寇谦之之徒。况乞灵于绿囊，进技于黄襦，劝义人伦之先，尽欢菽水之余。洗心有经，先天有图，绝学我传，宿惑尔祛。以君为缝掖生邪？胡不繁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嗒焉尸居，奋而亨衢；塞为瓠壶，震惊八区。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无以命之，殆方内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欤？

告山赟禅师塔铭

龙兴汴禅师为予言：“汴落发于告山赟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归，赟公去世已久。师生于正隆初，而殁于兴定之末年，年过六十。但以丧乱之后，时辈凋丧，师之行事无从考案，至于卒葬时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时事耳。呈子尝试听之。师讳法赟，出于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嵫阳明首座。大定间，以诵经通得僧服，即以义理之学从事。根性颖利，同学者少所及。游参扣诘，洞见深秘。得法于告山明和尚，嗣法灵岩才师，即大名曾孙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禅林轨则未改，师道风蔼然，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方所重。再往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内典，与师为淘汰之友。师开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继为先大夫荐冥福，礼有加焉。其为中朝名胜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尚能记。师沉默自守，不以文字言语惊流俗，为门户计。住持不胜营造，学者虽多，迄无授记者。行义如是，而使之随世磨灭，门人弟子实任其责。窃不自揆度，敢以撰述为请，幸吾子惠顾之。”不肖交于汴公者三十余年矣，汴南迁后，嗣法虚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后蒙印可于临济一枝，亭亭直上，不为震风凌雨之所摧偃。龙兴焚荡之余，破屋数椽，日与残僧三四辈灌园自给，不肯轻傍时贵之门。予尝以五言赠之，有“大道疑高謇，禅枯耐寂寥。盖头茅一把，绕腹篾三条”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从来。循流测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略记赞公遗事，故兼及之。岁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东人元某书。

徽公塔铭据河南辉县白云寺石刻新补

师讳澄徽，出于平定和氏。弱不好弄，行值塔庙，如欲作礼然。七岁白其父求出家。父知其代值善根，送之冠山大觉寺，师宗圆大德洪公。一日，诣洪公言：“今释子迥迥，率言誓求佛果。如经所说，沙门修行历三数劫，以至大千世界，无一卧牛许地非其舍身命处，乃得成道。信斯言也，世岂有一人可证佛果者？”洪虽心异之而不知所以答也。崇庆初，以恩例得僧服。洪命师历讲席以求义学，不三四年，能为先学者指说。既久，厌抄书之繁，投卷叹曰：“渠宁老于故纸间也！”即拂衣去，依清拙真禅师于亳泗间。真一见师，知其不凡，赠之诗，有“三尺枯桐传古意，一根藜杖知归程”之句。再参少林隆、宝应迁，最后入龙潭虚明寿和尚之室。虚明风岸孤峻，特慎许可。师扣请未几，即以第一座处之。有为虚明言者：“公于徽首座推激过称，不重加炉锤，则吾恐一军皆惊将复见于今日矣。”虚明笑曰：“君未之知耳！我二十年不了者渠一见即了，尚待炉锤耶？”癸未冬，佛成道日，众以师心光焕发有不可掩焉者，请于虚明，愿为师举立僧佛事。师不得已升座，举岩头大岁法语云：“见过于师，方可传授；见齐于师，减师半德。今日徽首座为是见齐于师，为复见过于师？若谓见过，辜负虚明老人；何止辜负虚明，亦乃丧身失命。若谓见齐于师，宁不辜负徽首座，何止辜负徽首座，云门一枝，扫地而尽！然则究竟云何？”徐拈柱杖云：“一朝权在手，看取令行时。”虚明失喜，至以得人自贺。正大甲申，住陈留之东林，明年，开堂于亳州之普照。名士史内翰季宏而下，为具疏。于是，师之道价隐然于东南矣。师以世将乱，从虚明于静安，筑室汴水上。五、六年，杖策北渡。故吏部尚书张公履，留师住彰德之天宁。师天性简重，且倦于迎接，不二年，遁居大名，闭门却扫，人事都绝。雅善琴道，且于诗律有功，惟以二事自娱。而学人之来者日益多。编茅为屋，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米为食，有依止岁久而不忍去者。师幡然曰：“今狂解塞路，诚羞于同列。然玄纲之坠久矣，将不有任其责者乎！”乃听学人入室征诘。开示极为周悉。因师得证者继有其人。俄以补印《藏经》，赐号寂照通悟大禅师。以乙巳冬十一月之五日示微疾，却后五日，沐浴更衣，留偈而逝。得年五十有四，僧夏三十有三。度弟子于内得法者十有一人：智赟、子昶、善明、子广、德澄、善惠、惠臻、普琼、净瑞、子源、道忠。所著《升堂语录》、《解道德经》并诗、颂、文，传于诸方。师没之七日，远近会葬，倾动州邑。荼毗之际，灵异甚多。起塔于二祖元符禅寺与山阳之白茅寺，遵遗令也。往予过大名，曾一谒师。予先世家平定，然未尝语及之也。今年秋九月过平定，游冠山，聂帅庭玉指似予：“此寺即徽上人落发处也。渠已老，故瞻枌榆，有终焉之志，旦夕往迎之矣。”时殿后一大松，槃礴偃蹇，高出尘表，予拊而爱之。庭玉又言：“此松先有虬枝，及地而起，画工往往貌之以为图。此夏忽为大风所折，松今非向比矣。”予私念言：“成都石笋折，随有当之者。上人其不归乎？”及到大名，而师之逝已三日矣。僧赟及琼辈，以予师乡曲，丐为塔铭。予正宗无淘汰之功，谢不敢当。赟三请，益勤。度为可终辞，因就师象前问：师能为我说法否？寂听良久，捧手曰：法王法如是。乃退而为之铭。铭曰：父无此儿，祖不渠孙，秘窟龙潭，孤奉佛恩。其生也坐断水月之场，甚没也卧护稠禅之门。岿然一塔，如不动尊，渺冠山之云，澹兮似无所存。异时触石而起，又安知其下涵盖乎乾坤。时大朝丙午年四月初十日嗣法小师子昶建塔，门人德澄立石。施碑人翟评事，镌字人张天才。

故规措使陈君墓志铭据成化本《山西通志》新补

君讳仲谦，字受卿，姓陈氏。其先京兆大族，唐末避巢贼乱，迁眉州之青神。宋天圣中，居四世矣。太常少卿赠刑部尚书公弼始起家。迁洛阳东坡，为其季子慥作家传，述其风节备矣。刑部生京东转运使忱。忱生文林即慈州司士曹事挥，遂为临晋人。挥生儒林郎灏。灏生克基，登天德三年进士第，仕为国子监丞，即君之考也。君幼颖悟，监丞君授之赋学，即有声同辈中。年未二十，继遭家难，不能卒业，乃以父荫系供奉班。自美原四历榷酤，用课最迁山东盐使司管勾。遭贞祐癸酉之兵，弃还乡里。已而南渡河，爱永宁山水之胜，遂欲终隐。朝议以危急之际，仕子多避难，吏部下所在，凡终更逾两季不赴选，□□□□以瞻望畏退受罚。君不获已，赴京，换三白渠规措使。自陕右受兵，水曹之官废，渠路淤垫，收入不能平岁之半。监卒系空籍，坐縻廪食而已。君到官，白于行台，得用便宜从事。行视塞门经流，复通力剗奸弊。豪右不得专辄，公私咸赖其利。村落间作佛事，有为君荐福者。俄用荐书，辟京城监支纳。君自少日，置家事不问。既老尤欲翛然于尘垢之外，米盐簿书，闭目不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视。未几谢病去。三县大夫士所聚：贾吏部损之，赵漕使庆之，麻凤翔平甫，刘邓州光甫，日有觞咏之乐。□□氏□□乡女几辛敬之、定襄赵宜之、邑子和献之，皆高人胜士。君从容其间者余十年。洛西盛集，此一时也。正大九年壬辰夏六月，不幸遘疾，终于长子赓之陕州盐部官舍，得年六十有一，实二十有九日也。积官昭勇大将军骁骑尉颍川郡伯，食邑七百户。娶同县贾氏，大定中进士河东丞恕之女，封颍川郡君，后君二年卒。子男五人：赓，河东山西道行中书省参议，庾，平阳路提举学校，廙，金朝近侍局奉御，庠，蚤卒，膺，东平路劝农使。女二人皆早卒。男孙五人：元凯、元义、元忠、元英、元振。女孙五人，幼，在室。诸孙于辛丑年二月初三日卜吉，举君之柩，葬于县北原嶷山之先茔，夫人祔焉。礼也。君天性冲粹，与物无兢，材技超绝，而恂恂退让似不能者。与人交，虽愚幼且贱，未见有惰容。在三白时，业户以瓜叶菜茹为馈者，亦以温言却之，其审于持己又如此。幼工分隶真草之书，文人以为竹溪党承之流。嗜读书，寒暑饥渴不以废。至于阴阳星纬方伎之学，无不淹贯。晚年留意内典，遂不茹荤。写《华严经》数千万言。细书累累，如以一发贯群蚁也。陈氏太常公后，宦学者皆有名。简斋先生去非，遂参大政。特天会以后，仕途乃连蹇耳。盖金朝任子，尽与唐宋异。衣冠盛德之后，虽有文武全才，碌碌常不调，有终身不离管库者。故有志之士抱利器而无所试，至以轻去远引为高，如君者是也。使之乘时遇合，少行其志，岂庙堂诸人，以荐绅先生自名者所能万一哉？君之不乐仕进，必有知其微旨者。好问不敏，辱从君游，又与君诸子有连。尚记竹阁观君书雷内翰《寺记》。时笔力清劲，而有汉石经余韵。以心画卜之，知君之世有不可量者矣。贤弟昆以墓铭见征，敢以一一知君论次之？其铭曰：仕漫焉而不利谋，艺焉而不智夸。文雅从容，悃愊无华。尚友古人，安丘壑为荣，□□□□我所志，然所得亦多者，笔盘经石之不磨，蔼然粹温，见于行间，卜陈宗其未涯。南渡崩奔，猿鹤虫沙。独君子孙，蔚为大家。此所谓公侯之世，终必复者，将必有以启之耶！卷第三十二

记

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总府参佐张德辉北上。德辉既进见，王从容问及镇府庙学，今废兴何如？德辉为言：“庙学废于兵久矣！征收官奉行故事，尝议完复，仅立一门而已。今正位虽存，日以颓圮。本路工匠总管赵振玉方营葺之。惟不敢于官，不敛于民，故难为功耳。”于是令旨以振玉、德辉合力办集，所不足者，具以状闻。德辉奉命而南，连率史天泽而下，晓然知上意所向，罔不奔走从事，以赀以力，迭为佽助。实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蒇事，黾勉朝夕，罅漏者补之，亵倾者壮之，腐败者新之，漫漶者饰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庙则为礼殿，为贤庑，为经籍、祭器之库，为斋居之所，为牲荐之厨；而先圣先师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设在焉。学则为师资讲授之堂、为诸生结课之室、为藏厩庖湢者次焉。高明坚整，营建合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诵洋洋，日就问学。胄子渐礼让之训，人士修举选之业；文统绍开，天意为可见矣！既丁酉，释菜礼成，教官李谦暨诸生合辞属好问为记，以谨岁月。窃不自揆度，以为仁、义、礼、智，出于天性，其为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著于人伦，其为典也五；惟其不能自达，必待学政振饰而开牖之，使率其典之当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学，而周为备。其见之经者，始于井天下之田。井田中之法立，而后党庠遂之教行。若乡射，乡饮酒，若春秋合乐、劳农、养老、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政，受成、献馘、讯囚之事，无不在。又养乡之俊，造者为之士，取乡大夫之尝见于施设而去焉者为之师。德则异之以知、仁、圣、义、忠、和；行则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艺则尽之以礼、乐、射、御、书、数。淫言诐行，凡不足以辅世者，无所容也。故学成则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与有言者，则挞之、识之，甚则弃之为匪民，不得齿于天下。民生于其时，出入有教，动静有养，优柔餍饫，于圣贤之化日益加而不自知，所谓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过论也。或者以为井田自战国以来埽地矣，学之制不可得而见之矣。天下之民既无以教之，将待其自化欤？窃谓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师，夫岂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岂独厚于周师而薄于世乎？由周而为秦，秦又尽坏周制，烧诗、书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从之而愚。借耰锄而德色，取箕帚而谇语，抵冒殊捍熟烂之极，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复以马上得天下，其于变狂秦之余习，复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给矣。然而叔孙典礼，仅出蕝之陋；陆贾《诗》、《书》，又皆煨烬之末；孰谓斫雕为璞者，乃于不旋踵之顷而得之？宽厚化行，旷然大变。兴廉举孝，周暨郡国。长吏劝为之驾者，项背相望。是则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为汉矣。况乎周制虽亡，而出于人心者固在，惟厌乱所以思治，惟顺流易于更始。始于草创而终之以润色，本末先后还相为用，为周为汉，同归于治，何详略迟速之计邪？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内外，罔不臣属。武克刚矣，且以文治为永图。方夏甫定，垂恩选举，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经之士，悉优复之，虑儒业之无以善继也。老成宿德，使以次传之。深计远览，所以贻丕显之谟，而启丕承之烈者，盖如此。王府忠国抚民，一出圣学。比年宾礼故老，延见儒生，谓六经不可不尚，邪说不可不绌，王教不得不立，而旧染不得不新。顺考古道，讲明政术，乐育人材，储蓄治具，修大乐之绝业，举太常之坠典。其见于恒府庙学者，特尊师重道之一耳。夫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理有必至。癃老扶杖，思见德化之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来美谈，见之今日。盖兵兴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绝如线，独吾贤王为天下倡，是可为天下贺也。故乐为天下书之。是年十月朔旦记。

东平府新学记

郓学旧矣！宋日，在州之天圣仓有讲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罢相判州，买田二百顷以赡生徒；富郑公弼《新学记》及陈公尧佐府学题榜在焉。刘公挚领郡，请于朝，得国子监书，起稽古阁贮之。学门左之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鲁两生：泰山孙明复、徂来石守道配焉。齐都大名，徙学于府署之西南，赐书碑石，随之而迁，独大观八行碑，蔡京题为圣作者不豫焉。齐已废，而乡国大家如梁公子美、贾公昌朝、刘公长言之子孙故在，生长见闻，不替问学，尊师重道，习以成俗。泰和以来，平章政事寿国张公、万公、萧国侯公挚、参知政事高公霖，同出于东阿，故郓学视他郡国为最盛。如是将百年。贞祐之兵始废焉。先相崇进开府之日，首以设学为事，行视故基，有兴复之渐。今嗣侯莅政，以为国家守成尚文，有司当振饬文事，以赞久安长治之盛，敢不黾勉朝夕，以效万一？方经度之始，或言阜昌所迁乃在左狱故地，且逼近阛阓，湫隘殊甚，非弦诵所宜；乃卜府东北隅爽垲之地而增筑之。既以事闻之朝，庀徒蒇事，工力偕作，首创礼殿，坚整高朗。视夫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邹、两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征，像设如在。次为贤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绘像具焉。至于栖书之阁、豆笾之库、堂宇斋馆，庖湢庭庑，故事异举而崇饰倍之。子弟秀民备举选而食廪饩者余六十人，在东序，隶教官梁栋；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隶教官王磐。署乡先生康晔儒林祭酒以主之。盖经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尝仕为太常卿；癸巳之变，失爵北归；寻被诏搜索礼器之散逸者。仍访太常所隶礼直官歌工之属、备钟磬之县、岁时阅习。以宿儒府参议宋子贞领之。故郓学视他郡国为独异。乃八月丁卯，侯率僚属诸生舍菜于新宫，玄弁朱衣，佩玉舒徐，衅落之礼成，而飨献之仪具。八音洋洋，复盈于东人之耳。四方来观者皆失喜称叹，以为衣冠礼乐，尽在是矣！越翼日，学之师生合辞谓仆言：“严侯父子崇饰儒馆以布宣圣化，承平文物顿还旧观。学必有记，以谨岁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仆谢曰：“老生常谈，何足以陈之齐、鲁诸君之前？顾以客东诸侯者久，猥当授简之末，俎豆之事固喜闻而乐道之，何敢以不敏辞？”兴造之迹，已辱件右之矣。窃不自度量，辄以有所感焉者著于篇。呜呼！治国治天下者有二：“教”与“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为用，废一不可。然而有国则有刑；教则有废有兴，不能与刑并，理有不可晓者。故刑之属不胜数，而贤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则学政而已矣。去古既远，人不经见，知所以为教者亦鲜矣，况能从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所导以率于教乎？何谓政？古者井天下之田，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射乡、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劳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贤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卿大夫尝见于设施而去焉者为之师，教以德以行，而尽之以艺。淫言诐行，诡怪之术，不足以辅世者，无所容也。士生于斯时，揖让、酬酢、升降、出入于礼文之间。学成而为卿、为大夫，以佐王经邦国；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犹为士，犹作食者之养吾栋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记之而又不从，是蔽陷畔逃，终不可与有言，然后弃之为匪民，不得齿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加此。学政之坏久矣！人情苦于羁检而乐于纵恣，中道而废，从恶若崩。时则为揣摩、为捭阖、为钩距、为牙角、为城府、为穽护、为溪壑、为龙断、为捷径、为贪墨、为盖藏、为较固、为干没、为面谩、为力诋、为贬驳、为讥弹、为姗笑、为陵轹、为觊觎、为睚眦、为构作、为操纵、为麾斥、为劫制、为把持、为绞讦、为妾妇妒、为形声吠、为崖岸、为阶级、为高亢、为湛静、为张互、为结纳、为势交、为死党、为囊橐、为渊薮、为阳挤、为阴害、为窃发、为公行、为毒螫、为蛊惑、为狐媚、为狙诈、为鬼幽、为怪魁、为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谩疾而为圣癫、敢为大言，居之不疑，始则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缩颈为危；怨讟薰天，泰山四维；吾术可售，无恶不可；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从则斯朋，违则斯攻；我必汝异，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为周孔？人以伏膺，我以发冢。凡此皆杀身之学，而未若自附于异端杂家者为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涧饮，以德言之，则虽为人天师可也；以之治世则乱。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可以为有道之士，而不可以为天子之有司。今夫缓步阔视，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后长者，亦易为耳，乃羞之而不为。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曰：“此曾、颜、子思子之学也。”不识曾、颜、子思子之学，固如是乎？夫动静交相养，是为弛张之道；一张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强自矫揉，以静自囚，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静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缚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韩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纣之恶，止于一时；浮虚之祸，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为魏晋之《易》与崇观之《周礼》，又何止杀其躯而已乎？道统开矣，文治兴矣，若人者必当戒覆车之辙，以适改新之路。特私忧过，计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备述之。既以自省，且为无忌惮者之劝。侯名澄，七岁入小学，师名士龙江张某。自读诵至剖析义理者余十年。衍圣必其为特达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为名诸侯，二君子有国焉。是年九月朔日，河东元某记。

博州重修学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之庙学，当泰和中州倅，辽东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谓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将阎侯义以庙学、州宅、龙兴寺殿，土木之丽甲于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后庙学独废不存。今行台特进公以五十城长东诸侯，凡四境之内，仙佛之所庐、及祠庙之无文者，率完复之，故学舍亦与焉。防御使荏平石侯青、彰德总管兼州事赵侯德用，乃以行台之命，葺旧基之余而新之。大正其位，又为从祀之室于其旁。至于讲诵之堂、休宿之庐、斋厨库厩，无不备具。经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赵侯请予记之。予窃有所感焉。博自唐以来为雄镇，风化则齐、鲁礼义之旧，人物则鲁连子、华歆、骆宾王之所从出。在承平时，登版籍者余三十万家，其民号为良善而易教。特丧乱之后，不能自还耳。虽然，岂独此州然哉？先王之时，治国治天下，以风俗为元气，庠序党术无非教，太子至于庶人无不学。天下之人，幼而壮，壮而老，耳目之所接见，思虑之所安习，优柔于弦诵之域，而餍饫于礼文之地；一语之过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为小人之归。若犯上，若作乱，虽驱逼之、从臾之、诱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为俗则美，以之为政则治，以之为国则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盖如此。呜呼！王政埽地之日久矣。战国吾不得而见之，得见两汉斯可矣；两汉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唐以还斯可矣；唐以还且不可望，况于为血为肉之后乎？丧乱既多，生聚者无几，蚩蚩之与居，伥伥之为徒。亦有教焉：不过破梁碎金：“胡书记咏史”而已。前世所谓《急就章》、《兔园册》者，或篇题句读之不知矣。后生所习见者，非白昼攫金，则御人于国门之外，取箕帚而谇语，借耰锄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捍，贾子之所为。太息而流涕者，盖无足讶。由是观之，父子、夫妇、人伦之大节，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屨之，屨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则倒置之敝无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必肇修人纪者出而后有攸叙之望矣。况草昧之后，道统方开，明经者例有复身之赐，而此州将佐首以兴起学宫为事，士之有志于此道者，其喜闻而乐道之宜如何哉！故为记其兴造之始末，且以学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国，其人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其书则《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其民则士、农、工、贾；其教则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睦、朋友信；其治则礼、乐、刑、政、纪纲、法度。生聚、教育、冠婚、丧祭、养生、送死而无憾。庠序党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详序党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纪者尚庶几焉！如曰不然，则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以是学为告朔之饩，可也。

赵州学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州庙学初废于靖康之兵。天会以来，郡守赵公某始立庙殿，而任公某增筑学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为门、为廊庑、为讲堂，土木之功乃备。自贞祐南渡，河朔丧乱者余二十年。赵为兵冲，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学生三数辈逃难狼狈，不转徙山谷，则流离于道路。庙学之存亡，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户牖既坏，瓦木随彻，当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风，日就颓压；识者惜之。岁癸卯，真定路工匠总管赵侯，慨然以修复为事。发赀于家，顾工于民，躬自督视，不废寒暑。裁正方隅、崇峻堂陛；衰倾者起之、腐败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饰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尝毁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诸生释菜如礼，衣冠俎豆，彧彧乎承平之旧。予过庆源，尝往观焉。问所以经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辞道其然，且请予记之。予以为学宫之废久矣！儒学之士，虽有任其责者，亦以为不急之务矣。比岁，郡县稍有以兴学为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势劫剧甚，调度仅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谓可为美观而不可以夷考也。赵侯不出于强率，不入于承望，崇儒向道，自拔于流俗者如此！在于学古之士，其喜闻而乐道之，宜何如哉？故为记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尝古今，亦未尝废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际，百姓日用而不知。大业广明五季之乱，蔫不施，而道固自若也。虽然，庠序、党塾，先王之所以教，后世虽有作者，既不能复有所加，亦岂容少有所损？羊存礼存，此告朔之饩所以不可废也。夫兴学，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责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异时，时可为，力可致，而使学宫有鞠为园蔬之叹，不必以前世赵、任、路三使君为言。视今赵侯，能不少愧乎？”侯名振玉，龙山人，先节度庆源，有良民吏之风。其与文士游，盖其素尚云。

寿阳县学记

近代皇统、正隆以来，学校之制，京师有太学、国子学；县官饩廪，生徒常不下数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总管大尹府、节度使镇、防御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则视州镇大小为限员。幕属之由左选者，率以提举系衔刺史，州则系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外县则令长司学之成坏，与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筑为功。若仕进之路，则以词赋、明经取士，豫此选者多至公卿达官。捷径所在，人争走之。文治既洽，乡校家塾弦诵之音相闻。上党、高平之间，士或带经而锄，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化民成俗，概见于此。自大安失驭，中夏版荡，民居官寺，毁为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归自燕、云，道寿阳，知有新学，往观焉。见其堂庙斋庑，若初未尝毁而又加饰焉者。问所以然，诸生合辞曰：“吾邑旧有庙学。元祐中，知县事张不渝实更新之。既乃废于贞祐甲戌之兵。大变之后，民无百家之聚；县从事李通、李天民者，窃有修学之议而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能也。会台牒下，于壬寅之冬，课所在举上丁释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县豪杰诸人经度之。盖三年而后有成。久欲谒文吾子，以纪岁月，顾以斗食之役之故，而无以自达也。”予谓二三君言：“公辈宁不知学校为大政乎？夫风俗国家之元气，而礼义由贤者出。学校所在，风俗之所在也。吾欲涂民耳目，尚何事于学？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义、而父子有亲也？夫妇有别、而长幼有序也？’则天下岂有不学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无类’；虽在小人，尤不可不学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学，则武城之弦歌，当不以割鸡为戏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渔，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权，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爱以求非道之福，顰呻顾盼，化瓦砾之场为金碧者，又不知几何人也！能自拔于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无以自达’者，亦过矣。兴学之事，贤相当任之，良民吏当为之。贤相不任，良民吏不为，曾谓斗食吏不得执鞭于其后乎？使吾不为记兹学之废兴则已，如欲记焉，吾知张不渝之后，唯此两从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万钟之厚为计哉？”通字彦达、县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

冠氏庙学，贞祐初知县事鲁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礼画七十二子像。丧乱以来，民居皆被焚毁而庙学独存。岁乙未，右副元帅赵侯悯其颓圮，复为完补之。学之制，初亦俭狭，侯就为料理，而作新之意盖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在军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随；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随而化之；兴学之事，特其滥觞耳。呜呼！吾邑为大县久矣。在承平时，登版籍者余三万家；侨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学校，大事也，前后历数十政非无贤令佐，而乃因卑习陋，漫不加省；百年以来，能崇起之者，唯吾侯与鲁、折三人而已。可胜叹哉！某月日，县学生黄逸民记。

叶县中岳庙记

河南中镇所在，在所率有祠庙，以奉岳祇。叶距崧三百里，而近独无有也。邑门之南百举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冲，顾望崇显，父老规为岳祠旧矣。泰和末，太原祁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经度焉。地本故堤，废圮已久，荆棘瓦砾，蛇鼯所舍。樊身执畚锸，铲治芜秽，实以版筑。百日而庙基成。邑之人知其坚固可任也，乃群起而助之；实乡豪张祐、孙宁、秦商人、党圭为之倡。庙既成，祁人有以白石为中天像，欲辇而北者，道真请而事焉。予尝谓：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义；耻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惩；独于事神若有所儆焉。何邪？徼福于方来，逃罪于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终不以百不可得，而废其所以求也。富贵、光荣、寿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诸神；忠信、孝弟、廉让、笃实、神亦有以望于人。吾尝见夫世俗之所以事神者矣：崇祠宇、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像设、刲羊豕、具仪卫，巫觋、倡优杂然而前，拜跪甚劳，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于人者，无有也！阴害贼诈，刮利次骨，利之所在，无复天理；公噬潜搏，难得是期，内人于沟不恤也，血人于牙不餍也；志得而意满，则曰："我求于神，神报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获，报谢愈丰，祷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阴害贼诈之心已怫然于胸中矣；此值蛇神牛鬼之所不忍临，而谓岳只之聪明正直者而临之乎？《记》有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谓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岂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谓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呜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于贪而不能自还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干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过昆阳，进士韦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记其经营之始，故为书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祸不可逃也。如是，庶几来者有所儆焉。

扁鹊庙记

扁鹊随俗为变，过咸阳为无辜医，邯郸为带下医，洛阳为耳目痹医，盖尝至周。其有庙于此，则不可考也。庙再以元丰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谨，病者必来以药请。杯案闲有得香灺埃煤若丸剂然者，吞之，病良愈。闾里闲相传以为神。斗酒鼓肩，祷谢日丰。积习既久，莫有能正之者。乡豪张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鹊饮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秘怪而不常，故虚荒诞幻，被于末流，千百年后而未止也。虽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傅创，灵丸起废，见于传记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无有哉？故尝谓扁鹊，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决脉结筋、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炼精而易形矣；至于世之阴忌贼诈、贪饕攫拾、心魂斫丧、若醉若狂、懑然而不能自还者，百千为群，日相过乎前，为扁鹊者独不能随俗为变，炼精而易形，使之为平直、安舒、廉让、洁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则祷，圣人所不废；诚以感神，祭则受福，冥冥之闲，当有阴相者，盍亦无以灵丸、神膏为也；此之不为区区之香灺埃煤，自夸于闾巷细民之闲以为神。呜呼！其亦儿童剧而已矣，岂世之所望于扁鹊，而扁鹊之所以为扁鹊者哉？

长庆泉新庙记

邓之西百里而远，是为内乡之东鄙。有山焉，冈峦起伏，与淅郦诸山络脉相属，而为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亩有奇。泉之上有龙祠，耆旧以为祷之有雨旸之应。旁近之民有以饮羊牛、浣裙裾者，泉辄汇而迁焉。考之辨方，无所知名。俚俗所称，讹谬失实，且不雅驯。今以其地名之长庆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县境之名湫无虑数十所，奔走祷祠，卒无感通。道路嗷嗷，无望来秋。有以此泉为言者，予率父老诣焉。币祝甫登，云气四合，车辙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庙于泉之西南，且以纪其事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夫龙之灵固也，然古人之于祷祠，不幸而不见答；自咎而已；幸而应焉，则亦不敢以为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将适与雨会欤？影向之报盖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与威，令龙实尸之。油然而云，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于物者丰，则享诸己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龙之所居，瑶宫璇室，万舞在庭，金支翠蕤，纷蔽辉映；虽首出万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进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亩之宫，牲不掩豆而祠之，岂度德、审功、报称之道哉？闻之天即神，神即人，人即天；名三而诚则一。东邻之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凡以恃吾诚而已。不然，所持者狭、所求者奢，彼乘云气而游天地之间，是区区者宁足以留其一盼邪？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记

老子职柱下史，阅人代之久，其述伏牺、神农、黄帝氏以来，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之论。邵康节因之亦谓皇与帝为千万世之人，其次第盖如此。自《三坟》为吾夫子所删，三圣人者与天同功，乃无德业可考见。医家者流，谓神农一日尝七十毒，与岐黄至真。大要《三坟》书特止于此。今其论故在本于大道之说、而究乎生死之际，然于二圣人所以仁后世者，才土苴耳。太原医师赵国器谓“吾业当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圣人像事之，以历代名医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栋宇既备，像设既严，介于太谷李进之请予为记。始予甚难之，以谓天地不仁，刍狗万物，圣人跻民仁寿之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虽莫知所谢可也。或曰：“有万世之利者，享万世之报；亢仓楚所居，年谷丰穰，物无疵疠，其乡之人且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况与天地同功者乎？虽报本反始，非闾巷所得专；而溯流穷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谁曰不然！”夫赵子世于方伎，余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恒业，用之以戒心，谓一毒妄攻，五兵莫惨，耿耿自信，临之以神明。吾知是家于人之命为甚重矣，是可记也。于是乎书之。国器名天用，今为惠民局直长。塑工张天秀。国器之子履道知读书，异时当以儒索自拔于流俗云。己酉初吉，新兴元某记。

崔府君庙记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谓之亚岳、或谓之显应王者，皆莫知其所从来。府君定平人，太宗时为长子令，有惠爱之风。本道采访使与长子尉刘，内行弗备，且有赃贿之鄙。时县有名虎，府君谓二人者宜当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为所食，乃以牒摄虎至，使服罪；一县以为神而庙事之。世所传盖如此。庙之在阳平者有年矣。贞祐之兵，烧毁几尽。东平副元帅赵侯以其父之志为完复之。其成也，侯命予以岁月记，故为书之。《传》曰：“有功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此不为小德小善者言。汉丞相忠武侯之殁，蜀人求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谓可听于成都立之，安乐公不从。习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尽顺人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止可令其近墓为之。所亲以时设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从正礼。”于是始从之，为庙于沔阳。从事观之，汉人于忠武侯，其难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君县之良吏，血食一方，见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则止于密，鲁仲康则止于中牟，朱邑则止于桐乡，召父杜母则止于南阳；盖未有由百里之邑，达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门之荡然、广殿之渠然、冕之巍然、侍卫之肃然，虽五帝之尊且雄无以进。使其止于为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则将疾走远引、逃避之不暇，矧敢冯几负扆以当天下四方臣仆之敬乎？呜呼，祀典之坏久矣！惟祀典坏而后彻淫祠之政举。丧乱以来，天纲弛而地维绝；人心所存，唯有逃祸徼福干在耳。惟逃祸徼福者在，故凶悍毒诈有时而熄。若曰：“淫祀无福，非其鬼而祭之为谄”，尔所敬非吾之所谓敬，尔所惧非吾之所当惧。彼将荡然无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难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举，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并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卷第三十三

记

邓州新仓记

观察判官曹君德甫、以书抵某云：“武胜一军，雄视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诸道，故廪庾之积，尤为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镇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仓为事，度材于山，赋庸于兵，以计手授，百堵皆作。盖经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断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子为我记之。”某以为：天下之谋食者莫劳于农，而莫不害于农；农之力，至于今极矣！叱牛而耕，曝背而耘，一人之劳不能给二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蟊贼，凡害于稼者不论也。用兵以来，调度百出，常赋所输，皆创痍之民，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军兴者。兵则恃农而战，农则恃兵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谷之恤；劝农冠盖，相望于道。廪人之制非不具备，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齐，陈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领之不一，收贮之不谨，启闭之不时，诃禁之不严，检察之不恒，冒滥之不究，请托之不绝；一隙所开，百奸乘之。百家之所敛，不足以给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补风雨之所败。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时然且不可，况道殣相望之后乎？然则有能为国家重民食而谨军赋者，业文之士、宜喜闻而乐道之也。惟公为徐、为陕、为凤翔、为京兆、为洛阳尽力民事，二十年于兹，知民之知难，知战之所资，知废政之不可不举，知积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败为坚整，广狭陋为宏敞，增卑湿为爽垲，导壅蔽为开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环以复垣，键以重扃。圭撮有经，新陈有次，暵曝有所，检视有具，出入有籍，巡卫有卒。条画周密，截若画一。万箱踵来，千仓日盈，陈陈相因，如冈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汤池之重；京师仰给，于是乎张本。某属吏也，知公为详，故并著其设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阳县令、武骑尉、赐绯鱼袋元某记。

南阳县令题名记

为县难、为南阳尤难。由汉以来，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几何人，独召、杜有父母之称，其余则有问姓名而不知者，可谓尤难矣。自功利之说行，王伯之辨兴，堕窳者得以容其奸，而振厉者无以尽其力。盖尝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夫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理诚有之；然唐虞之际，司空则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穑，司徒则敬敷五教在宽，士明于五刑，虞则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伯典礼，夔典乐，龙纳言；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敕，率作兴事，必于成而后已；谓之不计其功也而可乎？汉宣帝之治，枢机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讼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让之风，至于摘奸伏、击豪右、敢悍精敏、耆耆隽快如刃之发于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汉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呜呼，道丧久矣！召、杜之政，岂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厉、不入于堕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无所闻，去之日，使人问姓名而不能知，虽居是邦，谓之未尝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记。

吏部掾属题名记

吏部为六曹之冠。自前世号为前行，官属府史，由中后行而进者，皆以为荣焉。国朝故事：掾属之分有左右选，右选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达官，然不能终更者亦时有之。古人以为吏犹贾然。贾有贤有愚。贤贾之取廉，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愚贾之求无纪极，举身以徇货，反为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风俗之坏，上之人以徒隶遇佐史，甚者先以机诈待之。廉耻之节废，苟且之心生，顽钝之习成，实坐于此。夫以天下铨综之系、与夫公卿达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隶自居，身辱而不辞，名败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录南幸以来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恶、孰由此而达、孰由此而败，观者当自知之得以监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权国史院编修官元某记。

警巡院廨署记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来无复其旧。其驾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为之。如两警院之繁剧紧要者，亦无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领右院也，以为吾之职有前世长安洛阳令之重，其权则又右内史之所分，乃今侨寓于编户细民之闲；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傯为辞，后之君子奚赖焉？陛级之不崇，何以示民？寝处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饰，保以待贤？贵贱无章，上下混淆，则又非所以谨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请于县官。久之，得故教授位于乐善坊之东。教官废久，屋为民居，罅漏衰倾，风雨弗庇。侯以暇时易而新之。治有厅事，寝有堂奥，厨库井厩，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内键以门，不私困，不公滞。盖百日而后成，即以其事属余记之。窃尝谓：治人者食于人；劳其心者逸其身。于此有人焉！朝夕从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则谓之私而不敢为，夫岂人情也哉？履屐之闲可以用极；鼓钟之末可以观政。若曰："此犹传舍耳，不足用心于其闲。"君子以为不智可也！故予乐为书之。侯名九嘉，字飞卿，擢进士甲科。文采风流，昭映一时。历高陵、三水、蓝田、扶风四县令，皆有能声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权国史院编修官元某记。

创开滹水渠堰记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官刘浚明之深，以《滹水新渠记》为请曰："滹水之源，出于雁门东山之三泉，过繁畤遂为大川。放而出忻口，并北山而东，去仆所居横山为不远。上世以来，知水利可兴，故尝兴之，由来尔朱氏而下，凡三人焉。尔朱丘村人，家有赐田百顷，因以雄吾乡。役家之僮奴，欲从忻口分支流为渠。乡之人以是家公为较固之计，莫有助之者，且姗笑之，因自沮而罢。大定戊子，无畏庄信武乔公，号称"十万乔氏"者，度其财力易于兴造，复以渠为事。开及日阳里，农民以盗水致讼，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于暧昧，甲乙钩连，无从开释，役夫散归，至以水田为讳。承安中，吾里齐全羡率乡曲大家，按乔公故迹，欲终成之，而竟亦不成。仆不自度量，以先广威尝与齐共事，思卒前业。赖县豪杰、乡父兄子弟佽助之，历二年之久，仅有成立。盖经始于壬寅之八月，起汤头岭西之北村，上下逾六十里，经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乡人豫议洎执役者，置酒张乐以落之。老幼欣快，欢呼动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辞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为立功立事，必天时人事合而后可，然系于人事者为尤多。昙余官西南邓之属邑，多水田，业户余三万家。长沟大堰，率因故迹而增筑之，而其用力有不可胜言者。试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闲为至平，且善利万物而不争；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时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单贫，而贿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润，人无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为不平，不争为必争，补有余、损不足，伤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车之辙，前后相接。田野细民，有敢复与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变之后，无不争之田；非屡丰之年，无供役之食；事艰于虑始，人习于恶劳，贤否异情，理难合，彼已分利，孰为纲维？故虽有万折必东之心，而终屈于七遇皆北之势。使临之以公上之命，且无望于必成，况创始于乡社二三之议乎？有其时而乏其人，有其人而无其志；力不前胜，事必后艰。大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乎！唯强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坚也故能易天下之难。由是而充之，关辅之三白襄樊之黔芦，皆此物也。故尝谓江乡泽国，巧于用水，凡可以取利者无不尽。举锸投袂，随为丰年。今河朔州郡非无川泽，而人不知有川泽。捐可居之食，失当乘之机，如愚贾操金，昧于贸迁之术。旱暵为虐，乃无以疗之；求象龙、候商羊、坐为焚尪，暴巫禳禬；家之所误，搏手困穷。咎将谁执？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观焉。流波沄沄，净氵最盈沟，若大有力者拥之而前。农事奋兴，坐享丰润，禾麻菽麦，郁郁弥望。计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众力，一善而兼万夫，暂劳而有亡穷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谓有志之士矣！虽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而已也。出东门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东，尽南邢之西，其闲无片邑，无聚落、无丘垄，特沮洳之泺而已。诚能引牧马之水，以合三会于蒙山之麓，堤障有所，出内有限；才费数千人之功，平湖渺然，当倍晋溪之十。惜无大农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记侯兴建始末，慨然有感于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广威用承直郎荫，当补官，州牒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请大夫者乃系班。广威诣登闻鼓院自陈，道陵从之。豫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务使。李侯，所谓是以似之者欤？年月日记。

市隐斋记

吾友李生为予言：“予游长安，舍于娄公所。娄，隐者也，居长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斋，号曰‘市隐’，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渠欲得君作记，君其以我故为之。”予曰：“若知隐乎？夫隐，自闭之义也。古之人隐于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后为隐。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以予观之，小隐于山林则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出。自山人索高价之后，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况朝市乎？今夫干没氏之属，胁肩以入市，叠足以登垄断，利觜长距，争捷求售，以与佣儿贩夫血战于锥刀之下；悬羊头、卖狗脯，盗跖行、伯夷语，曰：‘我隐者也。’而可乎？敢问娄之所隐奈何？”曰：“鬻书以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为廉；以诗酒游诸公闲，取和而已，不害其为高。夫廉与高，固古人所以隐也，子何疑焉？”予曰：“子得之矣！予为子记之。虽然，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请以韩伯休之事终其说。伯休卖药都市，药不二价。一女子买药，伯休执价不移。女子怒曰：‘子韩伯休邪？何乃不二价？’乃叹曰：‘我本逃名，乃今为儿女子所知！’弃药径去，终身不返。夫娄公固隐者也，而自闭之义，无乃与伯休异乎？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奚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为哉？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归试以吾言问之。”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东元某记。

惠远庙新建外门记

晋溪神曰昭济，祠曰惠远，自宋以来云然。然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不必置论。盖魏、齐而下，晋阳有北门之重；山川盘结，士马强盛，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才跬步闲耳。山之麓出两大泉，喷薄湍驶；流不数步，遂可以载舟楫，汇为巨陂，派为通渠；稻塍莲荡，延袤百余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吴儿洲渚之想。若济源之清旷、苏门之古澹、济南之秀润，以知水者言之，皆吾余波之所及也！太平兴国初，汉入于宋。城阙虽毁而风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报，唯神之为归，割牲酾酒，日月不绝。宫庭靖深，丹碧纷耀，遗台老树，朱楼画舫，承平游览之盛，予儿时尚及见之。庙旧有殿、有别殿、有廊庑、有门。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虽不尽废，而腐败故暗极矣！创罢之人，迫于调度，故未暇补葺。父老过之，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驿使宝坻高侯天辅悯外门之颓毁也，力为新之。起于辛丑之正月，而成于其年之七月。请予记之。予谓昭济庙之在吾晋，有决不能废者；然其废而兴之，则存乎人焉尔。夫一门之役，固不可谓之全功；异时有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发之？是可纪也，故乐为之书。明年五月吉日，新兴元某记。

顺天府营建记

清苑置于隋开皇末，历唐、五代，为鄚酬属县。宋境与辽接，故改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阳诸戍。金朝既都燕，升县为州，州仍以保名，县则复清苑之号，且置顺天，节度一军。太行诸山，东走辽、碣，盘礴偃蹇，挟大川以入于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垒崇峻，民物繁伙，辇毂而南，最为雄镇。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变。今万户张侯德刚之起定兴也，初保西山之东流埒隶经略苗公；絫功至永定军节度使、权元帅右都监。及苗公为其副贾瑀所害，侯慷慨愤发，期必报瑀。会麾下何伯祥献苗公符节，即推侯为长。事闻，兴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帅府事。国兵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陈于狼牙岭、马跌、为所执。大帅以侯肮脏无所屈，义而释之，且复旧职。侯招降旁郡，威信并著，遂下雄、易、安、保诸州，留戍满城。西山豪杰，皆授印号为部曲，兵势大振。满城隘狭，有不能容者；岁丁亥，乃移军顺天，以遏信安行剽之党。时顺天为芜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将留居之，随为水军所焚。侯曰：“盗所以来，揣我无固志耳。堂复成，吾且不归矣！”于是立前锋、左、右、中翼四营，以安战士；置行幕荒秽中，披荆棘、拾瓦砾，力以营建为事。适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节正卿，知其材干强敏，足任倚办，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幕府计议官、兼领众役。侯心计手授，具有成算。正卿悦于见知，劳不言倦。底蕴既展，百废具兴。承平时州民以井泉碱卤、不可饮食为病。满城之东有南北泉，南曰“鸡距”，以形似言；北曰“一亩”，以轮广言。宋十八塘泺发源于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为减水口。侯顾而叹曰：“水限吾州跬步闲耳！奇货可居，乃弃之空虚无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则井泉有甘洌之变，沟浍流恶、又余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势，作为新渠；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东行，由古清苑几百举武而北，别为东流；垂及东城，又折而西，双流交贯，由北水门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渊舒徐，青绿弥望，为柳塘、为西溪、为南湖、为北潭、为云锦。□当夏秋之交，荷芰如绣，水禽容与，飞鸣下上，若与游人共乐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网可以得鱼。风雨鞍马闲，令人渺焉有吴儿洲渚之想。由是营守备。以甲乙次第之，则为北衙、为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资于官，役夫则以南征生口为之；至别第悉然。为南楼，因保塞故堞而为之，位置高敞，可以尽一州之胜。西望郎山，如见吴岳于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颜行而前，肩骈指比，历历可数，浓淡覆露，变态百出；信为燕、赵之奇观也。为驿舍，为将佐诸第，为经历司，为仓库，为刍蒿场，为商税务，为祇供所，为药局，为传舍暖室，为马院。市陌纡曲者，侯所甚恶，必裁正之。为坊十，增于著者七：曰鸡泉、吴泽、懋迁、归厚、循理、迁善、由义、富民、归义、兴文。为桥十，而起楼者四：西曰来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风，东曰分潮。为水门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为谯楼四：北曰拱极，南曰蠡吾，西曰常山，东曰碣石。为庙学一，增筑堂庑，三倍其初。为佛宇十五：曰栖隐、鸿福、天宁、兴国、志法、洪济、报恩、普济、大云、崇岩、天王、兴福、清安、净土、永宁。大悲阁一。由栖隐而下，创者四而十一复其旧。规制宏丽，初若不经毁者。独大悲出侯新意，尤为殊胜，金碧烂然，高出空际；唯燕中仁王佛坛成于国力，可等而上之耳。为道院十一：曰神霄、天庆、清宁、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为、朝真、得一。创者九而复其旧者二。为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为酒馆二：曰浮香、金台。亭榭香水中，为乐棚二。为园囿者四：西曰种香、北曰芳润，南曰雪香，东曰寿春。城内外为水碓者四。水既出朝宗门，又将引蒲水为稻田于西南波，乃合九龙之末流。患其浅漫而不能载舟也，为之十里一门闸，以便往来。每闸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属，即听民筑屋四关，以复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桑枣；树艺之事，人有定数，岁有成课，属吏实任其责。揽辔问涂，骎骎乎齐、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予过顺天。左副元帅贾辅良佐授侯经度之事，请记之于石，曰：“始吾城无寸甓尺楹之旧，而吾侯决意立之。民则新造而未集，寇则暂溃而复合。以战以守，日不暇给。自常情度之，不牵于道旁筑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惑，则必安于聚庐托处之陋矣。侯仁以继绝，义以立懦，信以一异，智以乘时，技合力并，故能事之颖脱如此。夫立城市，营居室，前人食政见于经、于史、于歌咏、于金石者多；今属笔于子，其有意乎？”予因为言：“自予来河朔，雅闻侯名，人谓其文武志胆，可为当代侯伯之冠。起行阵闲不十五年，取万户侯、金虎符如探囊中物。统城三十，制诏以州为府，别自为一道，并控关、陕、汴、洛、淮、泗之重。将佐乔惟忠孝先而下，赐金银符者十数人。光大震耀，当世莫及。夫佩金紫、秉节钺、书旗常、著钟鼎，古人之所重；奔驰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则顾盼顰呻而得之！况乎土木之计，力有可成者，岂不游刃恢恢有余地哉？古有之，强可以作气，坚可以立志。唯强也，故能举天下之已废；唯坚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难。非侯何以当之？是可书也已。”虽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谨始者必以善其后。侯，人豪也，顾岂以城恒山、池滹沱、空大茂之林以为楹，尽枹阳之石以为础，然后为快欤？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于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宽庸调以资恳辟，薄征敛以业单贫；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变风俗；率轻典以致忠爱；崇俭素以养后福。盖公清净之化，寇君爱利之实，于是乎张本。予虽老矣，如获见其成，尚能为侯屡书之。邢州新石桥记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潦水；其一曰达活泉，父老传为佛图澄卓锡而出。“达活”不知何义，非讹传、则武乡羯人之遗语也；其一曰野狐泉，亦传有妖狐穴于此。潦水由枯港行，并城二三里所，稍折而东去，为蔡水。丧乱以来水散流，得村墟往来取疾之道，溃堤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弥望，冬且不涸。二泉与港水旧由三桥而行。中桥，古石梁也，淤垫既久，无迹可寻。数年以来，常架木以过二泉。规制俭狭，随作随坏，行者病涉久矣。两安抚张君耘夫、刘君才卿思欲为经久计，询访耆旧，行视地脉，久乃得之。经度既定，言于宣使，宣使亦以为然。乃命里人郭生立准计工，镇抚李质董其事。分画沟渠，三水各有归宿。果得故石梁于埋没之下，矼石坚整，与始构无异。堤口既完，潦水不得骋，附南桥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东注，合于柳公泉之右。逵路平直，往来憧憧，无蹇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才四旬而成。择可劳而劳，因所利而利，是可纪也。尝谓古人以虑始为难，改作为重，重以恶劳而好逸，安卑而习陋，此天下之能事无所望于后世也欤？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国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纲小纪，无非政也。夏官之属曰司险，山林之阻，则开凿之；川泽之阻，则桥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门，《传》谓“启塞有时”。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堑谓之塞，开闭不可一日而阙，特随其坏而治之。修饰南门非闭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讥之。是则道桥之为政，不亦甚重已乎！子路治蒲，沟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许之。子产以所乘舆济人溱、洧之上，孟轲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以为惠而不知为政。若二君者，谓不知启闭之急与不知为政，可乎？虽然，此邦之无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迁善而远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风而易俗。贤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犹之陋巷有败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将正方隅、谨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构，以为子孙无穷之传；岂止补苴罅漏、支柱邪倾而已乎？仆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废之一耳。异时过高明之壤，当举酒落之。二君勉哉！临锦堂记

燕城自唐季及辽为名都，金朝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风土为人气所移，物产丰润，与赵、魏无异。六飞既南，禁钥随废。比焦土之变，其物华天宝所以济宫掖之胜者，固以散落于人闲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筑之，则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从事刘公子裁其西北隅为小圃，引金沟之水渠而沼之；竹树葱茜，行布棋列，嘉花珍果，灵峰玉湖，往往而在焉。堂于其中，名之曰“临锦”。癸卯八月，公子觞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选。酒半，公子请予为堂作记，并志雅集。予亦闻去秋堂之南，来禽再华，骚人词客多为作乐府、歌诗，以记其异。名章隽语，传播海内。夫营建之盛、游观之美，以今日较之，十倍于临锦者抑多矣，而临锦独以名天下，何邪？盖公子出贵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满，时辈莫敢与抗；乃能折节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于文字闲；境用人胜，果不虚语。河朔版荡以来，公宫、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贮管弦、列姬侍，深闭固拒，敕外内不得通。其不为风俗所移者，才一二见耳。异时有向儒术、通宾客、置郑庄之驿、授相如之简，以复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临锦主人发之，故乐为之书。

马侯孝思堂记

天地立人，圣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经》，师弟子之问答必以因心为言。谓孝与生俱生：生则婴儿慕；壮则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则终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君蒿凄怆。《蓼莪》所述，始于鞠育顾复，卒至于昊天罔极。吾知顷步而忘其亲者，直无父之人耳！天山马侯作孝思堂，请予为记。予以为孝子之念其亲，无乎不在；君独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说欤？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以习诸部译语，且通其字书，仕为都省掾属。凡使者聘报丽夏，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为贵人所保任。积十数年之久，乃为朝廷所知。自常调中、特恩授开封幕职。内城之役，被命经度，复以劳迁凤翔路都总管判官。平日教语诸子，以为吾家始于狄道，被俘则有全活之赐；辽东占籍，则有拊存之赐；象胥之任，铨选有常，又不次迁擢之。主恩天大，无从报称，唯有尽此身以答万分耳！精诚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颠沛，无念不在。果能以千载事自任，持忠入地，与古烈丈夫并游。诸孤无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孙不忘先人之故，为无穷之传耳！”予太息曰：“有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哉！古人有言，不孝，则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是故为百行之本。先恒州忠义奋发，无愧千古，赠典之迫崇，褒忠□□□□□之豫享，其必有以得之。”闻诸朝著旧人，公之教子也严以法，其抚育孤甥也恩以备。今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则材量宏博，庶几能成外家之宅相者。盖恒州纯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诸子及其甥，观其身教之实，既有成效矣。诸孙虽不迨事王父母，其生长见闻，宁不以忠臣孝子之门高自表见乎？《经》有之：“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登斯堂也，虽在于涂之人，闻恒州之风亦必有兴起者，又岂特马氏孙息而已哉？于是乎书。年月日、河东人元某记。

致乐堂记

癸丑之夏，予以事来故都。进士新城王惇甫、温阳张无咎谓予言：“武川贾仲德、仲温，贪慕高谊，久欲奉杖屨致师宾之敬。日者以守义辈为介，吾子既惠顾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职。所以事其母者，滫瀡脂膏、醪醴乳药无不给；昏定晨省、寒温燥湿无不戒。故贾氏以谨厚称燕中。比年以来，仲温者又能岁授一经，《孝经》、《语》、《孟》以次卒对，骎骎乎行已之学，非但涉猎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谨，友爱弟者甚笃，闺门雍睦，中表以为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孙之外，尚能诸妇补纫。岁时显寿，言笑晏晏，诸福备具，方来而未艾也。与之共学者，因以‘致乐’名其堂，取‘养则致其乐’者。堂未有记，幸吾子终教之。”予谢曰：“仆也衰谬，顾何以答盛意？虽然，尝闻之师：‘致乐’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浅深，惧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时自省察焉耳。盖亲之于其子，子之于其亲，一体而分也、违远相通也、忧患相感也，犹草之有实、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闲大顺至和之气，自然之理，与生俱生，于襁褓、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终身焉。虽僻居四无人声之乡，疾痛困苦必呼亲而诉之，不谓之根于心，成于性而可乎？故有深爱者，斯有和气；气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托二天以为庇，日为无声之乐之所感发，鼓舞动荡，喜不自任。老莱子衣斓斑之表，弄鸟雀于亲侧，非矫饰也。惟圣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无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说。其忧天下后世、不既恳切至到矣乎！予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风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旧而不为辽霫之所变迁。是以敦庞耆艾之士，他郡国为尤多。至于子弟秀民，往往以横经问道为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阶于儒素之业，不渐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树立如此，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者，尚庶几焉！然则名堂之意，殆惇甫、无咎爱人以德而然耳，故予乐为记之。”呜呼！昊天罔极，父母之德也；白驹过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维其已。言不称老，《礼》别自尊之嫌，我独何害？《诗》存终养之慕，故牲牢不加于菽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釜无羡乎万钟。古人所以愿为兄之日长，而惜报刘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乐，有天下不与存焉。”其一曰有亲可事。是则有亲可事者何其幸欤？乐哉斯堂，吾于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东人元某记。

李参军友山亭记

由龙门而东，其北为轘辕，南为颍谷。轘辕、崧高在焉；颍谷、颍水在焉。南北道合为告成；告成维天地之中，测景台在焉。又东为阳翟，连延二百里闲，少室、大箕、大陉、大熊、大茂、具茨在焉。为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极为岳。岳有镇、有辅，辅与镇大率皆崧高络脉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阳翟为钧之州治，九山环列，颍水中贯，景气清澄，淑览高旷；豫州诸郡莫与为比，自昔号为“东望”。唐人陈宽记颍亭所见，以为云烟草树，浓淡覆露，望之使人意远，超超然如万里之鹤；唯此地可以当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区，竹木潇洒，迥若尘外。镇人李参军麟居之，筑亭其中，以揽九山之胜；心之所存，目之所见，唯山之为归，故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来请记于予。疑而问焉，参军者复于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来，以好事名乡里。家镇之阛阓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閟。党承旨世杰、张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纯、李治中彦明、礼部闲闲赵公翰墨故在。一时名胜若公卿达官，每车骑过门，吾先人必盛为具馆之。或苛留至旬。浃管弦丝竹，杂以棋槊之戏，穷日竟夕而后已。客亦爱主人之贤而不能去也。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侨寓此州，乐其风土，遂有终焉之志。未几州废。二十年之闲，虽城郭粗立，财有残民数百家而已。麟老矣，遭离丧乱，转徙半天下，仅得复来；时移物换，滋深华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赖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厌于动者趋静；困于智者归仁。夫仁与智，固圣人示愚者以养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昆阆闲物，顾揖所不暇，称喻所不能尽。愚独以为岩岩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云兴霞蔚，光彩溢目；施文章钜公，金玉渊海，漠焉而无情，默焉而意已传。又似夫水食涧饮，隐几而坐忘者。极古今取友，岂复加于此？愧珠玉在侧，无以称副之耳！麟无所以业，无可致宾客；清閟之业，扫地而尽。惟人将拒我是惧。其敢以三损速戾，五交贾衅，自附于王丹、朱穆、刘孝标之后，褰裳裹足，远引高蹈，以与麋鹿同群而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疑释然矣。子归，幸多问草堂之灵。”参军固佳士，而封雕丘方移文以谢逋客，君乃与之进，初不以欺松桂诱云壑而为嫌。紫云仙季能无少望乎？何金衣招隐之书之来之暮也！年、月、日记。

卷第三十四

记

王无竞题名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阳王尚书无竞，天眷中以文章显于吴、蔡诸公闲。凡燕、辽、汴梁宫殿题榜，如大安、大庆、应天、承天之等，皆其笔也。兴定中，闲闲赵公为礼部，下蔡州取颜鲁公逍遥楼额入京师。予因问公：“无竞大字何如‘逍遥’”？闲闲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鲜能兼之。无竞他书未必便过前人。至于寻丈大字，盘之笔势，如作小楷，自当为古今第一。殆天机所到，非学能也。”乙巳秋，予与梁辨疑、李辅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无竞“崞山神”三字。闻之伯佐，南中王氏，国初以好客名河东；朱少章、姚仲纯、滕秀颖、赵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门。叔通后历台、阁。高氏子侄名行中者，不远数千里走书币，求为其父济、叔晦叔墓碣铭。殆无竞以叔通故，为书之邪？不然，边鄙荒陋，时无贵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后，县多名进士，如刘洗马子安、乐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张大兴信之，杨大参叔玉、玉监使正之，皆尝于祠下，何独无一言及无竞此书、使州里知之为希代之宝、在吾河东祠庙为第一手邪？予恐多故之际，神笔宝墨有意外不测之变，虽百悔不可及；乃托好事者使刻之石，以传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兴元某题记。

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

东平贾氏，自真定三祖始见谱谍。始祖曰镇州都督法曹谅，再世为大理少卿瑾，次为司封员外郎、赠尚书杓。次为给事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右丞纬。絫赠尚书令、太师、鲁国公，葬获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学士陶谷碑铭在焉。次为左正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赠尚书左丞琰，即给事中之第五子也。次为殿中丞、赠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岁神童，十六擢进士第，参知政事致仕黄仲。次为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管州昌龄。弟魏国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赠太师注之子也。次为宣奉大夫、知饶州蕃，蕃即太常昌龄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谦出此房。次为光禄大夫、知郓州公直，知饶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孙，致仕于郓，因而家焉。次为知沧州君文，大观中，武举第一人，策问选将，以仁智勇对，其说絫二千言。次为显谟阁直学士、尚书、户部侍郎伟节，尝著《劝弟侄修进书》，与沧州君文、皆郓州公直之子也。次为都水内监使者洵，沧州之长子，宋末奏补，金朝初出官。次为荫补，赠明威将军棣。次为山东东路按察司、知事照，明昌五年经义进士，嗜古学，尚友严子陵、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号“四友居士”，故诗有“高风希四友，古学守三玄”之句，即今东平河仓提领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有言行文笔见于记录者：魏国文元公《戒子孙文》二首。仁宗朝议裁减浮费，文元建言：“将相戚里之家，多占六军，耗县官衣粮而为私门奴隶，在京不啻数千人。浮费可减，孰此为急。”朝议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补边，多不听许。仁宗以语文元。文元对曰：“母后之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赏，不肯轻授，非惟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兴国寺灾，文元以《易》、《春秋》进戒。因言：“近岁屡灾寺观，天意盖有所在。可勿缮治，以称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从之。康定闲，刘平为元昊所得，边吏告以降敌，议收其族。文元时为御史，建言：“汉杀李陵母妻，陵不能归而汉有后悔；真宗抚王继忠家，而其后竟赖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贻后日之悔。”上从其言而止。庆历四年，元昊归石元孙，议赐死。文元言：“自古将帅被执而归，多贳其死。”上从之。都水君知邳州，州新去汤火，杀僇之余，尽为俘虏，故州有户曹而无籍民。君建白都统府，顾出金帛赎生口由臧获而良者，凡七百三十余人。州有籍民始于此。皇统中改陕西转运使，适岁饥，民无所于籴，君拜章乞振贷，未报而民益急。君辄开仓救饿者，坐专擅、夺四官，降刺石州；既而改内监，督燕都十三门之役。郡众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医药；有物故者，又为买棺以葬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门。公尝由谏议大夫出刺宁化，不半岁政成，州人为立生祠。祠丧乱后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谕：“河东南北，百姓艰食，而绛、解尤甚。朕以卿朝廷旧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抚句当，仍以便宜许之。”公至镇，移他州余粟以活饥民。汾晋受兵，游骑已及晋安，公命老幼妇女乘城，悉兵东下，钲鼓之声闻数十里，游骑为之宵遁。晋安献牛酒、犒师而还。官吏请曰：“吾州兵力单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晋安。设吾州有警，何以备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晋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闲居郑下。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宗实录》，遂及卫绍王。初，虎贼弒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谓：卫王失道、天命绝之；虎实无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独张左相信甫言，虎贼大逆不道，当用宋文帝诛傅亮、谢晦故事。章奏不报。尔后举朝以大安崇庆为讳。及是，朝议谓公大安中参知政事，宜知卫王事，乃遣编修官一人就访之。公知其旨，谓某言：“我闻海陵被弒，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臣因诬其淫毒骜狠。遗笑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邪？卫王勤俭，重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朝论伟之。某初及公门，三往而后见。及见，颇赐颜色。问及时事，辄一二言之；若有当于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连二十许日。某献诗云：“黄阁归来履舄轻，天将五福畀康宁。四朝人物推耆旧，万古清风在典刑。郑圃亦能知有道，汉庭久欲访遗经。帝城百里瞻依近，长傍弧南候极星。”公答云：“见说才名自妙年，多惭政府旧妨贤。物华天宝无今古，凤阁鸾台孰后先？郑圃道尊何敢望，汉廷书在子当传。莫言老眼昏花满，及见风鹏上九天。”公又敕诸子、贤卿台掾、翔卿合门：凡某京师用物，月为供给之。其曲相奖借如此。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渡后，获从公从孙河食提领起游。起字显之，少日为名进士，资禀信厚，生长见闻，蔼然有名门之旧。仕东平行台、历平阴簿、提领堂邑岁课、提点河仓。惠养疲民，欢谣载路。某尝以三口号纪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儿童敢喜欢。县帖追来不惊扰，丁丝纳去得余残。”“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来更数谁？今代取鱼须密网，东州新有放生池。”“三岁终更旧有期，吏民安习枉迁移。平阴夺得来堂邑，却是行台未尽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来东原，显之以此本见示，且征后记。某以贾宗名德相望，奕叶公辅，宋以来文士极口称道，如蔡内翰君谟，王临川学易，刘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纯《故人外传》、《过贾侯故居》，及《上贾明府求易说》等二诗具在，尚待不腆之文？虽然，某以晚进小生，辱大贤特达之遇，且于显之有通家之旧，使公家名德懿范不白于后世，概之门生故吏之义，不亦甚阙乎？谨述家传所未载者三数条如右。冬至日，河东人元某敛衽书。

校笠泽丛书后记

右丛书，予家旧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纸番复写，元光闲应辞科时，买于相国寺贩肆中；宋人曾校定，涂抹稠叠，殆不可读。此本得于阎内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赋》、《拾遗诗》、《天随子传》，而无《颜荛后引》，其闲脱遗、有至数十字者。二本相订正，乃为完书。向在内乡，信之、仲经尝约予合二本为一，因循至今，盖八年而后卒业；然所费日力，才一旦暮耳。呜呼，学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为积年之负，不独此一事也。此学之所以不至欤？按龟蒙诗文如《丛书》与《松陵集》，予俱曾熟读。龟蒙，高士也，学既博赡，而才亦峻洁，故其成就卓然为一家。然识者尚恨其多愤激之辞而少敦厚之义。若《自怜赋》、《江湖散人歌》之类，不可一二数。标置太高、分别太甚、锼刻太苦、讥骂太过。唯其无所遇合，至穷悴无聊赖以死，故郁郁之气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争、埋轮叩马，则奋髯抵几以柱后惠文从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谓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闻道，其大较然，非独一龟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陵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之造平淡而后已者，信亦无愧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书于聊城寓居之西窗。

画记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渊默，凭几而坐。二天女侍。双凤扶辇，辇有轮。月轮在上，独画桂树而已。左右官抱文书而立。武卫负剑夹侍，貌比从官有威武之状。二天女持杖侍双凤之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官，王者服，颜面威重，乘白马，队杖在山林闲大怪树之下。两力士捉马衔。施绛伞，两团扇障之。扇前一卫士轻行，一皂衣使者前导。右一武士执钺，左一功曹挟书，从官骑虎从后。一介胄胯弓刀，一功曹抱案牍，拱揖于重厓之下；一鬼卒横刀而拜。三人皆不见其面，独鬼卒肘闲露一目耳。一树魅赤体倒拔一树，根见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严毅，须髯长磔，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龙，在海涛云气中。一力士以铁绳挽龙，怒目回视，如捉一马，然龙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导。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狞恶殊甚，肉袒、发上指，飐大锦旗，洎一力士负剑者掖龙而行。一掾吏挟簿书，骑犀牛，从水府大门出。一力士于大树下昂面视水官，不见其额。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转如活。犀牛甫出水府，云气随之。真天下之绝艺也。

张萱四景宫女

一、转角亭，桷栏楹槛，渥丹为饰，绿琉璃砖为地。女学士三，皆素锦帕首。南向者绿衣红裳，隐几而坐，一手柱颊，疑然有所思。其一东坐，素衣红裳，按笔作字。西坐者红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谛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后来禽盛开，一内人不裹头，倚栏仰看。凡裳者皆有双带下垂，几与裳等，但色别于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药。一素衣红裳人翦花，一人捧盘承之。一人得花，缓步回首，桉锦帕，插之髻鬟之后。此下一人锦帕首，淡黄锦衣，红裙，袖手而坐。并坐者吹笙，左二人弹筝合曲。右一人黄帽如重戴而无沥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锦帕有二带系之。髻鬟之后。一小鬟前立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岁白锦衣女，戏指于舞童之后。吹笙者红衣素裳，筝色、笛色、板色，素衣红裙。已上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树、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凭槛仰看团花。蓝纱映生衣，红缬为裙。并立者白花笼红绡中单。三人环冰盘坐。一红衣者顾凭槛看花者。二白衣相对。女侍二：一挈秘壶，一捧茗器。四人临汝观芙渠鸂鶒鸟。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绿为之。琵琶一，笙一，箫笛三，板一，聚之案上。二藤杌在旁。为一幅。

一、大桐树，下有井，井有银床。树下落叶四五。一内人冠髻，著淡黄半臂金红衣，青花绫裙，坐方床，床加褥而无裙。一捣练杵倚床下，一女使植杵立床前，一女使对立捣练。练有花，今之文绫也。《画谱》谓：萱取“金井梧桐秋叶黄”之句为图。名《长门怨》者，殆谓此邪？芭蕉叶微变，不为无意。树下一内人花锦冠，绿背搭，红绣为裙，坐方床。绘、平锦满箱，一女使展红缬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满丛，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炽炭，备熨帛之用。二内人坐大方床：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红绣窄衣，蓝半臂，桃花裙，双红带下垂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显然；一膝跋床角以就缝衣之便。一桃花锦窄衣、绿绣襜、裁绣段。二女使挣素绮，女使及一内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为戏。中二人双绶带胸腹闲系之，亦有不与裙齐者。此上为一幅。

一、大堂，界画细整，脊兽狞恶，与今特异。积雪盈瓦沟。山茶盛开，高出檐际。堂锦亦渥丹，而楹桷闲有青绿错杂之。堂下湖石，一树立湖石旁，其枝柯盖紫薇也。堂上垂帘，二内人坐中楹，花帽幂首，衣袖宽博，钩帘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帘楹闲，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绿锦衣，女使抱之，褰帘入堂中，真态宛然；二捧汤液器。一导四内人外阶，衣著青红各异。三人所戴，如今人蛮笠而有琦瑁斑，不知何物为之。一内人拥花帽，与前所画同。一女使从后砌下。池水冻结，枯蒲布其中，冻鸭并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为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济南行记

予儿时从先陇城府君官掖县，尝过济南，然但能忆其大城府而已。长大来，闻人谈此州风物之美，游观之富，每以不得一游为恨。岁乙未秋七月，予来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辅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闲所游历，为《行记》一篇，传之好事者。初至齐河，约杜仲梁俱。东并道诸山，南与太山接。是日以阴晦不克见。至济南，辅之与同官权国器，置酒历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后，自周、齐以来有之。旁近有亭曰环波、鹊山、北渚、岚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鸥。台与桥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静花，轩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于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红绿如绣，令人渺然有吴儿洲渚之想。大概承平时，济南楼观天下莫与为比。丧乱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砾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宫，颓圮百年，涧溪草树，有荒寒古澹之趣；虽高甍画栋无复其旧，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饰而后奇也。凡北渚亭所见，西北孤峰五：曰匡山，齐河路出其下，世传李白尝读书于此；曰粟山；曰药山，以阳起石得名；曰鹊山，山之民有云：每岁七、八月，乌鹊群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鹊时，此山之所以得名欤？曰华不注，太白诗云：“昔岁游历下，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华峰写照诗也。大明湖由北水门出，与济水合，弥漫无际，遥望此山，如在水中，盖历下城绝胜处也。华峰之东有卧牛山。正东百五十里，邹平之南，有长白山，范文正公学舍在焉，故又谓之黉堂岭。东十里，有南北两妙山，两山之闲有闵子骞墓。西南大佛头岭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长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为函山所碍，天晴登北渚则隐隐见之。历山去城四五里许，山有碑云：“其山修广，出材不匮”，今但荡然一丘耳。西南少断。有蜡山，由南山而东，则连亘千里，与海山通矣。瀑流泉在城之西南，泉，泺水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山水汇于渴马厓，泆而不流，近城出而为此泉。好事者曾以谷验之，信然。往时漫流才没胫故泉上涌高三尺许；今漫流为草木所壅，深及寻丈，故泉出水面才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槛泉，又立槛泉坊，取《诗》义而言，然土人呼“瀑流”如故。“瀑流”字又作“趵突”，曾南丰云然。金线泉有纹若金线，夷犹池面，泉今为灵泉庵。道士高生，妙琴事，人目为琴高，留予宿者，再。进士解飞卿，好贤乐善，款曲周密，从予游者凡十许日，说少日曾见所谓“金线”者。尚书安文国宝亦云：“以竹竿约水使不流，尚或见之。”予与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见也。杜康泉今湮没，土人能指其处，泉在舜祠西庑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酿酒。有取江中泠水与之较者，中泠每升重二十四铢，此泉减中泠一铢；以之沦茗，下减陆羽所第诸水云。舜井二，有欧公诗，大字石刻。《甘露园》纪历下泉云：“夫济远矣，初出河东王屋，曰沇水，注秦泽。潜行地中，复出共山，始曰济。故《禹书》曰：‘道沇水东之逾温、逾坟城，入于河，溢于荥，泆于曹、濮之闲，乃出于陶丘，北会于汶，过历下，滦水之北，遂东流。’且济之为渎，与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独济水所行道，障于太行，限于大河，终能独达于海；不然，则无以谓之渎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济或泆于地中，水性之变者也。”予爱其论水之变与常，有当于予心者，故并录之。珍珠泉今为张舍人园亭。二十年前，吾希颜兄尝有诗；至泉上，则知诗为工矣。凡济南名泉七十有二，瀑流为上，金线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环、金虎、黑虎、柳絮、皇华、无忧、洗钵及水晶簟非不佳，然亦不能与三泉侔矣。此游至瀑流者六七，宿灵泉庵者三，泛大明湖者再，遂东入水栅。栅之水名绣江，发源长白山下，周围三四十里。府参佐张子钧、张飞卿觞予绣江亭，漾舟荷花中十余里；乐府皆京国之旧，剧谈豪饮，抵暮乃罢。留五日而还。道出王舍人庄，道旁一石刻云：“隋开皇丙午十二月，铅珍墓志。”珍，巴郡武昌人，学通三家，优游田里，以寿卒。志文鄙陋，字以“巴”为“已”，盖周、隋以来，俗书传习之弊。其云葬包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为包山也。以岁计之，隋开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圹中，盖十周天余一大衍数也。道南有仁宗时侍从龙图张侍郎掞读书堂，“读书堂”三字，东坡所书，并范纯粹律诗，俱有石刻。掞字叔文，自题仕宦之后，每以王事至某家，则必会乡邻甥侄，尽醉极欢而罢，各以岁月为识。叔文有文誉，仕亦达，然以荣利之故，终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为一叹也！至济南，又留二日，泛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齐河道中，小雨后，太山峰岭历历可数，两旁小山闲见层出，云烟出没，顾揖不暇，恨无佳句为摹写之耳。前后所得诗凡十五首，并诸公唱酬附于左。东游略记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赵侯将会行台公于泰安。侯以予宿尚游观，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复千里，而在鞍马者八日，故所历不能从容，然亦愈于未尝至焉者。因略记之，以备遗忘。郭巨庙在长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齐武平中齐州胡仆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车、马、象，三壁皆满。衣冠之制，绝与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记幞头，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仆射刻《颂》，规制如磨厓状，字作隶书，文齐、梁体而苦不佳。后题云：“居士慧朗侍从至。”朗能草隶书，世谓“朗公书”者是也；予意此《颂》必朗公所书，故题字云然。又有开元二十一年题字，并长清尉李皋祭文。隔马祠在长清马山之南，距县八、九十里所。大观三年，东平陈彦元《庙记》云：“卢城圮涧中，得唐中和二年、义昌军节度押衙、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庙县中时，石刻载齐师为晋所败，杀马隘道，晋师不得过，谓以是得名；字当为‘格’而今为‘隔马’，疑与《左氏》不合。又谓里俗相传，景德中，契丹寇兖；郓山之神阴障戎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观之，古今祠庙不能考其所从来、而妄为立名号者，多矣，杀马隘道，神何豫焉？而祠之，至于阴障戎马，则又齐东野人语也。《记》又云：“知县事晁端肃，祷雨而应，将以封爵请于朝”，今榜云“丰施侯庙”者，岂端肃遂得所请邪？灵岩寺亦长清东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鸡鸣、曰明孔；寺后有方山；泉曰双鹤、曰锡杖；寺先有宋日御书，今亡矣。绝景亭在方山之下，绝类嵩山法王。党承旨世杰《寺记》云：“寺本希有如来出世道场。后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拨土立之。定之，来青蛇导前，双虎负经。景德中，赐今名”。予按大观中《石桥记》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则党承旨亦未尝遍考邪？梁县《香山寺记》说寺初建时，一胡僧自西域来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谓梁县香山真是大悲化现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场”者，岂亦此类者？抑党有所据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张掞叔文，苏辙子由、吴拭、顾道诗，余人不能悉记。太山旧说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门，经水帘、马棚、回马岭、御帐、护驾泉而上，遂登天门。岳顶四峰：曰秦观、日观、越观、周观。秦观有封禅坛，坛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厓。太史公谓：太山鸡一鸣，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观，平明见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辞。问之州人，云：“尝有抱鸡宿山上者，鸡鸣而日始出。盖岱宗高出天半，昏晓与平地异；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才昧爽闲耳。”此语似亦有理，故录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庙成；又三十年，毁于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诚享殿在耳，此殿是贮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观。青帝观有唐大中岁金龙石刻：“大圣祖无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之号，见于此。岱岳观有汉柏，柯叶甚茂。东有岩岩亭。山水自溪涧而下，就两厓为壁，如香山、石楼，上以亭压之。北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门，屹然如立屏，而浊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绝胜处也！州门南，道左有宋封祀坛，合祀五方帝及九宫贵人坛。坛南有碑，碑阴载献官姓名：驸马都尉二人，摄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献官；九宫贵神合祀官、右谏议大夫种放；其余知名如魏庠辈，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制御书并篆：《登太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碑石坚整，若三山屏风然。道右有宋封禅朝觐坛，坛亦有《颂》。坛西南四五十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墓石，坛在其上。宋禅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钦若、陈尧叟、钱惟演、杨亿撰述。然字画多剥裂，不能完读矣。太山上书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孙先生明复居之。州学有鲁两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记》。两先生者，明复与徂徕先生石守道也。龙泉寺在平阴东南四十里。齐天统中建。下寺有石刻。刘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题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数百年物。上方大佛与龙泉观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灵岩、龙泉皆一宿而去。得诗凡十首云。两山行记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当至崞县。初约定襄李之和偕往，适幕府从事宣德刘惠之、平阳李干臣还军官山，过吾州，遂与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县，刘、李别去，予独游神清观。旧闻行台员外、广宁王纯甫弃官学道，筑环堵而居，甚欲见之，乃属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纯甫闻予来，欣然出迎。予谓：“先生方晏坐，不肖之来，将无妨静业乎？”曰：“习静固道人事，然亦有不应静时。”因相与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庄炼师通玄，时住此县之天庆观，携酒见过，乃聚话于西斋。纯甫先隐前高，予问：“前高景趣比雁门、凤凰山为何如？”纯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则当自知之。”予窃自念：言先东岩君生平爱凤山，然竟不一到，故诗有“凤凰闻说似天坛，北去南来马上看。想得松声满岩谷，秋风无际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许时，自燕都试，乃与客登南楼，亡友苏莘老、阎德润、张九成、王仲容辈，说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风轩，层檐高栋，半出空际；长松满涧谷，如云幢烟盖，植立阑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闻坠露声，使人耿耿不寐。昙时闻此，固尝以不一游为恨矣。北渡又十年，每过雁门，寿宁武尊师子和、圆果、庆上人钟秀，李文必以此山为言。是则夙志为不可负，而前高之游当次第及之也。即日与纯甫、之和并山而东，出雁门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云庵。庵在凤山之麓，山中来仪观，仲章主之。道士孙守真，年八十，童丱入道，其家为此观黄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乱后无图志可考，山之故事多从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夹道杂花盛开；水声激激，自涧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顿之为劳也。半山一峰为钓鱼台，其上为十八盘，为青龙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风门。由风门而下，绕佩剑峰之右，为来仪观。观在山腹。峰回路转，台殿突起，云林悄然，别有天地。信灵境之绝异也！观有天宝四载石记，是道学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学究之粗能秉笔者耳，文鄙而义隐，读之或不能句，故虽乡人、少有知来仪之始末者。予为之反复数过，始见厓略。盖后魏太武尝都于此，师事寇谦之，授秘箓；自崧高迎谦之来居此山。时有凤凰见，太武为立观，且以“凤凰”名之。观历周、隋，至唐而废。真人谷本以谦之为言，而讹为“质儿”；凤游池以凤凰来游为言，亦转而为“伏牛”。开元初，北岳先生、谏议胡山隐案图志、求故实，尝为辨之。天宝元载，敕天下玄元庙有颓毁者、在所长官量事修建；又古今得道升仙之地、代远迹存者，皆虔加礼醮。此山应焉。北京居士高谈幽、辟谷炼师高敬臣，乃共补葺之。碑文刻云：“天宝五载，改凤凰山为嘉瑞山。八载，置天长观。”盖唐以玄元为祖，“天长”者，以胤祚而言之也。观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参玄、冯通玄、朱自然、孙泠然，余二人石阙。供养童子尉迟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别刻云：“自然以天宝十三年十五日升天，其日未时至京，陈谢唐天子，天子异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后十日亦上升。”孙守真言朱仙翁上升事，观曾有敕书碑；唐以后荐经丧乱，焚毁略尽，独董记仅存耳。来仪观额，政和七年九月、兵马钤辖知代州王机建，权发遣河东沿边按抚司公事王诲书。观之东有养虎峰、饮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峰，峰之南，有神山与五台境接。西南有玉案峰。西北有炼丹峰、洗药池，次有玉女峰，峰南有会仙峰，傍有五𠕋树。北王母池、佩剑峰，有白虎池。谷中有水帘、朱砂、白云三洞。青龙岭旁，有桃花洞。观北少西，洗𠕋池，𠕋与参同又名青龙池。门之下有凤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坛上，有大松名升仙树。门右有松，高与坛树等，名望仙。佩剑之下有烧药炉，叠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凤栖树，立石为识。凡洗𠕋、望仙、升仙、药灶，悉朱自然遗迹也。自余葛洪炼丹炉、孙真人养虎峰，四子峰有庄、列、亢仓、文子祠，土人便谓向上诸人皆尝隐于此，殆齐东语也。予恐识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录。守真又言：神仙刘海蟾以天圣九年游历名山，所至并有留迹。代州寿宁石诗十韵云：“醉走白驴来，倒提铜尾秉。引个碧眼奴，担著独壶瓕。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读《黄庭经》，岂烧龙虎鼎？独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请。欲携霹雳琴，去上《芙蓉顶》。吴牛买十角，溪田耕半顷。种秫酿白醪，便是仙家景。醉卧古松阴，闲立白云岭。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写真其旁，撮襟书“龟、鹤、齐、寿”四字，题云：“广宁闲民刘操书。”此诗宋白皞子西曾次韵。子西于诗，号为专门，极力追之，曾不能仿佛。仙材、凡笔，固自不同！世俗所传刘翁入道诗，所谓“予因太岁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当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为祖，翁之姓名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里且不能知，况其道乎？是又可为一叹也！来仪亦自写真，飞白“清、安、福、寿”四字；所画五星，惟土宿独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闭目、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东，“福、寿”在西。说者以为心清而安，则福寿从之。翁此书不为无意也。写真在西南，一幅巾黄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挑布囊，破处绽补之。气韵古澹，望之知为有道者。年岁既久，将就湮灭，惜无名手为临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为猛兽毒螫所伤害者。山中灵异甚多：佩剑峰剑声铮然，阴晦中时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静夜或闻音乐杂作，琴、筑、筝、笛，历历可辨，仙犬时吠。今年上元，村落来烧镫者及闻之。之和持庄炼师所饷酒来，约月中饮之；是夜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气蒸郁，可喜可愕。雨从林际来，谡谡有声，云烟草树，浓澹覆露。不两时顷而极阴晴晦明之变。夜参半，星日清润，中庭散步，森然魄动。惜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赋诗，予亦漫作乐府一首，欲为纯甫醉后歌之。明日，期城中诸公不至，留题殿壁而去。下山宿孙张道院。又明日，为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记

毛氏上世出于汝州，迁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村。其后又迁徐州。房从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机察房是已。本房既来彭城，遂为彭城人。祖讳珍，自宋日雄于财，有“十万毛氏”之号。生一子讳允。金朝初，允以户计推择为吏，一郡以吏能称之。生子曰矩、曰矰。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属保随朝吏员试秋场，中甲首。二年，补吏部覃科令史，转贴黄科房长。泰和二年考满，授忠勇校尉、博州防御判官。四年，改永丰库使；六年，转辽阳县丞，吏民畏爱、有廉能之誉。大安二年，用宰相荐，特授桓州军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议降，公不从。城陷，自缢于军资库，寿五十八。崇庆元年，以殁身王事，赠宣武将军、同知桓州军州事，诰敕有笃坚忠节之语。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关中爨君玉，名宦甚显。再娶郑氏，同殁于桓州。矰不仕，生二子曰杰、曰翼，兵乱不知所终。端卿字飞卿，少日有志节，宣武欲荫以官，不就，去学进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贫。年二十余，负书来济南，从名士刘蟠于章丘，备历艰苦。蟠知其有成，倾意教之。初试东平，中经义解魁；再试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进士第。调崞县簿，摧折豪右，奸民敛手。官委排比户计，贫富适当，甚有遗爱。贞祐三年，入为尚书省令史。雒阳多流亡，当官者不善抚治；君以风力选注河南府录事判官，果以政迹闻。召为户部句当官。复用荐书，授同提举南京路榷货、兼户部员外郎。驰驿襄、叶，值监察御史，以私忿被诬。时宣宗用法急，凡台察被推，例皆诬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郑州司候、再调孟津县丞，竟以冤愤感疾，终于官下，寿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遹。再娶辽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氏、西京路转运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遹以荫再任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从、曰复，女尚幼。维毛氏祖考积絫如此，躬不受祉，后当有兴者。子孙其永念之。

尚药吴辨夫寿冢记

丁巳秋七月，予将西归，尚药吴辨夫有请曰：“思问不佞，侍先生汤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辄豫作冢墓以寄终焉之志。而州里不经见，颇有言。敢质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余谓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恶人，当解其表。死生之际，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试以常理为之说。夫形，器之域，古今同尽。至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于人道为极致，无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壮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万世更相送，犹夜之必旦、寒之必暑，虽甚愚无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链石、合驻景之剂，衔刀被发、为厌胜之术，恋嫪残喘，侥幸万一；甚者至闻凶祸灭亡之语，必向之而唾。可不大哀邪！唐高士司空表圣自作冢棺，时或引客坐圹中，饮酒赋诗，裴回终日。客或难之，表圣笑曰：‘君何不广？死生一致，吾宁暂游此中哉！”此语载之史册，作范来裔，其视汉鲁相孔耽之神祠、赵岐之墓石、晋陶征士之自祭、唐王无功、杜牧之之墓铭、宋米元章坐棺木黄堂上，表圣之言尤为殷重。吾意子颛业方伎，频值丧乱，阅世变也熟，超然远览，闇与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愿终教之。”乃为作《寿冢记》。吴氏世为东平人。祖璋，字文宝，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择为吏，仕为郡功曹，以廉平见称。考子昭，字进叔，读书知义理，资禀静默，容服修洁，闾里或旬月不见其面。与党承旨世杰同研席试本道，常取解魁。今贾丈显之及见之，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丱失怙恃，年十七，尚医王继先以子妻之。悯其茕独，并小弱弟思义养于家而教之。贞祐初，南渡河，以妇翁医术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药局药童。东宫即大位，用随龙恩泽、掌药太医院。寻被旨充皇太后医正局掌药，絫官怀远大将军。汴梁下，北归，复以妇翁旧业、行总府署医工都管句。妇翁无子，年八十以寿终。辨夫笃于卵翼之报，丧祭旌纪、皆无悔焉。中年后欲置家事不问，乃为其弟侄殖产、毕儿女婚娶，最后营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记。辨夫时年六十八云。

樊侯寿冢记

知郡定襄樊侯天胜，以武功积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以昭积厚于祖考，侈宠荣于乡国，今年冬十月，修治先茔，列松楸、树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币来助者倾动州里。诸侯之礼备而孝子之情尽，且欲作寿冢，以为他日宁神之地，谋于葬家师。乡之父兄，皆以为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从征淮海，常山军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帅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将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戮而后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胁之故、不当妄有屠灭者愬于帅，辞旨哀切，有足感动。且自与山军斗，转战逐北，不旬日而东山平。帅知侯之忠，即日并所守者纵遣之。又三年，常山复取平定、盂、五台、阜平，军东山。先锋大帅已废州民三十余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设方略，斗山军，捣其巢穴，杀获甚众。主帅知侯无他，则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赐，皆从吾侯得之。侯之福禄，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后为计乎？又谋于州之士。仆僭为侯言：“生而养，死而葬，中国之大政、而圣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说胜，诞者遂以形骸为外物，天地为棺椁，日月为含襚；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蝼蚁亦可之说。虽畚锸后随，以旷达自名者，犹见笑于大方之家。虽然，彼自有方内外之辨矣。吾处方之内，圣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尚何从乎？汉以来，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寝为讳。况其下者乎？汉相孔耽、高士赵岐、吴人范慎皆作寿冢。唐司空表圣豫作冢墓，图先贤其中，时往醉饮。人有难之者，表圣曰：‘吾宁暂游此中邪！’米元章知淮阳，自克死期，作棺椁置黄堂上，饮食坐卧对之。彼皆史世大贤，顾岂为惊世诡俗之行、以娶厓异邪？吾侯虽未之学，而识趣自远，悟代谢之必至，要归藏之有所，终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虽不谋于人，可也！”侯喜而饮予酒，再拜谢曰：“有是哉！请刻子之文于石，以晓来者。”于是乎书。

卷第三十五

记

威德院功德记

并州，唐以来图经所载，佛塔庙处他郡为尤多。宣、政之季，废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砾之场金碧相望，初若未尝毁者。浮屠氏之力为可见矣！威德院在晋阳白马川之清宁社，治平年二年赐名。国朝皇统初，里耆老殷元命梵严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废久矣，柱础之外无复余物。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颇以寺基迫隘为嫌。行视寺后平厓，其上可剗治。乃乞地于韩顺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广，实倡于韩厚、而僧因为之勤也。玘初刻《华严经》本数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陆，以新经千部施，且烧二指，为供诚意。坚苦为人感动。韩厚者，与其属更为起东西堂，绘像备焉。寺外直汾流为木石桥，以便往来。然后寺事成。玘为予言如此，且强予记之。玘今老矣，予尝见其持律严、入理深、护念所业如捍头目，盖人有不可及者，每窃叹焉！浮屠氏之入中国千百年，其闲才废而旋兴、稍微而更炽者，岂无由而然？天下凡几寺，寺凡几僧，以乡观乡，未必皆超然可以为人天师也。唯其死生一节，强不可夺；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无幽而不穷，无高而不登，无坚而不攻。虽时有龃龉，要其终则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堤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放而莫之御也。道，则异术也；教，则异习也；梯空接虚，入神出天，与吾姬孔氏至列为三家。儒衣冠之子孙，有奔走而从之者，况乎诱庸俗而役之，以为区区之塔庙、岂不謦咳颦呻之顷而得之？噫！使吾圣人之门，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玘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亩之宫、亦何遽有鞠为园蔬之叹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禅院记

竹林寺在永宁之白马原。其初为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既废矣，乡豪麻昌及其族弟罡稍完葺之，以龙门僧广居焉。广，解梁人，自言白云杲之徒。居而安之，即以兴造自任。兴定中，请于县官，得今名。乃为殿、为堂、为门、为斋厨、为库厩，凡三年而寺事备。南原当大川之阴，壤地衍沃，分流交贯，嘉木高荫，良谷美稷，号称河南韦、杜，而寺居其上游。东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镇之旧；偎麻足劫立，莫可梯接。仙人诸峰颜行而前，如进而侍、如退而听、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冈复岭，络脉下属。至白马则千仞突起，朗出天外，俨然一敌国之不可犯。金门、乌啄奔走来会，小山累累如祖龙之石，随鞭而东；云烟杳霭，浓淡覆露，朝窗夕扉，万景岔入，广一揽而洛西之胜尽。盖尝叹焉！佛法之入中国，至梁而后大，至唐而后固。寺无定区，僧无限员，四方万里，根结盘互；地穷天下之选，寺当民居之半，而其传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时，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闳丽伟绝之观；至于公宫侯第，世俗所谓动心而骇目者，校之传记所传，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来，尤以营建为重，百司之治，或侨寓于编户细民之闲。佛之徒则不然，以为佛功德海大矣，非尽大地为塔庙，则不足以报称；故诞幻之所骇、坚苦之所动、冥报之所謦、后福之所徼，意有所向，群起而赴之。富者以赀、工者以巧、壮者以力，咄嗟顾盼，化草莱为金碧，撞钟击鼓，列坐而食。见于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说曰：“以力言者佛，为大国次之。”吁，可谅哉！正大庚辰，予闲居空空，广因进士康国仲宁以记请，仲宁为予言：“广业专而心通，且喜从吾属游，其进也有足与之者。”因为记其事，并著予之所感。四月望日，前内乡县令元某记。

少林药局记

少林英禅师为余言：“昔青州辨公，初开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负米以给大众。其后，得知医者新公，度为僧，俾主药局。仍不许出子钱致赢余，恐以利心而妨道业。新殁，继以其子能。二十年闲，斋厨仰给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来，诸禅刹之有药局，自青州始。兴定末，东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为百年斋者，自寇彦温而下百家。图为悠久计，乃复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疗疾之功博者百余方，以为药，使病者自择焉。僧德僧浹，靖深而周密，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廉于财，众请主之。故少林之有药局，自东林隆始。局事之备，迨予三年矣。子幸以文记之。”予以为医、难事也。自岐、黄、卢、扁之书而下，其说絮数千万言，皆典雅渊奥，本于大道之说，究乎死生之际。儒者不暇读、庸人不解读，世之学者非不艺专而业恒，至终其身有不免为粗工者，其可为难矣！佛之徒方以禅定为习，于世闲法皆以为害道而不敢为。闲有言医者，特儒者之谈禅尔。有能了知味因，断除病本，如子之书所为大医王者乎？谓之专，则不可也。劳则辞，久则厌，不合则离。泛然而来，悠然而往。其视粥鱼斋鼓如传舍中物而不留，顾其肯老岁月于参术闲乎？谓之恒，则亦不可也。不恒不专，取未必甚解之人，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赖焉？故廉者取之：付一而有余，治药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盖犹有所望也；贪者为之：干没而不定，治药不必皆良，蛇床而当蘼芜、荠苨而乱人参，昌阳而进豨苓，飞廉而用马蓟。佐使之异用，畏恶之相攻，其祸可胜言哉！古语有之：“良医之不能以无药愈疾，犹良将之不能以无兵而制敌也。”兵有形，有形则易见，善用之者，能以杀人者生人；药之性难穷，难穷则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杀人。可不惧哉！今子则不然，若德若浹之实与廉，皆选之十百辈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使矣。时节、州土无不适其当，炮炙、生熟无不极其性，一德与浹固亦尽其伎矣。虽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后者出，人将曰：“药局之坏，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为知言也。故备述之，使来者监观焉。

寿圣禅寺功德记

万寿长老、僧洪倪暨予，皆河东人。今年夏，予来燕城，知师主寿圣也，将往过之。师遣侍者致参承云：“三四年以来，常欲走书币太原，有请于吾子；幸今至矣，税驾于我可乎？”予欣然从之。他日问所求，师曰：“无他，惟匄文以记寺事耳。”请具道所以然。“盖此寺即崇孝道场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闲，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计。义学诸师，迭主讲席。神州天府非无闻刹，拟量人境，或自视缺然。自遭离兵变，城邑废毁，仙佛所庐，仅有存者，崇孝佛位，埽地而尽。独曹王所建舍利塔，岿然而已。荆棘瓦砾，蛇鼯来舍，如是十数年无留盼者。有大檀越刘师彰之夫人郑氏，笃于奉佛，悯福地之久废也，愿为兴起之。且其伯男子有庆，孩幼丧明，誓徒佛陀以为归宿。乃捐奁中物直百千金者，合报心寺提点僧润，共为营度。润资性坚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筑室其旁，以为释子栖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岁丙午。禅律诸人猥以第一代见请，倪不敏，洒埽于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庑斋厨，下迨库厩，粗有处所；而其大较出于郑之喜舍、润之力赞者为多。初，庆事廖休大士聪，聪为授记，有‘根尘有碍，僧宝可依；挽回佛日，暗室生辉’之语。以倪观之，岂廖休以郑哀其子之废，不暇他及，愿力虽坚，法施未溥，故就其声闻狭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言之邪？所以者何？我以大坚固力，起妙庄严聚，化朽壤而金碧，奋蛰户而騫飞，焕若神明，顿还旧观。于我法中，塔庙所在，即为有佛，望之而尘劳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见闻，方有是理。夫劫浊诸生，积为黑闇，丛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炽盛光而照临之，顾岂以一室生白而为究竟哉！况乎天云借润，展庭三请，昔而崇孝，今别为寿圣矣。凤诺锡之美称，龙光廓其遍照；上资神坛之护，中寓华封之祝；金轮四照，与天无极。岂惟佛子之所赞叹，乃至斋鼓粥鱼，亦皆以一音演说，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时节因缘，繄吾子是待！幸有以赞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兴建本末，当如师所请；若佛法，则师当为予说，而予不当为师说。异时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溪党公者出，必能以《华严偈》重宜此义云。”师道行清实，临事详雅，初受具王山参枝足清和尚。闻万松道价，裹粮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见，即以座元处之。承事十五年，备极劳苦，他人无与比者。出世住万寿，荒废已久，无几何为之一新之戒大会，虽出于国力，所以成胜缘者，师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记。

兴福禅院功德记

兴福禅院在登封醴泉乡之西保。其初，檀越郜智进买地于蒋整家，筑佛屋其上。请少室、清凉僧净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来清凉，如吾家别业。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与相之徒显、靖、隽诸人，皆有道行可纪，故尝称述之。予赴召京师，通与显偕智进来谒文，以记此寺经度之始，予诺之。然以趣装未暇也。是后得官东南，迄开兴之兵；不三四年，诸师皆已下世。至于兴福之事，则未尝不往来于心也。丁酉之秋，见净文于山阳，盖自河南历大名、东平访予而及之。谓予言：丧乱后，两寺幸存，千里之来，尚欲成诸师之志以无忘郜氏耳。予欣焉为记之。且告之曰：“清凉在两山闲，初无所知名。特以名德所在，故斋鼓粥鱼之声殷然山谷闲，至今为崧前名刹。境用人胜，真不虚语。今兴福与予俱脱兵劫，予文虽不足传，乃得之十五年之后、而三千里之远，以子之书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诸人、而兴福之壮且丽，不为清凉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东元某记。

龙门川大清安禅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台龙门公首膺分陕之命，思所以侈光宠、广睿泽以祈天永命者，乃诣阙拜章，请以邹郡武川之清安寺为僧众祝严之所。事闻，制书赐可，且命蠲复以优之。先是，公之姊婿、宣差提领郭侯秀从军而南，得释氏绘像余二十幅于宛丘相好，备具有顾、陆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于家庭；公亦尝瞻礼焉。顾谓郭言：“国恩天大，物无以称，惟有归命佛乘，仰求慈荫；异时当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区区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极之报。”岁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申秋，偕大觉长老僧志奥历武川之安都，郭侯时在行中，申理前说。安都实公别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觉，颓弊已久，无从补葺；且冈阜散走，将非安集之地。西北数百举武，三松在焉。阳崦回合，面势平远；泉流交贯，林木蔽映；层峦复岭，奔走来赴；万象森然，与意匠俱会，一顾盼之顷而天趣顿新。公欣然乐之，营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发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构所拟，跬步之地率从厚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请大觉住持，共为经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蒇事，土木皆作。公首捐万金，以供凡百之费。起佛祖大殿，即松为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禅有寮、会食有筵，斋厨库厩，以次而具。盖规橅仰山而差灭杀焉。漆水公慕说胜缘，复以为题榜，龙跳虎卧，云烟动色。后五年，大觉退席，复以禅师德善继之，提点相秀日有什一之助。乡县借力，竭群从事，故众务益办。道场峻洁，四众安稳，粥鱼斋鼓殷殷然川谷闲，清安遂为燕北名刹。恩纶褒异，实权舆于此。窃唯达人大观，通天地人为一体。人于天地闲，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说；若民吾同胞，则至道学家乃发之。是故君有辅相裁成之道，臣有干蛊用誉之责，而民亦有职焉，特张颐待哺而求饱尔。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譬之群饮，一人向隅而泣，满堂为之不乐。此特为名教言。至于瞿昙氏之说，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为身；一心所念，以万生所念为念。至于沙河法界，虽仇敌怨恶，品汇殊绝，悉以大悲智而饶益之，道量宏阔，愿力坚固，力虽不足而心则百之。有为烦恼贼所娆者，我顾为法城堑；有为险恶道所梗者，我愿为究竟伴；有为长夜暗而阂者，我愿为光明炬；有为生死海所溺者，我愿为大法船。若大导师大医王，微利可施，无念不在。在世谛中，容有同异；其恻隐之实，亦不可诬也。惟公历事三朝，再秉钧轴，本诸仁以内养，发于诚而外见。吾儒之兼善，内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参事业之既效，极材量之所至，必有深略远图，尊主庇民，跻之仁寿之域；又何直庄严佛土一端而已哉！行台参佐诸公以寺记见属，故乐为之书。若夫有开必先，千载而一；臣能归美以报其上，君能下下以志其志；炳耀乎典册，揄扬乎雅颂；当有鸿儒硕生秉笔以，岂草茅贱士所得而议之？故今所述，直以谨岁月云耳。

忻州天庆观重建功德记

吾州跨西冈而城，而冈占城之半，是为“九龙之原”。《檀弓》志晋大夫之葬，直谓之“九原”。《水经》说滹沱经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冈势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无以称，故作州者以庙学、道院、佛寺镇之。道院旧传为唐七圣观。盖天宝八年，玄宗亲谒大清宫，上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圣皇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号。州郡立紫微宫，画玄元像事之，五帝则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谒玄元庙》诗有“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五圣联龙，千官列雁行”之句，为可考也。“七圣”云者，必增入玄宗、肃宗父子，乃得为七。是则此观其起于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规制宏敞，而古意犹在，知其为数百年物，至以鲁灵光比之。玄元像，则抟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极天人之相。耆旧谓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宫，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独有七圣观；果尝以“七圣”为额，是斥名矣，是以七圣为断矣，有国者率用万世自期，尚肯以七为断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圣尊像所在，辄改名之耳，旧门题曰“紫微”，为可见矣。其后，观有白鹤之异，复改“白鹤观”；图经无所见，惟石晋天福二年，木工慕容增葺之，书于版记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诏郡国立“天庆观”，故“白鹤”又改焉。天水氏以轩辕为祖，起祠殿于玄元之左，彻太仓而立之，号曰“明庆”，堂宇亭榭，斋厨廊庑，过唐旧之半。见于都官员外郎、知州事丹宗闵《明庆殿记》及著作郎、知平遥县事、权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题咏》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并东城而南，观以不废。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役，岁月不绝。迨贞祐之乱，遂埽地矣。宣抚使刘公易起殿于明庆之故基，而州将樊侯天胜力复玄元之旧，此兴复之大凡也。岁庚戌春二月，予还自镇州，管内道士王守冲谓予言：“兵荒之后，吾所居无尺木寸甓之余，先师拨土立之。计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师弟子之心力尽矣。先师留语以《观记》属吾子，幸吾子不让。”予私窃慨叹：予年运而往矣，其所经见亦已多矣！曩予婴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归，始闻乡里谈天庆异事。每岁二月望，道家以为真元节，云是玄元诞弥之日；及其期，有鹤降此殿，多至十数，少不下三二。州人习以为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约先见者有朋樽之赐。鹤既至，翔舞阶庭，了不惊异。黄冠千里来会者，项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罢。从是，予两见之，特乱后鹤乃不至耳。此观既经絫朝崇饰，他道院莫与为比，位置爽垲，旷若人表，高斋坐啸，可以尽山川之胜；古木蔽映，窗户幽邃，屏障几席翦焉无埃尘。岐公白子西之诗，高司户子文之笔札，孙内翰国镇之文，往往在人口传知；雄水壁极风涛起伏之变，有蜀两孙之风；张永淳“天蓬四圣”，毛发生动，威重可怖，号为河东名笔；皆游人过客之愿见者。食指既众，以高业见称者行辈相及，而王姓为多。宋中叶有王尊师洞谦、王道判洞真；百年以来，老师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师年八十，衣冠状貌，无蔬食诵经、山林枯悴之态。每杖屣出游，路人为之敛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与游皆州里名胜。志常出农家，十六七许时，牧牛田闲，遇异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坛之阳台宫。后八年来归，父母惊喜，疑其死而复活，遂度为道士。气质混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颂而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予所接见者也。因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胜，异事又多，垂示永久，宜无不可。今紫微刘君历六百甲子，道行淳笃，神观开朗，予方质以所闻，撰《新兴方志》。子之师不以属笔且当志之，况于平生之言。”乃为记其事，且为长谣，以《招鹤》命篇，使并刻之以为真元故事。其辞曰：

胎仙之来兮驭者谁？金支翠蕤光陆离。来几时兮倏上驰，渺翩翩兮烟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疠兮年不饥。幡然弃我兮我畴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来何迟，予乡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围，蒿蓬金碧兮更换移。南枝越鸟兮安故栖，子独无情兮淡忘归。趣云装兮莫予违，明年真元兮与子期。

太古观记

全真师郝君，初自宁海来赵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侄婿郭长倩为真定少尹，过州问知师处，率家人致谒，师瞑目不为答，长倩夫妇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请师住真定之太古观，不之许。及长倩赴召，乃往居之。师燕坐既久，心光内映，大《易》之学，恍惚有神授之。其教督严，挥斥公人以为玄门之临济。闲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验。道价重，闻达京师。卫绍王崇庆初，赐号“广宁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师东归，不五六年而观废于贞祐之兵。岁丁酉，师之高弟范炼师自东原来，裴回遗址，有复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参佐赵侯国宝之夫人冀氏，出奁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庑、斋厨，下及用器，无所不备。堂众岁费亦时给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归，炼师馆予于庆源道院，为予言：“冀氏殁矣！致力于吾门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记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为全真道，予尝问：“子之道奈何？”寂然举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谦逊似儒；其坚苦似墨；其修习似禅；其块然无营又似夫为浑沌氏之术者。”予北渡后从炼师游既久，盖以敬之之言为然。是家自皇统以来，起于丘、刘、谭、马诸师，而郝君于诸师为方外眷属。今《太古集》所载言词，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诬者。世人知君之道盖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爱，为起庭宇、治场圃，若营其居室然者，岂以名取之乎？冀氏龙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炼师说其诚实知义理，中岁授道书即有所得，得尊师重道，盖有所本云。

紫微观记

东平左副元帅赵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弃家为全真师。师郓人、普惠大师张志刚，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师，改号紫微观。赵侯为之起殿阁，立堂宇，至于斋厨、库厩所以奉其亲于家者无不备。岁乙巳九月落成，请予记其事。予为之说云：古之隐君子，学道之士为多，居山林，木食涧饮，槁项黄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后世或附之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家数，以为列仙。陶隐居、寇谦之以来，此风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灵王太子晋为王建鼻祖，乃踵开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号，置阶品，立范仪，号称“神仙官府”。虚荒诞幻，莫可致诘。二三百年之闲，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极。黄冠之流，官给命书，以散郎与大夫之目，循历资级，无别省寺。凡冥报之所警，后福之所开，则视桑门所前有者而例举之。始欲为高而终为高所卑，始欲为怪，而卒为怪所溺。其徒有高举远引者，亦厌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犹一二见焉。贞元、正隆以来，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阳人王中孚倡之，谭、马、丘、刘诸人和之。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禬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陀缚律之苦。畊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视世闲扰扰者，差若省便然。故堕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当时将相大臣有为主张者。故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网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无渊静之习，无禅定之业，所谓举桑门以自例者，则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厌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见，况附于黄、老家数以为列仙者，其可得乎？呜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埽地之日久矣！是家何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争夺之际，天以神道设教、以弭勇斗嗜杀者之心邪？抑三网五常将遂湮灭、颠倒错乱、人与物胥而为一也？不然，则盛衰消长、有数存焉于其闲，亦难于为言也已！侯名天锡，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虽在军旅而文史未尝去手。尝与奉天杨焕然读徂徕石君《唐鉴》，至论释、老家，慨然以为知言。决非漫为风俗所移者。是《观》之作，特以养志云。年、月、日，河东人元某记。

朝元观记

岁丁未春二月，梁炼师辨疑过新兴，踵门为予言：“初，国兵以庚辰冬攻破绛阳及解梁属邑，思问侨寓云、朔闲。当是时，崒山军节度阎侯德刚经画略定，境内休息，颇与方外士周旋。所居卫村里，白水出焉，侯爱其景气古澹，有终焉之志，因以“清溪”自号。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荐思问于侯，若谓有所取焉者，侯即走书币、猥以宾礼见招，握手而欢如平生。为之辟旁近西园，规作庐舍，以为谈经讲道之所。顾谓所亲云：‘他日道院成，与吾松楸相直，远不能一里所。没而有知，得神游于此，致足乐也。’然未几，侯下世，才毕垣墉而已。”今师归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冥福之可徼也，庀徒蒇事，土木皆作。盖经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断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设有殿，禳禬有坛，讲授有堂，宾御有次。下迨门庑库厩，截然一新。又参佐、部曲诸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为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众议思问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观仍朝元之旧。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刘邓州光甫之故而为之记。”予诺之曰：“侯之事固乐为道之矣。予闻黄老家黜聪明、去健羡之说，前贤以为大概与《易》道何思何虑者合；自年少气锐者观之，往往以堕窳不振为嫌。及其更事既多，阅得丧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为有味；回视世好，若刍豢之悦其口者，或厌而唾之矣。”况乎执兵凶器，行战危道，奋迅于风尘之隙，而角逐于功名之会，伏尸流血，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且不能满渠一笑；其下者当置之何地哉？故虽文成君之豪杰，一旦自视缺然，愿弃人闲事，绝粒轻举，以从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处，知权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举远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炼化，俯仰诎信，以适神而养寿耳。虽然，上方飞舄之凫，葛陂投杖之龙，世徒以神仙为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穷者矣！异时羽衣翩跹，过朝元之上，俯华表而语留，望五云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为清溪翁邪？今师名镇，字国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领兵千人，隶征西幕府，叙以战多为大将军所知。凡万夫长出师，则命留摄军务于太原。禹都孙仲阳，道风孤峻，时人有玄门临济之目，与吾辛、刘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遗山真隐元某记。

清真观记

修武清真观在县北马坊，全真诸人为丘尊师之所建者。大定初，丘自东莱西入关，隐于磻溪，十数年不出，天下以为有道者。兴陵召，赴关，取道山阳，爱其风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谓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为之冠，滨都次之，圣水又次之。若辈得居于此，则与滨都、圣水相甲乙矣。”诸人乃乞地于乡豪马子安家而得之。积以岁月，庐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亩，稻塍莲荡，东与苏门接，茂林修竹，往往而在。太行诸峰壁立千仞，云烟朝暮，使人顾揖不暇。考之地志，盖魏、晋诸贤之所乐而忘返处也。大安初，以恩例赐今名。贞祐丙子，丘命刘志敏来居。刘，县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兴定庚辰之兵，观废。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复葺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岁甲午，予自大梁羁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怀来，介于幕府诸君，请予为记。房外朴而内敏，质直而尚义，有似夫墨名而儒实者，因为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呜呼！自神州陆沈之祸之后，生聚已久而未复其半；蚩蚩之与居，泯泯之与徒，为之教者独全真道而已。尝试言之，圣人之忧天下后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无教，故为之立四民，建三纲五常。士、农、工、贾各有业，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严、夫妇顺，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义、礼、智，典章、法度，与为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蚕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衣，养生送死而无憾；粲然而有文，欢然而有恩。于圣人之教也，若饥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达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须离，至百世千世万世而不可变；其是之谓教，而道存焉于其闲。《传》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师。”道之行与否，皆归之天。今司徒之官，与士之业，废者将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饥者不必食。盖理有不可晓者，岂非天邪？如经世书所言，皇极之数，王伯之降，至于为兵火、为血肉，阳九百六，适当斯时。苻坚、石勒、大业、广明、五季之乱，不如是之极也！人情甚不美，重为风俗所移，幸乱乐祸，勇斗嗜杀，其势不自相鱼肉，举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龙庭之召，亿兆之命，悬于好生恶死之一言。诚有之，则虽冯瀛王之对辽主不是过。从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虽凶暴鸷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之俱化。衔锋茹毒，迟回顾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礼义无以制其本，刑罚无以惩其末；所谓“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荡然大坏不收之后，杀心炽然，如大火聚，力为扑灭之。呜呼！岂非天邪！六月十六日，前进士河东人元某记。

通仙观记

直王屋县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冈。丘阜连属，于华盖峰为近，而紫溪之水所从出。仙人燕君旧井在焉。开元中，敕置阳台宫，以居司马炼师。近世乃于宫之左别为通仙观。通仙观者，初为泰和道院，郝志朴实居之。崇庆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为崇建，堂宇廊庑、斋厨库厩，以次而具。历兵乱得不废，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阳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砾，不阶一篑之助，积数十寒暑而后有所就。承平时朝上方者，率取道于此，宾客之所食息，几与阳台等；皆欢喜承事，无虚过者，而未尝匄贷于富人之门。人用是重之。郝之后，有李存道义之。义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庄周、列御寇之学，五经、诸子亦所涉猎，妙于琴事以自娱而已。或谓其于异书有所得，而不以传也。戊戌之秋，予客济上，守素为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记之，则他日莫知所从来；吾二师者，亦将湮灭而无闻。敢再拜以请。”袁往年从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师明道为介，故为记之。予尝究于神仙之说。盖人禀天地之气，气之清者为贤。至于仙，则又人之贤而清者也。黄、老、庄、列而上不必置论，如抱朴子、陶贞白、司马炼师之属，其事可考，其书故在，其人可想而见。不谓之踔宇宙而遗俗、渺翩翩而独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称材智绝出、事物变故皆了然于胸中，宁若世之味者、蔽于一曲之论，徼幸万一，徒以秏壮心而老岁月乎？壬辰之变，人有得炼师所藏《丹诀》于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览八极，天老相，风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从，六宫宫主悉以天众会于天坛、云台、论三洞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普明法要。问答已竟，太一现深明轮闲，云轩羽盖满空界，山川云日黯无晶光。元真拜跪于斋坛之上。晦暧之际，太一与无央仙悠隐于玄中。”其始末大略如此。其《后记》云：“余留于王屋清虚洞侧，获《真篆仙经》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华”。玩其真迹，味其经旨，乃知龙章凤篆与世笔殊绝，圣法仙经暨凡文异轸。徒怀怅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习弥久，探赜渊微，希仿佛而已。又睹《真皇宝箓》，及知上古帝王，丹宝并传，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宝授益。事禹日浅，民不归益而归启。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刘君而下，又忘继之者，可胜悼痛！维玉匮秘文，流运道气而有升沉之期，故遭遇之者诚万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宝，复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记》以岁月考之，知其往中岩时所藏也。夫玄学之废久矣，惟玄学废，故人以学仙为疑。今夫居山林、弃妻子，而以黄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则世闲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况出世闲乎？伥伥之与游，愦愦之为曹，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丧面、败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谓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邪？抑有之而予不之见邪？呜呼！灵都真境，自昔宏衍博大，真人之所往来；乃今求自拔于流俗者而不可得。于此可以观世变矣！因并及之，以为索隐行怪、斯世盗名者之劝。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记。

明阳观记新补据成化本《山西通志》

台州西南八里，紫罗山之麓，有保聚曰明阳台。驺祠浮图寺在其傍。旧有道院，废久矣。乡人欲修复之而未暇也。全真师姬志玄先住辽沁，亦尝留宿于此。父老爱其道行清实，有口而祝之之议。乃筑环堵而居之。三四年徒从之者益多。思所以立坛宇俨像，设兴游居寝饭之所、斧斤埏埴、率其人自亲之。前后十五年，为殿者二：曰三清，曰通明；为堂者四：曰三官，曰四圣，曰秘箓，曰灵官。门庑斋厨、以次而具。请于燕京长春宫、得额曰“明阳”。此观事之大凡也。时州长茹君以其事，翼而成之。甲辰春，史馆从事李君昂宵、偕姬之徒王志宽，过予读书山，为予言曰：桑梓炼师、吾方外友，而明阳又吾杖屨之所朝夕者也。姬知吾辱与子游，欲得子之文，以记其经度之始，子宁有意乎？予不敢辞，乃为记之。顾盼檀施四集，土木穷金碧之富，钟鼓之状，云山之气，盖未可以岁月记。至于黄老之教，人徒知有之，求所以尊师重道如供佛然者，则无之有也。兵劫之后，此风故在。独炼师一出，州之人翕然归之。虽稚子辈，亦为起信而敬古。所谓存乎其人，乃今见之。夫物蔽于一曲，与有不能通者，此二家所以更为盛衰耶？吾于此有感焉：三纲五常之在，犹衣食之不可一日废。今千室之邑，岂无人伦之教者？至于挟兔园策、授童子之学者，乃无一人焉！寒不必衣，饥不必食，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呜呼！二家之盛衰，又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记邪。姬，高平人。丘公尝号为崇道大师洞明子云。

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新补据光绪刊本《五峰山志》

泰山位置雄重，槃礴数百里之外。景气清淑，芝术灵秀，盖天地间之胜地。古之得道者多往来乎其间。考之方志，其遗迹故在也。山之西北麓为灵岩，又西北为娄敬洞。洞之西有山曰青崖，直长清五十里而远。冈阜环合，五峰壁立。中一峰名仙台，台之阳为大峪，地仅数十亩，而洼凸间错，粗可以树艺；泉水交注，松柏蔽映，方春杂花盛开，烂然如锦绣之满山谷。尝有隐者居之，不知几何时矣。泰和中，□□□全真师丘志圆、范志明剏地于此，屋才数椽而已。丘、范而歿，同业王志深、李志清辈增筑之，始有道院之目。堂庑既成，贞祐初入□栗县，官□为洞真观。吾友东光句龙英儒盛谈洞真幽寂古澹，一水一石皆昆阆间物，欲予一到其处，而予以客游未暇也。丙子春二月，志深之法兄张志伟同季志淳以洞真之始末谒予，以记请。且言：“志深之昆仲皆出于广川真静大师崔道演。道演道行孤峻，□坐林间，与世无所与合。□□昆仑普照范炼师，特慎许可；每一见，必留语弥日。志深外质而内敏，苦己利物。往时避兵布山，游骑所及，乡之人被重创者狼藉道路。志深扶伤救死尸秽间，亲馈粥药，恻然有骨肉之爱。赖以生活者余百人。祭酒以来，连起茇舍，凡有徒老与夫环处而无供者，厚为调护之。是不独于营运为有劳。其人亦可记也！幸为我书之。”予因为张言：“承以冠谦之显；华阳以陶贞白显；草堂以卢鸿显；中岩以司马子微显；云台以陈图南显。境用人胜，良不虚语。虽然，吾何敢望于今之人？必也自拔于流俗，居山林、食涧饮，甘足枯槁，无为此山羞，斯可矣！若崔与王，是无为此山羞者非耶？他日飘然而东，当以吾言叩之。九日己巳记。卷第三十六

序引

陆氏通鉴详节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经》学，有《史》《汉》之学、《通典》之学，而《通鉴》则不能如江左之胜，唯蔡内翰伯正甫圭、萧户部真卿贡、宗室秘国公子瑜之等十数公，号称专门而已。近岁此学颇行河朔，武臣宿将讲说记诵，有为日课者，故时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艰于传写，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过三五本而止，其余愿见而不可得者多矣。温公修此书十有余年，虽相业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与左丘明氏并传。立功、立言，皆圣哲之能事，在公为无憾；特其传与否，系学者幸不幸耳！历亭州将张侯晋亨知好此书，取陆氏《详节》，且以《外记》及诸儒精义附益之；公所载大政事、大善恶备见于此，盖有不可胜学者矣！以为得之易则学者众，因锓木以传。从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长，若见而有所得，爱而知所慕，举而措之施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闲，免于面墙之蔽，张侯与有力焉。侯官偏将军，佩金符，食大县万家，千头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营什一邪？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为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书。

杜诗学引

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可谓无功。至于凿空架虚，旁引曲证，鳞杂米盐，反为芜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赵次公作《证误》，所得颇多；托名于东坡者为最妄。非托名者之过，传之者过也。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术、㕮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碱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㕮桂而名之者矣。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闲，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木虫鱼皆有比兴，如试世闲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公注杜诗已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因录先君子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闲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候儿子辈可与言，当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东坡诗雅引

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所望矣！乃作《东坡诗雅目录》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书于内乡刘邓州光父之东斋。

东坡乐府集选引

绛人孙安常注坡词，参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诗话》，删去他人所作“无愁可解”之类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无虑数十百处，坡词遂为完本；不可谓无功。然尚有可论者，如“古岸开青葑”，《南柯子》以末后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犹为未尽，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鸡号”一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而小说家又以神宗之言实之云：“神宗闻此词，不能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贬坡黄州，且言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复收之集中。如“当时其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妙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之句，其鄙俚浅近，叫呼炫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又前人诗文有一句或一二字异同者，盖传写之久，不无讹谬，或是落笔之后随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别本为是，是亦好奇尚异之蔽也。就孙集录取七十五首，遇语句两出者择而从之；自余《玉龟山》一篇，予谓非东坡不能作，孙以为古词删去之；当自别有所据，姑存卷末，以候更考。丙申九月朔，书于阳平寓居之东斋，元某引。

锦机引

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偏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予初学属文，敏之兄为予言如此。兴定丁丑闲，居河南，始集前人议论为一编，以便观览。盖就李嗣荣、卫昌叔家前有书而录之，故未备也。山谷与黄直方书云：“欲作《楚辞》，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然后下笔。喻如世之巧女，文绣妙一世，误欲织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因以‘锦机’名之”。十一月日，河东元某自题。

集诸家通鉴节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诸家《通鉴》成一书，以东莱吕氏《节要》为断。增入外纪、甲子谱年、目录、考异、举要、历法，及与道原史事问答、古舆地图、帝王世系、释音；温公以后诸儒论辨，若事类，若史传，终始括要，又皆科举家附益之者，为卷百有二十，凡二百余万言。唐佐学有源委，读书论文，精玩旨意，随疑订正，必理顺而后已。故其所编次，部居条流，截然不乱。时授馆平阳张存惠、魏卿家。张精于星历之学，州里以好事见称，请为唐佐锓木以传。唐佐过某于太原，以定本见示，且言温公识治之良相，时君用之不尽；屏处闲局余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鉴》一书而已。顾虽功业未究，较其成一家之言，而为百代不刊之典，不谓之不负所学可乎？承平时，明经、词赋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为未广，谓杜氏《通典》、司马氏《通鉴》皆可增置学宫，为士子专门之业，宰相以为然而未暇也。此书编帙浩繁，传写不易办，寒乡之士有愿见而不可得者。张氏此本，减完书纸墨之半，见得之易则流布必广。户牖既开，他日当有由堂而及奥者，幸为我道所以然。虽然，某窃有所憾焉：公与二刘氏、范氏纪千三百年治乱废兴成败之迹，盖用《春秋左氏传》、荀悦、袁宏《汉纪》例为之，以便观览，故于中秘外邸之书，芟夷翦截，举宏纲而撮机要，其所取才十一耳；而公既为成书上之，复自为《通鉴详节》传于世者，独何欤？其后吕、陈、王、陆诸人，亦皆以公例为之，岂数公者于编年本末，故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不相缀属，开学者涉猎之渐乎？唐佐真积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为讲明之，以晓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东人元某谨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余言，李华作序，李良荐于朝，盖在当时已甚重之。迄今数百年之闲，孩幼入学，人挟此册，少长则遂讲授之。宋王逢原复有《十七史蒙求》与瀚并传。及诗家以次韵相夸尚，以《蒙求》、韵语也，故姑汾王涿，又有《次韵蒙求》出焉。评者谓次韵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迁就傅会、何所不有？唯施之赋物、咏史、举古人征事之例，迁就傅会或当听其然。是则韵语、次韵为有据矣。始予年二十余，住太原学舍，交城吴君庭秀，洎其弟庭俊，与予结夏课于由义西斋，尝以所撰《蒙求》见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闲用《吕氏春秋》、《三辅决录》、《华阳国志》、《江南野录》，谓之“史”，可乎？今所撰止于史书中取之，诸所偶俪，必事类相附；其次强韵，亦力为搜讨。自意可以广异闻。子为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诺之，而未暇也。后三十七年，予过镇阳，见张参议耀卿。耀卿，受学于吴君之门者也。问以此书之存亡，乃云版荡之后，得于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辞；华谓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许与太过；唯李良荐章谓其错综经史，随便训释，童子固多宏益，老成颇觉起予，此为切当耳。载籍之在天下，有栋宇所不能容、而牛马所不能举者，精力有限，记诵无穷，果使漫而无统，广心浩大，将不有遗忘之谬乎？如曰记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复有加矣！古有之：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信斯言也！虽推广三千言为十万，其孰曰不可哉？吴君博览强记，九经《传》、《注》率手自钞写，且讽诵不去口；史书又其专门之学；文赋华赡，有声场屋闲；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已之所能。时议以此归之。贞祐之乱，负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兴元某序。拙轩铭引

左辖公以“拙轩”自号，征文于某，谨述而铭之。去古既远，天质日丧，人伪日胜。机械之士以拙为讳，天下万事一以巧为之。矜长出奇，争捷求售，其心汩汩焉如弄丸、如运斤、如刻猴之工、如贯虱之射，唯恐巧之不极。至于汲黯之戇、绛侯之讷、石建之醇谨、卓茂之迂缓，班超平平之策、阳城下下之考，咸共嗤点，以为不智。事业之鄙陋，风俗之薄恶，实坐于此。惟公以清白传世德，以忠信结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钧轴，危言高论，耸动天下。发凶竖未形之谋，则先识者以为明；犯强臣不测之怒，则疾恶者以为高。视千载无所于让。其以“拙”为号者，非欲贤于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论拙之极致，有：“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之语。夫能至于上安下顺，风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弊绝，则天下之能事毕矣！然则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邪？

如庵诗文序

密国公讳，字子瑜，越王长子而兴陵之诸孙也。明昌初已授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禄大夫。卫绍王时，除开府仪同三司。宣宗南渡后，封胙国公。哀宗正大初，进封密。自明昌初，镐厉等二王得罪后，诸王皆置傅与司马、府尉、文学，名为王府官属。而实监守之。府门启闭有时，王子若孙及外人不得辄出入；出入皆有籍，诃问严甚。金紫若国公，虽大官无所事事，止于奉朝请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迁而南，危急存亡之际，凡车辂、宫县、宝玉、秘器，所以资丕天之奉者，舟车辇运，国力不赡，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诸王公贵主，至有脱身而去者。公家法书名画连箱絫箧，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他货一钱不得著身。方迁革仓卒，朝廷止以乏军兴为忧，百官俸给，减削几尽。岁日所入，大官不能赡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贫无以为资者，其落薄失次，为可见矣。元光以后，王薨，门禁缓，文士稍遂款谒，然亦不过三数人而止矣。公资禀简重，而至诚接物，不知名爵为何物。少日师三川朱巨观学诗，龙岩任君谟学书，真积之久，遂擅出蓝之誉。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余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名胜过门，明窗棐几，展玩图籍，商略品第顾、陆、朱、吴笔虚笔实之论，极幽渺；及二王笔墨，推明草书、学究之说，穷高妙，而一言半辞皆可纪录。典衣置酒，或终日不听客去；炉薰茗碗，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时王家故态，使人爱之而不能忘也。字画得于苏、黄之闲。参禅于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题写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应缘来现胙公身。只缘苦爱东坡老，人道前身赵德麟”之句。旧制，国公祭山陵，则佩虎符、乘传，号曰“严祭”；若上清储祥宫、若太乙宫、五岳观设醮，上方相蓝大道场，则国公代行香。公多豫焉。又有诗自戏云：“借来羸马钝于墙，马上官人病且尪。无用老臣还有用，一年三五度烧香。”盖实录云。公诗五卷，号《如庵小稿》者，汴梁鬻书家有之。乐府云：“梦到凰凤台上，山围故国周遭。”又云：“咫尺又还秋也，不成长似云闲。”识者闻而悲之。予窃谓古今爱作诗者，特作晋人之自放酒耳；吟咏情性，留连光景，自当为缓忧之一物。在公，则又以之遁世无闷，独立而不惧者也。使公得时行所学，以文武之材，当颛面正朝之任，长辔远驭，何必减古人？顾与槁项黄馘之士、争一日之长于笔砚闲哉？朝家疏近族而倚疏属，其敝乃至于此，可为浩叹也！天兴壬辰，曹王出质，公求见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公奏：“闻孛德虽议和，孛德不苦谙练，恐不能办大事者。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缓急则置于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我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未几，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后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于大名。门下士河东人元某为之引。

琴辨引

彦实苗君，平阳人。童丱中，为乡先生乔孟州、戾君章所器，命其子河东按察转运使宇德容与同砚席。君章文学深博，兼通音律，教彦实与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絫钱手背，以轻肆为禁，至一声不敢妄增损。彦实后以雅重见称，有自来矣。弱冠应“明经”举选，三赴庭试；至论知琴，亦与德容相后先。当熙宗守成之际，惟弄琴为乐而已。琴工卫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声，问之故，曰：“山后苦寒，手拮据耳。”即赐之貂鼠帐，炽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艺，殊有父风，寝殿外设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罢。尝言：“吾非好琴；人主心无所住，则营建、征伐、田猎、宠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系著吾心耳。”一侍从鼓琴东宫，衣著华丽，上以轻浮，敕不得入宫。至显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闲，此道大行，而彦实出于其时。近臣有荐于章庙者，因得待诏翰林，居京师。未久而声誉籍甚，至废举业不就。南渡后，日从杨赵游，闲闲尝有诗推敬，故诗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艺既专，又渐于敦朴之化，习与性成，其分别古今《操》、《弄》，孰雅孰郑，犹数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选古人所传《操》、《弄》百余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将传于世，为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长子名某，字君瑞，尝仕为省郎。闲居燕中，悼雅道之将废、而先意之不究，将锓木以传，请予题端，且以卜当传与否也。予谓君瑞言：“子第传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虽在无古弦。袖中正有《南风》手，谁为听之谁为传？’东坡有云：‘琴里若能知贺若，诗中定合爱陶潜。’汉大司空宋宏，荐桓谭文学可比前世扬雄、刘向父子，光武拜为议郎。帝每宴，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宏闻之不悦，悔于荐举。伺谭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愿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会相举以法乎？’谭顿首谢，良久乃遗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宏，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宏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谓能以忠正导主。而今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谢之，谭遂不得给事中。”予窃谓《南风》手不可得，而今世爱陶诗者几人？果如坡、谷所言，唯当破此琴为烹鹤之具耳。光武好繁声，举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谓宋宏之后遂无宋宏，则彦实此书何从出哉？夫八音与政通为难，审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为难，合是二难，始有此书，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圣最为通论，云：“四海之广，岂无赏音？固应不待五百年耳！”请以此为之引。岁丁巳秋八月初吉，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诗老引。

双溪集序

燕中文士张显卿、赵昌龄为予言：“省寺宾客，集今中令诗传于时，欲吾子为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复之曰：“诗与文同源而别派。文固难，诗为尤难。李长吉母以贺苦于诗，谓呕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论诗者云：‘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其可谓尤难矣！前世诗人，凡有所作，遇事辄变化，别不一其体裁，乃欲与造物者争柄：囚锁怪异、破碎阵敌、陵轹波涛、穿穴险固者，尤未尽也。槁项黄馘，一节寒饿之士，以是物为颛门，有白首不能道刘长卿一字者；青云贵公子乃咳唾顰呻而得之，是可贵也。学道者有神遇、有悬解，如以无碍辨才，游戏翰墨，龙拿虎掷，动心骇目，不可致诘；彼区区者，方缨冠被发、流汗而追之，九万里风，斯在下矣！中令天资高，于诗风夙习，故落笔有过人者，不足讶也。近时燕中两诗人擅名一时，当其得意时，视《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见中令一诗出，必欢喜赞叹，失喜噎呕曰：“此长吉语也，义山语也，《樊川集》所无有也。”而中令慊然自以为不足，长辔远驭，进进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遗俗、渺翩翩而独征者。尚奚以序引为哉！显卿、昌龄为我谢中令君：朝议以四世五公待阁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辅望阁下。李文饶《一品集》，郑亚有序；陆宣公奏议，苏东坡有子；大书特书而屡书之，韩笔有例。子欲我叙《双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门下士河东元某题。

鸠水集引

德安郑梦开，以所编宋君周臣《鸠水集》见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内久矣！世以不见全集为恨。今欲锓木流布。子厚于宋者，请为题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诗文正脉，尝试妄论之：文章虽出于真积之力，然非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国家教养，能卓然自立者鲜矣！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取士，学校养贤；俊逸所聚，名卿材大夫为之宗匠。琢磨淬砺，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则士君子之所为也；以文言之，则鸿儒硕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则公卿大臣之所由选也。不必皆鸿儒、硕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经明行修，盖故家遗俗然；且得乡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简之、宗盟内翰济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匄。住太学十年，读书绩文，动为有用之学。使之得时行道，其所成就顾岂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来，佐东平幕二十年。当贤侯拥彗之敬，不动声气，酬酢台务，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学，仆既言之矣！呜呼！文章圣心之正传，达则为经纶之业，穷则为载道之器，顾所遭何如耳。它日，人读《鸠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褫襼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东元某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叔能小亨集引

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敬之旧有声河南，叔能则未有知之者。兴定末，叔能与予会于京师，遂见礼部闲闲公及杨吏部之美。二公见其《幽怀久不写》及《甘罗庙》诗，啧啧称叹不已，今世少见其比。及将往关中，张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纯、冯内翰子骏，皆以长诗赠别；闲闲作引，谓其诗学退之《此日足可惜》，颇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宝，景星丹凤、承平不时见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汉、沔，于燕、赵、魏、齐、鲁之闲，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穷亦极矣！叔能天资澹泊，寡于言笑，俭素自守，诗文似其为人。其穷虽极，其以诗为业者不变也，其以唐人为指归者亦不变也。今年，其所撰《小亨集》成，其子复见予镇州，以集引为请。予亦爱唐诗者。唯爱之笃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尝试妄论之：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古圣贤道德言语，布在方册者多矣，且以“弗虑胡获？弗为胡成？”“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朴虽小，天下莫敢臣”较之，与“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无悔怒”何异？但篇题句读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它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神鬼，难矣！其是之谓本。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幽忧憔悴，寒饥困惫，一寓于诗；而其陁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于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不能自掩，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优柔餍饫，使人涵泳于先王之泽，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初予学诗，以十数条自警云：无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无狡讦，无媕阿，无傅会，无笼络，无炫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癫，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黩卒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无为市倡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策，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诗其庶几乎？惟其守之不固，竟为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读所谓《小亨集》者，祇以增愧汗耳。予既以如上语为集引，又申之以《种松》之诗，因为复言：“归而语乃翁：吾老矣，自为瓠壶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发予之狂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己酉秋八月初吉，河东元某序。

新轩乐府引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特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近岁，新轩张胜予亦东坡发之者与？新轩三世辽宰相家，从少日滑稽玩世，两坡二枣，所谓入其室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谑之之辞。及随计两都，作霸诸彦，时命不偶，□得补掾中台。时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风国势有可为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愤而吐之之辞。予与新轩臭味既同，而相得甚欢。或别之久而去之远，取其歌词读之，未尝不洒然而笑、慨焉以叹，沉思而远望、郁摇而行歌，以为玉川子尝孟谏议贡余新茶至四碗发轻汗时，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听颖师弹琴》云：“言尼言尼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忽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吾恐颖师不足以当之。予既以此论新轩，因说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悦曰：“《麟角》、《兰畹》、《尊前》、《花闲》等集，传播里巷，子妇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媟语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与之俱化。浮屠家谓：笔墨劝淫，当下犁舌之狱。自知是巧，不知是业。陈后山追悔少作，至以“语业”命题，吾子不知耶？《离骚》之《悲回风》、《惜往日》，评者且以“露才扬已，怨怼沉江”少之；若《孤愤》、《四愁》、《七哀》、《九悼》绝命之辞，《穷愁志》、《自怜赋》，使乐天知命者见之，又当置之何地耶？治乱，时也；遇不遇，命也。衡门之下，自有成乐，而长歌之哀甚于痛哭。安知愤而吐之者，非呼天称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轩，其何以自解？”予谓屋梁子言：“子颇记谢东山对右军哀乐语乎？‘年在桑榆，正赖丝竹陶写；但恐儿辈觉，损此欢乐趣耳！’东山似不应道此语，果使儿辈觉，老子乐趣遂少减耶？君且道，如诗仙王南云所说，大美年卖珠，楼前风物彼打硬头陀与长三者三《礼》何尝梦见？”在岁甲寅十月望日，河东元某题。逃空丝竹集引

南渡后，李长源七言律诗，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高处往往不减唐人。麻知几七言长韵，天随子所谓陵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者，皆略有之。然长源失在无穰茹，知几病在少持择，诗家亦以此为恨。仲梁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有余，而持择功夫胜，其余或亦有不逮二子者。绝长补短，大概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气锐而笔健，业专而心精，极他日所至，当于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于李元宾也。河东人元某书。

卷第三十七

序引

张仲经诗集序

仲经出龙山贵族。少日随宦济南，从名士刘少宣问学。客居永宁，永宁有赵宜之、辛敬之、刘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选，而仲经师友之，故蚤以诗文见称。及予官西南，仲经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宁挈家就予内乡。时刘内翰光甫方解邓州倅，日得相从文字闲。仲经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时比矣。北渡后，薄游东平，谒先行台严公，一见即被赏识，待以师宾之礼，授馆于长清之别墅。积十余年，得致力文史，以诗为专门之学。此其出处之大略也。今观其诗，《永宁王赵幽居》云：“寒尽阴厓草有芽，竹梢残雪堕冰花。号空老木风才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扰扰漫思家。烟村寂寞无人语，独倚寒藤数莫鸦。”其落笔不凡类如此。及来内乡，尝阻雨板桥张主簿草堂，同赋《浙江观涨》诗，仲经云：“一雨天地来，涛声破清晓。”光甫大加赏叹，以为有前人风调。是年出居县西南白鹿原，名所居为“行斋”，取“素贫贱、行贫贱”之义。行斋之南有菊水，湍流喷薄，景气古澹，阳厓回抱，缘莎盈尺。腊月红梅盛开，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啸咏弥日。仲经有诗云：“寒客远峰犹带雪，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虽有“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为不及也。其余如《次韵见及》云：“长松偃蹇千年物，病鹤摧颓万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连日苦多风。野树凄迷绿，檐花暗澹红。愁随诗卷积，囊与酒樽空。巢燕如相识，频来草舍中。”《书事》云：“故国三年梦，新愁两鬓蓬。泪从南望尽，涂自北来穷。破牖蝇烘日，枯梢鹊爱风。怅然搔白首，远目过归鸿。”《赠员善卿》云：“诗材虽满腹，家具少于车。”《珍珠泉感旧》云：“红槿有情依坏砌，绿莎随意上寒厅。”《秋兴》云：“坏壁黏蜗艰国步，荒池漂蚁失军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叶怯秋声。”《忆永宁旧游寄魏内翰》云：“上阁寺高迎晚翠，游家楼小簇春红。”独脚云：“洛岸潇潇雨送春”、“老爱青山悟静缘”、“问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声”、“林深鹿近人”、“年衰与杖宜”、“云出祇园雨亦香”。又如《风琴一首》、《回军谣四首》、《清明日陪诸公宴集东园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学东坡八首》、《再到方山绝句》、《书陶诗后集句》，往往传在人口。内相文献杨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气，太过为荒唐，不及为灭裂。仲经所得，雍容和缓，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气者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人资禀乐易，恬于进取，进退容止，皆有蕴藉可观。与人交，重然诺，敦分义，终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带立朝，当言责之重，岂得轻负所学，忘礼谏之义乎？忧世既切，惠养是其所长；赵、张、三王，钩距之吏，旧髯抵几，耆耆俊快；保其羞而不为。至于德让君子之风，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后，参幕府军事，当贤侯拥彗之敬。得寸行寸。谓当见之一日。未一试而病不起矣！其孤梦符持《橘轩诗集》求予编次，感念平昔，不觉出涕。因题其后。呜呼！有言可述，学者之能事；有子可传，人道之大本。吾仲经言可述矣，子可传矣；顾虽赍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诗友河东元某裕之题。

陶然集诗序

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杨叔能、太原李长源、龙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数人，称号专门。就诸人中，其死生于诗者，汝海杨飞卿一人而已。李内翰钦叔工篇翰，而飞卿从之游。初得“树古叶黄早，僧闲头白迟”之句，大为钦叔所推激。从是游道日广而学亦大进。客居东平将二十年，有诗近二千首，号《陶然集》。所赋《青梅》、《瑞莲》、《瓶声》、《雪意》，或多至十余首。其立之之卓、钻之之坚、得之之难、积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为贵也欤？岁庚戌，东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飞卿每作诗必以示予，相去千余里亦以见寄。其所得，予亦颇能知之。飞卿于海内诗人，独以予为知己，故以集引见托。或病吾飞卿追琢功夫太过者，予释之曰：“诗之极致，可以动天地、感鬼神，故传之师、本之经、真积之力久而有不能复古者。自‘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之什观之，皆以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见取于采诗之官；而圣人删诗、亦不敢尽废。后世虽传之师，本之经、真积力久而不能至焉者，何古今难易不相侔之如是邪！盖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质胜则野，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使今世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适足以污简牍；尚可辱采诗官之求取邪？故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夫因事以陈辞，辞不迫切而意独至，初不为难；后世以不得不难为难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讴谣、词调、怨叹，诗之目既广；而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大概以脱弃凡近、澡雪尘翳、驱驾声势、破碎阵敌、囚锁怪变、轩豁幽秘、笼络今古、移夺造化为工，钝滞僻涩、浅露浮躁、狂纵淫靡、诡诞琐碎、陈腐为病。‘毫发无遗恨’、‘老去渐于诗律细’、‘佳句法如何？’‘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杜少陵语也；‘好句似仙堪换骨，陈言如贼莫经心’，薛许昌语也；‘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贯休师语也；‘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半山翁语也；‘诗律伤严近寡恩’，唐子西语也。子西又言：‘吾于它文不至蹇涩，惟作诗极艰苦。悲吟叹日，仅自成篇。初读时未见可羞处，姑置之；后数日取读，便觉瑕衅百出。辄复悲吟叹日，反复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后数日复取读，疵病复出。凡如此数四，乃敢示人。然终不能工。’李贺母谓贺必欲呕出心乃已，非过论也。今就子美而下论之，后世果以诗为专门之学，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于诗，其可已乎？”虽然，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诗家所以异于方外者，渠辈谈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飞卿立之之卓、钻之之坚、得之之难，异时霜降水落，自见涯涘。吾见其溯石楼、历雪堂、问津斜川之上，万虑洗然，深入空寂；荡元气于笔端，寄妙理于言外。彼悠悠者，可复以昔之隐几者见待邪？《陶然后编》，请取此序证之，必有以予为不妄许者。重九日，遗山真隐序。

木庵诗集序

东坡读参寥子诗，爱其无蔬笋气，参寥用是得名。宣、政以来无复异议。予独谓此特坡一时语，非定论也。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蔬笋气在耳。假使参寥子能作柳州《超师院晨起读禅经》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当以蔬笋气少之邪？木庵英上人，弱冠作举子，从外家辽东，与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议论为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盖，时人固以诗僧目之矣。三乡有辛敬之、赵宜之、刘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诗人，上人与相往还，故诗道益进。出世住实应，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传之京师，闲闲赵公、内相杨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刘、王诸公，相与推激，至以不见颜色为恨。予尝以诗寄之云：“爱君《山堂》句，深靖如幽兰；爱君《梅花》咏，入手如弹丸，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闲。”曾说向闲闲公，公亦不以予言为过也。近年《七夕感兴》，有“轻河如练月如舟，花满人闲乞巧楼。野老家风依旧拙，蒲团又度一年秋”之句，予为之击节称叹，恨杨、赵诸公不及见之。己酉冬十月，将归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为序引。试为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真积力久，住龙门、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胜，思与神遇，故能游戏翰墨道场而透脱丛林窠臼，于蔬笋中别为无味之味；皎然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盖有望焉。正大中，闲闲公侍祠太室，会上人住少林久，倦于应接，思欲退席。闲闲公作蔬留之云：“书如东晋名流，诗有晚唐风骨。”予谓闲闲虽不序《木庵集》，以如上语观之，知闲闲作序已竟。然则向所许百年以来为诗僧家第一代者，良未尽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冠录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继叔氏陇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护还乡里，时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雕丧殆尽，问之先世之事，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概。予亦以家谍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论次之、盖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阳曲、秀容之闲，岁无宁居。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经乱而尽。旧所传谱谍，乃于河南诸房得之，故宋以后事为详，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之兄尝命予修《千秋录》，虽略具次第，他所欲记者尚多、而未暇也。岁甲午，羁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汉，遂有彼疆此界之限。侄搏俘絷之平阳，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仪、侄孙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语。予年已四十有五，残息奄奄，朝夕待尽；使一日颠仆于道路，则世岂复知有河南元氏哉？维祖考承三公余烈，贤隽辈出，文章行业，皆可称述。不幸而与皂隶之室，混为一区，泯泯默默，无所发见，可不大哀邪！乃手写《千秋录》一篇，付女严以备遗忘，又自为讲说之。呜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爱慕之者，必问其形质颜貌、言语动作之状，史家亦往往为记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质颜貌、言语动作，乃不欲知之，岂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杂事附焉。予自四岁读书，八岁学作诗，作诗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从仕十年，出死以为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人后。四十五年之闲，与世合者不能一二数。得名为多，而谤亦不少。举天下四方、知己之友，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闲，业已不为世所知，又将不为吾子孙所知，何负于天地鬼神而至然邪？故以行年杂事附焉。先祖铜山府君，正隆二年赐出身。讫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禄七十余年矣。京城之围，予为东曹都事，知舟师将有东狩之役，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时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变，历朝《实录》，皆满城帅所取。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邪？故以先朝杂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录》。叔仪、伯安而下，乃至传数十世，当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训释之。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

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引

晋北号称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时，发策决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谓富矣！丧乱以来，僵仆于原野，流离于道路，计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豫秋赋者，乃有百人焉。从是而往，所以荣吾晋者，在吾百人而已；为吾晋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则为吾百人者，其何以自处邪？将侥幸一第，以苟活妻子邪？将靳固一命，廉谨，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闲，以取美食大官邪？抑将为奇士、为名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千载自任也？使其欲为名臣、奇士，以千载自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虽充赋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贵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呜呼！往者已矣，来者未可期；所以荣辱吾晋者，既有任其责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诸人引

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予年二十许时，侍先人官略阳，以秋试，留长安中八九月。时纨绮气未除，沉涵酒闲，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也。长大来，与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鄠、杜闲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闲。二三君多秦人，与予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约近南山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如举子结夏课，时聚书深读。时时酿酒为具，从宾客游，伸眉高谈，脱屣世事，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归也。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皆众人所必争、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闲居之乐，澹乎其无味，漠乎其无所得，益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贪，人何所争，而造物者亦何靳邪？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之上矣。

送李辅之之官济南序

辅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泛舟之役。东门祖道，北海开樽，念会合之良难，欲殷勤之重接。时则莫春三月，人则楚囚再期。鲁连之一箭空飞，季子之百金行尽。释射钩之怨，虽当三沐而三薰；动去国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沈云乡云：“东南水国，肠一断而一连；西北乡关，魂九招而九散。”见铜驼之荆棘，梦金马之衣冠，感今怀昔，怒焉如捣。况复中年哀乐，流景须臾，歌《骊驹》而再中，横素波而径去。瞻仰弗及，我劳如何？如春登台，翻失熙熙之意；仰天击缶，能无呜呜之声！诸公从衍圣孔公，赋诗赠别，凡若干首，而某为之引。

送高雄飞序

恒府天壤闲大都会，在今为长乐宫之汤沐邑，且乾龙潜跃之渊也。自文统绍开，俊造骈集，七八年之闲，鹤书特征与凤尾诺之所招致，他郡国为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从事河东高鸣雄飞被贤王之教，当来传北上。声光四驰，欢动州里。佥谓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问学为业，真积力久，故胸中之言多六《经》、百氏、《史》、《汉》、陈、范之书、司马氏、范氏《通鉴》、《唐鉴》之学，六朝、唐以来之篇什，驰骋上下，絫百数万言，往往见于成诵。文章翰墨，宜在茂异之科。古所谓立谈可以敬双璧、一日可以致九迁者，在此行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晋产也。仆以犬马之齿之故，谬为之一言。天家包举六合，臣属万国，立武事以兼文备，由草创而为润色。延见故老，网罗豪隽，必当考古昔之理乱，论治道之先后，察生民之休戚，观风俗之嫩恶；以成长之业，以建久安之势。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维之，顾岂汲汲于文章翰墨之用，糜羔雁而敝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纳忠为难，人君以宽听尽下为尤难。盖义则古今之体同，而情则天渊之路绝。逄、干之游未远，伊、管之辨易穷；谀臣嫉立仗之鸣，说家惧撄鳞之怒；况乎裹三月，被发九阍；事重而言轻，威尊而命贱；虽复愤泉秋沸、冤霜天零，思欲片辞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选，接曳裾之游；使者牵车，太官洞酒；主好善而忘势，士见义而得为。陆太中之诗书，叔孙奉常之典礼，贾长沙之经济，魏相国之谋谟，有怀不摅，生才奚用？是则为吾高子者，亦岂轻负所学，弃以为双璧之甘饵、九迁之捷迳乎？谚有之：“见卵而求时夜，谓之蚤计；椎牛飨客，会其已食，谓之后期。”智无后期，亦无蚤计。行矣吾子！今正是时，请赋《南山有台》，劝为之驾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兴元某引。

寒食灵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门三十里而近，是为凤山之东麓，有寺曰灵泉。阻以绝涧，荫以深樾，重冈复岭，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喷薄，殷勤溪谷。寺已废于兵，而石楼之典刑故在。僧扉禅室，闲见层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案闲物。岩花错绣，群莺下上，云光金碧，林烟彩翠，阴晴朝暮，万景岔集。盖辋川之乡社，而桃源氏之别业也。昭阳荐岁，维莫之春，诸君以仆燕路言归、东藩应聘，困鞍马风沙之役，渝树林水鸟之盟，千里相思，一杯为寿。扬雄献赋，自诧雕虫之工；许汜求田，乃为元龙所讳。尊前见在，身外何穷？释尘累而玩物华，厌嚣湫而乐闲旷。卬须我友，天与之时；兵厨之良酝踵来，京、洛之名讴自献。谈谑闲作，块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余，食芹无此时之美。一之为甚，觉今是而昨非；四者难并，苦夜长而昼短。谪仙所谓酒尽花柳，赏穷江山者，于是乎张本。不有兰亭绝唱，留故事以传之，其在白云老兄，负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诗任用韵，共九首，以《寒食灵泉宴集》命篇，而某为之序。诸公可共和之。

德华、周卿、德昭、英孺、文伯、元某；

期而不至者：圣与、子中；

不期而至者：德谦、梦符。

太原昭禅师语录引

慈明与琅邪觉皆法兄弟，共扶临济一枝。慈明而下十余世，得玄冥顗禅师；琅邪而下亦十余世，得虚明享禅师。玄冥风岸孤峻，无所许可，宁绝嗣而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虚明急于接纳，故子孙满天下，又皆称其家。加慈云、海清、凉相、罗汉、汴与、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为虚明作墓志，以为二公传与不传虽异，而其道并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馆，昭公属予，求书屏山所作铭于礼部闲闲公。公初以目疾为辞，予请之坚，公因问："法王皆来，有何言句？"时昭公方为虚明作塔于法王之朝台，有偈云："以塔为身，以铃为舌；万仞冈头，横说竖说。"予为公举似。公欣然曰："铭安在？我当为书之。"盖师家父子，为时贤所称如此。岁丁酉八月，予自大名还太原，师之徒蔚某，出师语录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师当为予说，而予不当为师说。"故略以数语遗之。太原元某引。

皓和尚颂序

岁甲寅秋七月，余自清凉还太原，会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万寿皓和尚颂古百则语，诿余题端。余往在南都，侍闲闲赵公、礼部杨公、屏山李先生燕谈，每及青州以来诸禅老，皆谓万松老人号称辨材无碍，当世无有能当之者。承平时已有染衣学士之目，故凡出其门者，望而知其为名父之子。虽东林隆高出十百辈，而皓于是中犹为上首。其语言三昧，盖不必置论。予独记屏山语云："东坡、山谷俱尝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为祖师禅，东坡为文字禅。"且道"皓和尚百则语，附之东坡欤？山谷欤？"予亦尝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皓和尚添花锦欤？切玉刀欤？予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读一则语未竟，觉冰壶先生风味，津津然出齿颊闲，当是此老少年作举子时，结习未尽尔。志公试以此语问阿师，当发一笑。中元日，遗山居士元某引。

伤寒会要引

往予在京师，闻镇人李杲明之有国医之目，而未之识也。壬辰之兵，明之与予同出汴梁，于聊城、于东平，与之游者六年。于今然后得其所以为国医者为详。盖明之世以货雄乡里，诸父读书喜宾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门。明之幼岁好医药。时易州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闲，明之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家既富厚，无事于技，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资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则亦未始谒之也。大概其学，如伤寒、气、疽、眼目病为尤长。伤寒则著《会要》三十余万言。其说曰："伤寒家有经禁、时禁、病禁，此三禁者，学医者人知之，然亦顾所以用之为何如耳。"《会要》推明仲景、朱奉议、张元素以来备矣，见证得药，见药识证，以类相从，指掌皆在仓猝之际。虽使粗工用之，荡然如载司南以适四方、而无问津之惑。其用心博矣！于他病也以古方为胶柱，本乎七方十剂之说，所取之学，特以意增损之。一剂之出，愈于托密友而役孝子，他人盖不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京人王善甫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胀如鼓、膝以上坚硬欲裂、饮食且不下。甘淡渗泄之药皆不效。明之来，谓众医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处。我归而思之。’夜参半，忽揽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经》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气化乃出焉。’渠辈已用渗泄之药矣，而病益甚，是气不化也。《启玄子》云：‘无阳者，阴无以生；无阴者，阳无以化。’甘淡渗泄皆阳药，独阳无阴，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阴之剂投，不再服而愈。西台掾萧君瑞，二月中病伤寒发热，医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证逐不复见，脉沉细，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药也，及诊之，曰：“此立夏以前误用白虎之过。得无以投白虎邪？白虎大寒，非行经之药，止能寒腑脏；不善用之，则伤寒本病隐曲于经络之闲。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以苦阴邪，则它证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药之升阳行经者，吾用之。”有难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热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隐于经络闲，阳大升则经不行，经行而本证见矣。本证又何难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彦之夫人，目暴生，从下而上，其色绿，肿痛不可忍。明之云：“从下而上，病从阳明来也。绿非五色之正，殆肺与肾合而为病邪？”乃就画工家以墨调腻粉，合而成色，谛视之曰：“与色同矣，肺肾为病无疑矣！”乃泻肺肾之邪，而以入阳明之药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复作者三，其所从来之经，与色各异。乃复以意消息之曰：“诸脉皆属于目，脉病则目从之，此必经络不调。经不调则目病未已也。”问之果然。因如所论而治之，疾遂不作。冯内翰叔献之侄栎，年十五六，病伤寒，目赤而顿渴，脉七八至。医欲以承气下之。已煮药，而明之适从外来。冯告之当用承气，明之切脉，大骇曰：“几杀此儿！《内经》有言：‘在脉，诸数为热，诸迟为寒。’今脉八九至，是热极也。而《会要大论》云：‘病有脉从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此传而为阴证矣！趣持姜附来，吾当以热因寒用法处之。”药未就而病者爪甲变。顿服者八两，汗寻出而愈。陕帅郭巨济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师。明之至，以长针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药三月，病良愈。裴择之夫人病寒热，月事不至者数年，已喘嗽矣。医者率以蛤蜊、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阴，为阳所搏，温剂大过，故无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药，则经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经历之家人，病崩漏，医莫能效。明之切脉，且以纸疏其证，多至四十余种。为药疗之，明日而二十四证减；前后五六日，良愈。侯厚谢而去。明之设施皆此类也。戊戌之夏，予将还太原，其子执中持所谓《会要》者来，求为序引。乃以如上事冠诸篇，使学者知明之之笔于书，其已试之效盖如此云。闰月望日，河东元某书于范尊师之正一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氏集验方序

予家旧所藏多医书，往往出于先世手泽。丧乱以来，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卷帙独存。壬寅冬，闲居州里，因录予所亲验者为一编，目之曰《集验方》。付搏、拊辈，使传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无一麾之寄，而室乏百金之业；其所得者，此数十方而已，可不贵哉！”十二月吉日，书于读书山之东龛。

周氏卫生方序

定襄周侯梦卿，弱冠从其兄户籍判官器之作举子。遭罹兵乱，投迹戎行，屡以战多取千户封，佩金符。然其举子习气故在也。中年以来，颇以医药卜筮为事。孤虚壬遁、风角鸟占，俱号精备。军旅问病患疮，猝为之投剂。救疗既广，遂为专门之业。以夏课缀葺之勤，而移之芝、术、苓、桂之下，好事者有秘方可责目前之效者，必来告之。岁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卫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传录焉。窃谓医药大事也，古人以药犹兵。然兵，杀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杀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则反以生人者杀人。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学者，良有旨哉！予于周侯，不独美其已试之功与兼爱之心，又以见其角逐风尘之际，虽有独埽千军之勇，果非乐于战斗，以人命为轻者。故为道所以然者，冠诸篇。遗山元某引。

李氏脾胃论序新补据《金文最》

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八风之邪，中人之高者也。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谓水谷入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留于肠胃，饮食不节而病者也。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肤筋脉，必从足始者也。《内经》说百病，皆由上中下三者及论形气两虚，即不及天地之邪。乃知脾胃不足，为百病之始。“有余”“不足”，世医不能辨之者盖已久矣。往者遭壬辰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没者将百万人，皆谓由伤寒而没。后见明之《辨内外伤及饮食劳倦伤》一论，而后知世医之误。学术不明，误人乃如此！可不大哀耶？明之既著论矣，且惧俗弊，不可以猝悟也，故又著《脾胃论》丁宁之。上发二书之微，下祛千载之惑。此书果行，壬辰药祸当无从而作。仁人之言，其意溥哉！据《金文最》。

中州集序新补据《金文最》

商右司平叔衡，尝手钞《国朝百家诗略》。云是魏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为附益之者，然独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岁壬辰，予掾东曹。冯内翰子骏延登，刘邓州光甫祖谦，约予为此集。时京师方受围，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明年滞留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冯刘之言，日往来于心。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钞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东人元好问裕之引。卷第三十八

铭

孔道辅击蛇笏铭

龙图孔公原鲁击蛇笏，阙里传宝旧矣。汴梁既下，入宣抚王公家。公之子以传彦远张君，彦远属某作铭。敢以芜辞赘于徂徕石先生之末，以俟后之君子。己酉十月、日书。

大横庚庚色枣漆，殷血一线著怪迹。殷士肤敏世载德，天以原鲁配秀实。文楷指佞尧屈轶，屈之版恃气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铁指月月不蚀。指月，一作磔。妖蛇区区辱吾击，正以痛快与泚一。徂徕之铭董狐笔，神物当为吾道惜。属君金匮秘石室，一日龙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

良佐镜铭

郾城张氏蓄古镜以百数，其一识云：“见月之光，天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虽作细小物，而闳衍博大之义寓焉。丙戌夏四月，予过汜南，良佐请铭其镜，因取往所见八言之义，衍之以为铭。良佐忠于爱君，笃于事长，严于治军旅，又谦谦折节下士；从诸公授《论语》、《春秋》，读新安朱氏《小学》，以为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畤之金，金城之工。刻画之制，锻炼之功。自其细者而观之，不过为栉纵、巾帨、几杖、盘盂闲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则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旷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诸身而取诸物，此偏暗之所以掩其聪。须眉之不烛，妍媸之不别，与亡镜同；善恶之不明，白黑之不分，与亡视同。岂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挟昭旷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盘盂之中？古有之：“见尔前，虑尔后。”吾愿君子之扩而充。

默庵铭为刘司正光甫作

时然后言，真默者存。理然后默，至言之实。予欲无言，惟圣人能；余皆数穷，以默自惩。有喙三尺，而学喑哑；规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瓶，静如持城，其中铿鍧，万物震惊。酒见于面，病见于脉；眼有否藏，口无青白。欲息子言，当息子机；一庵虚白，天地同归。

布衾铭

百世温公，布衾终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贫为辱，我以贫为福；人以为俭为诈，我以俭为德。惟福惟德，服之无斁。

无弦琴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厥初制琴，意寓于器。器如可忘，圣则徒制。如陶所言，奚贵于琴？羊存礼存，大中之心。我琴无弦，弦会当具。尚因正声，以识真趣。

最乐堂铭

工部高平赵公，德宇冲粹，与物无竞。敭历中外余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为君子长者。晚节末路，浮湛里社，乃无失侯故将幽忧憔悴之态。《诗》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于公见之。新居有堂，取古人为善自得之义，名之曰“最乐”。以公平生考之，可谓无愧其名矣。新兴元某为作铭。乐外有终，乐内莫穷。惟乐焉有外内之别，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与融；涵浸薰醲，四体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独以厚公？醪醴腐肠，鼓钟阙聪；诚有嚣嚣者存，汹忧畏其谁攻！相彼力田，只系于逢，就七遇之皆北，要万折而必东。辽海管宁，鹿门庞翁；幽兰深林，穆如清风。虽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于身康强而子孙吉者，将非为善之功乎？

超然堂铭

眼空四海自圣癫，舌唾一时无眼禅。匡床兀坐差独贤，恩泽小侯佳少年。威仪秩秩宾初筵，荣观燕处防未然。小学之书圣所传，祝君持心静而天。青云骅骝渺翩翩。

仲宁提领，年甫弱冠，显袭世爵。盖尝从吾友辅之教授张君学，故时誉甚著。日者燕诸老于所居之超然堂，问以超然之义，且以铭为请。因就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铭

广宁全道太古真人宁海郝君，初入道，习所谓以苦为乐者，块坐赵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后，高弟范炼师复来赵州，筑环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请住州之天宁观。后十年，真定幕府参议赵振玉起堂于天宁，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贾道成因立真人像于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笃于大《易》之学，其以古道自期者，盖天性然。余尝读《太古集》见其论超诣，非今日披裘拥絮、囚首丧面者之所可万一。癸卯冬过庆源，馆炼师所居，乃为作《太古堂铭》。其铭曰：

宇宙一途，万物并驰。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万年，后天为期。虚室生白，嗒焉自遗。故曰存乎人不系其时，居今而行古，岂季末之能漓？玄学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麂摽枝。穴居野处，旦暮见之。彼傒隐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复者，殆昨暮儿邪？

皇极道院铭

虚白处士赵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为业。发源《语》、《孟》，渐于伊洛之学，方且探三圣书而问津焉。计其真积之力，虽占候医卜，精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绝出，犹为余刃耳。道风既扇，旌车时征，曳裾王门，大蒙宠遇。三年，以母老得请归。在镇阳行台，奉被恩旨，发泉公帑，筑馆迎祥观之故基，是为皇极道院。年月日，某实叙而铭之。处士名素字才卿，河中人，虚白其赐号云。

圣学心传，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尔秉彝，有物有则。厥惟背驰，固有而失。有淫其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伥其擿埴。于帝其训，王道正直。福自尔求，如敛而锡。咨而虚白，虑然后得。言以道敷，中田权执。贤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谷之实。善颂善祷，香火晨夕。恭惟君师，永建皇极。

长真庵铭

淮安张泽之为予言：“福昌之东，韩城长真谭公旧隐之迹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谭公之故，名之曰长真庵。志明初隶唐州营卒，在诸黥中，独以性行见称。其主狱囚，有矜悯之实，饥饱寒暑，每为调护之。既久，转将领，赀产亦厚。一旦与道人语，慨然有高举远引之意，即弃家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请还，志明确然不移。遂入崧山。师事紫虚于大师及即仙翁积年。避壬辰之兵，东之海滨。乱定还洛阳，筑环堵于韩城而居之。道俗归向，以为坚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即谭所居而奉之。今年过八十，神观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为有所养者。长真为得人矣！幸吾子为之铭。”泽之予旧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参用溪南诗老辛敬之之语，为作铭。铭曰：

其兼爱也杨，其苦节也墨。有许行之树艺，有头陀之缚律。其澹然无营，又似夫修混沌氏之术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即色而实相，即空而法身，孰妄而孰真？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砚铭

杨子得片石于马山之前。方广一尺，厚减寸之半，从长衡短，状若展掌；底平而不颇，坎可以贮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砚也。”焕然乃请余为之铭。

义则方，智则圆。动也人，静也天。在物强名，在我自然。尔目惟鹳，尔咮惟凤。篝火缒绠，求中产之售；漆室缇衣，致宾筵之奉。彼金枞而石奏、泉生而云滃者，亦惟砚之用。割烹是谓食费，琢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恧于汉阴之抱瓮。

小紫玉池砚铭

苍龙、太一，玉版之次；维宝砚三，并此而四。出中秘，归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赐。子孙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手植桧圣像赞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庙还，得手植桧把握许，就刻之为宣圣、颜、孟十哲像，且以文楷为龛。像出于手桧为难，其得于煨烬之余又为难，合是二难，宜为儒家世宝。乃百拜而为之赞云：

体则微，理则全；望之俨然，即之温然。见其参于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敛之管窥，浩浩其天。是将以为甘棠之贤邪？抑与夏鼎、殷槃而传也？

老人星赞

维南有星与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极。或见或隐代不一，光精何年贯此石？非丹非青非璚刻，玄龟导前鹤后翼，飘然而来莫从诘。祝翁少留观世德，尚为斯民开寿域。

宣、政闲，忻州天庆观道士能知推命，其宗人坚画老人星像。紫府、竹璟为之赞。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济源。贞祐甲戌之兵，天庆废，石刻之存亡未可必。在济源者，画像虽存而赞文漫灭不可读。已亥正月，予见之济渎祠叹州里旧物、儿时所常见者，将遂湮灭而不传，因为赞以补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复见于此。紫府今五台。二十七日谨记。

范文正公真赞

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闲，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获拜公像于其七世孙道士圆曦。乃为之赞云：以将则视管、乐为不忝，以相则方韩、富为有余；其忠可以支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际圆盖而蟠方舆。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见于丹青，英风凛如。古之所谓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欤！

赵闲闲真赞二首

周旋于正广、道宗、平叔之闲，而独能绍圣学之绝业；敛避于蔡无可、党竹溪之后，而竟推为斯文之主盟。不立厓岸之谓和，不置町畦之谓诚，不变燥湿之谓定，不污泥滓之谓清。蔼然粹温，见于丹青。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凤衰无周，龙移启魏。殄瘁攸属，古为悲欷。人知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为中国百年之元气。

兴定初，某始以诗文见故礼部闲闲公。公若以为可教，为延誉诸公闲。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门。公又谓当有所成就也，力为挽之，奖借过称。旁有不平者，宰相师仲安班列中倡言，谓公与杨礼部之美、雷御史希颜、李内翰钦叔为元氏党人，公不之恤也。正大甲申，诸公贡某词科。公为监试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礼曹，钦叔从外至，诵某《秦王破窦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颇为耸动，顾坐客陈司谏正叔言：“人言我党元子，诚党之邪？”公之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自信，盖如此。壬辰冬，某以东曹掾知杂权都司，取行止卷观之，见公独衔及杨、雷猥相荐引者十七章。窃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不知富贵为何物。其自待如此。顾虽爱我，宁欲为利禄计、欲使之亟进、得以升斗活妻子邪？惟是愚陋，不足以当大贤特达之遇，兀兀近五十而迄无所成，用是为愧负耳！北渡后，求汴人赵济甫为公写真，因题赞其上。呜呼！公道德文章，师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禄期我，然则今所以事公者，虽出于门弟子之私、亦岂独以门弟子之私也哉！

公无恙时，辱公陶甄，携之提之，且挽且前。万马之所驰，不足以北公之辕；万折之所碍，不足以回公之川。将私其私邪？抑以为文字之传？匠石斫斤，子牙绝弦。千载一人，犹以旦暮；万里一士，且谓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涟。颜如渥丹，双瞳炯焉。彼粹而温，既与不可传者死矣，观乎此，则又可以仿佛其足音之跫然。

范炼师真赞

戊戌之夏，予过东平，留宿正一宫。时范炼师已东迈，门弟子王仲征出其写真，求予为赞。炼师初事昆仑郝公，号之曰“玄同子”；后从栖霞丘公，复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赞曰：异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与之形而道之貌者不可变，故无地以受运斤之风。三山微茫，贝阙珠宫，野服萧然，与云俱东。横绝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鸿邪？

写真自赞崧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萃槃跚，稍自振厉。豪爽不足以为德秀之兄，萧散不足以为元卿之弟。至于钦叔之雅重、希颜之高气、京甫之蕴藉、仲泽之明锐，人岂不自知？盖天禀有限，不可以强而至。若夫立心于毁誉失真之后，而无所恤，横身于利害相磨之场而莫之避，以此而拟诸君，亦庶几有措足之地。

介山马卿云汉为仲晦甫写真燕坐萧然六籍在旁目曰读经图欣然有会于予心者为作赞云

圣谟洋洋，善诲循循，敝则新兮；司南通途，及门而堂，自致身兮；致身维何？山立扬休，叶经纶兮；所学所知，效之所天，遂及民兮；河润九里，海润百里，煦如春兮；大方无隅，孰墨孰儒，孰缁磷兮？缁衣好贤，佩之飞霞，冠青云兮；方内之外，方外之内，有若人兮！

张几道炼师真赞

玄学为家，平实中和，静焉而不哗。孙龙、田巴，其书五车，吾知为盗夸。若夫自后而先、绝素隐之累，方外而内、无多岐之差。语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则若人之所以敦庞耆艾者，其未涯也哉？

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登封令薛侯去思颂

兴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诏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侯之来，前政适为飞语所被，群小焰焰，如棼丝、如沸糜，殆若不复能措手者。侯曰：“内之不治，不可以言外。”于是退悍卒、并冗吏、决留务、释滞狱，不旬日，县中廓廓无事。即召里胥、乡三老之属，凡民之贫富、丁之寡众、里社之大小、输送之近远，谛问详审，纤悉具备；著为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贷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一粟之敛，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权衡之必平，锱铢之必分也。宽以期日，不复强责，计以追胥之费之半，而公上给矣。方春劝耕，遭田父野于途，慰以农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训。恳切至到，人为感动，以为前乎此盖未尝有令惠吾属之如此也。大概侯之治，仁心以为质，不于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过而已。至于老奸宿恶，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绳之，终不以为夸也。故吏畏而爱，民爱而畏；上官不敢挠以事，宾客不敢干以私。教化兴行，颂声流闻，四外之人莫不以崧前为乐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举。会官以辟举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罢之。民即相与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终惠兹邑；侯往矣，吾属能久于此乎？虽然，侯之政不可以无述也。”于是刻石颂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中进士乙科。释褐滏阳簿，即有声。其辞曰：

吏奸而渔，吏酷而屠。轩裳贿阶，章绶盗符。鱼肉视人，以膏自濡。百螣踵来，惠而不锄。馋喙既餍，督之公输。嗟嗟遗黎，寒饿而劬。敛揪几何，日腊以枯。孰当膏之，俾还敷腴。侃侃薛侯，仁信笃诚。优为赵、张，耻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惊。涵浸薰醲，千室更生。侯劝于郊：“民尔良苦。治尔耒耜，安而田亩；轻家而逋，孰为汝所？不夺汝时，不急汝租；无堕不勤，游末是趋；辨尔穜稑，相尔灾畬；区尔欲深，苗尔欲疏；稂莠既芟，蟊贼既除；穰穰满家，贡以羡余。”民拜侯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维侯之赐！”有来督邮，责赋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输无迟；及此暇时，从侯于嬉。有嘉者禾，将献而失；民谓我侯，岂当移秩？萧萧马鸣，我侯于征；侯无愠容，民有叹声。吏昔屏气，今当谁畏？盗昔知义，今当谁愧？予渴未濡，蔽其泉流；予暍未苏，彻其庇庥。侯去不留，云如何忧？中天之云，是阴下邑；出而为雨，崇朝万国。我思我侯，与云偕来；引领南东，顾瞻裴回。嵩丘盘盘，颍水潜潜；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卷第三十九

书

寄中书耶律公书癸巳

四月二十有二日，门下士太原元某，谨斋沐献书中书相公阁下。《易》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经纶。伏惟合下辅佐王室，奄有四方，当天造草昧之时，极君子经纶之道。凡所以经造功业，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门下贱士所敢与闻。独有事系斯文为甚重，故不得不为阁下言之。自汉、唐以来，言良相者，在汉则有萧、曹、丙、魏，在唐则有房、杜、姚、宋。数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当时百执事之人，毗助赞益者，亦不为不多。传记具在，盖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举；而国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从古以来，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学校教育、父兄渊源、师交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喻如修明堂，总章必得楩楠豫章、节目磥砢、万牛挽致之材，豫为储蓄数十年之间，乃能备一旦之用。非若起寻丈之屋，槫栌椳楔、楹杙甍桷，杂出于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窃见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在所有之。圣者之后如衍圣孔公；耆旧如冯内翰叔献、梁都运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从之；时辈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滨人王贲、临淄人李浩、秦人张徽、杨焕然、李庭训、河中李献卿、武安乐夔、固安李天翼、沛县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魏璠、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张纬、李谦、冀致君、张耀卿、高鸣、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圭、易州敬铉、云中李微、中山杨果、东平李彦、西华李世隆、济阳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刘祁及其弟郁、李同、平定贾庭扬、杨恕、济南杜仁杰、洺水张仲经、虞乡麻革、东明商挺、渔阳赵著、平阳赵维道、汝南杨鸿、河中张肃、河朔句龙瀛、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天民之秀，存用于世者也。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其所以报阁下终始生成之赐者，宜如何哉？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冒渎台严，不胜惶恐之至。某再拜。与枢判白兄书

某顿首：自乙巳岁往河南举先夫人旅殡，首尾阅十月之久，几落贼手者屡矣！狠狈北来，复以葬事往东平，连三年不宁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间；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闻曾定襄人处寄书，然至今不曾见。但近得仲庸书，报铁山已娶妇，吾兄饮啖如平时；差用为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症，赖医者急救之，仅免偏废。今臂痛全减，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来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传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辞者。此虽出于妒者之口，亦恐是残喘无几、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后，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更看向去时事，稍得放松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间有过当处，吾兄细为商略之。碑石想亦便立得，他日改定，亦无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书为报也。时暑自爱。不宣。

答中书令成仲书

张子敬处备悉盛意。未几张伯宁来，招致殷重，甚非衰谬之所堪任。其还也，不得不以书通。癸卯之冬，盖尝从来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声势。悠悠者若谓凤池被夺，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祢，下辱子孙。与渠辈无血仇，无骨恨，而乃树立党与，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灭。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赀之躯蹈覆车之辙、而试不测之渊乎？君侯材量闳博，蔼有时望，士大夫出于门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纳，足以广见闻、益智虑而就事业。顾仆何人，敢当特达之遇乎？复有来命，断不敢往。孤奉恩礼，死罪死罪。某再拜。

答聪上人书

某顿首启：四月末，自太原来镇州，得春后手书，副以宝刀、新什。反复熟读，且喜且叹，又愧衰谬，无以称副好贤乐善之心耳。仆自贞祐甲戌南渡河时，犬马之齿二十有五，遂登杨、赵之门。所与交如辛敬之、雷希颜、王仲泽、李钦叔、麻知几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选。仆自以起寒乡小邑，未尝接先生长者余论，内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驾。后学时文，五七年之后，颇有所省。进而学古诗，一言半辞传在人口，遂以为专门之业。今四十年矣。见之之多，积之之久，挥毫落笔，自铸伟词以惊动海内则未能；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戇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常记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钦用、李长源辈数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处。自诸贤雕丧，将谓无复真赏；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资高，内学富，其笔势纵横，固已出时人畦畛之外。惟前辈诸公论议、或未饱闻而餍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见异人，必得异书，可为万世学者指南，可终身守之。此仆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锦机》已成，第无人写洁本。年间得断手，即当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书不尽言。时暑，万万以道自护。不宣。

答大用万户书二通

某顿首启：东原宿留几半岁之久，辱公家贤弟昆慰藉之厚，内省衰谬，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以当之耳。即日伏惟起居万福。孙德谦、张梦符津送至魏京，今东归矣。雷氏霜钟，亦名器也。胥门旧物，果有所归。到日，公自知之。临行聊此为候。向暄，千万自爱，不悉。某再拜启。

某顿首：辱书，知贤昆季雅意，愧衰谬无以当之。即日伏惟侍奉万福。自西归鹿泉，值仲女病剧，奔诣太原。留百许日，仅得勿药。即欲东行，继闻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诸余张婿能言之。所需《横笛侍女图》，今奉去。《树萱堂记》，相见下笔未晚。《敲器赋》全文并跋语，千万录寄，欲入《见闻录》中。时暑强学，为亲加爱。不一一。某再拜。

与杨春卿先生书新补据《金文最》

某顿首：某别去又复久，如秋香亭夜饮之乐，宁复屡有？追诵诸弟佳什，以为叹息也！比来高况何如？某今在镇扬程婿，以事惟一切倚之。公等想不烦多祝也。气节方隆，惟万万强学自爱。不悉。

疏

忻州修学疏代郝侯作

始定终绥，守文之期式遘；有教无类，作人之效可征。言念吾州，久崇庙学，傅侯完复于天德小康之际；傅守名慎微字机先。要公增筑于大定承平之时。要守名介字伯升。极地位之高明，副师儒之严重。华表俯窥于双鹤，庙学下有双鹤观。连冈雄镇于九龙；学在九龙冈最上。弦歌绝井邑之哗，章甫易弓刀之旧。孙内翰之科名相踵，孙名九鼎，字国镇，国初状元，郡人。姚隐君之文石具存；《学记》醉轩先生所作。名孝锡，字仲纯，徐州人。不图劫火之余，遽有园蔬之叹。顾惭小已，猥守大藩；方举废之是图，亦少文之当变。昔鲁僖以泮宫发颂，齐宣由稷下垂声；不能广厦以庇贤良，愧万夫之观政。况乃玄坛并峙，佛屋载新；开檀施于奔驰战敛之场，化金碧于顾盼顰呻之顷。何私有百神之秩，而公无二仲之祠？既责任之有归，岂经营之敢后！下车修庠序之教，犹窃恨其迟；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远之有！孰相兹役，我怀其人。

清真道院营建疏

奉为本庵欲创圣位，以为焚诵祝延之所。其于工费，有赖宏持。谨投诸方上善、共缔清缘者。窃以像设严真仪之奉，斋厨维净侣所安，祝赞有归，功缘为大。方经营之伊始，宜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人，幸垂一诺。谨疏。戊申六月日，遗山老人疏。

请太一宫提点李大师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维仙圣所庐。剑飞而古柏仍存，石润而仙蒲未老。孰为真隐，再玄风；扬潘、马之徽音，续谭、刘之正脉。李公大师，源分涡水，名动漠庭。静一得精微之传，冲退为衰薄之镇。惟望拜之祠既举，而司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治方虚；敢因黄鹤之书，敬促青牛之驾。璧门金阙，瞻星汉以非遥；玄都石坛，伫嵩呼之复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时！

兴国院改律为禅请住持疏二首

轨辙交驰，尘劳先起；皮毛尽落，真实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济更无别水。谈空说有，何妨捩转话头；指东画西，究竟不离当处。眷兹兴国，初议安禅，谁堪选佛道场，来举开山公案？集公清风布地，满月当秋，不甘北觐之铃锤，自得寿宁之衣钵。僧嗣寿宁月光明既露，难拟盖藏；宾主相谙，共为推挽。云山改色，钟鼓同声；暂从华表之游，尽革青毡之旧。法筵龙象，同归佛祖之权；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寿。善哉行矣，今正是时！

福慧兼全，万为希有，人境相值，一变从新。载惟父祖之田园，远历隋、唐之岁月。透龛仍在，露塔相望；虽斋鼓粥鱼粗供朝夕，而树林水鸟未极幽闲。幸我贤侯，特纾深眷，谓扛地之清风未远，而开门之胜概空孤；变迁既异于古今，授受宁论于甲乙？谁其作古，自有当仁。固知不出当家，终亦难逃公议。月轮桂树，斩新别出一枝；佛国旃檀，何暇更求他木？某公清标孤峻，道照虚明；袖里圈绳、穿透向上诸人鼻孔；林开几席、坐断天下衲僧舌头。既为大事因缘化身，合与末法众生援手。自教自禅之已竟，谁宾谁主以何言？勿云鹤恋旧巢，自是龙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棓之权，永为皇家、延百亿万年之寿。无劳拟议，便可承当。

曹子归葬疏

松柏岁寒，莫重死生之托；金兰天属，亦有急难之求。久要不忘，交情乃见。通甫曹君，牧之风调，张祐才名。谁谓雍容闲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栖迟之暮景。风霜十月，身去国而不归；蓬藋一丘，事盖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岂徒哀无赙赗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义？城旁冢地，何如温序之乡闾；汴上麦船，会有范家之父子。

杂体

麻杜张诸人诗评

麻信之、杜仲梁、张仲经，正大中同隐内乡山中，以作诗为业。人谓东南之美，尽在是矣。予尝窃评之：仲梁诗如偏将军将突骑，利在速战，屈于迟久，故不大胜则大败。仲经守有余而攻战不足，故胜负略相当。信之如六国合从，利在同盟，而敝于不相统一，有连鸡不俱栖之势；虽人自为战，而号令无适从，故胜负未可知。光弼代子仪军，旧营垒也，旧旗帜也，光弼一号令而精彩皆变。第恐三子者不为光弼耳。

射说

晋侯觞客于柳溪，命其子婿驰射。婿，佳少年也，跨蹑柳行中，胜气轩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舞于颜闲；万首聚观，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乐作，一射而矢堕；再而贯马耳之左；马负痛而轶，人与弓矢俱坠。左右奔救，虽支体不废、而内若有损焉。晋侯不乐，谢客。客有自下座进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于心而至焉者，无有也。何谓得之于心？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为一。的虽虱之微，将若车轮焉，求为不中、不可得也。不得于心则不然，身一、马一、弓矢一，而的又为一。身不暇骑，骑不暇彀，彀不暇的，以是求中于奔驶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于射也，顾尝学焉，敢请外厩之下驷，以卒贤主人之欢，何如？”晋侯不许，顾谓所私曰：“一马百金，一放足百里；衔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罢酒。元子闻之曰：“天下事可见矣！为之者无所知，知之者无以为。一以之败，一以之废。是可叹也！”作《射说》。

酒里五言说

“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惟醉乡地，中有羲黄醇。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此予三十六七时诗也。壬辰北渡，顺天毛正卿、杨德秀与一傅生祈仙山寺中，苏晋降，为写诗数十首。一诗有“百伪无一真，中有羲黄醇”之句。余诗除“酒里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语。正卿、德秀初不知苏晋为何代人，不论此诗何人作也。而晋所批乃有此十字，晋岂予前身欤？抑尝见予诗，窃以为己有者欤？将近时鬼物之不昧者、记予诗以托名于晋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晋既以诗为渠所作，故予亦就“酒里神仙我”五言，取偿于晋，作乐府一篇：“绣佛长斋，半生枉伴蒲团过。酒垆横卧，一蹴虚空破。颇笑张颠，自谓无人和。还知么？醉乡天大，少个神仙我。”

靖德昭儿子高户字说

古今俗忌，以五月为恶月，端午为恶日。赴官者顿不敢发，生子者弃不敢举。不幸而与祸会，故一切以俗忌为当然。赴官后期，盖不足计；生子而不之举，其祸可胜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举儿子。靖氏盖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户”而乞字于余。予以为五月生子，往往富贵而寿。如汉大将军王凤、相国胡广、晋王镇恶之等。其事见于《史》、《汉》、魏、晋之书为甚详，秉笔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谆复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岁以文武材杰出时辈。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闲，抱利器而莫之试。其所得者，君子长者、好贤乐善之名耳。德昭问学甚笃，行义甚修；遭离世故，又抑不能举。宜为造物者之所乘除，以起家之子遗之也。高户今六岁，青矜绣襦，温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将为万乘之器。吾知恶月之说，殆田家媪火炉头语耳。因字之“伯起”，书以贻之。

曹南商氏千秋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见于远孙正奉大夫赠昌武军节度使衡所著《千秋录》备矣。盖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汤，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后为偃王。又二十六世，于秦、于两汉、于曹魏、六朝、隋、唐，详见于家牒者。以节度君推世次，系出陈之长平。长平，殷高宗冢在焉。远祖司空侑，《唐史》有传；太和中，再领天平节钺。子羽，举进士，藩府辟召，不至通显。子盈孙，僖宗闻其有礼学，擢为太常博士，终于大理卿，赠吏部尚书。子暄，暄之子处让，处让之子岳。已上失其官号，俱为唐人。岳之子讳怀钦，入五代十年生。周显德三年刘灿榜擢第，终于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试大理评事、知曹州南华县事。致仕，因家于曹，享年九十四。详见谱谍。盖自司空而后为郓人，南华而后为曹人。避宋宣祖讳，改姓商氏。逮节度君九世矣。南华之子捷，淳化三年孙何榜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七子：宗圣、宗傅、宗回、宗弼、宗旦、宗奭、宗昱。宗傅、宗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傅咸平三年陈尧咨榜擢第，初仕蜀川，后乃隔绝，不知所终。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擢第，累迁至中书舍人。仁宗朝时誉蔼然，有卿辅之望。其后不乐仕进，年未五十乃挂冠。筑堂曹南之西园，名曰“晦道”。时贤高其勇退，盛为称道之。享年七十。娶翼氏，封金华县君。生八子：倚、备、俨、傅、佑、侅、佖、偕。倚、备、傅、侅四子登科，即节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继周，天圣五年王尧臣榜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阳，监平阳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灏、佾、侁。详见《墓志》。长子伊，伊子谌。倚，元丰五年黄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太学博士，后元祐党事兴，碑其名于余官之列。一子中立。备，皇祐三年冯京榜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适之。傅字梦臣，皇祐五年郑獬榜擢第，继登说书科，授国子直讲，终于光禄寺丞；出知虢州耒阳县事。亦足以知当时重守令之选也。享年六十一，累赠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详见《墓志》。即节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贯之。元之、贯之登科。侅，嘉祐四年刘辉榜擢第，终于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张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说之、直之。先之、说之登科。元之熙宁九年徐铎榜擢第，终于承议郎、济州钜野令。县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萧氏，四子：因、圉、、丙。因登科。先之元丰五年黄裳榜擢第，终于衡州茶陵令。贯之字以道，后改名乂。元祐六年马涓榜擢第，张君向辟为计司属官，终于朝散郎，知怀州武德镇。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张氏，封安人。即节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冈、册，丹、甬、皆业进士。说之建炎五年李易榜擢第，授邓州文学，后摄济阴主簿。皐昌二年，通判兴仁军府事。张君檄文：商文学素勤学古，可使入官，今保举堪赴吏部注拟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即龙图公之女孙也。四子默、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勋、黯。默后改名休复，字子参。风仪秀整，襟量夷旷，博学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即金紫公邻几女孙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于世。谌九举终场，建中靖国元年恩赐进士第，终于虔州大庾令。因绍圣四年何昌言榜擢第，终于通仕郎、开德府临河县令。三子：大有、大声、大临。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补，累官至通直郎、开德府濮阳县丞。一子骧冈，字元寿，建炎二年从刘锡太尉解危沧州，奏补拱转从事。入金朝，换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即节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郑氏。二子驹、驰。册字元功；丹字大忠，后改名愈，字师心。为施内翰朋望诗酒之交。生二子骥、骙，皆蚤世。甬字子华。俱以儒业显于乡里，学者宗之。祖驹，字士龙，两赴庭试。天资和雅，博学强记，教授乡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寿终，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长永锡，字难老；次敷锡，字福老；次康锡，字吉老。难老用公贵，及封朝请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阳郡太夫人。三子：仲曰道，字正叔，滑稽豪侠，有古人风。季曰衍，字信叔，颖悟蚤世。公，朝请君之长子也，字平叔。幼从祖学，长师乡先生李若讷，若讷爱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庆二年黄裳榜词赋进士第，释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换鄜县，寻辟威戎令。时兴定己卯岁饥，民无所于籴，公乃开仓赈济，然后白之行台，赖以全活者甚众。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乘衅入寇。公率领蕃部土豪，守御应敌，保以无虞。秩满，县人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罢，入为尚书省掾。历粮草边关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满，授户部主事。两月。擢拜监察御史。姨母郧国夫人，不时入禁中，干豫政事，声势甚张。公拜章极言。自是郧国被召，乃敢进见。宗室帅庆山奴军淮南，归州失利，朝廷置而不问。公建言：“自古败军之将，必正典刑；不尔，则无以谢天下。”诏为决杖八十，因而退罢。户部侍郎、权尚书曹温，时一女在掖庭从史，亲旧干豫权利，其家人填插诸司，贪墨张露，而台官无敢言者。公历数其罪，诏罢温户部，改太后府卫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温果可罪，当贬逐；温无罪，则臣为妄言。岂有是非不别而两可之？”哀宗为之动容，乃出温为汝州防御使。未几，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盖将大用矣！改同知河平军节度使事，不赴；奏充枢密院经历官、遥领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丞相完颜莘公领陕西行台，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员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行台地重，急于用人，可从丞相奏。”自是台务一决于公矣！明年召还，行台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内艰，乃得还。平章政事萧国侯公塞京东河决，奏公以左右司郎中从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秦蓝总帅府经历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帅入援。二月九日，军至陕，将由闲道之长水界，与北军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饥冻不能战，主帅兀典弃众降敌。公为北军所得，令去巾，公嗔目大呼曰：“汝欲胁从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邪？我终不能降！”回望阙瞻拜曰：“主将无状，亡兵失利，臣之罪责亦无所逃。但一死报国耳！”遂拔佩刀自刭。时年四十有六。褒赠正奉大夫、昌武军节度使。初娶邓氏，继娶郑氏，并封濮阳郡夫人。子男二人：长曰挺，字孟卿，业进士；次曰援，字仲经。女一人，适进士刘茂。孙男七人：琥、璘、、，皆业进士，玮、瓘、管及女孙二人，尚幼。初，河闲许古道真，以直言极谏称于德陵朝；正大初，诣阙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则无以致中兴。”章奏，召道真赴都堂，问孰为可相？道真以尚书省掾商衡对。当是时，上新即大位，经略四方，思所以宏济艰难者为甚力。道真已得请，居伊川，即命驿召致之，复右司谏。天下想望风采，道真亦慷慨愿以人所不敢言者为天子言之。及论天下事，首以公为可相，则公之材为可知矣！公事长上以礼，接下以诚，与人交，敦终始。家居怡然无愠容。性嗜学，藏书数千卷，古今金石遗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来，士大夫以救世之学自名，高者阔略而无所统纪，下者或于米盐簿书之闲。公天资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优为之；苟可以利物，则死生祸福不复计。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评者至今以公用违其长、使之卒然就一死，为斯世惜也！故好问铭其墓云云。桉公所藏及记录者，有唐武德三年远祖司空勋国公问山诰，有“体质平允，才器敏洽，宣力义旗，功参造昧。可吏部尚书。”宣和内府物也。已下皆《晦道堂》题咏，备在《家录》。自余玉牒，授之楚尾毛观复、给事中知曹州兴仁军府事三衢卢襄赞元、济北李那商老、任庭玉、邓忠臣、山东路提刑使济阴贺公叟、杨庭、东平路转运使乡先生李上达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军事判官林棣姚建荣兴祖、尚书左丞寿国公金城高汝砺岩甫、同知临洮府事兼积石州刺史平阳孔天监伟明、尚书右丞汶水贾守谦益之、谏议大夫滹南许古道真、户部尚书权参知政事台山杨慥叔玉、尚书左丞日照张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萧国公东阿侯挚莘卿、大司农户部尚书相人张正伦公理等，书札诗篇在《家录》。翰林应奉东明王鹗百一，尝作诰词云：“出知外县，懔乎其德让之遗；入掾中台，魁然有宰辅之望。”礼部闲闲赵公许与公有“鹏飞九万里，风斯在下”之语。其为时贤所推重如此，尚何待仆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请为《千秋录》作《后记》，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报施未丰者；窃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闲，从滥觞之微，涓涓而不绝；及其合支流，会众川，储蓄渊渟，尽洄洑舒徐之态；鼓之以长风，驱之以迅雷，泄云雨而涵鬼物，虽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樯，迟回顾盼而不敢发。盖从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馆严侯之门者十余年，侯温然执拥彗之敬；海内名胜，率以清庙之器许之。诸郎玉石秀发，生长见闻，宜有不资于人而自媺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闲乐易，福禄方来。他日羔雁成群，极人闲盛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信仆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东元好问裕之谨书。

故物谱

予家所藏书，宋元祐以前物也。法书则唐人笔迹及五代写本为多，画有李、范、许、郭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鹤》最为超绝，先大父铜山府君官汲县时，官卖宣和内府物也。铜碌两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时物也。“风”字大砚，先东岩君教授乡里时物也。铜雀研，背有大钱一，天禄一，坚重致密，与石无异，先陇城府君官翼州时物也。贞祐丙子之兵，藏书壁闲，得存。兵退，予将奉先夫人南渡河，举而付之太原亲旧家。自余杂书及先人手写《春秋》三史、《庄子》、《文选》之等，尚千余册，并画百轴，载二鹿车自随。三研则瘗之郑村别墅。是岁寓居三乡。其十月，北兵破潼关，避于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则焚荡之余，盖无几矣。今此数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时之遗也。往在乡里，常侍诸父及两兄燕谈，每及家所有书，则必枚举而问之。如曰某书买于某处所，传之何人，藏之者几何年，则欣然志之。今虽散亡，其缀缉装褙、签题印识、犹梦寐见之。《诗》有之：“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孙却后当以不知吾今日之为恨也。或曰：“物之阅人多矣！世之人玩于物、而反为物所玩，贪多务取、巧偷豪夺、遗簪败履、恻然兴怀者，皆是也。李文饶志平泉草木，有‘后世毁一树一石，非吾子孙’之语；欧阳公至以庸愚处之。至于法书名画，若桓玄之爱玩、王涯之固护，非不为数百年计，然不旋踵、已为大有力者负之而趋。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后之恤哉？”予以为不然。三代鼎钟，其初出于圣人之制，今其款识故在。不曰“永用享”，则曰“子子孙孙永宝用”，岂为圣人者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邪？抑知其不能必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盖自庄周、列御寇之说盛，世之诞者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虽圣哲之能事、有不满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虽然，彼固有方内外之辩矣。道不同不相为谋，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饥而忘食，以游于方之外，虽渺万物而空之，犹有托焉尔；如曰不然，则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惟得之有道、传之无愧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遗累、矫情以趋达、以取异于世邪？乃作《故物谱》。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卷第四十

上梁文

南宫庙学大成殿上梁文

儿郎伟！窃以穷则变，变则通，圣人之道所以亘万世而无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从。方属灵台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门之胜。眷紫微之旧治，肇清庙之新基。繄改作之良难，知乐成之有在。中国有《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之教，风以动之；癃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时矣。敢窃《閟宫》之义，以佐武城之歌。

儿郎伟！抛梁东，井邑弓刀变旧风。孝悌力田从此始，衣冠礼乐有儒宫。

南，极目农郊露气酣。五亩树桑明府教，马鸣无用说宜蚕。

西，木铎新声换鼓鼙。学馆大亨知有日，富儿未用笑朝廑。

北，草创古来须润色。妙年令佐向儒风，子弟于今有矜式。

上，汉日乡贤多将相。儒林发藻广川君，奎壁光芒三万丈。

下，弦诵洋洋新美化。朝家频赐鹤头书，长吏今年应劝驾。

伏愿上梁之后，生徒石室，常师蜀郡之文翁；保障茧丝，不愧晋阳之尹铎。旁沾邻郡，共洽文明。

南阳廨暑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劳，野人养君子之义；政有居，讼有所，国家谨官府之常。繄改作之果难，宜乐成之有在；爰从旧邑，改隶新州。一朝公廨之递迁，三政民居之杂处；吏卒靡瞻依之地，簿书失扃鐍之严。加之傲直稍愆，公移即至；度财计役，有司诚惮于纷更；习陋安卑，识者亦为之窃笑。眷惟吾土，今号名藩，田则九州上腴，人则四方和会。山连岘首，如瞻大将之鼓旗；树入春陵，犹有故乡之城郭。岂有官为十万户之长，地方二千里而遥，陛级不为少崇、绳墨自拘之如此？后逸

外家别业上梁文

穷于途者返于家，乃人情之必至；劳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属风霜匽薄之余，而有里社浮湛之渐。兹焉卜筑，今也落成。遗山道人，蟫蠹书痴，鸡虫禄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于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迁，东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于春夏之长围。穷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义均纪季之附庸。出涕而女于吴，莫追于既往；下车而封之杞，有觊于方来。谋则佥同，议当执抗？爰自上书宰相，所谓试微躯于万仞不测之渊；至于喋血京师，亦常保百族于群盗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实闻存赵之谋；枯木死灰，无复哭秦之泪。初，一军构乱，群小归功，劫太学之名流，文郑人之逆节。命由威制，佞岂愿为？就磨甘露御书之碑，细刻锦溪书叟之笔。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赵王禅文，何豫陆机之手迹？《文选》：《谢平原内史表》伊谁受赏，于我嫁名？悼同声同气之闲，有无罪无辜之谤。耿孤怀之自信，听众口之合攻。果吮痈舐痔之自甘，虽窜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证龟而作鳖，始于养虺以成蛇。追韩之骑甫还，射羿之弓随彀。予北渡之初。献书中令君。请以一寺观所费，养天下名士。造谤者二三，亦书中叙举之类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凭。复齿平民，仅延残喘；泽畔而湘累已老，楼中而楚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奚穷？怀先人之敝庐，可怜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岂谓事有幸成，计尤私便；东诸侯助竹木之养，王录事寄草堂之赀。占松声之一丘，东皋子《北山赋》：“菊花两岸，松声一丘。”近桃花之三洞。予此别业与白子西所居相近。东墙西壁，无补拆之劳；上雨旁风，有闭藏之固。已与编户细民而杂处，敢用失侯故将而自名？因之挫锐以解纷，且以安常而处顺。老盆浊酒，便当接田父之欢；春韭晚崧，尚愧夺园夫之利。彼扶摇直上，击水三千；韦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庙堂佐天子，盖有命焉。使乡里称善人，斯亦足矣！辄取合欢之意，演为助役之谣：

儿郎伟！抛梁东，人笑家山蕙帐空。老大读书无用处，且将耕获教儿童。

南，羊谷山中好石龛。杖屨一游无脚力，会稽禹穴更须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鸡。种下五株桃树子，本无心学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岭头骑马是官人，万里风来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犹壮？云闲道有少微星，两眼眵昏无复望。

下，百尺长松绕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诗，七十腰镰行时稼。“长松万株绕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镰，将引儿孙行时稼。”此吾家次山公诗也。

伏愿上梁之后，里仁为美，邻德不孤；子期永作知音，曹子期，吾先友季鹰蚤思命驾。张纬文留滞燕京。起居饮食，身为无事之人；伏腊岁时；家有长生之酿。旁沾亲旧，共乐安闲。

青词

太夫人五七青词

恩重托身，生成之义等；礼名犹子，嗣续之道存。痛卵翼之未终，忽杯棬之永弃。敢伸悃愊，仰诉昊苍：中谢伏念臣母张，妇德成家，母仪范世。俭必求于中礼，严不至于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者，其勤尽。三釜得暂荣之禄，百身无可赎之年。涓埃之愿莫施，风树之悲曷已！惟幽诚之有假，或冥福之可徼。敬叩玄科，窃依真荫。土灰有望，傥沾再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赐。

刘宣抚设醮青词

威然后惩，恒情之必至；救而不弃，大道之曲成。惟洪纤同万化之归，故幽显靡一诚之闲。敢殚悃愊，仰叩希夷：中谢伏念臣某，尘劫赋形，昏衢失步；偶会崩离之遇，妄从角逐之余。出入两州，因循十稔，岂微劳之可录？徒多罪之与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寻蹈畏涂之荆棘。忧虞甫集，丧病踵来。暴贵非祥，固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桡，任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将安逭？眷深衷之有假，尚后福之可徼。载举玄科，窃依真荫。恭惟至公立德，宏济为仁，闵其翾飞蠕动之愚，重以气化形生之赐。土灰有望，傥沾善贷之私；沟壑未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举是自新之日。

张喜千户青词

暴贵无渐，一归自召之灾；大德曰生，万有必从之欲。敢殚悃愊，仰叩希夷：臣某腐朽余生，编齐庶品；匪时缘之幸际，抚气质以奚堪？户封已迫于通侯，子婿继联于鼎族。满盈之极，负乘是忧。果罹瘥夭之殃，危失保家之长。尚赖至仁之宏济，庶几大道之曲成。恭桉玄科，窃依真荫。自同草土，固所谢之莫知；未即灰钉，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谢土词

营建非时，事关于仓卒；阴阳干禁，理藉于祈禳。恭扣玄科，切依真荫。有相之道，何知阴隲之私；永建尔家，尚觊曲成之赐。

郡守天池祈雨状

维太岁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恐百拜，献状天池龙君殿下：惟神血食一方，膏润千里，灵应之迹，著见有年。某等资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抚安闾里，召迎和气。自开岁以来，虽尝被一溉之赐；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秋稼无望。民庶嗷嗷，将遂逋播。匪我神明，则将畴诉。乃涓吉旦，谨遣管内僧某、道士某，躬请灵湫，奉迎甘泽。某卑职所限，止于道左，颙俟云舆、风马，尚辱临之。不胜恳祷之至！谨状。

祭文

祭飞蝗文

粤惟此州，百道从出。调度之急，膏血既枯；悬望此秋，以纾日夕。沴气所召，百螣踵来；种类之繁，蔽映天日；如云之稼，一饱莫供。道路嗷嗷，无望卒岁。考之传记，事有前闻：鲁公中牟，今为异政；贪墨汝罚，讵曰弗灵？言念兹时，濒于陆沈，吏实不德，民则何辜？岁或凶荒，转死谁救？敢殚志愿，神其悯之！

为第四女配婿祭家庙文

维太岁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孙元某谨以家奠，敢昭告于显曾祖忠显府君、曾祖妣王氏，显祖朝列大夫铜山府君、显祖妣河南县太君赵氏，显伯考赠中顺大夫东岩府君、显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显考广威陇城府君、显妣河南县太君张氏：先以庚戌八月，为第四女择配，得世官张氏之长子兴祖作婿。家居龟筮叶吉。今正是时，庙授有仪，式伸虔告。尚飨。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国夫人文

维大朝癸卯岁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谨以家奠、敢昭告于先妣国夫人苏氏之灵：负衅蒙累，贻祸庭闱；龟筮告期，迫于襄事；尚假残息，勉沥血诚。维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之配，嫔于我家。妇德有光，母仪克备，《彤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拟，于古无惭。维我严君，蚤逢昌运，仕非为己，义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馈，悉力一志，以济时康。寅亮天功，实资内助。谓当阳报，俾寿而康；如何盛年，奄弃荣眷？相彼庶品，资于坤元，得一靡常，倏焉倾圮。藐是茕独，托体何从？创钜痛深，百霣奚赎？人皆有母，今我独无；哀哀昊穹，忍此荼毒！终天一恸，五内崩离。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题跋

跋国朝名公书

任南麓书，如老法家断狱，网密文峻，不免严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当不在赵、张、三王之下。黄山书，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礼乐束缚。远而望之，知其为风尘表物。黄华书，如东晋名流，往往以风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犹有蕴藉可观。闲闲公书，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百年以来以书名者，多不愧古人。宇文太学叔通、王礼部无竞、蔡丞相伯坚父子、吴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耳目于接见，行辈相后先为一时。任南麓、赵黄山、赵礼部、庞都运才卿、史集贤季宏、王都句清卿、许司谏道真为一时。庞、许且置，若党承旨正书八分，闲闲以为百年以来无与比者，篆字则李阳冰以后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论。今卷中诸公书皆备，而竹溪独见遗；正如邺中宾客，应、刘、徐、阮皆天下之选，使坐无陈思王，则亦不得不为西园清夜惜也。岁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书。

题樗轩九歌遗音大字后

胙国公诗笔圆美，字画清健。南渡以后，杨、赵诸公无不叹赏，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画，当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与展玩，品第高下，至于笔虚笔实、前人不言之秘，皆纤悉道之。故时人推画中有鉴裁者，唯公与庞都运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画亦必入品，而世未尝见。盖诗与画同源，岂有工于彼而不工于此者？如前所书《九歌遗音》，谓非李思训著色、赵大年小景可耶？《九歌遗音》：“易西山，薤东山，苍桧千章竹万竿，岭头云自闲。杏花残，欲春阑，立玉峰前水一湾。鸥飞落照闲。”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为松庵书。

跋闲闲自书乐善堂诗

人皆有两足，不践荆棘地；人皆有两手，不劘虎兕齿。如何身与心，择善不如是？从善如登天，从恶如弃屣；而于趋舍乖，知之不审耳！盗跖脍人肝，颜子一瓢水；均为一窖尘，谁光百世祀？较其得失闲，奚翅千万里！所以贤达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时隽永，世味不染指；作诗铭吾堂，兼以勖诸己。”闲闲公此诗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实。古人谓“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践行”，公无愧焉。今日见公心画，玩其辞旨，不觉敛衽生敬。公尝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襄城庙学作《省斋铭》云：“言有非邪？行有违邪？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邪？”铭不满二十言，而于三省之义，委曲备尽，可以一唱而三叹。惜今世不传，因附于此。癸丑六月吉日，门生河东元某谨书。

跋二张相帖

二张皆人豪，不应以责文士者责之。书粗记姓名已为过望，况工妙如此邪！

跋苏黄帖

苏、黄翰墨，片言只字，皆未名之宝。百不为多，一不为少。尚计少作邪！

跋松庵冯丈书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诗笔字画大有不能称副者。闲闲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画，其失自欧公始。”如吾松庵丈，诗笔字画皆不减古人，以人品取之，欧公之言亦不为过。必有能辨之者。

跋苏叔党帖

叔党文笔雄赡，殊有凤毛。坡尝云：“海外无以自娱，过子每作文一篇，辄喜数日。”苏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远，俗子乃疑《黄楼赋》，坡亦尝辨之。《风赋》，亦谓非坡不能作，不然亦当增入笔点窜之也。风俗薄恶如此！文赋且不论，至如叔党此帖，其得意处，岂亦坡代书邪？可以发一笑也。闰月十八日书。

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

东坡和陶，气象只是坡诗。如云“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渊明决不能办此。独恨“空杯亦尝持”之句，与论无弦琴者自相矛盾。别一诗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为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题。

跋苏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画，端愿而靖深，类其为人。小坡笔意稍纵放，然终不能改家法。“杞国节士”八大字，某不能识其妙处，故不敢妄论。甲寅闰月十有七日，同觉师太中清凉僧舍敬览。

题许汾阳诗后

眼医许太丞彦清，示其从祖汾阳君《山水图诗》。语意高妙，而其字画与明昌词人龙岩、黄华、黄山诸公、各自名家。世尤宝惜之。其子右司谏道真，亦以能书称。今以汾阳笔法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尝见蔡大学安世、大丞相伯坚、潍州使君伯正甫三世传字学，虽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辈守家法盖如此。汾阳守泽州日，戒子云：“娄相任唾面，周庙贵缄口。寸阴大禹惜，三命考甫定。”吾河东人至今传诵之。司谏在贞祐、兴定闲，直言极谏，与陈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叔齐名，时号陈、许。父子名流，在中朝百余年少有似者。而彦清承其后，何其幸邪！彦清隐于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称。谓之称其家，盖无愧也。此诗渠家青毡，其宝秘之，当令后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进河东元某谨书。

毛氏家训后跋语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从事洛阳之西枢。君手书戒敕，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为言。内翰王君伯翼述之备矣。某向在汴梁，妇翁提举以宗盟之故，与君通谱谍，相好善已数十年矣。两君资禀高亮，略相仿佛，言行之闲有不期合而合者。提举驰驿方城御史以私愤横造飞语，遂陷诏狱。一偾而不复振，无所告语。书与渭南叙述始末，终之以许国之诚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虽复知诬染，亦无为昭雪之者。此书正卿亦尝见示，因得并渭南手笔紬绎之。私窃慨叹。东坡有言：“人无所不至，唯天不容伪。”壬辰之乱，侯王家世之旧，忠贤名士之裔，不颠仆于草野，则流离于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将绝而复续、稍微而更炽，河润九里，泽及中表，孰谓不有以启之？吾知中方执笔之际，渭南之子孙弟侄、固已安居于鸡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还幕府，馆客勤甚。公夫人，予姨也。获观世德名氏，敢以芜辞继于王内翰之后。十一月二十六日，侄婿河东元某敛衽书。

跋张仲可东阿乡贤记

东阿进士张仲可，以乡先生平章政事寿国张公、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萧国侯公而下，由文阶而进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誊写别本以示同志。仆意以为，寿公初谏立元妃李氏，再谏山东军括地，以为得军心而失民心，其祸有不可胜言者；言既不听，即致相印而归。风节凛凛，当代名臣无出其右者。萧公行台东平，威惠并举，山东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节，虽古人无以加；虽不见于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余二十人，不见行事，徒记爵里。仆窃以为未尽。何则？追述先贤，乡里后生实任其责，柳子厚《先友纪》、《近世名臣言行录》有例也。至于大县万家，历承平百年之久，风化之所涵养，名节之所劝激，一介之士，时命不偶，赍志下泉以与草木同腐者，亦何可胜数！诚使见之纪录，如《汝南先贤》、《襄阳耆旧》，以垂示永久此例独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于学，故敢以相告。见贾丈显之，尝试问之，以为如何？岁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东人元某谨书。

跋紫微刘尊师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宽之后，郭熙为高品。熙笔老而不衰，山谷诗有“郭熙虽老眼犹明”之句，记熙年八十余时画也。近世太原张公佐《山闲风雨》，有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终。平生遗迹，河东往往有之。公佐之后，得紫微刘尊师。尊师爱画山水，晚得郭熙《平远》四幅，爱而学之，自是画笔大进。今年九十有七。为门弟子邵抱质作《春云出谷》、《湖天清昼》、《千崖秋气》、《雪满群山》，殊有典刑。抱质请予题记，因为书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洁而邃于玄学。吾夫子谓人之生也直者，于兹见之。予恐后人阅翁此笔，但与郭熙、公佐论优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学如此，故表出之。岁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记。

题学易先生刘斯立诗帖后

学易先生诗，绝似东坡《和陶》，不应入江西派。闲闲之论定矣。此诗予初到嵩山时曾见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记其辞。搜访一十年，北渡后将还太原，过东郡，乃复见之乡人王清卿家。爱之深而不见之久，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故喜为之书。予家唐刘长卿诗，学易堂旧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题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孙仪公家本校之。”字画楚楚，如唐人书《盘谷序》。又，仪真令讳迹者，皇统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昆弟行，有诗文二册，号《南荣集》，宣叔录之以备遗忘。乱后唯予家有之。然则予于学易刘氏，岂世之所谓缘熟者邪？戊戌八月六日谨书。

跋龙岩书柳子厚独觉一诗

龙岩此卷大字，学东坡而稍有敛束，故步仍在末后四行。二十二字如行云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无意之闲，故如出两手耳。

题闲闲书赤壁赋后

夏口之战，古今喜称道之。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许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闲闲公乃以仙语追和之，非特词气放逸，绝去翰墨畦迳，其字画亦无愧也。辛亥夏五月，以事来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实出此轴见示。闲闲七十有四，以壬辰岁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讳日也。感念畴昔，怅然久之。因题其后。《赤壁》，武元真所画。门生元某书。

赵闲闲书柳柳州苏东坡党世杰王内翰诗跋新补据《金文最》

柳柳州《戏题阶前芍药》，东坡《长春如稚女》及《赋王伯飏所藏赵昌画梅花》、《黄葵》、《芙蓉》、《山茶》四诗，党承旨世杰《西湖芙蓉晚菊》、王内翰子端《狱中赋萱》，凡九首。予请闲闲公共作一轴写，自题其后云：柳州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东坡爱而学之，极形似之工，其怨则不能自掩也。党承旨出于二家，辞不足而意有余。王内翰无意追配前人而偶与之合，遂为集中第一。大都柳出于雅，坡以下皆有骚人之余韵，所谓“生不并世俱名家”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新补据《金文最》

闲闲公以正大九年五月十二日下世，此卷最为暮年书，故能备钟张诸体，于屋漏雨锥画沙之外，另有一种风气，令人爱之而不厌也。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能拟韦苏州、王右丞者，唯公一人。唯真识者乃能赏之耳。

米帖跋尾新补据《雍睦堂法书》

东坡爱海岳翁有云：“米元章书如以快剑斫蒲苇，无不如意。信乎，子敬以来一人而已。”又云：“清雄绝俗之文，超迈入神之字。”其称道如此，后世更无可言。所可言者，其天资高，笔墨工夫到，学至于无学耳。岁乙卯九日，好问书。

元遗山集卷第四十一

新乐府一

水调歌头

少室玉华谷月夕，与希颜、钦叔饮，醉中赋此。玉华诗老、宋洛阳耆英刘几伯寿也。刘有二侍妾，名萱草、芳草、吹铁笛骑牛山闲。玉华亭榭遗址在焉。金堂、玉室，嵩山事；石城、琼壁，少室山三十六峰之名也。

山家酿初熟，取醉不论钱。清溪留饮三日，鱼鸟亦欣然。见说玉华诗老，袖有忘忧萱草，牛背稳于船。铁笛久埋没，雅曲竟谁传？坐苍苔，敲乱石，耿不眠。长松夜半悲啸，笙鹤下遥天。天上金堂玉室，地下石城琼壁，别有一山川。把酒问明月，今夕是何年？

二与李长源游龙门

滩声荡高壁，秋气静云林。回头洛阳城阙，尘土一何深。前日神光牛背，今日春风马耳，因见古人心。一笑青山底，未受二毛侵。问龙门，何所似？似山阴。平生梦想佳处，留眼更登临。我有一卮芳酒，唤取山花山鸟，伴我醉时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三缑山夜饮

石坛洗秋露，乔木拥苍烟。缑山七月笙鹤，曾此上宾天。为问云间崧少，老眼无穷今古，夜药几人传？宇宙一丘土，城郭又千年。一襟风，一片月，酒樽前。王乔为汝轰饮，留看醉时颠。杳杳白云青嶂，荡荡银河碧落，长袖得回旋。举手谢浮世，我是饮中仙。

四

庚辰六月，游玉华谷回，过少姨庙。壁闲得古仙词，同希颜、钦叔谱词中语为之赋。《仙人词》今载于此：“梦入云山宫阙幽，鸳鸯同侣鸳凤流，桂月竟夜光不收。世俗扰扰成嚣湫，醉飞星驭鞭金虬，八仙浪迹追真游。龟玉筌蹄四十秋，摩霄注壑须人求，觅钩如或笑刻舟。阳燧非无鹿里俦，元鼎以来虚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东井徒劳冠带修。松餐竹饮度蹑楼，嵩顶坐笑垂直钩，祗应惭愧刘幽州。又题：“知音者无惜留迹。”兴定庚辰六月望，予与河南元好问，赵郡李献能同游玉华谷。将历嵩前诸刹，因过少姨祠。遂周行廊庑，得古仙人词于壁闲。然其首章直屋漏雨，为所漫剥，殆不能辨。磴木石而上，拂拭淬涤，迫视者久之，始可完读。观其体则《柏梁》，事则始终二汉，字画在钟王之闲。东井又元鼎所都，幽州必贤子虞也。夫眷眷不忘幽州者，非吾田畴尚谁欤？田复所事之仇，却曹瞒之赏，衰俗波荡中，挺挺有烈丈夫语气。其死而不忘盖无疑，其能道此语亦无疑。观者不当以文体古今之变，而疑仙语也。噫！仙山灵岳，宜有闳衍博大真人往来乎其闲，而世人莫之识也。予三人者，乃今见之，夫岂偶然哉！再拜留迹，以附知音者之末云。浑源雷渊题。

云山有宫阙，浩荡玉华秋。何年鸳鹭同侣，清梦入真游？细看诗中元鼎，似道区区东井，冠带事昆丘。坏壁涴风雨，醉墨失蛟虬。问诗仙，缘底事，愧幽州？知音定在何许，此语为谁留？世外青天明月，世上红尘白日，我亦厌嚣湫。一笑拂衣去，崧顶坐垂钩。

五与钦叔饮，时予以同州录事判官入馆，故有判司之语。

长安夏秋雨，泥潦满街衢。先生闭户轰饮，邻屋厌歌呼。惭愧君家兄弟，半世相亲相爱，知我是狂夫。礼法略苛细，言语任乖疏。判司官，一囊米，五车书。骑驴冠盖丛里，鞍马避僮奴。只有平生亲旧，欢笑穷年竟日，未必古人如。酒贱可频置，时为过吾庐。

六赋德新王丈玉溪，溪在嵩前费庄，两山绝胜处也

空蒙玉华晓，萧洒石淙秋。崧高大有佳处，元在玉溪头。翠壁丹崖千丈，古木寒藤两岸，村落带林丘。今日好风色，可以放吾舟。百年来，算惟有，此翁游。山川邂逅佳客，猿鸟亦相留。父老鸡豚乡社，儿女篮舆竹几，来往亦风流。万事已华发，吾道付沧洲。

七赋三门津

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唐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人闲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不用然犀下照，未必欸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

八史馆夜直

形神自相语，咄诺汝来前。天公生汝何意，宁独有奇偏？万事粗疏潦倒，半世栖迟零落，甘受众人怜。许氾卧床下，赵壹倚门边。五车书，都不博，一囊钱。长安自古岐路，难似上青天。鸡黍年年乡社，桃李家家春酒，平地有神仙。归去不归去，鼻孔欲谁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长寿新斋

苍烟百年木，春雨一溪花。移居白鹿东崦，家具满樵车。旧有黄牛十角，分去声得山田一曲，凉薄了生涯。一笑顾儿女，今日是山家。簿书丛，铃夜掣，鼓晨挝。人生一枕春睡，辛苦趁蜂衙。竹里蓝田山下，卯阁百花潭上，千古占烟霞。更看商于路，别有故侯瓜。

十氾水故城登眺

牛羊散平楚，落日汉家营。龙拿虎掷何处，野蔓骨荒城。遥想朱旗回，指万里风云奔走，惨澹五年兵。天地入鞭棰，毛发凛威灵。一千年，成皋路，几人经？长河浩浩东注，不尽古今情。谁谓麻池小竖，偶解东门长啸，取次论韩彭。慷慨一樽酒，胸次若为平。

十一长源被放，西归长安，过予内乡。置酒半山亭，有诗见及，因为赋此。新补据朱校本

相思一尊酒，今日尽君欢。长歌一写孤愤，西北望长安。郁郁阊门轩盖，浩浩龙津车马，风雪一家寒。钟鼓催人老，天地为谁宽？丈夫儿，倚天剑，切云冠。可能封塞包口，驱去复来还。清庙千金康瓠，短褐连城双璧，行路古来难。松柏在南涧，留待百年看。

满江红崧山中作

天上飞乌，问谁遣、东生西没？明镜里、朝为青鬓，暮为华发。弱水蓬莱三万里，梦魂不到金银阙。更几人、能有谢家山，飞仙骨。山鸟哢，林花发。玉杯冷，秋云滑。彭殇共一醉，不争毫末。鞭石何年沧海过，三山只是樽中物。暂放教、老子据胡床，邀明月。二内乡作

老树荒台，秋兴动、悠然独酌。秋也老、江山憔悴，鬓华先觉。人到中年元易感，眼看华屋归零落。算世间、惟有酒乡民，平生乐。凌浩荡，观寥廓。月为烛，云为幄。尽百川都酿，不供杯杓。身外虚名将底用？古来已错今尤错！唤野猿、山鸟一时歌，休休莫。

三内乡半山亭浮休居士张芸叟洼尊石刻在焉

江上洼尊，人道有、浮休遗迹。尊俎地、江山如画，百年岑寂。白鹤重来城郭在，山花山鸟浑相识。更与君、载酒半山亭，追畴昔。人易老，时难得。欢未减，悲还及。身前与身后，杳无终极。一笑何须留故事，千年谁复知今日。拌醉来、横卧陇头云，林间石。

四方城商帅国器军中寄同年李钦用，时钦用为西台掾在长安

汉水方城，今古道、几回投迹。留滞久、浩歌狂醉，此心谁识。渭北清光摇草树，故人对酒应相忆。记雨窗、相对话离忧，秋风夕。风月笛，烟霞屐。身易老，时难得。鸟飞天不尽，野春平碧。我梦秦东亭上饮，举头但见长安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与君、重结人关期，明年必。

五送希颜之官徐州

元鼎诗仙，知音少、喜君留迹。还有恨、故山飞去，石城琼壁。万里征西天有意，四方问舍今何日。便金虬、飞驭解移文，知无及。淮海地，云雷夕。自不负，须如戟。望幕中误笑，隐如勍敌。此老何堪丞掾事，佳时但要江山笔。向楚王、台上酒酣时，须相忆。

六

郝仲纯使君守坊州，枉道过予于登封，同宿县西峻极寺。会予以事当往山中，仲纯留兵骑见侯，且约别于洛阳。明日，大雨三日，轘辙不可行，作此寄之。使君以贵胄起家，风流有文词，仕至凤翔治中南山安抚使，先保陕州有功，故篇中及之。

画戟清香，谁得似、韦郎诗笔？还又见、从容车骑，待州西北。竹马儿童应有语，使君姓字人人识。是往时、会护国西门，金汤壁。千日醉，三更席。事已去，寻无迹。对暮凉镫火，怅然如失。万里功名知未免，中年离别尤堪惜。恨洛阳、风雨暗旌旗，空相忆。

七

枕上吴山，隐隐见、宫眉修碧。人好在、断肠浑似，画图相识。罗袜尘香来有信，玉箫声远寻无迹。恨不将、春色醉仙桃，迷芳席。婵娟月，韶华日。梦已尽，愁仍积。江花共江草，几时终极。锦树吹残胡蝶老，冰绡翦破鸳鸯只。拌楚云、湘雨一生休，休相忆。

八

一枕余醒，厌厌共、相思无力。人语定、小窗风雨，暮寒岑寂。绣被留欢香未减，锦书封泪红犹湿。问寸肠、能著几多愁，朝还夕。春草远，春江碧。云暗澹，花狼藉。更柳闲飏，柳丝难织。入梦终疑《神女赋》，写情除有文通笔。恨伯劳、东去燕西飞，空相忆。

九再过水南续增

问柳寻花，津桥路、年年寒节。佳丽地、梁园池馆，洛阳城阙。白鹤重来人换世，凄凉一树梅花发。记水南、昨暮赏春回，今华发。《金缕》唱，龙香拨。云液暖，琼杯滑。料羁愁千种，不禁掀豁。老眼只供他日泪，春风竟是谁家物。恨马头、明月更多情，寻常缺。

十三泉醉饮续增

桃李漫山，风日暖、朝来开彻。东溪上、落花流水，暮春三月。一片花飞春意减，有花堪折君须折。恨百年、春事短长亭，匆匆别。《金缕》唱，金蕉拍。休直待，芳华歇。到绿阴青子，只供愁绝。坐上常看尊有酒，镜中莫管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雪。料酒来、人说次公狂，从渠说。

念奴娇钦叔、钦用避兵太华绝顶，有书见招，因为赋此

云间太华，笑苍然尘世，真成何物。玉井莲开花十丈，独立苍龙绝壁。九点齐州，一杯沧海，半落天山雪。中原逐鹿，定知谁是雄杰。我梦黄鹄移书，洪崖招隐，逸兴尊中发。箭筈天门飞不到，落日旌旗明灭。华屋生存，山丘零落，几换青青发。人间休问，浩歌且醉明月。

二饮浑源岳神仙会续增

小山招饮，恨还丹、不到人间豪杰。南渡衣冠多盛集，萧洒兰亭三月。陶冶襟灵，留连光景，觞咏今无复。黄垆虽近，老怀空感存殁。谁办八表神游，古来登览，此日俱湮没。天景云光摇醉眼，兴在珠宫瑶阙。布席崧台，脱巾石壁，散我萧萧发。短歌悲慨，海涛响振林樾。

永遇乐梦中有以王正之《乐府》相示者。予但记其末云：“莫嫌满镜，星星白发，中有利名千丈。待明朝、有酒如川，自歌自放。”然正之未尝有此作也。明日以示友人希颜钦叔，谓可作《永遇乐》补成之。因为赋此。二公亦曾同作。

绝壁孤云，冷泉高竹，茅舍相望。留滞三年，相思千里，归梦风烟上。天公老大，依然儿戏，困我世间羁鞅。此身似、扁舟一叶，浩浩拍天风浪。中台黄散，官仓红腐，换得尘容俗状。枕上哦诗，梦中得句，笑了还惆怅。可怜满镜，星星白发，中有利名千丈。问何时、有酒如川？自歌自放。

摸鱼儿正月二十七日，予与希颜陪冯内翰丈游龙母潭。韩吏部钓于龙潭遇雷事，见天封题名，即此地也。既归，宿于近潭田舍翁家。是夜，雷雨大作，望潭中火光烛天。明日，旁近言，龙起大槐中。父老云：“正月龙起，前此未见也。”龙潭寺南洼尊，冯丈所名。

笑青山、不解留客，林丘夜半掀举。萧萧暮景千山雪，银箭忽传飞雨。还记否？又恐似、龙潭垂钓风雷怒。山神良苦，料只为三年，长安道上，来与浣尘土。清阴渡，渺渺风烟杖屨。名山元有佳处。山僧乞去声我溪南地，十里瘦藤高树。私自语，更须问、洼尊此日谁宾主？朝来暮去。要山鸟山花，前歌后舞，从我酒乡路。

二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叠石为识，号曰“雁邱。”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邱词》。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三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沁水梁国用，时为录事判官，为李用章内翰言如此。曲以乐府《双渠怨》命篇。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清之瑞露；春动七情”韩偓《香奁集》中自叙语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秋雨。

四

忆元龙、旧家湖海，不应年鬓衰槁。翩翩竹马儿童喜，惊见汉江归报。归计早，黄金印、征西已付诸郎了。红云仙岛。渺千里移春，浓薰细染，春意已倾倒。西溪上，玉镜修眉翠扫。题诗曾许谁到。溪亭未入奚奴锦，望断绿波春草。君且道，人间世、虚名得似欢游好。风流未老。约款段随车，鸱夷载酒，迎我霸陵道。

五楼桑呼汉昭烈庙

问楼桑、故居无处，青林留在祠宇。荒坛社散乌声喧，寂寞汉家箫鼓。春已暮。君不见、锦城花重惊风雨。刘郎良苦，尽玉垒青云，锦江秀色，办作一丘土！西山好，满意龙盘虎踞。登临感怆千古。当时诸葛成何事，伯仲果谁伊吕。还自语，缘底事、十年来往燕南路？征鞍且驻。就老瓦盆边，田翁共饮，携手醉乡去。

最高楼商于鲁县北山

商于路，山远客来稀，鸡犬静柴扉。东家欢饮姜芽脆，西家留宿芋魁肥。觉重来，猿与鹤，总忘机。问华屋高赀谁不恋？问美食大官谁不羡？风浪里，竟安归。云山既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责吾非。任年年，藜藿饭，芰荷衣。

玉漏迟壬辰围城中，有怀淅江别业。为钦用弟赋

淅江归路杳，西南仰羡，投林高鸟。升斗微官，世累苦相萦绕。不入麒麟画里，又不与、巢由同调。时自笑，虚名负我，平生吟啸。扰扰马足车尘，被岁月无情，暗销年少。钟鼎山林，一事几时曾了？四壁秋虫夜语，更一点，残灯斜照。清镜晓，白发又添多少？

石州慢赴召史馆，与德新丈别于岳祠西新店。明日以此寄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击筑行歌，鞍马赋诗，年少豪举。从渠里社浮沉，枉笑人间儿女。生平王粲，而今悴憔登楼，江山信美非吾土。天地一飞鸿，渺翩翩何许！羁旅。山中父老相逢，应念此行良苦。几许虚名，误却东家鸡黍。漫漫长路，萧萧两鬓黄尘，骑驴漫与行人语。诗句欲成时，满西山风雨。

二

儿女篮舆，田舍老盆，随意林壑。三重屋上黄茅，赖是秋风留著。旧家年少，也曾东抹西涂，鬓毛争信星星却。岁暮日斜时，尽栖迟零落。如昨！青云飞盖追随，倾动故都城郭。垒鼓凝笳，几处银屏珠箔。梦中身世，只知鸡犬新丰，西园胜赏惊还觉。霜叶晚萧萧，满疏林寒雀。

声声慢内乡浙江上作

林间鸡犬，江上村墟，扁舟处处经过。袖里新诗，买断古木苍波。山中一花一草，也留教、老子婆娑。任人笑，甚风云气少、儿女情多。不待求田问舍，被朝吟暮醉、惯得蹉跎。百尺高楼，更问平地如何？朝来斜风细雨，喜红尘、不到渔蓑。一尊酒，唤元龙、来听浩歌。

洞仙歌超化蘸碧轩，得钦叔书，有相调之语。因代书以寄。寺有长明镫龛，即所见而言

青钱白璧，自买愁肠绕。更恨欢狂负年少。记阳关图上、尊酒留连，儿女泪，输与闲人坐钓。茂陵多病后，懒尽琴心，无复求凰与同调。似清风古殿，风动幡摇晴昼永、惟有龛镫静照。看胡蝶飞来澹无情，问墙角戎葵，为谁凝笑？

二

黄尘鬓发，六月长安道。羞向清溪照枯槁。似山中远志，漫出山来，成个甚？只是人间小草！升平十二策，丞相封侯，说与高人应笑倒！对清风明月，展放眉头长恁地，大醉高歌也好。待都把功名付时流，只求个天公，放教空老。

满庭芳

遇仙楼酒家杨广道、赵君瑞皆山后人，其乡僧号李菩萨者，人颇以为狂。尝就二人借宿。每夜客散，乃从外来，卧具有闲剩则就之，不然赤地亦寝。一日天寒，杨生与之酒，僧若愧无以报主人者。晨起持酒盥出，同宿者闻噀酒声。少之，僧来说云：“增明亭前花开矣，公等往观之。”人熟其狂，不信也。已而视庭中牡丹，果开两花。是后僧不复至。京师来观者车马阗咽，醉客相枕藉，酒垆为之一空。赵礼部为雷御史希颜所请，即席同予赋之。时正大四年之十月也。

妆镜韶华，牙签名品，惯看培养经年。何人曾见，槁叶败芳妍？知是毗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座客，三生梦、犹有情缘。薰香手，融春晕雪，来见百花前。嫣然、谁为笑？珠围翠绕，且共留连。待诗中偷写，画里真传。绣帽拥霜凝紫塞，琼肌莹，春满口前。新声在，梁园异事，并记玉堂仙。

八声甘州同张古人观许由冢。古人名潜、字仲升，燕人

许君祠、层崖上峥嵘，幽林入清深。坐嵩丘少室，风烟浓淡，百态变晴阴。山下一溪流水，不受是非侵。寂寞悬瓢地，黄屋无心。木杪巑岏石冢，见人间几度，夕鼎朝鎩。问五兵谁作，音佐天地更生金。百年来、神州万里，望浮云、西北泪沾襟。青山好、一尊未尽，且共登临。

二

玉京岩、龙香海南来。《霓裳》月中传。有六朝图画，朝朝琼树，步步金莲。明灭重帘画烛，几处锁婵娟。尘暗秦王女，秋扇年年。一枕繁华梦觉，问故家桃李，何许争妍？便牛羊丘垅，百草动苍烟。更谁知、昭阳旧事，似天教、通德见伶玄。春风老、拥鬟颦黛，寂寞灯前。

三

半仙亭、篮舆雪中回，黄紬日高眠。儿婚女嫁，奴耕婢织，共有住山缘。梦里松腴酿熟，竹港咽冰泉。万古霜空月，此夜清妍。不爱朝台暮省，爱渼陂鱼艇，杜曲山田。更昭阳遗稿，有意续伶玄。定谁共、旧家研削，要裴回、顾影烛花前。西归好、春风未老，留待明年。

蝶恋花戊辰岁长安中作

一片花飞春意减。雨雨风风，常恨寻芳晚。若个花枝偏入眼，樽前细问春风拣。酒里看花云锦烂。只记莺声，不记红牙板。留著佳人鹦鹉盏，明朝剩把长条挽。

二甲申岁南都作

牢落羁怀愁有信。流水浮生，几见中秋闰。千古诗坛将酒阵，一轮明月消磨尽。八月人间秋满鬓。桂树扶疏，更与秋风近。天上姮娥应有恨，骑鲸人去无人问。

三白鹿原新斋作

负郭桑麻秋课重。十角黄牛，分去声得山田种。乡社鸡豚人与共，春风渐入浮蛆瓮。绕屋清溪醒午梦。一榻翛然，坐受云山供。四海虚名将底用，一声啼鸟岩花动。

四

春到桃源人不到。白发刘郎，误入红云岛。著意酬春还草草，东风一夜花如扫。过眼风花人自恼。已坐寻芳，更约明年早。天若有情天亦老，世间元只无情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同乐舜咨郎中梦梅续增

梅信初传金点小。翠羽多情，尽耐风枝袅。乞与吟鞍共百绕，小窗月暗人声悄。枕上诗成还自笑。万斛清愁，换得春多少？临水幽姿空自照，罗浮山下孤村晓。

贺郎新筮篌曲为良佐所亲赋

赴节金钗促。爱弦间、泠泠细雨，非琴非筑。别鹤离鸾云千里，风雨孤猿夜哭。只雌蝶、雄蜂同宿。汀树诗成归舟远，认宫眉、隐隐春山绿。歌宛转，泪盈掬。吴儿越女皆冰玉。恨不及、徘徊星汉，流光相属。破镜何年清辉满，寂寞佳人空谷。人世事、寻常翻覆。入塞新声愁未了，更伤心、听得江南曲。呼羯鼓，醉红烛。

醉花阴

侯馆青灯淡相对，夜迢迢无柰。掩泪惜分飞，好梦空回，留得闲愁在。同心易绾双罗带，只连环难解。且莫望归鞍，尽眼西山，人更西山外。

凤凰台上忆吹箫

宝靥留香，锦书封泪，要教恼乱愁肠。恨镜鸾双舞，辜负欢狂。日日东城望眼，但暮云烟树微茫。人何处，浓阴静院，明月幽窗。东风、万红千紫，算只有寒梅，瘦得何郎。想淡妆无语，孤影昏黄。好在蓝桥旧路，也便下缺

卷第四十二

新乐府二

临江仙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

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二饮昆阳官舍，有怀德新丈

世故迫人无好况，酒杯今日初拈。昆阳城下酹苍蟾。乾坤悲夜永，笳鼓觉秋严。梦寐玉溪溪上路，竹枝斜出青帘。故人白发未应添。浩歌风露下，相望一掀髯。

三寄德新丈

自笑此身无定在，北州又复南州。买田何日遂归休。向来元落落，此去亦悠悠。赤日黄尘三百里，嵩邱几度登楼。故人多在玉溪头。清泉明月晓，高树晚蝉秋。

四

西山同钦叔送溪南诗老辛敬之妇女几，兼简刘景玄。敬之留别词，并录于此：“谁识虎头峰下客，少时有意功名。清朝无路到公卿。萧萧茅屋下，白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书生。邂逅对床逢二妙，挥毫落纸堪惊。他年联袂上蓬瀛，春风莲烛影；莫问此时情。

自笑此身无定在，风蓬易转孤根。羡君归意满离尊，眼中茅屋兴？稚子已迎门。回首对床灯火处，万山深里孤村。故人天末赋《招魂》。新诗凭寄取，憔悴不须论。

五内乡寄崧前故人

昨夜半山亭下醉，洼尊今日留题。放船直到浙江西。冰壶天上下，云锦树高低。世上红尘争白日，山中太古熙熙。外人初到故应迷。桃花三百里，浑是武陵溪。

六夏馆秋林在内乡北山

夏馆秋林山水窟，家家林影湖光。三年闲为一官忙。簿书愁里过，笋蕨梦中香。父老书来招我隐，临流已盖茅堂。白头兄弟共论量。山田寻二顷，他日作桐乡。

七与钦叔饮二首

邂逅一尊文字饮，春风为洗愁颜。花枝入鬓笑诗斑。登临千古意，天淡夕阳闲。南去北来行老矣，人生茅屋三间。何人得似谢东山。紫箫明月底，高竹倚风鬟。

八

明月清风无尽藏，平生老子南楼。阎闾谈笑说封侯。谁能知许事，一笑去来休。旧见辋川图画里，十年辜负欢游。百金早晚得菟裘。与君成二老，来往亦风流。

九孟津河山亭同钦叔赋，因寄希颜兄。

试上古城城上望，水光天影相涵。都将形胜入高谈。河山君与我，独恨少髯参。造物戏人儿女剧，狙公暮四朝三。百年都合付醺酣。人家谁有酒，吾欲典春衫。

十

世事悠悠天不管，春风花柳争妍。人家寒食尽藏烟。不知何处火，来就客心然。千里故乡千里梦，高城泪眼遥天。时光流转雁飞边。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十一相下与王以道饮，席间走笔为赋。王，予东曹掾时同舍郎也

一段江山英秀气，风流天下星郎。烟花故国五云乡。只知心事在，争问鬓毛苍。千古西陵歌舞地，兴来忘却悲凉。相逢一醉莫停觞。东山看老去，湖海永相望。

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醉眼纷纷桃李过，雄蜂雌蝶同时。一生心事杏花诗。小桥春寂寞，风雨鬓成丝。天上鸾胶寻不得，直教吹散胭脂。月明千里少姨祠。山中开较晚，应有背阴枝。

十三李辅之在齐州，予客济源，辅之有和

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一杯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州。

十四对花怀洛阳旧游

紫玉霜华相照映，锦花仍是琼儿。天边谁与慰相思？洗妆无别物，只有断肠诗。水北水南浑一梦，眼中红袖乌丝。春风同是可怜枝。争教歌酒兴，不似洛阳时。

十五赠仲经女子楚楚

阿楚新年都六岁，掌中一捻娇春。诗中有笔画难真。芝香云作朵，鱼细锦为鳞。旧说张门多静女，更和灵照情亲。外家姓庞氏诱谈休遣孔兄嗔。异时看小妹，林下谢夫人。

十六张光甫家儿子咬驴续增

膝上添丁郎小小，鹓雏彩鹤初匀。书堂合与孟家邻。诵诗琴解口，论学墨沾唇。头玉峣峣眉刷翠，更将秋水为神。看花留待百年春。金鞍南陌上，惊动洛阳人。

十七

连日湖亭风色好，今朝赏遍东城。主人留客过清明。小桃如欲语，杨柳更多情。为爱暮云芳草句，一杯聊听新声。水流花落叹浮生。故园春更晚，时节已啼莺。

十八赠答飞卿弟续增

壮岁论交今晚岁，只君知我平生。六年相望若为情。吕安思叔夜，残月配长庚。济上买田堪共隐，嵩邱朝暮阴晴。紫云仙季白云兄。风流成二老，林下看升平。

十九唐子西酒名“斋物论”，又曰“养生主”续增

谁唤提壶沽美酒，浮生多负欢游。窗明窗暗百年休。凉风催雁过，春水带花流。仰视浮云空自诳，往还岁月悠悠。三山那有凤麟洲？一杯“齐物论”，千古醉乡侯。

三奠子同国器帅、良佐、仲泽置酒南阳故城

上高城置酒，遥望春陵。兴与废，两虚名。江山埋王气，草木动威灵。中原鹿，千年后，尽人争。风云寤寐，鞍马生平。钟鼎上，几书生？军门高密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田亩卧龙耕。南阳道，西山色，古今情。

二离南阳后作

怅韶华流转，无计留连。行乐地，一凄然。笙歌寒食后，桃李恶风前。连环玉，回文锦，两缠。芳尘未远，幽意谁传？千古恨，再生缘。闲衾香易冷，孤枕梦难圆。西窗雨，南楼月，夜如年。

行香子浙江上作

漫漫晴波，澹澹云罗。傍春江，是处经过。桃花解笑，杨柳能歌。尽百年身、千古意、两蹉跎。酒恶无聊，诗苦成魔。只闲情、不易消磨。几人樵径，何处山阿。恨夕阳迟、芳草远、落红多。

江月晃重山初到崧山时作

塞上秋风鼓角，城头落日旌旗。少年鞍马适相宜。从军乐，莫问所从谁。候骑才通蓟北，先声已动辽西。归期犹及柳依依。春闺月，红袖不须啼。

感皇恩洛西为刘兄景玄赋《秋莲曲》

金粉拂霓裳，凌波微步。瘦玉亭亭依秋渚。澹香高韵，费尽一天清露。恼人容易被、西风误。微雨岸花，斜阳汀树，自惜风流怨迟暮。珠帘清竹，应有阿溪新句。断魂谁解与、烟中语。

二

梦寐见并州，今朝身到。未怕清汾照枯槁。百年狂兴，尽与家山倾倒。黑头谁办得、归来早。梁苑绿波，长安春草，惆怅行人暗中老。故人相送，记得临行曾道：故园行乐地、依然好。末后乡人王怀玉乐府

三寿韩侯恬然续增

水上觅红云，云藏仙岛。云外晴峰翠于扫。东园行乐，一洗山林枯槁。万金谁办得、安闲早。石上玉芝，松间瑶草，容易休教使君老。寿杯宫袖，醉眼风荷翻倒。锦堂花与月、年年好。

四张侯寿席，此州乐府《垂杨》一曲方盛续增

天外想春来，春来天上。乐府《垂杨》新动唱。扁舟西子，并与云帆无恙。五湖将底用、黄金像。水阁清深，晴楼萧爽，丝竹留教助清赏。松腴仙酎，万斛溪泉供酿。寿杯先领取、山中相。

促拍丑奴儿学闲闲公体

朝镜惜蹉跎。一年年、来日无多。无情六合乾坤里，颠鸾倒凤，撑霆裂月，直被消磨。世事饱经过。算都输、畅饮高歌。天公不禁人间酒。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不醉如何？

二贺人生子

朱麝掌中香。可怜儿、初浴兰汤。灵椿未老丹枝秀，东邻西舍，排家助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沽酒牵羊。天与读书郎。便安排、富贵文章。高门自有容车日。明年且看、青衫竹马，雁雁成行。

三乡邻会饮，有请予增损旧曲者，因为赋此。

无物慰蹉跎。占一邱、一壑婆娑。闲来点检平生事，天南地北，几多尘土，何限风波！花坞与松坡，尽先生、少小经过。老来诗酒犹堪任。家山在眼，亲朋满座，不醉如何？

青玉案

落红吹满沙头路，似总被、春将去。花落花开春几度？多情惟有、画梁双燕，知道春归处。镜中冉冉韶华暮，欲写幽怀恨无句。九十花期能几许？一卮芳酒，一襟清泪，寂寞西窗雨。

二代赠钦叔所亲乐府恽生

苎萝坊里青骢驻，爱鹦鹉、垂帘语。一捻娇春能几许？寒梅欲动，小桃初放，恰是关心处。西城流水东城雨，绿叶成阴惯相误。只恐韶华容易去。一声《金缕》，一卮芳酒，且为花枝住。

浣溪纱方城仙翁山北水庄成，而良佐以事系狱，以此寄之

百折清泉绕舍鸣。隔年杨柳绿阴成。藕花多处一舟轻。行处自由皆乐事，得来无用是虚名。等闲荣辱不须惊。

二宿孟津官舍

一夜春寒满下厅。独眠人起候明星。娟娟山月入疏櫺。万古风云双短鬓，百年身世几长亭。浩歌聊且慰飘零。

三外家种德堂

墙外桑麻风露深。堂前桃李有新阴。高门因见古人心。三世读书无白屋，一经教子胜黄金。小雏先与唤琼林。

四史院得告归西山

万顷风烟入酒壶。西山归去一狂夫。皇家结网未曾疏。情性本宜闲处著，文章自忖用时无。醉来聊为鼓咙胡。

五集句

芍药初开百步香。小栏幽径隔长廊，好花都属富家郎。此乐莫教儿辈觉，老夫聊发少年狂：高烧银烛照红妆。

六往年宏辞御题有《西山晴雪》诗

日射云间五色芝。鸳鸯宫瓦碧参差。《西山晴雪》入新诗。焦土已经三月火，残花犹发万年枝。他年江令独来时。

七

相州西南善应，洹水所从出，风物绝似吾嵩山玉溪，但寒藤老屋差不及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湖上春风散客愁。芳洲烟景记曾游。人家浑似玉溪头。杨柳青旗酤酒市，桃花流水钓鱼舟。红尘鞍马几时休？

八三台送客，作离合体

锦带吴钩万里行。青云人物旧知名。百壶春酒过清明。渺渺荒陂冰井路，青青杨柳玉关情。残阳无语下西陵。

九

芳草垂杨长乐坡。两行红粉一声歌。淋漓襟袖酒痕多。梦里翠翘惊堕枕，愁边罗袜见凌波。春寒春瘦夜如何？

十

梦绕桃源寂寞回。春残滋味似秋怀。多情翻恨酒为媒。数点雨声风约住，一帘花影月移来。小栏幽径独徘徊。

十一怀李彦深。李，济南人。绣江在长白山下。

绿绮红埃试拂弦。今人谁与子争先？相逢尊酒合留连。金马玉堂梁苑客，岸花汀草绣江船。旧游回首又三年。

十二别纬文张兄续增

欹枕寒鸦处处新。花前雁后数归程。小红镫影闹春城。两地相望今夜月，一尊不尽故人情老。怀牢落向谁倾？

十三续增

画出清明二月天。山城三月只萧然。闭门日日枕书眠。川下杏花浑欲雪，山中杨柳不成烟。春风回首又明年。

南乡子

一雨浣年芳，燕燕莺莺满洛阳。梨雪渐空桃李过，风光，恰到风流睡海棠。何处最难忘，杨柳高楼近苑墙。唤取分司狂御史，何妨、暂醉佳人锦瑟傍。

二

烟草入西州，暮雨千山独倚楼。不似秦东亭上饮，风流，翠袖春风两玉舟。事去重回头，却是多情不自由，为向河阳桃李道，休休！青鬓能堪几度愁？

三

风雨送春忙，烂醉花时得几场？枝上桃花吹尽也，残芳，一片春风一片香。少日为花狂，老去逢春只自伤。回首十年欢笑处，难忘！一曲悲歌泪数行。

四

少日负虚名，问舍求田意未平。南去北来今老矣，何成？一线微官误半生！孤影伴残更，万里灯前骨肉情。短发抓来看欲尽，天明，能是青青得几茎？

五

幽意曲中传，总是才情得处偏。唱到断肠声欲断，还连，一串骊珠个个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画扇绮罗筵，韩马风流在眼前。坐上有人持酒听，凄然，梦里梁园又一年！

六九日，同燕中诸名胜登琼□故基续增

楼观郁嵯峨，琼岛烟光太乙波。真见铜驼荆棘裹，摩挲，前度青衫泪更多！胜日小婆娑，欲赋《芜城》柰老何！千古废兴浑一梦，从他！且放云山入浩歌。

七饮东原王□章郎中家续增

促坐烛花红，春到梅边蜡蒂融。南去北来何限客，谁同？酒令歌筹醉不供。聚散落花风，恨煞陵台望眼中。人世只除开口笑，难逢！莫惜金杯到手空。

八

花谱得新名，一尺红云赛洛京。旧说采莲张静婉，难凭，楚润元来更有情。株上艳歌声，亏煞司空自教成。前日绿窗今夜梦，分明，宿酒残妆未五更。

谒金门漕司西斋

罗衾薄，帘外五更风恶。醉后题诗浑忘却，乌啼残月落。憔悴何郎东阁，宿酒不禁重酌。袖里梅花春一握，幽怀无处托。

好事近冬夜有怀

梦里十年心，情味梦回犹恶。枕上数行清泪，被惊乌啼落。西窗瓶水夜深寒，梅花瘦如削。只有一枝春在，问东君留著。

朝中措永宁时作

连延村落并步浪反阳崖，川路到山回。竹树攒成风月，溪塘隔断尘埃。小亭幽圃，酴酉縻未过，芍药初开。驴上一壶春酒，主人莫厌频来。

二

卢沟河上度旃车，行路看宫娃。古殿吴时花草，奚琴塞外风沙。天荒地老，池台何处，罗绮谁家？梦里数行灯火，皇州依旧繁华。

三

时情天意任论量，乐事苦相妨。白酒家家新酿，黄花日日重阳。城高望远，烟浓草淡，一片秋光。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

四

醉来长铗为谁弹，憔悴入函关。一带秦川如画，夕阳仙掌空闲。门边肮脏，胸中磈磊，何苦人间？匹马明年西去，看君射虎南山。

五瑞香

御香新拆紫囊封，苒苒绿云丛。开晚只嗔寒勒，妆成又怕晴烘。化工也为，花中第一，薰染偏浓。谁有石家红锦，重重围住春风。

六綦君美，东海名家。大父内翰，海陵朝以文章显，出刺吾州。君美以荫补。尝令湖城。晚得儿子石桂。因为赋此续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添盆新喜万家传，满意掷金钱。仙果休嗔生晚，灵椿最得春偏。隆颅犀角，丹砂一拂，玉润松坚。看取翰林枝叶，却如东海当年。

七周帅华堂紫牡丹续增

芳苞初破紫霞杯，香动绿云堆。只道人间花尽，争知天上春回。朝吟暮绕，使君情重，不厌频来。好把韶华留住，莫教百朵齐开。

八寄杨漕续增

秋鸿社燕偶相逢，鞍马又西东。辜负水南三月，安排万紫千红。旧游新梦，绿波南浦，黄叶西风。任是麒麟阁上，争如鹦鹉杯中。

九小儿子生，适有遗羽阳宫瓦者因以羽阳字之续增

添丁名字入新收，一长看过头。拾得羽阳宫瓦，不愁撞透烟楼。遗山野客，求田问舍，梦想南州。说甚河东三凤，安排老口班彪。

十新补据朱校本，后四首同

春闺寂寂掩苍苔，风雨卷春回。拟写碧云心事，笔头无句安排。灯昏酒冷，愁牵梦引，直似秋怀。料得酴醾知我，枕边时有香来。

十一

樱桃花下玉亭亭，随步觉春生。处处绮罗丛里，偏他特地分明。韶华似水，棠梨叶吐，杨柳新成不是低鬟一笑，十分只是无情。

十二

夹衣晨起怯新霜，归路楚山长。只道佳期相误，梦魂夜夜谁行。镜中鸾舞，芝闲鹊转，未抵欢狂。都把而今烦脑，见时别与论量。

十三效俳体

瑞云浮动酒波红，一醉卷愁空。昨日海棠窠下，今朝芍药香中。蜂迎蝶送，珠围翠绕，尽谢春风。管甚碧油堂印，且教临老花丛。

十四

良宵一刻抵千金，孤负百年心。好个一江春水，深来不似情深。一天好事，还教容易，著甚消任！烦恼直须宁耐，不成长似如今。

诉衷情

万人如海一身藏，随例大家忙。东华软红尘土，俗损谢三郎。兰若寺，玉溪庄，两茅堂。鸡豚乡社鹅鸭，比邻好个崧阳。

二

升平责望富民侯，愁损抱官囚。自家本无烦恼，闹处要钻头。山崦寺，水心楼，去来休。醉归扶路鼓吹，鸣蛙部曲黄牛。

三仲经举儿，小字高闾，所居名高斋

行斋活计五车书，真欲釜生鱼。天公也相料理，新得掌中珠。看骥子，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鹍雏，最怜渠。青衫竹马后日，迎门好个高闾。

摊破浣溪沙代赠仲经所亲续增

锦瑟华年燕子楼，楚云湘雨等闲休。留在贞元供奉曲，尽风流。约略睡痕妆镜晚，留连香韵琐窗秋。总道竹西歌吹好，去来休。

秋色横空

松液香凝，澹幽姿一洗，若下宜城。甘腴小苦《中山赋》，千古齿颊春生。灯花喜，缸面清，爱竹港、冰泉落枕声。恰值刘纲夫妇，此日丹成。云峰翠展画屏，更晴楼水阁，树拥烟横。留连光景中年，要歌管陶写襟灵。人间世，身外名，笑朝马晨钟梦易惊。且留看神仙，白昼地行。

思仙会效杨吏部体续增

人无百年人，枉作千年计。傀儡棚头，看过几场兴废。朱颜易改，可惜欢娱地。劝君酒，唱君歌，为君醉。沧溟一叶，正在横流际。阮籍途穷，啼得血流何济！天公老大，不管人间世。莫莫休休，莫问甚底。

渔家傲续增

午醉醒来春欲去，莺儿燕子都无语。好个一春行乐处。花无数，宝钗贯酒花前舞。十里驿亭杨柳树，多情折断青青缕。春到去时留不住。留不住，西城日日风和雨。

喜迁莺续增

云雷天造。快嫖姚玉节，生平豪妙。野宿貔貅，江横组练，画角一声霜晓。鱼鸟简书知畏，草木威名先到。更谁似，并虎头飞将，封侯差早。谈笑。尊俎地，兵卫画戟，燕寝凝香好。伏枥雄心，《缺壶》高唱，意气不妨倾倒。父子一门忠力，唯有君恩须报。济时了，看郎山长对，元勋难老。

卷第四十三

新乐府三

鹛鸼天隆德故宫，同希颜、钦叔、知几诸人赋

临锦堂前春水波，兰皋亭下落梅多。三山宫阙空瀛海，万里风埃暗绮罗。云子酒，雪儿歌，留连风月共婆娑。人间更有伤心处，奈得刘伶醉后何。

二木犀

桂子纷翻邑露黄，桂花高韵静生芳。蔷薇水润宫衣软，婆律高清月殿凉。云岫句，海仙方，情缘心事两难忘。衰莲枉误秋风客，可是无尘袖里香。

三莲

瘦绿愁红倚暮烟，露华凉冷洗婵娟。含情脉脉知谁怨，顾影依依定自怜。风送雨，水连天，凌波无梦夜如年。何时北渚亭边月，狼藉秋香拂画船。

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零落栖迟感兴多，酒杯直欲卷银河。人间青镜悲华发，世外仙烂斧柯。长袖舞，抗音歌，月明人影两婆娑。醉来知被旁人笑，无奈风情未减何。

五孟津作

总道忘忧有杜康，酒逢欢处更难忘。桃红李白春千树，古是今非笑一场。歌浩荡，墨淋浪，银钗缟袂满邻墙。百年得意多能几？乞去声与儿曹说醉狂。

六中秋饮倪文仲家莲花白，醉中同李仁钦赋

月窟秋清桂叶丹，仙家酿熟水芝残。香来宝地三千界，露入金茎十二槃。天澹澹，夜漫漫，五湖豪客酒肠宽。醉来独跨苍鸾去，太华峰高玉井寒。莲为水芝，见崔豹《古今注》。

七

少日骊驹白玉珂，灵砂犀角费频磨。西城灯火长安梦，满意春风似两坡。流素月，澹秋河，百年狂兴一声歌。醉归扶路人应笑，头上花枝奈老何。

八与钦叔、京甫市饮

楼上歌呼倒接篱，楼前分手却相携。雨前雨后花枝减，州北州南酒价低。怜木雁，笑醢鸡，鹤长凫短几时齐？醒来门外三竿日，卧听春泥过马蹄。

九

拍塞车箱满载书，梁鸿元与世相疏。只缘携手寻归计，不恨埋头屈壮图。苍玉砚，古铜壶，坐看儿辈了耕锄。年年此日如川酒，千尺青松尽未枯。

十

长恨箫声隔粉墙，争教移住五云乡。一溪春水关何事，流出桃花赚阮郎。风搅梦，月侵床，情缘消得海生桑。鸳鸯不锁黄金殿，雌蝶雄蜂枉断肠。

十一效朱希真体

十步宫香出绣帘，恼人帘底月纤纤。五花骄马垂杨渡，辜负仙郎侧帽檐。秋澹澹，酒厌厌，新诗和恨入香奁。相思恰似鸳鸯锦，一夜新凉一夜添。

十二宫体八首

候馆灯昏雨送凉，小楼人静月侵床。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昨夜长。金屋暖，玉炉香，春风都属富家郎。西园何恨相思树，辛苦梅花候海棠。

十三

翡翠鸳鸯不自由，镜中鸾舞只堪愁。庭前花是同心树，山上泉分两下流。金络马，木兰舟，谁家红袖水西楼。春风殢杀官桥柳，吹尽香不放休。

十四

天上腰支说馆娃，眼中金翠有芳华。行云著意留歌扇，远柳无情隔钿车。周昉画，洛阳花，数枝浓艳落谁家？春寒恨杀如年夜，庭树阴阴欲暮鸦。

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字缭绫写欲成，印来眉黛绿分明。水流刻漏何曾住，玉作弹棋尽未平。愁易积，梦频惊，闲衾歌枕觉霜清。月明不放寒枝稳，夜夜乌啼彻五更。

十六

自在晴云覆苑墙，徘徊明月驻清光。已看红袖沾芳酒，犹认宫螺映绮窗。金翡翠，绣鸳鸯，春风花暖柳香。殷勤未数《闲情赋》，不愿将身作枕囊。

十七

复幕重帘锦作天，金壶银烛夜如年。汉皋解佩终疑梦，缑岭吹笙恰是仙。花一梦，柳三眠，春风无意惜芳妍。罗裙细看轻盈态，元在腰支婀娜边。

十八

八茧吴蚕剩欲眠，东西荷叶两相怜。一江春水何年尽，万古清光此夜圆。花烂锦，柳烘烟，韶华满意与欢缘。不应寂寞求凤意，长对秋风泣断弦。

十九

好梦初惊百感新，谁家歌管隔墙闻。残灯收罢空明月，腊雪消融更暮云。莺有伴，雁离群，西窗寂寞酒微醺。春寒留得梅花在，剩为何郎瘦几分。

二十效东坡体

煮酒青梅入座新，姚家池馆宋家邻。楼中燕子能留客，陌上杨花也笑人。梁苑月，洛阳尘，少年难得是闲身。殷勤昨夜三更雨，乘醉东城一日春。

二十一

酒兴浓于琥珀浓，争教相望水西东。人家寒食清明后，天气轻烟细雨中。花不尽，柳无穷，赏心难是此时同。阿连近日歌喉稳，唱得春宵烛影红。

二十二

短发如霜久已拚，无冠可挂更须弹。初闻古寺多伥鬼，又说层冰有热官。闲处坐，静中看，时情天意酒杯干。篱边老却陶潜菊，一夜西风一夜寒。

二十三

华表归来老令威，头皮留在姓名非。旧时逆旅黄粱饭，今日田家白板扉。沽酒市，钓鱼矶，爱闲真与世相违。墓头未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

二十四

抛却浮名恰到闲，却因猥懒得颟顸。从教道士夸悬解，未信禅和会熟谩。山院静，草堂宽，一壶浊酒两蒲团。题诗寄与王夫子，乘兴时来看药栏。

二十五

只近浮名不近情，且看不饮更何成！三杯渐觉纷华远，一斗都浇磈磊平。醒复醉，醉还醒，灵均憔悴可怜生。《离骚》读杀浑无味，好个诗家《阮步兵》。

二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枕上清风午梦残，华胥东望海漫漫。湖山似要闲身管，花柳难将病眼看。三径在，一枝安，小斋容膝有余宽。鹿裘孤坐千峰雪，耐与青松老岁寒。

二十七“村里黄番绰，家中白侍郎，”石曼卿句

总道狙公不易量，朝三暮四尽无妨。旧时邺下刘公干，今日家中白侍郎。歌浩荡，酒淋浪，浮云身世两相忘。孤峰顶上青天阔，独对春风舞一场。

二十八

白白红红小树花，春风满意与铅华。烟宵自属千金马，月旦真成两部蛙。诸葛菜，邵平瓜，白头孤影一长嗟。南园睡足松阴转，无数蜂儿趁晚衙。

二十九

偃蹇苍山卧北冈，郑庄场圃入微茫。即看花树三春满，旧数松风六月凉。蔬近井，蜜分房，茅斋坚坐有藜床。傍人错比扬雄宅，笑煞韩家昼锦堂。

三十《薄命妾辞》五首

复幕重帘十二楼，而今尘土是西州。香云已失金细翠，小景犹残画扇秋。天也老，水空流，春山供得几多愁。桃花一簇开无主，尽著风吹雨打休。

三十一

颜色如花画不成，命如叶薄可怜生。浮萍自合无根蒂，杨柳谁教管送迎？云聚散，月亏盈，海枯石烂古今情。鸳鸯双影江南岸，肠断枯荷夜雨声。

三十二

一日春光一日深，眼看芳树绿成阴。娉婷卢女娇无奈，流落秋娘瘦不禁。霜塞阔，海烟沉，燕鸿何地更相寻？且教会得琴心了，辞尽长门买赋金。

三十三

玉立芙蓉镜里看，铅红无地著边鸾。半衾幽梦香初散，满纸春心墨未干。深院落，曲栏干，旧欢新恨纡衣宽。几时忘得分携处，黄叶疏云渭水寒。

三十四

百啭娇莺出画笼，一双胡蝶殢芳丛。葱茏花透纤纤月，黯澹香摇细细风。情不尽，梦还空，欢缘心事泪痕中。长安西望肠堪断，雾阁云窗又几重。

三十五山阳七圣堂续增

沙岸萦回入草泥，霜余烟景自凄迷。树嫌川近重重掩，云要村深故故低。茅盖屋，稻分畦，何人今日此幽栖？十年来往山阳道，只道清溪过马蹄。

三十六新补据朱校本补

澹澹青灯细细香，四更人语在幽窗。西风数点迎秋雨，六尺芙蓉满意凉。秦树远，楚天长，绿娇红小负年芳。鸳鸯莫道无离恨，锁向金笼恰是双。

三十七新补据同前

著意寻春苦未迟，无情风雨妒芳期。青楼天远无书到，绣被寒多只梦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澹泞，月低迷，洛阳山色见愁眉。何时重解香罗带，细看春风玉一围。

三十八新补据同前

读李崖州诗有感“何处新生黄雀儿，飞来直上最高枝。侧头撼脑南园里，将谓春光总属伊。”

姚宋光明到此家，争教老作贾长沙。碧山也要崖州住，百布千遭绕郡衙。南苑月，曲江花，青云轩盖满京华。新生黄雀君休笑，占了春光却被他。

踏莎行

微步生尘，残妆晕酒，朱门如海空回首！东风正有去年华，柔条去作谁家柳？细雨春寒，灯青夜久，孤衾未暖还分手。梦中见也不多时，怎生望得长相守？

玉楼春

吹台萧瑟行云暮，一片雨声连禁树。正当潘岳感秋时，不到杜陵怀古处。百年同是红尘路，行近醉乡差有趣。坐中谁是独醒人，我醉欲眠卿可去。

桃源忆故人代赠良佐所亲

楚云不似阳台旧，只是无心出岫。竹外天寒翠袖，寂寞啼妆瘦。弦声宛转春风手，殢得行人病酒。明日西城回首，肠断江南柳。

虞美人题苏小小图

桐阴别院宜清昼，入座春山秀。美人图子阿谁留？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莺莺燕燕分飞后，粉淡梨花瘦。只除苏小不风流，倒插一枝萱草凤钗头。

二

樱桃元是仙郎种，次第芳菲动。开残山杏没都红，一树梨花如雪月明中。三生蝶化南华梦，只有情缘重。曲阑幽径小帘栊，好共扫眉才子管春风。

小重山

醉尽春风意未阑，缠头双凤锦，觅端端。多情胡蝶送归鞍，扬州梦，芍药荐金槃。罗幌酒醒寒，灯前朱麝浅，翠螺残。一春心事纟宗衣宽。青鸾客，楼外日三竿。

二

酒冷灯青夜不眠，寸肠千万里，两相牵。鸳鸯秋雨半池莲，分飞苦，红泪晓风前。天远雁翩翩，雁来人北去、远如天。安排心事待明年，无情月，看待几时圆。

定风波

白水青田万顷秋，风烟平楚散羊牛。莫放相公黄阁去，留取，笑谈尊俎也风流。华衣仙人人不识，今夕，鹿车也到百花洲。好把襄江都酿酒，为寿，寿星光彩动南州。邓帅漆水公寿筵，辽东大使君在焉，大有道术时年九十三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

白发相看老弟兄，恨无一语送君行。至竟交情何处好？向道，不如行路本无情。少日龙门星斗近，争信，凄凉湖海寄余生。耆旧风流谁复似？从此，休将文字占时名！杨叔能将归淄州，与予别于山阳，作《鹧鸪天词》留赠云：“解后梁园对榻眠，旧游回首一凄然。当时好客谁为最？李赵风流两谪仙。居接栋，稼邻田，与君诗酒度残年。飘零南北如相避，开岁还分垅上泉。”因用其意答之。李赵谓闲闲公与屏山也。

三三乡光武庙，怀故人刘公景玄

熊耳东原汉故宫，登临犹记往年同。底事爱君诗句好？解道，河山浮动酒杯中。存没悠悠三十载，谁会？白头孤客坐书空。黄土英雄何处在？须待，醉寻萧寺哭春风。

四

离合悲欢酒一壶，白头红颊醉相扶。见说德星今又聚，何处？范家亭上会周吴。造物有情留此老，人道，洛西清燕百年无。六客不争前与后，好口，龙眠老笔画新图。永宁范使君园亭，会汝南周国器、汾阳任亨甫、北燕吴子英、赵郡苏君显、淄川李德之。用东坡体拟《六客词》。

五儿子阿中百晬日作续增

五色莲盆玉雪肌，青搽红抹总相宜。且道生男何足爱？争奈，隆颅犀角眼中稀。六十平头年运好，投老，大儿都解把锄犁。酒眼看花驴背上，豪放，阿龄扶路阿中随。

六续增

何处如今更有诗？争教风鬓见横枝。诗到梅边谁最似？除是，玉颜寂寞酒清时。为向云间公子道，闻早，安排欢赏惜幽姿。十日留花花未遇，容我，醉围红袖写乌丝。

一落索戏王同年鼎玉

人见何郎新来瘦，不见天寒翠袖。绣被薰香透，几时却似鸳鸯旧。九十日春光在手，可惜欢缘未久。去去休回首，柔条去作谁家柳。

采桑子

儿家门户重重掩，郎住墙东。枉破春工，万紫千红一夜风。伯劳分背西飞燕，何日相逢？纵得相逢，海阔天高处处同！

婆罗门引望月

素蟾散彩，九秋风露发清妍。嫦娥尽有情缘。留著三五盈盈，永夜照凭肩。看晚妆临镜，若个婵娟。寻常月圆，恨都向，别时偏。几度邮亭枕上，野店尊前。明珠玉秀，算一日、相看一日仙。人共月、长似今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过孟津河山亭故基续增

短衣匹马，白头重过雒阳城。百年一梦初惊。寂寞高秋云物，残照半林明。澹横舟古渡，落雁寒汀。河山故亭，人与镜、两峥嵘。争信黄垆此日，深谷高陵。一时朋辈，谩留在、穷途阮步兵。尊俎地，谁慰飘零？三州龙兴阁感遇续增

峄山霁雪，九层飞观郁峥嵘。风烟画出新亭。老眼来今往古，天地两无情。但浮云平野，短日芜城。酒狂步兵，书与剑、此飘零。为问云间鸡犬，几度丹成？停杯不语，竟何用、千秋身后名？休自倚，湖海平生！

四亦名《菊潭秋》续增

商于六里，野潭千古□烟霞。灵苗郁郁无涯。浩荡青冥风露，金素发清华。散霜丛弥岸，月影明沙。仙经浪夸，种瑶草、养铅砂。争信琼杯芳荐，药镜黄芽。秋香晚节，也分到、山中宰相家。休更羡，刘阮桃花。

梅花引

泰和中，西州士人家女阿金，姿色绝妙。其家欲得佳婿，使女自择。同郡某郎独华腴，且以文彩风流自名。女欲得之，尝见郎墙头，数语而去。他日又约于城南，郎以事不果来。其后从兄官陕右，女家不能待，乃许他姓。女郁郁不自聊，竟用是得疾。去大归二三日而死。又数年，郎仕，驰驿过家。先通殷勤者持冥钱告女墓云：“郎今年归，女知之耶？”闻者悲之。此州有元魏离宫，在河中潬。士人月夜踏歌和云：“魏拔来，野花开。”故予作《金娘怨》，用杨白花故事。词云：“含情出户娇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春去秋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郎，中朝贵游，不欲斥其名，借古语道之。读者当以意晓云。“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是崔娘书词，事见元相国《传奇》。

墙头红杏粉光匀，宋东邻，见郎频。肠断城南、消息未全真。拾得杨花双泪落，江水阔，年年燕语新。见说金娘埋恨处，蒺藜沙草不知春。离魂一只鸳鸯去，寂寞谁亲？惟有因风委露托清尘。月下哀歌宫殿古，暮云合，遥山入翠颦。

二同张仲经杨飞卿赋青梅续增

绿华仙萼彩云间。雪消残，拥香□。随意轻匀浅注，尽高闲。向道是梅刚不信，更谁占，东风最上番。韵绝秀绝香又绝。恨千山复千山。才情似记何郎句，清泪班班。寂寞孤村篱落，小溪湾。修竹萧萧霜月苦，好留与，青绫护晓寒。

品令清明夜，梦酒间唱田不伐《映竹园啼鸟》乐府，因记之。

幽斋向晓，窗影动、人声悄。梦中行处，数枝临水，幽花相照。把酒长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记竹间啼鸟。风流易老，更常被、闲愁恼。年年春事，大都探得，欢游多少？一夜狂风，又是海棠过了。

惜奴娇

画扇高秋，恨尘暗秦王女。渺东城、春烟绿树。燕子来时应解说，征鞍处。记取，未忘得、兰膏香聚。枕上新声，断肠是江南句。更行云无心也住。未了情缘，算惟有、相将去。去，枉轻负、梨花暮雨。

乌衣怨旧名《点降唇》

香冷云兜，后期红线知何许。谢家儿女，解得辞巢语。画栋珠帘，恨不经年住。匆匆去，岸花汀树，寂寞潇湘雨。

二

绣佛长斋，半生枉伴蒲团过。酒垆横卧，一蹴虚空破。颇笑张颠，自谓无人和。还知么？醉乡天大，少个神仙我。

江城子赋牡丹

姚家池馆魏家邻，上番春，姓名新。倾国倾城，为雨复为云。水北水南无别物，金屑粉，麝香尘。折枝图上看精神，见来频，画来真。办作黄徐、无负百年身。也待不来花下醉，嫌笑杀，洛阳人。

二仿花间体咏海棠

蜀禽啼血染冰蕤，趁花期，占芳菲。翠袖盈盈，凝笑弄晴晖。比尽世间谁得似？飞燕瘦，玉环肥。一番风雨未应稀。怨春迟，怕春归。恨不高张、红锦百重围。多载酒来连夜看，嫌化作、彩云飞。

三钓坛见《严光传》

醉来长袖舞鸡鸣，《短歌行》，壮心惊。西北神州，依旧一新亭。三十六峰长剑在，星斗气，郁峥嵘。古来豪侠数幽并。鬓星星，竟何成？他日封侯，编简为谁青？一掬钓鱼坛上泪，风浩浩，雨冥冥。

四寄德新丈

春风花柳日相催，浙江梅，腊前开。开遍山桃、恰到野酴酉縻。商岭东来三百里，红作阵，绿成堆。半山亭下钓鱼台，拂层崖，坐苍苔。林影湖光，佳处两三杯。恨杀玉溪王老子，忙个甚？不同来？

五送人归旧居

草堂萧洒浙江头。傍林邱，买扁舟。隔岸红尘，无路近沙鸥。枕上有书樽有酒，身外事，更何求？暮云归鸟仲宣楼。敝貂裘，为谁留？千古书生，那得尽封候！好在半山亭下路，闻未老，去来休。

六赋芍药扬州红

司花著意压春魁。绿云堆，拥香来。冉冉红鸾，十步一徘徊。花到扬州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丽种，金作屋，玉为阶。一作台门前腰鼓，揭春雷。倚妆台，尽人催。莺语丁宁，空绕百千回。不道惜花人欲去，看直待、几时开？

七内乡县庙芳菊堂前，大酴酉縻架芳香绝异。常年开时，人有见素衣美妇，迫视之，无有也。或者以为花神。故记之。

纤条袅袅雪葱笼，翠阴重，暖香融。想是春工、满意与薰醲。百畹种兰千亩蕙，都办作、一帘风。花开人似玉芙蓉，月明中，下瑶宫。只恐行云、归去卷花空。剩著琼杯斟晓露，留少住，莫匆匆。

八崧山中作

众人皆醉屈原醒。笑刘伶，酒为名，不道刘伶、久已笑螟虫灵。死葬糟邱殊不恶，缘底事，赴清泠？醉乡千古一升平。物忘情，我忘形。相去羲皇、不到一牛鸣。若见三闾凭寄语：尊有酒。可同倾。

九

二更轰饮四更回。宴繁台，尽邹枚。谁念梁园、回首便成灰。今古废兴浑一梦。凭底物，寄悲哀？青天荡荡镜奁开。月光来，且徘徊。何用东生、西没苦相催！世事悠悠吾老矣，歌一曲，尽余杯。

十梦德新丈、因及钦叔旧游，河山亭，在□□。

河山亭上酒如川。玉堂仙，重留连。犹恨春风、桃李负芳年。长记莺啼花落处，歌扇后，舞衫前。旧游风月梦相牵。路三千，去无缘。灭没飞鸿，一线入秋烟。白发故人今健否？西北望，一潸然！

十一刘济川来别，同宿康庵。梦与予过田家饮，行及太原，作此为寄。济川、阜昌诸孙，在燕上时，及与伯玉、知几游从。

来鸿去雁十年间，镜中看，各衰颜。恰待蒙泉、东畔买青山。梦里邻村新酿熟，携竹杖，款柴关。人生谁得老来闲？记清欢，见君难。长路悠悠，回首暮云还。断岭不遮南望眼，时为我、一凭栏！

十二观别

旗亭谁唱渭城诗？酒盈卮，两相思。万古垂杨，都是折残枝。旧见青山青似染。缘底事，淡无姿？情缘不到木肠儿。鬓成丝，更须辞。只恨芙蓉，秋露冷胭脂。为问世间离别泪，何日是、滴休时？

十三

河堤烟树渺云沙。七香车，更天涯。万古千秋，幽恨入琵琶。想到都门南下望，金缕暗，玉钗斜。津桥春水浸红霞。上阳花，落谁家？独恨经年、培养牡丹芽！寒雁归时凭寄语：莫容易，损容华。

十四

行云冉冉度关山。别时难，见时难。怅望南风、早晚送云还。心事情缘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劫，无计解、玉连环。夕阳人影小楼闲。曲阑干，晚风寒。料得而今、前后望归鞍。寂寞梨花枝上雨。人不见，与谁弹？

十五

杏花开过雪成团。惜朱颜，负清欢。只道今年、春意已阑珊。却是地偏芳信晚，红数点，小溪湾。碧壶香供挽春还，一枝闲，淡相看。月落山空，谁与护朝寒？传语春风留客好，莫容易，便吹残。

十六东原幕府诸公送予西湖，行及阳谷。作此为寄。

江山诗笔仲宣楼，弊貂裘，尽风流。独恨烟花、三月出东州。爱煞津亭亭□□，无一语，只相留。来鸿去燕两悠悠。别离愁，几时休？得似孤城、春水一沙鸥。寄谢西湖追送客，分手地，莫回头。

十七绣香奁曲新补据《全金元词》

吐尖绒缕湿胭脂，淡红滋，艳金丝，画出春风、人面小桃枝。看作《香奁》元未尽，挥一首，断肠诗。仙家说有瑞云枝。瑞云枝，似琼儿。向道相思，无路莫相思。枉绣合欢花样子，何日是，合欢时？

十八新补据同前

梅梅柳柳闹新晴。趁清明，凤山行。画出灵泉、三月晋兰亭。细马金鞍红袖客，能从我，出重城。赏心乐事古难并，玉双瓶，为冠倾，一曲清歌，休作断肠声。头上花枝如解语，应笑我，未忘情。

卷第四十四

新乐府四

清平乐杏花

香团娇小，拍拍知多少？一树铅华春事了，消甚珠围翠绕。生红闹簇枯枝，只愁吹破胭脂。说与东风知道，杏花不看开时。

二游少室清微宫雪溪

溪头来去，坐卧沿溪树。管甚人间无著处，已被白云留住。生平不置肝肠，只今物我都忘。说与山中鱼鸟，相亲相近何妨！

三泰山上作

江山残照，落落舒清眺。涧壑风来号万窍，尽入长松悲啸。井蛙瀚海云涛。醢鸡日远天高。醉眼千峰顶上，世间多少秋毫！

四罢镇平、归西山草堂

垂杨小渡，处处归鞍驻。八十田翁良愧汝，把酒千言万语。细侯竹马相从，笑渠奔走儿童。十里村箫社鼓，依然傀儡棚中。

五

离肠宛转，瘦觉妆痕浅。飞去飞来双语燕，消息知郎近远。楼前小雨珊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棠帘幕轻寒。杜宇一声春去，树头无数青山。

六

兰膏香聚，醉枕闻低语。一刻春宵流水去，诉得离情几许？桃花红浅红深，五年烟草归心。留得一枝春在，争教绿叶成阴。

七

香凝娇聚，玉立临春树。细看司花留意处，都在轻匀浅注。相逢南陌东城，有情只似无情。说与新来憔悴，莺儿不解丁宁。

八忆镇阳

悲歌聚散，世事天谁管？梳去梳来双鬓短，镜里看看雪满。燕南十月霜寒，孤身去住都难。何日西窗灯火，眼前儿女团栾。

九

夜宿奉先，与宗人明道谈天坛胜游，因赋此词。司马子微开元十七年中元日，藏《金华丹经》于天坛石室。中兴乱后，人得之，字画如《洛神赋》缣素亦不烂坏。予于山阳一相识家尝见之。

丹书碧字，细说金华事。试问谁边堪举似？除却青莲居士。胎仙八表泠风，争教低首樊笼？梦里云装烟驾，倚天坛影西东。

十嘲儿子阿宁

娇莺娅姹，解说三生话。试看青衫骑竹马，若个张萱许画。西家撞透烟楼，东家谈笑封侯。莫道元郎小小，明年部曲黄牛。

十一赠句龙英孺家中女子阿金，张仲经二女，名兰、楚

琼枝瑶草，来自三山岛。莫道生男堪慰老，掌上金儿更好。胭脂杏蕾生红，绣襦学弄春风。好共兰兰楚楚，画教七巧图中。

十二光甫副使寿席，鹍雏指渠儿子阿咬

春风倾倒，京雒春回早。走马章台人未老，金翠鹍雏更好。安排美景良辰，放教花柳搀新。谁似君家池馆？又添丹桂灵椿。

十三己亥春，济源奉先观赋杏花

小桥流水，一径修篁里。走马章台人老矣！只爱明窗净几。杏花白白红红，花时日日狂风。不是碧壶香供，真成恼破春工。

十四新补

村墟潇洒，似是朱陈画。神武衣冠须早挂，可待儿婚女嫁。山深水木清华，渔樵好个生涯。梦想平桥南畔，竹篱茅舍人家。

浪淘沙

诗句入冥搜，欲写还休。人间情是阿谁留？千丈游丝不落地，风外悠悠。烟雨晚山稠，人倚西楼。衡阳归雁满沙头。一种江城寒夜客，一种春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

云外凤凰箫，天上星桥。相思魂断欲谁招？瘦煞三山亭畔柳，不似宫腰。长日篆烟消，睡过花朝。红蔷薇架碧芭蕉。雌蝶雄蜂天不管，各自无聊。

三

春瘦怯春衣，春思低迷。雨声偏与睡相宜。懊恼离愁寻殢酒，已被愁知。烟树望中低，水绕山围。丁宁双燕语心期。昨夜狂风花在否？明日郎归。

四

金翠画屏山，万髻千鬟。桃源楼阁五云间。恨煞芙蓉城下客，不借青鸾。风雨杏花残，芳意都阑。一灯孤影小窗闲。绣被薰来香欲尽，只是春寒。

五为烟中树作

杨柳日三眠。桃李争妍。千金谁许占芳年？买得闲愁无著处，却恨春偏。流水武陵源，梦引愁牵。东风归兴燕翩翩。试问西窗前夜月，几度婵娟？

六新补

芳树翠烟重，残角疏钟。落花飞絮一帘风。可惜河阳桃李月，弹指春空。翡翠合欢笼，相望西东。锁窗幽梦几回同？料得朱门歌舞罢，满袖啼红。

西江月

悬玉微风度曲，薰炉熟水留香。相思夜夜郁金堂，两点春山枕上。杨柳宜春别院，杏花宋玉邻墙。天涯春色断人肠，更是高城晚望。

古乌夜啼玉簪

花中闲远风流，一枝秋。只枉十分清瘦不禁愁。人欲去，花无语，更迟留。记得玉人遗下玉搔头。

人月圆

玄都观里桃千树，花落水空流。凭君莫问，清泾浊渭，去马来牛。谢公扶病，羊昙挥涕，一醉都休。古今几度，生存华屋，零落山邱！

二卜居外家东园

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唯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

沁园春除夕二首

腐朽神奇，梦幻吞侵，朝昏变迁。怅残灯旧岁，鸡声竞早；春风归兴，雁影相先。南渡崩奔，东屯留滞，世事悠悠白发边。虚名误，遍人间浪走，恰到求田。青红花柳争妍。意醉眼、天公也放颠。更云雷怒卷，颓波一注；冰霜冷看，老桧千年。园令家居，陶潜官罢，无酒令人意缺然。从教去，付青山枕上，明月尊前。二

再见新正，去岁逐贫，今年送穷。算公田二顷，谁如元亮；吴牛十角，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比龟蒙。面目堪憎，语言无味，五鬼行来此病同。斋盐里，似扬雄寂寞，韩愈龙钟。何人炮凤烹龙？且莫笑、先生饭甑空！便来朝看镜，都无勋业；拈将诗笔，犹有神通。花柳横陈，江山呈露，尽入经营惨澹中。闲身在，看薄批明月，细切清风。

太常引

五云楼观日华东，看天上、建章宫。人海混鱼龙，比自古、中原更雄！紫垣星月，禁阶灯火，朝马闹晨钟。一梦转头空，恍犹在，邯郸道中。

二

予年廿许，时自秦州侍下，还太原，路出绛阳。适郡人为观察判官祖道道傍。少年有与红袖泣

别者。少焉车马相及，知其为观察之孙振之也。所别即琴姬阿莲。予尝以诗道其事。今二十五年，岁辛巳，振之因过予，语及旧游，恍如隔世。感念今昔，殆无以为怀，因为赋此。

渚莲寂寞倚秋烟，发幽思，入哀弦。高树记离筵，似昨日、邮亭道边。白头青鬓，旧游新梦，相对两凄然。骄马弄金鞭，也曾是、长安少年。

三

官街杨柳絮飞忙，鞍马送年芳。诗兴更教狂。算能醉，花前几场？满城桃李，一枝香雪，不属富家郎。风雨没商量，快来与，梨花洗妆！

四东原上清宫，同杨飞卿夜话汝梁旧游，追怀钦叔内翰。飞卿名鸿，有诗名东州。

十年流水共行云，相见重情亲。沧海坐扬尘，便疑是、前身后身。风台月谢，舞裙歌扇，乐事几回新。莫话洛阳春，更谁似、金銮故人？

五寄酒泉帅张奥、子明。子明鄠阳关去酒泉百里而远，故云。

田园松菊自由身，鞍马老红尘。鹅鸭恼比邻。算未羡，凌烟写真。花时风雨，长年哀乐，白发为谁新？休唱《渭城春》，怕忆著，西州故人。

六

水光林影入凭栏，花柳占春宽。三月锦城团，为洗尽、山阴暮寒。玉峰诗老，为君吟啸，不醉有余欢。人物后来看，□画作、临流幼安。

七

东园歌管日相娱，佳酿出兵厨。陶写在桑榆。便鹤到、扬州未如。歌红浓露，绿阴清吹，长□下楼居。高枕即吾庐，更何待、将军报书。

八

为东原范尊师寿。范新得曹夫人所画《松上幽人图》，上有曹道冲题诗。

衣冠人物渺翩翩，天地一臞仙。来自范公泉，管家在、三山洞天。一簪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一篇《秋水》，得意已忘言。图画看他年，与松上、幽人并传。

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于南阳，同仲泽、鼎玉赋此。

少年射虎名豪，等闲赤羽千夫膳。金铃锦领，平原千骑，星流电转。路断飞潜，雾随腾沸，长围高掩。看川空谷静，旌旗动色，得意似、平生战。城月迢迢鼓角，夜如何？军中高宴。江淮草木，中原狐兔，先声自远。盖世韩、彭，可能只办，寻常鹰犬。问元戎早晚、鸣鞭径去，解天山箭。

二中秋

旧家八月池台，露华凉冷金波涨。宁王玉笛，霓裳仙谱，凉州新酿。一枕开元，梦恍犹记，华清天上。对昆明火冷，蓬莱水浅，新亭泪、空相向。烂熳东原此夕，夜如何？高秋空旷。一杯径醉，凭君莫问，今来古往。万里孤光，五湖高兴，百年清赏。倩何人唤取，飞琼佐酒，作穿云唱。

三中秋

素丸何处飞来，照人只是承平旧。兵尘万里，家书三月，无言搔首。几许光阴，几回欢聚，长教分手。料婆娑桂树，多应笑我，憔悴似、金城柳。不爱竹西歌吹，爱空山、玉壶清昼。寻常梦里，膏车盘谷，拿舟方口。不负人生，古来唯有，中秋重九。愿年年此夕，团栾儿女，醉山中酒。

四同德秀游盘谷

接云千丈层崖，古来此地风烟好。青山得意，十分浓秀，都将倾倒。可恨孤峰，几回空见，松筠枯槁。自都门送别，膏车秣马，谁更问、一作向盘中道？我爱陂塘南畔，小川平、横冈回抱。野麋山鹿，平生心在，长林丰草。婢织奴耕，岁时供我，酒船茶灶。把人间万事，从头放下，只山间老。

五陈希夷《睡歌》，有契予心，因衍之。

百年同是行人，醉乡独有归休地。此心安处，良辰美景，般般称遂。力士铛头，舒州杓畔，不妨游戏。算为狂为隐，非狂非隐，人谁解、先生意。莫笑糊涂老眼，几回看、红轮西坠。一杯到手，人间万事，俱然少味。范蠡、张良，尽他惊怪，陈抟贪睡。且陶陶兀兀，今朝醉了，更明朝醉。

六东园醉后

两年金凤城边，等闲又见东风菜。侯门惯客，东园高宴，青云飞盖。水上幽亭，恍然真似、兰舟同载。望红楼翠壁，青田白鹭，谁信是、山阴塞？郁郁林梢紫动，便安排、春来天外。醉魂摇荡，尊前何恨，狂香浩态。高枕吾庐，倒衣命驾，心期长在。为使君料理，潘郎老鬓，尽花枝戴。

七

汉家金粟堆空，玉花惊见天池种。并州画角，回肠凄断，清霜晓弄。世事浮云，白衣苍狗，知谁抟控？恨北平老守，南山夜猎，风雨暗、貂裘重。总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烟霄失路，意平生、依然飞动。高城置酒，汾流澹澹，无言目送。宝剑千金，尽堪倾倒，玻璃春瓮。问波神剩借，横江组练，挽青丝梦。

眼儿媚

阿仪丑笔学雷家，绕口墨糊涂。音茶今年解道，疏篱冻雀，远树昏鸦。乃公行坐文书里，面雏鬓生华。儿郎又待，吟诗写字，是甚生涯。

木兰花慢孟津官舍寄钦若、钦用昆弟，并长安故人。

流年春梦过，记书剑、入西州。对得意江山，十千沽酒，著处欢游。兴亡事，天也老，尽消沉、不尽古今愁！落日霸陵原上，野烟凝碧池头。风声习气想风流，终拟觅菟裘。待射虎南山，短衣匹马，腾踏清秋。黄尘道、何时了？料故人、应也怪迟留。只问寒沙过雁，几番王粲登楼。

二

拥都门冠盖，瑶圃秀，转春晖。怅华屋生存，山邱零落，事往人非。追随，旧家谁在？但千年、辽鹤去还归！系马凤凰楼柱，倚弓玉女窗扉。江头花落乱莺飞，南望重依依。渺天际归舟，云间汀树，水绕山围。相期，更当何处？算古来、相接眼中稀。寄与兰成新赋，也应为我沾衣。

三

赋《招魂》、《九辩》，一尊酒，与谁同？对零落栖迟，兴亡离合，此意何穷？匆匆，百年世事，意功名、多在黑头公。乔木萧萧故国，孤鸿澹澹长空。门前花柳又春风，醉眼眩青红。问造物何心，村箫社鼓，奔走儿童。天东，故人好在，莫生平、豪气减元龙。梦到琅邪台上，依然湖海沉雄。

四

对西山摇落，又匹马、过并州。恨秋雁年年，长空澹澹，事往情留。白头，几回南北，竟何人、谈笑得封侯？愁里狂歌浊酒，梦中锦带吴钩。严城笳鼓动高秋，万灶拥貔貅。觉全晋山河，风声习气，未减风流。风流，故家人物，慨中宵、拊枕忆同游。不用闻鸡起舞，且须乘月登楼。

五游三台二首

拥岩岩双阙，龙虎气，郁峥嵘。想暮雨珠帘，秋香桂树，指顾台城。台城，为谁西望，但哀弦、凄断似平生。只道江山如画，争教天地无情！风云奔走十年兵，惨澹入经营。问对酒当歌，曹侯墓上，何用虚名？青青故都乔木，怅西陵、遗恨几时平？安得参军健笔，为君重赋《芜城》。

六

渺漳流东下，流不尽，古今情。记海上三山，云间双阙，当日南城。黄星，几年飞去，澹春阴、平野草青青。冰井犹残石甃，露槃已失金茎。风流千古《短歌行》，慷慨《缺壶》声。想酾酒临江，赋诗鞍马，词气纵横。飘零，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王粲，似南飞、乌鹊月三更。笑煞西园赋客，壮怀无复平生。

七送亲家丈问梦纲

又东门送客，侧身西望长嗟。算万里功名，几番风雨，何限云沙！相看已过半百，甚年年、各在一天涯！秋气偏催过雁，疏烟细点归鸦。旌旗未卷鬓先华，清泪落悲笳。问蜀道登天，锦城虽好，得似还家？关心老来婚嫁，要与余、邻屋共烟霞。到□征西车马，输他杜曲桑麻。

八送取新归隐山阳，兼简玉川同社

澹西园暮景，对别酒、惜临分。爰幙被中台，挂冠神武，谁得如君？纷纷道途鞍马，甚当时、王粲也从军。处处惊乌夜月，年年落雁横汾。菟裘老计在耕耘，风□出尘氛。记沁北、丹东，松枯石润，菊秀兰薰。林泉竟输先手，漫回头、惭愧玉山云。寄谢鸡豚社客，草堂未要移文。

九赠吹觱篥者张嘴儿暨乃妇田氏合曲，赋此

要新声陶写，奈声外、有声何？怆银字安清，珠绳莹滑，怨感相和。风流故家人物，记诸郎、吹管念奴歌。落日邯郸老树，秋风太液沧波。十年燕市重经过，鞍马宴鸣珂。趁饥凤微吟，娇莺巧啭，红卷钿螺。缠头断肠诗句，似邻舟、一听惜蹉跎。休唱贞元旧曲，向来朝士无多。

鹊桥仙

梨花春暮，垂杨秋晚，归袖无人重挽。浮云流水十年间，算只有、青山在眼。风台月榭，朱唇檀板，多病全疏酒盏。刘郎争得似当时？比前度、心情又减。

二新补据朱校本

同钦叔钦用赋梅

孤根渐暖，芳魂乍返，待吐檀心又懒。未先拈出一枝香，算只是，司花会拣。情缘未断，韶华易减，早去寻芳已晚。东风容易莫吹残。暂留与，何郎慰眼。

三新补据同前

乙未三月，冠氏紫微观桃符上开花一枝，予与杨焕然共叹，以为此亦当却一春耶？因取此意，作此以自喻云。

槐根梦觉，瓜田岁暮，白发新来无数。长安迁客望朱崖，未唤得，烟霄失路。西州芍药，南州琼树，香满云窗月户。蒺藜沙上野花开，也算却，春风一度。

点绛唇长安中作新补据朱校本，后七首同

沙际春归，绿窗犹唱留春住。问春何处？花落莺无语。渺渺吟怀，漠漠烟中树。西楼暮，一帘疏雨，梦里寻春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新补

宜男

绿澹香浓，旧曾百子池边种。碧筵孤耸，惊堕钗头凤。檀粉轻拈，苦怕蜂腰重。天花供，一枝谁送？寂寞南华梦。

三新补

青梅、永宁时作

玉叶璁珑，素妆不趁宫黄媚。谢家风致，最得春风意。手把青枝，忆得斜横髻。西州泪，玉觞无味，强为清香醉。

四新补

痛负花期，半春犹在长安道。故园春早，红雨深芳草。愁里花开，愁里花空老。西归好，一尊倾到，乞去声与花枝恼。

五新补

梦里梁园，暖风迟日熏罗绮。满城桃李，车马红尘起。客枕三年，故国云千里。更残未？夜寒如水，茅屋清霜底。

六新补

国艳天香，一丛百朵开来半。燕忙莺乱，要结寻芳伴。买断春风，醉倒应须拚。清尊满，谢家池馆，岁岁年年看。

七新补

寄李辅之

生死论交，有情何似无情好？满前花草，更觉今年老。塞上春迟，湖上春风早。东州道，几时飞到，烂醉红云岛。

八新补

十六芳年，锦儿娇小琼儿秀。海棠红皱，恰到愁时候。天上歌声，未省人闲有。休回首、渭城烟柳，肠断离亭酒。

南柯子新补据朱校本，后二首同

画扇香微远，宫螺意自浓。杏园憔悴五更风，不道六朝琼树卷春空。蝶近花疑笑，犀灵月易通，襄王云雨梦魂中，曾见芙蓉裙衩几多红？

二新补

粉澹梨花瘦，香寒桂叶颦。画帘双燕旧家春，曾是玉箫声里断肠人。澹澹催诗雨，迟迟入梦云。武陵流水隔红尘，只怕翠鸾消息未全真。

三新补

济川寿席

阀阅真王后，衣冠上客中。路人遥识紫髯翁，争信旧来文赋动南宫？得婿攀龙贵，生男射虎雄。寿筵休放酒尊空，且道几人全福与君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阮郎归新补据朱校本，后二首同

漫郎活计拙于鸠，闲中又过秋。枕书眠了却登楼，贫来颇自由。书咄咄，赋休休，西窗晚更幽。诗家贫杀也风流，家人不用愁。

二新补

为李长源赋

帝城西下望西山，城居岁又残。万家风雪一家寒，青灯语夜阑。人鲊瓮，鬼门关，无穷人往还。求官莫要近长安，长安行路难。

三新补

独木桥体

别郎容易见郎难，千山复万山。杨花帘幕晚风闲，愁眉澹澹山。光禄塞，雁门关，望夫元有山。当时只合锁雕鞍，山头不放山。

望江南新补据《唐宋金元词》《钩沉》

如雪貌，绰约最堪夸。疑是八仙乘皎月，羽衣摇曳上云车。来会此仙家。

卷第四十五

新乐府五

临江仙留别郝和之

昨日故人留我醉，今朝送客西归。古来相接眼中稀。青衿同舍乐，白首故山违。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悔不卑飞。回头四十七年非。何因松竹底，茅屋老相依。

鹧鸪天宿赵州

宿酒消来睡思清，梦中身世可怜生。绿衿红烛樱桃宴，画角黄云细柳营。秋历口，月胧明。步檐倚杖候晨星。无穷宇宙无穷事，一笑山城打六更。

二

绿袖垂肩士女图，艳歌还似转莺雏。一春杨柳吹后，五月榴花照眼初。明画烛，倒金壶，使君晓夙宴西湖。老来忘却行云梦，犹要春风醉后扶。

阮郎归

峥嵘秋气动千崖，川平晚照回。小桥流水送吟鞋，无人觉往来。欹乱石，坐苍苔，一杯复一杯。田家次第有新醅，黄花细细开。

玉楼春

秋灯连夜寒生晕，书砚朝来龙尾润。胧胧窗口暗移时，槭槭檐声还一阵。黄花白酒登高近，意外阴晴谁处问。青山只管恋行云，忙杀晚风吹不尽。

二

流光不受长绳系，乐事且须论早计。丹成鸡犬亦登仙，运去英雄空掩涕。花迎酒笑宁无意，酒藉花香尤有味。由来夷跖不多争，唤向花间同一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

秋风茅屋浮云巘，汗漫招来嵇与阮。尽从鹤背更腰金，独恨骑曹余手板。酒中最好藏疏懒，深注红螺容细卷。世间只没口闲人，举步有闲渠自远。

四

人间鬓发随秋换，天上月明秋又半。月边仍有女乘鸾，万古与谁期汗漫。天翁苦被闲人管，月好却嫌秋夜短。如何能得夜年长，月也长如今夜满。

五

惊沙猎猎风成阵，白雁一声霜有信。琵琶肠断塞门秋，却望紫台知远近。深宫桃李无人问，旧爱玉颜今自恨。明妃留在两眉愁；万古春山颦不尽。

六

惜花长被花枝恼，一夜落红纷不扫。绿云为幄绣为裀，不惜春衫还藉草。尊前莫恨春归早，来岁花开应更好。丁宁双燕促春还，向道惜花人未老。

七

楚娘最瘦腰围小，会看新声歌《水调》。已看天上驻行云，更向花间留晚照。倾城不博嫣然笑，剩破千金犹恨少。少年恰是惜春时，第一莫教容易了。

定风波

小口香来醉梦中，梦回幽赏惜匆匆。只道南枝开未半，谁唤，等闲都逐晚云空。潇洒小溪新雪后，唯有，萧萧霜叶卧残红。几欲问花应有恨，休问。争教不肯嫁春风。

浣溪沙

秋气尖寒酒易消，秋怀无酒更无聊，夕阳人影卧平桥。菊就雨前都烂熳，柳从霜罢便萧条，夜来风色似今朝。

二

一片青天举桌过，小舟无地受风波，渔歌浑是太平歌。乡社年丰寻酒易，陂塘春暖得鱼多，百年闲过又如何。

三

梦里还惊岁月遒，鲤鱼风退不胜秋，人生虽异水同流。酒力有神工驻景，丹房无药可烧愁，陶陶兀兀老时休。

四

一片烟蓑一叶舟，梦中身世是沧洲，鲤鱼风退不胜秋。秋月春风行处有，苍苔浊酒醉时休，人生虽异水同流。

五

为爱刘郎驻玉华，暗将心事许烟霞，石田茅屋老生涯。铁笛不须从二草，头巾长拟挂三花，他年人说漫郎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美人

花心苦被春摇荡，粉艳娇相向。隔帘微雨送幽香。未羡寒梅，疏影月昏黄。芳温一念何时忘，笑了还惆怅。无端闻近宋东墙。真个晓人，情思断人肠。

鹧鸪天

八月庐沟风路清，短衣孤剑此飘零。苍龙双阙平生恨，只有西山满意青。尘扰扰，雁冥冥。因君南望涌金亭。还家剩买宜城酒，醉尽梅花不要醒。

二

饮量平常发兴偏，留连光景惜欢缘。悲歌慷慨入争和，醉墨淋漓自笑颠。麟阁画，祖生鞭。拍浮多负酒家钱。老怨事事消磨尽，只有尊前似少年。

三

身外虚名一羽轻，封侯何必胜躬耕。田园活计浑闲在，诗酒风流属老成。三会水，半山亭。村村花柳自升平。锦城未比还家好，何处而今有锦城。

南乡子

衰思怯登楼，百感中来不自由。天意时情谁解得，悠悠。一片黄云画角秋。汾水绕城流，流尽朱颜到白头。万事且休论一醉，都休。前日黄花蝶已愁。

点绛唇

连夜春寒，夜来好梦孤衾暖。寺楼钟断。却恨更筹短。一点闲情，苦被离愁管。西城晚。雁飞天远。草色归心满。

浪淘沙刘公子家园秋日海棠

何处挽春还。华屋金槃。一枝红雪入惊看。总为西园风露早，特地高闲。寂寞曲阑干。高髻云鬟。绿罗衫子瘦来宽。好个沉香亭畔月，只在秋寒。

朝中措与石子璋别，求作乐府，得麻字

惊弦裂石笔生华。清兴入悲笳。为爱南山夜猎，笑人杜曲桑麻。高歌醉眼，千金骏马，八月仙槎。都把平生湖海，看君咫尺龙沙。

点绛唇

红袖凭阑，画图曾见崔徽半。吹箫谁伴。白地肝肠断。未了尘缘，可道欢缘短。云山乱。武陵溪岸。几误莺声唤。

二

把酒留春，酒扶红袖花前倒。落花风扫。红雨深芳草。又恨春迟，又恨春归早。花应笑。惜春人老。枉被春风恼。

三

玉蕊轻明，洗妆偏费春风手。韵香襟袖。别是闺房秀。锦瑟华年，□醉东园酒。西归后。旧家花柳。谁得何郎瘦。

鹧鸪天中秋雨夕，同钦叔饮乐府宋宜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著意朝云复暮云。良宵留住宋东邻。玄霜玉杵期无定，高烛明妆赏更新。团扇曲，画梁尘。万家秋气一家春。月光不照金尊里，只为夭娆醉得人。

临江仙

清晓千门开寿宴，绮罗香绕芳丛。红娇绿软媚光风。绣屏金翡翠，锦帐玉芙蓉。珠履争持添岁酒，葡萄酒饮金钟。人生福寿古难逢。好将家庆事，□□□□□。

二

杨柳池塘桃李径，华堂寿宴初开。围春翠幙舞风回。东山携妓女，北海整尊罍。玉笋轻敲红象板，金荷潋滟传杯。笙歌缭绕宴春台。华山闲日月，□野醉蓬莱。

青玉案

熙春台下花无数。红紫映桃溪路。蝶往蜂来知几许。翠筠亭外，绿杨堤畔，时听娇莺语。绮筵罗列开尊俎。总是神仙侣。竞举笙歌驰玉醑。介公眉寿，年年此日，长与花为主。

南乡子

迟日惠风柔。桃李成蹊绿渐稠。把酒尊前逢盛旦，凝眸。十里松湖瑞气浮。功业古难侔。宜在凌烟更上头。彩色□闲浮喜气，风流。千岁三公万户侯。

玉楼春

谪仙暂下金銮殿。欢宴瑶池春未晚。飞琼献舞锦靴寒，弄玉吹箫银字暖。寿觞阿母年年劝。犹道碧桃香尚浅。花开更待几东风，应见□华千岁□。

减字木兰花

瑞云仙雾。拂晓重重遮绣户。一炷清香。千尺流霞入寿觞。家门转好。从此自应长不老。来岁春风。看□西□小令公。

朝中措

香轻红浅露梅腮。江上早春来。玉佩声朝丹阙，霓旌影下瑶阶。朱门向晓，三千珠履，十二金钗。碧海金鸾来报，蟠桃一夜花开。

西江月

骨相匿犀秀发，精神耸鹤孤高。少年事业富伊皋。便向中书书考。肘后不传丹诀，眉间新长修毛。一壶春色宴蟠桃。□介归荣忠孝。

声声慢

香浮椒柏，暖入酴酥，瑞气晓生帘幙。绛阙真人，来自五云楼阁。青霄路歧游遍，挂冠归、水晶□□。逍散处，有壶中日月，放□龟鹤。好是朱颜难□，嬉游处不减，少年行乐。正好寻春，莫负燕期莺约。沉沉洞天向晚，按宫商、重调音乐。愿岁岁，听新声、笙歌院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满庭芳

猎雪融酥，春冰浮玉，素蟾三五才过。晚来庭户，何事五云多。尽道九天麟坠，锵环佩、声袅鸣珂。风标爽，胸中嵬礧，豪气挽天河。平生横槊志，指挥夷虏，平□干戈。□他年功业，翠琰应磨。福海寿山难老，金尊满、鲸吸沧波。歌声溢，玉山扶起，拌取醉颜酡。

朝中措

帘旌烘日绣波翻，霜晓试轻寒。高宴黄堂初启，云外列仙班。画？字原缺，据《罗本》补明丽锦，香浮宝鸭，身在蓬山。三见扬尘沧海，春风一笑人间。

千秋岁

玳筵晨启，家庆堪图绘。新杨弄暖帘栊邃。捧觞罗袖窄，叠枝歌喉脆。香云里，轻裘小帽仙翁喜。簪玉宾亲至。舞彩儿孙戏。开口笑，扶头醉。□□金穴富，岂在貂蝉贵。只恁地，团栾共乐千秋岁。

念奴娇

严陵台畔，枕清江、仙府□重金碧。玉轴牙签三万卷，环列人间东壁。名世高风，□遵遗训，继踵皆豪逸。联翩簪组，满门辉映映字原缺，据《罗本》补金璧。谈笑稳步青霄，扶摇九万里，垂天横翼。大焘高牙三授钺，凛凛威行南国。月满三山，春回八部，宴寝凝香席。祈公难老，凤池长醉春色。

蓦山溪夏景，集曲名

梁州夏早，南浦荷花媚。人月欲圆时，贺圣朝、生申名世。桂枝香满，早夺锦标回，春光好，少年游，烂醉蓬莱里。谓金门贵，小镇西南地。品令贯三台，□雄望、江南江北。归朝欢乐，好事近佳辰，风流子，玉团儿，为唱千秋岁。

一井金

绿阴清昼。雨茸梅子黄时候。华堂金兽。香润炉烟透。舞燕回轻袖。歌凤翻新奏。院静人稀，永日迟迟花漏。一杯为寿。笑捧处自传纤手。钗头花有。瑞草宜男□。不愿金盈甃。不愿珠盈斗。惟愿薰风，岁岁人长久。

浣溪沙

修竹移阴未出墙。好风斜绰露荷香。壶中六月也清凉。不放灵椿仙客□，要看丹桂满林芳。天教光景为人长。

瑞鹤仙

薰风弦上奏。正蛙鸣池沼，莺吟槐柳。龙涎喷金兽。□一番疏雨、梅黄时候。神仙旧友。爱五亭、山明水秀。向□时庆旦，高明富贵，殆由天授。知否风流儒雅，利达丛中，似公稀有。芝兰挺秀。看早晚，定成就。况雪儿佳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歌清舞妙，管取天长地久。愿年年预借菖蒲，劝君寿酒。

千秋岁

双纹彩袖。乍舞霓裳后。香雾暖，□琼甃。绿鬟蝉影动，小折湘裙皱。歌声断，彤云尽日□晴昼。冰丝轻雪藕。细酌鹅儿酒。任醉拥，佳人手。彩衣行乐事，莫惜杯如斗。千万寿，愿如明月天边久。

瑞鹤仙

薰风□院宇。藹清香、凝户晓凉如雨。开帘望莲渚。拥轻红嫩绿、三千宫女。□商泛羽。命双成、婵娟妙舞。记当时，初下瑶池阆苑，翠軿来处。几许玉簪珠履，玳筵绮席，寿觞初举。从容笑语。吹箫伴，骖鸾女。算灵椿难老，蟠桃频见，两□蓬瀛便住。看家庭叶叶金貂，凤池稳步。

喜迁莺

清和时序。望桂影渐生，薰风微度。拂□金枝，传芳玉叶，天下瑞麟重睹。竞敕谢庭，兰□振振，西痈□鹭。庆门里，把丹枝争折，青云平步。声誉。喧盛世，咏少□□，□□□□□。□□□□，□□□□，□□□□□□。今辰称美，愿与冈陵同固。更著取。继沂公勋业，东平茅土。

西江月

物外神仙风骨，人间富贵功名。眉长新有秀毫生。荡座酒光花影。清暑玉壶昼永，少年金印身轻。他年旌节看归荣。笑傲五湖烟景。

浣溪纱

借守陪京尺五天。碧油旆里地行仙。政成多暇且同欢。梅雨□江□□润，薰风高阁水晶寒。长鲸饮罢玉壶干。

二

琼压为浆玉作卮。使君真是吏民师。碧桃仙酎饮乡期。五马旌□浮喜色，南溪风月要新诗。缓趋□□及瑶池。

黄鹂绕碧树秋景

鸳瓦霜轻，翠帘风细，高门瑞气非烟。积庆源深，有长庚应梦，乔岳生贤。妙龄秀发，谢庭兰玉争妍。名动缙绅，况文章政术，俱是家传。别有神功厚德，向东州治狱，平反玉函。高第仙风道骨，锡与长年。最好素秋时节，有画堂高启宾筵。何妨纵乐，笙歌捧觥船。

满庭芳

丹染吴枫，青环越岫，镜天霁色凝鲜。画堂环佩，瑞霭拥神仙。天遣神清海宇，亲曾受、黄石奇编。兴王略，智名俱美，功业妙难言。□翩。□□立，香飘服，绣色映貂蝉。有清诗千首。美酒如川。长与嫦娥共约，放飞轮、今夕先圆。中秋月，从今屈指，更借一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念奴娇

一年好处，是西风、绣出东篱寒菊。蝶舞蜂狂谁便道，今夕清香不足。令尹风流，年年春事，小雨一犁新绿。园扉人静，抱琴时弄幽独。闻道野老相呼，幽寻仙洞，乞与长生箓。鹤发童颜须待得，王母蟠桃初熟。只恐相将，日边催去，凤沼鸣环玉。娉婷一笑，为渠且尽醽醁。

折丹桂

秋风秋露清秋节，秋雨过，秋香初发。二仙生日。好秋天，气节与、原缺与字，兹据《罗本》补秋霜争裂。秋宵开宴群仙列。秋娘唱、秋云低遏。寿杯双劝祝千秋，镇长似、中秋皓月。

永遇乐

龙阁先分，凤毛荣继，当世英妙。山岳储灵，长庚应梦，还庆佳辰到。黄花邑露，碧瓦凝霜，香馥郡斋清晓。忆当年、青云平步，共喜骤跻华要。阴功厚德，玉函金篆，锡与世间难老。注意方浓，分符屡请，雅志人□少。棠阴□讼，乐府新教，正好醉山频倒。有谁似、莱衣游戏，萱堂寿考。

洞仙歌

千崖滴翠，正秋高时候。橘绿橙黄又重九。有蓬壶仙子，赤鲤来游，风云会、施展经纶妙手。去年称寿处，北斗天浆，今夜天浆挹南斗。听笙歌云里奏。月荡琼楼瑶台上，拥出姮娥□酒。待脚踏、层云倒天河，尽尽字原缺，据《罗本》补倾向霞觞，与君为寿。

蝶恋花

最是一年秋好处。橘绿橙黄，半带金茎露。翠幙珠帘开紫府。五云深处台星聚。昨夜玉皇传诏语。闻道君家，勋业高前古。赐与金丹并玉醑。壶中日月留长住。

朝中措

金风飘拂莹蝉光。依约桂华香。紫府云軿游冶，朱门锦绣高张。笙歌丛里，霞杯潋滟，玉树芬芳。共祝寿龄何似，□□松柏□长。

虞美人

一杯薄酒休辞醉。愿一千二百岁。白云长伴此身闲，桂月苹风，分取□壶天。鹊炉香□黄金尾。庭院生秋意。倒倾银汉作流霞。剩看蟠桃，碧海记年华。

玉楼春

烟炉不断腾金兽。香雾入帘波影皱。秋堂锦席艳群仙，不惜醉□□舞袖。繁弦脆管春风□。娇媚如花轻似絮。劝君须尽眼前欢，酌酒十分千百岁。

卜算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寿酒不论杯，乐奏呈歌舞。先□中元七日生，风露凉如许。好待月婵娟，好与姮娥语。分付诸郎桂一枝，更觅月中兔。

点绛唇

玉宇沉沉，绿窗珠户还相□。碧池回绕。全似蓬莱岛。今夕笙歌，两两云鬟小。炉烟袅。寿觞倾倒。长愿朱颜好。

瑞鹤仙

四山秋气爽。正云淡、银河露零仙掌。轻烟瑞屏嶂。有文星一点，□从天上。襟怀倜傥。笑谈间、光焰万丈。向玉皇，案底秋毫□纸，屡承天奖。何况云龙风虎，万乘故人，两朝耆望。油幢玉帐。听环佩，丁东响。有弹弦吹竹，年年高会，增壮中秋气象。□月中玉兔长生，借公醉赏。

鹧鸪天

寿菊才开□□□。秋光着意主人家。清香未许人间识，先占重阳□□□。儿绶绿，母金花。斑衣庭下乐无涯。要知他日中书考，细步□□原有沙堤二字，不可解，兹从《南塘本》堤上沙。

满庭芳

偃屈霜青，棱层烟碧，□□□古人间。山光林色，常伴住人闲。元有仙风道骨，□心趁、玉笋朝班。归来赋，不因五斗，谈笑挂衣冠。九难。谁不羡，商山橘弈，渭水渔竿。引相君玉子，助发幽欢。□□寿觞多少，南溟共北海波澜。君知否，庙堂有意，相与□寒岩。

南歌子冬景

暖日烘晴昼，轻寒护晓霜。小春庭院绕天香。仙佩珊珊，来自五云乡。庭下芝兰秀，壶中日月长。要看鬟绿与瞳方。一笑人间，千岁饮淋浪。

鹧鸪天

万古寒光太白精。直宜分作两郎星。不□安得难兄弟，先后尧蓂三荚生。霜月冷，斗杓横。老人今夜亦齐明。他年莫作郎星看，两两□躔拱太清。

踏莎行

月挂琼钩，日添绣线。绮花翻浪重重卷。风□环佩晓珊珊，画堂羯鼓催开宴。翠缕香凝，玉膏酒滟。仙翁莫诉玻璃满。凤衔丹诏下云霓，千秋长侍黄金殿。

金菊对芙蓉

银烛摇红，兽烟喷翠，正小春时候，爱日和融。玉□当日生英杰，天付与、道骨仙风。文章冠世，词倾峡水，笔扫秋虹。更□福寿无穷。喜克家有子，孙又英雄，算人问何物，可以形容。除非后夜团圆月，年年共、皎洁相同。捧卮□寿，殷勤□□，满泛金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满江红

寒日春温，照庭院、瑞烟芬馥。人尽道、衢山当日，谪仙新毓。子舍荣华孙口茂，诗书万卷生涯足。但放怀、寿酒十分斟，添香祝。竹太瘦，松偏独。鹤易怨，龟何俗。算人间无物，共供新曲。但愿长如天上月，年年此夕光如玉。伴长庚、百岁永团圆，蟠桃熟。

南乡子

梅雪弄芳馨。线日迎长口口蓂。争看琴堂称贺处，娉婷。满捧霞觞灿鲤庭。鹤算更龟龄。八十仙翁醉复醒。好倩洛阳驰誉手，丹青。画与人间作寿星。

水龙吟

玉梅含腊传香，瑞萱秀茁开三四。莲花沈漏，熊罴占应，洛阳名世。岁比甘罗，口口口口，累棋观志。向修文寓直，仙楼侍宴，梁王宝，真难俪。多少襟怀未试，暂超然、壶中游戏。试看献策，归瞻旒口，太常勋纪。歌遇巫云，舞回邹莞，金钗扶醉。有阴功仙赐，丹砂十纪寿祺全畀。

满江红

雪坞霜林，口一夜、报春消息。看是处、青回柳眼，粉匀梅额。和气已回倾斗阙，寿星更喜明南极。问四口、节物奉谁欢，辽东客。熊梦旦，非常日。珠履闹，金钗密。指双溪千顷，共斟琼液。不用殷勤千岁祝，姓名已上神仙籍。但时从王母借蟠桃，躬亲摘。

满庭芳

绛阙凌风，瑶池玩月，众仙侍立清班。就中仙伯，乘兴到人间。洒落襟怀万顷，词源壮、三峡波澜。偏惟有，清游自适，不肯饵金丹。清闲。谁得似，轩名佚老，名利都关。但梦中时到，方丈蓬山满泛杯中玉液，应知是？生长尧年。凭谁劝，云璈度曲，醉口朱颜。

鹧鸪天

内府清虚息万缘。逍遥真是地行仙。从他玉带金鱼贵，听我纶巾羽扇偏。倾美酝，祝长年。休辞潋滟十分圆。来年此日称觞处，定有重孙戏膝前。

二

鹤驭来从玉帝前。笑谈勋业照凌烟。寿口仙口千百载，春在壶中别有天。香似雾，酒如泉。华堂冰雪映群仙。灵椿不老青松健，花里年年醉管弦。

减字木兰花

幕天席地。瑞腊香浓笙歌沸。白纻衣轻。鹤发童颜照座明。轻簪小珥。都是人间真富贵。好倩丹青。画与人间作寿星。

蝶恋花

急鼓初钟催报晓。楼上今朝，卷起重帘早。环佩珊珊香袅袅。尘埃不到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莱岛。何用珠玑相映照。韵美形清，自有天然好。莫向尊前辞醉倒。松枝鹤骨偏宜老。

玉楼春

风穿绣幙红波皱。月照宝帘花影透。酒凝嫩脸醉红桃，喜入蛾眉舒翠柳。琼英檀晕花裁就。烟喷兽炉香满袖。金枝元是玉皇孙，遐算愿同王母寿。

满庭芳

十里轻阴，一川新绿，不应春事来迟。试探消息，犹未减罗衣。谁信闺房秀色，倚风试、桃李先枝。呈纤巧，吹香滴粉，漫放镜奁移。芳时。常在眼，歌清舞软，烟缕霏霏。向金徽促柱，玉局弹棋。尽待功成九转，蓬莱近、未肯升栖。还应是，梁鸿举案，同作百年期。

蓦山溪

群花烂熳，春色浓如酒。芳草绿铺砌，正酴酉縻、牡丹时候。佳辰协瑞，来降玉宫仙，珠帘卷，画堂深，香雾腾金兽。朱颜□□，不改长如旧。金罍莫辞深，拚通宵、尽从银漏。笙歌丛里，欢□度年华，看荣贵，有儿孙，永祝松椿寿。

南歌子原误作《南乡子》，兹据律改

人日过三日，元宵便五宵。共言今日好生朝。皓月光辉，香动玉梅梢。谢女工“飞絮”，周郎待小乔。年年灯下醉金蕉。鬓影苍毬，金缕细鹅毛。

满江红

腊后春前，高楼外、梅飘香馥。正□□原不空两格，兹据律补云軿初下，瑶池西曲。罗幕笙歌围粉黛，阶前青紫团兰玉。更如宾、相待衣新，尊浮酥。柔懿范，康宁福。荣耀事，都齐足。向宝薰烟里，寿祺同祝。□雪仙姿元不老，丹台已注长生箓。问从今、欢宴几何年，蟠桃熟。

江城子

绿阴庭院燕莺啼。绣帘垂。瑞烟霏。一片笙箫，风过彩云低。疑是蕊宫仙子降，翻玉袖，舞瑶姬。冰姿玉骨自新奇。看孙枝。列班齐。画鼓新歌，喜映两疏眉。袖里桃花□雾湿，应不惜，醉金卮。

烛影摇红

红叶翻阶，晚风微扇回轻暖。群仙高跨紫云车，来赴蓬莱宴。绣幕围番递远。飐帘花、时时影转。彩衣嬉戏，玉女回环，绿娇红软。戛玉调丝，□音缭绕笙歌院。蟠桃花发正当春，烟媚明霞脸。休□飞琼女伴。捧瑶觞、何妨屡劝。百年偕老，五福齐眉，人间稀见。

朝中措

年年重五近佳辰。蒲艾一番新。满酌九霞香酝，寿君两鬓长春。闺中美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何，赋得林下精神。早办□□布袄，共为云水闲人。

好事近

梅润乍晴天，帘卷画堂风月。珠翠共迷香雾，是长年时节。瑶池昼夜□群仙，鸾笙未吹彻。王母醉中微笑，看蟠桃初结。

青玉案

虾须帘上铜钩小。玳瑁□，轻寒绕。红叶微香侵语笑。金钗珠履，凤箫鼍鼓，疑是蓬莱岛。萱堂日日春生貌。嫩绿依然鬓边好。赋□修龄应不少。年年长见，画堂□宴，楼外青袍草。

天仙子

水曲桥平双燕语。密密层阴围绣幙。梅姿不受暑光侵，携玉斧。迎仙女。为问乘鸾何处所。杯酒流行无尽处。绕膝花花前后舞。笙歌移□下蓬壶，天付与。凌云侣。京兆近来眉更妩。

点绛唇

帘卷荷香，绮罗人在薰风里。谢庭家世。来作闺门瑞。象服鱼轩，占尽人间贵。应难比。蟠桃花底。一醉三千岁。

鹧鸪天

袅袅香风响佩环。广寒仙子跨青鸾。谁教瑞世仪周国，天赋多才继小山。铃阁静，画堂闲。衣象服□团圆。年年此日称觞处，留得菖蒲驻玉颜。

二祝妇人寿

五福仙娥月殿来。依然微步彩云堆。一从别□瑶池宴，不见蟠桃几度开。歌宛转，舞徘徊。碧梧秋意满池台。年年玉露收残暑，长送新凉入寿杯。

蝶恋花

玉宇生凉秋恰半。月到今宵，分外清光满。兔魄呈祥冰彩烂。广寒宫里逢华旦。聪慧风流天与擅。玉骨冰姿，本是飞琼伴。且领绿衣诗酒劝。蟠桃待熟瑶池宴。

感皇恩

浓露湛秋容，凉生□晓。斗帐葱葱瑞烟袅。佩霞符梦，初诞灵妃娟妙，冰姿和玉骨、天然好。菊韵莲敷，翠眉年少。消得相如共偕老。深斟寿酒，惟愿早封新号。更朝先插上、宜男草。

念奴娇

金神按节，先下弦、一夕分明秋色。银汉光浮天绀滑，星彩遥瞻南极。阿母分桃，桂娥馈药，称庆于今夕。解颜微笑，卷帘初识姑射。翛翛沆瀣横空，待高承仙掌，□调精液。金鼎丸丹光十丈，一咽龟龄千亿。绿发堂中，彩衣庭下，瑞绕仙□宅。机云欢舞，雅歌声动瑶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鹧鸪天

彩舞萱衣喜气新。年年今日庆生辰。碧凝香雾龙清晓，红入桃花媚小春。须酩酊，莫逡巡。九霞杯冷更□温。壶天自是人难老，长拥笙歌醉洞云。

画堂春

月娥来自广寒宫。步摇环佩丁东。戏鸾双舞驾天风。云满虚空。一翦玉梅花小，九霞琼醴杯浓。凤箫千载莫匆匆。且醉壶中。

点绛唇

冰雪神人，岁寒时节迎初诞。照溪梅绽。秀岭孤松远。香雾氤氲，不放重帘卷。歌声缓。酒杯深劝。此会年年见。

愿成双

绣帘高卷沉烟细。燕堂深、玳筵初开。阶下芝兰劝金卮。有多少、雍容和气。翠眉偕老应难比。效鸾凤、镇日于飞。惟愿一千二百岁。永同欢、如鱼如水。

柳梢青

玉嫩红娇。□花如月，斜袅金翘。楚女腰肢，小乔风韵，难比妖娆。当年约住蓝桥。便回首仙凡路遥。一曲清歌，千钟美酒，同庆生朝。

朝中措贺张伯宁家儿子犀郎晬日

骊珠光彩照燕南，喜气溢街谈。未到灵椿丹桂，一枝先看宜男。明年人日，探官帖子，已具新衔。管甚犀郎小小，安排竹马青衫。

附

散曲

[仙吕]后庭花破子新补据《全元散曲》

玉树后庭前，瑶华妆镜边。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圆。莫教偏，和花和月，大家长少年。

二新补据同前

夜夜璧月圆，朝朝琼树新。贵人三阁上，罗衣拂绣茵。后庭人，和花和月，共分今夜春。

[中吕]喜春来新补据同前

春宴

春盘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宝钗，春风春酝透人怀。春宴排，齐唱喜春来。

梅残玉靥香犹在，柳破金梢眼未开，东风和气满楼台。桃杏折，宜唱喜春来。

梅擎残雪芳心奈，柳倚东风望眼开，温柔樽俎小楼台。红袖绕，低唱喜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

携将玉友寻花寨，看褪梅妆等杏腮，休随刘阮到天台。仙洞窄，且唱喜春来。

[双调]骤雨打新荷新补据同前

绿叶阴浓，遍池塘水阁，偏趁凉多。梅榴初绽，妖艳喷香罗。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珍珠乱糝，打遍新荷。人生有几？念良辰美景，一梦初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双调]新水令(残曲)新补据同前

一声啼鸟落花中，惜花心又还无用。深院宇，小帘栊，点检春工。夕阳外绿阴重。

[乔牌儿]

病将愁断送，愁把病般弄。春山两叶愁眉纵。断肠诗和泪封。

遗山自题乐府引新补据朱校本，后二篇同

世所传乐府多矣，如山谷《渔父词》：“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陈去非《怀旧》云：“忆昔午桥桥下饮，坐中都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三十年来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高阁赏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又云：“高咏《楚辞》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榴花不似舞裙红。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酒杯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如此等类，诗家谓之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闲。惟具眼者乃能赏之。古有之：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譬之羸牸老羝，千煮百炼，椒桂之香逆于人鼻，然一吮之后，败絮满口，或厌而吐之矣。必若金头大鹅，盐养之再宿，使一老奚知火侯者烹之，肤黄肪白，愈嚼而味愈出，乃可言其隽永耳。岁甲午，予所录《遗山新乐府》成，客有谓予者云：“子故言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此论殊然。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东坡、稼轩即不论，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啖蛤蜊。”客亦笑而去。十月五日，太原元好问裕之题。

遗山乐府李宗准序

乐府，诗家之大香奁也。遗山所著，清新婉丽，其自视似羞比秦、晁、贺、晏诸人，而直欲追配于东坡、稼轩之作。岂是以东坡为第一，而作者之难得也耶？然后山以为：“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易安亦云：“子瞻歌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往往不协音律；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半山、曾南丰，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彼三先生之集大成，犹不免人之讥议，况其下者乎？夫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五声、又分六律；清浊轻重，无不克谐，然后可以入腔矣。盖东坡自言平生三不如人，歌舞一也；故所作歌词，闲有不入腔处耳。然与半山、南丰，皆学际天人，其于作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岂可谤伤耶？吾东方既与中国语音殊异，于其所谓乐府者，不知引声唱曲，只分字之平侧，句之长短，而协之以韵，皆所谓以诗为词者。捧心而颦其里，祇见其丑陋耳！是以文章巨公，皆不敢强作，非才之不逮也。亦如使中国人若作《郑瓜亭》、《小唐鸡》之解，则必且使人抚掌绝缨矣！惟益斋入侍忠宣王，与阎、赵诸学士游，备知诗余众体者，吾东方一人而已。然使后山、易安可作，未知以敝衣缓步为真孙叔敖也耶？以此知人不可造次为之。虽未知乐府，亦非我国文章之累也。愚之诵此言久矣，今以告监司广源李相国。相国曰：“子之言是矣！然学者如欲依样画胡卢，不可不广布是集也。”于是就旧本考校残文、误字，誊写净本，遂属晋州庆牧，使任绣梓。时弘治纪元之五年壬子，重阳后一日。都事月城李宗准仲钧识。

遗山乐府朱孝臧跋

右《遗山乐府》三卷，明宏治壬子高丽刊本也。《遗山乐府》一卷本，明钱塘凌彦翀云翰编选，劳巽卿谓即《词综》发凡之二卷本。阮伯元以五卷本《新乐府》当之，误矣。《新乐府》五卷，卢抱经谓出义门何氏。平定张硕洲穆，华亭张调甫家鼐两刻之。平定张氏本，今止四卷，末卷海丰吴氏补刻。顾是编，遗山《自序》亦称《新乐府》。“新”之云者，殆别乎诗中之乐府而言。或谓遗山词有《旧乐府》已佚者，非也！而篇次多寡，与五卷本不合，且有廿余阕溢乎其外者。张歙山谓五卷钞本流传谬乱百出，故二张所刊，未为尽善。或脱载全题，或漏列注语，且有坿刻他人之作不为标明，尤其失之甚者。是编讹字阙文，闲亦不免。老友吴伯宛寄属校刊。遂援凌、张诸本，勘举若干条，其异文得两通者，亦坿著焉。原本每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上下黑口双边，惟剜工稍陋，篇幅复漫漶，爰为移刻而记其行款如此。张玉田谓先生词深于用事，精于练句；杜善夫谓先生诗如佛说法，其言如蜜，中边皆甜。吾于先生词亦云。癸丑六月，归安朱孝臧跋。

续夷坚志一

宋无、王东诸跋

遗山，中原人。使生宋熙、丰闲，与苏、黄诸人同时，当大有声。不幸出完颜有国日。虽偏方以文饰戎事，用科举选人，惜又在贞祐前后，不得掌其笺牒文柄，故闲居著述。观其文与诗词，宏肆轶宕。及所传其国人号《中州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各有传，其颠叙其行业仕隐，诗则一联不遗；宋士夫沦陷其国者，概见于末。文有史法。其好义乐善之心，盖广矣！所续《夷坚志》，岂但过洪景卢而已！其自序可见也。恶善惩劝，纤细必录，可以知风俗而见人心？岂南北之有间哉？北方书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友人王起善见之，亟钞成帙。其学富笔勤又可知矣。持以示予，时日将夕，读至丙夜，尽四卷。深有启于予心！以病不能钞，姑识卷末而归之。壬申岁之除、商邱宋无子虚书于沙头白鸥眠处。

中州曾历览，底处觅孤坟！勋业元无我，文章正数君！渊源由《史》、《汉》，警策出机、云。予亦尚奇者，何期广见闻。吴道辅景文。

子思子云：“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洪景卢《夷坚志》多政、宣事；元好问《续志》多泰和、贞祐事。其视平世有闲耳！砦窳叟。

吴中王起善博学且勤，人有异书，必手钞之，此其一也。按《续夷坚志》乃遗山先生当中原陆沈之时，皆耳闻目见之事，非若洪景卢演史寓言也。其劝善戒恶，不为无补。吾知起善推广之心，即遗山之心也。至顺三年，朱方石岩民瞻氏识。

遗山先生《续夷坚志》二卷，乃吴中王起善钞本，今归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岁闰三月十七日丁亥借录，至四月七日丙午录毕于泗北村居映雪斋、华亭。在家道人孙道明明叔，时年六十有七也。予钞北地枣本《续夷坚志》四册，实遗山先生所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获一观。谨录此《传》，附于所书之后云。是年花朝日、吴下王东起善识。《传》不录

余集序

遗山先生当金源末造，备位下僚，浮湛散秩；洊登左司，旋遭丧乱，沦落以终。晚年以著述自任，颇有志于国史，又为人所沮。诗文之外，寄意于《中州》一集。文人少达而多穷，不信然哉！此《夷坚志》虽续洪氏，而适当百六之会，灾变频仍，五行乖舛，有开必先，动关运会。非吊诡之厄言，实禨祥之外乘。不贤识小，又何讥焉？仆来豫，荣别驾庆出以相，乃其尊甫筠圃先生读易楼藏本。书凡二卷，而宋子虚、王起善二跋皆云四卷，又称其别有自序，而卷中无之。不复可考矣！书中大半东京琐事。余初来，颇资闻见。因为较其讹脱，仍分四卷，以还旧观。手钞付梓，且依翁氏所辑遗山《年谱》，略为表系以附于后，庶览者粗悉其平生云。嘉庆戊辰冬日，杭郡余集书于大梁书院。《表》不录

镇库宝

赵王镕炼丹成，不及饵，藏之镇州库藏中者余三百年。贞祐初，真定元帅三喜弃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阳，为胥莘公所劾，收之。丹入汴京，下丰衍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收，名色谓之“镇库宝。”京城变后，予同户部主事刘彦卿往观之。丹以漆柜盛，旁画广成子问道像。中复有漆合，高五寸，阔三寸，合盖上作九环，外八中一，以金涂之，各有流去声道相贯，环中作小孔，予意其为九转也。合中复有银合盛丹。合盖上镂佛一，左龙右凤，在佛座下，亦皆金涂。开视，丹体殊轻，周匝合中，色如枣皮漆，而裂璺纵横，绝不与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颇轻之。问主库者此有何异，曰：“无他，但阴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耳！”壬辰年亲见

金狮猛

正大初，张圣俞客舞阳县北街。一日，家婢从一弓手家买得一牛腰肾。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剥视之，得一石，作狮形，色如泥金所涂，前一蹄屈向内，一蹄枕之而睡。夜夜有光。高二寸余。殆秉异气所化。圣俞嫂吴收之。不知今存否也。圣俞说。

康李梦应

康伯禄、李钦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康与钦叔求梦于某神，伯禄梦城隍破，争船落水中，为一锦衣美妇援之而出。美妇援出，满眼皆桃花。钦叔梦人与桃符二，上写：‘宜入新年，长命富贵。’明日城陷，伯禄争船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船，走陕县。三四日改岁。陕令杨正卿令人送桃符，所书如梦中所云。正卿说。

包女得嫁

世俗传包希文以正直主东岳速报司，山野小民，无不知者。庚子秋，泰安界南征兵掠一妇还，云是希文孙女，颇有姿色。倡家欲高价买之，妇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财，捶楚备至，妇遂病。邻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谓人云：“我能脱此妇，令适良人。”即诣主家，闭目吁气，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态。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者出，大骂之。主人具香火，俯伏请罪，问何所触尊神？巫又大骂云：“我速报司也！汝何敢以我孙女为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灭汝门矣！”主家百拜谢过，不数日嫁之。

铁中虫

吾州会长老，住飞狐之团崖。初入院，典座僧白：“厨堂一镬，可供千人，然火则有声。今二年矣。人以为釜鸣不祥，废不敢用，妨大众作食。师欲如何？”会云：“吾就大众乞此镬，当任我料理。”众诺。乃椎破釜底，穴中得一虫，长二寸许，色深赤。盖此虫经火则有声。淄川杨叔能，亦尝见芒山均庆寺大镬破一窍，如合拳，中有一虫如蛴螬而红。此类大家往往见之。魏文帝《典论》以为火性酷烈，理无生物。特执方之论耳！团崖事，全唯识记

王增寿外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秀容东南双堡王增寿，号为外力，善角抵，人莫能敌。泰和末，官括驼。钉去声驼足令跛，自羊头村背负驼至代州。州守信以为然，增寿复负之而归。樊帅说

石中蛇蝎

泰和中，柏山长老志贤，住西京东堂，常住足备，即弃去。修浑源乐安桥岭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蝎相吞螯，人不知其何从而入也！贤曰：“此在吾法，是怨毒所化，随想而入，历千万劫而不得解者。若不为解却，他日亦道曾见我来。”即以大杖击之，竟无他异。全唯识说

任氏翁媪

定襄沙村，樊帅所居。说：里中任实洎其妻张氏，七十三岁，同年月日时生，复同年月日时死。古今所无有。

郑叟犯土禁

平舆南函头村郑二翁，资性强，不信禁忌。泰和八年，其家东南有所兴造，或言是太岁所在，不可犯。郑云：“我即太岁，尚何忌耶！”督役夫兴作。掘地不二尺，得妇人红绣鞋一双。役夫欲罢作，郑怒，取焚之，掘地愈急。又二三尺，得一黑鱼，即烹食之。不旬日，翁母并亡，又丧长子，连延十余口；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惧，避他所。祸乃息。

张童入冥

平舆南函头村张老者，以捕鹑为业，故人目为鹌鹑。年已老，止一儿，成童矣，一旦死。翁媪自念老无所倚，号哭闷绝，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复不忍。但累砖作邱，入地一二尺许。云：“吾儿还活！”人笑其痴，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复墓，恸哭不休。忽闻墓中呻吟声，翁媪惊曰：“吾儿果还魂矣！”撤砖曳棺出，舁归。儿果复活。俄索汤粥。良久，说初为人摄往冥司，儿哀诉主者：爹娘老可念，乞尽余年，葬送毕，死无所归恨！冥官颇怜之，即云：“今放汝归。语汝父，能弃打捕之业，汝命可延矣！”其父闻此语，尽焚网罟之属，挈儿入寺供佛。寺有一僧吕姓者，年未四十，仪表殊伟，曾上州作纲首。张童即前问僧：“师亦还魂耶？”吕云：“何曾死？”张童言，我在冥中引问次，见师在殿角铜柱上，铁绳系足，狱卒往来以棓撞师腋下，流血淋漓。及放归时，曾问监卒，吕师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脱下斋主经文，故受此报。”吕闻大骇。盖其腋下病一漏疮，已三年矣！儿初不知。吕遂洁居一室，日以诵经为课。凡三年，疮乃平。赵长官亲见之。

土禁二

乙巳春，怀州一花门生率仆掘地，得肉块一枚，其大三四升许。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肤膜。仆言：“土中肉块，人言为太岁，见者当凶，不可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云：“我宁知有太岁耶？”复令掘之，又得肉块二。不半年，死亡相踵，牛马皆尽。古人谓之“有凶祸而故犯之，是与神敌也！”申胡鲁邻居亲见之，为予言。

群熊

癸卯初，有熊数十万，从内乡硖石入西南山。衔枚并进。行既远，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群熊自食之。州县有文移传报。予于彰德见之。

刀生花

济源关侯庙大刀，辛丑岁，忽生花十许茎，各长一指，纤细如发，茎色微绿，其颠作细白花，大于黍米。予同舍李庆之子正甫为予言。

产龙

平定苇泊村，乙巳夏，一妇名马师婆，年五十许，怀孕六年有余，今年方产一龙。官司问所由，此妇说，怀孕至三四年不产，其夫曹主簿惧为变怪，即遣逐之。及临产，恍忽中，见人从罗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自陈云：“寄托数年，今当舍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讫，一白衣人掖之而去，至门，昏不知人。久之乃苏。旁人为说，晦冥中雷震者三，龙从妇身飞去，遂失身孕所在。

萧卞异政

萧卞，贞祐中为寿州。一日，杨津巡逻回，忽马前一黄犬掉尾驯扰，且走且顾，如欲导人者。卞遣二卒随之，径至西河岸舀井中，垂头下视。卒就观之，井垠有微血，一尸在内。即驰报卞，呼地主守护之。犬又导入城，望见一客店，鸣吠不已，如有所诉。卞呼主人者至。主人识此犬，云：“是朱客所畜。数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去，今犬独来，何也？”卞即拘船户，偕至县，令主人者认之。认是船户主，因问朱客所在，未加拷讯，随即首服。又有周立，采薪州西新寺滩，为虎所食。立妻泣诉于卞。卞曰：“吾为尔一行。”率僮仆十余辈，驰至新寺滩丛薄间，见一虎，帖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驱执者。卞以一矢毙之。剖其腹，中环故在身。范司农拯之说。

土中血肉

何信叔，许州人，承安中进士。崇庆初，以父忧居乡里。庭中尝夜见光，信叔曰：“此宝器也！”率僮仆掘之。深丈余，得肉块一，如盆盎大。家人大骇，亟命埋之。信叔寻以疾亡。妻及家属十余人相继殁。识者谓：“肉块，太岁也！祸将发，故光怪先见。”

玉食之祸

燕人刘伯鱼，以赀雄大定间。性资豪侈，非珍膳不下筋。闲舍数百人，悉召尚食诸人居之，且时有赐赡。问知肉食之品，或一二效之。既老而病，财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削，郁郁以死。十数年后，两儿行丐于市。玉食之祸，耳目所见不知其几人！聊记此耳。二事亦司农云。

京娘墓

都转运使王宗元老之父础，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许，初就举选，肄业县廨之后园。一日晚，步花石间，与一女子遇。问其姓名，云：“我前任杨令女。”元老悦其稚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与之合。他日寒食，元老为友招，击丸于园西隙地。仆有指京娘墓窝杨者，元老因问京娘为谁？同辈言：“前令杨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闻杨令之女，心始疑之。归坐书舍，少须，女至。娇啼宛转，将进复止。谓元老曰：“君已知我，复何言也！幽明异路，亦难久处。今试期在迩，君必登科，中间小有龃龉，至如有疾，亦当力疾而往。当见君辽阳道中。”言讫而去。元老寻病。父母不欲令就举。月余小愈，元老锐意请行，以车载之。途次辽河淀，霖雨泥淖，车不能进。同行者鞭马就道。车独行数里而轴折。元老忧不知所为。忽有田夫，腰斤斧负轴而来，问之，匠者也。元老叹曰：“此地前后二百里无民居，今与匠者值，非阴相耶！”治轴讫，将行，俄见一车，车中人即京娘也。元老惊喜曰：“尔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记辽阳道中相见之语乎？知君有难，故来相慰耳！”元老问：“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即登车，第言“尚书珍重”而已。元老不数日达上京，擢第。明昌中为运使，车驾享太室，摄礼部尚书。数日而薨。

神霄丹宝

宣和方士，烧水银为黄金，铸为钱。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宝”；五福者曰“五福丹宝”；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钱归内府，海陵以赐幸臣。得者以为帽环，服之不中暍云。内藏库使王寿孙说

榖画

西京田叟，自号瓦盆子，年七十余。所作《尧民图》，青缣为地，榖桦皮为之。暗室中作小窍取明，与主客谈笑为之。尝戏于袖中掏虱数枚，乱掷客衣上，客以为真虱而拾之。其技如此。性刚狷，自神其艺，不轻与人。己所不欲，虽千金不就也。盖榖画不见于书传，当自此人始耳。事见平阳都运使张伯英文

枸杞

泰和初，定陶古城崩摧。出一枸杞根，方广一尺许，作卧狗状。足尾皆具，觜亦有细毛。上一枝直出。县外一农家得之，里社传玩。寻为县官所夺。崔君佐见此，时年十五六矣。

诗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仲经赴官，咸平道中，有诗云：“山云欲雨花先惨，客路无人鸟亦悲。”刘御史云卿诗：“坏壁秋镫挑梦破，老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叶扫不尽，寒花看即休。”未几皆下世。殆诗谶也！至如杨敏行《昼眠》云：“身如蝉蜕一榻上，梦逐杨花千里飞。”真鬼语，何谶之有！

敏之兄诗谶

敏之兄，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约与王元卿、田德秀、田献卿辈燕集，而其夜阴晦，罢。敏之有诗云：“佳辰无物慰相思，先赏空吟昨夜诗。莫倦更深仍坐待，密云还有暂开时。”王、田戏曰：“诗境不开廓，君才尽耶？”敏之叹曰：“我得年仅三十，境界得开廓否？”明年遭城陷之祸，年才三十二。

申伯胜诗兆

高平申万全，字伯胜，正大中，以史院编修官从宗室庆山南征。道中有诗云：“回首西风谢敝庐。崎岖又复逐戎车。人生行止元无定，一苇江湖听所如。”不数日，溺淮水死。

天庆鹤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龙冈之上。置宣圣庙、铁佛寺、天庆观，为州之镇。天庆观老君殿尊像极高大，唐七帝列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晋天福二年重修。每岁二月十五日，道家号“贞元节，”是日有鹤来会。多至数十，少亦不绝一二，翔舞坛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观，旁近城上。州刺史约：先见鹤者有赏。四远黄冠及游客，来者三日不绝。贞祐兵乱，殿废，鹤遂不至。

告成旱魃

贞祐初，洛阳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人传有旱魃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随之。”命少年辈合昏后凭高望之，果见火光入一农民家，随以大棓击之。火焰散乱，有声如驰。古人说，旱魃长三尺，其行如风。至于有驰声，则不载也。

玉儿当是其名

太原庙学，旧有鬼妇人。是宋时一提刑妾，为正室妒，捶而死，倒埋学旁，其处有桑生焉。此鬼时入斋舍，与人戏语，然不为祟也。大定中，有数人夜宿时习斋。三更后，忽闻窗外履声，须臾入斋，以手遍拊睡者云：此人及第，此人不及第。既而曰：“休惊、休惊也。”及至后，皆如其言。学正马持正说。睡者赵文卿、段国华、郭及之

王氏金马

太原王氏，上世业医，有阴德闻里中。至君玉之父，翁母皆敬神佛。一净室中安置经像，扃钥甚严，于洒扫母亦亲为之。一日晚，入室中焚诵，忽供几下一细小物跳跃而出，有光随之，须臾，作声如马嘶。母起立祝曰：“古老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金马驹，今真见之！果欲送福，来老妇衣襟中！”即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视之，金马也！君玉以天眷二年第，器玉、汝玉皇统元年相次科第。乡人荣之，号“三桂王氏。”府尹并以“三桂”名所居之坊。翁四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荫补。至其孙仲泽，复为名进士，文章、政事、谈辨、字画，大为时辈所推。金马方广三寸，金作枣瓤色，项颈微高，尾上揭如艾炷，髀股圆滑。兵乱之后，予曾见之。浚州清卿房约为赋《金马辞》也

王云鹤

王中立，字汤臣，岢岚人。博览强记，问无不知。少日治《易》，有声场屋。家豪于财，客日满门，延待备极丰腆。其自奉则日食淡汤饼一杯而已。年未四十丧妻。不娶，亦不就举，独处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时人觉其谈吐高阔，诗画超绝，若有物附之者。问之不言也。大安初，遇闲闲赵公于平定，遗之诗曰：“寄与闲闲傲浪仙，枉随诗酒堕凡缘。黄尘遮断来时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谪降。为世味所著，亦有迷而不返者，如公与我皆是也。一日来都下，馆于闲闲公家。《中秋》诗有：“印透山河影，照开天地心。人世有昏晓，我胸无古今”之句，闲闲大奇之。因索墨水一盂，如言与之。明旦不告而去。壁闲留“龟鹤”二字，广长一丈，墨水具在不知何物书之也。少之，先生从外来，问所以然，不答。题其旁云：“天地之间一古儒，醒来不记醉中书。旁人错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先生诗如：“醉袖舞嫌天地窄，诗情狂压海山平。忽惊风浪耳边过，不觉神形来世中。因君感激从君说，凿破机关有亦惊。”此类甚多。人有问世外事者，亦一二言之。好作擘窠大字，势极飞动，闲闲极爱之。屏山李之纯尝见先生，商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论议数十条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诘难，然后以己意断之。以为辨博中第一流也。临终豫克死期，如言而逝。年四十九。晚年易名云鹤，号拟栩道人。人物如世画吕公，肩微耸耳。

董国华

董文甫，字国华，潞人，承安中进士。资淳质，泊于世味，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学道。闲居宝丰，父子闭户读书。朝夕不给，晏如也。先生历金昌府判官、礼部员外。正大中，以公事至杞县。自知死期，作书与家人及同官，又与杞县令佐诗，多至三十余首。书毕坐化。

卫文仲

卫文仲，襄城人，承安中进士。性好淡泊，读书学道，故仕宦不进。平居好歌东坡《赤壁词》。临终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后事，即命闭户。危坐床上，诵《赤壁词》，又歌末后二句。歌罢怡然而逝。

一行墓石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太博机，贞祐兵乱后，自管湖州刺史，迁济州。民居官舍皆被焚。机复立州宅。掘一黄土坡，偶值古冢，乃唐一行禅师墓。有石记云：“刘机当破吾墓。”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台山中。人至泉所，以纱帛障眼，下视泉水，或见月在水中，故泉以为号。历数千百人，乃一二见之。大参杨叔玉，五台人，为予言：“明月泉吾所亲见，非传闻也！”

石守道心化石

徂徕石守道墓，在奉符。泰和中，墓崩，诸孙具棺葬。骸骨与常人无异，独其心如合两手，已化石矣。

毁宝鼎

皇统中修内司，烧琉璃瓦。毁一大鼎，三日不镕。鼎欲败，有声如雷，闻三十里外。人谓：成败有数，数与陇会，虽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鼎矣！希颜说

田鼠

正大壬戌，内乡北山农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百为群，所过禾稼为空。猎户射得数头，有重十余斤者，毛色似水獭。未尝闻如此大鼠也。

天魔祟

泰和末，雷景滂任寿州防御判官，弟希颜亦到官。有官妓香香，为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数日不起。希颜谓其同列者言：“有一妇人为天魔所著，挈上浮图颠，凡妇意所欲，无不立致。一日见布幔车过塔下，妇谓魔言：‘车中贵人妻，汝取其钗来！’魔去良久乃至，无所得。妇问故，曰：‘彼福人，有神护之，望而不得前。’妇又问：‘彼以贵人妻，故有神护也？’曰：‘不缘贵人，但其不食牛肉故耳！’妇即发愿：‘我若脱此祟，不但我终身不食牛肉，誓尽此生劝人不食。’言未竟，魔大骂而去，遂不复至。妇大呼求救，其家以绳挽之而下，竟得全活。阿香能不食牛肉，发愿神佛前，祟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告香，香即发愿。后十余日，靓妆袨服持酒来谢云：“得学士所教，今为平人矣！”

神哥

孙国镇内翰族妇，有为山魈所污者。魈自言：“汝若资用所阙，我能立致。”尝积绢满庭，皆有真定库印。妇家以官物累己，乞屏去。俄顷，失绢所在。又一白马，金鞍宝勒，不知从来，而系之枥下。家人益惧。祈请良久，马忽不见。诸子窃议，呼魈为“五郎”，云：“设若人家无嗣，能为致一子否？”明旦，一孩子面目如画，锦绷绣褓，卧之床上。老幼拜祷，不愿受。竟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因字之曰“神哥”。年六岁病卒。

王确为兄所挞

外祖柔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最小弟确，酗酒，欺幼孤。外祖母张容忍既久，无所控诉，遂病不能起。一夕，与诸女并寝。夜半镫暗，闻骚窣声。少之，触双陆棋子乱，啧啧有声，屡叹。外祖母哭失声。因言：“五叔恃酒见陵，官法不能制。若不禁止之，母子将为鱼肉矣！”不数日，确承醉，夜出定襄，归，至赵村，值外祖于中路，画地大数，随以马策乱捶。确抱头窜伏，仅能至家。取火视之，衫服碎破，肿青满背。明日，就外祖像前百拜谢。后酒亦不饮。

王全美母氏诗语

定襄王全美之母，从幼事佛，既老，奉香火益勤。先不知书，忽一日，谓敏之兄，言：“外生，我漫得一句，汝看作得偈否？”举似凡十数句，惟“天机割断繁华梦，”殆似从慧中得之。母未几下世。

虱异

德顺破后，民居官寺皆被焚。内城之下有礶数十，垂索在故营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见每一索，从上至下大虱遍裹，如脂蜡灌烛然。闻汴京被攻之后亦如是。丧乱之极，天地间亦何所不有也！

单州民妻

贞祐初，虞县黄九者，从佛儿堙贼钻天怪作乱于单父，虏老幼数百。中一妇有姿色，黄欲劫取。妇阳谓贼曰：“吾夫少选至，愿一见，嫁君未晚。”及见其夫，诉以劫取之事，因指黄九恶语大骂。贼不胜愤，砍杀之，被砍处不血出，但白膏流。黄冠禹冀之说。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许人。乱后，居洛阳东南左家庄，以佣为业。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马策乱捶而死。妻梁氏舁尸诣营中诉之。通事乃贵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头、白金一笏，就梁赎罪。且说之曰：“汝夫死亦天命。两子皆幼，得钱可以自养。就令杀此人，于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无罪而死，岂可言利？但得此奴偿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众不可夺，谓梁氏曰：“汝宁欲自杀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众惧此妇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杀之。梁氏掬血饮之，携二子去。洛阳翟志忠云。

李昼病目

聊城李昼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无目。李去岁一目复枯。问神霄何道士求治疗。何问：“渠宁作亏心事耶？”李言：“平生塑神像，急须用目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往往就神像摧塌处剜取之，殆以此故耶？”丁酉岁春，何来阳平，谓予言。李吝少费，受此报！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缝为业，年三十七。一日，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卧一桃园中。忽梦一神人，被金甲执戟，至其旁蹴之使起。王问何为神？曰：“吾为汝送尾来。”自后觉尻骨痛痒。数日，生一尾，指许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贯心髓，炙之亦然。因自言不孝于母，使至饥饿，故受此报。每逢人看，则痛痒少止，否则不可耐也。因问何求疗。何无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何道士云。

石公阴德

国初定州唐县王八郎，姿容雄伟，膂力绝人。为相者所惑，谋作乱。因设诡计，籍乡人姓名。未及引诱，为人所告。州将高某捕获，按籍逮捕，凡数千人。高欲一切以造逆当。石公时为都司，谏止之曰：“以诡计籍人名，罪止王八。其他无豫谋者，使其在诖误之列且不可，况诬以从逆乎？”州将不悦，命他吏鞫其事。吏承风旨，文致其罪。然州将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八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雪人之冤，一死何惜！”州将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思之。”明日，即从石公议，戮首恶二三人，余悉纵遣。并取旧案焚之。石公之子琚，业进士，天眷初，第一人擢第。大定中，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阴德，乡人无大小能备道之。

马三诋欺报

恩州刘马三，以钩距致富。尝用诡计取邻舍袁春田。春诉于官，马三出契券为质，竟夺之。春不能平，日为乡人言：“渠诋欺如此，已将为异类矣！”马三亦自誓云：“我果诈取汝田，当如所言也！”泰和二年，马三以病死。袁春家犬乳数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纯白，有朱书：“我是恩州刘马三”七字。马三素多怨家，竟欲出钱买之。寻为州刺史所取。阖郡皆知。马氏子孙不胜其辱，购而藏于家。

白神官

鄜州洛交，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官者，能以左道作怪变。如平地起龙、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见佛像，光怪夺目。数百里间无不归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时为此县主簿，捕得之。问所以能怪变者，皆托以天神所为。及掘得狐涎一罂，神官乃伏罪。决杖二百而死。县境为之肃然。其后吾舅彦师，再到洛交，去外祖已四十年。访旧事，父老尚能言之，因问曰：“君是杖杀白神官王主簿子孙乎？”

贾道士前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德朝元观贾道士，鱼儿泊贾大夫之子，知其前身本潞州人义镇王秀才。贞祐之兵，为北骑所俘乘骑他出，逃去。骑追及，枪中其额而死。死后性不昧。顾盼中有二人来扶之，使历观诸狱，不忍恐怖，复扶之出。过一石桥，见莲花盆子中，贮恶血汁，令饮之。觉腥，口不可近，不肯饮。二人不之强，但推堕水中。既而开目，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儿，及满月，乡邻来贺，皆见，但语不出。六七岁说前事，即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许之。送朝元观作道童。一日，俘主来观中，人说前事。俘主亦了了能记，都不差。视其额角，疮瘢犹存。

旬会之异

定襄魏仲仪，以经童出身，得辽阳警巡院判官。将复应词赋举，与同辈结夏课，十日一宴集。中一举子物故。他日旬会，诸人感叹存歿，仍于故人设位。少选，食至，诸人举匕箸，而设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声，竟至罢食。

济源灵感

济源庙，隋时建。庙后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献酒及冥钱，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岁春暮，纸灰从水底出，谓之海醮。水亦有澄彻时，池底物历历见之。或时水底酒尊、伞扇浮游水面，谓之神赐。虽重若银杯、香合，亦浮。观者环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长漉篱挹取，拜赐而去。酒尊皆有镌记，年月、姓名。饮之往往有味云。

续夷坚志二

贞鸡

房皞希白，宰卢氏时，客至，烹一鸡。其雌绕舍悲鸣，三日不饮啄而死。文士多为诗文。予号之为“贞鸡”。

王氏孝犬

王怀州家小儿子五哥畜一犬，甚驯。五哥十二、三死，犬随至葬所徘徊望顾，如有所见者。自后，日一往墓侧，暮乃归。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狐锯树

阳曲北郑村中社铁李者，以捕狐为业。大定末，一日张网沟北古墓中，系一鸽为饵，身在大树上伺之。二更后，群狐至，作人语云：“铁李、铁李，汝以鸽赚我耶？汝家父子，驴群相似，不肯做庄农，只学杀生。俺内外六亲，都是此贼害却。今日天数到此，好好下树来。不然，锯倒别说话！”即闻有拽锯声，大呼搽镬煮油，当烹此贼！火亦随起。铁李惧，不知所为。顾腰惟有大斧，思树倒则乱斫之。须臾天晓，狐乃去。树无锯痕，旁有牛肋数枝而已。铁李知其变幻无实，其夜复往。未一更，狐至，泣骂俱有伦。李腰悬火罐，取卷爆潜爇之，掷树下。药火发，猛作大声，群狐乱走。为网所胄，瞑目待毙，不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语。以斧椎杀之。

济水鱼飞

壬寅岁，济源水中鱼飞起，鸟鹊啄食之而堕，人取食，无他异。甲辰冬，安贤镇西南之马陵，平旦无风云，忽空中堕鱼七八头，不知所来。又比济源者差小。陶朱种鱼法：池中著鳖，不尔，则飞去。

石佛动

正大八年，滕州东三里，有石佛一躯，忽自动摇者数月。及州将死，乃定。禹冀之闻张仲安说。

鬼拔树

兴定末，曹州一农民，一日行道中，忽骤雨。闻空中人语云："敢否"？俄又闻大笑声。此人行半里，见道左大柳树拔根出，掷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臀髀痕，如麦笼许。盖神拔树，偃坐泥中，破笑耳。

高尉阴德

高工部有邻，字德卿。父飞狐令集，尝尉南和，以公事活千余人。德卿生于此邑。四十年后，拜安国军节度使。父老有及见当时事者，扶杖迎劳，欢呼马前。德卿亦为立碑尉厅，道所以阴德阳报之故。不逾月，子嵩、犹子铸，同榜登科。时人荣之。

胡公去狐

胡彦高，明昌二年以廉举为即墨令。县廨在古城之隅，为妖狐所据，昼伏夜出，变化狡狯：或为狱卒，纵遣囚系；或为官妓，盗驿传被幙，媚惑男女。有迷乱至死者。邑人无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余五十年矣！彦高到官，问知其然。顾谓同僚："官舍所以居贤，今令不得居，而鬼物据之耶？"时室空已久，颓圮殊甚。即令完葺之。明日，即厅事理务，抵暮张烛而坐。夜半，狐鸣后圃中，一倡百和，少顷坌集，周匝庭内。中一大白狐据地而吼，如欲抟噬然。卒伍散走，投避无所。彦高端坐不动，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复来。又十许日，传一女奴，跳踯歌笑，狂若寐语。彦高以朱书置奴钗间，逼逐之，奴即日知人。明旦，尉自巡逻还，遭群狐数百，由县东南去。狐复惑登州吏目江崇家一妇。崇就海岛中请道士行法：乘妇人狂乱，缚置车轮上，埋轴地中，令人转之。既久，妇人快吐腥涎，乃道是即墨狐，为胡公逐至此。即墨父老为彦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屏山李之纯之记也。彦高，武安人，仕至凤翔同知。

吕守诗谶

吕卿，字祥卿，大兴人。刺汝州一月而罢。题诗望崧楼有："珍重楼中旧山色，好将眉黛事新官。"未几物故。人以为诗谶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内翰梦

孟内翰友之，大定三年，乡、府、省、御，四试皆第一，供奉翰林。历曹王府文学，以疾寻医。久之，授同知单州军州事。丁内艰，哀毁致卒。友之未第前。梦中豫知前涂所至，其后皆验。邻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连夕星殒于虚轩前。汴人高公振特夫挽之曰：“见说平生梦，前途尽目前。”又云：“人嗟埋玉树，天为启文星。”诗虽不甚工，有以见友之出处之际，死生之变，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内重名畀之者，为不偶然也。

麻神童

麻九畴字知几，献州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作大字有及数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见，问：“汝入宫中，亦惧怯否？”对曰：“君臣犹父子也，子宁惧父乎？”上奇之。明昌以来，以神童称者五人：太原常添寿，四岁作诗云：“我有一卷经，不用笔笔成”；合河刘文荣，六岁作诗云：“莺花新物态，日月老天公”；刘微七岁，被旨赋《凤皇来仪》；新恩张世杰，五、六岁，亦召入，赋《元妃素罗扇画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栽”，其后常隐居不出；余三人皆无可称道，独知几能自树立。一旦名重天下，耆旧如闲闲公，且以“征君”目之而不名云。

陈守诚感

陈大年字世德，吉州人。泰和中刺吾州。时秋旱，蝗自南而北。世德祭于石岭关，遂不入境。死囚马柏儿，移勘更数州，已十三年矣！陈已决其死，止待署字矣。陈夜祷星下：“决囚无复疑，尚虑有冤。今旱已极，囚果不冤，明当大雨；如冤，则雨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决此囚。是岁大熟。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质夫，四岁赋《雪花》诗云：“琼英与玉蕊，片片落阶墀。问著花来处，东君也不知。”仕为辽相，归朝授平章政事、濮国公。

陈希夷灵骨

华山张超谷，陈希夷灵骨在焉。山径险绝，下临无地。河中李钦叔尝至其处。陈骨长大，异于今人，坚重腴莹如青玉。道力所至，具见于此。弟子某，遗骸亦在其旁，以陈比之，仙凡为不侔矣！

马光尘画

马资深之子光尘，十许岁，画山水，有远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内翰题其画云：“珠璧佳城下，丹青败稿闲。残年两行泪，绝笔数重山。”人谓童丱而以画称，且为名流所嗟惜，古亦不多见也。

马啮定襄簿

泰和中，一国姓人为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马逸，直上厅啮主簿倒。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数十人，号叫捶楚，不能救。不半时顷，啮簿死。伤折处所不忍视。马走出城，罗得之。三日葬簿，缚马投火中。人谓：此马不为物所凭，则他世报怨也。

鬼市

裴翰林择之，阳武人。六七岁时，以大父马上抱往县东北庄。至外壕，见门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许，男女老幼，吏卒僧道，穰穰往来，市人买卖，负担、驴驼、车载，无所不有。以告其大父，大父以为妄，不之信也。盖三、四至其处，亦皆见之。此与《吕氏碣石录》记武平周鼎，童时村居，一日，县人市集，鼎骑长耳，从父入市。时地色微辨，见道旁两列皆佛像，闭目不敢视，开目又不见。两事大相类。但佛像之多，何也？

原武阎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阎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乱死。其家墙下丁壮被虏，不及埋掩。此时僵尸满野，例为狐犬所食，不辨谁某。阎氏犬亦食人，但守护翁母，日与众犬斗，他犬无敢近者。前后月余。阎氏子侄有逃归者，竟得全骸而瘞。真孝犬也！

历年之谶

古人上寿皆以千万岁寿为言，国初种人纯质，每举觞惟祝百二十岁而已。盖武元以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乙未为收国元年，至哀宗天兴三年蔡州陷，适两甲子周矣！历年之谶遂应。

巽齐之谶

天会八年，册刘豫为大齐皇帝，都大名。诸门旧有巽齐、安流、顺豫之号，以门名色瑞，因取三市门名阜昌者建元。虽出于傅会，亦有数焉。

桃杯

巩下韩道人，本出衣冠家，曾以荫补官。中年遇异人，有所得，即弃官学道。予曾见之秦州之陇城。说泰和初，秋雨后行山间，忽见一大叶随流而下，韩初不以为意，俄数叶间一桃大如杯盌，为石所碍而止。韩取得之。桃红而香，非凡目所常见，知为希遇。望三峰再拜食之。尽，怀枝叶归。就洞穴高绝处，钻桃核破，取仁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为两酒杯，各受一勺余。韩从此或食或辟谷。时年已六十，状貌只如四十许人。一日从予乞酒，以此杯酌。核得酒，红润如新。约予赋《桃杯诗》，因循未暇。北渡后，长春尹师亦有一桃杯，云是宣、政内府物云。

溺死鬼

泽州有针工。一日人定后，方阅针次，闻人沿濠上来，喜笑曰："明日得替矣！"人问替者为谁？曰："一走卒自真定肩伞插书夹，来濠中浴，我得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针工出门望，无所见，知其为鬼。明日立门首待之。早食后，一疾卒留伞与书夹针工家，云欲往濠中浴。针工问之，则从真定来。因为卒言：城中有浴室，请以揩背钱相助。卒问其故，工具以昨所闻告，辞谢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后，有掷瓦砾于门大骂曰：“我辛苦得替，却为此贼坏却，我誓拽汝水中！”明旦，见瓦砾堆。数夕不罢。此人迁居避之。秘水焦符村说

棣州学鬼妇

王右司仲泽，少日住棣州学。厨人告言：“一妇人鬼，每夜来搅扰，不得睡。”泽言：“今夕若复来，汝捽其衣大叫，我辈往视之。”其夜果来，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诸生持镫往视之，乃一古棺板。焚之，而怪遂绝。仲泽说

汤盘周鼎

秀岩安常字顺之，常从党承旨学大篆，多识古文奇字。泰和末，尝见内府所藏汤盘，作白玉方斗，近四小寸，底铭九字，即：“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饕餮象在雷文中。铭云：“鲁公作文王尊彝”。铜既古，莹如碧玉，无复铜性矣。

莲十三花

同年康良辅说，磁州观台刘轨家，承安中，池莲一茎开十三花。是岁，轨登科。终于京兆按察判官。

瑞禾

凤翔虢县太子庄，庚子岁，郝氏谷田八十亩，每茎一叶一小穗，至十二数，并大穗为十三。试割一丛治之，得谷十升。明年，郝使统军万人，佩金虎符。偏将李恺曾见古有一茎九穗，盖不如是之多也。

黄真人

修武张字君冕，其父仲和，少日为府史，好祈仙。一日，黄翻绰降，因留事之，谓之黄真人。悬笔画像前，每事祷之。君冕崇庆二年赴帘试。仲和问云：“儿子入试，御题得闻乎？”批曰：“天机不容泄！”及试期过，问之，即批云：“臣作股肱弼予违赋，成绩纪太常诗。”又问：“儿登第否？”批曰：“黄裳头、绿衣尾。”张不解，请解之，又批曰：“天机不容泄！”及四月，当唱名，张又问：“榜旦夕至，幸先告之！”即批云：“绿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榜至，黄吉甫真第一人，而君冕名最下。此类甚多。亦有俳谐诗，可笑。

摩利天咒

忻州刘军判，贞祐初，闻朔方人马动，家诵摩利天咒。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祸。独一奴不信，迫围城始诵之，被虏四五日亦逃归。南渡后，居永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即施此咒。文士薛曼卿记其事。

王叟阴德

穰县宋庄王叟，人目为王评事。身年八十一，妇八十，四子，有孙二十余人，曾孙亦娶妇。自叟至其曾，凡三十六房，夫妇皆结发，推户为县中第一。第四子荣，以军功官宣武军鲁山尉；长孙中武举，某州巡检。宋庄四区宅前大槐，数百年物，老干已枯，而五枝内向，各成大树，荫数十步。予在镇平日，尝过其家，见其康健如六十许。人谓必有阴德致然，问之不答。旁一叟云：“王评事年虽高，乃以诊治为生。病家来请，上马去，不以僮仆自随；为人处方，一药不备，不以和剂；贫家调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既平，不责一钱。此非阴德耶？”叟乃肯自言：“今商贩家自临洮山外，以长耳负甘草来，尘垢粪秽，何所不有？卸之药肆中，随即剉以与人。某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潠，暴晾如法，然后和药。他品悉然。非敢自为阴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尔也。”予酌酒与之曰：“此公阴德大矣！”

冯妇诗

武安县新安农冯氏病后，忽道一诗云：“城南池馆夹蒲津，野色林光物色真。满目烟霞蓬岛远，一溪花木武陵春。”泰和末病卒。胡国瑞说

石中龟

金门羽客李炼师，和顺人，尝为章庙所诏，提点天长观。平生灵异，如“金盂出水”之类甚多，至八十一事，图于邢州神霄宫壁间。门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传。召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龟，日在几案闲驯狎。如是百日。风过，失所在。武安王安卿说。

石中

长葛禹冀之，见华山隐者薛自然说，泰和中，华山石工破一石，石中一跳出，寻入水中。

高监偿债

遂平斗城镇高监，初到斗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绍继。高氏农民，淳质，堕其术中。所借钱麦积数百缗，后百方诋欺，一钱不偿。未几高监死，生一赤犊，腹下白毛成字云：“还债人高都监。”时武州人吴成可罢鄜畤丞，闲居此镇，作《牛报文》。

范元质决牛讼

范元质令平舆。函头村彭李家，兄弟皆豪于财。彭李三水牯生一犊，数日死，弃水中。邻张氏水牯亦生一犊。李三为牧儿所诱，窃张犊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张家挞之，遂告张曰：“李家犊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犊也！君告官，我往证之。”张愬之官。元质曰：“此不难。”命汲新水两盆，刺两牛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尖，血沥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犊子亦刺之，犊血沥水上，随与张牛血相入而凝。即以犊归张氏。县称神明。元质名天保，磁州人。进士赵公祥亲见

贾叟刻木

平阳贾叟，无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诏目之。交城县中寺一佛，是其所刻，仪相端严。僧说：贾初立木胎，先摸索之。意有所会，运斤如风。予因记赵州没眼僧，能噀墨作画，上布五彩亦噀之。毛提举家一虎，蹲大树下，旁卧一青彪，虎目烁烁如金，望之毛发森立。虽赵邈龌不是过。佛氏所谓六根互用者，殆从是而进耶？

阎大凭妇语

穰县孙庄农民阎大，正大中，与同里刘进往商洛买牛，而阎病死。刘以书报其家。阎母与妇望祭于所居之前，有回风吹纸灰往西南庄。此庄是阎小妇所居，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来报，阎大凭妇语，欲与母妻相见。母妻奔往，相持而哭，问：“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为刘进所欺，先此相告。某牛价几何，用绢若干；某牛价几何，用银若干；彼乘我死无证，欲相欺昧耳！”布金价直，皆令以笔记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渠有布绢，乃以行缠蔽我面。”傍一屠者云：“汝欠我肉钱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见还，今令我取还。”阎俯首久之，仰视屠云：“我已死，更理会甚？”观者大笑。他日，刘进及家。人说：向云阎大有灵，先以价直告其家矣！进见其母，一钱不敢欺焉。致远与阎一村落，为言如此。此与正大中黯卒石贵事同。贵死后凭一男子，就舞阳县吏征债，诉于司农卿张公，公异其事，命部掾王仲宽为理，贵有文券可凭，立命还之。

延寿丹

神仙辟谷延寿丹，一丸，终身不饥。光明朱砂一两，飞过用之；定粉一两，烧之黄色者；白茯苓如雪者一两，或加半两；黄丹、轻红者一两，飞过；秤乳香七钱半；水银三钱；大金箔三十片；白沙蜜一两；净蜡二两。右各择精细者。先将定粉入乳钵研开，次下水银再研，直侯无水银星子为度。次下黄丹、朱砂、金箔，再研，次下茯苓、乳香等细末同研匀。将药入垹碗，坐热汤上，勿令汤冷。另将蜜蜡开鎗，入药在内，木匙搅匀。众手丸。每一两作十二丸子，勿令有剂缝。或朱砂或水银为衣，不为衣亦可。如欲以水银为衣，取水银三、二粒，手心内用津唾擦青色，取药三、五丸搓之。合时忌鸡犬、妇人。药成，入垹器内贮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两、蜡一两、白面一斤，入蜜一两，和烧饼或煎饼。如无，食不托面或糯米粥亦可。须极饱，然后服药。以乳香汤下一丸。又一时辰许，再将白面炒熟，蜜蜡为丸，如桐子大，温白汤或乳香汤下百丸，名曰“后药”。先已饱食，又服后药，故二三日不困。虽困亦无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药后当万缘不染。夫心动则气散，语多则气伤，故辟谷者以宁心养气为本，事来则应，事过勿留于心，时时向日咽气，以为补助。茶汤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劳。十日后，饥肉虽瘦，而筋骨轻健，神观开朗。如欲开食，须二七日以后，候药在丹田，可开食。不及二七日而食，则药随脏腑而下矣！开食之后，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药，止以乳香汤匀之。凶年饥岁，至父子夫妇相啖，捣为泥丸，作弹子大，黄丹为衣，纸带子盛此药一丸，缝合著脐中，上用裹肚系定。每遇箭镞未出，先如上系定，顷用象牙末擦疮口。若中箭已久，须用锋刃或针，少少取破，搽象牙末，则箭镞自出。如鱼骨鲠喉，以至针、钱、麦芒，不限久近，皆验。

救熏死

辛未冬，德兴西南磨石窑，居民避兵其中。兵人来攻，窑中五百人，悉为烟火熏死。内一李帅者，迷闷中摸索得一冻芦菔，嚼之，汁才咽而苏。因与其兄，兄亦活。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芦菔，细物，活人之功乃如此！中流失船，一壶千金，真不虚语！河中人赵才卿又言："炭烟熏人，往往致死。临卧削芦菔一片著火中，即烟气不能毒人。如无芦菔时，豫暴干为末，备急用，亦可。"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传尸劳、寒热、困羸、喘嗽方：阿魏三钱；斫青蒿一握，细切；东北桃枝一握，细剉；甘草如病人中指许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夜浸药，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温服，分为三服以进。次服调槟榔末三钱。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夫病，妇人煎药；妇人病，丈夫煎药。合时忌孝服、孕妇、病人及腥秽物、鸡犬见。服药后忌油腻、湿面、冷硬物。服至一二剂，即吐出虫或泄泻，更不须服余药。若未吐利，即当尽服。病在上即吐，在下即利，皆出虫如马尾、人发之类，即当差。天下治劳，直须累月或经岁，唯此方得于神授，随手取效。陵川进士刘俞字彬叔，任都运司幕官日，得于阎郎陟，云是古崔家方。阎先患此疾，垂死，得方而愈。刘以治宁州一官妓，利寸白虫三四升，状如葱根，随即平复。服药后遂去诸疾，五藏虚羸，魂魄不安，即以白茯苓汤补之：白茯苓一钱；茯神一钱；人参三钱；远志三钱，去心；龙骨二钱；防风二钱；甘草三钱；麦门冬去心四钱，犀角五钱，错为末，生干地黄四钱；肥大枣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温下。如人行五里许，更进一服。仍避风寒。若觉未安，隔日更作一剂。已上两药，须连服之。好问案：此方本出普济加减方，其语简略，又不著所从来，而世人不甚敬信，故备论之。

背疽方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治发背、脑疽，一切恶疮：初觉时，采独科苍耳一根，连叶带子细剉，不犯铁器。用砂锅熬水二大碗，熬及一半。疮在上，饭后徐徐服之，吐出，候吐定再服，以尽为度。疮在下，空心服。疮自破出脓，更不溃引。疮上别以膏药傅之。此方京兆张伯玉家榜示传人，后昆仲皆登第。人谓善报。治一切恶疮，服瓜蒌方：悬蒌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姜四两；甘草二两，横文者佳，细切生用；无灰酒一碗，煎及半，浓服之，煎时不犯铜铁。病在上，食后；在下，空心。见洪氏方、陈日华方。中州初得于张户部林卿。其方有加大黄、或木香、或乳香、没药者。大率以瓜蒌、生姜、甘草为主。病疮先疏利，次用瓜蒌药，日以乳香、菉豆粉温下三五钱，防毒气入腹。外以膏涂傅之，病者亦无虑矣。好问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陇城。大安庚午春，先人疽发于鬓。好问愚幼，平居作举子计，于药医懵然无所知。庸医满前，任其施设，先君竟用是捐馆。其后还乡，得此方于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验之效。感念畴昔，惭恨入地。为人子不知医，其受祸乃如此！故并记之为戒。

内藏库龙

辽祖神册五年三月，黑龙见拽剌山阳水。辽祖驰往。三日乃得至，而龙尚不去。辽祖射之而毙。龙一角，尾长而足短，身长五尺，舌长二寸有半。命藏之内库。贞祐南渡尚在，人见舌作蒲稗形也。

都城夜怪

从舅张伯达知、征飞卿翱，崇庆二年正月同赴省试。所挈仆夫戏以王兴目之者，宿迎銮坊。夜起便旋，足才出门，见对街一鬼，青面赤发，目光如炬，腕悬一剑而坐。旁一卒侍立，狞恶尤可怖。兴大叫而仆，三四时许乃苏。问之，言所见如此。

都城大火

大安末，都城频岁大火。凡被焚之家，或墙壁间，先有朱书字记之，寻即火起。互相访问，无不然者。凡延烧三数万家。市中佛阁，自唐日有之，辽人又谓之护国仁王佛坛、千手眼大悲阁，字虞世南所书。及阁被焚，卫绍王有旨，令救世南书榜，顾盼中已无及矣！识者谓护国坛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虎贼弒逆之变。

骈胎

兴定、元光闲，阳翟小学王奉先，其妻先产四子，再生三子。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农民范班妻，连三岁举三男三女，皆死矣。此岁复生一男一女。其母从旁叹讶云："汝必不活，得早过去亦好。"儿忽能言，连曰："不去！不去！"母惊，语其父；语未竟，儿依前言不去。未几儿女皆死。南齐褚侍中澄《医说》，论受形有云："阴阳俱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骈胎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胎之兆。如言化生，固有是理，不足为讶。”予谓褚论固不可废，然骈胎品胎二家者，世亦不多见耳！

童哥

南渡后，京师一满师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贵家，姓阿不罕氏。八岁遭平章进忠弃都城，人负之，夺门出，人马蹂践而死。夙世负满师钱无算，今来偿之。京师贵家无不迎，至传达宫禁。问者焚香、酹酒，满袖手其旁，童自与人语，明了可辨。寻其声在空中，酹酒在地，则飕然而下，如就饮之者。问逋亡、遗失，不涉争讼，不关利害，则言之。问以千里外事，则曰：“我往问之。”良久至，必以困乏为言。所经之家，他日虽满不在，亦自来语话。满由是致富。汴京破后，闻复北上，出入贵近家矣。

生子两头

正大辛卯十二月，阳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两头。乳媪以为怪，摘去其一，气系分两岐而出。明年正月，西行诸军有三峰之败。

生死之数

王右司仲泽，识归德一武弁奥里光禄者，清州人，其子、孙、曾孙，男女俱以九月生，凡十六人。李昂霄同舍生刘远之，燕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阎内翰子秀之祖、之父洎其母，后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子秀亦然。岂偶然哉！

党承旨生死之异

承旨党公，初在孕，其母梦唐道士吴筠来托宿。为人仪表修整，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十八终于家。是夕，有大星殒于居。公篆籀入神，李阳冰以后，一人而已！尝谓唐人韩、蔡不通字学，八分自篆籀中来。故公书上轧钟、蔡，其下不论也。小楷如虞、褚，亦当为中朝第一。书法以鲁公为正，柳诚悬以下不论也。古人名一艺，而公独兼之，不谓之全可乎？其为当世所推重如此。东坡谓韩退之，生也有自来，而逝也有所为；以公生死之际观之，亦可以无愧斯语矣！

天赐夫人

广宁闾山公庙，灵应甚著，又其象设狞恶，林木蔽映，人白昼入其中，皆恐怖毛竖。旁近言：静夜时闻讯掠声。故过者或迂路避之。参知政事梁公肃，家此乡之牵马岭。作举子时，与诸生结夏课，谈及鬼神事，历数时人之胆勇者，梁公都不之许。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阴晦之际，入闾山庙、巡廊庑一周。诸生从臾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当就周行处以物画之，用是为验。”明日晚，约偕往。诸生待于庙门外。奋袖径去。画至庙之东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为鬼，负之出。诸生迎问何所见？梁公笑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负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见是一美妇，衣装绝与世俗不同。欲问诘之，则气息奄奄，状若昏醉。诸生真谓鬼物，环立守之。良久开目，见人环绕，惊怖不自禁。问此为何地？诸生为言其处，及庙中得之者；且诘其为人、为鬼？何所从来？妇言：“我扬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在舆中忽为大风所飘，神识散乱，不知何以至此？”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从扬州送一妻至，诚有冥数存乎其间！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携妇归。寻擢第。不十数年，致身通显。妇举数子。故时人有“天赐夫人”之目，至于传达宫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节度彰德，相下耆旧仍有及见之者。兵乱后，梁氏尚多，问其家世，多“天赐”诸孙行云。

北面大王

参政梁公肃，举子时，祈仙问前途。仙批云：“六十入相而已。”后节度彰德，年适六十，以入相未应。会世宗怒宋人就驿中取国书，选于朝，孰可为详问使、不辱君命者，宰相以公应诏。使还，称旨，拜参政。入相之应乃在此。阎内翰子秀笔录，记公临终前二日言：“上帝召我为北面大王。”遂卒。

刘政纯孝

洺州人刘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经旬复见。及病，昼夜奉医药，衣不解带，刲股肉啖之，至于再三。母死，负土成坟，邻愿助之，不受。禽鸟哀鸣集于墓树。庐墓侧终丧。守臣以闻，世宗嘉之，授太子掌饮丞。以事附史院《本纪》。

卷三

杨洞微

道士杨谷，字洞微，代州人，隐居华山。为人仪观秀伟，道行卓绝，平生未尝与物忤。通《庄》、《易》，世以“《庄子》杨先生”目之。明昌闲，诏征高道，隶天长观。未几还山。其将归也，与知观侯生食于市，书数“火”字于食案。又属侯言：“昨过沃州，闻君母病，可速归。”侯以假去。及至沃州而母不病。侯生谇语曰：“渠绐我邪！”及北还，天长已被焚矣！又尝与客游崧山白龟泉上。见一石蠏出，客曰：“蠏横行，殆天性乎？”洞微曰：“此物固横行，恨不值正人耳！”随以手指之蠏即正行。晚爱中方，卜居之。中方旧无泉，苦于远汲。洞微言：“山秀如此，不应无泉。”乃斋沐致祷。筮之，得吉征。是时十月，庵旁近葵花荣茂。洞微云：“于文，‘草癸’为‘葵’，此殆水征也！”与众道士行寻之。见巽隅草树间隐隐有微润，掘之，果得泉，可供数百指。然东隔绝涧，南限群峰，石壁峻峭，几百步不可越。洞微与弟子吕泽辈沿壁作栈道，以通往来。人以栈木易朽，虑有颠挤之患，乃就壁取石，凿窍嵌之，叠为石梁，甃泉为池。自是中方得水甚易。至今人目为“杨公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闲闲尝为作文记之。又言：“吾友潘若净，字清容，有道之士也。尝从洞微游，甚叹服之。云：‘杨洞微，当求之古人中耳！’”闲闲后过华州，追怀洞微云：“前年曾就云台宿。知有先生在华山。今日白云峰顶起，却疑骑鹤下人间。”其称道如此。

测影

司天测景，冬夏二至，中都以北渐差。中都冬至一丈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昼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山后凉陉金莲川在都西北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昼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上京临潢府在都北三千里，夏至昼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吕氏碣石录》云。

猎犬

泰和五年，道陵猎云龙川。兴州产犬，宗室咬住进数犬云：“可备射虎，”上因令试之。犬见虎，一前出诱之，虎奔逐；众犬群起，或前或后，左右伺便捋啮。虎艰于周旋，或怒跃一二丈，意欲逸去，而群犬随及。虎既困而卧，卫士前射之。竟毙于群犬。

雷震佃客

陕州卢村张海，与同里一农民有。佃客发谋，诬此人以烧麦积。渠从旁证之。海缚农民解尉司。农性纯质，不能自明，分一死矣！三人者行至南城外，忽雷震佃客，从空而下，骨肉皆尽，惟皮发存耳！士人牛叔玉亲见。时郭敬叔为陕令也。

方长老前身

丹霞长老义方，字志道，尉氏人。前身柳小二，亦县人。大定初，群小聚议烧相国寺三门，乘乱劫军资库。凡五十人，分部探姓名，柳小二与一人当放火。先就门下行视可以谋度举火。柳私自念言：“此门国力所成，大如木山，一火之后，再不可得。如此功缘，我乃坏之，可惜、可惜！”感叹之际，被擒州桥上，讯掠而死。死后托生县中陈家。六七岁能言前世事。访父母妻子、及垫财所在，信为柳小二无疑。小二家供给之。出家法云寺，后嗣法铸和尚。住丹霞寺，亲为予言。

老赵后身

巩州仇家巷解库赵九老父赵三，大安二年病殆。寻生临洮西小字街银孙家。年十六托人访赵九，说前后身事，且呼赵九来看。赵九遣人往迎。将出巩州，家人奔走来迓，赵九在众中、疑信尚未决。孙童遥见赵九，呼小字大骂，怒其不即来认，见妻亦骂之。指妻臂上烧瘢及树下窖粟处。从是往来两家。州将宗室荣禄、倅李好复、节度副使史舜元异其事，亲问之，说初为人所召，至一大官府。卒令候于门。良久而出曰：“不须见长，但从我行。”乘一骡，至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里外，入河滨。一妇先在此。卒指妇云：“此汝母也！”错愕之际，为卒推水，中遂不记。至三岁始悟前生云。

刘致君见异人

龙山刘仲尹致君，年二十。“不贵异物民乃足”榜擢第。释褐赞皇尉。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见壁上有诗云：“长梢叠叶正飕飕，枕底寒声为客留。野鹤不来山月堕，独眠滋味五更秋。”问僧谁所题？言：“一客年可六十许，衣著丰神奇异，昨夜寄宿，今旦题诗而去。墨尚未干，去未远也。”致君分遣弓兵踪迹之。少焉，兵来报：“客在山中大树下待君。”致君载酒往，见客前揖，客亦与之抗礼。问姓名，不答，指酒索饮。致君见其谈吐洒落，知其异人。以平生《经》、《传》疑事质之，酬对详尽，得所未闻。客亦谓致君为可与语。举杯引满，引及从者。日将夕，致君与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后诗学大进。其外孙李内翰钦叔为予言。

潼山庄氏

灵壁北四十里，地名潼山。有南华观。庄子之后余二百家，族长以行第数之，有二十八翁、二十九翁之目。官给杖印，主词讼。风俗醇厚。俗中有善谈玄者。介休乌元章题其《南华》诗云：“试拈真理问南华，生死元如觉梦何？昼夜曾停觉梦否？古今还续死生么？潼山岁岁生春草，睢水年年有绿波。子逝于今已千岁，觉时何少梦时多？”

王登庸前身

王登庸，平州人，“日合天统”榜进士，历宰数县，皆有能声，为予同年。苏鼎臣说：渠前身同里刘氏女，年十六七岁，采桑堕树下，伤重、气未绝，而灵识已托生王家。满月剃胎发，前身亦知痛而哭。甫求往刘家。其后两家供承，令举子。刘氏父母死，皆为服心丧三年。

大明川异卵

曲阳医者郭彦达，曾居大明川。闻一田夫董成者扫地至门限，地即高起，以锸铲平之，已而复高。如是三四。疑而掘之，先得一卵如椀许，壳膜见中有二蛇，一黑一斑。又掘得一卵，比前差大。彦达晓之曰：“神物不可触，祭拜而送之。”成如言，送滨河中。是岁川下上雷雨拔大木数千。人以疫死者数百人。

三姑庙龙见

大名蚕神三姑庙旁近龙见，横卧三草舍上。观者数百人。见龙鳞甲中幽黄色，其形如驼峰，头与一大树齐。腥臭不可近。既堕夭矫不得上。良久，云雾复合，乃去。时己酉岁七、八月间也。

镜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内翰正甫云：大定七年秋，与萧彦昭俱官都下。萧一日见过，出古镜相示曰：“顷岁得之关中。虽爱之甚，然背文四字不尽识，且不知为何时物。”予取视之，汉物也。文曰：“长宜子孙。”《宣和博古图》有焉。出图示之，殆若合符。彦昭惊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仆家一镜，制作亦奇。宋末得于长安土人家。相传为太真奁中物，不之信也。”使取而观，背有楷字数十，为韵语，句四言。其略有：“华屋交映，珠帘对看，潜窥圣淑，丽则常端”等语，而纽有开元二字。姚曰：“考其年则唐物，安知为太真之旧耶？”予笑而不答。徐出浮休居士张芸叟所作《冗长录》使读。其间载：“元祐中有耕望贤驿故地、得镜遗予者，铭为四字诗。中有‘潜窥圣淑’之句。‘圣淑’二字皆少空，意取圣为君，淑为后耳。”与此制正合。望贤去马嵬数十里，盖迁幸时遗之。浮休，陕右人。得之长安，信矣！彦昭欢甚，以为一日有二奇事，不可不书。予曰：“多言屡中，仲尼所以讥子贡也。然世喜道其偶中，予不书可乎？”

吕内翰遗命

吕防御忠嗣，生平经学有所得，故每以古人自期。临终敕诸子云：“我死无火葬，火葬是为戮尸。无斋僧作佛事。斋僧佛事是不以尧、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违我言，非吕氏子孙！”诸子从教，无一敢违者。范司农拯之，梁都运斗南每为予言。近岁斗南遗令：“送终不以僧佛从事。”有自来矣！

宣德狂僧

宣德圣国寺狂僧，布衣蓝缕，独处暗室。夏月不浣濯，无秽气。常于寺家厩舍，合爪向牛马言：“饱斋！饱斋！”生徒大恶之。承安中，春旱。州倅田公问：“何日当雨？”僧言：“四月二十日，雨足矣！”及期果然。刺史为中秋酿酒，僧云：“刺史即东去，何必酿为？”十四日除兴中尹，乘传之官。他所言多验。范拯之说。

吕状元梦应

吕内翰造，字子成。未第时，梦金龙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岁经义魁南省，词赋继擢殿元。合门请诗，有“状头家世传三叶，天下科名占两魁。”谓其大父延嗣、父忠嗣与子成，俱状元也。

张子云祈仙

张子云以荫补官，尝作《金人捧露盘》乐府，道退闲之乐，一时哄传之。道陵召为书画都监，累迁冀州倅。一日祈仙，仙批《青门引》词，末句云：“半纸虚名，白发知多少？一桌武陵归计，不如闲早。怕桃花、笑人老。”子云即日致仕。张故人仲叔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麻姑乞树

宁海昆仑山石落村刘氏，富于财，尝于海滨浮百丈鱼，取骨为梁，构大屋名曰“鲤堂”。堂前一槐，阴蔽数亩，世所罕见。刘忽梦女官自称麻姑，问刘乞槐树修庙。刘梦中甚难之。既而曰：“庙去此数里，何缘得去？”即漫许之。及寤，异其事，然亦不之信也。后数十日，风雨大作，昏晦如夜。人家知有变，皆入室潜遁。须臾开霁，惟失刘氏槐所在。人相与求，之麻姑庙，此树已卧庙前矣！

孝顺马

宣宗朝，一亲军卒畜一铁色骢，能知人指使。此卒无兼丁，每上直，马自负卧具继至；下直则负之而归。他人或遮关牵掣，则作声势蹄啮之，人莫敢近。虽在军伍或此卒他适，马自寻之，必得所在。卒南征，堕坑堑中，不能起；马跪前二足，因得揽辔而上。何中盛传为“孝顺马。”一日，中贵人劳军淮上，戏令此卒藏匿，纵马自寻。马振辔长鸣，径到主人处。中贵闻之宣宗，为增卒月给。

蝎台

东京宫城东北隅有蝎台。大定中修城，役夫毁台取土。及半，得石函；启之，中有块石，圆滑天成，撼摇作动物声。破之，二大蝎尾捎相钩，旋转不解，见风即死。人有问张都运复亨者云：“辽东无蝎。而蝎在石中，石在函，又为土所埋，人何以知其有蝎而名台也？”张筹度久之，乃云：埋石函者必以数知之。不然，是神告之也。此外我不知。”

陵川瑞花

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县学烧镫，有以杏棣棠枯枝为翦彩花者。镫罢，家僮乞之，供于县署佛屋中。四月上七日，先夫人焚诵次，乃见杏棠皆作花，真赝相间。先人会宾示之，以为文字之祥，为赋《瑞花诗》。予年始十五矣。

不食而孕

东京牛氏妇，年未二十，因异梦遂不食，食则吐且病。数年之后，都不减瘦。乙巳岁举一女，又自乳之。其姑挈见范炼师。范谕其姑：“妇已不食，又无便溲，何不令入道？”姑曰：“妇恋小女，不能离耳。”识者意此妇食生气，故动作如常，天癸时至；而爱根不能割，所以有子。书传中亦不多见也。

右腋生子

李炼师湛然，戊申秋入关，亲见一妇娩，身临月，忽右腋发一大疮；疮破，胎胞从疮口出，子母皆安。

李茂相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完州守杨秀实，正大中权刑部主事，供输关、陕。相者李茂自南中来，相人言休咎殊验。官府以其惑众，羁管之。杨与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寿永、末路荣显，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远，或日久有他难，只增忧挠耳！”因与茂食次，问曰：“休咎不愿知。但某离老母十月，见面当在何时？”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当拜太夫人矣！”杨窃谓关、陕去京千里余，三日何缘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杨、驿奏边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杨至今以为奇。茂后入京，寓惠安寺，朝士争往叩之。近侍焦春和甫入门，茂即言：“五品、五品，恨来处不高耳！”焦本世宗家童，闻茂言，深耻之。茂未几被戮，年三十三。

雷氏节姑

雷氏，浑源人，是西仲、南仲从姊妹行。年十七，嫁为应州丁倅妻。雷氏群从有不悦者，讦告服内成亲，婚遂听离。丁谓夫人言：“绝婚固非我二人意。然夫人此去，再适人否？”雷曰：“我若再嫁，当令两目瞎！”丁云：“夫人果有此心，我亦当同此誓。”其后丁违前言，再娶，未几果丧明。雷氏十八寡居，九十七乃终。从孙希颜，常欲为文记之，竟不及也。

刘生青词之谴

正和初，中牟阳桥人刘慎，字荣辅，为里人刘六作延荐青词。刘平生有秽行，荣辅作词，曲为辨理，又依例荐拔。后数日，荣辅作首，学生鲁罗儿者，病中忽为物所凭，令家人请荣辅来。刘至，罗儿作色呵之曰：“汝昨为刘六作青词，汝于谁处敢妄语耶？”荣辅听罢，惶惧殊甚，手写首状，言自后更不敢复作青词！罗儿不复有言。此儿甫成童，初不知青词为何物。殆是刘过恶显著，荣辅妄为饰说，邀福，神故假此儿以警之耳。

陵川人祈仙

陵川士人刘方元卿说：兵乱后，县中人祈仙。杨征君朴降笔，诗尤奇伟不凡。如论“书”字云：“汝知毫端心，万物不可碍。”又云：“龙盘一气云雷定，鲸化三山草木枯。”一席评事者，出高丽疋纸求诗，云：“霜入词锋月痕缺，手中不觉风雷掣。”如是八句，后批云：“慎勿触污！神物终当飞去。”席氏子妇产乳未终月，窃视之。三日后开卷，乃无一字，但空纸而已。刘曾问：“生死之际，其理何如？”云：“死、死，恶死、速死、生非可乐，死非可恶。鬼之恶生，犹人之恶死。但生人不知死者乐耳！”县人都俞，字舜卿，素不信仙鬼事。一日召舜卿至前云：“与汝银杏。”问：“安在？”批云：“在汝怀中。”都探怀得之。又批云：“与汝樱桃。”都问：“腊月安得有？”批云：“已在汝掌中矣。”都展手，果有。一日，分遗诸人连枝红杏三十余枝，正应在坛诸人之数，或问：“盛冬安得有此？”批云：“此土之冬，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境之夏乎？”又问：“他境安在？”批云：“在数万里之外。”问云：“那得逡巡至此？”批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汝不知之乎？”元卿问：“神仙果有无？幸明以告我！”批云：“子尚见疑乎？”元卿今客顺天，屡为予言。故续记于笔，陈于丧乱之后也。

抱阳二龙

顺天西北四十里抱阳岩宝教院，大小二青龙在寺潭中。庙曰“显济。”古碑说：‘二青’见于隋、唐之间，有将军之目，官比刺史。大青崇宁五年封崇惠侯，政和七年进灵益公；小青嘉霈侯，进英泽公。”二龙各长二三尺许，色深翠，朱墨细点间之脊间仿佛成方胜花。行则昂首，不类他蛇。出则绳行木上。能兴云雨，变现不测。乡人祈赛，与之酒，则直立，高二尺余，俯首就盏饮之。故前人诗有“青蛇立饮祭神酒”之句。“二青”居山阳，各有种类，至数十百个，都不毒螫。大青一目眇，其种悉然。凡在山阴者皆杂蛇，例毒螫，然不敢犯山阳“二青”之境，至则为“二青”之族啮杀之。二族亦不往山阴。村落小儿辈与之习惯，至以手捧之。而常夜宿民家卧具中，人亦不骇怪也。此事唐张燕公说、冯瀛王道、宋崇仪使大名总管邢仲良、近代郑州刺史赵摅子充皆尝读书于此。有邢氏继志庵忘归轩，燕公石穴读书堂。明珠窝。初，山石崩，出一穴如杯椀之半，莹滑无琢削痕，似有光彩。土人传有明珠飞出，故以名之。近山三四里所，有升贤村，属满城，冯王故居也。辛亥冬，予与毛正卿德义昆仲、郝伯常、刘敬之诸人一游。寺僧显，淳质有道行，时年七十八，说龙之美。

三秀轩

李都运有之、高户部唐卿、赵礼部廷玉读书永平西一山寺。腊月，桃树一枝作花，大金蝉集其上，又竹林出一笋。故名所居为“三秀轩”。后三人皆登上第，极品。

王处存墓

王处存墓，在曲阳燕川西北，白虎山之青龙碣。己卯八月，完州人劫破之。骨已灰烬，得银百余星、一砚、一镜、唐哀帝所赐铁券；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处存，赐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其孙周臣说。

张女夙慧

顺天张万户德明，第八女小字度娥，资质秀爽，眼尾入鬓。丙午秋入小学。生七年矣，日诵数百言。比戊申二月，女史属词。《孝经》、《论语》、《孟子》、《易干传》至《下系》，诗《二南》、《曲礼》、《内则》、《少仪》、《中庸》、《大学》、《儒行》、《祭统》、《祭义》、《经解》、《冠婚》、诸篇，班氏《女戒》、郝氏《内则》、《内训》、《通丧记》六卷，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诵。日兼二诗，古律至十篇。学书，下笔即有成人之风。旦夕家居，见家人或不整肃，以礼责之。又所诵书多能通大义，时为讲说。其对属、才思敏捷，无小儿女子语：“睡思昏昏如醉思，闺心寂寂似禅心。桃李东风蝴蝶梦，关山明月杜鹃魂。”识者谓此诗不佳。后日果得病，又四日亡。甫九岁。郝伯常为诗吊之。

脱壳楸

代州寿宁观，宋天圣中，一楸树老且枯矣。海蟾子过州卖不死药，三日不售。投药此树中。明年枯枿再茂，人目之为脱壳楸。白皞子西题诗云：“一粒丹砂妙有神，能教枯木再生春。仙翁用意真难晓，只度枯楸不度人。”泰和中，王嘉言子告过寿宁，戏道判白生云：“子西诗讥观中人，汝曹尚刻石耶？”白因掩覆此石。

金宝牌

宣政闲，方士能化泥为金，名“金宝牌”。长三寸半，阔二寸半，文曰：“永镇福地”。代州天庆、寿宁二处有之。天庆者今尚在。承平时人传玩，显是泥所成，指文宛然。

揩牙方

茯苓、石膏、龙骨各一两；寒水石二两半；白芷半两；细辛五钱；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对。末之，早晚揩牙。繁畤王文汉卿、得此方于麟抚折守，折守得于国初洛阳帅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齿都不疏豁，亦无风虫。王文今亦九十，食肉尚能齿决之。信此方之神也。

碑子鱼

海中有鱼，尾足与龟无异，背上聚一壳，如碑石植立之状。潮退则出岸上曝壳，十百为群，闻人声则爬沙入海。海滨人谓之“碑子鱼”。或鱼或兽，未可必也。旧说蒲牢海兽，遇鲸跃则吼，其声如钟。今人铸钟作蒲牢形，刻撞钟槌为鲸，于二者有取焉。盖古人制器象物，如舟车、弧矢、杵臼之属，初不漫作，特后人不尽能知之耳然则碑表之制，将亦有所本耶？抑人见鱼形似，傅会为名也？

神告胥莘公

胥莘公尝梦泰山神告之曰：“敬我无福，慢我无殃；当行善道，家道久长。”每以此语人。事见家传。

蛙化鼠

燕南安州白羊淀，南北四十里，东西七十里，旧为水所占。近甲午岁，忽干涸，淀中所有蛙黾，悉化黑鼠，啮茭草根尽。土脉虚松，不待耕垦，投麦种即成就。其居民不胜举，听客户收获，但取课而已。此地山草根胶固，不受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因鼠化得麦，亦异事也。淀有石刻云：“天荒地乱，莫离此淀；有水食鱼，无水食面。”是则前此亦尝得麦乎？张侯德明说。

驴腹异物

完州旧永平县磨户，其人家畜一驴，忽受病。比死，大叫七日夜不绝声。剖之，大腹内得物，非铁非石，形如栝楼而褊，色深褐，其坚若铁石。磨家不以为异，掷之麦囤中。日课麦皆取于此，而都不减秏。如是一年，乡人传以为神。官长石生者索去，亦置麦中，竟无神变。今在顺天张侯家，余亲见。

暴雨落羊头

贞祐二年，竖州杨云卿为嶂县令。夏月暴雨过，南关外十余里落羊头一，大如车毂，角上竖，高三尺。以物怪申代州。州下军资库收，闻之朝。

关中丁亥岁灾变

正大四年丁亥，关中灾变二事：平凉西草场，天王塑像前后颭动，凡两昼夜不止，而泥塑衣纹都不剥落。知府徒单百家奴往拜之，拜至三，像即不动。知府去，动如故。临洮城中鼠昼夜作声，比屋皆然。一日近四更、鼠群出，中一大者如海鼠而白，引群鼠出南门。门下弓手排卧，鼠争道，踏人面而过。有不及出者，入东南白草原，乃不见。府至此六十里。刘善甫从弟润之说。

珠子冰

临洮城外洮水，冬月结小冰子如芡实，员洁如一耳𩑋卩之珠。洮城中富人收贮。盛夏以蜜浆调之，如真珠粉然。此水上下三百里，冬月望之，凝白无际，而著脚即陷。盖冰珠虽沍寒，亦不融结为一也。

炭谷琼花

鄠县西南十里曰“炭谷”。入谷五里，有琼花树。树大四人合抱，逢闰即花。初伏开，末伏乃尽。花白如玉，攒开如聚八仙状。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乱后为兵所斫云。

古钱

东平人钱信中，按《钱谱》收古钱。凡得数十种，付之茶店刘六。刘本漕司胥吏家，素称好事。及多收古钱，聚两家所有，以锦囊贮之。如谱中不记年代，品最在前；刘亦有之。金错刀尤重厚，今世所见才二、三分耳。又有方寸匕，形制与错刀同，最多，推为众钱之冠。王莽大钱作燕尾状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文曰“端布当千”。背后有两字，有“丝布”、“泉布”、“货布”、“流布”，如是近十布。又有一铢、二铢、三铢至五铢。有内四出纹，是方孔、四角、金文通轮郭者。复有钱背四出文者，榆荚其文，一曰“五金”，一曰“五朱”。殆分“铢”字为二也。既有“涌金”，亦有“镂金”。开元钱有涌金月牙，复有镂金月牙，有孔方之上，有横涌金月牙一线通轮郭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有孔方之下一线通轮郭者。此家所畜，不特古钱，书、画、琴暨古物，无不略具。士大夫日聚于此，杂客不豫也。东平破后，不知古物在否也。

神救甄帅军

定州帅甄全，己卯岁为北兵所攻，求救恒山军。恒山逗遛不进，全逾城逃死，为北所获。恒山以全为叛，乞诛甄族之在军中者，又劫全入头山砦。砦上人半出运粮，外军猝至，守者不之备，杀虏甚众。运粮者不知被劫，坦然还砦。恒山军阴伺之，谋尽杀而后已。是夜，砦上大青鬼现，眼如杯，赤红、有光焰。军士惊怖散走，甄众乃得脱。

猪善友

洛西永宁一屠肆，豢猪数十头。一日，子弟问屠伯当宰何猪？屠伯攀圈指示，群猪惊扰，独一猪安然不动。屠伯指此猪云：“此猪食甚少，养饲已久，可宰之。”子弟入圈曳之，就缚，噤不出一声，及刺刃，喉无血，亦不死。子弟白之屠伯，屠伯自加刃，以手探之，此猪乃无心肺！屠伯大惊悟，以为神佛所化。掷刃于地，拜天地四方，誓愿改业。此猪既不死，安然入圈。尔后其家不复以糟糠饲之，目曰“猪善友。”闾里喧传，有自远来观者。无不惊叹。一邻家来请，“猪善友”斋，此猪如应诺。明旦，请者未至，猪已坐于此家之门。此家以斋食与之。如是三十三日，历旁近民家几遍。蹲坐一墓园中，不动，视之，已死矣。辛愿敬之为作传。

宫婢玉真

大定中，广宁士人李惟清元直者，与鬼妇故宋宫人玉真遇。玉真有《杨柳枝》词云：“已谢芳华更不留，几经秋；故宫台榭只荒邱，忍回头；塞外风霜家万里，望中愁；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一诗云：“皓齿明眸掩路尘，落花流水几经春。人间天上归无处，且作阳台梦里人。”又一诗云：“自怜华色镜中衰，轻弃前欢已自宜。不恨相逢情不尽，直须白鼠望归期。”李生后以庚子夏六月暴心痛死，辽东人为作传，以《东都行记》文多不载。

项王庙

正隆南征，过乌江项羽庙，引妃嫔视之。因为说垓下事。顾谓众妃曰：“汝辈中亦有似虞姬者否？”此语传达民闲，有为之缩颈者。

广宁寺钟声

广宁寺有巨钟。一日，撞之不鸣，其声乃在城西南桥下。行人闻之，无不骇惧。有告寺僧，具饶钹就桥下迎，钟复鸣。宗室仲章说。

石桥大火

泰和八年冬，京师大悲阁前幡竿石桩缝间，连夕出火，四十余日乃止。明年，大火延烧万余家，阁亦被焚。卫王有旨，救虞世南所书“千手眼大悲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题榜。火气炽盛，人离百步外不敢近云。

永安钱

海陵天德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改东平中都县曰“汝阳”，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钱也。

续夷坚志四

临淄道院

大定初，山东人杨善渊，买地临淄市南，立道院。掘地得古砖，上刻四十二字云：“大齐戊二年四月八日，南郭石羊巷杨道圆，施花砖笆三千口，在天齐观玉清宫殿上。永记杨押，砖匠杨本坚。”有为考按者：“此地盖北齐时天庆观，今巷东道北尚有石羊存焉。戊二年，高纬天统二年丙戌岁也。县前此无宫观，善渊拨土主之，偶与古观地合。善渊又与道圆同姓，亦异事也。

盗谢王君和

冯翊士人王献可，字君和，元礼中试京师。待榜次。一日晨起，市人携新鱼至，掷骰钱赌之。君和祝骰钱以卜前程，一掷得鱼。市人拊膺曰：“我家数口，绝食已二日；就一熟分人赊此鱼，望获数钱，以为举家之食。子乃一掷胜之。我家食禄尽矣！”君和恻然哀之，不取鱼，又以数钱遗之。市人谢而去。及下第西归，路经浑池，早发山谷间，猝为群盗所执，下路十数里。天明阅客行囊，一少年忽直前问君和：“非京师邸中乞我鱼不取者乎？今日乃相见于此！”再三慰谢，并同行皆免。同郡徐安上记其事云。

广宁山龙斗

甲辰乙巳岁，广宁夏五六月间，大阴晦，雷雨环作，声不断。夜望闾山上，白气直与海接。须臾雨下，终夜不息。平明水没村落，死者无限，大崖高数百尺，皆荡为平土。下漫石，石上有杵臼痕，不知何代为冈厓所覆压也。山颠龙斗处，留迹数十，所印泥鳞甲爪痕，有长五六十尺者，有长百余尺者。意群龙聚斗于此，土人遭此大变。

宣靖播越兆

宣和中，龙德宫花竹池沼间，散起庐舍，象村落田家所居。山庄、渔市、旗亭、茶店，无所不有。悉以宫婢主之。上皇策蹇其间，从以轻侠少年。所至，主人馆客留连笑谑，一与外间无异。将去，即以金钱遗之。播越之祸已见于此。《吕氏碣石录》。

女真黄

文潞公元丰间镇洛水南，银李以千叶淡黄牡丹来献，且乞名。公名之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真黄”。后人始知其谶。

日本国冠服

大定末，日本国贩硫黄沙木将往明越，为风漂至登州海岸。其人华冠缟服，上画鸡犬，将如挽郎。自言先世秦人，是徐市船载入海者。市死，为五蕃菩萨。国人至今为凶服，会裕陵上仙，取沙水供葬。

焦燧业报

开封焦燧，以廉能擢大兴推官。凡鞫囚有不伏者，即脑勘。及为河东路提刑官，忽病脑疽，不胜楚。自叹曰：“吾鞫狱用脑勘，人亦痛如是乎？”百方疗之，竟不起。

孔孟之后

宣圣五十三代孙名元措，字梦得，仕至大常卿，遥领泰宁军节度使。颜子五十三世孙名珍，辛丑年见之，六十余矣。长清有子贡之后木老，尝有官广威将军，人目之为“木威”。冉子之孙一农家，在长清之鹊巢，小儿子牛儿，子改曰阿鞬。孟氏亦有后，予未之见也。孔氏在曲阜者避圣讳，读“丘”曰“区”。此亦不可不知也。

张孝通冤报

大定末，武清人赵士诠，商贩西京。每过白登，多宿张孝通家，其妻私焉。孝通知，阴图之。一日，乘士诠醉，与其子定国缢杀之，投尸野中。士诠久不归，子来白登访之。孝通先与店户白忠友有仇，私告赵子云：“汝父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赵子诉官，官系忠友，讯掠不胜苦楚，虽已诬服而狱终不决。明昌初，白妻诉朝。朝差贾公守谦往廉之。贾密访县人，人有言一异事云：张孝通及其子驱一骡往某处，憩于道旁树下。骡逐草而逸，定国怒鞭之。骡忽人语云：“你杀赵客，更来打我！”父子相顾失色。他日，孝通妇汲水饮骡，骡又语云：“你杀人，却冤白家。”孝通父子恐语泄，谋杀之以灭口，而县人无不知者。贾公以是归报朝廷。随差邢部员外孙某，驰驿至县，收孝通父子，一问即承。人知神理之不可诬也！贾公仕至右丞。

魏相梦鱼

参知政事魏子平，嗜食鱼。厨人养鱼百余头，以给常膳。忽梦群鱼集其身，挥斥不去；复梦为鱼所鲠，痛不能出。闷乱久之乃寤。自是不食鱼。

相字

宋末，有相字知休咎者。上皇书一“朝”字，令人试之。相者云：“十月十日天子生，绍兴南渡，将驻于杭。”书一“杭”字问之，相者云：“兀术将至，当避其锋。”太师梁王小字兀术，果拥兵而南。其验如此！尝与同舍生孟津李蔚庆之论及此。予谓：“古无相字法，殆是挟以他术耶？”李曰：‘不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龟卜之余意耳！’

梦灵丸

京师法云寺僧律师，失明数年。梦中有人授一方，治内外障，但瞳神水在者，皆可疗。艾二两；蔓菁子。枸杞、蒺藜、甘菊、荆芥穗各一两；当归、地黄、川芎、赤芍药、防风各一两半；十一味末之。水面糊凡，桐子大。空腹、食前，温水下三二十几。僧服之，目复明。因目曰“梦灵丸。”

吕氏所记古印章

党承旨有周亚夫铜印。束鹿柴揖调历城簿，有彭宣私印。临淄农郑氏耕地，得方寸铜印，钮作九猨猴，细小如豆；谛视之，形状俱备。郑先未有子，自是产九男。因宝藏此印。

古鼎

燕都庙学，有夹铜鼎焉。高二尺，受数斛。篆有“离明神鼎养火”六字。后归裕陵。竟不晓古人作何用也。郭太傅舜俞说：“博平路氏一鼎，无款识，无文章，而黄金丹碧，绚烂溢目，受五升许，三足而一稍大，路氏用之煮茶。以少火燎其大足，则水随沸。大定中，铜禁行，不敢私藏，摧大足折，送之官。足中虚，折处，铜楂作火焰上腾之状。”天壤间神物奇宝，成坏俱有数，特见毁于庸人之手，为可惜耳！蔡内翰正夫《古器类论》记二鼎云：“其一明昌三年二月、蓝田玉山乡农民李兴穿地得之，高二尺，两耳，有字一十行，文曰：“王四月初吉丁亥。”以长历考之，鲁庄公十二年四月丁亥，即周安厘王初立之岁，未改元，故不称年而仅以月数焉，又有一百二字，必周侯伯所作之器也。其一太原三交西南，大定九年汾水坏东岸古墓，有鼎及钟磬之属；鼎小者五寸许，大几三尺，中作黄金色。所实牛羹尚可辨。钟磬小者不及二尺，凡十六等，盖音律之次也。虽无款识，皆周物也。”

西阴井移

戊申正月，武城之东有村落名西阴，民家一井移四五步，而井桩如故也。又数日，一道士过此村，形服与常人异。见农具中二地碾石咄咤曰：“业畜！乃在此耶？”并挟之而去。村民惧凶祸将及，弃家远徙。后亦无他。南宫士人董德卿亲见之。”

海岛妇

王内翰元仲《集录》：“近年海边猎人，航海求鹘。至一岛，其人穴居野处，与诸夷特异，言语绝不相通。射之中，则扪血而笑。猎者见男子则杀之，载妇人还。将及岸，悉自沉于水。他日再往，船人人执一妇，始得至其家。妇至此不复食，有逾旬日者。一旦，皆自经于东冈大树上。”元仲，黄华之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鸡泽神变

鸡泽农民五人，同采樵出门。望西风势甚恶，迟回不欲往，又为一叟所难。四人者还家，一人往采樵次。大风从西北来，震荡天日。此人走避不及，伏于沟中。为一人捽起同行。行时，此人踏风而行，见同行皆神鬼。迤逦过一城，神人曰：“此朝城也。”又东行。路旁一长髯人拜、劝酒；神人共入庙中，留此人庙门下。少之，呼入行酒。见神人各长丈余，有鬼形者、人形者，衣皆锦绣，香气袭人。此人从中坐劝酒，中坐者不语，以右手拇指指令从次坐者劝。劝毕，复出庙门下。须臾饮散，神人出，大风随起。置此人不复问。此人伺风定，出问人，知此地为东平界，庙即岳祠也。行丐数日，乃至家，犹恍惚如心恙云。智仲可说

临晋异瓜

临晋上排乔英家，业农，种瓜三二顷。英种出西瓜一窠，广亩二分，结实一千二三百颗。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辛亥年，定襄士人樊顺之亲见。

舜麦

河东县舜砦出麦，颗粒如常麦而无缝，又色稍白，每斗得面十三斤。此地二顷余，农民数家主之。喻如今岁东家舜麦成，至明岁西家成熟，无定处，然终不出二顷之外也。定襄周梦卿说。

平阳贡院鹤

大安初，高子约、耿君嗣、阎子秀、王正之考试平阳，举子万人。主司有梦绯衣人来谢谒者。明旦试题下以语同官。俄，群鹤旋舞《至公楼》上，良久不去。主司命胥吏揭榜大书示众云：“今场状元，出自河东。”当举府题《圣人有金城》，解魁宋可封、泽州；省《俭德化民家给之本》，省魁孙当时；御题《获承休德不遑康宁》，状元王纲，平阳。三元者果皆河东云。

史学优登科岁月

河中李钦叔初生，其父之才作汤饼局。有相者为延安史学优言：“君后当擢第，但当出此儿门下，为太晚耳！”学优雅以才名自负，不以相者之言为然。其后钦叔二十三，省元赐第，中廷试，策宏词科，除应奉翰林文字。两豫主贡。学优竟出其门云。

日中见异物

崇庆元年冬十月，北京进士赵天瑞、张仲和辈十五人，赴试回，晓行道中，日中见三物：一四足兽在前，一蛇继之，二物行甚速；次一鸟跳跃稍缓。少顷，无所见。是后兵动，中原丧乱。兰仲大说。

镇城地陷

镇城欲陷日，州长、佐史率妓乐迎官出城。坐待驿亭次，见一妇被发跣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喘汗入城，问之，云其姑卒病，买药欲救之。良久，亭中人闻空际有相问答者云：“出城未？”答者言：“未”。吏卒闻之大骇怪，不知所谓。少之，妇得药而出，城随陷，城中无一人免者。此妇殆以孝感脱此祸欤？中京史监时亦在亭中，亲见其妇。惜不问此妇姓氏耳。

王子明获盗

副枢刚中王公晦，字子明，泽州人。初任长葛簿。一日行水边，忽见回风逐马行，或前或后，数里不去。子明疑其有异，缓辔从之。回风入水复出者数四。子明召旁近居民，杂驺卒入水索之，得一尸，是近日被害者。检视衣著，于所佩小革囊中得买布单目及木印一。子明默藏之不以语人。既入县，即召布行赍布来官，欲买之，积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视，果有布是木印所记者。因甲乙推之，盗寻获。一县称为神明。事见闲闲公所撰《墓志》。

泗州题壁词

兴定末，四都尉南征。军士掠淮上良家女北归。有题《木兰花》词逆旅间云：“淮山隐隐，千里云峰千里恨；淮水悠悠，万顷烟波万顷愁；山长水远，遮断行人东望眼；恨旧愁新，有泪无言对晚春。”

贺端中见鬼

吾州进士贺端中，大定中，宣圣庙齐宿。镫下见一大青鬼，发上指，目光如炬，口出火焰。贺以被蒙头，伏床下。日高，诸生至，乃敢出，战悚尚未定也。起视，水瓮皆干，砚池亦然，溺器亦空。人知其为渴鬼云。端中出孙国镇之门，有赋声。此举登科。

介虫之变

东平薛价，阜昌初进士。尝令鱼台，嗜食糟蠏。凡造蠏，厨人生揭蠏脐，纳椒一粒，盐一捻，复以绳十字束之，填入糟瓮，上以盆合之。旋取食。薛一日梦昨所获强寇，劫狱而去，夜半惊寤，索烛召吏，将问之。烛至，乃见糟蠏蹒跚满前，不知何从出也。薛自此不食蠏。外曾孙东平贾显之说。

天庆殿柱

太原士人刘进之，客卫州。所居近河，三夜闻哭声，访之邻里，云：“旁近无哭者，当是鬼哭欤？”进之忽忆临河有汴宫天庆殿所撤大木，将作筏下河，候涨落乃行，云是彰德帅欲用修药棚者。古时石言于晋意此木哭乎？明日筏下河，哭声乃绝。曹魏青龙中，取汉武帝承露金人，欲置之许都。临发，金人潸然出涕。李长吉有《金人辞汉歌》。

神觜涡水

西京大同府之南神觜涡，泊水广百余亩，深三丈。居人取鱼其中。十三年前，一夕大雷雨，水忽飞去，入浑源东南山娘子村中，复为大陂。凡神觜水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遗鱼不绝。

空中人语

张显卿，名德，辽州人。明昌二年经童，贞祐四年进士。自说大安庚午岁，曾与客饮，向日酹酒，语执壶者云：“不必满，荐诚而已！”忽闻空中有人言：“安知空中无海量者乎？”众客骇，立酹数满杯。

天裂

元光壬午六月二十四日，崔振之时起任咸宁令，聚县民豁口村，计会科敛。此地在灞桥六七里。日在辰巳间。忽见天裂，从东南至西北，青气分折数丈其中有光，盘曲如电，令人震荡，不敢仰视。吏民数百人皆见。振之说。

高白松

徐伟官京兆，梦二老人，白首而长身，身穿绿袍，谓伟言：“某他日有斧斤之阨，幸为保全之！”伟不知所以，然梦异，不忘也。及移守泰安，会岳祠灾，诏复修之，境内大木皆听采取。东六十里莱芜之高白村，有古松，干柯茂盛，阴蔽二亩，乡社相传为数百年物。亦在采斫之数。乡人父老哀祷于伟。伟因悟前梦，力为营护，竟免斩伐。是夜梦有来谢者。土人立祠其侧，辛生者为之记。文士张圣予赋诗云：“蟠根蹙足怪虬藏，平顶摩云翠盖张。不怕雪霜侵玉瘦，却愁雷雨化龙骧。异材讵肯资梁栋？灵梦还能避斧斨。万古天风吹不老，岱宗山色共苍苍。”

炭中二仙

皋州人贾合春，前鄙畴丞。兴定二年丁丑十月，以戍役在浑池。此地出炭，炭穴显露，随取而足。用者积叠成堆，下以薪爇之，烈焰炽然。一日，贾与戍卒围火坐，忽一炭块爆出。块破，中有二白玉仙人，各长二寸有半，眉目口耳形体皆具，顶乌巾，系如皂勒帛状，双带下垂，雕刻所不及。贾甚珍秘。兵乱中失所在。

护兰童子

孟州路宣叔，未二十而娶。未几妻亡，追悼不已，郁不自聊。夜梦妻如平生，说身后为护兰童子住翡翠庵。作诗记之云：“翡翠庵前花草香，护兰童子淡云妆。夙缘还却三生债，不道未归人断肠。”“未归人”，用死者为归人，生者为行人之义。

王先生前知

东阿阎生者，少从醇德先生平阴王广道学。醇德尝告之曰：“汝今年二十五，却后二十年当丧明，作举子不济。辛壬癸甲之术可养生，试以吾言学之。”阎即学禄命。年五十，果丧明，而艺亦精。自言七十当有子，得年八十。卒如其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边元恕所纪二事

国兵初西来，云中先下，后复纳辽天祚。国相怒其反复，攻城破，驱壮士无榆坡尽杀之。中有喉丝不断者，亦枕藉积尸中。得雨复苏，候暮夜欲逃。人定后，忽见吏卒群至，呼死者姓名，随呼皆应。独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匐起，仅能至家。求医封药，疮口渐合。又数月平复。年七十余病终。同时曹氏小童，为军士驱逐。与群儿乱走，追及者皆以大棓击杀之。次第及曹，忽二犬突出，触军士仆地。军士怒逐犬入人家。比出，儿辈得散走，逃空室中。俄有执黄旗过者，大呼曰："国相军令，杀人者斩！"残民皆得活。曹氏儿后至节度。

王内翰诗谶

王子端内翰，泰和中赋《残菊》云："幽花寂寞无多子。办与黄蜂实蜜脾。"盖绝笔也。王勉道作挽诗，故有"'幽花'绝笔更伤神"之句。

张甫梦应

张状元甫，唱第前梦人以物易其首，手自扪之，乃玉也。初甚恶之，继有是应。阎子秀笔记其事。

山石飞堕

宣和末，华山下石子冈地震之后，东西易位，摧压十八村。土人谓神物所移，为立移山祠。兰泉张吉甫作赋吊之。明昌四年秋，洽水、渭南之间，一日晨起，居人忽闻千人呼声。望之，有云如大帷幙，蔽空而过。少顷开霁，并山南原已移为北原矣！孙通祥为文记之。近天兴癸巳麦秋后，恒山公治军邓之五朵山，置仓圣朵岩以受军租。临涧大屋已置二万余斛矣！有日寅卯间，人见西北有黑云从空而过，声势甚恶，迤逦渐及涧上，仓屋随亦崩溃。云起而雨。雨后人奔视之，元得大石片，方广数亩，自天而下，横两涧之闲。麦仓崩，乃无一麦可寻。又一异也。平阴丞说。

闲闲公主章表

壬寅岁寒食，濮州灵宝会祭孤魂，设醮。州中程威仪者当作高功会首。人言："程未尝收箓，何缘得主醮？"程因往东平受明威箓。一阶章表，皆已具衔。复一雷师者求代程主醮，属监军董许之。乃就用文牒上名衔改程作雷。醮后百余日，雷无病而死。三日复活，说死入冥司云："礼部闲闲赵公管词表，以我不应改程威仪名字，促寿二纪。放之暂来，令告世人再不许犯！"且言门外追卒甚众，即当去矣。言终而化。泰安布衣张知现至濮州，得此事。

密崖题字

明昌末，卢氏山密崖，石壁高峻，非人迹所到。忽有题字云："道民天台司马承祯过。"字大如盘，墨色光莹而紫。予过中岩，谒白云先生祠，碑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承祯葬松台。因有诗云：“道民初不忘天台，姓氏分明见密崖。为问松台千载鹤，白云何处不归来？”

秦简夫临终诗

陵川秦简夫，年四十困于名场，即不就举选。临终诗云：“躯壳羁栖宅，妻孥解逅恩。云山最佳处，随意著诗魂。”掷笔而逝。时年五十七。

张子野吉征

张华子野，“易无体”榜廷试后，与诸生坐庭中。忽一鸟衔小绿衣判官堕几上。未几，子野擢上第。

王生冤报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为业。明昌辛亥岁歉，与其子王生者就食山东。一日，有强寇九人为尉司根捕急，避死无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辈金贝不赀，但此身得免，愿与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盗窑中，满实坯瓦。尉司兵随过，无所见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财，乘夜发火。不移时熏九人死。即携金贝还乡。数年，殖产甚丰，出乡豪之上。泰和中，王生礼五台。将及兴善镇，恍惚中有所见，惊怖堕马遂为物所凭。扶舁至其家。生口作鬼语，嗔目怒骂云：“尉司追我辈，已得脱，中分货财，足以致富；便发恶心，都将我辈烧死！寻之数年，乃今见！汝偿命即休。”时或持刃，逢人乱斫。其家无奈，召道士何吉卿驱逐之。何至，作法，鬼复凭语辨诉。何知冤对非法箓可制，教以作黄箓超度，或可解脱。胡陈状斋坛，吐露情实，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祷。生未几竟死。紫微刘尊师说。

仙猫

天坛中岩有仙猫洞。世传燕真人丹成，鸡犬亦升仙，而猫独不去，在洞已数百年。游人至洞前呼“仙哥”，间有应者。王屋令临漳薛鼎臣呼之而应，亲为予言。己亥夏四月，予自阳台宫将之上方。过洞前，命儿子叔仪呼之。随呼而应，声殊清远也。因作诗云：“仙猫声在洞中闻，凭仗儿童一问君。同向燕家舐丹灶，不随鸡犬上青云。”

田德秀夙悟

紫芝，字德秀，沧州人。其父济为部掾，娶定襄赵氏，生德秀于中都。生数月，邻李媪见之，潸然出涕。人问之，媪曰：“老妇一儿子，生二十五岁，在太学有声，以去年亡。此儿极相肖也。吾儿死时，老妇啮其面破，此儿面疮口痕宛然，可以证前身矣！”德秀幼孤，养于外家，多居于忻。六七岁知属文，一览万言。十三，赋《丽华引》，诗意惊人，有李长吉风调。十六与余游从。曾大雨后有诗见示云：“醉梦萧森蝶翅轻，一镫无语梦边明。虚檐雨急三江浪，老木风高万马兵。枕簟先秋失残暑，湖山彻晓看新晴。对床曾有诗来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问韦家好弟兄。”予兄敏之私谓予言：“诗首二句，非鬼语乎，吾谓其非寿者相也。”果以弱冠下世云。

华陀帖

米元章华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变，流落民闲。历三四传，乃入越王府。王惧为内府所收，秘之二十年，无知者。泰和末，都城阎贯道与文士辈请仙，元章降笔。贯道因问：“先生《华陀帖》，神迹超轶，辉映今古；汴京破，失所在。先生于平生得意书，定知为何人所秘，愿以见告。”即批云：“当就越邸求之。”庞都运才卿，王妃之弟，贯道以为言。才卿请于妃，果获一见。王薨于汴，明禁随废。文士得从王之子密公游，往往见焉。东坡梦杜子美自解《八阵图》，谓是书生习气。以此事观，非讹言。

梁梅

寿阳歌妓梁梅，承安、泰和间，以才色名河东。张状元巨济过寿阳，引病后孤居，意不自聊。邑中士子有以梅为言者。时已落籍，私致之，待于尼寺。梅素妆而至。坐久干杯，唱《梅花》、《水龙吟》。张微言：“六月唱梅词，寿阳地寒可知。”然以其音调员美，颇为改观。唱至“天教占了百花头上，和羹未晚”，乃以酒属张，张大奇之。赠之乐府，有“谁知幽谷里，真有寿阳妆”之句。为留数日而行。

军中犬

征西军中畜一犬。每大帅举酒，部曲辈前列，唱《落叶曲》，则犬亦随之。声节高下，少不差异。曲罢，一声不复作。吾州王百户，辛丑年亲见之。

蚩尤城

华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阚姓，故又谓之阚蚩尤城。城旁阚氏尚多。尔朱荣，秀容人。今定襄有尔都统者，自言上世有赐田百顷，至今以“尔百顷”家自夸。管州有荣庙，土人祈赛甚灵。巢贼败，言灭巢族，族人以平人自解。有漏网者皆以“平”为氏。子孙予有识之者，貌与秘府所画巢像相肖。不欲斥其名云。

德升后身

乌古论德升，第进士。兴定戊寅，以参知政事行台太原。九月六日城陷遇害。以其日受生庆阳移剌仓使家儿。四五岁能说前身事，沉厚寡言，人传为异事，德升家一大奴，从太原逃出，就仓使家来问。儿望见，名呼之，奴为之恸。但说其死不同：奴言德升被斫而死；儿言赴井死。游麟之言：“当是闻城陷，一心赴井，神识已逝，不复知被斫耳！”一僧云：“不然‘赴井’者，盖杀胎耳！”

田德秀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田德秀少孤，养于外祖广宁府治中赵君家。纨袴间作诗多憔悴之语。乱后登凌云台云：“愁思纷纷不易裁，凌云台上独绯。乱鸦背著斜阳去，寒雁带将秋色来。破屋无烟空碎瓦，新坟经雨已苍茗。天翻地覆亲曾见，信得昆明有劫灰。”明年客死五台。无忧而戚，古人所忌。王荆公诗：“少壮不宜轻感慨，文章尤忌数悲哀。”真名言也！

张居士

澧州人张居士，于禅学有所得。临终之岁，禅坐静室，约其徒闭之，满百日乃开。及期开户，见其凝然不动，谓是已逝。良久开目，拂尘而起，沐浴更衣，周行庭宇，与亲旧相劳苦，已而复入室中，索纸留偈云：“了脱幻缘，复何幻我？游戏大方，从容自可。”掷笔而化。登封令张效景说此事。

米元章心经咒

米老一帖云《心经咒》。从后倒念七遍，吹气枕席闲，螫虫皆不敢近。试之信然。

王尊师天坛之行

吾州天庆观王尊师志常，出于农家。年十六七，牧羊田间。一道人日来相就问：“汝肯随我往天坛山否？”王许之，道人携之而行。暮至一城，忽失道人，问其地，乃济源也。又问人此去天坛近远？人云：“百余里耳！”王已无所归，明日往天坛。入阳台宫。宫中人闻此儿为道人挈来，自太原北，一日至天坛，谓当有仙分。留为香火童子。八年乃归家。人意其已死，无不惊异。而乃送之天庆。今年已八十六，神明不衰，淳质谨厚，有道者也。

张先生座右铭

张先生弥学，东阿人，平章政事寿国文贞公良辅之父。神道碑载其事。内座右铭云：“欲求聪明，先当积学；欲求子孙，先当积孝。”以为名言。

卷第五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